#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史部第二六六册目次


來齋金石刻考略三卷　（清）林侗撰　清乾隆鈔本　〇〇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二十四卷　（宋）范祖禹撰　呂祖謙註　宋刻元修本　〇七五
唐史論斷三卷　（宋）孫甫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二〇六
唐書直筆新例四卷新例須知一卷　（宋）呂夏卿撰　明影宋鈔本　二五二
三國雜事二卷　（宋）唐庚撰　明范氏天一閣鈔本（四庫底本）　二七三
涉史隨筆一卷　（宋）葛洪撰　明正德十二年鄺璠刻本　二八五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十卷　（宋）李燾撰　宋畢萬裔宅富學堂刻本　三一一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　（宋）呂中撰　清初鈔本　三七七

# 來齋金石刻考略三卷

（清）林侗撰

清乾隆鈔本

來齋金石考三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錄金石之文。嘗游長安、求得漢甘泉宮瓦於淳化山中。又攜拓工歷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當時稱其好事。是編乃總錄古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漢十九、魏一、吳一、晉五、梁一、後魏三、北齊一、後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皆據目見者書之。中間辨證、大抵取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而頗以己意為折衷、多所考據。又錄唐諸帝御書碑十四種、獨斥武后不與、亦深合排抑僭偽之義。惟首列夏禹岣嶁碑、載其友劉鼇石說、謂當在祝融峯頂、未免失之好奇。又於各碑後載入賦詠詩篇、亦非歐趙以來題跋之體。特其搜羅廣博、鑒別尚頗詳審、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 來齋金石刻考略序

來齋金石刻考略若干卷吾友關中林子野侗所集錄也尊甫立軒先生今八十矣自元旦至歲除手未嘗釋卷禮俗士槩屏不得見惟以讀書為樂家有故業遭亂淪失止餘小軒容膝旁構為樓樹蕉竹花果藤蔓之屬于簷隙焚香拭几環壁皆圖書終日與子野及其仲子康原佔侻仰其間泊如也初先生以明經爲令於秦為牧於魏與蜀皆有惠政于野從宦游所至搜輯金石書已成帙及先生解組歸于野多交四方士篤嗜相購求假得日益廣於夏得岣嶁碑於商得比干墓銅盤銘於周得壇山石刻石鼓文禹銘孔子題吳季子墓碑於秦得嶧山碑至漢則得刻本十九魏吳各一晉六梁一北魏三北齊一周二隋十六而唐最多唐以後無取焉以其近且不勝收也於是分漢魏碑刻為一部唐昭陵陪葬十六碑為一部康原又合夏至唐共為總錄一部考定史乘之同異兼正歐陽永叔趙明誠楊用修都元敬王元美趙子函諸家之得失沿波討原由端竟緒卓然成書以示來學好古者能無樂於斯與于野之得是書也凡遠遊必攜良工楮墨以從親為摹搨其披榛縋險蓋有田夫牧豎所不能至而奮往不顧者及歸蕭寺即手為裝潢護以名木又若寶玉不足為貴軒冕不足為榮而惟此之珍惜焉世之人逐逐焉各狥其所求未有不以為迂者矣而立軒先生非讀書不樂日顧之而色喜則于野之所以娛親者在是也且與康原以古文辭名天下而書法尤擅一時其所得不更多與況諸子私起所以振興家學者未有已也然則以彼易此于野不願也

予向在許州見關壯繆廟中揀得石為北齊天保三年所製大佛造座有記猶可搨又金陵靈谷寺鐘銘曰周辟口鐘文作凷磚甓皆古篆隸可愛天下遺文棄置於荒寂中者不少安得于野輩悉收之成書雖金朽石泐而斯文仍在穹壤間也

自序

秦人謂古長安墨洞可與太華三峰爭奇不知曲阜闕里之金石亦與太
山天門並峙觜峽陽石鼓既入啟均而祖楚湫文亦入宣和御府則周秦
石迹留在關內者蓋寡矣西京碑版未興惠帝以四皓有翼贊功其殁也
為之製文立碑此後世人臣表墓之始建武都雒以後聲名文物悉在中
州逮乎延熹中平之際士務名節生有里巷之謗死有碑碣之樹蔡中郎
為郭有道書碑人服其當書石經於鴻都門觀者日數千人今尚有隻字
片石存乎其則人何必盡有道書何必盡中郎所謂文章至東西京乎至
既有晉足以垂不朽況晉字顏出於漢者也臨河者不知發源於星宿不
免有望洋之嗟第時代既遠古跡易湮毀於兵燹壞於牧豎與夫湮滅於
荒墟陵谷之間者何可勝道又或如歐陽公所云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
力者且往往皆是趙明誠金石錄二千卷漢碑十之一歐陽集古錄纔三
之一耳楊用修金石古文多出於洪丞相之隸釋版本雖在碑石亡者已
過半矣近代如都元敬王元美趙子函皆有嗜古之癖其所收錄亦只六十
數是知穹壤之內神物有數未易以強求也侗庚子歲侍家大人令三原
居秦五載摹搨唐宋名蹟二百餘種惟以不得一漢石為恨後獲甘泉宮
瓦於淳化山中篆文曰長生未央嗣蔡友復以郃陽令曹君碑見遺者斯
時篋中方有二漢跡已已秋家大人擢守開州開為衛東境去魯不遠丁
未初夏同行子叔至闕里仰瞻　聖居遍覽廟庭因摹得古碑幾三十
種為漢者五五鳳石刻已璞史晨韓勑孔宙是也為魏者一黃初封孔祀

者是也次日謁　孔林又得治書御史博陵太守二漢碑於叢棘中歸過
濟州遊學宮則北海相郭中司隸執金吾尉氏五碑在焉復摹之而歸是
行也凡得漢碑十二魏碑一舉平昔所願望而不得者一旦盡入行篋中
十餘年來家大人謝病歸里歲遭變亂書房數椽悉於戎馬僅使蝸室中
已未春偶得漢蕩陰令張公碑於故家因重繕舊匱集漢魏書帖凡十六
碑于何裝潢閱月而成卷帙列為十册複以名不大奮頡古文一變而為
篆籀再變而為佐隸魏晉以降羲獻遂為後世崇工今人癖精揚思求其
跡而不可得見則遡而上之欲睹漢人之典型而彷彿其萬一豈不難哉
今人曩日遊於燕趙秦晉之郊攜善搨工及楮墨以從道旁石隻字競為
購求摹搨故所收石跡頗無遺憾若漢與魏惟此十數多在洙泗之間豈
非文明奧土斯文在茲顧有鬼神呵護穹碑蝸碣有不可泯滅者歟今者
河山迢遞交遊半凋回首昔遊杳若往事然金石之堅有時而泐循覽斯
集竊謂於山見泰岱之高於水見河海之深而於書見漢魏之文也不亦
洋洋大觀矣哉己未秋九月于野林侗序

史266-004

## 唐昭陵陪葬十六碑考略序

陪葬之典不見於古太公封齊入為太師五世之後乃葬齊示不忘周也周公封魯留輔成王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成王葬公於畢從文王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今太公墓在文王陵東北周公墓又在太公墓東北相距各數里雖不言其為陪陵而意已存矣漢武帝之以衛霍陪葬茂陵也於事識創其起塚以象祁連雄心壯氣尤足以讋服荒外唐太宗秉隋亂起晉陽數載而有天下一時從龍諸臣競爲標盛及貞觀十七年詔曰從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休乎自後功臣密戚若有薨亡各賜塋地一所及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又詔諸臣子孫咸得從葬大哉言乎千載下讀之尚令人感泣況身受恩遇者乎今觀其陪葬之盛俾全終始之誼人不特畫淩煙之閣追褒於麒麟雲臺已也侗甲辰秋遊昭陵既爲之記又命工搜搨得文昭英衛諸公碑共十六紙裝爲一帙時爲纂輯史傳參訂異同以爲唐昭陵碑考略尚論之餘其亦有所慨也已康熙丙午中秋閩中林侗同人書於古澧州之披雲樓

## 來齋金石刻考略總錄序

金石古文之有集錄也自宋歐陽公始也其裒聚之多則趙氏明誠稱最焉南渡後周益公朱文公皆據其所藏計案而敘之非惟以覽觀其文字蓋參稽史傳考論人物皆將有取焉固通人之所不廢也明代楊東里王弇州趙崡猶詳確然所藏視歐趙之錄不及什一所謂陵谷變遷金石磨滅消息之數亦其勢然爾予家君向爲令於秦秦多石刻家君旁搜而廣輯之得若干種更於四方知交求所未備及他所購獲者又若干種積三十餘年共聚爲三百帙而海內之傳遺焉者寡矣家君歸田來閉戶閑居指斯帙示子孫曰吾宦囊盡在是矣然聚無不散不爲之記後之人亦安知予集錄之勤也於是家兄同人既成漢魏碑刻考略昭陵陪葬十六碑考略來齋金石刻考略而予總錄其目爲二卷嗚呼今之人以金帛田宅多者爲豪耳法書古帖視之如長物贅餘而予一門中父子兄弟不從之好而比之聚豈其見嗤於世而道之窮也雖然家庭聚首談說詩書探藝事之精微考古今之得失如前宋明諸公所遊天海之樂果能有勝於予之今日者乎苟未能有勝於予之今日則雖見嗤於流俗之人亦安能以彼而易此也康熙甲戌春三月弟佶謹序

# 求齋金石刻考略目錄卷上

## 夏一

衡山岣嶁峯禹刻

## 商一

比干銅盤銘 在衛輝府汲縣北十五里廟內

## 周五

穆王壇山石刻

宣王石鼓文

焦山鼎銘

孔子題殷比干墓四字 有目無文

孔子題季札墓字 凡十字

## 秦一

嶧山碑

## 漢二十三

甘泉宮瓦文

五鳳二年甎刻

嵩山開母廟神道石闕銘 延光二年

少室神道石闕銘 延光二年

北海相景君碑并陰 漢安 年

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永興元年六月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永壽二年九月

郎中鄭君碑 延熹元年

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 有目無文

泰山都尉孔君碑并陰 延熹七年

魯相史君祀孔子廟碑并陰 建寧二年

郭有道先生碑 建寧二年

博陵太守孔君碑 建寧四年

司隸校尉魯君碑 熹平二年

豫州從事尹宙碑 熹平六年 有目無文

校官之碑 光和四年 有目無文

郃陽令曹君碑并陰 中平二年

尉氏故吏處士人名碑 中平二年

蕩陰令張遷碑 中平三年

治書侍御史孔君碑

執金吾丞武君碑

顏仁碑 有目無文

汾陰寶鼎歌王刻

## 魏二

百官上尊號碑 有目無文

封孔羨奉孔子祀碑 黃初元年

吳一

天發神讖碑 天璽元年

晉八

周太公廟碑 太康十年 有目無文

孝女曹娥碑

蘭亭敘 永和九年

周孝侯墓碑

筆陣圖

保母執

洛神賦 有目無文

于山二斷碑 太和二年

梁一

瘞鶴銘 天監十三年 華陽真逸書

後魏三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正光三年

中嶽嵩陽寺碑銘

李仲璇修孔廟碑 興和三年

北齊一

修孔子廟碑 乾明元年

後周

華嶽頌碑 天和二年 趙文淵隸書

車騎大將軍豆盧恩碑 保定二年 庾信撰文

隋八

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張公禮撰

安喜公李使君碑 開皇十七年三月

隋都督滎澤令常府君墓志 大業三年

陳明府修孔廟碑 大業七年

智永千字文

李靖上西嶽書

皇甫府君碑 貞觀 年 歐陽詢正書

文州總管陸使君碑 貞觀十八年 郭儼書

侯官林　侗于野集

## 夏

### 岣嶁峯石刻

禹書在岣嶁峯者下當稱碑共荒初閱未嘗可得見若重刻於祝融峯及已書紀者或謂石四片致兩片乃可以碑非信徐靈期衡山記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唐劉禹錫寄呂衡州詩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鐫文禹碣之文龍畫傳分螺書函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此古人論禹書者不一若劉禹錫並從聞其名未見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石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矣朱晦翁與張南軒遊南岳亭詩不復見其所謂文者異之謂之書傳聞之說嘉定中蜀士何致子一因樵者指得其處以紙打其文門記中仍供上而若讀者紀又祝融峯下詩又重刻之鑄相良微郡同楚多刻石余太上祝融峯石遊記祝融峯讀者傳告數年前親至其處攀手之印跡一紙真如雀鳥所不能盡得分螺字西刻是也然則形從之奇變怪異秘藏後世何能得備一故碧石又云其石不固不有問可八九尺可丈餘來至岣嶁絕頂何於崖壁間而高出其上形色不類本山自然之石似是人力安措承帝二字間有一孔相傳異人以塞所鑿者未知孰為下及祝融而止明道之非人居山中有大人指引則不得從路故好古如退之晦翁皆不獲見岣嶁字畫體圓而意與篆不同為說甚奇而莫其意若人傳其體三種書者有此本拙于史謝神聖之靈新安楊用修諸公之注釋率多牽强附會不若藏其不識不知之為得也

## 商

### 比干墓銅盤銘

今在衛輝府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府志曰比干墓銅盤銘碑石紋斷字盡失在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上石今案前按辨功云開元四年游子武之宮于偃師得篆銅盤一刻於其上形四尺六寸上鑄之字二分其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其左古前後岡道並存唯林字無異衆之字諸前說比干之墓所以之數也宋云至元建於後世寧正王氏刻篆安語高石今存碑跡集古錄然按歐陽公不以三代款識字錄見時刻則當世尚以為不知其所以也惜右為字說墳墓地形以正其比二字以為權唯君子路亭有殿也銘比干墓那不知處以何時而人得併於之置之理未來者必知所至閱道志孫某乃收於偃師縣之殿為此云同拼自得鍅而已亡其存所志銘一也何兩地而俱得歟此有廟墓而志不載設無質而塞實焉書之不可盡信也如此夫（史記周武王封比干墓彼此林氏之始不載之也　余贊于夏）入秦過函谷關門數步路北山半有周龍蹬纂碣僅三尺許山顛既竣

又三十年歲壬申春二月再過閶門碣已何矣今之稱也臣君首龍年
此平石此千餘載時與龍蹟數然則後人表章之功豈可少哉予始愧
不能登山拜墓復愧拔人不能豎碑惟有一慨

周三

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四字世傳穆王登壇山刻此於石宋宗都孝而纂之與今對
莊豐取歸州權郡事李彬欲置廳事古壁而以之政讓忠欲漢款式以
爲吉日字與周雅文因伯碩父鼎齊侯鎛鐘諸款式合實二千年奇迹
趙明誠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考以石鼓文多用小篆恐當
時人參與科斗書多以行明哉已與石鼓爲周人書何獨於此而疑之宋
人說爲以爲州廨僞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後則今石亦後人翻刻
未可知也漁曹墨刻於滿陽山上內有爲人亦有蘭本行世今在儒學

戟門西壁

石鼓文

七十鼓今在京師國學先師廟戟門左右刻鼓前人之論已詳自周宣
王至唐憲宗元和千六百餘年始有字之因至元和僅四百年然韓韋
諸公俱學好古豈有越四百年物爲一千六百年物而不知辨乎後人
強以其文多之人以其字非蝌蚪而近小篆疑之亦過矣金人司馬定
國以予畫考之謂是宇文周造宪詳萬餘言揚用修隨而和之人或疑
韓昌黎嘗建議請移之國學而不能得當年自岐陽采長安

不過數百里元人乃能自燕移至燕都相隔三千里四刻大觀因何如
哉有元人吾邱衍訓另立一石今人藏有宋拓刻州楊升庵從墓本錄
小鼓文時爲精彩共四百五十字

焦山鼎銘

今在鎮江府焦山寺中爲高一尺三寸二分提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
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六十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
十三字皆古文低一寸許內有當之形王西樵先生田史山志爲一高
可二尺許腹有銘錄吏部如玉曰爲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竊
國時其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啟因怵而得之入嚴
氏嚴氏之敗爲偃節某公以祖由爲作遂以不仍捨之寺中趙東山志

自敘山有周鼎一而不詳何自也作歌備言收焉自其家中各相告古
鼎出入已政繁流文何必吾邵加多韻略收周京作記自己收出云公
那數銅伏傳而名聲公學者指何許名入長安將天閑皆疑疑已成
其如大珠還事其以安陸銘記邢侯主元人晚慕軒轅帝一德何人曰
相蕭金銘只用青銅削是何狀參古鼓捐九塞是如鳴鶴爲銘有耳
豈不聞取何理風作人將軍山色主郡參耳紛移廷盖多鉶酢當時不
鄒趙師羅公謝陳貴收證從東錄爲我嗟公此物胡以首達建山頭
尚有焦山焊三尺古深黑光錯莫字重於神物合個何山林辟不爲花
文其欣把武陽世數餘山空收貫鎔塑已在人山推有鐵難能銘此精
足四三歎軒兒穿枕日江天齊寸分 予丁丑初夏至山寺謁此鼎必

加貴重嘉靖間寺僧藏而匿之乃引入一陋室墨本顯然只為可與近冊
徒令鄙俗周爲銘摹石以傳無復古文之朴雅矣予所得一紙乃數
十年前故家舊藏可貴也朱竹垞曰鼎銘其人爲曾曰王格於周曰司
徒南仲貌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
位而周禮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注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
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讀位也

孔子題吳季子墓碑

孔子題字唐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在丹陽縣延陵鎮昆吳
子廟趙德甫曰此陵上湖中塚名延陵季子塚也古名延陵其地
也後人又摹刻於縣南門外驛前集古錄云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
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摸
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刻於石則轉
相傳摹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聖轍
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
特大非古簡牘所宜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
子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云元吾邱衍學古編曰按古止帖止云嗚呼有
吳君子十字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
外三字是古人字蓋不與前六字合且音古字作乎字漢爲郡縣邱部
字亦還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頗見其妙此千載前有漢
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漢隸字原辨之甚明此不復具今見所吟

爲十字碑

卷一

嶧山碑

秦李斯篆石高四尺二寸廣二尺二寸每面八行行十五字按史記太
武登嶧山排倒秦碑然猶有傳爲邑人所模新者之有縣宰取舊文刻
於石杜甫詩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然則此碑亡於唐
前其翻刻者或以石或以木宋淳化中鄭文寶得徐鉉所摹本以刻於
長安之國子學此碑是也其餘人之石本邪其肥失真之本本邪
今鄒縣亦有此石乃至元翻刻大亦愈失其真矣

漢十八

甘泉宮瓦文　篆書　武帝建元年中作

瓦頭篆長生未央四字按三輔黄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
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宮周匝十餘里漢武
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師古曰本秦林光宮在雲陽縣界有甘泉
故漢武建甘泉宮以爲名其嶺高出他山距長安三百里而能望見長
安城漢書前殿以造宮室百官皆有邸第乃芝生甘泉殿房中漢
舊儀云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又其
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如他宮館不可勝記帝時居之漢書云烽
火通甘泉以空不可居作安故遂蕃昌入雨亦已也王盈事起帝亦居
甘泉宮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歷今二千餘年瓦之久完蕭翰間

是未央宮舊址在今西安城西北三四十里間禾黍離離耕夫時棄瓦
礫道旁不盡隱有字文可見絕無完好者歲辛丑余與祝丈九圭訂三
原至淳化山中過陽故宮惟有荒烟蔓草不意於幽僻處搜獲此瓦何
異，因為發近與家弟吉人作為歌詩以紀其事四方傳唱翕而和之
益衆輯其所寄既又非特一瓦已也詩多不具錄聊誌其梗概如此
瓦製字形質古樸漢初法物世所希有為足重也嘉興朱竹垞歌兩
京無書家但有忠孔七章為其极閭里間乃得五鳳二年魏滕公石室
門之久文體倜儻非自然之英鶴頭書截達與泥壇乾能拔剛與翼索
崖張先生梧州林侗韓齋雅山中得出甘泉瓦長生未央字當中更橫
生忽圖為定州漢硐不足珍銅雀香姜畫流跡吾聞甘泉本是祖龍之

作逮武帝因而修拓之非獨無秦瓦亭今已蕩盡猶餘作金銅仙人
別渭水移輾幻毀化作龍鱗而富知是瓦定有鬼神護不然安得圓圓
如鏡勿使讖讖虧伊誰攫此親濩古姆乃史起丞相斯下至元封人物
能爾為倜也好奇莫與益影搨硬黃塗二旄作册果是超重之不
異其山為谷生亦皆金石文劉通五嶺西至于收藏窟剪制秣殘碑
斷碣搜秋墳將詒蓮屋少香若壁魚敵老織風嘯義泛分蛙使紛紛何
今同今真好事殷闕漣渥雁不至短衣匹馬手杪陵語猿諸毘稱衙位
亭又降王一十四右丸出從左什從殿以阿郡之頭利漢史趺家新史
删倘也乃之考其從從入儲藏蘭語堂長物何論金一筍居家藏君政
不苛至今本地猶距數年過八十句使飲丹砂下餌朱顏酡循陂之蔘

樂事多長生瓦兆本為此請君一日三摩挲濟南王阮亭歌漢宮一百
四十五橫絕南山包九嵕秦漢建章最廣麗渭北更起甘泉宮甘泉之
山化金碧千門萬戶交玲瓏通天高臺近宮起下瞰雲雨青濛濛武皇
求仙誇滄海射蛟東大門東秦始皇紀立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孫鄉已誅五利死虎
魚桂館猶龍從上陵碧劍埋一變雲陽同沖悲秋風甲帳挾藁蓋黃土
何况侍臣理荒冢殊生好古但幽憤短衣匹馬出山中太乙壇邊尋割
弋兆歌幾慨升陽紅紫瓦出土曾非何長生已象秋物工選以青泉繁
佛鉛搗碎煩海光作紙令弟傳圖並示我使我懷古愛心忡欲問渭水
體遊歷漢宮陵闕陪荒蓬莽如一瓦供前識讀頭石鼓岐陽同已况汀
陽宮銅雀殘瓦何加唐龍請工徐虹亭一字會哀艷事一更叙人

到集靈臺惟留一片甘泉瓦曾照西京烽火來蒼茫宮殿久難存遺瓦
猶同渭水流異何銅駝閑消息金仙淒清空不留乾已荒宮為劉之房碧
瓦徒榜委路旁待拂蹋牛蹄斷雀不從墨晴看分霜土花如鏽色如研
收拾荒山夕扶歸留與詩人供嘯詠夜深時拂件元宵以玉露斯步
前韻非指瓦陽是之定曼憲遺瓦想模壓金莖田嬉神仙臺劍亭小生
雨空秦歷漢臨片瓦殘留供鮮閒自青條留件初落如多少重人皆
凉清來抱鉤成質壁列文圖搨渤甘泉字在空不用龍晴閣半勺王蟠
吟哇散花香前瓦冰劍共清妍歌賦應隨到日邊樓却蠲香臨即墨明
光殿上賜貴瓦委辭歌阿房烟飛弓水下六國美人楚人宗蕭相並營
未央宮萬戶千門皇人相為歌手支定常京教山帶河長安城四節樂

坎七十數百合處處還來便上枝花坊連丈山小築猿前挂排仄漢宮
閣栖穗葡萄得西域葡萄作葡萄宮中泥扇鼓橫冷日北山紫峰樹交叢甘泉山[illegible]
甘泉如禮多奇風君王避暑駐蹕渭邊萬國同休寅天戶山谷
裡中有的娥尸與李夫望星上青鳥鳴是耶非耶徒從何四中烽火照
夜來史書回中烽火通甘泉宮江花血染經事堪哭五壘杯甘泉仲仙來有長此街章閉
明說泥韵甚君王一夫咬爸海君但禁豈能不改雄引百二頌伏避秋
句佳有夕陽在赤史萬歇百十里是洪秋草路入志之東甘宮四有地泉
生之詩注明元靈 其厓斷琵琶植見與有完好又標以甘泉元韵之所以九月
寅人宜何堂天而進度充著進此何從文通提供[illegible]大諸家論
此經過紫殿之旁天山阿餘有之宮門工以 後入將以提制升發此定乞芳

清初士人[illegible]見[illegible]人而空手長生天史守陵誰此[illegible]
與同[illegible]只見銅雀高臺短大[illegible]曾一日斷[illegible]人[illegible]木[illegible]取石已盡
絕有沈[illegible]不真又不見[illegible]時史[illegible]陽宮[illegible]高[illegible]空[illegible]
[illegible]
峻堂陳迹[illegible]王氣欲定陵著草[illegible]春[illegible]天外三桥[illegible]月[illegible]山間[illegible]
與詩[illegible]
此定[illegible]

## 五鳳二年甎刻 隸書

石縱一尺廣二尺許刻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廿四字
明昌五年間州刺史高德裔勅修孔子廟撰此石於太子釣魚池中

德裔記曰直廡之北基耐二十步太子釣魚池[illegible]得於封[illegible]故俗以太
子呼之也曰五鳳二年魯卅年孔[illegible]曰魯三十四年[illegible]孝王之三十
四年也以六月四日成者紀其時[illegible]建[illegible]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
漢石刻無有傳者何之見西京之遺石在郡內奎光樓下北壁嵌金章
宗明昌五年[illegible]是時[illegible]北[illegible]好文學
高[illegible]以才[illegible]故[illegible]州[illegible]里[illegible]守[illegible]州丁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為稽好異及[illegible]里四代稱為近來盛事

## 嵩山開母廟神道石闕銘 篆書 延光二年

今在嵩山[illegible]南[illegible]右闕[illegible]銘[illegible]
黃[illegible]生[illegible]嵩[illegible]刻[illegible]二十二行[illegible]
名十行每行七字[illegible]
[illegible]
行十二字今只存六字後銘今只存九行每行亦只存六字[illegible]其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化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
孕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　梅堯臣詩嵩室陽神條捫
棲宅為石不知年靈蹤已與跡湮滅想往宮苔壁旋撫碑不學許娥悲
瀟湘一片石

少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今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里當是其時廟在其
地第并叔嵩嶋石刻記所立無疑也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一行八
字其可辨者五字又云二月六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而上無郡名亦
亡其上石一層矣楚萬葉并攻先生司理是下改令登封嵩岳古碑搜
剔無遺乙丑閏月訪家弟信候兌壁經也予家藏此本詳閱果無備許
以嵩岳全碑見貺而寅仲夏始寄二十七種合為十二帙為其者二啓
母少室兩闕銘是也其石在人間尚少余所得類無遺恨記此以誌不
忘

北海相景君碑并陰

碑額篆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十二字　漢安二年八月碑刻始
不能讀石高七尺廣二尺七寸計十七行每行三十三字　碑陰刻故
中部督郵故門下督盜賊門下議史書佐脩吏故修行故小史諸名稱
共四十八人

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永興元年六月

司徒臣雄吳雄也司空臣戒趙戒也以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
掌領禮器聞上從之此碑石高六尺廣二尺八寸計十八行每行四十字
碑後小刻錯書后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永興
在前說也遠人附會而初始以前門侍郎四人熙豐四十年非文何書
明甚不知稚圭所按何圖也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永壽二年九月

勅為魯相出立碑以文孔廟碑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四分每書四之
十六行每行三十六字陰側刻助錢姓名計前四字計十七行左右側
俱三層四行共一百八人而碑文自韓勅府下凡九人碑陰始曲成
侯王暠終魯周房伯臺六十二人左側始東海傅敬謙終魯郡于十八
人右側始山陽瑕邱終故平陵令魯麃十九人內有薛王褒于遠人萬為
氏何意也碑陰修合石背以碑之姓八兩有多寡而疑惑未曾其左右
側故所見有不同耳

郎中鄭固碑　延熹元年

碑額刻漢故郎中鄭君之碑文云君諱固字伯堅亦刻各不可讀存二
百餘字自延熹元年至今在濟寧州學　碑文有云逡遁退讓隱窟
人舍之入方從回之逡者逸之之異文也宋洪適隸釋並載百字不詳錄

泰山都尉孔君碑并陰　延熹七年七月

碑額篆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秦漢魏不刻書石人姓名此碑隸
書高八尺餘廣三尺餘計十六行每行二十九字　按宙字季將孔子
十九世孫融之父也此碑道立於墓不知何時移在曲阜孔廟新門東

方趺方座式甚朴古題額三尺許中鑿圓孔如月邊皆即記所稱麗牲
者是也碑陰額篆刻門生故吏名五字下列三層有門生弟子門童故
吏故民之下同共六十二人　按延熹七年甲辰桓帝即位之十八年
也梁冀雖誅五侯尤縱是歲太尉黃瓊亦卒未幾而宦倘作范史謂君
子且就族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迨後子四十三年開展見之傷神明
之冑且不免焉可慨也夫

魯相史君祀孔子廟碑并陰　建寧二年三月

漢刻碑作因內為書以達天下史晨為魯相出俸錢以供祀事上書尚書
府奏於朝帝石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六寸計十七行每行三十六字碑
陰刻史君往從舊里稱享禮成郡國觀者凡百七人皆雅歡喜又以
餘錢修濆置井云計十四行每行三十六字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
其文云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頤修周公禮殿記亦
作畔宮

郭有道先生碑

先生漢泰林宗碑文蔡邕撰書昔人謂中郎書有道碑自知合也集
在介休縣驛路旁　余曾三過介休拜墓下不見碑石詢之故老云漢石
久亡即重刻者以模捐之累明末一夜為人盜去此拓本乃萬次耕先
生所遺不知所自出蓋存形似之神氣耳計二十　行每行四十　字
高六尺廣三尺介休碑作界休

博陵太守孔君碑　建寧四年六月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孫與宙為伯仲也碑在孔林墓中高八尺
餘廣不及三尺許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其下亦鑿一圓月重碑
製皆如此雖全碑搨之其可讀者十之二三耳計十八行每行四十六
字　孔林雖在平地入其中草樹叢翳望之如[illegible]遠二十餘里即大
山幽谷不啻過也古塚壘壘皆孔氏孫子碑碣亦多古矣

附西夫子楊公震墓　有碑無文

在潼關內西五七里關北墓前灣石華表前有四知石坊後有祠堂室
後為楊氏諸墓纍纍其中特高大者當為太尉墓歐陽集古錄惆墓尚
存漢碑四五通子數過墓下不見片石矣漢隸最為難得即有道碑亦
是拓本不如古本突兀日久何若也集古錄又云楊氏墓在閿鄉今並
關以內皆為秦為晉今此地閿鄉則仍小尚耳

司隸校尉魯君碑　熹平二年四月

碑額題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十二字文云君諱峻周文公
之碩胄伯禽之懿緒　年拜司隸校尉按漢書桓帝延熹九年中
八年帝御前殿時司隸校尉[illegible]與同[illegible]以大將其[illegible]校九年
以黨人下司隸校尉李膺北寺獄岐漢書既為其在[illegible]之後膺之前耶
何名之不彰也其門人私謚之曰忠惠父亦尊之之至耳碑高八尺餘
廣三尺餘計十七行每行三十二字蓋熹平二年造碑刻故吏門
人名一碣共四十二人然有稱義者可甚例然難詳矣今府閿州志道
內有[illegible]郎邑今昌邑曹峻碑州東北有詩郎[illegible]鄉古曰田下以八[illegible]衛

風之戶涍其至于埇邪者也然則岐岡邑人始爲埇郵令也碑八無矣

郃陽令曹君碑并陰　中平二年十月

此碑趙子函石墨鐫華曰萬曆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內稱令爲比部司馬戰勦王和德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爲曹寬非曹全豈即其人范史傳寫訛耶或紀功者張大其詞而以和德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七年史光和只六年其七年之十二月始改元中平耳碑文誤書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

執金吾丞武君碑　隸書　無年月

碑額陽文刻此七字文云君諱榮字含和也下即剝蝕不可讀僅存百餘字

治書侍御史孔彪碑

殘缺特甚此刻僅得君諱彪字云云二十餘字碑在孔林與植陵碑近

汾陰寶鼎歌石刻

友人張遠得古刻元玉一片廣寸三分縱寸五分厚三分首稍圓如碑形刻斑駁寶鼎歌四句二十八字洛鼎貞兮汾敘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煥其炳兮被龍文鍾萬又下字刻分爲二字按漢書班固寶鼎歌六句四十二字岳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斯刻去後兩句又改修貢兮作敘珍皆損其文與史書異不但刀法篆法精妙即元王世所稀見也

魏

封孔羨奉孔子祀碑　黃初元年

魏黃初元年始封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祀此碑刻其詔書也石高六尺　寸廣三尺計二十二行每行四十　字宗張稚圭按圖記爲曹植詞梁鵠書不知按何圖史武部錫書云龍威乘裒

完好無一字缺壞石高四尺八寸廣二尺二寸計二十一行每行四十五字碑陰題名字體差小列三層共五十三人今在郃陽縣學蓋掘至歐陽諸公不及見即明之都元敬王元美皆未寓目也

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殘碑　中平二年

此碑陰也其石兩面已平無一字陰亦只二十餘字獨其額大篆尉氏故吏處士人名八字未泐耳

蕩陰令張遷碑　中平三年二月

此碑在東平州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貝之有云竟說既頗者宿之誤中黃霸朝者也之誤而又有云後既且於君則從之誤古字多通而有字加乃已爲無理文何至以一字離爲二字也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

劉敞跋賢且王逸少學其書法其書固可寶重矣不知果為悅書否也
閒甲忠漢平帝元始元年封宗室君九爵曲周別為成侯奉紀了
紀王莽既出因先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其子忠為曲成侯忠子猗和嗣
永元四年復封襄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因絕紀之言皆可二十年始
封凡了六十一世孫處為世之侯邑百戶　晉時人合石文字記於求
書傳志因漢以後天下送死者所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
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
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是一禁斷之其
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
之停了於一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由是悉斷以故然想之
世路無已功立者亦之人其為碑之也於是有唯田余有處二人請明帝
詔杜預等人人奏建武中生功上表求為大宰吉陵王子立碑事見
不行故自魏至陳六朝二百餘年碑刻之罕傳於後有由然也隋書禮
儀志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惟聽作石柱記名
位而已又焉公中郎供胡為據皆有碑焉之偽時有一碑記文為
東晉十五胡族年代成各有碑然矣大約開皇之際亦稀多在按當之
世外雖註之例字擅權五侯當世例以公以下見其所刻制例
史表碑諸人為石開祠堂均其模巧於上之人不行之禁制也此則紀
六之甚其已守個皆謂土大之則所謂陵夷不盛而為皆碑豐碣
比之以當時有禁令故也不然則當時人文之盛書法之精將其
石流傳至今豈不焜耀千古也哉

## 吳一

### 天璽神讖文　天璽元年

此碑吳主晧時所立山紀功石也舊在金陵城南天禧寺後石闕永元佑年來
六年到宗師館置學此後因火在一字有所損也可有其文者一己壞
其為是其書為先生之次篆書獨步當大兄體衰今僅一六宜為周鼓
蘇刻之以按實使人主晧時罗那臣甲何閣人於湖邊得石函中有
小石青色在四寸高一寸刻上有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刻石於
京山紀其功為其石今所存之文之殘缺可以辨者有有在在及群而
積之其文頗費串而缺其殘字者作天璽碑釋文一卷予依其次序焚
當紀元之再為吳主時甲申即是改元二歲十一年中竹改元對於人
月既平湖得石出後改元天冊後為吳事刊石紀功前武帝為人書即位
建號天始至是改成為至任用革有杜預王浚等公往後上元有盛帝大
東之忘時史為以之便改小一部行給以自至平日則斯石為當時
最大足紀時以文開提而土書占且歷千五百載之久猶存之豈得
此開其二十餘年主實為大帝建元黄龍為在位三十年至六年位七年
時十七年天應於此之所可頗因主五十一此而吳亡也以又甲於時
已年可以見之作均與人會政在於天氣所得之開六朝相之臨十載
也例此為帝王都皆造門在此今世版石頌皆賦作王都前所下可作
為開規模愈大後金川門破則為北人收為為有公雖其皆頗是司道

孝堂凡碑殘缺既皆行之今皆改色矣可與者蓋時段石閣之三片
百之矣 宋梅聖俞時可窺石隙出文字未全此非符亦為之字從是
家多藏時經源室無代己千文足與千秋有松烟之寶墨 物備諸法
無紀歷其刊碑埋入時時與伏色同收石間三岫在王公猶似為今時
　曹經翁方綱是本書法得重在圓無兩收到楊爽雄餘人公斷碑
千載尚三分 丁丑仲春于客上江寧府撫軍陳公琳望有事江寧于
昔之日有一紙之微非精節鋮之重莫能得因為以此碑同時歸於于
二紙超下川江寧太守又呈六紙遂歸於予後复吳江石庵校書先生
家親藏此海是碑約叠日六王江南將六十年兩望不能得公乃先
為何碑石此立以分我因以一紙轉遺之余同室將以寄定手裝一冊
而記以一絕 江南[illegible]王長十載之得天壤碑殘[illegible]功已此
龍蟠虎踞不勝悲

晉

## 孝女曹娥碑

今上[illegible]上虞[illegible]中亞無[illegible]右軍書此碑雖見於集帖中[illegible]拓
己繁[illegible]進入[illegible]太守度尚元嘉元年始立碑也不待三百年與
工[illegible]右碑十右軍[illegible]人[illegible]存而更刻者不絕於世而有漢人[illegible]
[illegible]右軍[illegible]小楷則右軍[illegible]行年則[illegible]蔡書[illegible]之見
王書子敬有數本蓋楷最佳

蘭亭敘

蘭亭之聚訟已久若定武之肥本瘦本五字損本五字不損本趙松雪
二十三跋此皆希世之珍然[illegible]見得一觀已足矣宋時士大夫家多
摹刻貴似道得一百七十餘本分為十支蓋刻是況[illegible]刻後出者人謂
蘭亭無下拓今所得十餘種為在宋拓者二其餘為翻上為上[illegible]為國
學為今府諸石 萬曆間西安[illegible]中[illegible]出[illegible]上[illegible] 一乃王版一乃周邸
東書堂更難[illegible]刻之佳者亦可觀也 宋樓[illegible]山詩[illegible]王世[illegible]天
王食[illegible]班前[illegible]到蘭亭[illegible]知[illegible]誰家

## 周孝侯墓碑

今在宜興縣王元美曰宜興周孝侯[illegible]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
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晉元康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
日承奉郎守宜興縣令[illegible]從[illegible]重刻此碑後又有一條前[illegible]太宗[illegible]事悔
律師黃某[illegible]名與書俱模糊[illegible]為字[illegible]當是[illegible]人因[illegible]傳下有
空石[illegible]增右[illegible]行[illegible]王羲之書以重其價[illegible]數[illegible]事[illegible]約[illegible]傳
何[illegible]然[illegible]紀[illegible]右[illegible]勸[illegible]曰此是[illegible]功[illegible]日何以
延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illegible]擬[illegible]信[illegible]不[illegible]又有
云莫不[illegible]山[illegible]云元[illegible]年[illegible]增加[illegible]春秋六
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illegible]禮[illegible]建武元年[illegible]十一月甲
子[illegible]日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illegible]五十畝[illegible]王
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其[illegible]月日葬於宜興
舊原[illegible]以[illegible]七年[illegible]贈平西將軍[illegible]之[illegible]母[illegible]酒

史供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原被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為從後者竄入誥孝侯一句耶然亦應以平之語移入建武後至於贈祁山祭墾誥皆銘云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又似平原已久然簡世考之其改曾初供無元康年號不可曉也書結構雖小疵嫌亦近抬而中間絕有發揚暢集之制大得頓挫意在李北海張從申閒又不可以其譌而易之也

## 筆陣圖

王元美云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刻自周邸東書堂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其一行草甚遒逸而不能脫俗或以為江南李主筆亦頗勁有格理亦非唐以後人所可到但圖說非右軍所著明甚右軍十二而過江神州已陸沈何謂之許之洛皆何哉即華岳碑乃米翁非右軍也

## 保母甎

王獻之書保母甎刻純已甚僅存二十餘字似人與馬當時皆相值五頭日保母碑雖之出哉是大當時所刻較簡之异所謂恐不同世人知近閒事不知此也人欲學其書不可無此帖有此獨恨紹興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人令人實嘆

## 于山二斷碑　太和二年

福州城內三山為峙北曰越山西南曰閩山東南曰于山亦曰九仙山何氏兄弟九人煉丹於此白日飛昇其地本崔世居山麓其先人明李洵井出石一片廣可踰尺縱尺五六寸刻文九行其文曰

叔有一庄園舊在于山是于山九道士呼名為九仙難狀　宋相賀益
老白相傳李公來戲日此紙紙一物只有一積　今寄在于山庄不見
中山中只見鶴兩部代往東北城庄　在于山下有人有不信但詳世
中語只看于山松于山令　出見不在洛傍只在中流兩相得無分熟
時人莫笑金兄師拾得金兄也有當
吾年山丑余因一片舊在山前在前石傍下歸辰申向蓬山木留傳子
孫衣錦及第時人見碑吾今在世

按太和晉文帝年號也碑文乃為隱語多不可解其六句縣然音人風之但氣首不韻少謝承叔升遐臨閩城始建嶽陽郭吳純皆是殘字有作城字數語非此文乃當人一時好尚可石傳於今者蓋少可貴也閩督李卓吾創福城之東以社稷南王為其人產移居衣錦里偶置舊井石上亦有筆石斷為二本崖白好為一新后士有李公與衣錦石斷皆應讖之文也今彭氏舊故宅石藏其家

## 梁

##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正書

顧況人金石記云在焦山下刻崖石後耕錄云有倒若石可惜故石存其全文尚說陽文忠公以為此稱王羲之書為非人說所況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顧況所中則真以為况當其後所來觀時論謂陶宏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若宏景書可稱建元在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是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宏

其以大曆七年遊廬岳後居之至十年遊嵩山十二年自于同
于良化出岩景寫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陰可知也黃通書跋載南陽張
彥遠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之次第十四詩之上滿既盡之僅存者有
二十餘字而所古失者然五十餘其元書為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
而其見不預為熙寧三年春余家焦山之陰倚得十二字於
亂石間石甚是證得於其下然後以書教者人來之見而世不傳其後
入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偽之說
全然宣上人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乃列銘後則銘非顧況可知矣今
考此銘字體與瘞鶴銘碑正同其為隋唐者無疑予友汪瓊叔以丁
未十月從西山下復得七字云鸚爭之上有欲其六字華亭之上有與
陸務觀四字其右題名數下有君子行字之外未見也 予所得張
中丞鶴本於今有題云予以嘉靖而己投於淸會稽道之曲捐得數幅
郡守高繼材公博雅好古偶寄及是以養暗蜀開山明居士於昌賢
記自南郡侯後流傳數家予乃得之可見者不滿百字觀其實真與舊
館櫃石大小不同本是則一也舊搨帖於西又拼先朱家見之

後魏三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額題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 正書十二大字碑額正書首見六
北君諱猛龍字神冏南陽白水人也正光三年魏明帝詡之七年梁武帝普通
五年也石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八寸許計二十六行每行四十六字多
殘缺

中嶽嵩陽寺碑銘

順治人金石記曰今在嵩山長宮寺東可正書一行曰大魏天平二年
歲次甲寅九月甲午朔十五日庚申從嵩陽觀移立翠會寺碑文東倚
忠垣作桓楷作偕馴作起條作家洋作庠崙作岑惟皇帝大石不地行
不足則猶存古式 舉封嵩陽石刻集記曰此碑上截刻佛相雅俱曾
兩佛相除起於地偶中此文刻於下截當碑四分之一其字之上寸人
列官名六寸許兵二寸許其規制亦迥異於後代也 北齊考訂亦乎
類此

李仲璇修孔廟碑

仲璇為兗州刺史修孔廟立此碑東魏興和三年梁武帝大同七年也
于文褚中能留意聖學仲璇可謂知所好尚矣碑額篆魯孔子廟之
碑文兼隸八分正楷體石高七尺廣二尺六寸許計二十四行每行
五十一字

北齊一

修孔子廟碑 乾明元年

碑額篆夫子之碑四字陽文下字剝落不可讀石高不滿五尺廣三尺
齊廢帝殷乾明元年陳高祖霸先永定二年 是歲齊有兩元乾明元
年八月肅宗演皇建元年

後周二

華嶽頌碑　天和二年

萬紐于瑾造文趙文淵奉勅書按瑾即唐瑾賜姓史稱其著碑頌數十篇今此其一也而趙文淵史稱其雅有鍾王之則宇文泰時命淵與黎季明等刊定六體嘗書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題榜功賞封已以鄧宇而通題碑額並遺之然則文淵書名當時固自知名此碑亡天和二年也是其書後從於江陵宗福寺碑不知存否此碑亡字無一磨漫石高六尺寬三尺厚九寸共二十行每行五十四字在嶽廟五鳳樓內甬道東此文刻石之北面碑陰九刻升仙書特學文又刻石之南面丁丑後李公內宮記即刻此石之兩側東側乃負碑無諸題咏在焉　碑石刻撰書人官爵姓氏始見於此

車騎大將軍豆盧欽公碑

碑文庾信撰周開府車騎大將軍豆盧永恩公墓碑今不知立處案所在此碑移在文王陵前載川內州獻出者昨寄咸陽郭宇秋子生咸陽阜春道入洪見此碑相殘甚大約十八行數入作力剝視其首八九行而首行餘刊去處無字六字慣石多剝蝕仍存人姓名甲不存金錄工於示時求上報州古碑中此兩紙後讀庾集乃見全文碑云公諱思字永恩得以字行道宇其碑云號作鎮為稱拒風雲猛虎猶地七寸不窮猶於衽舊九家能對集日觀戲尽在其所字寸其耗存在其於其不同不正此數行可誦庾公作然字出文碑若文則後日有指代集成咸陽原而錄三百餘里陵塚相望碑碣百不一存取集碑錄三卷皆仕周時作今紙此石數行尺度已僅作荒草中所求之存亡有不知可慨也全碑高五尺四寸廣二尺計二十五行每行五十一字末有保定年間增上柱國大將軍上陵郡公謚曰敬　案道咸陽原當立處四碑一絕以為秋草荒殘碑嘆息中原板蕩時過左行直封為公及庾開府數人隨家山若隋室江外奉地逞此楚客來何事江南千里猶賦數行豈竟不移

哀

隋

龍藏寺碑　張公禮撰　開皇六年十二月

今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殿內前有人金石文字記曰此興寺即天寧閣九間左右高一百三十尺中有銅鑄世音像高七十二尺四十二臂各有所執之物俗謂之大佛寺也碑為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王孝傑立而其夫乃云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亦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者志之所不降其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為非也其書法雖何人乃次一加並篇如鐘鼎之銘也其字畫遒勁有古意則理之不可通者從而後人撰刻之歟又宋歐陽公集古錄云龍藏寺已無今在中山府署之門此當古八年所書而已惟字乃范仲淹元年建漆文忠集據之曰碑尚不在說其此其從置之由已不可問（今在旧日）（在真定龍藏故公肖寺發與碑在中山府署立支當親覽其地故注書耳）推其大書亦宮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今考須之推任其間隋而其作家訓稍謂其字在刻益同此意其時南北分禮與亡迭代為之臣者雖可復一節以從而心之所主見於行

名之際者因軼然不易如此然則今人之不及古者人豈獨書法之陋
文字之訛而已哉

安喜公李使君碑　開皇十七年三月

今在曲陽縣北五里碑額題隋安喜李使君之碑八字碑剝蝕難讀趙
詠曰碑稱使君名而有李文琛之琰之見趙書使君封安喜縣官雖
不早而隋書無傳不可考

隋都督榮澤令常府君墓志

諱醜奴核此始平人即今興平是也仕周為　入隋為榮澤令以大
業元年卒葬以三年石方闊各尺二寸計二十七行每行二十七字無
書撰者名今在興平縣學宮為曾于寧書院如鋭之不疏乎
失墓所在

陳明府修孔廟碑

陳明府名叔毅字子欽陳武帝之孫宣帝之子陳滅入隋為曲阜令大
業七年修孔廟中書侍郎仲孚文紀此碑石高　尺　寸廣　尺　寸計二
十二行每行四十二字碑亦有孔子三十一世孫孔嗣名三十四世孫
孔子數盤上石名曰孔子數可異也

智永千字文

智師乃逸少之七代孫書學右軍用源為一代宗匠今存長安西明寺寫真草
千字文八百本散於世但是作品調陽而真跡草聖名與呂相似俗謨
作呂耳大同於對律名即其義也王元美謂聞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
於藏鋒能使人留覽見行不真皆如山陰重代妙其字入當理前繼前代
純真神物也生時一字值五萬今當不知如何耳此碑乃宋大觀間薛
嗣昌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跡摹刻於石今在西安府學文廟戟門西壁
者無虚日且就泐矣

李靖上西嶽書

揭來且謂此碑乃衛公為布衣時欲借氣以極自貴世之士當從自為
而得於嶽神之辭士其壯乎無志者人何以此書忠已足定下氣骨字
內矣宜其依附日月而燭耀於當世王元美謂此書粗豪不成語斷非
後人附會之說而書部有意出入右軍下其間時于西亦謂此好事者
所為而衛劉氏原今計神其許當以宿伍詞色托為行有等自俟射
好古頗不見信夫以言以此紀之其可見李衛公又小說家為公射侯行為
李謂公乃神異矣祈請如尾指是八句不可以當理論也此碑明成化
陝西布政使英剝宋刻立石於西嶽五鳳樓西角東後用世無從
數多計十九行每行十九字亦二十字宋刻在邠州者字亦有磨滅在縣
縣者猶與刻而多有訛在

皇甫府君碑

皇甫誕死於隋漢王諒之難是時已有卿財采唐得以子無逸貴因得
立碑于志寧撰文歐陽詢書雖無年月當是貞觀初矣王元美謂此信本
諸碑尤險勁是蘭臺所從原趙子函謂鋒而不勝但一變右軍為險
法神品碑舊在長安之鳴犢鎮不知何時移入西安府學文廟戟門西

智永千文碑文數字嘉靖乙卯陝於學宮右丞覆以亭乃申表之碑斷
九段缺二十餘字至是復缺五十餘字今移細以鐵鏈續而复立其缺
者且百餘字矣石高五尺三寸廣二尺六寸計二十八行每行六十字
按無逸祠事起王向王世充兵斬關出邑終入之乃解金帶授之迫衔
爭下取帶得免唐同州刺史益州長史所至數闕尉下通洎客所須
則市之他境嘗校部尚氏家灯炷盡至八行積進無遺數抽佩刀斷衣
嘗高之其孤介若此然道自矜慎每上奏必讀十數遍猶懼未審伏者
上道猶遺者再三

文州總管陸使君碑 正書 郭[illegible]

公諱[illegible]碑立於唐貞觀之十八年刻工不可考不知何者名存郭儼書
數字隱隱可見碑額正書隋文州總管陸使君碑九字筠依頼以得信
本石高四尺四寸廣二尺計三十七行每行五十一字碑在三原縣北
原上何文已久行於役俱出搨之僅百餘字矣[illegible]也 此碑[illegible]里
甫碑皆貞觀中所立弟碑額稱隋故繫於隋

# 來齋金石刻考略目錄卷中

## 唐

### 御書十四

高祖草堂寺為子世民祈疾疏 大業二年
秦王告少林寺敎 武德 年
太宗晉祠之銘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
太宗書屏風銘 貞觀十四年四月
高宗萬年宮銘 永徽六年五月
高宗書英貞武公李勣神道碑
睿宗周順陵碑
景龍觀鐘銘 景雲二年
元宗紀太山銘 開元十年
元宗注孝經 天寶 年
元宗孝經石臺批答
鶺鴒頌 開元 年
金仙長公主碑
代宗會善寺戒壇批答 大曆二年

### 昭陵及陪葬十六

太宗文皇帝哀册 貞觀二十三年 褚遂良書
虞國恭公溫彥博碑 貞觀十一年 歐陽詢書

尚書右僕射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貞觀二十一年 趙模正書
譙國文昭公房元齡碑 貞觀二十二年 褚遂良書
中書令高唐公馬周碑 貞觀二十二年 殷仲容分書
國子祭酒憲公孔穎達碑 貞觀二十二年 于志寧撰
芮國公豆盧寬碑 永徽元年
太常卿汾陰獻公薛收碑 永徽 年
司徒衛國景武公李靖碑 顯慶三年 王知敬書
禮部尚書張後允碑 顯慶三年
蘭陵長公主碑 顯慶四年 碑殘無書名
汝南公主墓誌
太子少師崔敦禮碑 顯慶 年 碑殘無書名
陽翟侯褚亮碑 碑殘缺年月撰書姓名 貞觀二十二年卒
大將軍許洛仁碑 龍朔二年
大將軍阿史那忠碑 殘缺無年月撰書姓名
右武衛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白義晊分書
昭陵陪葬百六十人現存碑十六通英公李勣碑爲高宗御書
錄於前

## 闕里

闕里孔子廟內六
孔廟記表碑 武德九年
贈太師孔宣公碑 乾封元年 楊師範分書
修孔子廟墓碑 開元七年 張庭珪分書
兗公之頌碑 天寶元年 包文該書
新修文宣王廟門碑 大曆八年 裴平書
修文宣王廟記 咸通十一年
孔廟石碑林立漢魏諸碑已錄於前自宋元以下多不勝記獨錄
此爲唐代六碑

## 嵩嶽

嵩嶽境內二十二
會善寺造像記 麟德元年 分書
少林寺金剛經 咸亨三年 王知敬書
天后御製詩 永淳二年 王知敬書
王徵君口授碑 垂拱二年
封祀壇碑 天冊萬歲一年 薛曜正書
中嶽體元先生潘尊師碣文 聖曆二年 司馬承禎八分書
昇仙太子碑 聖曆二年 武后御製并書
夏日遊石淙詩并序 久視元年 薛曜正書
秋日宴石淙序 久視元年
道安禪師碑 開元十五年 宋儋撰并行書
少林寺碑 開元十六年 裴漼撰并行書
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開元二十五年 沙門溫古行書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天寶三載 徐浩分書

少林寺靈運禪師塔銘 天寶九載 行書
永泰寺尊勝咒石幢 天寶九載
永泰寺碑 天寶十一載 苟望行書
會善寺戒壇勅牒 大歷二年 行書
大證禪師碑銘 大歷四年 徐浩正書
梵剛經心地戒品 大歷十三年 高蟄正書
會善寺戒壇記 貞元十一年 陸郢分書
少林寺廚庫記 貞元二十年 崔泚正書
狀嵩高靈勝詩 大和三年 正書
五嶽石刻惟嵩最多登封金棨井叔先生嘗搨無遺金以恩貞後絕三石已録於前而升仙太子一碑則天后御製御書不敢與高祖太宗並列者亦其慎也因列於嵩碑之內
為唐者二十有二

顏魯公二十四
多寶佛塔感應碑 天寶十一載
東方朔畫像贊并碑陰 天寶十三載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祭姪贊善大夫季明文 俱乾元元年
華嶽題名記 乾元元年
郭汾陽王家廟碑并陰 廣德二年
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廣德二年
宋州八關齋會石幢 廣德三年
茅山碑
麻姑壇記 大歷六年
磨崖中興頌 大歷六年
右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碑 大歷七年
廣平碑側記 大歷十三年
孔子廟殘碑 大歷二年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吏部尚書告身 建中元年
朱巨川告身 建中三年
送鄱陽蔡明遠序
送劉太沖序
鹿脯帖
湓卿帖
乍割帖
奉使蔡州題字
魯公忠義之氣溢於金石與天壤並垂不朽予所集魯公石刻二十餘種頗無遺憾特加編次另為一帙藏之以資攷覽

附然

秦郡府學洞石經 十三又五丁
易經十卷九石
書經十三卷十石
詩經二十卷十六石
春秋左傳三十卷六十七石
公羊十卷十六石
穀梁十二卷十六石
禮記二十卷三十三石
儀禮十七卷二十石
周禮十卷十七石
論語十卷六石
孝經一卷一石
爾雅三卷四石
五經文字四卷十石
凡十二部計一百六十卷二百二十五石都計六十五萬二百
五十二字　開成二年宰相鄭覃等刻石　太學生艾居晦陳
玠段紋等書石
新刻孟子七卷十石
三萬六千五百六字

尊勝咒石幢六
文廟內石幢 天寶元載
崇仁寺石幢 天寶七載
慈恩寺石幢
草堂寺石幢
嵩嶽永泰寺石幢
成都府石幢

## 唐

### 高祖爲太宗祈疾疏

此隋大業二年正月八日刻也高祖此時尚爲鄭州刺史太宗方九歲疏云鄭州刺史李淵爲男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仙蒙仙恩乃其患得損敬造石碑一鋪願此功德資益弟子男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無災障弟子李淵一心供養石方尺許在鄭縣草堂寺非原石乃元時僧重刻未佳

### 秦王告少林寺教　行書

今在少林寺中其文刻於裴漼少林碑之上方首曰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末曰四月三十日按舊唐書太宗紀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冬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尋加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三年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王世充於東都則此乃四年之四月三十日也其五月而剪削世充條乃河南平矣世民二字草書特大乃太宗親書餘字乃記室參軍所爲今少林寺僧以棒法擅天下在隋之世已能助秦王執王世充其來舊矣闖獻之亂獨不敢侵犯少林而僧衆專以標掠諸賊爲事僧徒往往有列大帥建牙者

### 太宗晉祠之銘　太宗御製并書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建

碩案人金石文字記祠在太原府西南四十里即今太原縣八里而公縣則古晉陽之故地唐時爲并州爲北都爲河東節度使治昔人立廟於此以祀唐叔考之北齊書已有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於此册府元龜太宗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今在祠中蓋昔人所祀甚大祠去縣三四里在懸甕之麓晉水之所發源從入於此引也結亭架橋其上林木翳然足爲一方之勝其祠負山而東面者晉水之神而西面者唐叔之祠後宋天聖六年封叔虞以爲汾東安王[illegible]邑姜公而宋時又封晉水之神爲昭濟聖母而[illegible]之祠[illegible]人但言聖母而不復知有唐叔爲古先王之祀矣[illegible]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理其渠蓄以爲沼西除山地水有傳汲晉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北史齊孝昭帝暢遊諸[illegible]同語晉祠皆在懸甕書證李道宗在晉祠手不釋顧而言曰此乃晉侯之國去古何遠乘而與禮祀爲神人是則當時[illegible]晉祠者實以非今神也祠前通記其上有銘人四一紹聖四年一五年造供完一宏治十一年一興年月俱壞今之工不及古也

### 碑陰

右碑陰上方屬從諸臣題名者七人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趙國公無忌　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　特進太子少事兼右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　禮

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　太常卿駙馬都尉上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　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兼太子右庶子兼攝吏部尚書護軍臣馬周　凡七行字體不一嘗日七公自書皆觀高宗萬年宮碑陰同一例也下方空處皆唐以後人續題絕無唐人書以本朝御碑臣子不敢續題也余此碑得之舊書肆而此碑陰拓得自寶峯所得碑陰後余至工部而司寇吳余歸而周死矣又藏此碑以爲得命之寶者與人跋此七行於冊末按唐書新羅王金真德遣其子來入朝其歸也太宗令公卿餞送以御製溫湯碑拓一碑本賜新羅至今猶藏也而溫湯之石今亦亡矣

## 唐太宗御書屏風銘　貞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此銘舊作　向年得之在京於親閣中集帖見晉太宗屏風銘略宗重價不能得其後初見與友人陳成之士芳定生於山海太宗以神武定天下而六書一藝精妙乃爾非天縱安能若此因憶屏風帖殊覺崇然成之謂帖以予爲中可中有此祇不知貴重因以見贈册爲之對望猶殘于自是留遠矣不覺三十年矣人有何餘於一二若知此石在蒙中國者行石缺名爲敵國碑建得兩紙於門公所當時入所得非耶昔太宗所書文德皇后碑魏鄭公碑與溫泉宮碑皆亡久矣則此帖其可不貴重乎

## 高宗萬年宮銘　永徽六年五月建　行書

高宗御製御書石高四尺廣二尺二寸計念二行每行四十一字碑今在麟遊縣九成宮山中萬年即九成之更名也高宗書法不愧乃父之大約皆精入於羲獻而闊步受制武氏可哀也

## 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刻本朝中書門下見文武官三品以上與學士五德同書官名於碑陰後列從官之孫無忌李勣褚遂良等十餘人字體大小不倫似皆簡其是諸官將當非親書內大行單張從等子生硬之中却有拔劍橫矛之意亦一奇觀

## 司空英貞武公李勣碑　高宗御製御書　儀鳳元年

在醴泉縣臨昭陵一與也碑刻爲一也唐之興也李公之首以功羽比吃生風收司馬之書則從山益世亦錄由而唐之無非則也者一世之雄所謂也何當時公世其公爾公好書案而然乃唐之更任循有天下未可以成敗論也世數紀數十州之地歸唐乃不在其內客以叙漢高祖從龍不以當八之討可謂明矣碑由所謂公夫於附公獨太宗純手其書方本望漢武於所世也以必形名是也動以新公當高宗佐命臣功業而豐碑於後人可以觀其公此者昆山之下部今之存豐碑一件於文皇而望於後之賢子孫一不如何得自公碑字云公入凌閣從沒得謂昭陵雄細乃其諸功臣之隨列碑碣百存其二三郭公碑已爲泰山之與方且卧於地英公碑先存而磨滅者自来不能實古之悲又至浸潤因古来兩争之場英雄之所馳騁也潭蛩猶得而睹經過天地之震動是天於門愷然厥之所以過也任碑子所誌墳之

而得鄒公所為墓誌銘累嘆其不終寘州夜空如彬齋燭泵項羽本
紀一再讀之恐形而即東西何啖之聲耶其昧乎姚屯氾如此不自知
其欲歌而欲泣也陪陵碑此最為大宜非以陛下家事一言而為之以
歌之耶及發棠之叙始悦發公塚而見其尾此碑獨不毀何歟塚為
陰山為兜鞬山之北土人謂下三塚上一塚碑為二丈餘廣
五尺二十二行每行存上半四五十字可見余乃為鄉人搜訪所得牛矣
以摹印之累也碑在濬縣大伾山西南五里為七級明初鄉人入塚
取石而出明末為鄉人鑿作石灰可惜乎土灰土人之所自責也丙午
秋日跋於濬閣披雲樓并錄舊墓誌備考焉

唐故上柱國光祿卿邢國公李公墓誌銘

太子洗馬魏徵撰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哲焉一日萬機應運而起膺圖受命必
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闔閭之雄圖據河山之壯以陸邦受其姓
之戶為之風聲雄領海岳成一九得封西京成八千以別瑞滿夏殷者
以興亡將其由其疆重懋功順乎時者景欽於書咸仰貺門以隆構
從天地而堂萬求之前叔世代有其人者故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
人自禮追降休運重風道沼兩之是開地闢宗之流懷家傳余是明
智爍軌河之德則闊諸諸為語式功則紹綸寄廣其餘含望其公且候
以祭據地為王者盖不借萬未得盡傳史史莫能詳焉曾祖弼周太
師上柱國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太將軍汾州總管蒲

山郡公匡國之美昌望冠其宗謀平戎之功出類顯其遺墨今屋宅
建母之風雅降列者之元精運成形之首成靈於展色一日千里足以
在親衛府長官十年有從遷左上爲作收輔廣出入惟帷光焉道得禎
文帝傳華已隋衰不斷也始聞度征之宗游記隋宗之行公見遼而作
謝病去職隱居林下時明謀用武乃雄其守宮聞之必一時之從德
必蜀王之略尚為今公少公稱素笑前終乎天質宗統二五千仔立七
萬乎翩閑而之孔子道政東之怪且服其法獨步當時公年南弱冠
時人未許其然公一見既神將其從路自分明丁從而交為終以始終
之期由以生之分當有隋二世軍雲凶方三家汾晉立石迁成亦人
以禁匪雄山落星間然謀所動宜止見其百日救世為於天下從其所

於海外觀視其宇宙何當敵其數塊見於極域取如其為異黑薦茶人間
開地公樂道公非其世機境與夫何其谷之其遠之同之人也何道
中紀乃屯平下伶界太宗所謂雄樹建於之表受命羽名冬樂成更而其後
陵登太行而臨何為九州有後四方未嫌之路州建部之海有周王合
從締交乃已天成自遠不愛於青雲有從黑山數千長戟以當奔衝高旗
而麾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入開幕之宮公開同數七患以自成
施入紘而敢從鱗羽因萃新擇興道於是發人文以化之訪仁義以取
之應時機以發之總雄才以決之乃收記入公當故從壁至宗授雲
江東世宅其見門之敗楊帝自從為之徵乃及師徵於其門遣將徵給
於河内洛之地四方之有五都一所之在其中持驟羣歷數百萬

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夷，迹無不懷，德無不浦，答應天字威
懾華夷，爲人神之主，以天下爲己任，崇高此文德之望，遠於有信心爲
之邑，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屈於人謀，雄圖屈於天命，始
見鳴於大樹，終焦翅於羅縑，乃恭而顧衆，兹東歸驅周道，未知承明
前以之功，降為休命，上柱國邢國公，往以休鄉公，雖感恭處主白，爲謀
蓋當世，舊部曲門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情，惜恥從
吳王之後，列以淮陰之比，快魚與降虞，爲佐貢其智，勇願不得安，微蜀之
冲泰王於漢，洛公亦起秉謀策，平分屯行，既出雖鳴之則，了父休中
之墓，以公旋衛，更爲嘉謀，公想靈氣之偽，遊盡首，未之許，人心解，起關
一下去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疑年峰之，半揚歷
陰降兵不可歸蜀，興兵短兵既接，修道已窮，陰陵失道，雖是拔山之力
驊馬不逝，定切虞兮之歌，臨陣遊亡，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太陵
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公雖質有明識，神機略五
行一覽，然而十年雖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
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摧沙之策，莫不動
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嘆，旨陝扶搖而
恭翊，總不召之衆，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其拓四海之
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莫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
更以名重自疑，功高見懼，將遠遊以北難，翻見窮而反，竭高鳥未盡，良
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而興嗟，聞鼓鼙而軫慮，雖重
事人之節，方申銘表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之西五里
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等，咸同嬰世綱，共步艱難，欲寄哀於一言，託
風雲於千載，所冀升發，歷代不列，元勳之功，任爲忠臣，獨漏山河之誓
是以惻然變，有悲甚仍，雅道，恐陵谷之推移，勒此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
國，無慚項羽之臣，魂往漢都，不愧田橫之客，乃爲銘曰
如馬是亡，臂龍司之，世道百世，道德千化，世地，上下無天，時五極遊
淵閣，芳不已成形，勝氣成象，雅情餘，冀惟是，公促生，少表奇智，早樹
英聲，將來發起，志略，陵隨道，于是始開元之創，雄兆亂，禍然，長想開
關，踏路，邦乃是往，歷權利，居不嬰世綱，運屬道，時運，以下，未旗爰指
紫蓋已災，於戰群龍，歐走，原鹿，競司，爭亡參，政時運，璞屈，邇偏，隅
翊翊勞，百戰經營，四方徒萬，六合，將從八荒，始聞楚歌，終悲漢皇，群雄
並起，莫振王度，聖人既作，星天，頓，及盛東，度言，遊西路，安歌，嘗驅龍
遊，英節，許窮，五字位全，乞骸，謀，猩，恭謀，高，騁，驅力，姑遣，方道，國南，來極
縱轡摧轔，摩天墜翼，能耳大路，新安隕身，長男未娶，少女留奉，鸞鳳麒
亂反塟，何因列樹松檟，惟餘故人

周順陵碑　武后父士彠墓　李嶠撰　相王書
在咸陽縣北原，陵前佛寺內，藏石一片，如亡，厚二尺許，存百許字，武氏
思撰相王旦書，趙子函云，碑有武氏製字，武三思猶忠猶可，而旦亦曰
忠臣，當從一，兲，吾不知真出旦否，其楚書，要可錄也，碑已仆，於乙丑之
地震而亡於縣令之修河，余猶從故家見其摹本，二字，大歷，乙巳四月，今

至咸陽過順陵見陵制狀甚與昭乾二陵[illegible]南雙闕內天祿碑那二
石獸東西相向高丈許又北翁仲十人北石獅二南向尤高大又北為
陵前舊址今為佛寺三層碑石一片在中樓可坐可臥百許人碑可二
寸寺後石獸翁仲如前之數又北巍然陵也或云為李家佛堂以女子
稱制葬[illegible]從夫[illegible]此天地一大變而公人短氣[illegible]狀[illegible]作不盡
頌并

## 景龍觀鐘銘　睿宗御製御書　景雲二年九月

今在西安府鐘樓上[illegible]景龍觀中宗所作[illegible]睿宗時[illegible]鐘[illegible]銘[illegible]
西安城鐘樓上在其[illegible]西南[illegible]百里[illegible]有[illegible]散[illegible]印甚難[illegible]日
今懷下[illegible]鐘銘[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色[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後[illegible]
之銘[illegible]二[illegible]字記[illegible]
之中[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風[illegible]不[illegible]
為心不相違分為兩部

## 紀太山銘　元宗御製御書　開元十[illegible]年[illegible]月

唐[illegible]時詳[illegible]封[illegible]不許[illegible]封[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文[illegible]足[illegible]令天下[illegible]人物[illegible]封[illegible]
[illegible]封[illegible]不封[illegible]後世[illegible]
[illegible]事天[illegible]地[illegible]太山[illegible]封[illegible]之上
[illegible]

公不欲服封禪以功未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illegible]
[illegible]
斷[illegible]不可封禪何也對曰[illegible]陛下雖有此[illegible]大[illegible]
後[illegible]
陛下封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生[illegible]
[illegible]林[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開元[illegible]
開元十四年[illegible]作紀太山銘[illegible]之上[illegible]
[illegible]太山[illegible]書[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高六丈字徑可六寸真足與泰山齊觀矣
小太山銘[illegible]
安[illegible]
[illegible]

之行也中丞名廷字翊亭

孝經　天寶　年　隸書

元宗御製孝經自序王太子亨篆額在西安府學[illegible]作大字
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石[illegible]高[illegible]尺餘[illegible]工[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皆[illegible]中[illegible]四面[illegible]尺[illegible]上下[illegible]
[illegible]文四面[illegible]一十一行每行五十一字[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工[illegible]觀[illegible]太山銘[illegible]
[illegible]語也[illegible]石[illegible]
[illegible]細[illegible]
[illegible]

凄凉亮食歷代唐家父子如此猶見遺蹤爲之慨慨

鶺鴒頌　元宗御製御書

[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亂
而[illegible]數千[illegible]前右[illegible]
[illegible]而和之[illegible]詞[illegible]字更[illegible]見於[illegible]中[illegible]
也歐陽[illegible]至和之[illegible]在[illegible]元[illegible]以[illegible]
皇自書鶺鴒[illegible]本[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此石[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刻石[illegible]則此[illegible]
矣

金仙長公主碑

在[illegible]縣[illegible]山[illegible]明皇[illegible]
三百[illegible]大[illegible]書[illegible]王[illegible]一[illegible]文[illegible]之
[illegible]云[illegible]人世[illegible]不[illegible]
史簡[illegible]父子已也

嵩岳會善寺戒壇碑

代宗大曆二年十月[illegible]七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石在[illegible]上刻大曆二[illegible]
[illegible]中判[illegible]如謝[illegible]下刻戒壇

上[illegible]
於諸帝者悉其骨也仍歸於嵩山諸碑内

太宗文皇帝哀册

[illegible]太宗文[illegible]貞觀二十五年[illegible]中書[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南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並見于[illegible]二三本[illegible]法帖不同存其彷彿而已

虞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十一年十月

在太宗昭陵貞觀十一年二月詔功臣密戚許陪葬昭陵以安陵國陪葬百六十[illegible]墓碑十六通此碑即以貞觀十一年十月立蓋應詔之始也碑殘缺計三十六行行存上截三百餘字按唐書[illegible]公以貞觀十年薨年六十四而歐陽公云年八十餘矣而字僅稍能存闕[illegible]公家廟碑文之稱品大雅與思書[illegible]同事[illegible]內史有李[illegible]等同與校秘閣二家已為一時之選少時學業頗以[illegible]其後職任[illegible]其為通贊所稱若此

尚書右僕射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在昭陵許敬宗撰趙模正書以貞觀二十一年薨壽七十二石殘缺存百許字不知葬年月碑側云會昌四年五月四日六代孫尚書左丞元[illegible]一云六代孫[illegible]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少逸謹刊石題於碑側會昌四年五月十五日

房梁文昭公元齡碑

在昭陵褚遂良書[illegible]碑曰[illegible]與舊書[illegible]碑以貞觀二十二年薨年七十此碑計三十四行行止存上截之評叶每行有二十餘字可觀文不知誰撰

中書令高唐公馬周碑　隸書

在昭陵許敬宗撰[illegible]令書貞觀二十二年[illegible]碑殘只存三百餘字有永徽二年贈尚書右僕射語

國子祭酒孔宣公穎達碑　于志寧撰　正書　貞觀二十二年

在昭陵碑殘缺[illegible]公有功[illegible]碑中可[illegible]故碑多[illegible]人姓不然也計三十四行上[illegible]碑云字沖遠[illegible]之碑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年七十五皆隱隱見於碑者

蔣公屈突通碑

在昭陵[illegible]不知誰書[illegible]撰太[illegible]中[illegible]高祖之關中與[illegible]尚書左僕射大將軍上柱國蔣[illegible]公

太常卿汾陰獻公薛收碑

在昭陵殘缺[illegible]上柱國[illegible]之碑

司徒衛公李靖碑　正書

在昭陵許敬宗[illegible]王知敬書[illegible][illegible]人謂之[illegible]多[illegible]此碑有[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古今[illegible]子[illegible]有二十五等其二十四等謂之[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

試入天元祐四年六月游師雄刻立石碣於碑側刻石昭陵圖
公李靖以貞觀二十一年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墳
制如衛霍故事起冢象鐵山積石山以旌殊功今按其墳在昭陵之左
北去山麓六里南距醴泉縣三十五里冢為三山之狀上山與四山
連邐有蔚而東北者勢若斷連制為一山疑其一象積石而二象鐵山
也其高五十五丈東西七十五丈周圍一百五十五步遺跡雖僅見之
者無不似其英烈能以功名始終具一代之名臣也前有神道碑可辨
識者僅三如歌書其全文與此制相合者則於無公本傳其詳也所可
者可以觀焉

禮部尚書張後胤碑

在於前文碑後段不知撰書闕定二年額題曰大唐故禮部尚書張府君
之碑

蘭陵長公主碑　正書

在昭陵西段據金石錄李義府撰不知誰書首云大唐長公主年十九七也
顯慶四年薨年三十二駙馬竇懷悊贈長公主

汝南公主墓誌

字化閣昭陵以前公主墓誌處世所得者昭陵閣汝南公主陪陵此表
誌不知何處中之石出諸人間故未與公別書以傳世也再按唐書太
宗二十一女其陪陵者常山新城以下十六主碑存者惟蘭陵墓誌傳
者獨汝南其餘則散為風煙今為土壤矣合之一冊亦昭陵之石蹟無幾

無追

太子少師崔敦禮碑　正書

在昭陵據金石錄為于志寧撰殘缺不知誰書顯慶年間立碑額題太
子故少師中書令固安昭公崔公碑

陽翟侯褚亮碑　隸書

在昭陵碑已忘存五百餘字不知誰書姓氏以貞觀二十二年薨年八
十八諡額題曰大唐陪卿一碑文內有陽翟侯可見

人將軍許洛仁碑　正書

在昭陵文字殘不知撰書人姓名可見者卒年八十八諡
曰勇陪葬

大將軍阿史那忠碑　正書

在昭陵碑殘缺不知其撰書人姓氏額篆書大唐故右驍衛大將軍
薛國貞公阿史那府君之碑

右武衛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分書

在昭陵北五十里比干村史越其文在領坐字為仲之文字相去十餘里
劉憲撰白義暉分書此碑去昭陵最遠

右唐太宗昭陵百官冊而下現存碑凡十六通字義公碑力為字句書
蹟及陪葬之列今此十五碑業已殘缺以便自觀分為有昭陵石蹟考
合三卷　按冊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
楫或定策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

史趣者亟如應緒致更存合陳自誠還如時夜序上相望不亦甚乎美
人之趣何苦之又給以東劃秘器寫終之義思臣卑厚古人之忘自與
在韶自認已久何足為戚德業也昔如有尭七年賜塋地一所又秘器
使其死有之時悉事無闕州司依此營開稱疾意馬二十年八月丁亥
四日司空晉公陪於里府渠庭崇相附後高周龍明增塋開講上代從
之陵邑侍內營守益以於戴芳鏡類本同之枝餘之功上早摘在身之
收欲之榮之義實陰從終之憂斯之令且書更武賣取碑從人處在身
敍之他無既與入之道宜令所司於明陵南之白種封境以地何封地
誥賴懷境而屬趙以時功臣其有之植從壞于原以來從葬者何其龍
九

按泉縣志曰明陵諸碑為文皇所作[illegible]已碑存而字畫
殘其碑字尚可存者僅二十一字今存元碑字五百餘字[illegible]高士廉碑
三百餘字[illegible]此志存八百餘字於後也馬周蘭陵公主各碑
八百餘字[illegible]仁各以九百餘字[illegible]孔
順達碑十字[illegible]阿史那思摩又碑各字七百餘字[illegible]豆盧
寬字[illegible]薛八部阿難答門[illegible]
[illegible]存字千一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一碑存字[illegible]可辨而所存[illegible]尉遲公[illegible]
詞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有二碑不可知此崇正十一年前好善所修

志云又二十六年[illegible]
衡公一碑[illegible]
者矣
趙國公[illegible]年四月[illegible]
同行北一里許[illegible]
有[illegible]西一里許[illegible]趙村[illegible]
[illegible]止存十三[illegible]趙村北[illegible]
[illegible]
横於田間又東行數十步一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皇以來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墳土人謂下三冢[illegible]南北
相去不一里[illegible]
多士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陽村之北[illegible]崔氏[illegible]碑[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中間十五[illegible]

年前[illegible]數十紙[illegible]出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山中[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公碑[illegible]山中[illegible]碑[illegible]

[illegible]則與[illegible]碑[illegible]士人[illegible]明日登山[illegible]

有六焉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各三陵北四十五里[illegible]干村村東二冢

一[illegible]王[illegible]碑[illegible]

撰白義睦公書地碑搨者少故得精光

林[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六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八年[illegible]

[illegible]公十六[illegible]

[illegible]王公[illegible]陵[illegible]

[illegible]三十[illegible]百里[illegible]人[illegible]昭

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

昭陵[illegible]

[illegible]文物[illegible]古[illegible]

[illegible]猶除[illegible]土[illegible]洪

[illegible]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昭陵[illegible]昭陵[illegible]

[illegible]

麟高塚列雄圖

[illegible]碑

[illegible]九年[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七月[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贈太師孔宣公碑　隸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illegible]書[illegible]

證明而崖之斗不動則桶亦如之原碑因富言三斗乃書斗命驗黃門
神斗博推誤作神升又世語姜維膽大如升誤作斗

修孔子廟基碑

在曲阜縣刻中開元七年李北海邕撰張庭珪書邕之八分書此碑是
已硬珪自書小史謂邕文必救珪書而評者有云不肯少開花映竹
語觀此亦夫爲的然但書趙頁作趙循何也

兗公之頌 正書

在曲阜孔廟張之宏撰乙之誤書天寶元年四月纂唐書禮儀志開元
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淵兗公閔子騫費侯冉
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
貢黎侯言子偃吳侯卜子夏魏侯又贈曾參顓孫師以下六十七人此乃
伯

新修文宣王廟門碑

在曲阜縣孔廟裴孝智撰裴平書大歷八年十二月

修文宣王廟記

在曲阜縣[illegible]咸通十一年二月孔子三十九世孫孟修
以私俸奏請葺廟豐碑中書門下牒一道
曲阜之廟碑石林立何啻千記碑已編於山右碑[illegible]
右自宋而下不詳錄焉

嵩岳會善寺造像記 八分書 麟德元年十月
今在本寺大殿前右

少林寺金剛經 正書 王知敬書 咸亨三年 是時元奘奉勅再於
東都譯諸佛經出法寶盛之知天子均加敬信知敬書此經所由來也
萬石刻似惡劣亦未精刻然甚存晉宋之本正可與李靖墓碑參看
嵩岳諸碑自漢開母廟石闕至唐嵩高廟碑凡六十七種但[illegible]
叔先生可略

天后御製詩 正書

在少林寺王知敬書永淳二年九月武后幸少林寺王星居宮中時存其故
故留居東都嵩山諸僧多加遊觀可三十六峯[illegible]此詩而出

王徵君口授碑 正書

在嵩山老君洞司馬無洪六年四月[illegible]

封祀壇碑

在登封縣西萬壽宮武后己巳天册萬歲二年薛曜正書下截剝蝕

中嶽體元先生潘尊師碣文

在 王適撰司馬承正八分書聖曆二年

昇仙太子碑

在偃師縣南二十五里武后御製并書聖曆二年六月[illegible]
北門諸學士書其碑陰[illegible]
以蓮花一節作其碑身彼不識千古意間[illegible]云碑首昇仙太子

之碑六字戲曰書作爲妙亦佳飛白書久不傳於世此其僅存者耳葉
井叔先生以此碑寄余未有額爲之一張乃行書甚虬健有致非凡矣
也恐其亂真因不列於御書

夏日游石淙詩并序凡十六人

在嵩山石淙北崖上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天后自製七言一首序
從駕制皇太子臣顯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臣旦太
子賓客上柱國梁王臣三思內史臣狄仁傑奉宸令臣張易之麟臺監中
山縣開國男臣張昌宗鸞臺侍郎臣李嶠鳳閣侍郎臣蘇味道夏官侍
郎臣姚元崇給事中臣閻朝隱鳳閣舍人臣崔融奉宸大夫汾陰縣開
國男臣薛曜守給事中臣徐彥伯右玉鈐衛郎將左奉宸內供奉臣佺期
敬述司封員外臣于季子通事舍人臣元希聲各七言一首

秋日宴石淙序

在嵩山石淙南崖張易之撰正書無年月疑與夏日同時之作

道安禪師碑

在嵩山登封縣會善寺宋儋撰并行書開元十五年十月　宋儋開元
中人明甚字似閣帖編入晉刻王著之不學可哂

少林寺碑

在寺大殿東南隅裴漼撰并行書開元十六年七月　裴漼公自
文章號稱巨手不以書名而此文及書書法秀勁亦伯施之亞
凡碑上方刻秦王告少林寺教元宗書太宗文皇帝御書七大字其陰
刻開元賜田牒一碑前後三刻

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在嵩山會善寺羊愉撰沙門溫古行書開元二十五年八月葉井叔云
故王維有留別溫古上人兄詩云云此則亦盡其能人亦必可稱首
也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在登封縣故嵩陽觀遺址李林甫撰徐浩八分書裴迥題額天寶三載
石高一丈廣五尺八寸共二十五行每行五十一字碑高大爲諸碑冠宋
實碑方輿記云高二丈許闊亦不過八尺黃僅五尺若此碑下恐
上端更不知如何壯觀惜其多殘有如上此迥出眾之中使得見韓
設錦子行以郭虛舟之稱矣

少林寺靈運禪師塔銘　崔琪撰　沙門勤　行書　天寶九載四月

今在寺中碑額有字云寺內石塔靈運禪師梁武帝皇嗣者也以其爲
梁武帝之裔而稱皇嗣亦爲不順其陰刻陀羅尼經咒

嵩嶽永泰寺尊勝咒石幢

在寺內庭西天寶九載

永泰寺碑　沙門靖彰撰　荀望行書　天寶十一載閏三月

今在嵩山永泰寺

會善寺戒壇勅牒　行書　大歷二年十一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西上層刻中書奉勅牒中層刻沙門乘如謝表下層

列代宗師書卷一十四[illegible]

大證禪師碑銘　王縉撰　徐浩正書　大曆四年
在[illegible]寺

梵網經心地戒品等經　高堅正書　大曆十三年正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後一碑兩面

會善寺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篆額　貞元十一年七月

少林寺厨庫記　顧少連撰　崔漑正書　貞元二十年

状嵩高靈勝詩　尉遲汾撰　[illegible]書　太和三年六月
今在少林[illegible]
進士作[illegible]

多寶佛塔感應碑　岑勛撰　顏真卿正書　天寶十一載　趙子函云唐
公此書最為以其字比諸碑獨小[illegible]
碑以[illegible]
在[illegible]

師[illegible]

東方朔畫像贊
在山東陵縣[illegible]
爲[illegible]
有[illegible]

置[illegible]丹下建溪[illegible]石舟破碑紙損裂[illegible]趙子函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又得[illegible]
右[illegible]
有[illegible]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祭侄贊善大夫季明文
二文俱[illegible]

華嶽題名記
在[illegible]
[illegible]

廟題記子侄二十[illegible]百餘字
[illegible]
在泰藩司[illegible]庫御題額　顏真卿撰并正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汾陽忠武王子儀爲父太保敬之作家廟[illegible]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幼賢七幼儒八幼明九幼冲史止載汾陽弟幼明一人而子儀官封

之要并序少不今錄之以備考　子儀諸孫左衛長上改河南
府咸寧府別將入改同州興德府右果毅左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又改
之州亭陽府折衝知右羽林軍長上人遷桂州都督府長史充當管經
略副使又改北庭副都護兼四鎮經略副使入除左監門衛中郎將兼右
司禦率遷安西副都護改右庶衛將軍同朔方節度副使改定遠城使
右羽林軍將軍又加單于副大都護東受降城使左廂兵馬使又除右金
吾衛將軍兼攝單于副都護又兼左金吾大將軍兼安北副都護兼經略
軍使本軍營田使入兼光祿卿兼使安北副都護又兼封州都督兩受
降城使右廂兵馬使改判好時使遷于安北副大都護兼[illegible]州刺史攝御
史中丞充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

事兼拔州道行軍節度大使兼御史大夫餘並如故又除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節度使如
故又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又拜司空餘如故又充副元帥餘如故又除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戶部尚書餘如故又加朔方管內營田使
使又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封一千戶餘如故又中書令司徒兼
河南大都督府長史兼北副大都護朔方節度等諸使餘並如故又
充關內河東道副元帥兼河南道節度及河北兵馬元帥仍兼知河
東西道節度判官尚書事餘如故又兼河東道節度使又封
汾陽郡王仍令河中北庭路依舊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節
兵馬副元帥仍充山陵使餘並如故加實封五百戶又加實

封二百戶又加實封二百戶又充關內副元帥餘如故又兼上都留守
餘如故又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兼觀察處置等使兼司戶尚書
如故又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大使依舊刺史
兼營田押蕃部落等使收復使管內觀察處置使餘如故
又拜太尉兼河西副元帥適和吐蕃事至於如故又除尚書令兼中書
令餘如故　太保致仕於理者十二人曜晞昢晤暖曙映
孫上有官爵[illegible]並[illegible]大[illegible]閑門今　曾孫見者二人釗
[illegible][illegible]一門宰少府鄭一門子司[illegible]監主簿　子儀孫[illegible]
[illegible]當日[illegible]新[illegible]者世代[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之以
[illegible]昌也[illegible][illegible]于兵部[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贈尚書左僕射以[illegible]宗后[illegible]復贈太尉　[illegible]子也
公主[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明之[illegible]大都護[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國公[illegible]
[illegible]宗后也[illegible]代宗[illegible]女[illegible]公主之女[illegible]
[illegible]國公[illegible]公主[illegible]公主[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工部尚書[illegible]州[illegible]司[illegible]大[illegible]也
[illegible]金吾大將軍[illegible]尚書左僕射[illegible]宗[illegible]女[illegible]公主[illegible]
[illegible]尚[illegible]公主[illegible]大[illegible]中[illegible]
陽公主[illegible]三丁也[illegible]銀青光祿大夫[illegible]封太原郡[illegible]中[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illegible]忠武王[illegible]建陵[illegible]在武[illegible]山[illegible]九嵕山[illegible]

陵糾連而稱西北何以與嘉碑成經後人埋沒未可知也郭氏子孫今
尚盛住居華下華州之東路旁有郭汾陽故里石碑北地山川亦鍾秀
麗云集古錄有忠武王將佐略碑云貞元十六年陳翊脩州之所書亦
爲盛矣猶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一人
尚書丞郎京尹者十八廉察使者五人掾翊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
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之徒附於偏非
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先進之徒常以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
亦不爲少豈性習使相當而已哉然汾陽功業士多歸附以成名然其
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孚固出其天性至誠豈富貴保功名古人
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

## 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在三原縣北原李靖孝家顏真卿撰并正書廣德二年
魯公此碑比家廟諸石風骨特秀勁下截已四大處礲缺亡字上半精
采奪目可貴也　按碑公諱懷恪東莞人今之沂州北界之東莞魯公
與臧氏交厚碑云臧氏自驃騎以還世以材雄聞涇邑於今以習行綱
嘅自天寶阼於聞也遂失驗而施維紐昔相望國都云　公懷恪七子皆
仕於朝夕子希讓爲代宗鄜坊節度使開府節度使封會國公懷恪以子貴
自右武衛將軍三贈至工部尚書先濮陽君右羽林軍大將軍魯公又爲
臧氏書故宅碑斜宗碑縣誌載之今皆亡矣

## 宋州八關齋會石幢

在歸德府顏魯公撰并正書大曆三年首爲文宋州八關齋會記　節
度田神功病愈州將徐向等爲之齋會作石幢以記之其字不足望
以魯公書寶之耳石幢八角每角闊八九寸高八尺

## 茅山碑

在茅山顏真卿撰并正書長五尺　魯公此碑乃其行於撫州大麻姑壇
相埒予得之友人歙篋中十摘二三缺其首尾未獲考其年月

## 麻姑壇記

在撫州南城縣東南二十里麻姑山下
節元歐金石跋卻云右唐小字麻姑壇記有真卿書法得其正而筋
嫌小之太小而山以爲公自有書記其小真自爲以示其書何去耶皆公
不小字之道明之謂其法之嘗見舊拓直書之乃廬陵山一覽仍在所
書者在文道其名或觀皆疑詞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同本
叔子既山歡書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有小字麻姑壇記則亦以爲魯公
之筆然書直云云又以不足信元柳貫輯道但云麻姑壇碑小字者云
尤精緊此閣舊石焚毀山中

## 磨崖中興頌

在祁陽縣浯溪石崖上元結撰顏真卿大字正書大曆六年
磨崖石元宗於山絕字體甚大八寸魯公正書字大者初以以之而爲第
一而結體擬小者奧若麻姑壇尚魯公手筆元結序云那老於文辭予謂
其詞宜爲王元美謂自可重響前朝非臣子騎非所能此石本予得之

舊家告[illegible]倘與[illegible]小民碩石[illegible]有苗[illegible]堅費中興頌時宋刻[illegible]甚器
可讀[illegible]岳[illegible]之年[illegible]行松綾五幅[illegible]書[illegible]頌詩[illegible]部左[illegible]辭書
公頃之恩千載遠復揚明時恰對壁有唐[illegible]隨[illegible]一序中興石下
[illegible]回[illegible]書[illegible]奏度[illegible]東[illegible]來[illegible]城郭杜[illegible]禮合
[illegible]打[illegible]獨[illegible]光[illegible]工山餘氣[illegible]年[illegible]劍[illegible]
[illegible]在書[illegible]可[illegible]元[illegible]行[illegible]州[illegible]夜
上[illegible]石[illegible]明[illegible]題[illegible]是無能[illegible]
相[illegible]知新[illegible]射[illegible]不得不[illegible]
[illegible]力不[illegible]不知為何人所有[illegible]中興[illegible]復[illegible]此
而字出[illegible]書[illegible]所更改不可行[illegible]下復抉日反人

河[illegible]鄉[illegible]三公[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州[illegible]
後皆復復故註云依其舊也下復抉日丐

右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碑

在沙河縣西北八里[illegible]撰并書大歷七年[illegible]碑側記大歷
十三年[illegible]石高八尺廣四尺[illegible]一寸四面通書前後兩皆一十[illegible]
行每行五十二字左右[illegible]皆七行每行五十字歲久已[illegible]仆於地明沙
河令[illegible]起而立之另有碑記碑側記[illegible]
[illegible]致君[illegible]刻[illegible]石[illegible]今五百餘歲石[illegible]剝蝕而文[illegible]可讀[illegible]
[illegible]而傳之[illegible]史[illegible]碑石[illegible]沒不[illegible]
記於[illegible]本之末[illegible]錄於此 [illegible]公任監察御史[illegible]服於沙河[illegible]

[illegible]趙之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文乾[illegible]於公[illegible]母[illegible]
無[illegible]遊度賊[illegible]城下公[illegible]使[illegible]其[illegible]乃相[illegible]
之[illegible]元宋[illegible]都[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上[illegible]以
上[illegible]有名[illegible]節度[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公一[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日入[illegible]公[illegible]古[illegible]以[illegible]道
[illegible]公[illegible]非[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此公[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殿中[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書[illegible]射[illegible]史大[illegible]

[illegible]公之[illegible]
無[illegible]嘉[illegible]知邢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山之石[illegible]以百[illegible]之工[illegible]立斯[illegible]之
[illegible]古[illegible]何[illegible]
於[illegible]之日[illegible]成其文[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州[illegible]於[illegible]工[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御史[illegible]行[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恩命[illegible]兵盡[illegible]
[illegible]名德[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之[illegible]
逆贈以駟馬[illegible]於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作之[illegible]東[illegible]無也[illegible]加也[illegible]作之於側門十一作表之

[illegible]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按文貞開元二十五年丁丑冬卒壽七十五明年戊寅夏豎碑立於大
曆七年壬子凡三十六年又六年戊午為大曆十三年復有碑側之記
顏文忠興元元年甲子秋卒於蔡州之難壽七十六追[illegible]碑時文
忠年六十有四書[illegible]時文忠卒七十於文貞卒時文忠僅一十七
開元五年文貞[illegible]文忠方七歲[illegible]自少[illegible]世[illegible]
[illegible]碑[illegible]文出文忠[illegible]
想其[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也 [illegible]文貞公[illegible]二十四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十七[illegible]孫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和者十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河者百餘人皆業[illegible]和者僅[illegible]一人[illegible]不相往
[illegible]

孔子廟殘碑

在[illegible]州[illegible]部上書 此文載於[illegible]文[illegible]
記大曆二年[illegible]部郎中[illegible]文而今[illegible]有[illegible]此一記[illegible]
文王同但[illegible]此以下半[illegible]此記[illegible]
[illegible]而書之[illegible]部先作此[illegible]公又書之於湖州而[illegible]其

[illegible]部[illegible]
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

爭坐位帖

在西安[illegible] 此[illegible]公[illegible]部[illegible]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搨本想亦如是恨未一見

顏氏家廟碑

在西安郡庠李陽冰篆額顔氏家廟之碑建中元年建
立[illegible]其碑[illegible]於部野[illegible]年[illegible]官[illegible]建
[illegible]於明堂[illegible]石[illegible]碑首行題曰唐故通議大夫行薛
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顔君廟碑銘乃魯公父也
父行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
卿撰并書 君諱惟貞字叔堅[illegible]其先世[illegible]其名何[illegible]祖父[illegible]
日[illegible]其[illegible]碑文已年[illegible]上題字[illegible]
公書云高祖[illegible]州[illegible]
祖此數人[illegible]
州君居[illegible]州君於[illegible]中[illegible]今光祿[illegible]少保君[illegible]
兄弟數[illegible]共八十五字[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石高八尺[illegible]寸厚一尺五寸兩面各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七
字左右[illegible]各六行每行五十二字北面[illegible]西[illegible]小[illegible]字又差小

顔魯公與蔡明遠書

行草拓本二帖並依金石録附於大歴之末

奉使蔡州題字

右同州中[illegible]魯公真蹟
真卿奉御命來此事期未[illegible]忠勤無有[illegible]中心[illegible]
不改游於[illegible]得御[illegible]千百年間[illegible]心[illegible]見[illegible]
并足[illegible]於時[illegible]年八月八日[illegible]世[illegible]天知[illegible]有題曰觀此[illegible]

不題[illegible]月以下[illegible]真卿使[illegible]以建中元年[illegible]州
[illegible]建[illegible]奉使蔡正元[illegible]之年八月[illegible]不[illegible]
時庭石[illegible]年[illegible]加於[illegible]色不[illegible]不[illegible]
其[illegible]元年七月[illegible]申[illegible]散[illegible]知同州[illegible]書
人有[illegible]堂[illegible]人所刻此帖名為奉命帖又有移[illegible]
[illegible]正月五日真卿[illegible]蔡是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打[illegible]十九日[illegible]
十本[illegible]
[illegible]
在[illegible]
知在淮[illegible]
從[illegible]
[illegible]
士同沈恭子遊虎丘寺詩末題大歴五年十二月
又有開元二[illegible]
通議[illegible]七月[illegible]贈秘書少[illegible]
身一通[illegible]
顔真卿[illegible]

刪刻石

國子監石經

在今西安府儒學西三歲東列偏堂之後史西長郎村立其下故稱碑洞

開成二年立於國學宋元祐二年移立於此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

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

啓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

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石末

有元度字表文一通

易經十卷九石　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書經十三卷十石　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詩經二十卷十六石　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十卷十七石　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十七卷二十石　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二十卷三十三石　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傳三十卷六十七石　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十卷十六石　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十二卷十六石　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一卷一石　二千一百十三字

論語十卷六石　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三卷四石　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四卷十石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共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

大唐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亥日維丁亥

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

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

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段絳

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illegible]

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柏暠

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宣德郎守四門助教臣[illegible]

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行婺州兵曹參軍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

元度

檢勘官朝議郎守尚書都官郎中兼[illegible]上柱國賜緋魚袋臣[illegible]

上柱國臣韋師道

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兼集賢殿學士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

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　[illegible]

雍州[illegible]

經[illegible]

九經文字上石[illegible]一百六十卷[illegible]

在跡及將門大街中繹建舉新城石經盡支於此重修者時到紛寄長
安有募建碑王門學內邠請董入地緊守備時事之從敏謂此非名舒
王門結之同一旦時在臨城昨為之石亦是時命為摩刷此之乃遺置
於此即居為吉有之西隅也地雖民居其近廣下隨立無任職久將缺
之故從且於郡學之北牆道地同時從其韶用其字且凡石刻之信者
作者也董建於其地見別立土治門牌坊前為東西之北而地列為明
皇清字經又建學碑則立之於中以備諸後門者於之其下之偏及字
原之類則分為於是之左右先是有此碑舊時是歲祭大尹劉公希河
又入其有所請於則以修證見河汾圖者公建古興建學校則色創建作至
百千里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是始於已而二年功按書並人而家然
問不字等然真中時知孟司候下字大興府故節之北龍於累之閏叔
也如故事中部而後則之迹記存於理也其中前六年合度及不可致
矣然見知公石之間不得其人以餘持之非難必其可久此皆公所以
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凡於此中殘損之所作凡用力於記
可南安王之書於以為尹王門之功於是公之上者石模缺多明崇
正間起安費傳書九經補缺字樣刻於石字不佳然皆石不可得
所於之張石是手所補綴者石有半字點畫可見者悉存之望缺患不得
已用舊字陰補之則小吏有功石經者陝硬寶是問人於其損二年
兩刻孟子六石

孟子七卷十石　三萬六千五百六字

周宣王石鼓錄昌黎詩可銘刻於置見定爾子而不可學之人乃未達
數而果道置無郡石經自寫刻或豐宗至明之今千餘年而五十一書
摘之者乃出於吳後之手於能正作曉刻之謬然字與刻上皆而不足
以然美摩石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之則寫至嘉靖以六經記記已多博
上相沿難改正請今皆為興學課程正定本仍舊故事刻石大雅之一
乃以經之人者舒去後數十年而俗皆不從之以為無學甚矣舊史之
評如此豈可信而疑之又見於書無賴錯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遠古人
亦何嘗不皆於其他字獨文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誤者非一
而刻則之古不誣也略識於左

周易

君子以裒多益寡裒作捊字面字當亦當字其小字也古皆作存其
乾乾與於此從脫文字　司易暨辭下句之說下字　易弱則衛是明
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小誤
作少　復於外者必見其實其速作于　决必有所遇脫所字　蠱明
蹢也躅蹢作蹢　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　姤遇也姤誤作
遘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相通者　以來有也吉他作之　剛健乃實篤光輝
作煇　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作歷　可與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
如嚮嚮作響　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荒包羲包承包羞繫于包桑以杞包瓜皆作

芑已有瓦已无瓦以祀已入已皆作已　間以辨之由辨之不單辯也
其辯明也明辯析也辯占五皆存亦辯因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辯是與
非辯皆作辨君子以類族辨物剛柔以辯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是小而
辨於物皆作辯其等注者至静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前字小刻有
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釜誤作釜　愈誤作喻　无誤作無　皆即
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説卦第九皆入分書而
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王當雖依古注本附于第九之内
以正書為別殊似未安

尚書

乃往乃之至乃告我高曰曰作曰刊於眨喉乃文誤作先文孫上多一
于字　臣下罔攸稟令令誤作命　若藥弗瞑眩厥疾誤作瘳　王乃初
跡而組伺誤作脩　乃汝世讎世誤作詒　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
汭攻誤作公　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乎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
其旁注者　亦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　惟播百是用是字旁注　標
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下容字各添一之字

詩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作田　訂嗟定今慎誤作夏　予笔脩
脩衛字誤作脩　我車既飭飭誤作飾　以祈黃耇祈誤作初　箋曰
不可求誤作求　再此禮彼界界誤作介　使禮成以禮誤作禮
其與今文不同而相通者　雝雝鳴雁雝作雍　之死矢靡他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　和鸞雝雝雝作雍　何人
斯京故秩公作詩以絶之也以作而　維莠雝令雝作雍　亡匡既敕
欲作約　其政不復改從而安作正　予於見王室而作愧　于彼
雨雝喬雖和鳴有來雝雝雝皆作雍　喬盟作嚳作嚳
其先誤而後改者　已衆與桐桐誤作椆　下戢有實戢誤作戢　韡
昉發發發誤作發　佩玉瑲瑲誤作將　如之匪戚匪誤作憩　胡
翮此為此皆誤作以皆抑或誤改之　云何其盱脱其字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大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作邦　内饔承宵魏
而交睫承誤作綖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紕誤作紕　牛人
共奠其牲牛牲誤作犒　司尊彝司彝酌之從尊誤作尊　肆師
掌其戒令令誤作禁　祝饔人府一人一誤作八　閽人禁門用穀釁
用誤作明　司几之設筵筵紛純筵誤作席　大司樂大合樂誤作合
王大食三侑侑誤作有　大師令奏鼓朄鼓誤作替　大祝四曰禁禜
誤作禜　司常家各象其號家誤作相　凡以神仕者仕誤作士　小
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卒閭居誤作卑　考工記妢胡之
笴笴誤作苟　矢人前弱則俛俛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暨師克殺者克上多一有字　野處人有
相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郊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
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旋柶興旋誤作建　射禮司射負楹兩楹之楹誤作柱　韜發
橫而奉之奉誤作參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熏　燕禮右祭脯
醢脯誤作脯　大射或復升成拜拜誤作敗　坐取觶而興取誤作受
聘禮有既聘而享已行以其禮詩誤作之　公食大夫禮賓南於
堂南南面西上脫一面字　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　士喪禮
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作禮　主婦被
錫衣移袂移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廷　有司徹二手執挑匕
枋挑誤作洮　主婦洗爵於房中脫爵字　主婦北面拜受爵尸降
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爵　主人降洗爵酌誤作醮下主人爵酌
並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　燕禮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禮月令在兩楹之間　月令人乃選伐士誤作仕　其器閎以奄
奄誤作掩　檀弓上同公孟杵狸杵誤作附　王制示尚執主也亦誤作
亦　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記藏焉脩焉息焉
誤作磬　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子眾士食粥脫
眾士二字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民猶薄於孝而
厚於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傳其人而後行而誤作如　君子之行
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脫家字　儒行儉節而
而貧脫而字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僻　若有
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古焉之人背作無　喪大記養之
至作一　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　雜記上子太子門而子作
于　雜記下世柳之母死世作世　喪大記御者坐持體主人者在上於
作于　主人先從於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　問
喪祭之宗廟以思孝子之享作饗　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作
率　宗廟饗而親之孰于宗室于作於　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不耐無樂
耐誤作能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傳伯姬疾不從疾誤作使　十六
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故封桓叔於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之嬴
嬴誤作羸　以類命為象類誤作德　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作泣　四年歸脤於公脫脤字　經真
諸宮六日宮誤作公　公羊杜注傳杜原以傳誤作傳　七年常可改也

已改誤作故　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　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
軒　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晉而傳爲傳
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青　郤穀可穀誤作殺　三十
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　東傳於濟隤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險
而脫入誤作人　爲從者之淹淹誤作流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
公命錫誤作賜　字江芊芊誤作千　二年殺六關關誤作閩　七年
文公子雍爲質誤作曰　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邽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弑誤作殺　三年晉侯伐鄭之郔郔誤
作延　酉封縣東封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年離外
誤盡作四人　八年秋諸侯肯路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
鄗誤作謫　十五年晉獲狄土土誤作七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
菩　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作平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
弑，專上多一內字　成二年，及齊師戰于鞌，鞌師誤作侯　且辟左右
且誤作旦　七年吳始伐之盟盟誤作盈　十七年楚公子申救鄭舒
庸惠誤作鄭　襄十年子駟駟誤作嬌　今代其師今誤作令　十四
年上缺反反誤作八　十七年荀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聘　十九
年而視子可否否誤作合　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今處
天誤作夫　二十一年樂盈過于周過上多前楚二字　二十三年秋
罪我來奔罪誤作異　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矢夫誤作天　井堙木刊
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文子死餘

余今誤作於　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曹丘之盟恭可
恩也忘誤作志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之下誤　文子使召之召誤
作君　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爲　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臣字　三十
年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娶誤作聚　鄭公子追羽頡羽誤作濮　細
常進之駟誤作四　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入誤作今　二年齊使上
大夫送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於　知而復從復
誤作而　四年特險與馬馬誤作爲　五年娶於尸虐氏娶誤作娶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君誤作若　九年無開塞可圍誤作閉　十三年
殺太子之下處歸于蔡處誤作處　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
於宗如宗誤作長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狗　取人於萑苻之
澤苻誤作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宜未成咸誤作感　二十二年
出平出奔楚出誤作氏　是印爲大司馬印誤作印　二十五年季公
爲生申申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於紘紘誤作絃　是人于榮寫
寫誤作寫　三年及鮒盟于校校誤作枚　八年子始使叫代于代誤
作伐　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
敕　蔡昭侯將如吳吳誤作矣　十六年與蔡人謀乘孫者乘誤作爲
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産馬馬誤作爲　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
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視諸朝視誤作示
襄十六年此事見刪爲鄉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冬年
且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歸誤作帰
三年曷為或言崩或言死脫上一或字　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母字並
誤作毋死毋誤作母　六年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作末下同
十年秋入郕入衛人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曰有自則此何以書
一有字　隱賢而桓賤也賤誤作賊　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隂　二十三年秋伐邢邢誤作刑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己師者何脫師字　二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
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於齊何
何誤作可　宣十五年秋從歸錢彌誤作年　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
作更　成宮以其相也故以誤作今　襄十四年季孫宿晉士匄宋華
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　十七年春
王二月二誤作三　十九年而月[illegible]誤作[illegible]　二十九年[illegible]
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元年其言陳大何脫陳字　定元年立
煬公宮誤作公　四年為狄也而憂中國國誤作夷　哀四年盜殺蔡
侯申申誤作[illegible]　六年齊陽生[illegible]高上多一[illegible]字　十四年
顏淵死子曰上多一孔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可通者　隱四作隱公曰吾否[illegible]　桓六年
簡車徒也徒作為[illegible]作[illegible]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下有

之字　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
宣六年此非弒君而何而作如　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
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於作乎　成二年得一[illegible]馬[illegible]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　二十九年弑吾君弑作殺　三十
一年於是有季公之[illegible]作[illegible]　十四年[illegible]
其先誤而後改者　[illegible]二年此[illegible]之[illegible]作[illegible]　閔元年春秋
之義[illegible]　僖十三年[illegible]　成二
年[illegible]　昭二十五年[illegible]
字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illegible]也[illegible]　四年衛而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下同　僖元年天
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世子　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
二十八年[illegible]　文二年[illegible]
諸侯親外字　三年已于虎卒誤作王卜　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
作饑　襄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年請之
始失正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莅祭祀立上多一非字　哀元
年此故之變而道之也故誤作郊　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
同　其與今文不同而可通者　僖十七年[illegible]
脫公字　文六年夜人主常上多一之字　成五年師眾[illegible]

哭之前作早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誤作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斯誤作思　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　丹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丁　古夫三戶三上多一一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　稱諸異邦諸誤作謂　何德之衰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　人潔己以進潔作絜　其先脫而後添註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

替足底從底誤作底　翔鑫也翔誤作翮　皇華也皇誤作華皇　𦋹矛恒久恒誤作炬　是刈是濩濩誤作獲　木謂之榮榮誤作本　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　庳為瘦瘦誤作痠　苹麻母苹誤作苧　樸含壤誤作壞　杞州木杞誤作杞　魚尾謂之丙尾上衍之字　燕白脰烏烏誤作焉　楊鳥白鷺楊鳥誤作楊烏　烏鳥醜烏誤作烏　鳥鵲醜鳥作焉　釁大譽誤作人留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曰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為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卅有六年維二十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為廿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為廿卅字非是凡經中民字缺末筆作[illegible]字皆同避太祖諱　淵字皆缺筆作淵作[illegible]避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世世下又[illegible]作[illegible]葉作葉勸作勸雲作[illegible]渫[illegible]緤[illegible]絏[illegible]皆作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以[illegible]給皆改從[illegible]避太宗諱　治字皆缺筆作[illegible]避[illegible]宗諱　詢字皆缺筆作[illegible]避[illegible]宗諱　純字皆缺筆作[illegible]避[illegible]宗諱　恒字皆缺筆作[illegible]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illegible]作[illegible]避敬宗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illegible]宗諱旦玄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已[illegible]自[illegible]至[illegible]七宗而高宗太宗例[illegible]之名不[illegible]者也已宗以上則[illegible]廟也故不諱[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今上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乃[illegible]不[illegible]　左傳文公[illegible]公[illegible]字定[illegible]恐而成[illegible]字皆[illegible]定[illegible]四公[illegible]上[illegible]皆[illegible]者[illegible]刻[illegible]朱[illegible]所[illegible]刻[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昔人[illegible]未嘗[illegible]讀而[illegible]也詳見[illegible]史[illegible]之下

五經文字三卷

凡一百六十部一千二百二十五字大曆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
文字林參校石經書為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曆
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
之音以其宜考古今之文以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說者咸束
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汙衊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
上言遂賜千萬爲時祭酒皡博士公肅洋公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
塗之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
骨者施陰閣便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可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
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又當作於太和年間自玄宗
而不暇而石壁比之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
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順七月十八日書到字人魚宗會其字劉體撰
朱求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皆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唐改數字者
意自收所為也

新加九經字樣一卷

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國子監奏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准
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
為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
改正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
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
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九經字樣之末奉勅宜依開成二年八
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
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五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
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紕繆漸失根原
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
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今失以
求學者不言之何也

吏部南曹尊勝咒石幢
今在西安府學文廟櫺星門內 與六部題名石幢對峙 左光允撰序 天寶元載
崇仁寺尊勝咒石幢
今在西安府城西十里 今名金勝寺 張少悌書 天寶七載 今寺僧龕
置經堂前 細加究覆 一字不損 趙子函云 浮圖秀色 詢此人謂以少悌
之名存之
慈恩寺尊勝咒石幢
今在西安府城南寺內堂前
草堂寺尊勝咒石幢
今在鄠縣 楊萬成書 乾符二年 經咒石幢秦中在處有之 不下
二十餘種 太宗昭陵前趙村內有石鼓寺 鼓制如同官王石鼓而稍大
亦寫書尊勝經咒 行筆甚佳 剝蝕過半 字使為復碑 猶略可比 今思亦
覺可惜 寺僧築土臺置鼓其上 古色甚可觀
高陵未泉寺尊勝咒石幢
在寺內庭西 天寶九載
成都府尊勝咒石幢
嘉靖間土中掘出 馬季武書 太和二年 字特大 與前五石異

來齋金石刻考略目錄卷下
唐七十八種
孔子廟堂碑 武德九年 虞世南正書
宗聖觀記 武德九年 隸書無名
邠州昭仁寺碑 貞觀二年 朱子奢撰 正書無名
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歐陽詢正書
太宗祭比干廟碑 貞觀 年
慈恩寺塔聖教序記 永徽四年 褚遂良正書
同州聖教序并記 龍朔三年 褚遂良正書
道因法師銘 龍朔三年 歐陽通書
定公斷碑 龍朔一年 書撰俱無名
都尉李君墓誌 麟德元年 無書名
燕國公于志寧神道碑 乾封元年 碑陰無名
淄川郡王李孝同碑 咸亨元年 諸葛思楨書
碧落碑 咸亨元年
集王聖教序 咸亨三年 僧懷仁集
黃隋二州刺史于大猷碑 垂拱三年 碑陰無書名
騎都尉馮太碑 開元元年 男敬分書
鎮軍大將軍吳文明碑 先天二年 殷元祚正書
比丘圓滿塔銘 唐神龍二年 正書 碑陰無名

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開元五年　太學生　分書
兗州都督于知微碑開元五年　正書碑陰
盧山東林寺碑開元五年　李邕撰書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開元八年　李邕撰書
華嶽精享昭應之碑開元八年　劉升分書
衡山岳麓寺碑開元九年　李邕書
鎮軍大將軍吳文墓銘開元九年　集王書
集王四十七字殘碑
御史臺精舍碑開元十一年　梁昇卿分書
娑羅樹碑開元十一年　李邕撰并行書
淨業法師塔銘開元十二年　無書名
大智禪師碑并陰開元二十四年　嚴挺之撰
大德近法師塔銘開元二十五年　僧智詳正書
大德禮法師塔銘開元二十五年　正書碑殘
鐵彌勒像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峰李高氏行書
夢真容碑開元二十九年　蘇靈芝行書
元元靈應頌天寶元年　戴伋分書
隆闡法師碑天寶二年　懷惲及行書
郤良佐墓誌天寶二年
述聖頌天寶十二年　呂向撰并正書

心經無年月　鄭高鈞草書
祈雨記乾元二年　李橙分書
華陰金王有謁岳記上元元年　李碾書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廣德二年　韓秀弼分書
三墳記大曆二年　李陽冰篆書
先塋記大曆二年　李陽冰篆書
華陰令盧朝徹謁岳碑大曆九年
贈兵部尚書王忠嗣碑大曆十年　王縉正書
內侍高力士殘碑大曆十二年　碑殘無書名
東明五言詩
肚痛帖
斷千字文碑上三種無年月俱張旭草書
懷素自叙帖大曆十二年　素草書
贈楊州都督段行琛碑大曆十四年　張增正書
改修延陵季子廟碑大曆十四年　蕭定書
景教流行中國碑建中二年　呂秀巖書
三藏不空和尚碑建中二年　徐浩正書
李元諒碑貞元五年　韓秀弼分書
懷素聖母帖貞元九年　草書
藏真律公二帖

千字文 懷素草書 無年月
劉州長史李廣業碑 貞元二十年 碑缺無書名
楚金禪師碑 貞元二十一年 吳通微正書
貫球鵲華嶽廟詩 元和元年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元和四年 柳公綽正書
狄梁公祠堂碑 元和七年 胡證書
內侍李輔光墓誌 元和十年 巨雅正書
義陽郡王苻璘碑 永貞元年 柳公權正書
邠國公梁守謙碑 長慶二年 楊承和書
西平郡王李晟碑 太和三年 柳公權正書
禮部尚書馮宿碑 開成二年 柳公權正書
大徧覺元奘法師塔銘 開成四年 僧建初行書
安國寺寂照和尚碑 開成六年 僧無可正書
元秘塔碑 會昌元年 柳公權書
杜順和尚行記 大中六年 董景仁草書
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 大中九年 裴休撰并正書
吏部題名石幢 大中十一年
修武安公白公廟記 乾符五年 正書無名
濟安侯廟記 光化二年 柳懷素正書
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
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 二碑俱缺無年月撰書姓氏
唐賜瑯琊郡王德政碑 乾符二年 于兢正書

# 來齋金石錄考略卷下

## 唐

### 孔子廟堂碑　正書　武德九年

汗簡謂虞永興書如角巾野服步高射風塵之外行人妙筆將有失辭此碑武德九年奉勅撰書乃碑首有相王旦題額何以題額乃唐代耶蓋古碑多無額至武后始增之耳是碑謂與歐陽詢之齊名而尚體勢過之今經五代郭虔王彥超重刻原石不知亡于何時賈相公忱謂為青紙紅覆黃絲指傳到吉中其見重於當時如此今在西安府學之廟戟門內東附與智永千文碑對峙碑之斷久今續而整之嘉靖乙卯歲之秦地大震廟中碑半斷而此存者幸也其碑而之亡失者亦多矣碑高五尺二寸廣二尺六寸計三十四行每行六十四字

### 宗聖觀記　隸書　武德九年

宗聖觀唐本記為追祖故也尹喜先師尹之樓遺太白山觀累象在壇而祀之老子降于樓間不經宣甚歐陽詢撰序陳叔達銘隸書題首存名經元人翻刻失其筆意耳石高六尺廣一尺五寸計二十二行每行六十字在盩厔縣中南樓觀大就前半隸錄記文奈如星樓仰仙於尹先生樓向也老子祠此祀老子之始晉元康中重更修革時不高林建立七里給戶三百供洒掃撓尹先生相傳為老子之師者尹真人經者有紫雲樓在盩厔縣東三十里尹先生結草為樓望紫氣西至處今名樓觀是也晉惠帝時重修唐高祖武德改為宗聖觀宋東坡有同與朋來遊詩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采說水泉甘亂溪赴渭爭趨北飛為迴山深俊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祀秦漢幽女郎豈解言符命山鬼如何說老聃刻於碑側子由亦有和詩

### 邠州昭仁寺碑　正書　貞觀二年十二月

今在邠州長武縣宜祿遞運所內按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之碑銘以紀功業於是立昭仁寺於邠州破薛舉處也立昭覺寺於洛州破王世充處也立宏濟寺於汾州破劉武周處也立慈雲寺於晉州破宋金剛處也立普濟寺於呂州破宋老生處也立等慈寺於鄭州破竇建德處也立昭福寺於洛州破劉黑闥處也此皆給供度僧藉隸刊當日之顯山以海歸化為經綸律之文陳後公品以係言之甚詳石高七尺二寸廣三尺計四十行每行八十四字稱許敬宗文之所都耐見奏了當奉勅撰而無書者姓氏字類廟堂碑蓋經五代翻刻得虞氏之史勁疏而處但於瓦礫可寶也余曾過其地訪得一僧說此碑為人所鍛不遠又三十年後西京重歷其地復得兩紙石多漫漶且碎在西階閣人群卒莫知愛重鍛成易耳余有過定作此可惜耶仁寺碑二律遺沙夕起接天黃鬱戰道阡寒路長豎壁一句四句舉揮戈他日待恭王戰聲悲慨推見拉枯我昔身到上方歸猶為文章非讀碑當春對望杏花　晉陽興運此戎不可戰功成四海歸故地日寺能存氣征人猶帶寶相嚴建當郊鼓千山動大漠烽煙交回　北望宇寂瓦文石在出磨讀

龍對斜暉

## 九成宮醴泉銘　正書　貞觀六年

九成宮在今麟遊縣西五里之天台山即隋之仁壽宮也唐貞觀中文帝命楊素作仁壽宮於岐州北素遂夷山堙谷為營臺累榭宛轉相屬而役令嚴急丁夫疲敝死者以填坑谷中覆以土石為平地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後復幸晚帝獨登仁壽殿因望原隰見磷火彌漫之間哭聲令左右召之報曰見人也帝曰此輩皆以役死今年暮魂思歸耶乃令又於其旁設祭之自是乃息余元是謂所公此文因前人之題疏序以之後檢閱而有風裡了然諫銘中語劉每書者鄭公之當知合也書斷正宗是宗正之今存者武庫不乾尾末與稱其不務雖其詩能如意高危亦知受宣達從清之其名文者此然太傅更傳古法小受歐體泉銘遒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宮久廢矣而碑獨存處以小字孫以司恒山且多虎豹捐石必倚數人持燭以行今碑既為海內所寶重已翻刻矣復為匠人椎鑿損三十餘字亦何心哉余家藏宋翻舊本今符撰其碑額篆文與安喜使君碑同體皆陽文可愛石高五尺六寸廣二尺七寸計三十四行每行五十字雖碑碑學有是道子盡受煙閣功臣家石刻今只存魏徵王珪李勣使君集四像余曾得之後為人竊去不勝惋惜

## 慈恩寺塔聖教序并記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月

三藏聖教序文皇所製也述三藏聖教序記高宗在春宮日所製也褚遂良本初書各為一碑文皇序今在塔門東高宗記在塔門西側同收堆所下及故益完好二石俱高四尺二寸廣三尺一寸序計二十一行每行四十二字永徽四年十一月建　按高宗為文德皇后之寺曰慈恩寺作序開四慈恩塔今名雁塔以唐狀元士便於此前者科甲題名石碑者久征毀獨塔高峙光在高坡之上日塔院其下有居民數十家今亦有寺而小於昔日之盛可知自宋熙寧火後塔不可登至萬曆始加修葺有梯以上人復漢雲中步至最高而望天壽千里盡入目中天但未見人題咏如左郭所云之詞不可得見碑下兩門以石為楹楹上皆畫佛像之為好人惡元題刻可見於楣之有佛事為塔門左右林立環塔自唐地碑作事者為一存者止有此勝石陵在東陵下任意人摩史載高宗御製御書一百幾十碑文字已完中事以東觀為第尺文之法俱是其從書法上法書門閥之可想見當日金碧之盛今此碑已亡又其石為曲江杜甫曲江諸勝今一片平疇而為森秋匠名刻如慈恩而已僅存者備焉人負來南訪若不知將及去華為何物嵩昔日盛極有時不衰耶使慈恩寺在江南我思尾而不能獨覩其美今豈不有天子建立以心慈恩寺門進前花酒稱壽

## 同州聖教序并記　褚遂良正書　龍朔三年六月

此以序與記并書一碑在同州作雁記樹三年建石高五尺三寸廣三尺計二十九行每行五十八字其文美贊高宗之翻皮猶存其如鐵硬似勝慈恩本　二碑元美以拓甚詳謂稱龍朔三年昔諸遂良以承從

六年貶洪州永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年六十三至龍朔也
迄遂良官爵之事是始摹搨上石耶稱永徽四年中書令褚遂良書攷
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二年以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以前所署銜題於人附益此不可
知但疑以為翻刻明元美又嘗至關中不知二石所在耶按玉海太宗
製聖教序高宗為太子又述記并勒碑置慈恩寺寺因永徽四年十月
褚遂良書別搨本以當年真蹟而同州又勝之之足偶然所意之書故
並勒之石耳

道因法師銘 正書

李儼撰文歐陽通書龍朔三年建石高六尺二寸廣三尺計二十四行
每行七十三字今在西安府學照同 王元美曰評者謂歐陽蘭臺瘦
怯於父而險峻過之道因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能瑕而風宇閑
有風霜之氣可重也趙子函謂蘭臺故學父書而小變之險筆時兼隸
分自是北朝之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華嶽碑可覆視也

定公斷碑 隸書 龍朔三年

在醴泉縣唐昭陵地縣北六十里為唐太祖永康陵高祖獻陵
敬宗莊陵武宗端陵咸在其上獻陵陪葬為貴妃王貴妃韓國公主并
懷太子虢王元鳳河間王孝恭等十六王亦州昭陵張柳等六王之
墓并俱在今獨昌州郡王李孝同墓碑存矣其他則上蔡侯柳敬等東
海郡公于顗禮部尚書蔡刺史於大猷都督張希嘉州長史李儼等六碑
皆為右燕公于志寧所指數其人物碑與碑俱在縣北高亭鄉碑額
題曰大唐故柱國燕國公于君之碑縣誌載曰于立政碑誤也癸卯之
夏余至郃陽三原諸古碑因得讀燕國公之神道碑文今按三原上廣
被石蹟於道中得片碑虞世南書一百六十七字與高陽公碑知出
一手為殷仲容書無疑有曰以龍朔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三原縣萬壽
鄉諡曰定公禮也云云與燕國于公墓同城同諡曰定且其間在癸亥
燕國云以而貞義前四年事也未知何人當於唐書再考之第此石前
此不知埋沒幾何年從余而後恐亦不能再見於世也

都尉李公墓誌

在醴文字殘以盡有兒得同州石刻縣武城鄉之京石方二尺各一尺
四寸計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今在同州學宮 貞觀時有李靖太
宗祖廷李元懿居守以經為民部尚書流至太宗曰唯好和齡劉遂易
之設唯其名此僅見字也然唐書李元懿字嘉甫字多有之或
以此為褚河南書非也蓋唐初人之習楷書而逼真者

燕國公于志寧神道碑

碑文刻唐未知誰氏隸書石高六尺寬二尺二寸計四十五行每行七
十五字亦不知何年所建但其碑於麟德二年十月而葬以乾封元年
丙寅歲十一月也癸卯夏余既得其碑三原碑石碣縣誌以此碑為于
立政碑余嘗以之碑雖剝蝕數語可辨因考之唐書授以文人由崔知
溫墓下指其碑額曰大唐故柱國燕國公于君之碑了然無疑矣蓋夫

郎郎中左改右公之子司史上母公諱扶黃滑刺史大猷又立改之子公
墓與碑俱俱甚向有四石歌存石辨機大猷二君碑存而墓為田矣據
誌既不載與君又不知之改墓所在也已歲修泰志皆莫考者為可惜
李晉叔則先生余鈇與公墓碑始末已改訂誌書叔則先生裴枝梅善
以為有功古人論年余秋澗州叔則先生報書珍重云一改正乃令觀
三原誌乃遑罔論何也如杜秦公如晦墓在昭陵亦被誤於咸司馬村
雖不詳考定墓之偶爾然惟舊存中日鎮而復誤於淠陽縣郡邑志不足
信如此類甚多也　又石墨鐫華曰趙明誠有定公宙碑跋默成
為兩令甲孚以子休烈題前代朝亦得立碑然成不知為辨機為大猷
之子此碑亦在三原則休烈之定公正而五世又按碑與公祖謹周太
師諱曰明父立道周大將軍諱曰獻之公七世於此可攷史乾多遺誤
誌又不傳賢人君子論定之後猶有舛訛類此之歟為可慨也又公
高陵人今邑中尚有于姓讀書出仕者

淄川郡王李孝同碑　正書

在三原縣北白鹿原不知處殘諸葛思楨書咸亨元年石高六尺六寸
廣三尺計三十行每行七十五字剝蝕過半　按公太宗之從祖弟淮
安靖王神通之子太宗為秦公公隸為承聞啓王曰秦公勝視非常功
業又文雖非備氣必淸實所精王心然之此亦可為先見矣諸葛思楨
其內奇險剛柔適子函以為筆法虯健仿佛思大類楷子而可寶也歟
後陪葬僅存此碑

碧落碑　篆書

今在絳州今中記異錄云刺史李諶為冊房太妃追為造像成有二道
士來請書之閉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此說怪誕
但李陽冰觀之七日不忍去然于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如此又說陽冰
毀其任首數字而去篆文原刻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搨別刻置廟中今
所傳皆摹本也其文曰有唐五十二禩龍集敦牂哀公諱為高宗總章
三年實通謂為咸亨元年按總章三年三月始改咸亨元年又鄭承規
書此碑中並書法方整甚有餘度通志唐書言韓王元嘉與供中從絳
州刺史今中記異則云刺史李諶為冊房太妃追為造像其說不合李
安韓王元嘉與魯王元嬰俱陪葬高祖獻陵在三原縣北房太妃當從
葬於此也然陪葬獻陵十有六王獨淄川府石存耳諸陵星列不能指
為誰是東望吾鄉四百餘里遠度黃河之帶不開而已

集王聖教序

在西安府學是咸亨三年元奘法師由城歸以二字興義佛經六
百五十七部詔譯於大慈恩寺傳徒數千人太宗為製聖教序高宗在春
宮為製述聖教序記永徽初褚遂良奉勅書石立於慈恩塔門之
西東遂為韓氏并見冠冕仰瞻太宗書右軍真行寺僧懷仁以一金錢
易一字集成斯碑合二宗序記此合并心經勅成以天竺代仕寺至慈
恩天子御樓以觀可謂盛矣至是美云或謂結體無別轉偏旁多假借
益集書不得不爾今慈恩已毀此石移在郡庠展閱覽以廣後學向而

元宗孝經石臺北向對立碑以石經類標諸碑奉人謂之臺桐此碑極
為斯世寶更爾中間所入滲日暴請拓無應更精彩無存略有形似而
已嘉靖乙卯地震石斷為二不特宋調難即初拓之猶亦難然世間流
傳已多重價可獲余若定武蘭亭之絕響也重刻者多妍醜互見原石
四層皆首上下兩旁皆刻花像而匠極精石臺闊身高六尺七寸廣二
尺許三十行每行八十六字

黄隋二州刺史于大猷碑

在三原縣北原碑剝蝕殆半不知撰書人聖曆三年建按碑文之可讀
者大猷為燕公志寧之孫吏部郎中立政之子東海郡公辟機之弟也
趙子函謂書法全出登善瘦硬疏逸可謂傳神 是碑無武后所製字
疑非此時所立今至墓下去燕公墓不遠而剝者過半

騎都尉馮本碑

在高陵縣西南七里易叔令書周先天元年高鈞隱撰

鎮軍大將軍吴宏明碑

在咸陽縣北五里原上婁師德撰殷元祚書周光天二年石高八尺六
寸廣四尺一寸許三十八行每行七十七字碑額高大字多完好元祚
亦習褚書而逸真者但用武后新製字耳

比邱國高塔碑

在西安府城南碁敬寺 趙子函云銘石斷殘不能一半氣數久之致
壇中書省不知何人筆法全出褚登善瘦勁雅健絕倫銘內有神龍二
年開國太平公主等語當是中宗時人習登善書者

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今在金鄉縣開元五年江夏李邕國子太學生□□□八分書此為
葉法善之父本傳法善括州括蒼人三世為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
高宗聞法善名徵詣京師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
山數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謂其向背以其術高終
莫之刻也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
公仍舊稱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年一百
七歲卒

兗州都督于辟機碑

在三原縣北原開元五年 據金石文字為張九齡撰石殘缺不知誰書
按辟機燕公志寧之孫吏部郎中立政子刺史大猷之兄封東海郡
公贈兗州都督碑自郭子二石縣寫書撰之元余詩謂兩公墓驗狀
大猷二碑相去不遠大猷墓僅存如塔碑殘毀已千年而碑存

廬山東林寺碑

在寺中開元五年李邕撰并書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在蒲城縣金粟山李邕撰書開元八年 北海此碑久赫赫人間米元
章謂其嶧健生動以為未當下截已盡剝蝕上半存者風神奕奕米良
器謂良鄉亦有此碑反謂蒲城者為趙文敏臨書妄為臆斷若良鄉為

又敢書未可知矣楊用修謂其已斷以鐵束之又謂亡去當無是事之語亦恐不足信也巴[illegible]存而碑則在東嶽

## 華嶽精享昭應之碑

在華陰縣東五里華嶽廟五鳳樓內唐咸廙撰劉升八分書篆額開元八年　金石文字記曰其文即刻於後周天和二年碑之陰面其右旁有顏魯公乾元元年十月題名大字三行　十一字左旁有唐憲宗元和元年十月華[illegible]序詩太和六年四月姚[illegible]義郎行華州太守嚴[illegible]修碑之下方亦有唐人題名此碑前後左右皆宋人題名其多字正文字八分書題名或隸或行不相混且詞中古碑[illegible]前末地震多毀唐碑惟此與韓擇木二通俱完好

## 衡山嶽麓寺碑

在寺中李邕撰開元十八年與娑羅樹碑與此碑一己亡扎本且石質粗劣手未精此碑得從雲麾碑王元美謂殘損甚可倚足傳倒趙子函謂可與雲麾伯仲

## 鎮東大將軍吳文墓銘

一曰興福寺碑一曰半截碑在西安府學碑洞趙子函云此碑斷缺與西安城南得中王生竟取得見之以語郡守移置學宮碑為大將軍吳文立石滿寺僧大雅集右軍書今觀其集法去聖教遠甚應是集今者不及懷仁而碑中有開元九年字與之從聖教字諸刻中尋集非右軍真蹟也　顧寧人曰其文有夫人李氏國婆皆月開臉呈花唐人習用婦容猶有頌人詩意今人以為嫌不肯作此語矣

## 集王四十七字殘碑

自懷仁集聖教序後唐人集王書者多惟今所傳者此殘碑西安城南陽中有此石亦有上下出其土中存字四十七字吾是以見從唐初後之佳極在教若之上今此僅存石與物傳今存與空無稍多[illegible]書大林紛然又何以顯知之也紛紛此寺然聖教初行家噬唐石廢則者多也此四十七字何分獨存不能傳於世也惜不及王生所藏亦無好事者守拓入學宮表附吳文墓誌之後為集王之楷法

## 御史臺精舍碑

在[illegible]八分書開元十一年御史臺何把而入精舍[illegible]

安亦可謂不知之[illegible]則史為石[illegible]

觀序名既為儒史所棄此碑獨完好無恙矣

## 娑羅樹碑

在淮安府城內　李邕撰并行書開元十一年　惡手重刻不足觀遠不逮東林寺碑

## 淨業法師塔銘

在西安府城南香積寺畢彥雄撰無書者名開元二十年六月趙子函云法師習儒登善者勁拔似之而其神骨[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侍御楊修齡曾賞之遂多搨者石間完好

## 大智禪師碑并陰

今在西安郡學碑洞嚴挺之撰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開元二十四年九月 碑陰有記陽伯成撰史惟則八分書開元二十九年等又書行

按其与今所見之八分書變如因高而嬌之所以甚可以見今觀之碑信是開元間分書以一字智師之方授傳云開元二十年前殊西一十四年三藏元奘之卒傳與塔銘亦不同

**大德進法師塔銘**

在西安府學碑洞史惟則信智詳正書開元二十五年七月碑陰仍存形似書法亦是善學楷者

**大德禪法師塔銘**

在西安府城內金勝寺即唐之[illegible]寺長安[illegible]撰正書名開元二十五年七月 趙子山云所書筆意圓健清勁之風範建初大雁塔前碑

**鐵彌勒像頌**

在定城縣石壁寺林諤撰房麟妻高氏八分書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寺僧元祐[illegible]今三藏[illegible]大呼下來[illegible][illegible]石亭所教之意闕闕用戶錄出其古者 歐陽集古錄云今所集錄古文相同參以下記此願倂一千卷者其十七八其名氏顯達不在山林幽隱之士所書更不當有婦人之書雖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乃石刻外今者推以為最碑一卷書字體多不相類然非一人之書疑者刻不同亦不甚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寫名以為美也然未當自辨之

**夢真容碑**

在盩厔縣樓觀戴璇行書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是年四月元宗自言夢見元元皇帝云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卽命使同道士求得之于盩厔縣樓觀東南山中閣迎至興慶宮

**元元靈應頌**

在盩厔縣樓觀戴璇撰[illegible]八分書天寶元年七月

趙崡曰此頌刻於夢真記之北皆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刻或謂是碑側[illegible]詩歲久剝蝕元人刻[illegible]一碑視碑側字法亦殊

**隆闡法師碑**

在西安府[illegible]天寶二年 首行唐故[illegible]寺故大德[illegible]奉[illegible]大法師碑銘并序[illegible]懷惲[illegible]盡不可曉[illegible]其書[illegible]有聖教遺韻

足媲之善跡之能矣

**述聖頌**

在[illegible]天寶元年[illegible]撰呂向[illegible]八分書天寶十二年其[illegible]之上方有[illegible]碑文[illegible]八分書下方有[illegible]九年[illegible]代宗[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名在[illegible]字有上元元年[illegible]八分[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

不見此石矣惜哉

心經

王長吉百塔寺　成化中西安尹伍仁移置學宮計三十行後尚有二
年款除兒妙等又百塔寺內十二字今亦已缺王元美考以爲駙馬鄭
萬鈞書疑誤爲之序者見唐文粹從開元字相故附此經於開元之末
趙子函并疑其非鄭謂是宋人書兄說以爲右軍字

祈雨記

在嶽廟述聖頌之左側張維一撰李權八分書乾元二年

華陰令王省謁岳記

在嶽廟精享碑下方上元元年上爲篆下爲八分李隱書　王伯厚跋

華嶽題名凡百十一人再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迄清泰今存者惟此與
述聖頌及魯公乾元記不過二十宋人而已又因地震之後以碑石焚
砌嶽廟天門墻上亦有唐人題今延無異所記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
裴士淹李實俗書可名　歐陽永叔云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三十
二年迄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
十一人録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侍從
爲將佐之或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
遠遷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
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
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
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
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
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
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存或亡其存者獨得千仞之一石穴
故得録其題記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嘆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
後一日書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

在三原縣北西宅寶應一年撰李衡八分書希晏其父名武亮
軍懷恪伯父羽林大將軍懷亮希晏兄弟七人墓俱在原上惟懷恪姪爲類
魯公書與此碑俱存其餘墓在而碑亡矣

三墳記

先塋記

二石俱在西安府學大曆二年俱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吾丘衍學古編
曰陽冰石刻杜甫甥也後以十行曰以爲名和別字少遺陽冰嘗以爲自一人
頗疑人曰晉未見石亦有云其下陽冰不如前人者則知嘗謝
相切人多不知因拜見記今人知陽冰乃篆起之師又說天寶有林
滿陽冰賦載以六書故曰說文之學也以水陸之俗作就此乃氏爲陸切
說文亦以以爲說按文於其學不乃獨取文故後人加水爲冰之從
從水無義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苍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
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

絶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之傳刻肥失真吉縣光和尚背立書貴瘦
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
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
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
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 李陽冰趙郡人太白從叔其字少温見於宣和
書譜與其名同意者名潮而以陽冰少温為字於義皆無取且陽冰工
篆書潮工八分觀趙氏金石錄載城隍神祠記三墳記孔子廟記先
塋碑三墳記皆為李陽冰篆李潮而忠義堂碑勒像碑皆元體書元為李
潮書則其非一人明矣

華陰令盧朝徹謁岳記

在岱廟與祈雨記同石 大歷九年

贈兵部尚書清源公王忠嗣碑

在渭南縣東門內大歷十年元載撰文王縉書碑陰宋崇寧元年刻
王顧呂希甫等題名 碑各有題記按唐書本傳忠嗣父海賓為太原
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與吐蕃戰初以捷聞既歿役子訓方九歲帝召見
入見伏地哭帝撫之曰此霍去病也吾當壯而將之賜今名養禁中長雄
毅寡言為皇帝所惟開陷賊東陽府果毅以杜希望請追可西從下新
城破吐蕃功言騎將判方節度將兵與吳戰奈乾可敗聞紀右廟係葉護加左
衛大將軍塞外晏然忠嗣有謀略負氣節多所乃持重自將方至實出建
良數千里按兵損卒破城使仍作也遂走白張仁愿三受降城而李忠嗣繼
其功佩可西隴右朔方河東四節度印控勁兵重地者萬里近古未有
也時方有事石堡城忠嗣以為未可李林甫因毀之上前惡之於是詔
董延光下石堡令忠嗣分兵應之忠嗣不得已出軍而不賞將士不天
為使李光弼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付數萬之衆
而不定重賞則何以買士勇乎延光攻石堡不下必委罪大夫大夫奈
何惜數萬匹帛而以啓讒人之口乎忠嗣曰吾思之審矣得一城不足
以制敵而空殺無罪數萬人此忠嗣之所不為吾且爲之一身以爲吾亦
何患以數萬人命博一官哉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所行何言是道
斯而延光果訴忠嗣且言會安祿山欲雄武請忠嗣助役欲因留其兵
忠嗣上言祿山必亂終自取禍之計思引發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
下之司訊當死哥舒翰方有寵請以官爵贖忠嗣罪貶漢陽守卒年四
十五後竟拔石堡然死亡略盡如忠嗣言贈兵部尚書太子太
師 宋祁曰以忠嗣之才棄石堡之得不償所亡奇遂直以忠貴其
安祿山亂可謂明識深謀然卒死敗地何古忠臣之於時也則謂身
多矣可勝嘆哉 王世貞曰哥舒之爭義者罷之其既征之忠見智
者罷之有餘仁者也所見遠矣所見遠矣 未察林甫曰王海賓戰死
肯為西元宗育其孤於禁中恩寵居千載下為之欽立見其賜
者乎清溪之不知身後患有以也將元宗始卑而猶專任賢而終信

誤而始侶石於亂然而社稷無閒唐祚再安同當日之部曲成見之一
大功其一念誠懇夫固有入人深者矣 按元載猜源之女夫為鄉何
數述石文事與史傳合第其六朝餘習語多駢儷不足以關合清源之
偉略大節耳 王縉乃右丞維之弟當日詩稱王維崔顥書稱王縉李邕
且謂其過於少保稷縉書固自知名於當代之所師貴也然縉世相終
以賄敗載信有罪乃與妻王氏付長安縣杖殺之曾不得與清源分一
世之肯可與鄭侯之子同一慨也

內侍高力士殘碑

在蒲城縣金粟山元宗泰陵旁 碑殘缺不知撰書人 大曆十二年
五月 元宗四十餘年太平天子始而武韋決終宗社皇綱禍起節外
幾廢斯時可無力士而有力士既而元獻既死元上心忽忽不樂惟
力士知之是若不可無力士乃若太真人行以錦上同室望仙樓上況
南宮北有太真而臥不可無力士至於潼關不守翠華南幸馬嵬變發
皇變起亦何有於力士迨夫以郡臣歸自南宮而西內時移乃去矣
悲夫此豈見內宮梨秋客閣空之行衣一曲則元宗不惜左右欷歔此
際更何可無力士而力士巫州一謫無幾年其始終也 李書力士長流巫州
一物而已 太上皇崩 猶得陪寢同侍於松柏重扃之下向非為太上皇招魂子以
續殘緒哉 辛丑秋至蒲城望泰陵二絕漢苑秦宮望更悲深秋正月
奉先長青城樓高 日奉先縣 陪陵守殿年年在寂寞楊妃葬馬嵬 金粟堆前懷
華清傷心最是野狐生荒碑蝕盡苔蘚色松柏風悲一兩月

東明五言詩

在今者可疑空函谷關 …有隸書可喜書法虛為謝庭興作
矣而董元宰收入戲鴻堂帖以之曰為元文出於謝客真蹟予作考今
即命為旭嵇末有豐考功後有詩跋書甚堅予謂元叟曰四聲定於
沈約於草知於伯高謝客將都遐之也且宋明一代乃優開府步虛詞
謝安得預書之乎元度曰此內容要所謂元帝之前尊足數矣 是之真人遂
為改跋第不知初刻石時果可何為以為謝也

千字文斷石

肚痛帖

二石俱在西安郡華貴二碑祭旭書者 帖云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
冷熱所致欲服大黃湯冷熱俱有益如何為計云 王元美謂此帖出
忍人神怪恍惚不可測今千文斷石有五行肚痛一帖宋人李丞相為僧
彥修刻草詩附刻此帖於末元美謂倘此行之更了先於長史予終疑
之嘗以東明千文肚痛為張長史二帖且謂素師所宗者故錄於素師
之前而彥修草書不錄

懷素自叙帖

懷素自叙草書大曆十二年丁巳十月嘉靖十 年長洲文氏刻於石
王元美曰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筋無前獨迥諸種然畢此
亦不得與二王並使恆欲此生平意猜其數相差家蹟便家專之開一
心郎以八百金購之後入平章鄉定於予素師不見草先號一行作此有

乃鄉僧落魄系作文從入崇聞此轉於僕開封肥初之而不亦重而鄉
殺安得但龍大ノ此系孫宿乃恨也此帖入今宜發之今之不知落何
處矣

## 贈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在汧陽縣 吳侁文 姓名從摘書 李同系篆額 大曆十四年
碑行琛段太尉秀實父也汧陽人葬在汧陽以太尉貴贈揚州都督太
尉死朱泚之難德宗改葬太尉贈官史御製碑文皇太子稱書史云以
志昌墓已在言人今在臨涇縣射四鎮碑云是墓存傳呼為烈士塚木
資歸葬汧陽奉迎志于汧陽縣發之唐行琛墓文擬敘太尉段秀實
墓可參定者敘予錄此帖錄傳芸經 并鄉宗元所上太尉逸事狀於後

逆所完跋 碑云行琛字行琛高標甲科貴卿用不用晦以子秀實的拔
筆占募唐寶元年九月贈府君秘書省著作郎於夫人太原郡太君上
以王相長三節大曆十年五月加贈府君歸州刺史夫人太原郡太夫
人十一年冬舊使高靖表至自代語遷御史大夫十二年五月贈揚州
太都督夫人沂國太夫人府君墓主贈官云 太尉字成公則㱔吐番碑
第四子遂從而太尉詩并錄 段公何烈然完真仙其節彼剛良不死
乃了不如臧否之案含冥日月力提挈是敢秋色暗遂于退潟咽涇水
作節終十空明五月雲弄發風化之遂與呼嗚戚寡焉公為泉夜少埋戟
血疑思是待須之空心賠熟居室眾中哀如何多俊傑常山與睢陽累
吳與抗吉八十老習公之死不少折徒累也之鼎視息猶黔婁

## 改修延陵季子廟碑

在丹陽縣

## 景教流行中國碑

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 僧景淨述 呂秀巖書 建中二年 石高五尺
四寸廣三尺六寸 計三十二行 每行六十二字 明崇正間西安守晉陵
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 生而穎慧 甫能行便解作合掌禮佛 六
時中略無疲懈 居亡何 而病 瞑 咲視傍然長逝 卜葬於長安崇仁寺
之南 掘數尺得一石 乃景教流行碑也 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 即是之
一世間 是此兒其再顯跡而來耶 引往城之 行示開門之徒 陽明此
語乃不誣 笑見劉同人集中 宅亮好然一損 有下截皮 文多作偽

經番字

## 三藏不空和尚碑

在西安郡 嚴郢撰 徐浩書 建中二年 舊唐書王縉傳曰 初代宗
喜祠祀 未甚重佛 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飲 僧徒 代宗嘗問以佛業報
應事 載等因而啓奏 代宗由是奉之過 常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
佛像經行念誦 謂之內道場 其飲膳之厚 窮極珍異 出入乘廐馬 度支
具廩給 每西蕃入寇 必令群僧講誦仁王經以攘之 寇去則横
加錫賜 胡僧不空 官至卿監 封國公 通籍禁中 勢移公卿 爭權擅威 日
相凌奪 凡京畿之豐田美利 多歸於寺觀 吏不能制 僧徒雖有贓奸
畜亂 敗戮相繼 而代宗信心不易 乃詔天下官吏 不得箠曳僧尼 又見

皆寺施財亡寺窮極僧尼無對揚皆之以業果為證以為國家慶祚靈長皆傷殺祈貧業力已定雖少有忠難不足道也故作此文思明善能可救而皆有戶偶僕回懷恩將叛而死吐蕃戎犯調未擊而退此皆非人力所未能制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推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之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識之舁內出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其傷教之源始於縉也

史傳所言佞佛之弊至切故具錄之按此碑不空以一胡僧而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為後代沙門授官之祖時亦異之者序先亦載不空曉百語曰大道之行同合於異國王者之理統歸於正法方化政之本教何依釋之殊空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寅閑與時偕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故之宗師人之所仰譯梵語一學生離於見聞修行為行常示於化城軌律儀格式為儀從明善教之志未受八王之請勝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囑常所歸依每執經以啟聞亦前常是凡同勝多之儀順風之悟明之間以妙音圓頂吾行內持修扣如流自時雷伏雅滌煩妄調伏魔冤大人洗心於空門龍鬼受職於神印國以氣消災厲福致吉祥當有命秩周中使禮而行師為嘉味道法深思俊拔名載明前志夫妙界有尊嚴之士內品有象地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贈司空諡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按諸傳口父嗇之吾書以法授告世故其書曰紛稅狀石屬驗齊家尤為同上圖所賞又書論書曰虞集之彩而翰飛矣夫

## 武康郡王李元諒懋功昭德頌碑 即駱元光賜姓名

在華州治大內門　張□撰韓秀弼八分書李□篆額貞元五年　舊唐書李元諒傳元諒本名駱元光嘗在宿衛積數十年軍中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偽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望之遂據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兵來設備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泚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收此數邑又來寇輒擊却之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力戰懷苑墻以入遂復京師賜姓李改名元諒官加□右僕

## 懷素聖母帖

在西安郡學草書貞元九年　王元美云素師諸帖皆遒瘦八分骨起書朗何秀潤遒逸不可方物恰□少時太尚餘翻翩近之　趙子昂云此石元祐年刻刻手極佳與藏真律公帖俱不失素師筆意

## 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在西安郡學　王元美云懷素藏真律公二帖乃蘇氏家宋□□□□

中有攙拙數石之嫌是不易得須元周越書得其遺意行之亦當有餘
矣法何可輕也　趙子函云以下諸跋皆可刪李白詠九齡負作

## 千字文

在西安府庠　趙子函云此帖成化間令肅敏公刻於石若盡叙槻碑
以刻手不及遂使素師姚顛有意之趣十失其五所未亡者尚周其規
前二帖斯為下矣

## 劍州長史李廣業碑

在三原縣北原唐尚書刑部王孝同撰貞元二十年鄭雲逵撰碑兩不
知誰正書　杜甫贈劍州李長史廣業詩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
坐劍州此足以證說化蜀志知李廣未封侯路經劍閣隨筆亦天入房
誤一劍閣成高相逢是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王元美云長史名廣
業祖官安王神通之宗第行軍道子都護國貞自廣人河也以符
顯敬立碑碑立表五年而符以碑傳於夫一傳而子死事再傳而孫死
綏宋以下是碑碑詞多以漫不可讀書撰人有以尚書刑部侍郎上
柱國原武男有以使持節密州諸軍而皆不可致矣書法秘精婉
可玩皆古今名諸家俱道之因志其略　趙子函云之貞實即李同之孫
為劍州長史長子國貞為元帥振所害者次子若水仕金吾衛大將軍
通事舍人功名俱不顯以國貞序跡始稱此碑故之史國貞原名若幽
而前若水於李齊物傳云齊物族弟不言為國貞亂弟又李同碑中有
子孫此碑立堂寔行實遂公之然考則廣業家世歷歷可考並何以致
遂令此碑貞元二十年立後五年李始致之令碑中有云智雲老僧學
張史云云而可為撰官刑部侍郎當是鄭雲逵致實甚王與李錡同時
撰文與題但碑文之柱國原武縣開國男雲逵傳不及以史略之手
書者則識不可攷書法真是徐浩敵手

## 楚金禪師碑

在西安府學公多寶塔碑案沙門飛錫撰吳通微正書貞元二十一年
癸丑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詩即此　趙子函云吳通微為學
士工行草然有此碑遒吏者此碑清圓婉逸雖劍碟小似而亦微自能
之手度

## 貫休詩碑獲劒州

詩五七十八詞刻於後周天和二千年獲碑之右旁正書元和元年

##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在成都府裴度撰柳公綽正書元和四年　孫樵刻諸葛武侯碑陰之
曰赤帝子火德四百年天厭其德泊獻帝武侯何不伸仗死灰於蜀
欲燃而不然之熱乎為之說是以西邇武岐雍關地不足開抑非智不
周大意兩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其非不知其不可也蓋欲播於中天下
記不致曲肱安毅然之女手折以驅死修志耶由是觀武侯武侯之所
為盡其然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經營于其間與
杖為是非善為其夫史尊以為短處受其抑武侯武侯不得入地
雷文君臣行奇之國御之不暇鍾鄧寧能超蔽野矣決勝於敵耶果能

給之野與武侯存亡與之又將武侯其不大劉禪明白其善維何力為
吳蜀白陽時人不與仲弘孫日又任覆寧埋刑炙柄旨心不悅忠人不
敢毀何其氣明信卑卑也武侯死五百載之今流淚之天歌思之翁
而祭者如在其墓於氏如此而久也傳謂武侯之治此於無其後居祭
何今諸侯任下之 此文既刻於碑陰而得印本傳世 明矣人延之
獻忠入蜀居殺之慘亘古未有萬里如絶侯神人也廟貌仍復存之
宋大人刻是州手書遊錦江定之未果此印今得之故寫之通首而錄
孫文於卷本之末

狄梁公祠堂碑
在大名府城南馬宿撰文胡證書元和七年 梁公功在社稷名在民
生國宜血食不朽魏州碑雖不傳而傳於天下之人心者千古如覩也
此碑魏博節度田宏正所建武后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武后
以梁公為魏州刺史魏人德之舊有祠經亂而廢宏正因舊址復為重建
按宏正原名興元和七年以魏博六州之地歸朝請吏於李
絳因爭宜即以節使授興因賜名宏正且人賞錢百五十萬觸士令
知制誥裴度往宣慰即其時也諸藩鎮宏正為敢忠順其後史尹皆祀
國祠堂之作亦忠義之氣所發歟

内侍李輔光墓碑
在高陵縣崔元略撰巨雅正書元和十年 趙子函云清勁有聖教遺
意葬在咸陽東北近歷萬歷中涇岸崩損水不退二日乃得碑石其銘
曰水揭原遷斯文乃得過符其事可謂奇矣

義陽郡王苻璘碑
在富平縣侍御史李宗閔撰柳公權正書永貞元年 宋王琳墅客叢書
曰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文改為苻苻融其先即項公孫仕秦為
苻璽郎以苻為氏故苻堅之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一姓自不同而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今從竹而書作符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
失於不攷耳今考漢碑許書率以竹為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皆然
今前漢書符瑞多從艸觀字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符節者蓋古
者當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翁元珠云據字書曰從艸者為姓從竹
者為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獨非姓乎

邠國公功德碑
在西安府楊承和撰並書隸額長慶一年十二月 此宦者梁守
謙造經於興唐寺而建碑中尉楊承和為銘之書之奇也唐自宦寺為
禍之功十居五六小人無忌因之得志此碑何足存然讀而思之將
其書全法歐陽蘭臺道因碑楊金庭琳撰曰邠國公者內侍之冠諸也等
之甚史宦者守謙往傳惟憲宗元和十五年書宗崩於大明殿中尉
陳宏志等共弒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
碑亦載守謙在李光顏營命之往與韓弘師之事謀以一宦官而結主上
公此可見信任小人宜其晚節不終亦死於宦者之手哉則吾之錄此
蓋將為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 西平郡忠孝王李晟碑

在高陵縣裴晉公度撰柳公權正書太和三年 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愬存乞晉公文發存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料吐番背盟要結不載其德於其時使見晉公位而事之盛況以西平勳業文足以光顯之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己者自以爲位宰相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略十不書一二嗚呼今碑有二本約從書亭集云乃命臣度譔代言時似非純乞也元美所未詳全文所都見以又録其官時與史不合者頗詳今錄其全

碑謂晟自左右衛率轉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大夫太常卿傳則云從崇進試太常卿碑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寇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晟平左藏將軍傳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安定御史大夫碑謂定心夫守從晟檢校工部尚書兼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將軍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同平章事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又有華等州副元帥使既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世可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舊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晟既歸拜司徒兼中書令假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鳳司徒兼中書令實封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當以碑爲是 余予聽李西平王從謂以予觀西平王遭亂困身自干戈之間傳在史臣筆下如此如及其後師次鳳翔隴右收復京師能取其書頗略計何平帝平亂兵作亂平叛之功至今尚無可知以爲雄之實而筆下足言高道後功四方 西平並在高陵封葬之人以謂此碑爲一絕三元美謂晉公之文簡略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而例言亦有所遺何西平之多古宗前之純俗其語文偶有誤小補鄉稍當公之略録之以誌一慨

## 禮部尚書馮宿碑

在西安郡庠王起撰柳公權正書開成二年 趙子函云此碑柳書結字小差緩而疏密相間高下横斜疏擬乃得修正而尚望得其天然都鄉書初唐太宗不免文雜宮大宮而爲惡札而實改柳氏之嘆其不能用右軍筆也 評唐碑者以爲詩文書皆三絕竊以爲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其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謂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

好異小慧者亦嘗謂之小好大慧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後知者知且皆揚子雲者太元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知吾亦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乃以此而書作者必俟人之知之也明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得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喜之之意其公獨能力進乎古為昌黎所推許生熱愧杖宋之官挺而柳公權為之書但今又刻於待宋馮公未足以不朽矣其所得豬竟父至所在惜哉

大偏覺元奘法師塔銘

在西安府咸寧興教寺劉軻撰僧建初行書開成四年五月　元從四師始出塞至涼州都督李大亮留之不聽去且奏聞遂歷西域紀經歷焉相刻於行焉經西域十七載得梵經六百五十七部而還詔譯於慈恩寺再譯於洛中自是佛法入中國至是始大行於世也按唐書法師從天竺東歸婆羅門國王尸羅逸多遣使隨入朝貞觀二十年命長史王元策往慰之尸羅逸多死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時吐蕃以尚主親中國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君阿娑羅皆修騎士以來二十一年五月玄策部分之攻和羅城三日破之娑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執俘之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五百八十獻俘吉闕法師且親見之矣大從學其道歸亦言之去萬里自古未有使之其國者法師以此經為其上教信其臣阿羅那順悖逆遂以白我至於其臣求衆萬里為佛之國之戰定於常法行有說今阿羅那順剋為南蠻於善太宗昭陵刻石為番君長十四石人之象亦在北闕皆刻其名而阿羅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云　趙子函云元奘又居西域實語而言唐太宗地事業之語見於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云卒於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葬滻東後移定樊川北原即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建初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雅能言師事復可存也

元秘塔碑

在西安府學裴休撰柳公權書會昌元年　趙子函云塔為大達法師建皆書法雄勁健而不免脫巾露頂之病大都雖出歐公而多法此碑是其尤甚者

安國寺寂照和尚碑

在咸陽縣建初寺中佛堂前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正書開成六年正月

趙子函云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置於道傍其後王咸陽移之咸陽城中寺今碑前安國寺字迹改名其寺為安國寺按碑後咸武除僧無可為成武文筆自奇此文為僧言尤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於誠懸而瘦似若子壽名塔太史德涵子也

杜順和尚行記

在西安府開佛寺杜殷撰董景仁正書大中六年　月　趙子函云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草亦清勁但小弱耳

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

在鄠縣草堂寺裴休撰并書柳公權篆額大中九年十月　趙子函云此碑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不及也當時柳誠懸書名動一時乃任篆作自任書亦信能書之余不敢一稱謂此同當勝柳書　公權部內書趙夏又自號門門廷草堂寺詩五首手跡刻之石首篇五下馬來草題壁二十韻寄草堂詩平生最愛圭峯老性有裴公無愧辭五詩可碩字尤佳

吏部題名碑

在西安府儒學敦門內大中十一年十一月　按宋張舜民畫墁錄曰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前石壁即郎官題名石也不知何年移此　柱八面每面為三段或四段曰左司郎中曰左司員外郎曰吏部郎中曰吏部員外郎曰司封郎中曰司封員外郎曰司勳郎中曰司勳員外郎曰考功郎中曰考功員外郎曰戶部郎中曰戶部員外郎曰度支郎中曰度支員外郎曰金部郎中曰金部員外郎曰倉部郎中曰倉部員外郎曰禮部郎中曰禮部員外郎曰祠部郎中曰祠部員外郎曰膳部郎中曰膳部員外郎曰主客郎中曰主客員外郎按唐制二十四司以尚書左右丞領之左右司為之副凡官左丞之屬也題名不及左丞者自六品以下也十二司司各百餘人後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書僅上石柱我自唐初至宣宗諸名臣多在焉舊諸司官名或改或復今尚可見至今不書所改者從其舊也書皆不知為誰人筆法出歐陽率更褚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不然為美善世以書判取士何况猿至此以書法合其才緣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代前矛故人多用其法也

修武安君白公廟記

在咸陽縣中古杜郵亭唐乾符五年　白起為秦將坑趙卒四十萬而殺秦民不少恤毒其忠杜郵其賜死地後人立祠祀之何故至唐乃能見夢於人云為國家保西患求雖此為人道敗孟徒得修其祠之碑亦異矣秦公歲以城郭村墟凡十戶街築土作大人像空其內別於其肢身七孔置薪於內焚之烟火從孔中出烟火之燒以祀之毒至今猶未改例趙子函云壁間石記正書也約六行以去知當世宦牒無不在焉者也記中所刊添置物色有此子舍一十間抄子三間蓋一顆石押從彩等皆不可曉

# 濟安侯廟記

右華州城隍廟內之移西安李三川拓俾索上自光化二年
李晚下自華州罷兵改華州為興德府封少華山神為佑順侯而城
隍神為濟安侯此文多述韓建之功稱太傅許國公而不名
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
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
朱彝尊曰代州柏林寺李存勗李克用墓斷碑二贈太保文曰公諱國
昌字德興今為沙陀人偉貌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也
代州刺史文曰公即太保之第子也其名克用僅存然可無疑者公前
躍為雲中人手殺之按史克用兄弟四人次曰克讓為振武軍校
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自克用稱
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為留後克讓與僕人[illegible]紇羅馬重遇山
爲僧所殺碑文含則為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戰敗
匿南山佛寺中為寺僧所殺下言其為代州刺史又得葬於代皆不
可曉者當以碑為據彼時去五代甚近少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為唐宗人
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子德興記亦遺之是二碑
永叔亦失之見也
按五代史以唐莊宗先號朱邪出西突厥後世別號曰沙陀懿宗時有
朱邪赤心者為吐蕃所敗率子執宜歸唐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號
勇號沙陀當執宜死赤心曰赤心懿宗咸通中神策大將軍康承訓討

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兵使從破之
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屬籍少宗正寺[illegible]
從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稱疾拒命子克用為雲州守捉使盜
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誣雲州自稱留後[illegible]以太僕卿盧簡方[illegible]
武節度使會邊兵討之簡方不能討乃徙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招諭代北[illegible]明年僖
宗立以李鈞為靈武節度使以招撫之往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
國昌與黨項吐渾赫連鐸[illegible]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
歸代州人[illegible]門[illegible]之國昌父子走入韃靼[illegible]間得兵一千擁眾[illegible]
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illegible]招討使以討沙陀李[illegible]戰敗少陀盡散北
投韃靼明年[illegible]代[illegible]至[illegible]之谷[illegible]明元年[illegible]
少陀克用父李友金以蔚朔州降招討使[illegible]少陀[illegible]
用入于[illegible]入乞韃克[illegible]少勇冠軍中號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
又號獨眼龍居久之又懼[illegible]
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兵與吐渾萬人
赴京師[illegible]少陀[illegible]而還景思承制以克用為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
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太原又大[illegible]遂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
騎萬七千赴京師[illegible]河中[illegible]其兵皆黑衣號鴉兒軍[illegible]戰兵是
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敗巢將[illegible]敗之入城克用最[illegible]諸將居之自光泰門
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南走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拜克用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

月國昌卒未十年克用封晉王數年克用卒子存勗嗣晉王十餘年竟
滅梁存勗即皇帝位號唐於是高祖太宗以下七廟追尊祖考曾祖執
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々々廟號懿祖祖國昌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
號獻祖考克用謚曰武廟號太祖立廟於太原

唐福建觀察司徒陳公墓誌

公諱巖字夢臣閩建州人鄉進士黃璞撰文安定胡兆杜書景福二年
八月立　按朱子綱目僖宗中和四年甲辰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
察使初黃巢肆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
使鄭鎰表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昭宗大順二年年五十
二月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政未
至而卒　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發兵拒潮潮遂築營以攻福
州入其城潮自稱留後素服葬巖以女妻其子延晦撫其家　宋熙
甲申九月石工有以舊銘石來求售者諦視知為陳公墓誌歎久之
衆議皆置郡庠按前史之亂唐季中原至於五季惟沙陀李克用從
之於北陳公起之於南李氏竟亡唐而有天下而唐室亦已知陳公於
南方觀察之職歲貢所不三以及書知泰晉王封念懷保境息民
陳公之功德於閩甚已又璞銘又假久湮譯誌石得於閩縣數里外太平
里不太平興國初析置寧安縣前明萬曆併入侯官今此邦一十八都
是也此石出於北邨村民矣福一公福於其後改為保之加發掘之
壙中石室規制宏壯時邨郡多目擊者於是俗見而知其為也發其

之亂而發惜之哉然而參中諸使陳公得無籍幸上其事於郡府請下
有司以崇禮之由是有其地欲改之而仍新獲之於郡又惜甚
有搨銘文者惜乎人之好人事翰墨者爲其今以為非愛則奉之五
十死已而安置之齊於政府明經建亭鋪誌以為蔽業夫隸時之者
出於後人之子孫大率知李忠定公墓今在侯官祠曰大家山而郡
志郡志無祀之皆載有公墓朱子墓今在建陽考亭山而歐郡志亦
載有公墓此類頗多即建安縣志宋元之人已無不溢其說於乃傳附會
可知豈若誌銘為當年物葬時物之書字刻正以防陵谷之變也為之
古不磨者歟有可一性者大端之言足証諸史然無所於公之文心結言
以古為之至功德之一抔矣慨何可時讀哉於是天既得沙陀李之
二然今又何嘗得其君有記焉嘆之人力積相為一可傷為見其公之又之
代州總叛今者無公河之人所發見其事於此宋皆為之一豐東公
一代人傑而今殘碑遺蹟銷沉豈可恢也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

衛州參軍秦貫撰

鄭之先自周宣封男之地因而氏之州人至其名是以鄭陽之
先世為著族其下公代代武台衛尉雕軒綿翰之後列為朱轓之盛
由魯史記之秋春秋曾祖以為之冠之冕藏之高祖世代皇左司郎
中極選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祖元嘉皇新鄭長水
縣令贈某官祖開國男祖自常皇吏部侍郎襲新鄭縣開國男某號

探賢皇魏州昌樂尉洪莘縣令府君諱禹字行甫皇試太常寺協律郎
文筆著於當時煌美飾於儒行少有倜儻之志長負瓌琦之名不苟聲
以求榮毋親仁以竭友為中外模範成交朋宗師業善孜孜不倦知鮮
量包江貴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唯上士神不優德配壽朔甚先夫人
之古善世 歿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鍾永善四德
兼備六親存和仁讓得於天真志惠立於素尚母儀以則動靜可師禮
行時風進止成法雖侍婦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訓習則之於行原者
作異代傳人其歸一音未亡之歎嬪齡就王後行先蘭夭逝以大中
九年五月十七日終於濮陽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
月廿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於舊記此闕而不書

女一人適范陽盧禎之嗣子六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
璘早亡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遵遺家克修孝行銜哀茹毒
追攀罔極泣言蔑塗泣告於業文者為之銘云仕門賢美令儀含章
甲族前賢入奧華克彰允文武兮書劍名揚瓊枝兮閨門譽長珠沉
玉瓦兮人誰靡傷桂陽蘭闕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亡專題
兮多載猶光隨悲風兮松韻連烟刻貞石兮永志元堂
按此誌明成化間濮陽人得諸發塚在縣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古洪
演也乃歸之崔氏為中亭香案石又若干年而農之知其有異名吉
者識之白邑長邢公邢置之邑治貴賤始知崔氏祭而移置一傳於元徵
之會真記再傳於金玉戲抑藝侮此石出為崔氏洗其玉之恥 此石跋記

按會真記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是也九
年歲在乙亥君院文約彼未盡可得七十一從今此崔夫人享年七
十六計其生年在建中元年庚申非貞元甲子也博陵崔氏名門始
嫁何以崔門情門滿堂何首以許見女而行巡背孔叔而証以背叛
豔猥晉化形鋪此寃難識故不可不辯 盧志
此即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碑亭
之見縣志由是辯會真記之誣而志墓之功不也可以 趙亭人記

#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二十四卷

（宋）范祖禹撰　呂祖謙注

宋刻元修本

唐鑑二十四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呂祖謙註。祖禹字淳父、華陽人。嘉祐八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事蹟附載宋史范鎮傳中。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修通鑑、祖禹爲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綱、繫以論斷、爲卷十二。元祐初表上於朝。結銜稱著作佐郎、蓋進書時所居官也。後祖謙爲作註、乃分爲二十四卷。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祖禹子溫遊大相國寺、諸貴璫見之、皆指目曰、此唐鑑之子。蓋不知祖禹爲誰、獨習聞有唐鑑也。則是書爲當世所重可知矣。張端義貴耳集亦記高宗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惟朱子語錄謂其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然通鑑以武后紀年、祖禹獨用沈既濟之說、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自謂比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且曰、雖得罪君子、亦所不辭。後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帝在房州、實仍其例。王懋竑白田雜著亦曰、范淳夫唐鑑、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鄙其論、以爲苟簡。而晚年作社倉記、則亟稱之、以爲不易之論。而自詆前言之誤。蓋其經歷既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考焉、未可執一說以爲定也。然則朱子語錄之所載、未可據以斷此書矣。

#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 臣祖禹 受

詔與 臣光 修資治通鑑 臣祖禹 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 [illegible] 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比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 [illegible] 縱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 [illegible] 臣 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臣謹上

# 進唐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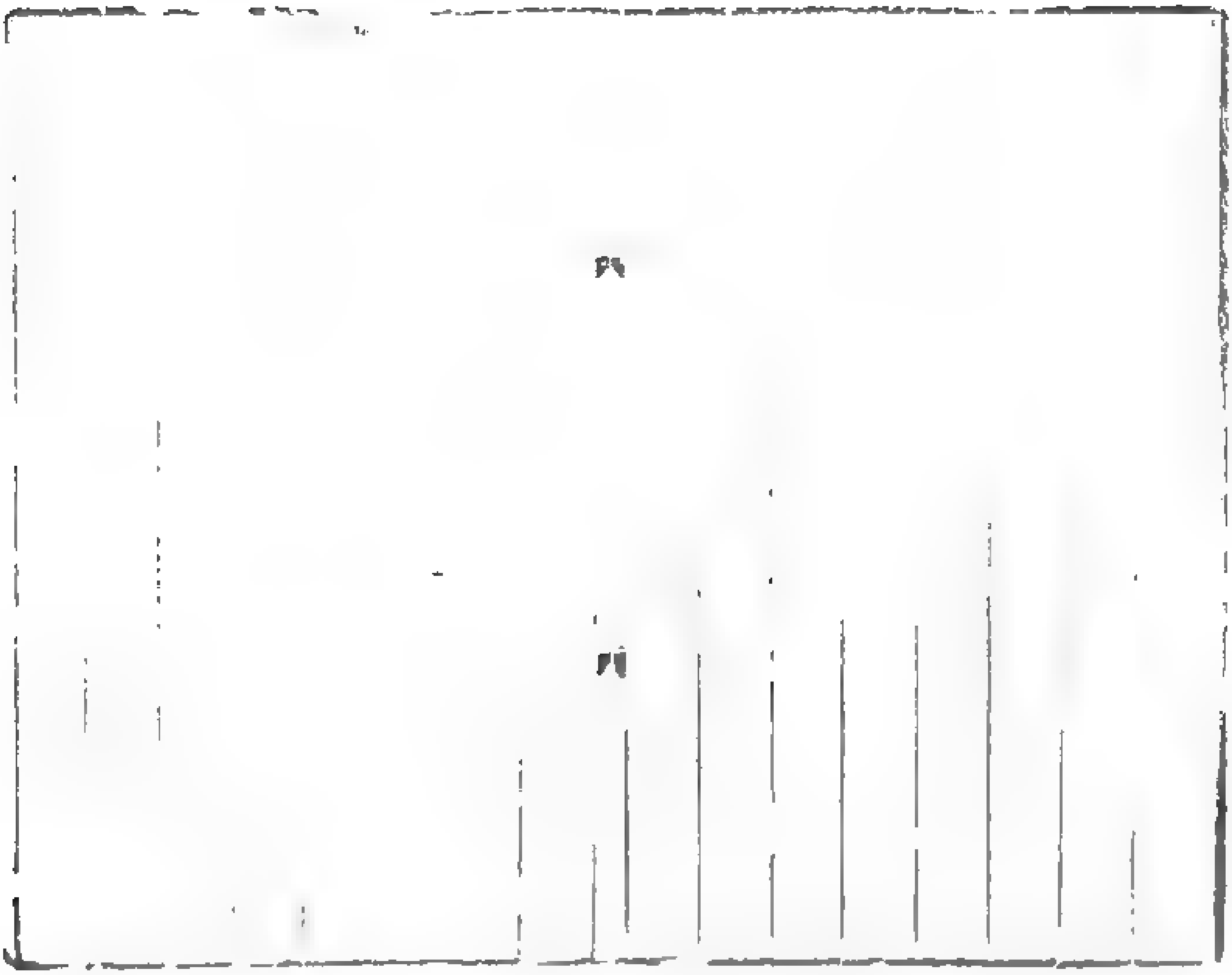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無若丹朱傲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周召之於成王則稱古先民歷年墜命（書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又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日陳於前臣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幸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胤征工執藝事以諫）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

史266 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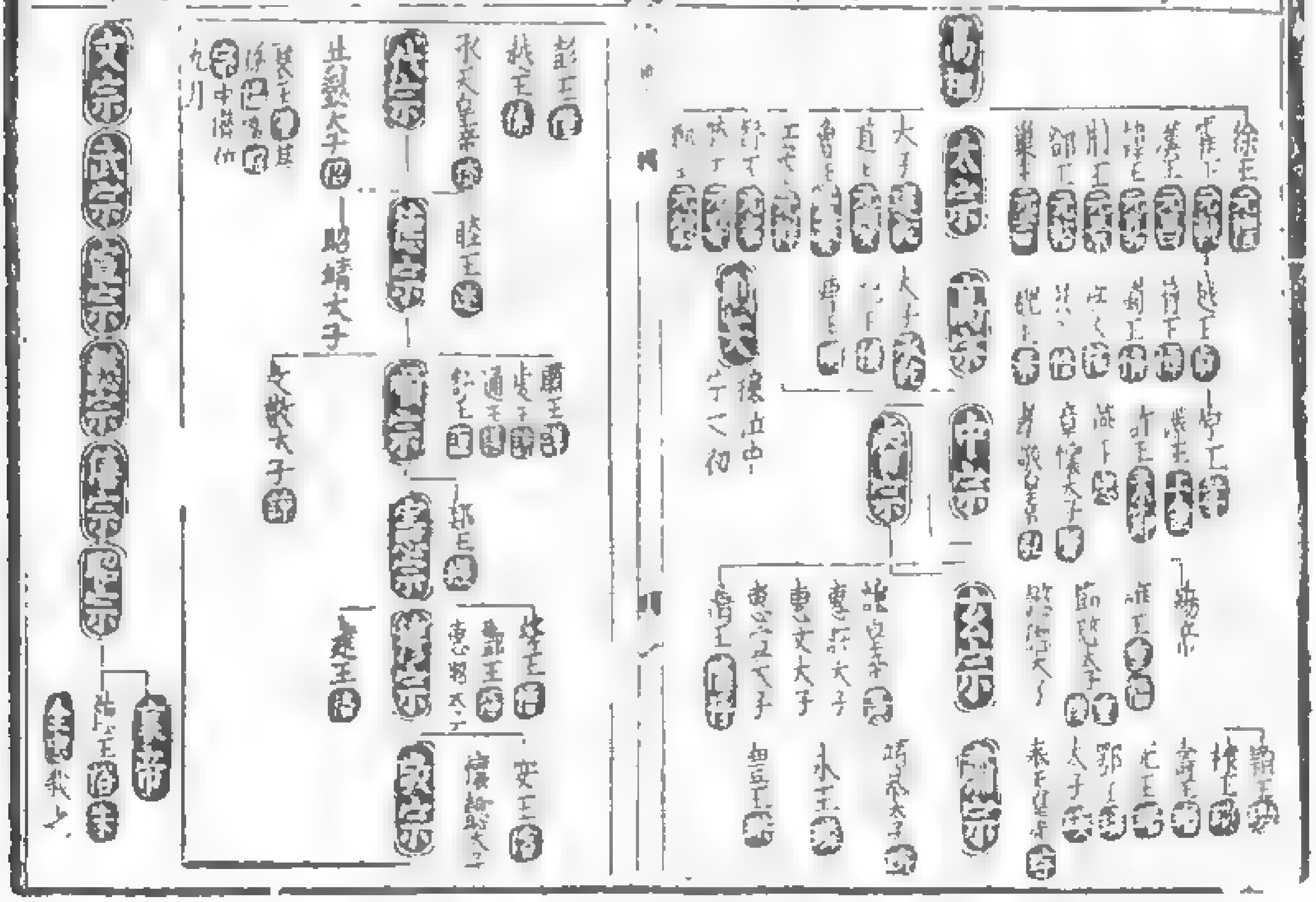
先帝遹揚末命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
大統
睿智日躋
詳延耆儒
啓沃
聖學（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監于前代（唐書楮遂良傳太宗曰朕監前代以爲元龜）宜莫如唐儀刑
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四方承式萬世
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以
發揮
德業廣助
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
不告輒以狂愚塵玷
日月罪當誅死伏惟
清閒之燕少賜
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奉議郎守著作佐郎兼侍講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
又上太皇太后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
察來（易繫辭夫易彰往而察來）唐於
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
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
頃在書局多歷年所（書君奭云）不勤而祿無補
聖世
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
誤恩
擢置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
先帝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覲
清光蠖蠖之志無所復伸臣常於職事之

餘討論唐史摭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
意而發明之可以
稽參得失
監觀成敗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毋臨萬國
天覆羣生
詢于民言以美
聖政臣區區之忠旣無及於
先帝思報之於
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爲
書瞽爲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思不出職交修于
上冀以塵露仰裨
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
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
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旣有故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云）其唐鑑十二卷
繕寫成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 日 [illegible] 臣范祖禹上表



# 唐歷代傳世之圖



# 歷代紀元之圖

高祖 武德九

太宗 貞觀二十三

高宗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二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則天 光宅一 垂拱五 載初四 延載一 證聖一 萬歲登封一 聖曆三 大足四 神龍二

中宗 景龍四

睿宗 景雲二 大極一

玄宗 先天一 開元二十九 大寶十四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代宗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德宗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曆二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四 文德一

昭宗 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三 天復三 天祐一

哀帝 二

---

#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illegible]

[illegible]

## 高祖

隋大業十三年（[illegible]）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illegible]）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誅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illegible]）

臣（[illegible]）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始之乎？（[illegible]）高（[illegible]）太宗陷父於罪而劫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illegible]），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illegible]），何以示後世哉？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illegible]），如影響之應形聲（[illegible]），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illegible]），此則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illegible]），二者權以濟事也（[illegible]）。臣竊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史266 08?

不為也（孟公孫丑上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
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覺父
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敗此而可為則亦無所
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
知義也
高祖從之戊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
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
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
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殷）釋箕子之囚封比
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文）哉
蜚廉惡來於海隅
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
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
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草之從風
迹 人 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
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
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為
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殪商辛於牧野 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
折簡可致吾還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
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
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
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
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
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
當是時李密方圖洛邑高祖求盧偏奏
入關 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
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
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
及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
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
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
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九錫
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
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
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
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
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

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白等而飾讓乎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政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拔孤寡竊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左傳[illegible] 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爲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文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曰受禪於隋[illegible]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illegible] 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illegible] 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魏晉以來[illegible]除其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唐高祖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illegible] 由漢以來故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宜易其覆轍[illegible] 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illegible] 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illegible]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illegible] 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大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illegible] 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若繫乎言路而已高祖嗜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開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

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訴也（[illegible]）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補姓者或以國（[illegible]）或以族（[illegible]）或以字或以地（[illegible]）或以官（[illegible]）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劉氏（[illegible]）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類者則（[illegible]）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勣[illegible]）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彝以脂切下同）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舍去聲）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擢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遠去聲）自古君子易疏（[illegible]）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illegible]）而戒於不見知（[illegible]）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illegible]）鮮有不至禍敗者也（[illegible]）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illegible]）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illegible]）周祖后稷（[illegible]）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illegible]）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脩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illegible]）卑天誣祖悖道甚矣（[illegible]）與王莽稱王子僑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銑蘇典切下同）帝數之（數上聲）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銑梁宣帝曾孫）也離之世（[illegible]）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荊楚欲復其

祖考之業鈞[illegible]大號[illegible]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故其上亦足矣而況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先府僅存固當而歸之唐[illegible]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濫刑甚矣我太祖[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四方僭偽之國係纍其主致之闕下[illegible]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illegible]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illegible]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illegible]中允王珪洗馬魏徵[illegible]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illegible]曰立子以長[illegible]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illegible]而謀君出是太子而勉之以孝[illegible]古之制也[illegible]君

子曰吾處父子之間矣王珪以輔導東宮為職[illegible]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illegible]位安矣[illegible]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illegible]乃使之謀畫以立成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珪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 [illegible] 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illegible] 故不以一職名官 [illegible] 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 [illegible] 自漢以來失之久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失亦近其於唐以既有太尉司徒司空 [illegible] 而又有尚書省 [illegible] 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 [illegible] 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 [illegible] 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綱之在綱 [illegible] 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 [illegible] 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illegible]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 [illegible]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霜蝗耗十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爲九等 [illegible] 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毋預仕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 [illegible] 其役租庸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 [illegible] 蓋自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 [illegible] 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 [illegible] 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 [illegible] 立

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
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
田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
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 反其本云[illegible]
盍音合何不也 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
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
足必徹而後可也 語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illegible] 後之
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宜省其力役薄其
賦斂 [illegible] 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
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
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
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衛士
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 [illegible]去 置東
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
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郎將尒朱煥等以甲遺文幹
[illegible] 煥等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
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穎召文幹穎以情告之
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
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 惡 [illegible]
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戍珪挺臣
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 [illegible]
於天下 [illegible]
容 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 汗 十 遣使請昏 [illegible]去 帝
問裴矩矩對曰今北寇方強爲國家今日計且當
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
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古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爲故常結
昏戎狄不以爲恥 [illegible]
以爲是之邪 [illegible] 則是以天下之大而選
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爲謀之邪則是以女爲間
[illegible]去 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
而問諸佞回之臣[illegible]不知其不可也且西突厥不
若頡利之強弱若衡[illegible]則孫者何以制之
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
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 [illegible] 夫匹士庶人求配偶
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夷縱爲
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爲難

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
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
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
決 上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
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
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
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
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者或以太宗殺
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
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
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
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
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
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
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
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
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
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
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

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
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若管蔡之得罪於
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
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相之以元吉則唐必
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
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
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以為唐宗不若
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
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矣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
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衆
為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從徵之言必
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
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巂州皆以為諫議
大夫

臣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又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
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
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仍相公
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糾而不稱子不
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

齊當立者也又曰鄰人毆子糾殺之…子糾所以遲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以加上考群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爲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強征伐四克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盜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原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原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原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爲難行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古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

##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illegible]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鑑之未精也[illegible]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illegible]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illegible]曰[illegible]非與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illegible]太宗則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也不能盡知謀於眾而不自用[illegible]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illegible]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illegible]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眾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猜[illegible]以光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illegible]如鑑之明[illegible]如水之止[illegible]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illegible]我以其正彼以其邪[illegible]我以其誠彼以其偽何異乎邪之不察使之不辯而必行詐以求之故一為不誠則己已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誠則物不能欺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心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illegible]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奸邪者無自入矣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illegible]曰太宗於是失言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illegible]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

昔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illegible]）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illegible]）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illegible]）以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鄕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illegible]）書曰儆戒無虞（[illegible]）夫恐所以勵志而進德也太宗觀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徵觀之治宜哉（[illegible]）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illegible]）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illegible]）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當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illegible]）不亦疏乎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求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illegible]）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illegible]）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執音）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國舉）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之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致亂而上不聞太宗救其弊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戎突厥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可汗音）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楊嵩）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無君臣之禮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役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王人求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不足為後世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且采從之河南兗豫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當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其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

古之教者必以禮樂

而豈師保以輔翼之

苟問學明而德性成

何患乎不能聽訟也此年十二而使之裁決民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以世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以來直言故群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從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爭諫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材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臣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皋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

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illegible]）稷播百穀（[illegible]）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illegible]）皐陶明五刑（[illegible]）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illegible]）夔典樂（[illegible]）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illegible]）垂作共工（[illegible]）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illegible]）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illegible]）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illegible]）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illegible]）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illegible]）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illegible]）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illegible]）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

德彝刑罰之言也欲㖞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㖞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㖞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三

#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四

##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鎭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封建論唐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長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爲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之以長帥牧伯（長丁丈反）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划滅方國以爲郡縣（秦罷侯置守[illegible]）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周有天下[illegible]七百[illegible]故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屏音餅）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傳不能私其子（堯舜傳以天下[illegible]）

原缺

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書曰[illegible]）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illegible]）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說謏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illegible]）實自秦始古無有也（[illegible]）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因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頗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徵亦預焉（書禮樂志[illegible]）不正救之未變竟東封以事而止（[illegible]）高宗明皇遂踵行之（[illegible]）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illegible]）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illegible]）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illegible]）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illegible]）周公（[illegible]）制禮作樂（[illegible]）孔子以爲才（[illegible]）周公之才（[illegible]）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illegible]）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illegible]）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師卦[illegible]）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illegible]）王者創業垂統（[illegible]）爲可繼也（[illegible]）敷求哲人以遺後嗣（[illegible]）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无時而可用退之猶懼

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兩端疑貳心於己而若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交諸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 式誘以利或劫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貞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十年八月帝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 不唯卽其讒而又罪之 可謂至明且遠矣 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 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毁觀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 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 今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嵕山爲陵 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 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

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
之主知其有害而猶而姑爲之以貽禍
也遂相援而莫之或戒也太宗能爲終制以戒
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爲儉又
唐之家不免長蛇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而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供偫有被譴者
魏徵諫曰陛下以供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
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
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
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
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
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
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
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
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
人及其即位卒爲賢君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
寇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
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
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
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爲我有正由宇
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
可不戒哉
臣曰太宗可謂明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
以明鑒推戒其臣又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
之所以存而不敢忘也比二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
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
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
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
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
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
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畜積
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
資寇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
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長
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
甚
臣曰紂積鉅橋之粟

武王發之

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何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苟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己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為漸不克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太宗五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illegible]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illegible]賢才不可勝用[illegible]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所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illegible]學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爲盛[illegible]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illegible]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illegible]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以爲西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務功而尚名[illegible]不能以義制心[illegible]文忠公曰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illegible]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

無窮哲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illegible]遠矣
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illegible]以服[illegible]
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從之或損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服[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於其[illegible]
乎[illegible]曰其大屬乎父道者妻皆[illegible]道也其大
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illegible]不可以爲
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附而遠之以明人倫
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也[illegible] 凡喪服從
先王之禮則正矣[illegible]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
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
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
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illegible]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illegible]
故失國出奔[illegible]日大臣之所任
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
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illegible]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
臣聞戰勝易守勝難[illegible]陛下之言及此宗廟
社稷之福也

臣[illegible]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illegible]
[illegible]曰無輕民事惟難[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曰爲君難[illegible]
[illegible]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illegible]
知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
太宗知守之之難而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
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
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illegible]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
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
[illegible]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
下之務則君益勞而臣益惰[illegible]此治功所以
不成也[illegible]君臣日與相疑而
聰明然後[illegible]其壅蔽之不暇[illegible]則
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共治乎

[illegible]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illegible]八
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
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illegible]吾雅好山水[illegible]
此有勝處[illegible]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
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
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人錯居[illegible]
殆將半[illegible]
[illegible]

郎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
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万
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
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凋瘵未
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絶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道覘其險阻詭說誘其民人以爲奇能藉以歸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夫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爲諜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夫推是心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乎無可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行成已救正之非能親賢以自輔聽諫以自助所以爲美也雖過猶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如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秘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則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絶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帝手詔諭

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音]頼四皓然後安我今頼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光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illegible]之際人莫得而間也[音]去當是時太子魏王泰方寵羣臣有嘗[illegible]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懷情也且使君之為太子師傅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而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技艱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illegible]豈其疾而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音][illegible]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堪調千餘人[音]去也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音][illegible]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illegible]曰有國者[illegible]之禍小而[illegible]以霸[音]去秦穆公遂[illegible]可[illegible]也[音][illegible]得地之禍大[illegible]戎以亡楚[illegible]不若賞德[illegible]不足而不恤之不[illegible]而不遠[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封域之外[illegible]所不及[illegible]不以煩中國也[illegible]太宗不從忠諫卒自悔[illegible]不[illegible]太宗之[illegible]盛而可為乎

帝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音]去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illegible]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illegible]孔子曰佞人[illegible]殆佞人若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

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在則從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甯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

父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illegible]他人乎見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illegible]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說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illegible]孔子以為殆[illegible]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illegible]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illegible]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然懼然而不忘[illegible]則疾生矣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推不信而又犯然[illegible]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illegible]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illegible]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而過與失安其所當愛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從惰之士其思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illegible]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illegible]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illegible]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illegible]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illegible]夫知其則衆莫

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修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辯折其臣下而已[illegible]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illegible]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illegible]于先王成憲太宗之謂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太宗六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illegible]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illegible]事多微文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illegible]君相不與焉[illegible]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illegible]此奉職之所以爲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蓋主上於執簡[illegible]其職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illegible]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illegible]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
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為
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
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將將四五
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
尚幼稚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
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
憂也帝不聽

臣曰高麗臣節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
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以唐言之大不如突厥其
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國名此三國者皆
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滅其國何獨至於
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
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
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
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
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
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
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
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
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



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
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
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
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
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
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
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名也
故先王以羣臣為友自朋友其非徒以上
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
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其罪大矣
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
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盡忠與
工稷之比也而比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
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
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
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
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
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
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
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

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延壽高惠真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

臣[illegible]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illegible]蓋雖[illegible]國必有智者為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illegible]百萬之衆未可以[illegible]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illegible]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抗腕踴躍喜於用兵[illegible]如馮婦搏虎[illegible]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illegible]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illegible]

[illegible]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先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荒夷一戰不克[illegible]以為功於其智力不得不以小[illegible]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illegible]徙遼蓋嚴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illegible]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臣[illegible]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駕高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觀見煬帝[illegible]以勤遠亡國而親襲其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illegible]日新其德[illegible]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

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涇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擒偽乃自逆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迴紇等諸部為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按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獻獒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因事而成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臨之如疾風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內附所以為開闢以來未有也昔日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寇帶為戒為盛德大業何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猶晝夜之有陰陽之有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彊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不於後世之君或騁兵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工者於天地之間無不發此為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

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illegible]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仙州之勞謳納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illegible]得其人以修其禮樂政刑[illegible]以忠義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illegible]兵革不試以致大平[illegible]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彼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慕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illegible]太宗務其功能好大無窮[illegible]中外欲其為一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illegible]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恭也[illegible]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illegible]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illegible]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臣[illegible]太宗以蓋蘇文弒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而其為人君者亦後大之則傷刑戮及無辜俘入境會此勞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離饑殍其弒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皆丁者之[illegible]師乎伐而不免益發怨矣乃更欲撓其疆場[illegible]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為寇非樂寇也[illegible]

八月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為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illegible]太宗手殺元吉[illegible]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悖天理之大甚矣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立以為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illegible]以明繼元吉後是子其母之罪弟也[illegible]其瀆人倫亦甚矣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

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命未征以漸縮歲之擾非
書乘所能成宜其師無功 [illegible] 爲水運隋末劍南
獨无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又其百姓
富庶宜使之造舟艦 [illegible] 七月遣右領左右府
長史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
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備
等發民造舟役及山獠 [illegible] 雅邛眉三州獠反 九
月遣張士貴等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
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
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
穀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
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
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
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
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
師振旅 [illegible] 夫以舜爲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其事也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 [illegible] 不得已而用
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
所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太
宗以苗民逆命爲恥也太宗不能反己而恥其
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遼夷何其遂而不
復也夫天下猶人之一身四夷猶四支也師役
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足恭剝而必欲度
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病此豈愛身之道
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
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然
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
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
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勣爲何如人哉以爲忠也則
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 [illegible] 以爲姦邪也當任而勿疑 [illegible] 何乃以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邪
是以大臣畜之也太欲奔其心而服之以威欲
得其力而誘之以恩此漢祖所以取黥彭之徒
[illegible] 術之所不爲也 [illegible] 豈能得賢之道乎 [illegible] 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
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

下而不顧蹶焉千駟而不視者[illegible]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 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illegible]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illegible]於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illegible]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illegible]屈己以從諫[illegible]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illegible]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illegible]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illegible]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

東萊先生註唐鑑卷之六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illegible]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 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illegible]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而釋服[illegible]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其陰而學樂[illegible]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

文之隆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
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涼建方大敗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
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救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
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
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
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
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
御安福門樓觀百戲[illegible]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
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
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卽有群胡擊鞠
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
鞠[illegible]自兹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祖禹曰高宗卽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
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正觀之風
[illegible]
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覘胡人
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愼率是道也豈不足
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皆惑忠臣不可諫骨
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
[illegible]初親賢後用佞也書
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illegible]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
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絶
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好納直言導群臣以諫爭[illegible]
[illegible]
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
由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illegible]太
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
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
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
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
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
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
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
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
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
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
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

足以格其非心[illegible]而益見歸矣[illegible]
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
茲豈得以入其謗高宗無足譏爲惜乎無忌之
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它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則[illegible]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illegible]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絶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托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illegible]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illegible]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illegible]而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illegible]以輔少主[illegible]居伊周之地[illegible]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illegible]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illegible]三辰之告[illegible]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天之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illegible]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雖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然後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

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且兵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 [illegible] 曰自褚遂良 [illegible] 之後 [illegible] 天下以言爲諱久矣而高宗 [illegible] 言皆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顧命之臣 [illegible] 以先帝遺言爭之猶乎其不可入也 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 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 [illegible] 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 [illegible] 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 [illegible] 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illegible] 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尊女殺忠臣 [illegible] 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 [illegible] 不遂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 [illegible] 及父祖剖棺 [illegible] 豈非餘殃哉 [illegible] 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者已若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 [illegible] 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 [illegible] 非所以爲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諡爲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皆無其位非所以爲號謚也父没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之豈禮也哉李治以爲武后欲誅其國亂太子洪蓋高宗不之知而后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拱位而已 [illegible] 其後則皇追謚 [illegible] 代宗追謚 [illegible] 寧王從 [illegible] 以此皆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從其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舅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 [illegible] 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自古人主能知其過者鮮矣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己未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于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沖舉兵于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沖爲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沖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

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
室流其幼者于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于萬象神宮赦天
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
王煒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
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璥等六
人流嗣滕王脩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
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
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
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于和州殺豫章王亶
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潁等宗
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
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賜姓武
氏永平王爲吳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
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
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
稷紀武氏主于太廟改唐大廟爲享德廟乙酉日
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
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

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
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
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于神岳
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于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
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于
通天宮殺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黨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
九月享于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
子享于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三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
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
爲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
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赦天下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與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illegible]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于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于位徙太后于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illegible]

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且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不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廢不繫之子下可以不革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正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罪命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正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illegible]也春秋於楚[illegible]所以存周室也[illegible]人下皆書[illegible]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哉[illegible]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稱制之戒稱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珦等[illegible]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illegible]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illegible]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

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同危宗社帝召欽融面
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
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
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
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制之則得正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蹢躅由自止也大抵小人浸而不制〔大〕其勢必至於滔天亂父與君而後已是聖人戒之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七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后太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皆不欲捨其子而況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其追福於睿宗皆斁人倫也無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塚所以藏棺槨也非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虚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玄宗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法者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中人不可假以威權其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故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明皇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為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然後用之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哉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陘之役欲討之群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臣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耶當成之為非耶當爭之不可徒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委其人以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何以正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然則持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諺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

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
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 [illegible] 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 [illegible] 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 [illegible] 故友于兄弟 [illegible] 雝於大姒 [illegible] 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illegible] 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 [illegible] 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盖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 [illegible] 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 [illegible] 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千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論亦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 [illegible] 十使 [illegible] 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 [illegible] 若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 [illegible] 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衆守令之衆已得人而擇之 [illegible] 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

歸計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宋璟所以爲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後人主之好武而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爲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 [illegible] 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 (孟子曰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 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至于三代尊禮輔相 [illegible] 詩書著矣秦漢以來益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illegible] 所以禮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 [illegible] 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林甫 [illegible] 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 [illegible] 以求說悅人臣之薄於禮而厚於利是以林甫得以肆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 [illegible] 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夫宰相百官之首也 [illegible] 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爲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書咸有一德) 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 [illegible] 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 [illegible] 商之三宗 [illegible] 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

始為兒寬〻其制矣大概不可多也不可寡也
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甚矣唐制何所
取正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
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
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
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
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
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 [illegible] 後世
最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浸壞
非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
輕變之 [illegible] 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
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
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
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
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作章此
所以多亂也
東萊音注唐鑑卷之八

東萊音注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
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
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
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
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
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
仲為內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
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
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
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illegible]
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遠
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
惟得一張萬歲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三
百倍由其得職之明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 [illegible] 大宛之馬於遠而
獲於外夷之地 [illegible] 則與之能壯也
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末

若晉之壇也[illegible]鄭之小城出於何為故
不可求[illegible]唐屢移於是石以獨就此求草之
矣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使也凡欲制事者
其人而苦其法豈有不盛者乎
十四年四月故王皇后贈諡追父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之廢[illegible]
[illegible]乃以何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
為贈何哉儲貳受其弟欲以學之然不正之禮
不足為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
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
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
之日也[illegible]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
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消長之候不可
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
驕心寖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而為之首以
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為名臣不亦過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
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
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
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illegible]
[illegible]
奏以為戈之臣奏之[illegible]後李
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illegible]
[illegible]逆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illegible]
[illegible]在所任[illegible]不可不慎其細哉
[illegible]帝
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阼垂
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
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
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
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
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
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
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
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
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
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

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
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
語白帝帝為之動色[illegible]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
無動明年將廢太子乃宰相李林甫曰此
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 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
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
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戕為仇讎[illegible]置相
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
引讖書為證帝怒命左右撲於殿庭絕而復蘇
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
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 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
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
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諫[illegible]氏即外戚
[illegible]
[illegible]樊珠工錦繡[illegible]詔
神仙禁言祥瑞[illegible]豈不正哉其終
也或安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其由
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七月
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
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
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帝歸功宰
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臣 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
[illegible]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
帝
臣 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
德不足敵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并稱皇帝之號
[illegible]
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illegible]或於妖讖
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
[illegible]周宣帝自稱天元[illegible]高宗稱天皇

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節號之興
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君以爲故事使
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
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
見帝遣使求得於盩厔（[illegible]）樓觀山間四月
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皇帝容分置諸州開元
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illegible]）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illegible]）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
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謦
欬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
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
弼果求而得之（[illegible]）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
志求神仙或方士之言以老子其祖也（[illegible]）
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illegible]）
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illegible]）
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
哉

天寶元年將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
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
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
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寖多每
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
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財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
多也人君苟能節以治之恭儉以守之（[illegible]）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
無爲以持太平（[illegible]）於其安也而勞之
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
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
多欲[illegible]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
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
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
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帝享玄元
皇帝於新廟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
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
皇崇老莊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illegible]）可爲
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

郭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
終身不復言神仙事可謂能補過矣
二年三月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爲先天
太皇尊皋陶爲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傳曰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唐祖老子茫昧荒忽矣老子之
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
不亦誣乎書曰皋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
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族類
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如商周有世次
可考也而必託之上古以誑於民非禮之祀適
所以爲後世笑也
三載三月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
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
稱其美三人皆帝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
搖矣
臣祖禹曰明皇寵信安祿山故群臣爭與其美
以封殖之主心益固雖太子不能間也間去 三
人者豈必交利於一蕃將而不忠於唐之社稷
哉不過諛說人主以保寵位而已其後祿山舉
大亂天下人臣阿意順旨其患禍豈細也哉 [illegible]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
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
中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煉藥成亦置壇上
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
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 [illegible] 何
以使其臣下不以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
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謁言有呼萬歲者 [illegible]
[illegible]
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
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
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
妃七月冊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冊太真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
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

三綱絕矣[illegible]其何以為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
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
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
馬[illegible]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
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
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
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
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
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
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
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
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
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
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
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
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
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
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
益[illegible]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
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
石堡之不可取矣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
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乎既[illegible]
而復撓其謀[illegible]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
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
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
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
史那社爾契苾何力 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
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
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
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
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
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
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
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
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
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以惑明皇故信而不疑
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
能知其[illegible]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
功是以李林甫得[illegible]其計以中其欲[illegible]人君苟

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知所不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illegible]賞賜無節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illegible]杼柚之勤勞[illegible]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殄而輕費之[illegible]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illegible]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大以謚之[illegible]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illegible]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illegible]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者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illegible]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illegible]不經[illegible]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illegible]皇削平六國[illegible]漢武帝驅攘四夷[illegible]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唯其儉約恭[illegible]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illegible]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illegible]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九

#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十

##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爲戎狄 [illegible] 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狎 [illegible] 亦極矣吾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敗國也何其戎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 [illegible] 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 [illegible] 夫中外嗟怨帝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 [illegible] 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之私庭鉷又殺之銲所善邢縡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鉷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縡縡格鬬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鉷必預謀陳希烈與國忠鞫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偕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一本作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爲王人若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 [illegible] 故凡有利必行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illegible] 所以順天地之施也 [illegible] 夫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illegible]
此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illegible]自榮澤以來
未有令終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illegible]融既流死[illegible]
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之後有楊國忠[illegible]故何
肯繼利而[illegible]聚衆也[illegible]故其惡
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illegible]之能
循不以[illegible]況其非道者
乎必是公劉之厚民[illegible]管仲之富國[illegible]
李悝之平糴[illegible]下

[illegible]

取其時以為常平[illegible]
[illegible]不為搉克上下
皆新則[illegible]其終後嗣蒙其殘亦吉凶禍福之
效此可不戒哉

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
草制楊國忠諫而止垍均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
唐初[illegible]中書門下官有文名者為之乾元以後
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
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
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
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illegible]
[illegible]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
其職始分其後遂以命令[illegible]自宰相以下進
退輕重繫之[illegible]取其詞藝而已或釋老之
徒方伎之士[illegible]技以事上不與
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illegible]所以為林
[illegible]也上[illegible]其和[illegible]者不亦可哉

載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
南[illegible]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
敗狀仍敘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
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饑死什
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
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
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
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害深也管
[illegible]

明皇信一

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 [illegible] 以敗為勝

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

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

也當是時明皇臨御四十餘年 [illegible] 自以為太

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

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

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

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

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

秋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

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 [illegible] 九月貶峴長沙太

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

不害稼也帝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

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

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

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 [illegible] 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

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 [illegible] 邊事付之

將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蕃宄為賢能

上猶為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

甫之時言路塞絕 [illegible]

言為賞以賞言為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

而賄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莫安能諫佞

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

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

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也知其事而不忍

嘿默 [illegible] 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

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一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

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十五載二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

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

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

迎賊巡至眞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

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

與賈賁合

[illegible] 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

一旦兵起幽薊 [illegible] 中原瓦解 [illegible]

[illegible] 而顏杲卿首謀於常山眞卿唱義

於平原 [illegible] 張介然 [illegible]

北城郭[illegible]官守[illegible]李憕盧奕蔣清死其[illegible]
賈賁以一劍[illegible]張巡
以豚犬之兵郭子儀馬燧於朔方[illegible]李光弼
震蕩於河北[illegible]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
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有無人
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
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
競惟人四方其訓之[illegible]苟得其人則何危
亂之有

哥舒翰軍于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
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
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
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
備翰也翰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灞上軍隸潼關
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
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
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illegible]戰于
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illegible]火拔歸仁
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
[illegible]
又從而趣翰出於潼關恐其為己不利
動為身謀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
以自族也夫孰利過於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
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
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
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
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
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
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
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
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
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
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

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側主而行是既不能率其民人以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行避狄出奔猶當告于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而逃委其子孫宮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明皇始其階也夫

洛卿所行皆以諭郡縣置頓食村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若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一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其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illegible]翰[illegible]薄關上思礼請則兵咏揚國忠翰曰此乃翰反作祿山也翰但軍降虜[illegible]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illegible]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illegible]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illegible]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illegible]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備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illegible]惟高共不敢失礼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illegible]

[illegible]危如綴旒[illegible]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勉不以王路安險易其心[illegible]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illegible]此可謂忠王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illegible]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illegible]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有王衍之比也帝由是疏之琯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琯請自選參佐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illegible]分為三軍以南軍北軍[illegible]前鋒十月二軍遇賊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illegible]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琯如初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illegible]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illegible]以是大招權

明年罷琯爲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而猶以爲將帥倚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琯以還見踈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illegible]）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illegible]）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琯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illegible]）打子（[illegible]）聲聞子外李泌（[illegible]）乃備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illegible]）以此

臣祖禹曰明（[illegible]）于蜀肅宗越在草莽（[illegible]）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疾首之時也（[illegible]）而於行旅之中與婦人博戲豈非以征爲然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illegible]）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illegible]）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illegible]）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illegible]）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illegible]）不亦宜哉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illegible]）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爲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　好結戎狄以

求其援肅宗始務欲速不爲遠謀[illegible]至
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
武王代商亦有微盧彭濮[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之時吳人亦佐晉征[illegible]
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爲扞蔽之助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也[illegible]與
之共事未有不爲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
在宮南樓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
於樓下上皇降樓[illegible]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
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帝著之帝伏地頓
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
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
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
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爲上皇習馬而進
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
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
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
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

迎上皇於望賢宮有如此其[illegible]
馳道固若有長禮以眩耀於衆而其誠可謂
其終也用婦言而保[illegible]遂遷其父於西宮不以
[illegible]
臨危則取大利若是則謹小節以是爲孝亦已
惰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
飯流歠而問無齒決[illegible]
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illegible]李光弼以思
明終當反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信陰使圖之又
勸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
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
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因[illegible]思明責之
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
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
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幷其子死者二百餘人因

思禮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

臣光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而已矣一為不信則不可以自立於[illegible]人主而為不信於天下其誰從之[illegible]思明之降加以爵命[illegible]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討除知其有亂志而[illegible]叛言於君而討之可也行其法而誅之可也乃使[illegible]上令[illegible]事之[illegible]及[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不[illegible]所以弭亂也哉既失信於己殺之而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illegible]不亦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illegible]曰[illegible]衛[illegible]將帥[illegible]子儀因師[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之師使閹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使宦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下之衆也[illegible]變維將帥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illegible]節制之[illegible]不免於敗則[illegible]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其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強不受命召[illegible]今劉[illegible]不自安[illegible]展方擁強兵請除[illegible]代李峘俾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illegible]之以展為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illegible]制書展疑之[illegible]以拒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illegible]京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峘將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峘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illegible]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illegible]明年正月[illegible]斬之平盧軍

大抵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江淮作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上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爲剛則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御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禨祥之小數以爲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爲之不亦甚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爲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神人雜揉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于上民迷于下瀆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僞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謀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幷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帝崩輔國等殺后幷係及兗王僴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閑廄馬家小兒之流肅宗寵而任之委之以政假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驚沒張后二王以殘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鎮〕瑱樂襄州
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諲〔諲音因〕
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眾心恐
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
六州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茙音戎〕密表瑱倔強
難制〔倔渠勿切〕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為然乃以瑱為淮
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
茙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瑱聞從鎮大懼又諷
將吏留己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瑱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裴茙既得密敕即舉麾下二千泝襄陽〔泝音素〕
瑱以兵逆之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
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
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茙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
夾擊大破之追擒茙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心信讒慝不明以藩鎮為餌欲
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
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
行裴茙貪奪之謀使茙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
跋扈之為愈也夫遣臣倔強以兵得
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二

東萊音注唐鑑卷之十一

# 東萊音注唐鑑卷之十二

##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
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
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
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
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
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
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
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將者失為制將故
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子儀為將其肯遺國
患乎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
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
刺史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
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
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東晉以來人
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依廣學校保桑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
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
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

之於省如鄉法明法吏部試判[illegible]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illegible]至唐而進士科益榮惟楊綰之議從事於科舉之試故為進士何行而競為庸人沮止此先王所以治之以欲察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甚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illegible]代宗之罪己也厚其待人也恕[illegible]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焉



功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始自是之主戲[illegible]由不得其道也

大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縱其惡而誅之[illegible]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並其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illegible]主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
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爲既不能
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illegible]
詰齊與吳非敵國也後世以爲蓋之代宗德不
足以柔服則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
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
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一月諸鎮討田承嗣常李寶臣之功道中
使馬承倩賫詔勞之將還寶臣遺之百
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
武俊説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
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
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宦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illegible]
[illegible]
郭長月復[illegible]風沙衛叔段以狄道而殖[illegible]
[illegible]
皆以宦寺敗國喪師[illegible]承倩一奴寶臣而諸
鎮解體臣[illegible]道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爲害
也過於寺人貂風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
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
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illegible]君子
之德風[illegible]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
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
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孔子
[illegible]孟子曰君仁莫不
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戸部侍郎判度支韓
滉恐鹽戸減税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
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
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命御史按視
所損凡三万餘頃渭南令劉藻阿附度支稱所境
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帝曰霖雨溥博豈
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
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
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戸而不問滉蔣
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宜付史臣

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illegible]也將人睨之

臣祖禹曰代宗之貪[illegible]人無恤民之心[illegible]於此甚而不行於貴近也將[illegible]以[illegible]實而未為對曰[illegible]人主欲受其[illegible]敢言者也 臣祖禹[illegible]歸於好利從役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所[illegible]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illegible]不平[illegible]任[illegible]不明故也且在將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illegible]之在戶部[illegible]決官則始疑而終信之[illegible]一也明於疏遠而暗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illegible]無偏無黨王道蕩蕩[illegible]若代宗者[illegible]何貴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荊山之陽又六十有二及豹狗[illegible]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故將其煩[illegible]決其底滯[illegible]之內聞風畏服以為不世出之主也然[illegible]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治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illegible]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illegible]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返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illegible]宗[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之[illegible]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官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illegible]

如此耳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 [illegible]
[illegible]
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
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皆不然故夫德
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恐人以為孝
而掩人以為負者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
懇之心以守之 [illegible] 未有不甚
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
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
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 祖禹 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嚴而終於舍出
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夫令者人君為
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 [illegible] 朝廷
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為
而實令貸從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
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 [illegible]
蓋法雖備具而意常殊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
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道意行弊
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帝初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
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
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
亂天下豈非欺罔乎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
矣

臣 祖禹 曰德宗之不明甚矣與有所惑二臣以
贓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
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 [illegible] 周
不以蔡有管蔡而不封懿親 [illegible] 夫以失
於一人而不取於眾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
明不能求賢辛委官者以為貪心乃疑朝士皆
不可倚伏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己者必欲寘之
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 祖禹 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 [illegible] 人君待一賢者而相之我
相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皆其類然之
皆莫非賢也 [illegible] 人為則其待一賢而
百姓安其德 [illegible] 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

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必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牽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惡得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自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貞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世賢人君子常沉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蘇轍

也人君置相可不愼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鎭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覬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說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束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與將傳滔今幽州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乃止殺叔使文吁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鎭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却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民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於為叛而泣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論語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外紛從以競其兵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修政矣小雅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己自修而已矣孟子曰反求諸己而已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

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入血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粟帛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害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禮記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治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illegible]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則益其德盧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illegible]猶能任賢一爲小人之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它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寵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爲刻剝民不勝困音[illegible]以至大亂夫以天官當民賊孟子[illegible]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illegible]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幾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 東萊音注唐鑑卷之十二

源缺

二千中税千丁税[illegible]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illegible]其數或有宅屋多而[illegible]宅資者出錢動數百[illegible]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illegible]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illegible]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兒上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illegible]速則不達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横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illegible]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illegible]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

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illegible]陛下復[illegible]各[illegible]則遠已踰者仍然[illegible]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范祖禹曰賢者之知亂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illegible]陸贄論用兵之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illegible]天道乎亦覩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糲食菜餤眾怒蹴而覆之遂作亂[illegible]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

臣相府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illegible]
倡議奮臂[illegible]
驪山之徒[illegible]
向若以[illegible]以外
宋以[illegible]天下之力以敗之而不知大
[illegible]
救四之[illegible]起天下之變其
[illegible]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illegible]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
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
受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
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 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
是帝召禁兵以[illegible]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illegible]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
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時齊侯呂伋
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以為天子心
膂[illegible]才者太公之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

二諸侯往為質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
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訓諸御知義[illegible]
禮及可用也[illegible]以忠力
之臣與公卿之子[illegible]天子之
尊必使諸侯以天下之賢者共掌之訓其徒
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為固也後世苟簡
人君多[illegible]與小人而不與君子[illegible]世所
任者非其人[illegible]之衛其
後繼前之失[illegible]天下
不義之人使[illegible]天子之居不以付之
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存于國家之無法
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仰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師坐弟
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
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
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先及矣
既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
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
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
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
帝亦以為然又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
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

[illegible]慮不可不深若泚得志奔迎何懼於兵多如其
不然有備无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盡杞及门彦
[illegible]於帝门[illegible]朱泚心[illegible]必不[illegible]大
臣入京城[illegible]以祭之帝以[illegible]敢
行[illegible]叛[illegible]請行[illegible]後
[illegible]變[illegible]朱泚[illegible]節度使
張[illegible]以奉大道隘故[illegible]翔户部尚書蕭復
遂[illegible]陛下大梁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
中必有與之[illegible]若臣尚[illegible]不能久豈得以
[illegible]計已決武為卿留
一日[illegible]乃止是月以復[illegible]尚書
公輔[illegible]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illegible]奉天
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
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
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栢城而行營於城東
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illegible]分賊勢
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應援可也
儻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
栢以[illegible]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
至[illegible]若[illegible]則泚可
破也[illegible]下行師豈比逆賊[illegible]希全等
過自[illegible]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

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援為賊所敗
是夕[illegible]保邠州泚攻益急
[illegible]以事驗
之則忠邪对[illegible]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
必反蕭復[illegible]鳳翔[illegible]何其明也盧
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illegible]賊
又[illegible]援[illegible]奉天益危[illegible]其
人可知也奉天之守賀公[illegible]
以[illegible]相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解
有知[illegible]若也[illegible]
朱泚僭號大秦[illegible]以[illegible]為礼部侍郎
[illegible]為泚[illegible]
[illegible]知死必勇非死皆難
[illegible]不作冊文而死
[illegible]為逆巳矣措
[illegible]不作而巳系之不敢
[illegible]而[illegible]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
[illegible]而不能拒泚此特賊[illegible]逆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朱泚攻圍奉天[illegible]

出城驍戰□號虜少游也其人懸以告崇為斬說奏乞一
儒傍下時輸帝為之桑求不獲竟膜默而遣之時
併御纏有稱术二册□叉□□□□每伺賊休
息夜縋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
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等無罪
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慟哭流涕與盡死力故
將士雖困急而鋭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儲微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
朱泚七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
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 不□□□□□□□□
□□□□而況以天下之大備兆之衆守之以
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亡之故人君苟得民
心則不在地之廣狹位之與奪王天下猶反掌
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七十里□□□
□□□□豈不信哉

朱泚以於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
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
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膳宇器械日費甚廣
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
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制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
師出以為名 多所貨利 □□□□□□□□□□
稅也 □□□□ 以為人主可斂天下而莫之知也夫
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親甲況人主內
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猶
雖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為盜資
貨悖而出猶不能謝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
為利蓋以此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曏日致亂[illegible]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illegible]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今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上情阻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illegible]帝無所施行亦[illegible]又請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illegible]以[illegible]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敗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已欺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illegible]誠信之道不可漸須而失[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恆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illegible]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illegible]意輕以名對以改過爲能[illegible]改過而[illegible]於信非[illegible]實則得之道[illegible]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illegible]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帝頗采用其言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於亡[illegible]不能反求諸己[illegible]而以爲失在推誠故遇事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掩其美[illegible]不復以聽納爲事[illegible]

諸謄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
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以其
夫小人也雖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拂意
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
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
可去而遂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
言觀其所行孟子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亦足以知之矣
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
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以
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
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
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
更舊政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
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
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
使實疏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
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
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
行使之論奏[illegible]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曰若
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爲隱從一自有回互則
復不當受疏陛下何得而不爲辨明乎[illegible]悵
恨也夫明則判[illegible]或進此言[illegible]不
與明[illegible]於[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是使[illegible]相猜[illegible]
相忠邪賢人[illegible]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illegible]而[illegible]
蕭復[illegible]之言[illegible]欲其甘
心術而[illegible]欲[illegible]心勝不
決而已此蕭復之所[illegible]也孟子曰不仁者可
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孟子離婁
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爲帝所親信[illegible]雖有宰相大
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
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
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
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illegible]
[illegible]盧杞[illegible]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
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illegible]贄恩遇雖隆未得
爲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
及其用裴延齡之讒則棄之如脫屣孟子[illegible]
[illegible]於所厚者如此宜其[illegible]所不薄也[illegible]

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梁州以文尊安公四月帝至梁州

欲為公主造寺之義公謂不可以為山南

久安之地公上之儉薄以副軍

須之急而使資因為安造塔甚微非宰

相所宜論公惟正欲勝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

此如何憩之贄又上奏責猶怒罷公輔為左

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畏用心於天下之人欲聞其

以文修其所

不畏也書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而後世宰相與

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

之諫臣此諫之人不保位之計非賢相之

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

論卒廢斥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

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狀頗似窺覘今

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

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表以為今盜據

宮闈有此悠悠行在者當加恩[illegible]得保

猜慮物則長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

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

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

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

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

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

御區宇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

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

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

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

於見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

知其於陸贄欲工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

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

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

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

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

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illegible]君

命[illegible]進退[illegible]以成功不若假以便

宜之權[illegible]

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會要[illegible]
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
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
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貞凶[illegible]六五爲師之主[illegible]師之所者也是
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illegible]於人者也故
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
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出於己或不欲功歸
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
成功者也

[illegible]
六月李晟收從京師路右至行在帝命陸贄詔
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
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撫而首
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不善克終已
難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
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
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中使是閉其門而由戶
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爲善之爲益也少
[illegible]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委
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
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
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
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爲[illegible]今[illegible]逆禍之主此宗社覆亡
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illegible]使自江淮還與李泌[illegible]從一與[illegible]帝
勉從遷使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
臣[illegible]在幕府下僚獨非是義請以皐代少遊鎮
淮南使其[illegible]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
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閤從一詣復曰欽緒宣
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
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
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
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
最當今之大弊曏朝恐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
不可不謂聖意尚爾猶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
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其語從一從一奏之帝
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貴其爲此朝廷之公

議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爲密謀耶既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夫如是忠良將何得盡其心乎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詣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甚於病之害也先王御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吐蕃尙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尙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尙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滉奉詔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初戎既破吐蕃擢沙堡馬燧渾瑊等各率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以晟爲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曰於

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
我矣盟由何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
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决以辛未
盟延賓僚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
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
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
廷為犬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
是日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
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
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
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
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
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
料敵如此其審邪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
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
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為
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
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
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
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燧遂以失兵權
稱疾不視事云云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

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
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
忌使勳臣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口可戎
狄之計一日用其言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
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謀以謝結贊之
陰謀出之計不可入而姦臣戎狄得以欺
責由其心術蹈倒見善不明故也觀帝所聞
統延賞與關給民刑孰大為德宗曾不致詰使
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為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
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
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
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
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
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
有百揆夏商官可知也 [illegible]
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六職以聽焉
詔王發號者宰也 [illegible]
康誥王臣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待其職君得
其道然後已無為而治 [illegible]
而正爾已無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

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己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戚憂)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君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然後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鄜國大長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无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縣彼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恐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啟沃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諫諍之人助君之決者心曰家事非他人所預(高宗將立武昭儀問李勣曰陛下家事何問外人)陷君於惡莫由此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如相之職業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

貞元二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姦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illegible]自君臣而言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illegible]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illegible]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illegible]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爲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爲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其所以然不料盧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illegible]夫爲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十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贄上疏以聞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間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甚非以濟國家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爭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爲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其爲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

除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折損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於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以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兵法曰師在制命而已遙命則不戰且戰事在遙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怯懦者知雖有孫吳之臣亦不得自便此非敗國之所以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户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三十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汙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廄馬帝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冬涉春以來並不支擬陛下必以延齡秉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留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掊取於民以虛爲實從容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于德宗皆蔽不悟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術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欲以萬榮爲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略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則一所在人各有心此端曆啟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爲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以啟天下以殺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王者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口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日安也肅代之人主壞法

孝宗

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帝性循忠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又界付之臣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小嫌棄人不待其得失之實輒以一言獲於進用往往不待其功效之成往往以一事遽降黜大臣多以為言帝不能改其所以為不可也臣下有所付任遽疑不思其所不及其選擇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

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孔子先有司 故小過以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為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為天下乎自古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反之是為後世戒哉

賛文奏陳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賦出絹調出繒纊布而官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其制惟估資產為差使以錢穀

定稅計錢折納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其所輸之物所出非所業所業非所輸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勅令諸州初納兩稅須以布帛定估上供之外其餘亦以物折納不得加賦於下取其中數以為稅之錢折納之數

臣祖禹曰貨者所以權物之輕重使天下則爲用積以行而不可為利也行以知其輕重而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此上下所以交相養也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者必賤矣官之所無者必貴矣穀帛賤則錢重錢重則物益賤者多是以利歸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村相望民謀不陳陳賦稅民之所以困窮也 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為賦官豈得其利乎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別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

表稱此皆每月中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也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疏奏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奸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則莫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亦甚矣夫奸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是以惑其君心 讒姦也 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罪大矣必書名之以春秋之法 春秋人姦以猾 憬其爲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譖陸贄張滂李充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外間恐以爲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illegible]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帝又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諫爭所作事臣之職也然未有言之職也因之論者或泥於觀命之[illegible]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焉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illegible]以爲不然[illegible]人[illegible]發嗚呼[illegible]人曰[illegible]有[illegible]延齡爲相於陸贄之死[illegible]非賢孰能爲之大舍其也名實四方終自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迄今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illegible]也 上声 後世猶[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爲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軍學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外則藩鎮內則宰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可謂國之大柄也[illegible]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宣歙觀察使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光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聖若德宗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則宜知民之疾苦事之得失困而後發其智慮而後徵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聚斂政吏殘惡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心蕩矣非其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鹽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為鹽州防禦使

……然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鎮得以計去之官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己……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為延齡所薦以謂之

臣……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誠也以為好之而無已也……

……其人又用其所惡……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強愎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年二十餘召入翰林……尤為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

遯擢李守肅銜之上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
故守正之士難入讒給之上易親張弛正
元之間蹟忠邪貧佞猶執於朝而君子常陷躬
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
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
至於亡非不幸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臣聞衰絰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昏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衰昏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陋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眞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

德宗

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注）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注）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illegible]）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illegible]）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之所與共守者也（[illegible]）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為尤甚惟其委任宦官是以濁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注）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illegible]）一諫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為若出諸己也故其為害如木之有蠹（[illegible]）人之有膏肓之疾（左傳成十年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illegible]）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為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節度使

任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將略專以巧佞事宦
官宦官也竇文場愛之薦於帝以為蔡州四面
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軍以宦官
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
天暑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
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誠等戰于溵南官軍不利
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
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

臣祖禹曰今之宦者領兵伐叛未有不敗國喪師
者也而君苟不改其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車
之轍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
為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
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也苟非其人將
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為害
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
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
專以慢上陵下為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
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
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取歸襄州
中使奔歸頔表洪太重帝復以洪為吉州長史
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

德宗

怒已解奏留為判官一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
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
之剛有志氣之剛
勇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
之勇
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而老消
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從此志氣之
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
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度其後而發之此
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
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
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
之初欲有為皆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
也易則其挫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亟
以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
使帝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
僚進奏紀其名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
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依諫而辭之
德宗以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為天下之

德宗

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耶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帝以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无復所忌僤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无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阬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阬中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以貞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也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太子嘗欲諫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後叡錡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弈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必擇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其謀知之者亦勿思其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
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
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
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止以一
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未進止只令此
軍取大將狀與節鉞制從不測所人希皓固辭與
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將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
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句當此軍監軍
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因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
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北面
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
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
廷御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
士豈不惡夫天下之和陵犯欲併天子之帥而
事之哉盧從史將賣人主之柄也[illegible]
請於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爲君矣
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
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太子已帝崩召翰
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illegible]
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
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
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
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illegible]
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
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
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
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獨取諸宮中而
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
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
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illegible]
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
有天下爲己憂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
父子相疑以終身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
之際鮮有能正其始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
年既有兆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
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 彌留久留也）中外隔絶大臣不得

閹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欲議或太子幼弱儲

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肅

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illegible]以下無

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此亦猶[illegible]及不

能以序相承而嗣以任樞密君廢立皆出於宦者次

公等特以草詔得入禁中後出北門而不然幾有

損焉之事[illegible]後

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未暇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

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特君之粃政尤

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illegible]

[illegible]二曰委任宦者[illegible]

三曰聚斂貨財[illegible]

蓋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

御物尊賢使能[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足

以成天下之務[illegible]抑欲削平僭叛剗

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喪膽破惟患姑息

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以其家臣

則聚斂掊刻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

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

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竭

責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

從來者漸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順宗

永貞元年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呂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於人而無所能爲也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而爲之用其可恥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箸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爲相祿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而歸言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本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雖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本起於

順宗

憲宗

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illegible]以至於
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illegible]
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宰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
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
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
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
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
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
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
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
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
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
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
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昔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故自親事[illegible]
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illegible]豈足以知
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得其說以誤人主至
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
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
賢者各引其類[illegible]此求易而有

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
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
亦不可為也[illegible]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
裳之言[illegible]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
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
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以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
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
者皆晝夜思之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
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
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畏
敢諫其出於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
面從退有後言[illegible]
[illegible]
其臣下如此唯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
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
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
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illegible]

德也　憲宗有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賤孚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出季友從而其恩禮頔出望外大喜頃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鎭皆得人人而悅之乎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彌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然諂諛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垍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寬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良人爲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乏絶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文帝二年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民田之租稅）人君能救者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致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

劉濟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李絳以為不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將去聲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 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者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不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嫗之恩邈然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之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躰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熟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強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忠誠長從征伐不息盜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末固則難攻亂日淺者治之亦易亂日久者治之亦難先王內修政事外撫夷狄[illegible]其為之有本末閔之有先後夫以無欲速輕率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奏

職名太重者相屬矣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為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繼於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illegible]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以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顧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伊尹者湯之功[illegible]傅說者高宗之功[illegible]用卜商者武王之功[illegible]用周公者成王之功[illegible]未嘗獨用家臣而後功出己也憲宗不能張瑾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李服臣下人君之器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信託中主李逢吉泄而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illegible]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illegible]大戊王季[illegible]曰克自抑畏[illegible]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illegible]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illegible]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illegible]其可謂有畏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

## 憲宗

十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以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疏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疏而遂易其心哉[illegible]如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illegible]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說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illegible]憲宗之責宰相其以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以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illegible]夫能以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效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illegible]若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illegible]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illegible]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illegible]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爲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illegible]憲宗懲于頔之姦訟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

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此比將何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万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日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万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所以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後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關[illegible]（得其道則天下[illegible]失其道則天下[illegible]）使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illegible]）明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親不避外讎不棄也（[illegible]）惟其行之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問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illegible]）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若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發之讎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有不敢為也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illegible]）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相矣（[illegible]）憲宗黜之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詒衍圻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爲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爲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以鼎卦上體大頭取其下體聲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謂皇華篇遣使臣之(?)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疑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故規擇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叛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慮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致亂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鎭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且後卒擒吳其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逆之爲禍而唐之爲仁故能變禍亂之俗爲禮義之民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兵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壯者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以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安國云兢兢戒慎業業危懼）懼慎其所以守之者也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為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鄘因辭相位明年以鄘為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illegible]）



（[illegible]）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況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鄘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垢污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為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頓無恥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

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孟公孫丑篇何征而不
克何爲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
人主豈不得其要哉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等采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
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
以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
之德也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豈
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勝其驕侈之心卒任
小人以隳盛業何其廢亂之易而守成之難耶
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
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
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
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
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
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
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
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
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
之暴横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
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
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
有變則城[illegible]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
無郡縣乎是故爲法者必閱盛衰[illegible]
[illegible]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
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權總於天子則天下如
綱網之相維[illegible]臂之使指之相使矣[illegible]
[illegible]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
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
藩鎮愈强横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
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
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
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
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
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
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
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
可睹矣崔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亂之
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孟公孫丑篇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 [illegible] 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爲陳弘志所弑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洪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著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 [illegible] 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 [illegible] 宣宗追怨穆宗以爲預謀窮治逆黨誅之 [illegible]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 [illegible] 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 [illegible] 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 [illegible] 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 [illegible] 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與 [illegible]

[illegible]海內塗炭二十餘年[illegible]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羣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illegible]朝無公政士無公論[illegible]士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復以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illegible]

[illegible]屬名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斯爲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

論曰[illegible]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當咨訪焉稹與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與其多方調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illegible]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illegible]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周宣王任賢使能[illegible]吉甫征伐於外[illegible]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illegible]文武之臣征伐[illegible]而左右前後得正良士古者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illegible]內順治而外威嚴也[illegible]穆宗庸昏姦諂在側[illegible]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邪無以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illegible]可不

爲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悉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僚佐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韋雍推朱克融爲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人莫敢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爲魏博節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即位以來[illegible]諸軍[illegible]及幽鎮用兵久無功[illegible]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爲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鎮[illegible]不相表裏又尚騎改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翻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救深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還魏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傲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

也之討遂囚殺興諸嘉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
誠爲魏博節度使深州圍亦急朝廷不得已二月
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
蕭俛崔植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密詔
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帝
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卒士落籍者衆
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
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
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
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
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
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
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
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
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
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
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
誠與庭湊親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
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臣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
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

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也以相
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
豈不重哉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曆二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
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
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亙六岡如乾象度宅
偶占第五岡給事中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
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悉其誣謗待
度益厚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臣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
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狂童足以
取亡而能不惑羣言復相裴度天錫
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
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
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
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
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流配籍沒宦官小

逃動遵擭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illegible]燭忽滅蘇佐明等弒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illegible]君弒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頒謀宮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為君牙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獨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動德處之猶如此[illegible]而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為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illegible]高宗五十有九年[illegible]祖甲三十有三年[illegible]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illegible]夫人君在位之久近其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十九

史266-183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下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憫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皆中第。考官馮宿、賈餗、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寵，非有言責，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人之生也，將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榮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用，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蕡之直，用之於諫諍之職，以糾正之任，而寘之高位，則蕡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人莫不稱其直名，爭於天地，而身竄窮荒，不為世用，豈不逆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為幽閉，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以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閤，且令諸州上佐使其男女出入婚

[illegible]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能悅帝曰此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illegible]其子孫至千百歲不[illegible]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illegible]之海之內恐同姓取之禁錮宗室甚於縲囚[illegible]枝葉以[illegible]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illegible]苗裔湮滅祀廢[illegible]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至[illegible]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又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謀誅中官不[illegible]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捨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聲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illegible]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欲除其偪[illegible]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illegible]正典刑而已矣[illegible]乃與訓注為譎詭之計欲升中丘於陛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戮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illegible]社稷幾亡[illegible]非徒無益而愈重禍[illegible]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上太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illegible]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illegible]

之今纔減六七年宴集倡伎盤遊未嘗解顏閒居
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或歎息十一月帝御延英謂宰
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憂對曰爲理
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他日復
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
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宮闈正紀
綱有其志而無其才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
儉寬厚勤於庶政
下制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而主威
益削國命益微憤懣發疾至于沒世孟子曰徒
善不足以爲政孟子離婁篇徒善不足以爲政謂徒有善心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
乎

四年十一月帝嘗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
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
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
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帝
曰赧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
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
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邇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以文宗欲立非常之功介於高世之主卒以危辱
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
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
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參執政如德宗末年所
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
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
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
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以一相總天下之務
莫不總之是以治出于一
政無多門苟非其才則退之
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
也德宗之待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
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爲治其能致會昌之功伐
蓋以此夫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秘
不發喪

通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已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頃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遍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橈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于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

兼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暇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以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導以求利或營宮室或開邊境或崇尚□下必逢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若專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人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極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盡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至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乃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遇事繁劇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冤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為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為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陷無所不至 [illegible] 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 [illegible] 德裕一斥不復死於海上何哉度不以為黨德裕為黨 [illegible] 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其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為天吏可以伐德裕自為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 [illegible] 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 [illegible] 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illegible] 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強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污帛 [illegible] 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挾術知微以驚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 [illegible] 之吏 [illegible] 不知為政 [illegible]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翰林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 [illegible] 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去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舜詢于四岳 [illegible] 詢謀僉諧 [illegible] 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 [illegible] 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 [illegible] 宣帝以此為明防其羣下知臣之道 [illegible] 其不然乎

十二年十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

敕令狐綯曰御使所奏皆廣事宜得名目救不
可數帝不悅曰追服於河網名順出曰陛下未是
偈言道由屬望若據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
所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
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出號揭
臣 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
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業非而避勉焉老
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 [illegible]
[illegible] 未有求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
左道以亂政者殺 [illegible] 故無違怪之士 [illegible] 所
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人遠
異端競起 [illegible] 自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
不死之說 [illegible]
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
甘心焉以爲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惑於方士
[illegible] 而
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
[illegible] 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樂至以備
斷爲諱惡耳不蔽其失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
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
爲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
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
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話矣因問閭閻細事
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
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
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 綯 [illegible]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
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臣 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亦申敕其臣上下
交修 [illegible] 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
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實防之如遇府史胥吏
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彈之以威嚴故所
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
令狐綯之徒 [illegible] 崇極將相狎於寵位或十餘
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 [illegible] 居十六
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嗣其
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
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 [illegible] 八月疽甚宰相及
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
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
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
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
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

元實請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外阻絶閤門於是
入不除改朱奇聲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悟
復入至門已運故事嬪人守閤矣元實導宗
實直至寢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
以貞以矯詔奉廷之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
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
軍國政事[illegible]更名漼[illegible]以是長公儒居
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illegible]必求天下
之忠賢伊周[illegible]漢
武帝總攬英俊[illegible]其末年所得者[illegible]金日磾
而已[illegible]
相公定嗣於易實故其國大亂[illegible]其可謂難也哉
立太子而以非次[illegible]若至使元實挾立宣宗不能早立
長[illegible]以相屬誠[illegible]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
皆出於宦者[illegible]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
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
循習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

[illegible]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
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
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illegible]無復仁恩[illegible]雖聰明規諫而性實猜忌雖文[illegible]而
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illegible]守而不能治內
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illegible]秦
法政治不務海內[illegible]年[illegible]以[illegible]不
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之[illegible]政[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書
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illegible]若宣
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破蠻二萬餘級南詔
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自
李涿侵擾[illegible]安南[illegible]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
有得志於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
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illegible]而民
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illegible]是三者皆亡矣
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
踰嶺[illegible]武
帝[illegible]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illegible]之師[illegible]其
地也遂戍南越以[illegible]
[illegible]亡[illegible]
[illegible]有
功然三年以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
子之入[illegible]其難也如是唐太宗
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illegible]明皇之末
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illegible]自是以後南詔益
彊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
命[illegible]其後龐勛之亂起於
桂林[illegible]黃巢之旅本於徐方[illegible]餘[illegible]唐室之
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
亂何異亡秦焉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
之亡實與當為之資是以聖王不事外而興內
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
本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illegible]小人[illegible]高宗賢主鬼方小夷也以賢主伐小夷三
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明皇至于咸通南
鄙之師比由邀功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而我[illegible]
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比也十年而亡
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
宴設不減十餘不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
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
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
帝[illegible]諸王立馬以備陪從[illegible]每行幸內外
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與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
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竭人力其能久
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帝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啖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暱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寵任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illegible]憲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illegible]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為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illegible]始作亂[illegible]冤句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illegible]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illegible]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必因衰亂之極未有不由暴政重斂而民之失職者也[illegible]以身上率過眾力率暴逆[illegible]又[illegible]民用不聊[illegible]此桀紂之所以亡也[illegible]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豎不恤其民割剝從欲[illegible]務盡奪民利歙有私[illegible]商賈之事[illegible]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死於紂之朝三孤之位[illegible]少師少傅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其亡而不救也[illegible]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幽蒙閹尹柄朝[illegible]不可止

救賢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誅而死職則忠矣
其未得爲仁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
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illegible]曰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
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illegible]士患德之不
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恩澤下吏猶
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爲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
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illegible]致秦之
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illegible]怨疾之久也唐之
盜賊尤憎官吏非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illegible]夫爲吏而使民愛
之如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
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
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
代遐邇猶應同心[illegible]多難之時[illegible]中外尤當
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
爲賊所屠獨北司得以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百
死者也所宜同休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
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召宰相
不謀羣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
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
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
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
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
安[illegible]誠不足[illegible]入令孜屏
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蟆頤津[illegible]
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臣[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出亦必有忠良之臣扶
宗搖越於亡矣[illegible]而求爭之職猶有人
焉[illegible]蓋天下未有無忠賢[illegible]不能用也唐
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未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
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
夫明主道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illegible]故國家可得而治也[illegible]
[illegible]苟上下否隔[illegible]不可告語使人之
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擎等及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
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
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
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illegible]日數十百人
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
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去

竟不知何罪

臣[illegible]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illegible]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殘戮平民以為[illegible]而上不之知其殘人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能防王師也[illegible]兆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襲之克用發兵闘擊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為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illegible]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illegible]帝又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禀畏矣

臣[illegible]曰天下所以制御天下若賞其功罰其罪[illegible]辨是非[illegible]使人各當其所[illegible]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illegible]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暴戾之人不敢專兵後歸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宜告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illegible]一邵一縣之長不能[illegible]以此自利[illegible]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相與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illegible]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illegible]此始後雖復欲為治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illegible]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illegible]王者之於天下懲勸[illegible]豈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驪谷之艱危[illegible]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illegible]曰[illegible]諫臣若其[illegible]言故從而[illegible]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之

之非亦已著矣何必天變然後知之乎[illegible]

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使聞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illegible]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illegible]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illegible]令孜奏復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illegible]令孜多遣親信規畫[illegible]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illegible]擊怒[illegible]數令孜罪[illegible]匡祐歸以告令孜[illegible]令孜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illegible]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致[illegible]克用[illegible]十二月戰于沙苑[illegible]克用逼京城令孜奉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illegible]兩京[illegible]之為也其養子假[illegible]河中[illegible]重榮[illegible]亡不太甚[illegible]不已[illegible]不在大節[illegible]不在小節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illegible]長而賢群臣屬望[illegible]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illegible]監國事

臣祖禹曰[illegible]遂傾唐室僖宗疾亟[illegible]幼[illegible]者利於幼弱[illegible]則已無功故宦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illegible]人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東萊先生音注唐鑑卷之二十二

# 東萊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illegible]致而[illegible]復恭復恭再用事[illegible]有濬惡之濬亦以功名自任[illegible]克用之討黃巢也屯河中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illegible]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illegible]傾覆之士也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又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illegible]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濬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illegible]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illegible]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illegible]用有與從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當世之利也帝以二[illegible]言合[illegible]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illegible]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illegible]孫揆副之[illegible]八月揆爲克用將李存孝所擒[illegible]克用殺之十月[illegible]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illegible]制以孔緯爲荆南節度使[illegible]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濬繡州[illegible]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illegible]

臣祖禹曰李克用[illegible]之功而無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illegible]欲殺之而朝廷不訪全忠與諸鎮一時請討克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夷狄而薄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爲國故失刑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illegible]未必能起也而濬[illegible]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illegible]楊守信[illegible]乾元遇華州[illegible]八月[illegible]柳李茂貞[illegible]門乃[illegible]

樞中立壽王纘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
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
也君子有功而不伐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
可立功也大無功猶不可長也
況其有功何以異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
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至與天子為敵
昭宗調發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
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為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
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殆
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
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為
然八月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
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廈之將顛扶其東而
西傾支其南而北壞況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
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
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
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
寧中原外臣四夷稱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
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
姦臣賣弄終為宦官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
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
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
社稷宗廟未可與也而逐言者之臣
杜絕諫爭之路是自蔽耳目長
姦諛進終於顛隮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謀誅宦官及宋道弼
景務脩死宦官益懼帝自華州還怨怒不樂多
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
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十一
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至
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
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
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奏請太子監國胤等
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
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
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
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宮家有事取軍容議季述出
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頤東宮帝曰昨

與梁曹樂飲不能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官家遇依
軍容語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李述以銀
撾畫地數曰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
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
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
得入帝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
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
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為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
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
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謀復亂宗遣
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季德昭乃與董
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
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
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
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
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天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
昭宗不能因天下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
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而以亂易亂復
任宦者既赦而又不問又捐以法誅之至使反側
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
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因季桓
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李述
等家臣賤人不得曰發正為唐史者宜書曰盜
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
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有事密封以聞
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
詷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
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
等教禁軍諠譟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
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
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
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
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
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
書十月戊子發大梁冬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
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
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
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陛下幸鳳
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縱
火其下帝降樓入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
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

翔鳳三晉

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逆軍
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
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
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
為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斤直錢五百
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帝鬻御衣及小皇
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十二月茂
召李茂貞等食盡與朱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
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
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
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
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
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左右軍中尉王知古
楊虔朗為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
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
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搜捕誅九十人甲子帝幸全忠
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
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
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
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或無
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其兩軍內
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胡寅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等相維因昭宗遭幽
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等劫帝奔岐而崔胤結
朱全忠名倚彊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交惡宦官
宰相內為城社以制朝廷而倚全忠以兵入
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居岐之六月南北司相吞
噬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永鑒哉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將劫帝遷都引兵屯
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
稱邠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
相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
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
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繦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
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
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
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
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
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
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
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
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
矣帝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
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
月帝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
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詔敕
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
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
路請俟十月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
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
駕發陝癸卯帝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
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
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
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
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
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
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察
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
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
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
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
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
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
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
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
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
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
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
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
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

季更名柷聽宦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樞前即
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
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
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
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也以藩鎮又
其末也藩鎮割裂強土皆[illegible]而唐亦遂以僖昭
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常跋扈而終不失
臣節王室可倚以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
諸鎮未敢窺唐也[illegible]
[illegible]
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
剋復之功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逼吞噬諸
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
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乎

君昭宣在位十七年為朱全忠所弑年二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
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
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
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恨和王傅張廷範
本優人全忠欲以為太常卿樞以為太常卿[illegible]以
清流為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勳臣自
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
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
月乙丑[illegible]天[illegible]者曰君[illegible]俱[illegible]誅殺以應
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
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
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illegible]不若
盡去之全忠以為然乃貶獨孤損[illegible]皆為
刺史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皆[illegible]其餘或門胄
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
稍著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
辛巳再貶樞損遠為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
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
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
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
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夫國將亡而[illegible]
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
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然

不亡唐而獨存也（梁紀書）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
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
矣樞乃其黨被甚寵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
亡方且宴安于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
及下捷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
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乃忠於李氏
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
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
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弑而恤流品
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
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
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一太常卿小事也持
之不與未必非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
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與寀意全忠
忿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
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戮無所不至
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惜也乃全忠疑之過也
卿何使樞和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
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
者矣樞不知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
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
初會全忠以爲捐軀進不由其道矣（不由其道）

所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
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自古如
此而死者多矣食祿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一月王殷趙殷衡疾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
譖玄暉去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
焚香爲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收玄暉殺其尸
令殷殷衡弑太后追廢爲庶人斬璨於上東門轘
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
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盡心）三代以後豈無有不
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詐逆取之
以暴虐守之雖爲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
殄殲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
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者五六年或三四年
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
亂臣賊子豈不戒也書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謀誅師
兵攻牙軍斷樂殺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
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
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

通王室[illegible]以[illegible]
一人以[illegible]
聖人之治猶如此[illegible]合之難變也[illegible]
天寶以後天寶[illegible]燕趙[illegible]其
人安於悖逆不復[illegible]所不及[illegible]
[illegible]政刑之所不加[illegible]十五世然後殲其
殄戎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之亡
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
魏其失之也以魏[illegible]動也而
燕人至于[illegible]非諸夏
之禮其士有[illegible]或逆或順不
若燕魏之甚也故其[illegible]論者或謂絕底
朱守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
夫唐與魏亦久矣[illegible]適足以固魏以拒朝廷
而已其能為唐[illegible]其然乎
四年三月[illegible]以楊涉為押傳國寶
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
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
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
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illegible]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
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皆[illegible]
險趨利貴圖與盜為一傾覆宗社之立於朝

者皆小人也[illegible]以爵祿[illegible]而不以為不可勸
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凝式一[illegible]其父大
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
之亂消隱伏不見歟抑其[illegible]不能養其
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illegible]何三
百年之天下[illegible]一忠義之士扶
持之也人君[illegible]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于梁梁封為濟陰王
明年為所弑年十七
臣[illegible]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illegible]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
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
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
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
能勝也[illegible]故天下易離然而漢
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代之以寬[illegible]
[illegible]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
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
天下不服分而為三[illegible]數十年而亡若朱全
忠之篡唐又不足以望曹氏直為盜賊而已矣
言之可醜[illegible]豈足道哉然唐之所
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illegible]

其大略而著之

四丗二十

臣祖

年

武氏

祇以大

睿宗國日淺

元之治幾於

微

惟憲宗元

之治日如此

君莫不修身

之定

亂作

曰

原缺

閏月初十日校畢有訛闕應補此刻誤字皆具校本當乞錢時假此書伴筆乃庚申校本未竟今乃寫而句之并校記

書房

一本永樂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

# 唐史論斷三卷

（宋）孫甫撰

#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唐史論斷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孫甫撰。甫字之翰、陽翟人。舉進士。歷官右正言、遷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兼侍讀。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甫以劉昫唐書煩冗遺略、多失體法、乃改用編年體。創始於康定元年、蕆事於嘉祐元年、勒成唐紀七十五卷。其間善惡分明可為鑑戒者、各繫以論、凡九十二篇。甫沒後、唐紀宣取留禁中。其從子察嘗錄副本遺司馬光、世亦罕見。惟論斷獨傳。紹興二十七年、嘗鋟版於劍州。後蜀版不存、端平乙未、黃準復刻於東陽。宋史藝文志作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僅三卷。蓋本從唐紀鈔出別行、非其舊帙。故卷數多寡隨意分合、實無二本也。前為自序一篇、末附司馬光跋。曾鞏歐陽修所作墓誌行狀、蘇軾答李廌書、張敦頤後序、皆推重是書。甚至朱子亦稱其議論勝唐鑑云。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
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悉事名雖繁附之悉不
因湯武之事而見不時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
宜而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雖
不一書及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於季世親時之亂極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
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于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
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出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
然而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
見為善之效安得不沉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閒因見惡事
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
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衆乎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
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致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
間有善事者則指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耀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
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于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
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
司馬遷斷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平敍一人之事以記事使
則所敘精詳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群書才力雄俊于
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
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
不細然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于
上臣行于下臣謀於前君納于後事成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
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樹相有功勳紀
多不書人之君臣從而附於其是人臣得專其謀議功勳也
而書亂不法何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因載于
其典授紀其定之功因載於列傳一代君臣之事亦稍是為要
以人臣謀議功勳各在其家傳中事雖載於傳中其體使于後有
反君邪惡之事以至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
大者歟曰春秋雖編年雜日其事傳載本末是立紀傳亦約是
作故有餘文以曰傳所以釋紀春秋之傳為此可也是書之不
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日其事而斷之明治
亂之本所日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因之與制因不明人之善惡
聞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不作所日之事至繫而傳之說不
能深釋聖人之法此事失序一用編年之體外非春秋編為記
也豈又為文也周而上多氣姓與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
其無事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為此乃餘附益而為之
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

紀傳以表歷代以為大典又論之以復古制紀表有能編列君臣一事者無得實不尚附性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此為紀傳下可矣必論其至小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以因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莫明不遠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狄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業之遠也唐書簡況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又叙之事別出而首不相照性果猥瑣然而不有治亂之迹散於列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叙事詳略差勝於他書其間又理明曰若尤勝為生治亂之本亦未之明紀事務虛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叙事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雜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脩書之比十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錢實錄與書及本諸家著錄參驗其差足以傳信者脩為唐史記為史之文繁者刪之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記隱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之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將無覽乎答曰郊廟而下同明之臣與急務但紀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為史者雖乎其數也是以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畢其述作序述其意史例則具文又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其述嘉祐九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廢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既其編獻但成一家之才力不敢叙事有無殊異然于勸戒之義詳之矣勸戒之切而意未者著論以明為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由邪正之效灼然若繪畫于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當為世鑒矣

# 唐史論斷目錄

## 卷上

召突厥兵
殺劉世讓
復置十二軍
即位改元
中書門下議事諫官與聞
朝廷之制
殺盧祖尚
房杜相業
命李靖為僕射
命李靖討吐谷渾
魏公諫諍
立太子
劉洎賜死
降李勣疊州都督
命李勣為僕射仝門下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乾封改元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立建成為太子
殺劉文靜釋裴寂
放宮人
魏鄭公論治
責封倫舉賢
任房杜
魏公不迎於走
復置降虜
封禪
收權萬起言利
以高昌為州縣
親征高麗
後宮不著名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改元
殺上官儀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李敬玄統兵
殺裴炎
狄仁傑存張柬之
韋后安樂公主弒帝

## 卷中

景雲年
姚元崇相
睿宗覽表答上疏
用李林甫平章事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用王鉷聚斂
李光弼殺崔衆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李峴降蜀州
郝負卿降峽州
李揆為宰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盧杞姦邪
疑忌李晟

##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不稱武后年名
張柬之逆廢武后
帝王細務
開元尊號
盧懷謹卒
張九齡乞斬祿山
冊忠王為太子
輔璆琳籍祿山無事
賊陷睢陽害張巡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懷恩由賊將分帥河北
李寶臣復叛
開豐州塞陽渠
陸贄論吐蕃
李晟論張延賞
崔祐卒
用裴度相

李鄘辭平章事
裴度罷相
韋處厚乞相裴度
收杜元穎
保全內臣
不能制內臣
李德裕讓太尉
收李德裕
令狐綯擬職
鄭畋罷相
朱全忠弒帝

注意相
失河北
劉克明弒昭愍
辨朋黨
鄭覃言開成政事
殺陳王
不能駕馭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用韋保衡路巖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 唐史論斷上

## 高祖

###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素盛則四夷歎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貉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固小也時幣金寶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從突厥恃其微功遂啟入寇蓋由此失策也

### 立建成爲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萬世固爲常法若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次才不肖次子賢乎必得拘于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本王功德之大世内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于上加之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明不處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遽已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賞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

矣以是追何以復心人專敘劉文靜但以佐命爲大臣文靜才
畧功名亞敘遠甚高祖任情親疏而殊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
及與敘有隙出怨言遂聽敘譖殺之敘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
屢爲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領侍中偏厚可乎施恩于敘太
復用刑于文靜太甚二者俱出於私非聖人功德之大人心去
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屢戰伐多
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已知邊稱
使備突厥方略其事皆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
謀殊不知世讓既被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
入寇本以馬邑爲使令得其地耳之是施其入寇之路也世讓
苟盡如是敵人反言與之同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
殺世讓何其惑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廢也中夏之備外夷之策雖
太平之世然憂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
而爲患耳則武備可一日廢乎況天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爲
安逸之計而怠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貽世之羞何
其愚也賴秦王堅議不行遂罷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
中國之威自此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于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皆及千
數皆如親幸者不肯出使矣蓋人君廣置嬪御者其損有二傷
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傷費甚則國民力內寵多則親私
訟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昔者以爲雖隸止而
不顧任也況隋煬荒淫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
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是親覩此得其事之一節及史
稱神堯然有其後宮放不盡者得乎賴理于承之立矯其過計出
二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歡詠居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春秋書國君即位必于元年正月朔新君踰年即位改元
也此書即位踰年皆春秋之法廣谷曰四書記天子即位改元
之法舜則以月正元日而書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
本於此聖人以舜爲之法爲天下之大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
記成王崩康王既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以先君不書所終
之年天子即位不可一日而虛故于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
意不及於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
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

天下大法乎若舜禹主正也凡年初即位稱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凡嗣侯即位雖稱元年以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行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大修天子之史可不知自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跟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是書之所略見古法且曰以即位論年改元亦所以法而書是在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批郵公論致名不難

論曰帝王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于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事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志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為邦者以之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遂必中道而止故教以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奮起而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九時弊以道變之務遂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嚴雖異後前古之論也觀視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旨又是能明其言而不惑群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識人亂之後異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于後鳴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聖總制皆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得忠良之士諫止大忠良之士論治體補闕事乃其志也能容有所知則亦悉伸而直言豈必欲彰君之而取高名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聞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且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体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苟有不公之議未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以家知閣失方許諫正事既已行而不可救直改已彰而不可言改則近之臣有數猝可踰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舉賢

論曰封倫真奸人太宗真能照奸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材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眾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來皆推舉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奸人也蓋奸人不樂能與其情有二得位固寵常懼失之以

賢者沈用以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成遂露則位不能保雖不敢因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私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因才肯趨附於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爲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人情一也非人無至公待人之心〻既不公知人不明雖賢才不能深識辨別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封倫之情正在于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之人折之使倫俛無辭可謂能燭於人之情者也固有於知封倫者世〻不無人王能燭其情而責之則必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朔是之制

論曰太宗之天下之功固大抵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〻于要窮矣夫宜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無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〻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辨其非或害其直則大臣無敢不盡誠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傍官不得奏本司對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日阻矣疏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鼓而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宦私給事宮掖則於人無所恃而事權不假于人矣救者皆制定大小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上觀之召朔定又專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之擇之精也大臣不敢由議見微之明也諸司官無非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參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救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雖至此者鮮矣然諫官而務擇賢使諫官等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于庭疏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〻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朔定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者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旬無成功則有敗事又致竊權威福有難制之違二者惟在人王審之不可一失〻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杜如晦之賢而付之國事房杜方盡心國事已著功效康帥合以平常之見敢移主意如晦奏其事疑似不感〻虛小臣閒言斬害于事必召之論太宗才悠帥合之言爲如晦辨信任如是故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以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全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爲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攬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日若不止則紕紀綱而權移于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

暴〻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
令罔不凜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倖御于
內外也虞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為計竟成驕
慢之性近于獲罪矣然杖殺刑之極施于驕慢之罪此似過中
人臣驕慢則從之後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逐于
此簡而永棄之未堂失威令也

##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要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
且如有賢才滯于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
嫌而不擧又如臣下悖犯主怒狂為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
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嫌而不擧又如
有對也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
足者以此避嫌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
身之謀耳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故過無辜
君之過也對人起將時之患也為人臣者如國之失而不陳見
君之過而不正視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
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之譖遽言人臣須存形迹此
小人之言也賴魏公曰陳太宗存惜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
公之道

##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業經緯施為不見赫〻之事而世大賢之何
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〻觀時事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
論天下事固許太宗即位之初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全乃
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于
百官職用賢才若各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歷事擧而天下治
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
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修擧見公于取士各盡其才此房
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堂閣規模與章文物皆其所定
又防奸邪抑損倖各有著去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
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無籌事太宗從之以
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使其所薦其賢又可知也即正觀時
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
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
專論王道封倫獨議以為之太宗不然好言力行王道及天下
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見以明直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
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
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賢
房杜而不見其功者非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
也

## 魏鄭公溫彥博論廢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銳必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從安危之計何至細品彥博由議處居內地仍擇酋長偕宿京師慮之不當乃知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爲患積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莫不懷德義而來止爲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令自從以王之足示好生之德何故處置有差也且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息破亡之餘不能爲遠慮但以大度帝之至仁懷之冬大敗使以示爲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置居河南必遺後患終無效是此因安言豈確爲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爲僕射

論曰大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凡靖果入居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于亂兵之手此不識事体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此地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亦得其位宜破突中國久矣一日平之振天威雪國恥安是寧人非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也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下各君從下足思衆欲所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耳太宗爲何生以寶貨爲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已欲赦而欲望不然居臣之間兩有大危矣及後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不足光其功德但罪說人以戒于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于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于經典秦漢諸儒用宮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俵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吞梁當生靈不動和氣所致則禪尚此禮無足以當天意哉凡此禮不著于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則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于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牧獻之士此寔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福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知且有方以老病在家閉其言而見執政請行太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足于靖勸力未衰于靖者敢驕慢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大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福也

斥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罷萬紀言利非得天子之体天子爲天下而尊非

止戚數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々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竭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則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就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聞于天下莫其修哉太宗所言利之臣無他術曰節用外謹制度絕摧偉無益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困已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道不起其役作不時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暑者諫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所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聖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于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過于長公主上納其言今不惟理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二萬及府兵番上戍衛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貞者禮內無寵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所為有大乎之體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立摧偉不抑所致耳所為侈大物力困雖以給君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摧偉不抑則奸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以節其用徒能謹制度絕摧偉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為天子而得其修者仁德于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輔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直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若然不過諫後是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言君道以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不見當時高致大不深言君道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初政有小失則諫人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致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魏公之心後之為相者宜許之

以高昂為州將

論曰中夏之與四夷大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

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雖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抗命而伐之至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能中夏之人若戍守之勞又使諸夷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伏時乘隙合從為患矣以太宗威勢所臨高昌之地雖係無他孰不由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悔無會我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容庸或道也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寵愛不能定一子泰表而有立晉王無疑何至援床自舌取決於無忌之古太子居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頓太子表善人情可當無忌終不禮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足感太宗縱兵師而功名甚志甚執以此不棄忘之意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陵主害民援使陵鄰國留羅兵不饒然縱有罪當斯中國人乃命一一將師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六親征之計乎忠賢之諫莫非苦言事勤一議皆不可動至擊中國救高人最難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况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曰輕之甚雖中原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匹其威德若延壽細對虜之計危可則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深慮事勤順意生事至威決計止初議伐遼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勤至至遠延陀犯邊理策今欲直擊由魏徵若諫致失事機以此啟之至定親征之議及收此壽之衆大行下馬謝天明危心可知矣諸從行軍人殺死者加於殿時頓地則中國士衆殆命于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同中國之事冒危難輕人命威德無所損乎且事勤至答魏徵諫擊延陀事諸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襲之大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足擊之乎未為失高麗本不能犯邊何至親征乎勤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臨死上表極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論洎輔太子之語曰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躁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見而憂之戲言未大臣事古與前躁健之語何異偏為遂良所泰太宗潛前怨設之遂其事狀以於是矣若洎上表宰條無他語又引洎周公明周用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况伊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洎也且遂良復諫於立皇后事以忠直被遣斯人

後而諂構之性忍其無罪故劉洎之于許竟李義府助之猶甚
彦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實録本敬
播所修多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
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于後宮恩寵既侈非賢德者難不干預時事著名於
外蓋恩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
事則奸邪附之著名於外又况親族竊恩縱為亂勢內亂至此
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不
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思傾精絶不干預外事
後能諫争君失則正觀宮閫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慎守神寵
中上官昭容專擅於外庭植所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于時
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忠上世淳風
況夫人主之尊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
服用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泰之意ㄑ
有侈泰于後宮豈惟所嬖寵在人情亦為大患也既嬖之者處
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猖獗侍之以作
勢姦人附之以竊權亂政既敗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于後
宮以自嬖寵能以正觀而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
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且
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其初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且為
此郎將勣雖為高帖重望位尚書猶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
子故不盡力争何至無故貶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此人受
恩于人者未有不學且于帝者況天子以大任授人ㄑ能信之
豈于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
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ㄑ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
豈不既其利誘乎至歷五星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節
亦太宗以利誘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未置百司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ㄑ書令為
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ㄑ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
勣曰高宗授唐事唐事畢於尚書諸其相業太子故授人令中
書門下三品者得伯聞國政此侍中ㄑ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
府儀同三司又以授僕射品已高而同令二品故然危會要載
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授一品僕射授
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自立異之意乎抑佑通典曰今中
書門下三品皆以階卑官高令所給扶秩令品耳據此似非位

署後全二品若止記初命年不以為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順得守文之體一日不記曰遂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眾何至私先帝才人使之陰為之計構而中宮為閹大既且高宗自皆邪升呈諸即位之年地農于晉與而不正是以天子以之亂而戒也太宗既頒無已遂及稱好先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本臣也武氏凡詳加行可議廢立遂良以先事之是不自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于始然天地亦成于違年大臣力爭於此議稍過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初為埋文教州正人輔導宜全不辟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始好人之言上不奉天戒下不是父命不顧忠議狗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又為嬖者所欺再不聞此又為婦之所惑矣使文武之臣善良之長者勸嬖者此又亂禮之事歷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淳生欺大臣之後宗社覆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非當而皆原由李勣微言于志寧獨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寧任宰衡之重若能助遂良及無忌解緩求濟之言時當立能勸于是獨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非宜詳明大臣之任也詳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開諫而降明無罪也直加志寧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勸志寧輔大臣即成之也書昭儀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令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行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廢後以數紀之終于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帝方士之言後改元年始見吉利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而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未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人才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純於天才乎大乎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惡聽言由不知其人為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一也知敬宗作人宗是操其威咸欲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處下其手也事固不可信矣樹微之餘事外言所讒之人其大罪望何信乎況忠既則凡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時人皆之不自昭間違議道尚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譖無忌之非辜止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冤死退不惟家之旦是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為有君不容失臣之戒春秋有君而言之亂聖人出使法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洩漏露致罹其患故中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況君秉機門雖使臣謀議一日推遲于日而姓之至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患甚矣為延邪人行廢勝法廢之間召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伸訴遂以不容所致者使行廢黜后此何所為反聽后紀言讒殺我此乃順人童子之態遂使奸人秉后之意構呈太子大臣殺之上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甚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天子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貴于在位者履施設其生民之命則刑罰凡措置時居操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簡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已所為未當天心故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班頻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其朝廷之事奸人亂政忠賢戮人乎篡殺臨朝聽斷於中宮專權威福不專于己此大亂之也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狗后之欲舉而潤儀物誇耀天下且登封之後歲飢民困日食星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謬妄告于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于動和氣所致與奸人頹虞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為年號若以歲旱為乾封則民之飢困災變頻仍是果天佑我為天下者功成于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遵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者為稱使不名浮於實也世代帝王謚號或過而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州廟之始一二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起于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凡致刑措紀綱號令與后古今謚文宜矣今高宗曰神堯不能趨禮意所以廟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廟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為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至禮乎二后號神聖尤非其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因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遵尊祖宗二后用援其迹鳴呼天子狗后之欲僭大其稱冒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日不守維義逢后之意所致身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曰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聽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內自厭政令攝亦其勢使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為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

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玟為助雖係堂擇而義不能
直夫人臣事君見大節而不敢合臨大節而不改當者正欲保
位賤禍也庶乃倡加揄推上下已成之際忠心雖論力杖其事
義玟協心而為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循
依違其言一夫循宜不言乃保位賤禍之意也然終不免禍焉
一判史而後世得長惰不忠之名為世所羅又豈能保一位避禍
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那正在于所得禍福繫于
所據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損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
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貫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娛篤任下則不敢欺矣所損不忘皆不私
怨則國事治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而劉仁軌立其廟堂之上
恥所不能忘其督而遣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欲藉顧
守使之收等此時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怨也萬家不容于今不
能統但明拘仁軌竟遺之非致兵師敗衄日損國威此昧於知
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擧而君臣之間俱不免焉然仁軌之過
大矣

長史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長史死雖由直議然其本不以敗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
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
計即位之初遂篇后又復力爭之因有依阿之言蓋一時忠激
之詞也後時於外武后制於內一房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
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也行爺且為失口以件意須憂禍及
乞附武后為之謀朋殊不知后既能廢帝且步于天下之權皆
出于己其勢至此事有已乎况素有異謀也史方極言諫正其
直又請復政少子益欲取人有實已循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康
恥為旨令歸其第言得從乎言既不從禍可免乎故曰長史之死
亦自取之也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
耳主不正而盡力雖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
在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後與人謀則不利于己故有忌之
之意炎与劉禕之捏務執帶相繼被戮皆自敗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定實錄國史者皆為立紀紫后
事于帝王之年列而同于有唐之史名係大亂史出大夫矣後
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事年後大業雖卑名
中斷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
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
中宗紀每于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
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禮
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

于中宗紀中武后以後年皆是后作今起嗣理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論已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竊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好將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斯立相半蓋后假聲之性有過于人謂不用斯人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保己迺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致難免殘毒直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擧相國才謀之士不足于時尚致、訪于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張柬之五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由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將任賢之術也一歸僭天下大多忿行兇虐尚以大權付將其人以不終叛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柏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常懷憤怨又于武后崑錄書彥範請太后從碑叶不諸事是廢之為寔今之其寔事書來之彥元年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于祖宗及其嗣也以予乱后之播威棏乃迺奪其位僭竊大事忍行兇虐毒疢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足成于後見寔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于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此在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去可見矣武后奪嗣君之位更居國号山豪居唐廟皆嚴父得罪無所貶也况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号強大之抗後后之任用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室不順于故用春秋之法而唐能絕罪人且作戒于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鴆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耳始以夫道為大臣所廢竟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嗣復正位享國家年中宗卻位之初迺能后又因大臣切諫有不直之言為母所蛊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于廬陵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位承庸之態又甚于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所思一不為忠、諫而不納由人進而得託賢者置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稍通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恶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耳故復位數年昏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帝至此猶近世結惟謀而終由以至遇門始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終

歷史論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忽于爲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不改正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可不謹其事歟睿宗于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義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更其例所以戒無知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少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捨長子缔謀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何事不當天意遂傳位于于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爲 殊兩恩難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掛帶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仲宣正乎政養成其姝之思啟奸人黨附從而生謀獨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嘉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畏盡遇是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如明皇以守可相州台之張說筆譔高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倚任之恩力救時弊行之不於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復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深至誠至此何以及此然而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日中宗後似武如慕以之餘且爲庶人所制用奸舍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墓括不改其志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因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之術一日當國改順人心行之不難降明皇若黨卽已順時弊之甚卽任之始亂宽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翊舊勳素親倚而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道在殊是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人主知殊途之日可用何以大柄推誠待之任盡其心以成開元中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曰王蓋稱其德也秦不循德之所稱但自矜尊狂始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宜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制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棱第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

而賤人所制約紀綱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
難曰天皇手口應天建知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哭耳明皇
以貞雅任相宰臣之事門見開聰何故亡為祖太宗之寬德
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由不明諫不守難義違君之道而然也
故而上表明皇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
凡古之廷又不可稽古之道凡古廷則失于道變之機不稽古
有無以成大中之未光明皇英傑之主忠亂雖位從下常以古
道訓之尚廣趣邊可待史言何必指古以專其侈心矣耶

蘇孝騂斛表楚客上疏請誅嬖臬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擧內外無事寘

有餘十之火旋之以收服日餘泉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水
正之時狗門錢泉未為大道然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未明之君
惟之不詳其心致以時意嚴之或以立異忠之好邪希旨之臣
知收服之事在而此散則人君之見既志之不能謀議雖合
且欲同一時也非多方且之敵惧見明何亦不從也賢者為人
君而忌如此故立事得中九齡以為才直道君輔相之位值明
皇後以臣取問門言方且何任李林甫野臣謀議固無所合
又奉使山東狀此乃覺拈折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行收姻
請行賞決此有何難明之明說張山東無賴名又無大功今以
專執可用今親而收姻小專執自不過一不知以何功德可賜

宥也凡明主待以人臣議論從正多所是非又聽好言諫間必
有忘心同不於其言何從之也情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
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雖負於國矣但人主內侍
料言外養大患覺諸之餘妒忌何人歟

刑罰殺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政間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好人惡直揚政在位殺二十
此則事大失一至之之也自何從化而致天下無獄希少回圖
政者無守有伎而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
齡之徒往為輔相盡深計遠慮之上已受之矣蓋人情大抵好
逸伸當志氣稍充日廣然思好有不驕盈不已憂患遂至此事

務之常也凡前來之當為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時此日衆
始見人心以從而生好人規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
既意快以前其人一寵之則好人之從爭奮其計矣好人得計
時故之察日從一日亂必自至此人君好其便之常勢也故楚
容一鏡明皇媒染之害以太度不聽出弟所建翁罷區罷相
嗟乎吠乎雕墻之禍必至失國泰楊父宗飾宮室由余訊其勞
民能改其過乃無窮帶之事正紀言之以上諸建之新明皇雖
容其言而嫉舉不改其意自有大功即旁任任賢才致天下無
事我嘆乎何害哉所以思其言不能盡明皇才俊性英豪而在
富昨應知民間事觀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難成

大功而乃感情而為也又即位勵精致元事事信賢任命盡除
前日之弊無英豪之性不能施入了直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
意殊不知娛樂之心又志意漸除邪邪來間以進日致危亂也但
明皇雖有大英雄修娛樂稍倚任近人以周國事德宗之流入
人甚深故久而遂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亦又明皇才略優
者況任有政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稍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
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况
舜文后之世尚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戒慎若此後世之
君望先舜速安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聰明之職要
在以節於樂以時宜不樂乎況天下本之意無不滿何必任命

欲廣聲色伐邪人得以逞其欲邪後世必去先舜常保儉德恐
有不能但或貴於於物不可使有形或係心於事不可使有逆
件件有思俾之日積不可使內或有發露之人言不可悉嘗好
一物則必人知所更之事曲奉其欲而有兩專其係忽一害則
引且來如之之理也尊其大以有之矣假思業之積則嘗所
發而指之如大恐發亂之言則弘端漸行而政令從其明皇
在位既久日事于于能無政趣大體一亂保於其容上識之年
矣
臣僚懈怠長於米從虛徒虛
今日人才之謗以事語言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餽見武

帝奮迅之心不能切諫但進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
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侈縱為
時所鄙見主之迹然而不言此正保位苟且與子孫猶言又欲
取名于後世也懷慎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
其主方勵政治未有闕過但以為識見其病耳不闕切諫此亦
可謂能為得有下言之人是使諫之以後以此論之懷慎
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大大臣德宜有爭無保位保祿之意若觀
王做而不言人臣存賢者諫諍于後尚可據也如德望未著
先主迹而不言又不能為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
韜一時之富貴千載為世譏者觀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人也朝用以門知其人又臣而存之名從有棄才
能已試者始可臨天下之望林甫先剛即官原就堪萬其才行
不得即官不可為則其人不有思所知矣及乎人始引之為當
應中丞侍即無一善可稱謂為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不能
信以上所以死力以為之而立其人用林甫如明皇以林甫
之韓休所存休有一時之名其辭可信豈不思武死力士已之
學龍者也林甫為近臣能史學寵者為之言其人材性可知矣
假如恩學寵之言不辨其姦欺相之後能議何事尤不知學術
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思寵耳

光八年奉內之事若有合于上意當者其於世宿民理直明白
始可兩從君事　必於王意建則有汚希而妒也光本回嬖寵
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精明理道者豈不從德哉光
明主天前不為不明一日據恣都無念慮延使奸臣擅權致亂
天下則嬖寵之為患也如此大帝王當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
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
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
此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
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又以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背地
勢以害忠良救其權力外則保任番將使守禦制利其夷狄嘆
賴無入相之路貪成祿山之亂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夫
于一聽嬖寵之言任奸人相國以其兒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
亂已罹播遷之禍民罹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可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忘一則賞不能正事宰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
不能以治理者所須也賢者謀議多心贊助致德化被于人
間風俗流淳徹而凡忠及在任輔必忠于政治雖奸邪衆間而
忠而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于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奸人直目
言事至生殺三十無多俱以讒死其他流配者不可勝道此
因君之大益但患在于內而未及于民前日為善之政流風未
泯故獄訟行者也林甫但以專任極嚴好惡輒能取天下一善
事使人為功行以掩罪小喻藥小人構為具罪事託微物用為
官用王以國主心下以乾民未望以其中依附前之行此轄感
能使大獄奸臣日益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患之漸也為君
者相為多以日前為也嘆為之始當相己之行事如何耳吾思
之事未有不致者也

　　冊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儲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
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旣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世善
欲舜寵之愛以其子正人國不易為然立之二十餘年君令父
之雖不聞人善亦不聞有逆又多容易廢之事不惟廢之後殺
之其子雖武惠妃狀惡林甫誣構故遂其令未正中張說之直也
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可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
初立太子盡於寵媛世用說其言耳王之嚴又中外不聞其
進人心有奉哭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
說見而喜曰嘗說太宗馬像國忠王壽表定類聖祖社稷之福
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屢使聖孟嬰戒者
嫉說詩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命天授因事言之使衆知
于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後贊先天臨國
之事情義至深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未言必從計足行觀忠

王之事蓋無容謀濟議也若果以璞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豈
足以代之何不必計其便于苟而立忠王使人才之閑無大過
何得容損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々雖不足明皇悔己頓矣天
才叡太子有猜意則嬖寵嫉賊之言入之易簡以此論之豈非
張說之遺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相廷之士知明
皇有意立壽王林甫李輔之計謀敗聞曰循謀國事明皇于林甫
之言無不能納惟立壽王猶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璞之才速
不逮忠王無以辨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猶忠王之美又不替
之以才之計使應景得而於越明皇致于之心說無以逃其罪
矣

## 用聚斂臣王鉷

論曰觀十年右書侍御史韋堅他奏銀坑事太宗忠其言利
進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令之風光無何以加為天子留
有天下唯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蓋觀中太子勤勞
政治政尚儉德非賢者不學理非功臣不賜能內無嬖人害其
思外無好臣竊其權所用固有節而斂固不厚但患人才未盡
用生民未盡蘇息常不足耳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
不能合也天寶之初天子厭修為札日遊于逸內有嬖人擅其
寵外有好臣導其欲恩倖經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
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于時也韋堅
以堅立龍場訖於以楊慎矜王鉷任用則剝民極矣民以成
死道逆理舊謀始見終後而盧敗御史宪府之紧編于天下鉷
方以所采之物謂之羨餘納于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
之費安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則賦之入國
有常數入亂有常用得無節于放打當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
也施忠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志奢逞庸論賜嬖寵之
家親屬僧徒稱偉之常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臣剝肌膚
搥骨髓以快一人女子之心兩快好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
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聚斂極矣然以楊國忠用事尤
恐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益廣而內庫盈積專年之亂獲富盜
賊之用是明王寵好巧之臣剝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欲終乃為
賊自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
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
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抑人之主者任繫于此

##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于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
重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實兆之觀極必相
之位明皇寵信幸無不從及奏祿山反狀而帝言之是必致感
悟者也然明皇竟不知之信璆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
之忠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欲之寵此射也但祿山有功

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于我也璆琳曰在左右我所親信委
之以事必盡忠于我也以此倚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為璆琳
所誤遂成大亂覆誅之何益後之人君倚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右七 論折御史之疏

古時將帥專閫外之事可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
嚴上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德合會盡力于事也若天子是使
於軍中有所宜犯亦自致之則罪朝廷於何地乎況武功暴大
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威大之勢
尚慮威望未張安得為猖獗之態以輕朝廷耶推衆本治文兵
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劾命何不論奏其狀元將國法于時
天子方倚法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
廷故一事俱舉矣何至忍其無禮遣行軍出斬是不任其人堅
拒王命至言豈知則斯中世將帥相同斬軍相此猖獗之甚矣
且張道之斬監軍以道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有名之寵曰
以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所有忠也光弼受
將相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況衆
為御史奉劾命交出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我之是固忽而行
法至有斬軍相之語豈非猖獗之態也將帥之臣過朝廷微弱
猖猖之此固致也若常事耳光弼也實不當如是益暗于大
体忽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僅出于其中明敵之功高于諸將
晚而說人而問人節檄而益可附去強接人進也惜哉

敗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當盡大公之心尚慮習誤不用或
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于房琯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
進明師何之而薦于御史大夫是使以進之嚴以重其任琯又
用許以兼為都府亦曰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秉不平
之私慾事南至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致人為賊所害
率民之衆而其荼毒哉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既遂功名既高
固有嫉之之意雖然許叔冀尹類末及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
寔進明之罪不繫房琯之意也答曰進明先捨攝御史大夫不
尚其意逞私言非琯又職愈米此固好進之人及即同勾攝任
甚重琯或慮其難制以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
共力同事奈何故當一投險人多郡同優重其官與節帥等是
之使各為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
進于進遂功名兵不敢當而宵實求救忠義倘發言詞哀切
足以激感于人猶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無此狼不知
情義者安得絶無救意豈非有惲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
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
冀與尹子俱徵事以李翰所作傳而有道蓋據亦徐聞老人

當時事又自能悉思明之情況愈兩書止田遺事故不盡其今朱恩史為通傳數務高評杖冀使釋憾向後保家此事尤足玄明一心賂其兇用人致非陽猶復順為拜定唯大難以時君作相不能以人功動大事已自南宗將任之意又狀忽用人致故以事引任人亂嘉以至小不偉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以上之論史思明十二

論曰李光弼討史思明事何不見事札不詳問之甚思明為殊山之當罪不容誅但能稅賊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于朝廷雖陰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取亡之術陰詐之情必不可由亦損國威兵力足以制賊其心皆畏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自隳國命之令乃是人為之副介使烏承恩即由國之此豈國体也尤可此殘虐而未平之擬正之黨方親國之忠信仍為國所之計思明亦以歸順被寵隨而國又伏叛者次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終叛大亂兩河毒害生民敗王師也勢之熾數年始平由蕭大宗夫之光弼皆附謂乃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本主統帥因此成功又況内豎臨其事也慶緒走于求鄴此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亂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亦然有餘力何必一帥互命既以二帥供元勲雖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師之法別無難制猶可成功何至以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内豎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自以之目而視其至且以監軍是主一時人事也況主其事以有循隙書作恩威縱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勲自任必不由往也諸鎮之將觀其勢有不附託子背無畏避于從稱命以為諭子儀光弼専力於事今不能制於宋夫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閒不能平定殘寇九節之師卒皆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其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甫李峴不惟為内諸所剖正亦然也峴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論同謀論風裁已能聳動中外及論元若互奸因從祀伯陽等捃羅憲逮此因多歸之事一時所推權幾內坊卒非此暴人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人乏何陽等按羅之其得其此獨出從附會輔國不正其冤甫守不信伯陽等小正人言但以若此殊今宜以為輔國以為此托見上人宰相擬之後以為貞良射何臣子峴專辨之見即獨為寬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公在正以峴人甚也輔國一開人以羅織摭能用並不見欲猶狀況明法以修賞文附者宋峴況爲相有論其狀

帥司寄以任閫外也其意是宜知其人也一閫人係繫天下不能
制夫臣不敢作賢者作相者在其位若任之職時必能制其奸
恩不至于甚嘆而盡心國事無所畏避南宋以為專權而處之
會成輔國之勢乎至大恩德南宋中興之主也以是能同其逮
宜哉其此惜哉
僕闕深恩而收名帥何也
論曰何以除去自戚將之降者今帥何也以為已被此同不忠
之非然觀其情有所挾而為之也其深寵信內日為將帥之意
鄭子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學德天下瞻望但不白惠朝
信相協為其誤聞進羅共推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
忠勇冠于諸將亦為朝恩所抗致有敗毀懷恩前往于儀知其
事受後事光弼懼其疾而不得至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
其計失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光他帥于又觀代宗即位
之始往元振專用事於內甚于朝恩來議后將相之任一不從
元振請托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處戰
平龍東他世所謂則其又乎力戰才於年半定劉賊一門之內
死王力身者四十餘人此寡則登戰乎可已乎大盖而存其餘象
是之亂下甲而已用人王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盛道矣駕御
之術當聞之典因不可失機會誅不合推揮之人聞其是且其
謀使內有所摯外無所執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

無事則將森寵而不衰皆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逆學
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為身謀救計一生可此非天子有
失
問自修何以州
論曰后人之言也以何見其道以為人所自見其道必無忌
心可矣為人之言人當觀其以察其情也頃在御以劉議論故
鄭時無偽比元載作相可引用私黨惡人之言是請百官言事
之先白宰相而後上聞與御拉論其事以謂嚴塞言路進於林
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與御言為當故載宗術之同與御編
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廷以誹謗而處之且祭器不修衆
所共見元擊有司之事言之安為誹謗代宗雖非要審之主
亦非昏庸與御之賢理宜知之載以與御之情理宜參人何不
能辨其事而處其御實非以載力擅權不能處其意于代宗行
事專內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處賢臣則為寬之為害也如此
大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
臣不敢擅權賢臣得以立事代宗不足是道故元載積忠與御
不容于立朝大臣之政法度廢他由此致也
李賢曰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寵使有損所以標將帥思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
識之人思可久其任凡為推以詔進諂急恭成敵危之勢以矣

一日有奇諸立功者是使撫勞凡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
得其人矣河北自天寶末為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
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薛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
置官吏據其土地貢賦不入相繼結黨不可制凡十餘年間
朝廷亦以因循故安不問之賊也大曆十年田承嗣叛會
李寶臣與之有隙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宣其罪與李正
己破承嗣之眾於棗強之寺師是時起以堂功效已著此大
竭之亂使唐既制河北也于是時朔及當是有明不動之臣使
勞其師思其軍以得理勞之且言諭之朔南日累然之心必盡
忠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東嚮擒賊承嗣親隨日歸朝廷命矣
師守之宜日以已日以有功于國各矜己實故不敢嚮不可得
也而復敗庶必有一先動者則師對之人易為力豈非天略庶
統制河北之機即令乃使中官于南東勞使將士而生高會不
時遣發效忠當夫明已且一事之成其又遣中官為承倩宣勞
宜其已迷令之之人不知庶而不識事宜宣日遣之百端承倩
而嵩擲于庭中寶臣乃愧恨与承嗣相結正已既之亦不盡力
于是玩令承嗣則以不能制不敢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
由天子任使內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論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識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
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于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必用
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曆六年代宗替載姦貪故任栖筠
為御史大夫以制之何是故年知其雖盡公也之而載姦貪
日甚十年以制之于相繼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揚國不得
見然治之倚任小抑對事使細而並相呼直集採而應之勝一
耳之嗾嗾制之也代宗既知其有明不罪載而相栖筠何矣
使之問一二也以以載自內外之助未易可疏之由外之黨能
令人未始為之四代宗知載奸貪既已不能去其黨安能為助既
不能助又何畏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載外
黨者是又何難哉豈非於載之惡使其獨而去之也殊不知捨
其也數年間既國事害民生多矣豈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
斷之不斷遂使奸臣大害于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閻浚論楊炎盧杞

論曰楊炎為宰相論兩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
定兩稅以使天下十分頓損且十分之是議為當深不枝處
鄲之名亦起於以盧杞不知改為定之計以致兵敗何其自
取功也宰相之任因宜竭才力以思四方之事謀議決出妥得
十人之名見人得之事疾鄲引內用和之以明之制害
甚頗何故不從其言也盧杞之議為實僕農條界功是將安衆
而亡事又何故不明其計也不能不從且仇其人矣益炎自時

才力方持大權於敵天下之人亦遂其治效樹威如此殊不思
事相人心必大不利害以在于是耳未至於是有是人者安得
不地也從于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惜才力何害大權乎
一人之公之道也矣雖有才而心不公欲不能成就功業半之猶
收效之為相者戒之

楊炎貶集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以九載私仇則量而害人此固大罪已名誅之宜
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忿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諸晏言嘗
託附獨孤妃以離間王宗德宗不察虛實使以晏不利於己立遣使
先殺晏後詔以忠州殺罪之此君與相但以私心假害殺賢仍
託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於天下欺于人中外冤憤固不能已
也炎殺人言之多矣是殺心使于四方言殺晏之事不由君怨
以解己罪德宗聞之又思殺勁賢之事在予己恐炎有意誅之
君下詔書己聽殺賢之效果自當晏之枉像加贈典正炎
之事非諸市朝猶可成也失道明國常鑒使奸險者知供忠情
告怯心以推用慮其奸也蓋其大夫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
也為君為相是私欲如是相殺無怪君欲不免禍哉

陸贄論吐蕃疾疲退軍

論曰親陸贄論吐蕃請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此皆智者遠
識也中國有事請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者彼荒遠貪婪之
俗得事關鍵賊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
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為助遂持微功貪求不已後遣
底入地為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廣緒之
亂藉回紇兵雖身將帥全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盈
固中國之脆又藉此恣遣又以為天下歲給得一二其無事及
遣兵助收相州諸離軍潰回紇兵亦此盟雖必勝也代宗以朝
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擒殺元帥兩鎬
皆創建立往多挑戰技而回紇違制如元甚于賊相從國恢忌
表力始終藉朝義代宗思嘗出忠無此才至罪未數年已入寇
縱回于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可驗乃唐事皇
然德宗謂關而親見也關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立當
賊此之亂中藉擒遲疑見之中從什誤計躬吐蕃兵甚欲諸
故臨節時陳見多財許德宗殺遣使略遺從其給兵以與賊比
交亦為親愛人計賴人倍居昨使遠嫉欲而民不然陸贄兩患
之機藏卻不卻不南外奈國家內患先定而受敵實且忠割知
王師不得行戮康氏不得休生職難耗亡我亦固瑞其勢至此
唐昨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
任人以致忠良天下之大日民之衆已能盡力於國向藉夷狄
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奸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奸邪也然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奸邪登王因有其術其始未能辨也又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而合耳蓋德宗性亦虛杞□如□目希王之意之而行其陰計以同為合也當今縱允趙杖長大杞性舌已之罪故且其釗忠效除允之黨以奴德宗治其事已受杞矣詰其事是辨其奸邪矣既辨而復念之蓋當也性則不敢掬一之情惟臣下不盡力于事機也既允年復歸京師天欲悼亡而為倘剿之臣未有如杞縱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念也猶忠臣力殊其事杞復平死不然杞必再用之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 李晟論張延賞逆忠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未論其違故以欲作對相功以爲晟恃功技恣以此延賞乃沮其本求乃晟忠孔德宗非恃功技恣也晟經一代九動但帝官和常慕觀鄭公之為人忠致君如自觀之合事有當言於杞而無隱其德宗相延賞大論其過若知延賞以事相疑也但德宗不意延賞不敢大用乃讒晟以之擇將會引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和晟表若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為張臣之臨也此延賞既相而德宗疏待之無不捷黜而相但難無翦鋤才□口中存貞明猶然且此延賞少与晟不足受之甚卻見晟不能以謀害蘇兆其權又以料忠直拜一薦相不敗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真罷其權又可以此為之李是議欲皆取伸竹以而笔沉罷晟兵權抱貞來不半之亂之任又或皆從下眾言不使延賞復請並西自救以斷諸之作相於用亂盈報既舉事報然如此固非等相而則晟之表如具為貧非忠于德宗于任德宗好奸人以使延賞亦相与以半宇于朝大害天下未息時致亂矣哉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有成大功須兵權忠是軍相可于□何帥自如晟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綴搯也

## 疑忠李晟

論曰李晟自鳳翔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眾義為眾所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以任也況于大亂為代一元勳仁明之君忠自之節無當不肯知之矣天子得不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此當畏之故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絕將士以尚晟且曰由我未何不可□□而晟罷追問出掌校以節制大臣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而竹有識者可稱此者之情矣張延賞懷怨于晟吹間說之德宗遂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猜忌之甚也若此惑延賞讒言何故自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此番數為絕竟不

任戚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為豈非忘戚之甚也戚之元勲全
之將無乃以尚從而不任他帥則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
惟進忠不得擁方鎮而復為敗虜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殊忘
賢之少畏憚也豈能識忠賢其忠如此校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須擢使群同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佐治國事安社稷而生民也德宗用宰
相任泌奉已再猶擢應當清要無甚可稱一時人裴延齡存之
並用為相居位八年暴無能效惟進為恭遜忠事使群以中天
下說德宗雖知衆議不容罷之終身爲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
者明矣而國之相非無其人穩保康崇又用也如齊諸葛肯

正才識高遠論狀鑑必稱言留者事政緣盧杞奸邪豈非深切
其以抽簡學既正好論時事本拘戰此凡止其亂抑陳方直諫
說敵之變乎亭之會為我所許尋如目言陸贄其又斷識事機
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欣允順之李晟移軍致果力中戰之
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体要傾此效人者才能諍議成有先
覺王忠之功論時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逾一年俱以罷免使
加諫争其忠且直又何斯人焉用也賢者既退小人任用故
蕃曰殿虜於外宦官專權於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恨咨之然
務行姑息之政以為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危矣生民病矣而
秉一体乎天然人主多以善嗜使偉之人者以其好惡不悖于

之人亦鄭丹殊不知此輩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坐在
右也是以容為部位之計干進于時竊有得志者以其附己趨
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既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
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而不稱職但為恭遜使群何補於事哉人
主任人一人之今于初用之所司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勳勞
亦如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當時由賢者薦郎由推擇所
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奈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
君于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為何如苟以循默為恭此正
才恭之大者盡循默一人足君之不足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
之安當保非議時一危不指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悖意

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罪不畏何以悖焉而自今失位也庸
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默而前我君失其國不治豈我
獻救哉姑默以固其寵禄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
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百之明王哉我
贊助之必至于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安佳無愧
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哉
鍋任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為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
者少人君以悖己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
人臣何有不如何賞哉如李絳在質親中任伊尉功名盛大間
閒退遜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

相如傳曰兩存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以姚諳帥會位收敘出辭其任此可謂知退節士若無才無功及事成進何足謂之退節此正所謂同罪之人也

唐史論斷卷中終

唐史論斷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跡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時憲宗不用其後以至地此結網寘之謀臣之分別者得不推其賢觀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耶可北河大為之亂始成德但魏中之亂為緣田氏後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憲宗常以魏博叛逆連將討之及致大亂淮西又以領定抱命出兵伐之乎不能中其三鎮相為協援結以兩叛且勝因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個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間常人之見殊不知二鎮相結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他鎮救援何也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可兒諸鎮用部府之計今均當軍為不能任一將致力故戎功為之不得人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自事之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為賊中患矣衆既起變必歸軍中一通厚之人而所急起上共權帽已懼攻討非納誠上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蓍策矣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而田興以六州版籍歸命于朝是絳之策如神哉網室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

伐弊料其鄉里正用任當論大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
及田弘請命事此効其將請進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田日度
置相併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弘節度之命
使治韓之叔知忠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舉之皆明忠亮視古
甫爲何人然吉甫深忠智可揭非庸常料回之人也但能智略
不逮于絳故有積議以抗其謀至使內臣援助凡攻國事必從
料回而爲也夫宰相謀謨佐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令
列羣議國當贊助若裴垍李藩公評令相明皇璟則已多所採
裁斷乘順其美奏對則爲之助故得將盡其才爲閫凡賢相乘
亦獲英名于時若絳與吉甫議論與令列絳吉甫則于憲宗前
論事形于言色其錯理者俛與亦不能爲之發明故時論以爲
然此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國大才工也若智謀
不至則從令列之議而贊助爲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令列發
論猶世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抗絳必論之與內臣相結凡攸
關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爲料回也後之爲相者切
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成功不成事不立者
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亞當興治
平亂之時人之事抗詳判皆任賢者去時弊救者人類君不能
獨斷之謀之誅而未定猶以有異令之論若斷之不當則
亂則其事不得行以行之一奸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
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人足爲相使平淮亂可謂明斷至矣憲
宗以河北藩鎮有奏割今分不平之志未歸于河南近鎮
擇於之任逆欲其律劫命將討之錡郡一戰同思相援乞赦元
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
稱御二賊乘兇遣行延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及傷
裴度中外恫然曰宜不用有獻計者請罷裴度相以安賊心憲
宗大怒曰若罷度是奸計得行朝廷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
人足以破此兩賊矣至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
之至也宗即出徽宿發救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
乎不數年誅除淮蔡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憲宗非明
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國雖事加六十年叛逆之地朝廷怙
于姑息一日決計征討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
如此之難君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鄘辭平章事

論曰李鄘辭平章事史稱鄘起出入將量未以公輔自許此
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也鄘初爲李派從事不預山逆亂
敏而參其忠長以御史使徐州論救兵福招使之陷息任京兆
尹剛嚴之名俗之賊知如此凡知切件顯節度使是鎮舊用

亦何用神策行營之拘切受命以諂事修綱鄜坊罷之且不附
注者在于矣又論注自令吐之水班以事又班方奉亂鄜坊則
嚴曰嚴若相爲重乎以相失水旣嗚俐茶鄜坊深用其言乃命
作相鄜坊水雖不相失者乃天子責能且其事不可下不可慢
百事受禮而已哉謹于禮設亦不能驕設不驕則不能撓哉事
矣鄜一言之於此宜以其存亡哉君子進用於時不可失其正
況宰相之任安可以區區者引用此時以明辨其任心與南不受
神策行營之稱全爾君謂鄜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任者非全慊
之舊誤不欲至首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齊其職況鄜之賢
已任百鎮何不自許爲宰相也鄜恥爲塞者而薦不須宰相之

責以全名節文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成世之奸邪卒狠附權倖
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鄜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
遠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
安固主于得人下危亦在主于得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
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以兩河亂欲意平定時而從李杞
真李晟集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觀憾由于任人亂反欲大夫者
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以中人心雖唯當其置之才雖有
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與復大業之志有得杜黃裳

陳安危之今故其執斷將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
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涣之地
據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所謂天下危注
意于相 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
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剿滅非元和中討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
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由燧李晟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
等能平闢等破賊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于
相之事而答曰希烈等雖剿滅至于闢等賊易燧李杞真等李
晟之將猶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既勢正西相
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於相也建元中和之事難以躲舉今祭

一二觀者燧之爲燧等敗田悅于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救卒無
二二千人皆莫傷未起日夕燧降陣帶若乘勝進取獲田悅叔
觀情反掌間耳時河北劉臧誹悅、既平李納勢於望風日降
況朱滔未叛時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
與杞素不和是以不進故悅恐誠因得以誘朱滔等合叛遂成
猶夫之勢益熾觀則建之事盧杞所爲除奇奇私怨離心無公
平之法故少而畏憚故來私忠之心不于國事也杜黃裳薦高
崇文討劉闢崇文用盡心國事無實而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
者判之論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刑戒代之者宗既薦名將復以
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竭力立功也裴度請自戰往西諸將閒

人君之用命知度之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於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從守以致梅付之奸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稼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皆手以成大功也為奸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羅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恒蓮鄆連謀叛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鋒莫追天下亂矣憲宗既已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雄略國事政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服淄青四方歸歸再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出任之自觀之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泰之態奸人皇甫鎛本以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鎛奸惡之狀一不聽納鎛曰知公議不容益以欺計間議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鎛以高價賣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怨賛其所觸度入言之鎛於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其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在欺僞之甚憲宗寵奴僕之人不從忠臣之奏竟以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人也當忠賢則能用忠良稍與事則必疏奸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事疏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惧忠難之大也後日寵鎛其原在中智之下見世之下也又素寵幻臣吐突承璀方用事鎛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鎛得肆巻君欲內固恩寵逢憲宗方當田門鎛謂天下無事所慮年壽之不長偶果之才柱鎛進方士以長生然之宜信柴多日延龍眉不敢用方金丹所誤急怒不常宜信於起之謀矣前日用賢臣平天下後日寵奸佞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為惡尚敗大福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為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救度失可北穆守作主在植杜元穎等庸才皆不足稱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叛已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為相逐裴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等矣既貶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兩鎮天下安危係由于相事甚不明乎武宗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據之史代在肅代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無之細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今亦由數相付之何關裴度事郎答曰裴度功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觀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抹貫史子

朋黨又恐不敢保首領既恐出曰偏伏矣故因循如是非度
而誰植黨相穆宗得鎮得出來將得之耳有何能為乎亦由於李
林甫牛仙客知相明皇而致天下亂亂猶少也况肅代德又置
建議銷兵先以失策撫則筆當才可知知也豈不止失幽冀鎮
魏博而為賊臣所據矣君薦宗閔于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假
驕逸不任奸人使度久于其位唯制因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
常之主須大勲德為輔必不至荒僻奸邪倖臣得寵相傾亦必
不敢肆其所為蕭顯相牽相威略以不敢跋扈若是天下寧有
事乎憲宗既已逸賢相穆宗為君任及中智數庸才相之衆邪
倖慝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蕩臣何牌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
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 敬宗

###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附李逢吉山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
其賢此六忠之性直人而直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位以童年
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山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害賢私
怨有所欺逐者皆傑賢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奸兇氣焰熏此在
朝人人戰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即留日常為裴度
因事以留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摧臣之威稱其所忌
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乃兇狂之態我公直
無是何畏彼哉度雖嘗正我未知我丹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
定當天子憂慎之時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
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直人而直之以至明也
夫公忠則守諍因事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深識事理之歸處厚
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於天下也

###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免童心然能納韋處厚
忠言排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
土木之役停李德裕奏金嚴復繚綾聽裴度陳諭止東都巡幸
復數視朝勤于聽政以此見之本非荒昏之主若忠賢以予輔導
亦豈凡庸昏之比也但為內臣細亂極其荒僻而窮其事迹
不止昭愍一身乃近臣循習人意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
致仕戒其黨曰今日為諸君言從來計天子要教閑　則讀書
讀書則近入臣重文臣則進納規諫咸說好省奏事如此則吾
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此聲色惑亂之者事之兩
極奢侈盡奇伎使之感于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機
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疏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
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
臣之得況中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閒數日一
見常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造意之事奸巧內臣竊日夜惑

亂所言者多狗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亂
惑亂之又歷冲年之性主見無定成責罰之禍及乃付於近之
謀凡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幾之人主得不凜凜乎

文宗

張杜凡相

論曰杜元穎事穆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員外郎知
中書舍人不過歲月為宰相時議詞目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
竭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為謀議有失任獨心于事真可見大
臣報國之節何得患然欲效潛闕于時已留國矣及出鎮于蜀
遣貼怨冲年即位首進巻羞打毬秋五百事日後廣求珍異玩
好之奇貢奉相繼用固恩寵以至纖忠搖斂大致軍民之怨不
忠經識一至于此人主已為將相宜若守正獲寵此固宜深焦
于將相之任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為主所疎矣又已無遇
亦不為奇至於君亦未必失何乃盡人君冲年專道侈欲以圖
恩寵思寵果何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時憂凡有宣索再
二論奏嚴其貢献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
賢視元穎為何人遂元穎竊寵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
侈素厚纖人二長君尚若此况幼年尤當奢逸遊宴以侈靡
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已者事秘而禍反起矣使元穎不
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
大尚書僕射之位反以固寵之故將務誅剥以取衆怨要賊乘
隙大害一方生是敗元近禍後之為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論曰人君忠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留威福亂
國政也則當如是然不可不防而在辨之精且審之不精
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
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國事非朋黨
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合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既殊互
進用明君為當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况矣蓋君
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
小人窺之很君子之直行則不便於己敢扶似之迹證之於君
夫君子被誣人心固辯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
則說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但務竟其踈用心無所不至勝于
人使於己险篤相倚皆可為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
状如此非君之明為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
事不能況舉直以居之事昭勝之君王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
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辨小人以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
明而能難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難鑒其有黨
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負觀中兩端猶為奇筆數大臣相黨當
猶參此此等相與軋雄有同勝參陛下不細詰知但未反屏太

宗謂瑞曰爲人君者須篤奴矣才雖心信之卿言不亦甚乎何
王於此時爲奇卑同心剛事知無不爲瑞雖非小人但以性剛
躁度多猜忌每事每筆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
以免責不非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
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
以勛德群以仁直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歛進復倚偉且
取相任中外大以爲非度群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群
朋黨亂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
何乃好樹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嘗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
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相符似豈

易辨之夫以度群之大賢視鎛之邪黨如薰蕕之易致然人人
可見而憲宗惑之益方務聚歛忌忠而委任也觀知此度群之
意非爲不明一日蓋惑至此此兩端君雖明爲情所蔽則不能
除小人之黨排君子之不黨也穆宗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
黨朋擬擊忌排裴度逐李紳數君切中衆無所憚賴韋處厚不
顧山險氣敢發言之大賢常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諍
度復相惆紳旋至然不能誅逐吉之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
難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主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
大惡之然二李之逆似均而情之性更則異矣宗閔等在元和
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忌其言篤其忠命致宗閔

賊爲後宗閔倚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
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至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時憲
例論事忠直有補於時而忠方鎮大著功勳又裴度常薦之作
相爲宗閔等所沮而蘇臺傾動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
事又宣宗之世例是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東政厚非不悅
忌南鄭入李訓鄭注皆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勳著
關任作即日結交學士宋君爲知樞密楊承和來作相以此得
之及其出領也又由訓注使用此德裕之旨身宗閔不俾矣又
從裕所稱者多才德之人凡于不黨但則強之性好勝所忌者
不悅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奸則稍輕

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
又從訓注所謂朝之善士多曰爲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
不足雖除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爲人
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宜戒之昭愍之弱爲人君者
當鑑之文宗之明不足爲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
心焉以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黨也當某人直未信功未明君
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皆以曰相援以欺君也又君當
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于國病於人國于利其
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誅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
害人國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斥之亦宜矣

人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若當審其人與言者佳不相
遠于是乎觀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排擯用何人論議於
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擢拔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爲被
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哉曰何以
能如此答曰在明與公哉曰中智之主惟有兩端明與公安得
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親愈疎之不以怍忽疎
之則明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所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
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柏擢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璀寵擢爲
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等因之取付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
士此先退尚矣肅宗朝學士輔國以虞侯微勞遂受忠寵至專掌
禁兵政轄國勝造明皇升然將相充橫既極莫破之于家矣肅
宗自魚朝恩始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
朝恩跨橫既甚勢不可召遂使人白殺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
典掌兵元振扞陰擢大爲將相之官代宗時秋陝州諸鎮
兵赴援將帥恨元振疑讒多不救主及柳伉抗言其狀元振坐
死元徵實德宗亂實文場霍仙鳴爲神策中尉職人黨與掌
附之徒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竿擢任既敵內臣亦
賊人仙鳴又毒以死文場甚得堅之致仕使免於禍憲宗寵吐
突承璀至委鎮州招討之任卒無功劾奏以其黨紿晡事而建
出爲監軍後使劉總任以惡緣大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
守澄扞惠既告元至暗死自明堂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敢者
不可勝紀任力士等八人以擢力著名于時此內臣之尤感者
然一咏九二此九一而岳殺一毒死又陽楊王而殘之所召不
朽以此觀之內臣亂而無敵斯有不植福者豈受其不知紀極
之患而爲以生是也之患也雖州有則作文珍以別直著稱又
有胡戴運宗之功任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闗驕泰之
名又其年也端闔而儀州之司又深銅而存亮雖在中尉不與
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唐害宋中鍇 家偏又有保衛昭懿之功
擢黨既敗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若二人者生獲
全名死有光寵爲善之効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
善之之効示之與使擢能之臣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
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願得
其寔楊嗣復不備事理但揖覃亂已要君求是意不宥覃至有
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相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
右論請勤切文宗勵精求治曉細如聞置致令一通以時省覽
故鄭覃奉行不違思及天下生民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

賦以贍天下任給事中有封駁之臣不令外任朝南進奉餘錢
令付戶部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急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
三十餘萬悉充給邊軍不勝不時然救衛府兵嘉李石則直之張
且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德裕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
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荊州是將相屬禮
一皆受制以北士良之黨中書門下奉事各使所見動成忌諱
無宝協八同心之輔又參改舊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納延事文
字取後宮之口議發皇太子罷寧勅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
然太子尋薨于太陽院仇士良用事中征諸之事枉害五十餘
家此二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特寔嗣損

但恨覃且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爲擬盡力排之畢
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說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
其遠嗣復不與謀國事矣其失自更之但惟惜心以卑言爲遺
又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爲哉不踰年嫉叛其何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恩細靜謙重儒術時與大
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爲志雖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
優柔乏明斷之才求石難切希成房魏之徒足見人君之体明
斷爲大也若是明斷雖勤政無益亦不免于屬弱矣文宗自即
位思內臣之擅有除去之意又以其寔方微不能公然處之遂

於論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仍相是重其權任使
之日事也申錫力有謀王守澄之徒李軍校從申錫罪文宗
不思待任申錫本意而與大臣等如議不辨讒留然論其事寡
恐何之實不出古若付外廷明辨曲直詳擇其狀申錫竟
不免以至當時君必皆者付外廷推究可念誤已忠統造顯露
其實爲敗附之九出存底革今不與之間二士之何難况士守
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然措也此机既失仇士良權
力日甚士良擅宰相李石劉心畫言國之凡于致語中外知如
士良仍爲又宗君法遣崔用其度意直作石且推文起之端正
士良如則其嘗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
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無涕而不能制其後之人君切
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珏等不唯偏狠之臣乃不思
古後代之亂也文宗當時即位晚節㭗才以陳王爲皇之子
立爲儲貳李珏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
宗武宗文宗之弟于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珏
何罪乃隨士良之讒事偏狠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珏雖輔
相懇救其事然竟止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

已漢者蔽莊則後之大臣當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且不敢忠
言曰天子之才必長年而大情可無他虞君知而未有賢名或
兼子孰敢上議其上首大臣不敢上議開嗣何時而定乎舊患
起何所不至自引上後代之亂即如詞後立安王之議而乃為不
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
事者如事狀暧昧事知非諧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歷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啟績昭
顯及當輔相之任然為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
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將以兵對及其使軼乃授劉沔石雄
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体上嘗拒命恭制因生事不欲用兵
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親鎮先破戶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
帥覺從其後使王宰領帥直趣磁州擾魏之右魏帥惧全以
出更以王宰少有顧望令劉沔領軍直抵高唐不代軍之勢軍
即屈時值兵大原之亂揚弁結中使張里具事德將析中使將
言使王逢符使許當定兵進討太原兵殺于外者與客軍攻
城弁虜其家拄婦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業策不與諸將
合謀大將制御將帥用兵又勝之術上嘗既平太尉之命當其
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着惧任高而位壬因此如其何不為修
仁德以保功名反畫剋弥之惟取怨于人免為群邪所陷是知
俯仰不如此也大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
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抑怨忌足
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
于事以此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弄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唯
太宗得之自觀中唯思合上校士論思問為杜明立行寬嚴肅
縞奏中書門下敕會則折衷無言克然于此可謂能委任矣然
中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皆隨入故正其失戒斜其違戒
言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于朝靖已起而赴
此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效功名才效嫺循其道其術如此
武宗用李德裕獨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
之取令天下欲者每任之專也但武宗性稍暴殘前朝法令不行
紀綱亦皆陟大振威令如德裕才有命作相德裕謀略動合其
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因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能之制
德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忌者攻之必然之勢也
至於福而後已此時武宗英主知賢何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
太專之嫌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為害大矣
哉或曰既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咎曰君臣之性皆雄
毅則銳於行事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

宁何亦无此累安能容德裕之情独欲于牛僧孺李宗閔輩耶
怨之久人所知于上黨之際奏及僧孺輩明將成功而報怨
僧孺雖非大賢要為守輔其德裕之言有何顯狀竟貶之遐裔
宗閔已出遠郡判史亦不因贓過而風策御史推无罪排事有
異是婪其職乃不復驗而然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為集賢學士
與以嚴厲見之狗德裕人竟失位其才役其謀而阿序其權
可夫何得一狗其意亦居德裕言人以罪其狀明白固有當之
事不明至得不面驗其狀若不无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
無惡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
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答曰惟望公可矣望公者不以合意親
之而不殺其過不以逆意怨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者其
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几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儁才為武宗經綸夷夏廓成大功振举法令致
朝廷之治識賢相其任宜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積者惡
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宜不安矣况德裕性剛少忍不忘怨讐
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假借宗閔因此人常任宰輔
而遠郡判史未有成功之際誣其罪而風策之牛僧孺雖除
聞見然有一時名望亦之進斥物構置中王涯賈餗之禍本仇
士良誣諂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始已而
忠及產餗于涯姪福于上黨者已為九矣所當又為報復定產
餗之罪書已數其後嗣布告中外文宗閔已遠謫餗于孫已戮
尚舉其罪以快其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
不足者懼凡有攀依於朝非大臣之人將不退矣盖大賢
望公曰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有所施為或德裕專
權不容疑設使彼之讒固無失足矣何負功加於我哉
此所以無是也如白敏中令狐綯皆才能近德裕也是又因藏
諫位於上之心于德裕雖無所間然德裕用不使於己故累
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惑者尚亦常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
隱錯出令以肅臣下遇庫宗皇權重宰相至於微行以擇取士
得失其為以清人臣亦號諷好德之君也共知人君之小節而
不知其大体能安天下治婦女也不能盡持事之反致基崩為世
所歎李德裕有為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
于相輔有奉時政至於宗朝諫臣坑陶之罪曰大中盛福又欲
行于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何足歸順夷夏推安乃承武宗
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時何所
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

人與先朕人君大體也輩出內臣手立嗣君凡出於亂是宣宗區區為善止于小節耳

##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沖性而一直小危乙際力愛討除未敢為愚卻得遂其志收之黎討之兵當不討必生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且去除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道哉庸人苟且之見耳多致大亂唐室十數郡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為武宗寵待但托將相一日致國忘如此其後罪除懿宗止命罷為太子太保罰與如是何以戒大臣姑庸不忠之羅隱于天下大勢之去也

## 用韋保衛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烈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政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若任用中材以下之才復將相不當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非徐寇泥蜀方定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於政事猶任忠賢而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衛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本時政刑無章患累大臣忠諫無之此有保衛與巖未必臨人忽行政道二者為患中外而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政因以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廢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於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 鄭畋為相

論曰僖宗以□□之後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國無遠謀以救世□□□□王□□□□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成當時謀略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盧攜奸庸才忠為力臣曰公議相結沮敗之言不克施用大業或不負頗正民非殊以事但同無年驕細民數財物消耗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判建東拔郡臣鎮討位高財眾威革昏奸險無節爭功民皆蔑也以權奪成賊勢賊勢既成斯以重兵為天下之衛反開壁自同稍賊作帥始賊以謀敗賊抗國之威扶傳檄諸鎮激以忠義鼓勸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雄門兵至得以平之況佶行然殺人知賊東勢而西非賊道其銳志亂可剗于又以忠謀鼓諸鎮勤王之眾賊雖去陷人親中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以賊之功使令輔政雖在其世不克朝紀令致先務恐畋公正與奸黨孤躍羅之僖從處的不能立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非必要於臣也

##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朱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麁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以此報雖不無威致可一時何得天全忠出于巢黨力盛來

降制以王拜梁使兼令已受同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為置
武人鎮允用過賊巢過其地全忠迎之軍府密謀峻害允用既
允不舉兵報怨奏討其將人臣之体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
悛况帥當武未久山野未張令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
宜而朱允用兵將江之徒役之吸全忠於是先賊既除使允用
得恩可以何制諸輔既之不才不收為相嗟之計天下威未至
措又已值宗嗣躬聞相傳得位自恣縱一無信息人謀失此机
使卒致諸鎮交乱臣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於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弑之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俊志欲振起而
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方鎮藉
大臣為援大臣欲固寵位亦結藩鎮為重凡崔胤有一時名望尚
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等同宦官交御以為內外將相不忠天下
大勢猶成以至於此昭宗欲何施為才加之性猜易動動而無
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人心亦可以忠信結一時之
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本有賊大功貴賞已厚但為全忠所困
當思不能昭宗若加之恩意厚性勉立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
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教鎮既順使讓能得相經營
于內後引全心之賢資助時政除宦官暴横者去之擇人當政者
克之朝廷新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
孔緯之計討全忠興兵攻太原拒命太原致屈賊臣得以脅制
朝廷幽囚殺戮不可為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
亂車駕不能寧處復西出逆之人以為輔相與之益甚竟至之
計乃亡唐祚哀哉

唐史論斷卷下終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illegible]今未以推見當時
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
閱三書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
贍書未及成卒於家公既卒詔取其書秘藏府

按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軾不得人給唐論使不歲之好今見此書果然得其為人至論
讜言良不識判自太守撰之文為由冰坑絳世之故陵居孫李
此樞不當國史思明宗有小吉而無人君大略皆鑑史而不
及議而與發明與人意合者甚多人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則為

君定版瓦丘後慨然　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輸不
朽之計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
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蕃嘗見此書於閩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並此見
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以此書易捉板於其家熟因
鹄做之遂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本鋟板于東陽許顾之
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沈黄　年　命工鋟板

##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孔滋其貌如不能自持及与人言反覆經史上
下千有餘年貫穿通合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
蓋既讀之終身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嚮已之所
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沒有詔求其書

##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舉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
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秘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
轉運使由侍讀年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
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猶視筐篋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悲數孰若自
作何有餘史非議論忠傾側萬里一馬究谷溪雖謂胸中幹太
極元氣皆已隨天舒昔來諫亂對天子何獨不死視芝鋤不容
乃獨見嘉落出走五海飄長猫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
太虛觀如周忠以才什宮名張雨手所餘歸來三江寰臥筆進
用紙調數公偽心於內書口从所更沒日月金華府前甘果根
同仕僕百年燕安休田廬素識臥主愛茅屋久將老母求仙砠
秋歸碩事九江棲在出未傷安豈但孔明前欲陸命至西子宣
而王公殊魔侯未得見此溪太息一何西江魚

##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别藏其稿于家以為手然後出之
謂前人曰吾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皆傍盡無之此書不可失
也卿公私少閒乃得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
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泉州俄之宣州有急變與鑾遣柱
不暇擧以僕行後谷陵大火及難得舍弟之于舍親舅
求寫是于屆由皋上公在宣州閒之恐是入門口吾之在字
豈對曰在乃見餘無所習自上年五于白首及成十未嘗示人
之公執政首役公得之公不以何旨想徽姚學者議論以与
一洗他人固何得而見也元豐二載祭自陽翟來洛陽以書授

先公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此書
自是先君目之昌集中不出今逾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
書無傳於人故録以授呉兄甫閻公有是書因獨見而求之
得之之驚喜因手既於巢金不如積無以為報請更而藏之遺
了於以傳之異日或有可於天下後世之德業煒煒千古康凡
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先書

恭考舊史重加審訂校本于頭宮以與學者共為因念日吾贄
人居于前書五百盡所以明道古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
成於嘉祐一切之今百有餘祀而後頭其傳者有所待耶乃若
山建近出處之大概見于涑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
可以表信于世茲不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程敦厚
書

南劍州州學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合提來到孫諫議唐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
哲陵至推宗諫元祐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
于生多言唐事每歎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成後世乃倣春秋
編年法修成唐史凡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然可為龜鑑者因
著論以明之凡日凡九十有一首名相之事諫之配然非徒
為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後散由
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竊來寓敦
延平會
朝廷覓錄遺之禁應
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應乃出此書為學緣卯行聘

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州學書庫錢雕行中乞
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
學照會牒准
轉運衙牒據所定官中奉將所州文字並一詳定實有益於
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雕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九年十一月日
學錄劉光
學錄鄧特聘
學正鍾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州學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珣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沐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　詳　姚古

史266 251

# 唐書直筆新例四卷新例須知一卷

（宋）呂夏卿撰

明影宋鈔本

唐書直筆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呂夏卿撰、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歷官宣德郎守祕書丞。以預修唐書告成、擢直祕閣同知禮院、後出知潁州、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案曾公亮進唐書表所列預纂修者七人、夏卿居其第六。本傳亦稱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採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刱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是其位雖出歐陽修宋祁下、而編摩之力、實不在修祁下也。據晁公武讀書志、是書乃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前二卷論紀傳志。第三卷論舊史繁文闕誤、第四卷爲新例須知、卽所擬發凡也、惟晁氏作唐書直筆四卷、新例須知一卷。而此本共爲四卷。或後來合併歟。晁氏稱夏卿此書、歐宋間有取焉。所有未得、乃歐宋所未取者。然是丹者非素、論甘者忌辛。著述之家各行所見、其取者未必皆是、其不取者未必皆非。觀晁氏別載夏卿兵志三卷、稱得於宇文虛中季蒙、題其後曰、夏卿修唐史、別著兵志三篇、自祕之。戒其子弟勿妄傳。鮑欽止吏部好藏書、苦求得之。其子無爲太守恭孫偶言及、因懇借鈔、錄于吳興之山齋云云、然則夏卿之於唐書、蓋別有所見、而志不得行者。特其器識稍深、不肯如吳縝之顯攻耳。今兵志已不可見。兼存是書、以資互考、亦未始非參訂異同之助矣。

# 唐書直筆新例

呂夏卿撰

## 帝紀第一

### 帝諱

王者帝天下名所以事宗廟礼天地也其餘接見臣下從諱稱則名無所適焉帝諱之例始于范曄陳壽古今之通術也史記漢書不載帝諱失於簡略也

漢高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然則帝之有字尚矣唐高祖字叔德劉昫之書不載史之闕文也

### 書母

禮家貴嫡示天下之本也非嫡則不書母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子立然後書所以生於母傳正也

代宗紀書曰母章敬吳太后餘則不書所生母如元獻楊太后傳中載生肅宗故略於此

繼世而立書即位用常文

書曰皇太子即位於柩前書柩前示承顧命之重也

繼故而立其賊不討則為子之誼輕不稱太子無嗣父之道也

文宗紀曰寶曆二年十二月皇帝即位恭宗遇弒文宗以弟繼統賊不討貶也穆宗紀書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皇帝即位不稱太子者陳弘志不討則太子之誼不明故從兄弟稱用文宗例明以帝志而立也哀帝紀書曰景龍四年六月溫王即皇帝位天祐元年八月輝王即皇帝位微不足以討賊非貶也不稱[illegible]皇太子者矯先君之顧命出於一時之權宜故但以溫王輝王書

### 內禪

內禪非正之制也涉權宜而違大體則書踐祚而不稱太子傳散計定人無異志則書踐祚而不稱皇帝若讓不忍嗣然

高祖高宗紀書曰武德九年八月皇帝傳位為太上皇先天元年八月皇帝傳位為太上皇太宗明皇紀八月太上皇傳位皇帝踐祚于顯德殿八月太上皇傳位庚子皇帝踐祚于武德殿

太宗明皇紀皆先載建成元吉太平公主之難及事訖內禪之命行焉臣子之謀非一朝一夕之故變曰居傳位之下復出太上皇傳位明神器有所授也順宗紀書曰正元二十一年八月皇帝傳位于皇太子憲宗紀書曰正元二十一年八月內禪乙巳皇太子踐祚于宣政殿錄內禪以起踐祚者人望所屬宗廟有主推天命之歸故不書太上傳位不嫌所授不明也肅宗內禪不書即位嫌父在而取大寶稱踐祚明代父之誼從緩文

### 立皇太子

太子社稷之鎮示父在不得以君稱書名從臣下之辞人神所歸則書立

睿宗紀書曰景雲元年七月立皇太子弘基是也

立不以正非天下之心所在則書子從私恩也

高宗紀書曰永隆元年八月立子哲為皇太子是也

太子薨不名謚葬在乎傳不成恩也德或無良雖嫡亦出先書廢從天下之志也

文宗紀書曰開成三年九月廢皇太子永太宗紀廢皇太子承乾同文天下之人知其可廢亦不足以為君故先云廢從緩不忍辭

廢奪其恩廢不以過後書廢非得罪於天下天下不知太子之廢也

明皇紀曰開元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忠廢皇太子賢廢同文謂無可奪之罪後云廢從緩不忍辭

其德足以奉祿已而失愛君親罹于非命書殺迫也

中宗紀書曰景龍三年七月殺皇太子重俊不書部下所殺稱君命以紓海內之痛

### 立皇后

皇后共承宗廟海內之母立以德不以愛正家之道也先書君命

正也
太宗紀書曰武德九年八月立皇后長孫氏先書立德選肅宗
紀書曰至德元年四月立皇后張氏同文張氏雖以凶終然其
惡不累故用異例
廢以罪不以私則書廢從天下之人廢之也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二年六月廢皇后王氏不稱廢爲庶人嫌
齊體之偪也王皇后詔載于本傳若無罪不出詔加罪之誣不
足信于後人也
立以嬖不以德廢以讒不以罪則異文見貶
中宗紀書曰神龍元年立妃韋氏爲皇后高宗紀書曰永徽六
年七月皇后王氏廢是也
以愛奪權以計得衆立非恩德則從自立文
高宗紀書永徽六年十月皇后武氏立是也凡立后恩澤皆出
於已大赦天下老人賜粟不出高宗紀者惡武后之立正始而杜
漸故但載武后本傳
國變遭弑書權臣之命幽逼致崩云死雖皇后不云殺嫌齊體也
哀帝紀書曰天祐二年十二月皇后何氏死乙酉朱溫追廢皇
太后何氏是也庚戌輟郊詔載于何后本傳者惡朱溫之誣故
不出哀紀
宰相拜復
宰相國之股肱升黜書于紀重安危之本也書得人之備官
睿宗紀書曰景龍四年四月以許州刺史姚元崇爲丞相不書
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具本傳
不瘝官書君命懲濫恩也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牛仙客爲丞相也
用得其人功利社稷因其媒孽而輟柄用則先名而後免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丞相張九齡罷以一時之
罪而惜其功不欲聞罪免之命故後罷用緩辭於本傳復書其
月某日罷以某代之足紀文也罷相之後或更方鎮遷他官皆
詳於本傳
不勝其任以過而罷則先免而名幽罰明也
德宗紀書曰正元十一年四月丞相陸贄貶于忠州贄以太子
賓客貶忠州別駕猶丞相書者懸上意之回感庸讒之枉諸雖
竄謫善人遠方而天下之望不替故猶稱丞相不書別駕而稱
貶者君命實放遂不敢虛器所加
有罪之放先書貶錄坰以正罰則罪名正而天下服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貶丞相盧杞于新州位浮其材
海內知其可去故先書貶竄之命
宰相薨于位書名而不氏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二年有七月丞相綰薨是也罷相書氏
大勳勞書薨紀功也賢臣死於貶所書地隱之也
德宗紀書建中元年五月汾陽王郭子儀薨上元五年八月庚
戌西平王李晟薨紀錄勳勞也德宗紀書曰大和九年七月丞相
陸贄卒于忠州文宗紀書曰大和九年七月丞相宋申錫卒于
開州非罪而黜雖死書舊官記終也變薨言卒者傷賢臣不復
故輕文譏王者不能用舊臣也宗室屬遠亦書明皇紀書曰天
寶十一載十月信安王禕薨是也
賢臣云亡海內所痛位名氏備而書卒若廢朝簡而贈賻殺則不
書
恭宗紀書曰長慶四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韓愈卒賢臣記終也
賢相告老乞骸骨書薨爲賢臣異文文宗紀書開成四年三月
晉國公裴度薨不書丞相罷也
殺大臣有罪書伏誅無罪書賜死非君命書害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二年三月宰相元載伏誅國法行也中宗
紀書曰天授二年十月左丞岑長倩賜死逼君命也中宗紀書
曰神龍二年某月武三思害侍中桓彥範及敬暉袁恕己大和

九年十一月仇士良害宰相王涯及賈餗舒元輿書惡與士
良之名惡專殺大臣也
餘臣有罪書誅無罪書殺
明皇紀書曰天寶六年春正月誅北海太守李邕開元二十五
年三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書誅者成法不可變王者至公之
刑也書殺者嫌威忤旨罹於非命王者一時之罰也
命將征伐
征伐國家發興之大政也將得人書帥師討有罪書伐
高宗紀書曰乾封元年十月遼東道大總管李勣帥師伐高麗
不云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大總管者紀書成命傳其
實事也
將非其人書王師伐不得罪大戰書及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年四月王師及雲南大戰于瀘川敗績
不書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之者貶無功也書及者無名與
師及爭土拓地玩威喪徒國家危亡之釁也故不書王師不勝通
以敗績書
將擅出師雖伐得罪出而有功皆書自專
書曰某月某日將軍某以師伐某國以者左右自用之文
官軍失利以將名師惡辱國也効命而死書失利將奔北俘虜書
大敗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十年閏三月郭英傑之師失利於都山英
傑死之英傑蹈義喪元不隕臣節書死而再名嘉之也明皇紀
書曰天寶十四年十二月封常清之師大敗于覓子谷辛陝
郡十五年六月哥舒翰之師大敗于靈寶執哥舒翰翰及常清
奔書執之再名罪失律也英傑常清皆一時名將雖敗軍猶不
稱王師
王師有功執其醜虜書獲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顏杲卿敗安祿山

之軍獲其將何千年高邈以似禽獸稱獲
將以辱命而誅書斬于軍中否則書斬殺無罪也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年十二月高仙芝封常清斬于軍中誅
辱命也勝負之勢用兵常數士不素習與尸奔北雖用國法必
申而其罪可貰用輕文書曰某月斬將軍某
裨校之屬雖有功書元帥之名重兵柄之分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三年十月宣義節度劉洽破青淄李納之軍
於徐州不書神策將曲環名一軍政於劉洽也
執戎狄則大將不名不以蠻夷抗中國也
太宗紀書曰正觀四年三月執突厥頡利可汗是也以能禽之
故大將不名也
破夷狄
破夷狄必稱王師
太宗紀書曰王師破突厥於陰山不書李靖之名舉中國之重
也其餘具突厥靖傳
不稱王師者贖兵窮武非中國之道用輕文
太宗紀書十四年八月平高昌城十九年五月甲申拔遼東城
是也
戎狄之心勢窮則率生服叛不一無嚮化之常惟可汗來奔則書
太宗紀書三年十二月突厥利可汗鉢苾來奔其餘雖名王酋
豪來皆載之本傳不列帝紀不與中國受叛人也明皇開元二
年突厥默啜妹婿火拔頡利發石失畢來奔不書明皇紀是也
戎狄之俘獻于社廟不書大將之名受俘亦如之懲首事也
太宗明皇紀書曰正觀四年三月獻突厥之俘于太廟二十三
年正月獻龜茲之俘于社廟開元二十年五月皇帝御應天門
受契丹俘是也
中國之俘獻于社廟皆書大將之名受俘亦如之褒大功也
高宗憲宗紀書曰武德二年七月秦王獻竇建德王世充之俘

于太廟元和十四年二月皇帝御興安門受田弘正所獻李師道之俘是也

宰相統兵書天子遣師重本朝之寄也

憲宗昭宗紀書曰元和十二年八月裴度征淮西吳元濟皇帝御通化門遣師龍紀元年五月張濬征大原李克用帝御安喜門再拜銜涕而辭上賜之犀帶具本傳

公主下降

公主下嫁夷狄必書逆女之使

太宗紀書曰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渾遣使來逆女十四年二月弘化公主歸于吐谷渾春秋紀裂繻來逆女中國之臣得以名通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逆女不書名唯以使稱賤夷狄也

不書逆女之使以公主大歸為名

淮陽王道明送弘化公主不書日本紀尊中國也具吐谷渾傳而已

夷狄求婚之使不書於紀使若其請不必皆然

正觀十四年六月薛延陀遣使求婚具吐蕃傳是也中宗紀書曰景龍三年十一月吐蕃遣使逆女四年正月車駕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緣當時之意故異文非新例也曲赦咸陽故不書于紀具吐蕃傳足本傳之文也

公主釐降無求婚逆女之使則不書于紀禮不足也

開元五年固安公主妻奚首領李大酺永樂公主妻李失活乾元元年肅宗第二女寧國公主出降回紇皆具本傳而略於帝紀為中國諱也

公主降夷狄無子絕歸則書自還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八月寧親公主自回紇還是也

結好不固以師而歸變文書至喜之也

武宗紀書曰會昌三年三月大和公主至自回紇是也

公主死於外國則書於帝紀而略於本傳為中國痛也書曰某月某日公主薨于某國是也

夷狄之君赴告不書于紀賤之也

春秋吳楚之國卒而不書葬惡其僭而夫札夷狄從宗稱蕃而臣其一國風化之所不及王者一以禽獸視之卒雖赴告當列于本傳

夷狄本朝內屬書本傳備慢防之易也

聖人內寧必有外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故回夷奉珍獻寶奔走京師其心非慕伐天王之化顧其勢使然故不列帝紀是不志預防之警

結好之盟先書戎狄以明汲汲也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正月吐蕃及鳳翔節度使張鎰盟于清水戎狄無信盟詛不節要以神明之信非中國之福故先書吐蕃示汲汲于中國也不書吐蕃相尚結贊之名所以重中夏也

渝盟有變則不地

德宗紀書曰正元二年閏月吐蕃及侍中渾瑊盟執我行人崔漢衡路泌已下皆不書徵也

戎狄乞盟不書涖盟之臣蒙上文也

穆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九月遣使吐蕃乞盟十月及吐蕃盟不地不書丞相植涖盟皆具吐蕃本傳

乱臣

乱臣賊子其謀有漸王者執馭下之柄必防微塞源焉書起而不云叛責失御也

明皇紀書曰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起于漁陽是也

負固怙乱之雄乘伺釁隙而作有國所不免書叛有地也

德宗憲宗紀書曰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以河中叛是也元和二年十月李錡以潤州叛是也

無地書據

劉闢以西川行軍司馬因韋皋之死竊據成都憲宗紀書曰正

元二十一年八月劉闢據成都以叛無地也
竊地自固非君命所授用自立文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二月梁崇義以襄陽自立以五使宣諭
李舟如荊襄拒境不納是反狀已明至是加崇義同平章事
不受詔故以崇義自立爲文
軍逐其帥不預謀而立用衆立文
穆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立其帥朱克融是也不書立
迴具本傳
蕃臣失撫馭之和以羅逼脅以衆逐文
穆宗紀書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逐其帥張弘正是也
非意之變失倫見逐書奔
太宗紀書曰大和五年正月李載義自幽州出奔是也
春秋諸侯之子列於盟會則位定方鎮之孫以留後自立朝廷因
而授之容非篡盜書立
德宗紀書曰正元二年六月滄州程懷直立是也不書程日華
卒者方鎮不卒
拒君命於外失臣子之義書拒命以見惡
肅宗紀書曰上元三年二月來瑱以襄陽拒命是也不云叛其惡
輕

方鎮

方鎮足兵以闚王土侵穌得地闚城皆闚文
穆宗紀書曰長慶二年三月成德王庭湊入幽州元年十一月
成德王庭湊闚牛元翼於深州不云入者惡其以幽州降湊書
曰入者惡其專也德宗建中四年正月淮西李希烈陷汝州不書
其將以希烈首惡也
方鎮違命擅甲兵以侵軼其首首惡故不書將
春秋諸侯大夫帥師皆書方鎮專征犯上無君之惡甚大爲故
削其將兵之臣名則其惡不分深絕之也

王師破方鎮之兵書而繫以名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七月馬燧破魏博田悅之軍于雙岡書
破示勸絕凶逆魏博者惡悅以地自專故書破用國文
奔地不書名重闚絕援其力不足以自全雖奔諱其惡
肅宗紀書曰至德元年十月初奔平原郡二年八月初奔靈昌
郡不書顏真卿討叔冀之名力不足也肅宗紀書曰至德二年五
月魯炅又自南陽歸襄陽穆宗紀書曰長慶二年四月牛元翼自
深來歸奔師若全師來歸也
方鎮不執王臣不能固守藩節而喪闚土書地以見重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李澄以滑州降李希烈咸
通九年十月崔雍以和州降龐勛是也
方鎮叛亡之人書歸以明同惡
代宗紀書曰大曆十年正月昭義叛卒裴志清歸于田承嗣是
也
方鎮敗王者之師書不利以避幽國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九月王師及淮西李希烈戰于襄城失
利不書哥舒翰者師爲重也
方鎮熾結扼王土之衝足以爲一時之患則書之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三月淄青李正己以兵屯濮陰是也
方鎮擅徙所居則書之
德宗紀書曰建中三年七月淮西李希烈遷于許州代宗紀書
曰大曆十二年某月淄青李正已遷于鄆州是也
方鎮因釁篡逐用兩下相圖文
代宗紀書曰大曆十四年淮西李希烈逐李忠臣憲宗紀書曰
元和四年十一月蔡州吳少陽殺吳元慶皆不書其帥
方鎮承命以討叛則書帥師
德宗紀書曰建中二年八月淮西李希烈帥師伐山南梁崇義
是也

攻伐非君命則以國抗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年十月易定李寶臣敗魏博之軍於青水
不書敗田承嗣之將盧子期者不與寶臣專伐擅命也
王師克土書収大將以恩信得其地書入其下捨逆以聽命書歸
順其下取元惡以自効書獻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三月李皐収黄州某月李皐入安州明
不用甲兵也代宗紀曰大歷十一年十一月吳希光以瀛州歸
順憲宗紀書曰元和二年十月浙西裴文良執李錡以獻十四
年二月淄青劉悟斬李師道以獻不云其帥者獲罪於朝不得
以臣子申故用兩下文
王師平方鎮先得地而中殺若函渠授首而闔境肅定則先得雋
而後地
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二年十月王師平淮西吳元濟斬于京師
其民父衆汙俗無向化之心環數千里之地甲兵富強踰年然后破
春秋新例　十一
縣先剪其境土乃得元惡故先書平淮西後云元濟斬也武宗
紀書曰會昌四年八月王師斬劉稹澤潞平罪人共得故書王
師斬劉稹各用便文也平淮西澤潞不書李愬石雄而書王師
中國威也
方鎮之寄眘於權宜則書失地之漸宰相失廟堂之謀御方鎮之
請則書授地以罪之
穆宗紀書曰元和十五年十月初失澤潞謂以劉悟爲昭義軍
節度使是書失地之漸也恭宗紀書曰寶歷元年十二月宰相
李逢吉以澤潞授劉從諫以弃地罪逢吉
方鎮距命奪官爵絶朝貢示天罰之必行也
穆宗紀書曰元和四年十月削成德王承宗官爵元和十年七
月絶成德王承宗朝貢書地以明國章
討叛命將稱詔
明皇代宗憲宗紀書曰天寶十四年十一月詔封常清帥師討
安祿山大歷十年四月詔馬燧帥師討李靈曜元和十一年九
月詔李愬帥師討吳元濟是也
命將權鈞力齊則不書統帥之名
肅宗紀書曰乾元元年九月詔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不書郭
子儀李光弼之名軍政不一也憲宗紀書曰元和十一年正月
詔六鎮之師討王承宗不書河東幽州盧龍義成橫海魏博昭
義節度亦此義也
伐叛因其黨斬首遂平則不書王師之功
德宗紀書曰正元元年七月李懷光斬于河中者以賊將牛名
俊斬懷光首以城降故不書馬燧之功
守土之帥以師相攻擅甲兵之威廢朝廷之命則書舉兵攻地
代宗紀書曰永泰元年五月漢州刺史崔寧舉兵攻劍南不書
攻郭英義以王事爲重也
守土之師秉甲兵土地之勢固封疆以樹腹心則書地以記薨君
子樂善而嫁惡雖功有餘而心不至者皆得以臣道終
春秋新例　十二
順宗紀書曰正元二年十一月八日韋皐薨于成都先薨後地
者因其薨殂得地如晉陶侃薨而得荆州之類
軍亂其帥見殺以非罪書遇害
文宗紀書曰大和四年二月興元軍叛其帥李絳遇害先叛後
殺者聞軍變尚冀其生不忍聞其死用緩文
軍亂殺其帥以罪書衆殺
恭宗紀書曰寶歷二年五月幽州殺其帥朱克明
方鎮効順舉族還朝書歸地
憲宗紀書元和五年十二月張茂昭以易定來歸非兵革所加
而得其地書入以褒忠臣其地襃爲已有必其心堅於効順乃
得之故以來覲賜對爲書歸地之日不以管籥符印付任簡迪
爲歸地也書歸以明舊地
適於天時懼罪入覲書得地

憲宗紀書曰元和三年九月庚寅復得襄陽先是于頔爲其子
所諷歸朝入覲至是日冊拜司空以非均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朝廷始復得故地因以是日書復襄陽也非其心効順故不
書頔以襄陽來歸朝廷喜得地而貸罪國法無所申故不書頔
至襄陽也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己丙復得宣武韓弘
以七月戊寅來朝願奉朝請至是日拜司徒癸丑以張弘靖爲宣
武節度使是朝廷以弘靖堅爲戎務始復故地因以癸丑爲復
得宣武與于頔事同唯得地以定弘靖受命綏故書己丙非異
例

方鎮昭洗一時之計先書輸賦獻地以蓋國恥

憲宗紀書曰元和五年七月庚子成德王承宗請輸常賦以綏
師丁未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十三年三月甲寅成德王承宗
獻德博二州以緩師庚辰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先是五年承
宗請輸常賦朝廷降受官吏不書紀者以輸賦爲重于時昭洗
之命因師道劉總與請不得已而從之不書師道請者宥過正
罰國家常法非得緣於臣子之請故不書稱緩師際當時之志
也

春秋之法陽虎以家臣竊寶玉大弓書盜求名亡也方鎮之重以
狙詐陰竊發於筆殺欲不知於人主者必窮姦而正罪名故備書
盜名不得蓋示大惡於天下也

憲宗紀書曰元和十年三月淄青李師道盜焚河陰轉運院十
一年正月成德王承宗盜斷建陵門戟十一月成德王承宗盜
獻陵寢宮十年六月成德王承宗盜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大
夫裴度不書遣張晏等刺元衡及焚河陰院及數斫建陵門戟
等數皆不書者本傳載其事以見惡故紀略文

方鎮來朝必書功臣則否擁兵入覲國家休戚之本書入朝臣孔
之失也

代宗紀書曰大歷九年九月幽州朱泚來朝始通幽州也此以
七月使弟滔奉表以入朝以九月至京師故九月乃書質朝
如大歷二年郭子儀李抱玉三年馬璘四年魏少游來朝皆臣
子常禮載之本傳昭宗紀書曰乾寧元年正月鳳翔李茂貞入
朝不書來朝迹嫌勢偪不與其來也書示臣禮猶存爲昭宗紀
書曰二年五月鳳翔李茂貞邠州韓建至京師夾輔王室臣禮
替矣變朝書至識暴也

方鎮失地而朝書奔大去地書至

代宗紀書曰大歷十四年三月汴宋李忠臣奔于京師先是忠
臣爲李希烈所逐狼狽歸朝故不書來朝憲宗紀書元和十四
年韓公武至自鄜坊也文宗紀書曰大和三年十一月王智興
至自徐州書始去徐州也

權臣出入必書宴對亦書

昭宗紀書曰天復二年正月朱温歸大梁宴于內殿置酒于延
喜門天祐元年五月朱温歸大梁宴于崇勳殿七月朱温至京
師宴于文思毬場十月朱温自河中至京師對于崇勳殿甲午
朱温歸大梁書偪也

權臣

權臣征伐書名得地不書敘敵

昭宗紀書曰景福二年四月朱温取徐州時溥死先是温使將
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溥殺死不書殺者惡其擅國書溥自死
不與温之專殺也得地猶名者赤子之地得之非唐所有故本
温志以篡弒取爲文又書曰乾寧四年正月朱温取鄆州朱瑄死二
月朱温取兖州朱瑾出奔不書其將龐師古葛從周及王重師
牛存節之名以温首惡也不書師師惡其得衆自大書曰取使若
用奇乘間也

權臣以號自大雖朝廷所授皆以自稱書

昭宗紀書曰天復三年二月朱温自稱諸道兵馬副元帥天祐
二年十一月朱温自號魏王備九錫也

權臣擅命屠害忠良以謀弱王室宰相不道賊賢臣以逞慾皆用
兩下相殺文
僖宗紀書曰景福二年九月李茂正殺宰相杜讓能昭宗紀書
曰天祐二年十二月朱温殺宰相柳璨光化三年六月崔胤殺
宰相下搏讓能以賞州司戶柳璨以登州刺史見害猶以宰相
書者惡殺大臣也
權臣殺皇子則地
昭宗紀書曰乾寧四年八月朱温殺十二王于石隄谷書地痛
之也哀帝紀書曰天祐元年八月朱温殺六王于西内不書將
玄暉殺之者本朱温志也
國變擾攘大臣見害於閹逼則書遇害
僖宗紀書曰廣明元年十二月于琮崔沆豆盧瑑爲黄巢所害
是也
權臣睢盱書得地之始以謹召乱之階
唐書新例
十五
僖宗紀書光啓元年三月董昌初得越州錢鏐初得杭州七月
李茂正初得鳳翔中和三年五月朱温初得汴州書得地之張本
權臣任用之漸必直文以示義
明皇紀書曰天寶二十九年七月以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平盧
節度副使僖宗紀書曰咸通十一年正月以李國昌爲振武節
度使中和元年八月王鐸以朱温爲華州刺史始見祿山國昌
朱温之惡也
權臣闚竊神器遷徙都邑以奉天子爲文
昭宗紀書曰天祐元年閏四月朱温奉天子都于洛陽不書遷
諱逼脅也不書甲辰天子至洛陽者非天子之意也故不書至
餘具崔胤傳
四夷冊立弔祭之使不書不以中國臨夷狄也
如元和十六年六月以少府少監李銑持節赴南詔冊立左贊
善大夫許堯佐副之不書憲宗紀若使人傳無殊尤之事則具
夷狄之傳
唐制大喪天子以卿大夫告于四夷則書于紀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之喪方鎮遣使以告則書本傳
如元和十一年四月王后崩劍南李夷簡遣使南詔告哀餘具
夷簡傳
戎狄方鎮拘行人以距命賊者名而不官
太宗紀書正觀八年十二月吐谷渾執我行人趙道德不書鴻臚
丞官微也
宣慰宣諭使
宣慰宣諭使被執稱以罪陷之也光使從執不與逆臣禁王人
從緩文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正月太子太師顏真卿使李希烈被執
不書李希烈軍者春秋衛侯凡伯匪之稱戎希烈肆不臣之逆
故擴其志以國稱深貶之也不書宣慰者君命不中也
唐書新例
十六
使出雖能利社稷安人民不辱君命則書宣慰宣諭之名
德宗穆宗紀書曰建中四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孔巢父宣慰田悅
軍長慶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韓愈宣慰王庭湊軍不云魏博
及鎮州者元惡惜伏不失臣節不用國文
行人不能度權宜防變以辱君命則書國殺
德宗紀書曰建中四年七月給事中孔巢父遇害于河中惡國
威之沮廢故懷光得以稱國用重文與顏真卿異例
王者受命必有驅除故僭命餘孽用敵國之文攻剋王土則書陷
王師失利書戰而後敗敵國之臣得以名通侵伐書將
高祖紀書曰武德二年九月劉武周陷我并州七月王世充使
其將羅士信侵我穀州書將用敵國之禮又書曰武德二年九
月王師及劉武周戰于介州敗績王師之敗先書者非剋會期
日以決勝負遇敵衆戰失備致敗從緩文不書裴寂敗姜寶死
輿尸辱命用微者之文

王師勝捷則書大將之名小捷用討詭勝書破
高祖紀書曰武德元年九月秦王師師及薛仁杲戰于淺水原
大敗之俘馘具仁杲傳又書曰武德二年十一月秦王師師破
宋金剛之衆于𫟪良川是小捷用討詭勝同文

僭國

僭命之國以地歸順則先人後地
高祖紀曰武德二年十月羅藝以幽州歸于我五年七月杜
伏威以江東歸于我以者自專之文
窮蹙之寇以地降用國文
高祖紀書曰武德元年十一月隴西薛仁杲降四年十一月荊
州蕭銑降重以勞兵極討取之國用自降爲文書國以得地爲
重也
隣國并吞非王師致討書自滅
高祖紀書曰武德二年其月丹陽沈法興滅四年十一月江東
李子通滅五年其月豫章林士弘滅不書李子通王雄誕張善安
滅之者強弱吞噬朝廷威力所不加其地不入以不知文
僭竊之國因其下一時之計則地以衆書
高祖紀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河西執李軌以地歸于我六年二
月山東執劉黑闥以歸于我十年二月漢陽殺高開道以地歸
于我不書葛德威安脩仁執黑闥李軌張金樹殺開道者以衆
書也不云河西山東漁陽平者非甲兵致討而得地從自致文
方鎭距命其下以元惡自効則以名見異文也
賊帥來降其地未入而復叛則不書于紀
武德元年八月涼州李軌以地降至十月復叛則書本傳而已
強寇病死寔國罰書地
高祖代宗紀書曰武德元年八月薛擧死于隴西永泰元年九
月僕固懷恩死靈武也
強寇夷定則先地後滅略將以明威

高祖紀書曰武德四年五月王師平河北竇建德威丙寅王師
平河南王世充威三年王師平并州劉武周滅先地後滅以得
地爲重不云秦王平建德世充者略將以明威
叛臣肆噬取元惡而宥枝附則不用方鎭敵國之文
憲宗紀書曰元和元年九月高崇文擒劉闢平成都一方脅從
民本非懷一心先得傳首乃取其地故後云平成都
逆臣竊大號書地示不通於天下
明宗德宗肅宗僖宗紀書曰天寶十五年正月安祿山僭即皇
帝位於洛陽乾元二年四月史思明僭即皇帝位於范陽建中三
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僭即王位於魏縣四年十月朱玫僭即
皇帝位于京師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僭即皇帝位于京師是
也
逼脅于紀原心定罪不用僭文
代宗昭宗僖宗紀書曰廣德元年十月吐蕃以廣武王承宏爲
皇帝光啓二年十月朱玫以嗣襄王熅爲皇帝光化三年十一
月劉季述以太子裕爲皇帝是也
僭命之盜爲子所弑雖得罪於天下而父子之義存爲天下所不
容故不書竊位而記其亡終故事
肅宗紀書曰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爲子慶緖所殺上元二年
三月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弑乾元二年三月安慶緖亡代宗
紀書曰寶應元年史朝義亡悖義負因自取潰衄故書亡其地
未入朝廷不書平慶緖朝義皆不書即僞位具本傳

義師

王室有變擧義以謀興復則異文以見志
中宗紀書曰垂拱四年八月越王擧師于豫州九月越王敗績
光宅元年九月徐敬業擧兵于揚州十二月徐敬業敗績凡討
叛必命將不書李長倩張光輔棡宗裕李孝逸討越王敬業
者不與武氏之犯義擧也敬業雖以興復爲名其迹可疑故不

用越王之文特書起兵不書斬越王及蕭業隱之也

巡幸

王者舉謠俗之善惡知王業之艱難其行以時則書幸不書還宮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一年十月幸興慶宮不書還宮者雖踰月民不知勞故不書

出非其時稱駕所至書還宮

明皇紀書曰天寶八年十月車駕至華清宮九年正月車駕還宮不書幸帝者君般遊之樂損乃乘之威以車駕稱輕街㗽之變亡魚服之辱書從宮以見其志明皇是歲幸華清宮踰時亡反受朝賀於離宮故危之

征伐巡守得禮書帝失禮書詔謫宿則皆書至

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一年正月皇帝北巡守三月皇帝至京師得禮也太宗紀書曰正觀十九年二月詔親征高麗二十年皇帝至自高麗失禮也以萬乘之重爭無人之地馳騖不測之險危之道也故書詔征不使帝者當失禮之過也得禮則書至京師示無虞也失禮則書至自某所者乘輿來還以前事過眾援民玩威下情雖勤變生非常故不書至京師

朝賀

受朝賀失禮則地不受朝賀則不書朔

明皇紀書曰天寶九載正月朔受朝賀於華清宮失禮也德宗憲宗紀書曰正元二年元和十一年正月皇帝不受朝賀以歲饑及宿師罷元會皆不書朔

宴饗

燕會得禮則書地失禮則書宴

明皇憲宗紀書曰天寶十四載三月勤政樓宴群臣十三年麟德殿宴群臣得衍樂慈惠之道行於禮而後於酒食故後書宴中宗恭宗紀書曰景龍四年宴群臣於芳林園寶歷二年九月宴群臣於宣和殿禮至於瀆有濡首儀升之咎是厚於酒食而忘鹿鳴精誠之意故先書宴賜宴之例則先書賜尊君命也恭宗文宗紀書曰寶歷二年二月賜群臣上巳節宴曲江亭開成二年十月賜群臣慶成節宴於曲江亭是也

土木功

土木之功雖用民以時亦書失時之役稱詔

文宗紀書曰大和八年正月修太廟九月二日詔修曲江昆明二池是時發神策軍修曲江役鄭注之邪說故書詔以刺奪民之時也

親蚕

親蚕之禮不書本紀識后德之不建也

肅宗紀書曰乾元二年三月皇后祀先蚕於苑中高宗之世武后四親蚕不書其德不足以率天下故載之本傳

籍田

籍田如禮則異文以示勸

高宗紀書曰儀鳳二年正月皇帝躬籍田于北郊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九年正月皇帝躬籍田於龍池耕籍之禮王者不以身率下則三時怠而生業匱故籍田行禮書躬而稱地欲海內知王化尚農也若如禮以至九推民忘力農田之勞而相勸於下必異文以示褒明皇肅宗紀書曰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皇帝有事于籍田乾元二年正月皇帝有事于籍田不去躬耕者勸農率下之意明

失禮過舉之禮

舉難行之事以便世益民則書

明皇紀書曰開元二年秋七月焚玉珠錦繡於殿庭德宗紀書曰大歷十四年閏月罷劍南貢春酒放舞象荊山之陽者是也

失禮過舉直文以見惡

肅宗紀書曰乾元元年六月初祠太一神譏淫祀也穆宗紀書

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大合樂於魚藻殿制未踰年也
封禪親陵備于志車駕頒勳之節書于紀重王者出入也賜酺肆
赦必書一時之澤
高宗紀書曰麟德二年十月皇帝發東都乾封元年正月皇帝
封太山禪社首四月皇帝至自太山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三年
亦如之其車輅次頓御壇受賀皆見本志唯大赦賜酺備于本
紀明皇紀書曰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皇帝發東都謁五陵戊申
皇帝至自親陵其餘內申謁橋陵戊戌謁定陵皆見本志唯還
宮大赦天下流移人並放還已下載于本紀
災變
水旱日月蝕星孛𧎀蝗地震山崩弛役避殿減膳親錄囚徒遣
使賑給則載之本紀
有天地之變而無儆省之實則載之五行天文志從不戒也
祥瑞

祥瑞福應之事王者盛德所致則載之本紀以事繼日月否則總
於一歲之終
書曰某月鳳皇見於某地某郡獻白龜是以事繼於日月也其
餘郡國所書虛美所加則書曰是歲鳳皇見某地某郡獻白
龜不實也

詔令
号令詔諭民所取信未行而遽改名存而實亡則不書
如正觀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四月有事于太山不書太宗紀
而見之天文志星索前開元二年十月吐蕃侵渭源詔親征太
歷十五載六月將謀幸蜀下詔親征乾德二年十月下詔親征
史思明不書明皇紀而見吐蕃及安史傳
皇太子元服
太子齒胄釋奠加元服謁太廟成君則書于紀
睿宗紀書曰景龍元年八月三年十一月太子釋奠于太學是
也開元七年九月皇太子齒胄于國學八月皇太子加元服乙
丑謁太廟二十一年五月皇太子納妃其後太子瑛廢故皆不
書明皇紀具瑛本傳
皇后事迹
皇后所行之事不書于紀
如顯慶五年武后宴親族鄰里命婦於并州龍朔元年武后
請禁婦女爲俳優之戲景龍二年韋后以裙上有五色雲大赦
天下神龍元年韋后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百姓二十二成丁
五十九免役如此之類亦皆具武韋二后傳舊史載之高宗中
宗紀失史法也

史266-261

列傳第二 凡十條

先後

列傳之作其體有二一曰年二曰事年以先後之事以次之

傳以年時爲先後之差以事迹相類同傳

特傳

備賢愚紀成敗功高行稱特傳

若魏文公裴度陸贄韓愈李德裕皆特立一傳

推父祖以本之系子孫以終之

孝子之志務在顯親人情重於繼體每傳必備載父祖名諡官爵或梗槩其事實只傳末必歷譜其子孫之世以終始之功効不著於世則父祖之名略之而子孫之系以別他傳

考名字載郡縣

如房琯字次律席豫字建侯賀知章字季真皆參攷舊集而得其字舊史皆不書韓文公南陽人也舊史以爲昌黎人如此之類皆以郡望書非史法也

二十三

德業不著而事關一時者附而不名

如武后時宰相張光輔崔元綜等昭宗時宰相朱朴鄭綮等獻擬備位不足立傳附于狄仁傑蕭瑀陸扆等傳

賜姓

賜姓之例出于近世旌功烈而親之也悖臣節而不執則復其姓

如李寶臣當爲張寶臣是也

夷不亂夏蹤不踰內四夷所生非功業蓋世則見於本國

如僕固懷恩背叛不宜立傳見于本國鐵勒傳

題傳

題傳之目群傳以姓特傳以名功高以事迹偏以地

題傳起于司馬遷班固至范曄離而偏題之文繁不一失史法之舊群傳以姓如李白杜甫同傳是也特傳以名如韓愈李德裕傳皆具姓名題之是也功高以事如張柬之桓彥範等傳題曰五王傳是也迹偏以地者如李正己吳少誠傳題曰淄青李正己傳淮西吳少誠傳是也必題者歷代前史取法史記滑稽刺客佞幸循吏酷吏貨殖游俠日者龜策之題故倣於忠義孝友隱逸節婦等十傳如此之類既不可離而偏題之是目題傳之目不可廢也

宗室

宗室之子雖有功德亦承本傳

如李適之李吉甫李逸李嵩李常李旦李國正等各附本祖常山王曹王鄭王淮安王吳王琨王傳尚親也

凡列傳之類有六冠以后妃尊也以次宗室諸王親也列以醫國受命之始也序以一時之君臣善惡之總也繼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終以逆臣成敗之歸也

后妃傳次以宗室宗室傳次以十八帝諸子題曰高祖諸子傳

二十四

不當參列傳之間蓋班固取其參述一時之事故離列傳之間唐室諸王不出閤未嘗干預時政不測成敗不立勞効前序毋氏所生後軼子孫相承以備一代史書之體故不當循班故後係列十八帝諸子之後次李密王世充已下至黃巢秦宗權而傳終

凡褒者卒月貶者卒年其餘從略有功德則書

如韓愈傳書曰寶歷元年十二月卒褒也李華傳曰正元二十一年卒貶也有功德則壽年若干謹終也郭子儀傳書曰年八十五李晟傳書年六十五

謚贈

謚贈之數非功德不書懲及倖也

謚法及贈官非其人有功德則不書

論議

論議表章以明君上之得失補國家之利害非當時所通行則不

書
如舊史李伯藥傳載封建論朱敬則傳載五等論白居易傳
與元稹書今皆削而不載
論貨殖之弊陳禮樂之原則志之
如陸贄諫置瓊林大盈二庫於韓文公請遷明皇帝以補袷議
皆附貨殖及郊祀志
疏軍旅之宜斥奸邪之惡則見之他傳
如權文公辨文公淮西招討事宜及出宋事宜於見于元濟傳
及南蠻傳陸贄論裴延齡宜見于延齡傳
辭雖以正非所以從世教繫其事而略其辭
疏之所陳不足以通行則但舉其事不復詳載
詩賦之作足以諭諷國體而明功烈則見之
如杜甫三大禮賦李白明堂賦宜見之本傳元結中興頌見之
安史傳柳宗元方城皇武二雅見之裴度李愬傳
詔策之實足以信後代則摭其辭
詔告君命削其繁誣而載其實事則見之本傳

官爵升易

官爵升易不常所居有善則書
如鄭餘慶傳官至殿中侍御史別無異迹皆不書至遷工部侍
郎知吏部選事上疏論列諸葛迹事一節可稱則其書官不尔
則否
循吏儒林文苑忠烈孝友隱逸節婦皆得一端則標其傳而總目
之
其餘若酷吏文藝皆不足訓世皆不標其傳名也文苑之名起
於范曄如西具至父子李白杜甫王弘中等不特以執文見稱故
別立傳不在文苑傳中

外戚

外戚之家恩澤所授諱學則無稱侈大則害教其名附于本傳而
卓然殊尤者立傳
若竇德明獨孤懷恩武承嗣韋溫等附于人穆正元則入韋后
傳唯吳溆吳湊兄弟可以別立一傳

皇后傳

皇后之傳編世家之間居列傳之末系帝紀之下子長孟堅蔚宗
之短也酌古今之法則冠於列傳之首惟陳壽行之
子長以外戚世稱傳體則編之世家而諸后不顯孟堅以
元后事述稱故繳諸后於列傳之末王莽之前以便敘事而後
人譏之非通制也天子之尊母內無二雖皇后之貴有臣妾之
體蔚宗紀則君臣之識衍矣故冠之列傳從遷行史之體
帝王之興必由內助家道正則天下正母帝必載后妃
舊史太宗不立后妃此宗王賢妃事附令取規嗣復傳事立賢
妃傳據李德裕所創獻替記德妃碁曲妃事備于德妃傳則敘事
之體具矣
妃嬪之愛歿而定諡或以后稱則傳其實不書后
武惠書曰貞順獨孤貴妃不稱正懿是也
王者之母雖生而妃緣帝者心莫不欲顯親而申養故特以太后
稱
元獻楊太后章恭吳太后睿真沈太后懿安郭太后孝明鄭太
后恭僖王太后正獻王刑太后元昭夏侯太后皆以子貴不稱皇
后
入廟稱后義繫於天在廟稱太后義緣於子皇太后臨朝總治政
事由己則以皇太后某氏稱其餘皇后因子踐祚申尊崇而加號
則通以皇后稱
則天皇太后武氏順聖皇皇太后韋氏皆以臨朝書也韋氏獲罪
於天下而國史定名不及於懲惡故韋氏亦以皇太后書舊史
題為韋庶人史之過也
公主附后傳之下而出降皆書唯大功勳則與傳

平陽公主太平鎮國公主莊懿長公主附太穆竇皇后武氏元妣鄭太后傳下是也

## 志第三凡三條

### 論天文志

司馬遷作史記備載當時沿革爲八書獨漢興已來之事有平準河渠封禪之書錄歷代相承之迹有禮樂律曆之書辨古今未明之疑有天官書及班固作前漢書加以刑法郊祀五行郡國藝文名曰十志其天文志仍收四方經星二十八舍躔離之次運于長天官之循而日月星辰剛蝕隕石之變復存于五行志是繁冗之失中也

### 論郡國車服志

唐室十八帝之盛百禮文學大當時正朔用曆之本曰律歷爲志邦國財用曰食貨爲志稽樂之公能合曰禮樂爲志宗廟鬼神之常祀曰郊祀爲志高宗則皇天后登封降禪之禮曰封禪爲志氣令之侵奸曰五行爲志邦國之闊狹戶口之衆寡曰地理爲志經籍之總目曰藝文爲志旂章之物色曰車服爲志凡兩都宮闕制度園籞之規摹、朝之舊章也廄牧孳乳之數驛祀圖印之名車輅出入征伐武事所急有國之常用也然而歷代未嘗志其名數非通制也兩都宮闕志于郡國之下天下廄牧乘馬之數志于車服之末亦記事之體也

### 贊論

史記八書漢書十志或有贊論而不必皆備盡於事未盡覆繫其事而總斷焉後人務欲極文采之麗每志必有贊是拘隅繫文之病也

摘繁文闕誤第四 九七條

唐書舊史繁蕪闕誤多矣今摘舉人較于右方

高祖紀

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平荊州獲蕭銑十一月會稽賊帥李子通以其地來降謹按銑及子通傳銑自度救兵不至便舉官屬總縗而出詣李孝恭請降又無殺掠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然則銑降得亡國之禮天命之正豈漢之田橫未足比也本紀縱不足異之亦不當書獲近乎誣矣子通為杜伏威將王雄誕所攻窮蹙請降伏威執之送于京師盡收其地是子通不以地降紀之誤也

太宗紀

太宗紀多載潛龍撥亂之功夫帝王之位非積勞力而致太宗征戰如破魏公而斬宋老生皆王業始基之迹當見之高祖紀敗薛舉降仁杲走宋金剛平劉武周滅建德俘世充而小異闕稍則明當見之諸國傳武德九年九月丁未引諸衛兵統將習射於顯德殿及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自是士卒皆為精銳夫生五材孰能去兵自古皆有武備焉太宗以萬乘之尊躬教弧矢帝王之道未為得也載于本紀於文為繁當見突厥傳以示備禦如實錄稱其年十二月癸未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朕粘之屋壁出入觀省如此之類見于本紀之末如漢文帝紀載賜張武之金以愧其心罷露臺以惜費皆帝王之上德故國史之法備載以示也八月甲子即位舊載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位於東宮不書位實曰高祖以癸亥詔太宗以甲子即位日異而事別不書甲子之日是即位遽而父子之道失矣大宗肅宗之例既一而告天之文或載或不載于紀是史法失於繁簡也以實錄攷之是年宋秦三州慶雲見秦州定州景雲見鳳皇亦雀麒麟騶虞玄狐見于隽台洛麟沂鄭等州當載之本紀也正觀十八年吐谷渾執行人鴻臚丞趙道德吐谷渾傳云趙德楷未知紀傳孰是

明皇紀

睿宗明皇紀景雲二年五月辛丑西城公主為金仙公主隆昌公主為玉真公主仍以金仙玉真為觀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錦繡等令於正殿前焚之謹按睿宗實錄云二月癸丑詔以皇女金仙玉真公主於京城各置一觀仍以金仙玉真為名以年曆推之五月無辛丑明皇實錄云七月出內珠玉錦繡於殿前焚之是二紀日月有誤又景雲二年八月韋安石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當在庚申而誤書丁巳開元二年七月宋王重茂薨當書丁未而誤為辛未十一月庚寅葬殤帝實錄書曰辛卯如此之類實多如天寶十三年九月上御勤政樓試以科制舉人加詩賦實錄所書則是年十月含元殿試舉人加詩賦又十三年十月乙巳畢國公竇琙薨當在十二月而誤書十月本紀所書日月尤不足信也明皇以延和元年八月受內禪改元先天其年行事猶繫之睿宗至二年十二月改元開元則其年自正月已下皆明皇行事不當復稱先天二年尚附睿宗紀也愚謂開元冠年即位明皇踐位之始年也睿宗紀先天元年八月庚子帝傳位于皇太子明皇紀復云七月壬子制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二紀日月誤矣明皇紀載安祿山叛逆之迹繁複不當非成敗之繫當書之祿山本傳本傳載于紀者如十一月丙寅安祿山起范陽十二月辛卯安祿山陷陳留甲午陷滎陽丁酉陷東京辛丑皇太子師師討祿山十五載六月乙未皇帝幸蜀丙寅誅楊國忠七月庚申皇帝幸蜀其餘車駕所次皆書祿山本傳從省文春秋之法四時具為年舊史或闕一月或闕一時不書首月多矣憲宗紀元和不書四年正月推以四月贊二年十二月下簡編之闕也

元獻楊皇后傳

元獻楊皇后傳云開元十七年葬弁細柳原明皇命張說為誌文云石獸澁苔綠萏粘宿草殘苔白露雲闍陵開兮脂粉暗不知何年

芳開鏡簽按張說集節閔太子妃楊氏墓誌云初上在東宮妃有女弟選為良媛生忠王又載鞠養陰緝忠王之事然則元獻傳云肅宗撫鞠於王妃又引張說誌文皆誤也疑元獻之薨不在開元十七年劉昫誤以節閔妃為元獻后也

## 程懷直傳

德宗紀正元二年六月橫海程日華卒以其子懷直權知軍州事十年三月懷直來朝賜安業宅復令還鎮十一年九月滄州大將程懷信逐其帥程懷直為左龍武統軍至六年十二月己丑卒猶以左龍武統軍程懷直卒書于紀而本傳云懷直以為懷信所逐因來朝覲德宗優容之賜甲第使懷信卒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按順宗紀正元二十一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滄州刺史程懷信卒以子副使執恭起復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是懷直先卒六年然后執恭總留務以是明之執恭非懷直之子懷直未嘗復歸滄州傳之誤也

鼎吉齋刊



## 孔巢父

孔巢父傳建中四年宣慰魏博而德宗紀以建中四年十二月癸酉命孔巢父淄青宣慰紀之誤也巢父傳不書嘗使淄青而書守魏遇害傳之闕也

## 韓愈傳

韓文公父仲卿謹按李白武昌令韓君去思碑及李翱皇甫湜文公行狀神道碑則仲卿以銅陵尉補武昌令徙鄱陽令終校書郎本傳云無名位謬矣文公安定桓王茂五世孫又雲卿有名大曆間亦當見文公傳首如漢書司馬遷揚雄傳例又李翱皇甫湜張籍侯喜賈島李賀文公之高弟也孟郊李觀盡全文公所與也皆無卓然殊尤之實附于文公傳末如漢書唐林尊見于兩龔傳此敘事之體也

| | | |
|---|---|---|
| 高祖 | 肅宗 子即位 | 敬宗 子即位 |
| 太宗 子內禪位 | 代宗 子即位 | 文宗 子即位 |
| 高宗 子即位 | 德宗 [illegible] | 武宗 弟即位 |
| 中宗 子即位 | 順宗 子即位 | 宣宗 叔即位 |
| 睿宗 弟即位 | 憲宗 子即位 | 懿宗 子即位 |
| 玄宗 子即位 | 穆宗 子即位 | 僖宗 子即位 |

昭宗 弟即位　哀帝 子繼故即位

鼎吉齋刊

唐書新例須知

高祖至哀帝二十帝十四世享國二百八十九年

諸王二百十一

宰相三百七十一人

高祖十人 太宗二十三人 高宗四十二人 武后六十八人

中宗十六人 睿宗十二人 玄宗二十四人 肅宗十六人

代宗五人 德宗三十四人 順宗五人 憲宗十七人

穆宗九人 恭宗一人 文宗十三人 武宗七人

宣宗十九人 懿宗十五人 僖宗十四人 昭宗二十六人

哀帝二人

列傳二千二百四十六人

后妃三十三人 公主二百十四人 列女四十七人

婦人計二百九十四人

群臣正傳八百六十三人 子孫附見五百八十二人

附傳二百十八人

忠義五十八人 孝友二十六人 卓行五人 隱逸二十三人

循吏十九人 宦者二十一人 酷吏十六人 夷狄六十二國

文武官數 元和中二千七百八十八員 大中中二千七百九十九員

十道州縣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南 隴右 淮南

江南 劍南 嶺南

州府三百四十二 縣一千六百四十三 羈縻州府八百五十六

天祐已前方鎮六十四 外有觀察使五 防禦使六

關內十二 河南九 河東九 河北六 山南東四

河西二 隴右二 劍南五 淮南一 江南東四

江西四 黔中一 嶺南五 山南西四

田數 開元中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

大中中一萬一百六十八萬八千三百五十四頃

稅賦 天寶中稅錢二伯萬緡 地稅一千二百四十餘石

租庸調絹七百四十餘萬疋 布一千三十五萬餘端 粟七

百四十餘萬石

大中中稅錢八百五十九萬二千六十一緡九百九十文

兵數 開元中四十九萬人 大中中九十九萬七百一十五人

馬數 開元中三十二萬五千七百疋

鹽數 肅宗上元已後九百餘萬緡

大中中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一緡三百九十文

運米 天寶中一百五十萬石 大中一百四十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

茶錢 大中中六十萬三千三百七十緡九十七文

酒錢 大中中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九十一緡二百八十六文

鑄錢 天寶中三十萬七千餘緡 大中中一十八萬四千二百

三十一緡

八曆 戊寅(高祖) 麟德(高宗) 開元大衍(玄宗) 寶應五紀(代宗)

建中正元(德宗) 長慶宣明(穆宗) 景福崇玄(昭宗) 外有中宗景

龍之曆 肅宗有志德之曆

藏書 四萬七千八百六十二卷

改元 七十五 大赦三百一十九

貢舉二百六十七

舊書 紀志傳約一百九十萬 新紀志傳約一百六十四萬

外新添表約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

廢傳都六十一

暢璀 趙國珍 韋元甫 裴胄 盧惎

姚令言 張光晟 源休 蔣鎮 洪經綸

彭偃 李若初 于頎 盧微 鄭元

薛伾 闞巨源 李祐 董重質 張正甫

徐晦 盧商 李君球 楊茂謙 閻濟美

周興 萬國俊 李子珣 王弘義 羅希奭

李公逸 張善相 李玄通 馮立 謝叔方

成三朗
忠義 薛愿 袁光庭 邵真
文苑 王君操 孔紹安 庾抱 鄭世翼 張蘊古
盧照隣 楊炯 駱賓王 鄭玄挺 喬知之 富嘉謨
李極
方技 許胤宗 乙弗弘禮 張憬藏 張文仲 尚獻甫
金梁鳳 葉法善 僧玄奘 神秀 一行
新淶傳三百三十一
后妃 郭貴妃 王賢妃
宗室 李晦 李之方 李知柔
諸帝公主
列傳 姜寶誼 段成式 溫佶 高重 杜求仁
杜咸 石仲覽 趙來章 趙元 裴積
裴均 史太奈 馮子猷 契苾明 泉男生
泉獻誠 論弓仁 論惟貞 石抱忠 韓思彥
陸希聲 裴伷先 韋顗 韋知之 韋維
韋縚 韋虛心 韓朝宗 宋務光 呂元泰
武平一 盧藏秀 崔碣 韋緗 韋若虛
姚合 姚勖 蘇詵 蘇震 蘇幹
裴佶 嚴澈 劉迺 劉秩 劉迅
李彙 苟非元禮 郝廷玉 李國臣 張伯義
白元光 陳利貞 侯仲莊 元結 戴叔倫
趙惠伯 嚴郢 李德脩 康日知 牛元翼
傅良弼 李衆 劉潼 董溪 段伯倫
段文楚 楊旻 嚴孤及 顧少連 許儒林
杜顗 韓皋 陳諫 凌準 韓泰
烏承玼 杜羔 杜中立 劉乂 皇甫湜
盧仝 賈島 鄭薰 敬晦 韋博

二五

李景溫 李景讓 顏師邕 李貞素 崔瑕
丁柔立 劉助 蕭鄴 韋琮 鄭延昌
裴坦 盧光啟 韋貽範 韓偓 韓儀
周寶 鄭處誨 雷滿 劉巨容 馮行襲
趙德諲 匡威 楊守亮 楊晟 顧彥明
顧彥暉 李罕之 王敬武 孟方立 楊行密
孫儒 高仁厚 趙犨 趙昶 趙珝
田頵 李廷壽 劉建鋒 成汭 杜洪
鍾傳 劉漢宏 張雄 王潮 劉知謙
盧光稠
忠義
馬元規 王行敬 盧士叡 李育德 賈循
南霽雲 雷萬春 張興 蔡廷玉 符璘
孟華 黃碣 孫揆
孝友
任敬臣 支叔才 程袁師 武弘度 宋思禮
鄭潛曜 元讓 萬敬儒 章全益 沈季詮
許伯會 侯知道 許法慎 林攢 陳饒奴
王傳武
隱逸
朱桃椎 秦系 張志和 陸羽 陸龜蒙
循吏
韋丹 韋岫 韋宙 盧宏宣 薛元賞
何易于
儒學
蕭子儒 沈伯儀 張齊賢 陳貞節 施敬本
盧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 啖助 韋彤
陳京 韋公肅
文藝
劉藏器 元正 元義方 元季方 王劇
王助 呂向 張旭 裴旻 皇甫冉
李幹 李觀 鄭虔 蕭存 柳并
盧綸 歐陽詹 歐陽秬 吳武陵 李頻 吳融
方技
袁客師 杜生 邢和璞 師夜光 羅思遠

三十六

列女
妻擶
房玄齡妻盧 李畬母 汴女李 堅貞節婦李
高叡妻秦 王琳妻韋 盧惟清妻徐
饒娥 金節婦 高愍女 楊烈婦
賈直言妻董 段居貞妻謝 楊含妻蕭
鄭孝女 李延節妻崔 殷保晦妻封絢
竇烈婦 李拯妻盧 山陽女趙
周迪妻 朱延壽妻王
外戚
鄭光
宦者
駱奉先 劉貞亮 吐突承璀 馬存亮 嚴遵美
仇士良 楊復光 劉克明 田令孜 楊復恭
劉季述 張彥弘
藩鎮
延陀 唐書新附 拔野古 僕骨 同羅 渾
契苾 多覽葛 阿鍾 葛羅祿 拔悉蜜
都播 骨利幹 白霫 烏羅渾 烏丸
鞠 俞折 駮馬 大漠 黠戛斯
沙陀 流鬼 跌祿迦 摩揭陀 寧遠
吐火羅 謝颶 識匿 箇失蜜 骨咄
蘇毗 師子 南詔上南詔下 蒙嶲詔
越析詔 浪穹詔 邆睒詔 施浪詔 扶南
投和 瞻博 室利佛逝 名蔑 單單
昆明 傍望諸蠻 西原蠻
姦臣 蔣玄暉 張廷範 朱友恭
叛臣 陳敬瑄
逆臣 董昌
舊志十一種 禮儀 音樂 曆 天文五行地理
職官 輿服 經籍 食貨 刑法

三十七

新志三種 儀衛 選舉 兵
表四種 宰相 方鎮 宗室世系 宰相世系
唐書著於五代幅裂之際成篇迫遽殊未詳悉故有紹贊緒十餘年矣今廣內藏書之盛傳紀可以質據者得大行景福之曆而律曆志可完矣得職該六典之書而百官志可完矣得開元曲臺禮郊祀錄而礼樂志可完矣若劉昫詆誤之甚嘗切能導其一二或闕而不傳如晉貞循南霽雲之忠李翱武平一之文張志和武攸緒之高尚是也或立傳而無所沮勸若竇德明夏侯孜之循默祖孝孫傅仁均之曲藝龐嚴李景儉之彫放是也或闕其本而不載張巡之哭廟與兵眾師之指衣定謀是也事從近而書者若僧孺太平之對再思諂二張之类是也或善惡同傳若李石之與僧孺楊綰之與常衮是也或子孫無大善而析爲別傳而蕭倪不附蕭華杜元穎不附如晦是也

唐書新附

斂齋李世仲抄錄

三二八

# 三國雜事二卷

（宋）唐庚撰

明范氏天一閣鈔本（四庫底本）

三國雜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紹聖中登進士第。爲利州治獄掾。遷閬中令。入爲宗學博士。張商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後坐爲商英賦內前行。謫居惠州。大觀五年赦歸。道卒。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書雜論三國之事。凡三十六條。並自序一篇。後人皆編入庚文集。考宋志載庚集二十二卷。與今本同。似此書原在集內。然晁氏陳氏書目皆載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爲兩卷。又益以此書二卷爲二十二卷。實非原本。故永樂大典所載此書。亦別爲一編。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別爲二卷。以還其舊。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庚之文長於議論。今觀其論諸葛亮寬宥法正。及不踰年改元事。論荀彧爭曹操九錫事。皆故與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吳。本爲權計。而以爲王道之正。亮拔西縣千餘家。本以招安。而以爲擄掠無算。皆不中理。又謂商無建丑之說。謂張掖石圖即河洛之文。而惜無伏羲神農以識之。尤爲紕繆。然其他議論可採者頗多。瑕駮並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論者之所節取耳。

三國雜事序

此自司馬遷史記後惟五代史其間數十國自非正[illegible]
夫僭竊亂賊者皆得其國外至僭竊夷狄之邦史皆書其國號者而三國志獨不然劉備父子相繼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嘗一稱蜀其稱者流俗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俗稱循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意用如此則其所書善惡褒貶與奪尚可信乎魏晉之世稱備為蜀猶五代稱李昪為吳劉崇為晉矣今五代史作南唐東漢世家未嘗吳晉稱之獨陳壽[illegible]此[illegible]例直徇好事者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荊公曰五代之事無足采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為陳壽所壞可更為之文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三國雜事卷上

唐庚　撰

諸葛丞相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通學者貴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智略為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奇計管子貴輕重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為妙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值亦復何補哉

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言其太橫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進退狼跋孝直為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孫盛評曰威福自下亡國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極其愛肆諸葛氏之言於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讎朕之所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因謝郭進為山西巡檢民訴郭奪其女太祖怒曰女小民也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將臣顧不可耶[illegible]之而二人者乎皆有以報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illegible]其意得據所見者小矣

[illegible]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illegible]

公興師本為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

彧以憂死論者以彧規曹公以[illegible]

管仲相[illegible]公伐山戎[illegible]伐楚[illegible]

公子糾[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曹公[illegible]

此[illegible]曹公[illegible]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illegible]

由[illegible]九錫之不可[illegible]故[illegible]以知之管仲

[illegible]公從此[illegible]勤王之功[illegible]曹公[illegible]

以成霸[illegible]用心[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何

得非[illegible]

華歆[illegible]相[illegible]時人[illegible]為龍歆為[illegible]

魏畧云

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為之首則歆之為人可知矣[illegible]

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illegible]壁中歆[illegible]

壁而入[illegible]雖然用人[illegible]當其理[illegible]

歆氏[illegible]如[illegible]

此何至使歆為之歆果[illegible]決不敢以此[illegible]

夫不得為賢者[illegible]

又歆[illegible]作[illegible]傳又稱[illegible]相友[illegible]三人[illegible]

乎別友出[illegible]不[illegible]同[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所未解也

建漢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

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illegible]武[illegible]年[illegible]

年君臣無間前比[illegible]人攻[illegible]不克是歲[illegible]

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荊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illegible]

政理天下有變則遣上將向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illegible]

可成[illegible]可與[illegible]孔明始議如此至是[illegible]有[illegible]

有此舉何故

曹公征烏丸道使辟田疇疇戒門下[illegible]州人問[illegible]

[illegible]公禮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疇[illegible]軍

[illegible]曰[illegible]從[illegible]曹公門[illegible]笑[illegible]何

[illegible]先帝[illegible]至[illegible]從[illegible]

[illegible]以禮[illegible]以[illegible]進[illegible]騎[illegible]

故[illegible]如此是時袁氏政[illegible]

[illegible]故疇不[illegible]不來[illegible]義[illegible]

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鄴祠袁紹墓哭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實祖[illegible]

氏曹公遣誘外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見[illegible]人[illegible]中下而哭[illegible]羽[illegible]命[illegible]王約為兄弟而[illegible]

與將士相交善同起事[illegible]又與王[illegible]

吾以大義討之以私且[illegible]以思[illegible]以義勝恩[illegible]

追也何名為失哉稱氏之論非但辭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illegible]武二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改

元建興

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為建興[illegible]

短孔明也以春秋之[illegible]為過古者人君[illegible]

年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例[illegible]

已即位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為過也古者人君[illegible]

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亦不書公後世承襲之例[illegible]

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為過也春秋之時[illegible]年而[illegible]

名者如隱公之末年既名之為十一年[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元年自[illegible]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illegible]

豈復以二名為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為過也非特此也公之所

謂元年與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書某君之[illegible]年矣故[illegible]

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illegible]

可也踰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illegible]

南郡

世之為將者務多其兵而[illegible]

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唯王翦項籍一人[illegible]多多益辦[illegible]

韓信能之自韓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

於長平[illegible]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illegible]

[illegible]以百萬敗[illegible]

以百萬[illegible]八十萬[illegible]今[illegible]

進東[illegible]

謂名將矣[illegible]八十萬[illegible]而[illegible]為[illegible]

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illegible]此兵多為累

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illegible]十萬[illegible]

得如高祖者[illegible]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illegible]

曹公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追之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illegible]

公待羽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illegible]

欲立效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illegible]退去[illegible]

觀於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堅其歸武侯[illegible]

曰彼各為王也而能平其氣不以彼我[illegible]

其力必足猶有先王之遺風[illegible]吾嘗論[illegible]

而不能不為惡能取天下　有缺文

蜀[illegible]年八月魏遣大將鄧艾[illegible]節某推為[illegible]

之人

[illegible]以大[illegible]入[illegible]其封爵恐魏之遺

[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以成[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權[illegible]世[illegible]

其勞足以[illegible]何以封爵[illegible]

遠[illegible]以事[illegible]攻[illegible]

士從徵矣非身入[illegible]則是[illegible]入[illegible]

不從命[illegible]王師[illegible]討[illegible]戰[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仲達之[illegible]出一切之詐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則常[illegible]之[illegible]封爵則[illegible]

魏明帝問黃權曰王國[illegible]何者為正權[illegible]

歲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illegible]也

推排魏為正統未必不然推[illegible]無他說[illegible]

[illegible]蜀[illegible]四年三月[illegible]月[illegible]大[illegible]心[illegible]天[illegible]

之[illegible]

天[illegible]雖僭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星入紫宮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陰[illegible]故知推論正統同[illegible]理也[illegible]

[illegible]歲星犯大關[illegible]東[illegible]他[illegible]年間[illegible]此[illegible]是天[illegible]

[illegible]為天者不亦難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曰師有功則[illegible]戰勝人[illegible]

以[illegible]心[illegible]戰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故師有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狀舞而內以長[illegible]之

蜀伐四年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illegible]

[illegible]各有[illegible]

[illegible]不報

魏之[illegible]

蕭何之名當不爲此事助也黃[illegible]當時[illegible]之哉

名僭行之使他日而去於黃不爲叛[illegible]從之[illegible]是所[illegible]

[illegible]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名分一正而不可易他日叛去[illegible]

與之後其加誅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後[illegible]

之則[illegible]於臣之禮非不[illegible]將[illegible]後日又遂之[illegible]

何如[illegible]雖[illegible]如[illegible]韓邪之時彼雖稱蕃[illegible]

以不服[illegible]

[illegible]南[illegible]北[illegible]不服[illegible]不如[illegible]

與平[illegible]年[illegible]衛僭號[illegible]南北郡[illegible]荊州牧劉表亦[illegible]

[illegible]能制

唯天子祀天地[illegible]唯[illegible]之禮[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而後[illegible]

人哉爲大盜[illegible]天下未嘗不先盜[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聖人[illegible]大盜[illegible]說也[illegible]揚子之論則[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而[illegible]名分所在不[illegible]事大[illegible]

[illegible]而揚子之論亦復有所未盡揚子惟知嚴名分[illegible]

時[illegible]不欲禁遏力有所不能也然則[illegible]名分者先[illegible]

保天下者哉

[illegible]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illegible]

將以荊州之軍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衆以攻[illegible]

[illegible]陳[illegible]選[illegible]陽[illegible]代[illegible]

[illegible]代[illegible]以[illegible]屬[illegible]雖[illegible]

便有[illegible]川在山前距蜀[illegible]里[illegible]有[illegible]

非獨不能有荊州也雖得[illegible]不能守何[illegible]絶[illegible]

之間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illegible]此[illegible]

漢中而取三秦也

推[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知近代大事以張昭[illegible]重[illegible]

[illegible]張[illegible]

劉備[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令[illegible]以[illegible]備[illegible]

不足以知[illegible]故其所以貽謀者止[illegible]是大不然伊尹之

[illegible]人中[illegible]後[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戒[illegible]

而不[illegible]伊[illegible]周公之[illegible]不足[illegible]知[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切[illegible]事者[illegible]備之智識不足擬伊尹[illegible]

而[illegible]名而[illegible]此亦[illegible]周[illegible]

[illegible]關[illegible]以諸[illegible]

[illegible]無傷也[illegible]以[illegible]爲失臣節兩[illegible]

[illegible]國家之事[illegible]敵者將帥之職[illegible]

而[illegible]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illegible]

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illegible]者有以德相傾者秦[illegible]知詐力[illegible]

有爲德則是非爲之[illegible]然而不知所以德相[illegible]

何名爲失節[illegible]以[illegible]禮[illegible]好[illegible]又過矣兵家[illegible]

箎道何儼札之有就如所云不足責何必[illegible]交鄰之使而致然
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人此亦可以備示論[illegible]





少[illegible]上[illegible]撰

[illegible]利城備助留表[illegible]表不能[illegible]

按[illegible]分者依其事始於晉[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

陟翔廷報與戚據篪功敘既著諸侯[illegible]重[illegible]

[illegible]以昭[illegible]興翔發所[illegible]以制詔為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而[illegible]何[illegible]無尺寸之功以取[illegible]天下而有封王之[illegible]

則天下諸侯[illegible]把仍[illegible]閣其理使[illegible]

譚稍[illegible]其為[illegible]諸侯代如其仁[illegible]以狄[illegible]

董卓李[illegible]追

[illegible]先出[illegible]山割安天下安定[illegible]皆[illegible]

按西縣千餘家遷漢中

黃[illegible]摩[illegible]民[illegible]莫東[illegible]其後[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以東[illegible]援之[illegible]則民[illegible]

其民先出[illegible]山三郡[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之時則當集其[illegible]獲之饑寓[illegible]引[illegible]遠[illegible]

[illegible]皆[illegible]心則後日[illegible]不[illegible]

而[illegible]西將[illegible]封家遷之漢中既不足以[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漢[illegible]部[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留[illegible]

史266-280

帝元大年二年宗室務基[illegible]求御[illegible]
避死然當王早終唯陛下哀原之[illegible]
相迫脅當思可以釋此者玄曰故有小人成大[illegible]
里邀意所受乃掖宮中甚得以免
君之[illegible]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世諸侯王有罪當誅[illegible]
典務天下止之則奏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與列侯二千石[illegible]
之大臣不相御史[illegible]又奏臣等謹與列侯二千石[illegible]
制曰朕不忍致法此使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請論如法者有[illegible]
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爲人主也而論[illegible]可也何以[illegible]故曰
吳之君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周瑜[illegible]備是梟雄不宜以土地[illegible]
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殁南陽入于[illegible]
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illegible]
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illegible]
增置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illegible]
云借者備歸[illegible]之書假也雖欲不與得乎[illegible]
攬有司瑜獨以爲不然屢勝之[illegible]果不可與[illegible]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illegible]
恐失益州與吳連和分荊州引軍還蜀
曹[illegible]先主聞之與[illegible]連和分荊州[illegible]

則有南郡之地而先主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衆[illegible]甲[illegible]趙五日而可至[illegible]
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illegible]
城備劃長以[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此[illegible]命在我哉
孫權專務據以爲交之[illegible]而名體弗順[illegible]遂絕之孔明[illegible]
爲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輸[illegible]權[illegible]王也非權也[illegible]
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illegible]
未教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所不誅孔明之勢既未能[illegible]教[illegible]則吳之僭擬
未可以遽誅此王者之[illegible]也非權也

吳欲以[illegible]關羽[illegible]
個可破狀權以其言遣將五千襲平之
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潘獨堅卧不起權[illegible]
自勝[illegible]所事何其[illegible]也既而樊伷欲以武陵附[illegible]歸蜀[illegible]
衆[illegible]自將討平之其於所學又何[illegible]也[illegible]在吾[illegible]
然[illegible]
今之事猶中[illegible]若[illegible]
乎使[illegible]
晉作中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著作郎[illegible]
諸葛亮故事爲二十四篇號諸葛事錄上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為不減班揚[illegible]作詔定[illegible]

亮故事而比之聞詰[illegible]魏武之歸恨而[illegible]之仇敵[illegible]

書宜非為[illegible]時之所欲聞而[illegible]

大公至正之道待為吾所以特有取於[illegible]也

魏明帝即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鎮軍大將軍陳[illegible]

[illegible]中軍大將軍曹真[illegible]

[illegible]大將[illegible]

[illegible]

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為第一今長文[illegible]為此詩無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蓋[illegible]

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illegible]

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illegible]

[illegible]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為也

[illegible]勝[illegible]勝[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勝[illegible]也備[illegible]不虛行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圖廣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illegible]

[illegible]有若[illegible]有若[illegible]有若

[illegible]人馬有[illegible]列宿[illegible]者其字可讀而不可[illegible]

之符[illegible]

可謂[illegible]

[illegible]

魏[illegible]何足道[illegible]

為而况於人乎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illegible]魏氏代漢發[illegible]孫盛[illegible]曰士不[illegible]其所

事不事其所非[illegible]天[illegible]

之分哉

魏[illegible]

[illegible]

事[illegible]而[illegible]天命此人臣之分

也何待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illegible]

諸葛亮[illegible]

吾[illegible]太分明也

[illegible]

之[illegible]其故哉

魏文帝賜群臣文人[illegible]欲出而嫁之[illegible]孫權[illegible]
私鑄仲尼毀其像然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為識奸賊之家固[illegible]
而君臣之義終理無偏有欲有股肱之任當公言於朝而[illegible]
為君子可謂[illegible]天之仁路遠也未也
仿[illegible]以[illegible]等[illegible]季[illegible]單[illegible]
如此[illegible]不以孟子[illegible]謂仁術也何名為偏有改使[illegible]
誤[illegible]則欲當以私鑄盜施誅矣東[illegible]之不用[illegible]不為過也
陳壽[illegible]史記[illegible]以[illegible]事[illegible]
范雎[illegible]
禮記人君[illegible]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官備矣獨不聞
有所謂左右史者雖大史[illegible]記[illegible]是[illegible]
天子獨尊春秋之時下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illegible]史[illegible]
家[illegible]書者著程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illegible]記[illegible]
[illegible]學者通知天人而下與權者亦不純用著龜大史[illegible]從
歌之功[illegible]班楚雄之必與大史趙以虞舜之德而[illegible]陳氏[illegible]
漢注[illegible]注記得[illegible]天[illegible]司馬談父子為大史[illegible]
以論[illegible]為也[illegible]而又掌天官則其實已效於茲可見魏晉[illegible]
著作[illegible]自是大史之職[illegible]而為二孔明之時未也[illegible]後[illegible]
史[illegible]改元而[illegible]蜀不置史[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司奏[illegible]統以[illegible]為正[illegible]

夏四月
世[illegible]夏時[illegible]統以建寅為正[illegible]周得天統以建
子為正[illegible]也以[illegible]典[illegible]和[illegible]典巡狩[illegible]世可以建寅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時其[illegible]備[illegible]傳[illegible]夏[illegible]
於[illegible]以為可用非謂建寅[illegible]始也至成周時始[illegible]子
為正[illegible]不發夏時[illegible]正歲[illegible]以為夏以建寅為正[illegible]
以建子為正[illegible]其間不[illegible]無所改[illegible]建[illegible]
為正而[illegible]夏后氏以[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夏之時周以建子為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illegible]月隕霜
殺菽[illegible]月無冰商人以建丑為正[illegible]經所見以理[illegible]後不違天以
建子為正[illegible]二十四年[illegible]也以建丑為王者[illegible]以建
丑為正其[illegible]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illegible]先主進軍[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明為[illegible]龍以[illegible]元為[illegible]則上元之[illegible]當[illegible]
明[illegible]五十四而[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也[illegible]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illegible]
也[illegible]又明年張[illegible]又明年馬超[illegible]
[illegible]如有物[illegible]明年[illegible]孔明趙
[illegible]後[illegible]又五年孔明[illegible]而[illegible]

總乃十七是六十五歲時不著北年飛傳於小敘則似亦失之乎
年入敘翼飛見事之則飛於時年纔五十許矣岐年少仁乩敘
晉荀六向十年也而照圖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知其何以

# 涉史隨筆一卷

（宋）葛洪撰

明正德十三年鄭瑺刻本

涉史隨筆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葛洪撰。洪字容甫、自號蟠室老人、婺州東陽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嘉定間官至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卒諡端獻、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前有自序、大略謂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堂者、自匄進乞憐外、往往訖無他說。是直相與爲欺而已。洪不敢爲欺、比以燕居、取歷代史溫繹、間有所見、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者二十六篇以獻。則是編乃洪官未達時獻於時相之作、故所論皆古大臣之事。其中論田歆一條、謂歆果介然自立、人自不敢干之以私、貴戚敢於請託、仍歆之罪。論韋澳一條、謂是非雖當順乎人情、亦當斷以己見。所言殊鑿然有理。其他多因時勢立論、亦胡寅讀史管見之流。而持論和平、不似寅之苛刻偏駁。惟論申屠嘉一條、反覆明相權之宜重。然宋之宰執、實無奄豎撓權以掣其肘、與漢唐事勢截然不同。如王安石、如蔡京、章惇、如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皆患其事權太重、故至於蠹蝕善類、斲喪國家。洪所云云、是徒知防宦官之弊、而不知防姦臣之弊、未免失之一偏矣。

涉史隨筆序

凡今徼官洎布衣求進謁於
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
有已見以為之先而覬倖一日
之呼召
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
言自斳進丐憐外往往說無他
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為怪
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
固不敢為欺也比以憂居取歷
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
夫或得於前脩之說師友之傳
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
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

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
蓋已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
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
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
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
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
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
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
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
可以不舉也是直教我以舉賢
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
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
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為進
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畧於筆

而燕相精於說耳洪今所筆者誠畧矣若夫因其畧而精之則又惟

融明是賴洪謹序



涉史隨筆目錄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孔子順言為政不能無謗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為庶人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絳灌為賈氏擇師傅

申屠嘉召責鄧通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孔臧辭御史大夫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使

王嘉言人才宜[illegible]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魏辛毗言用兵宜明賞罰

崔亮創停年格

隋文帝褒擢守令

唐太宗不欲數赦

太宗責房玄齡問營繕
張九齡勸玄宗去諂躁進純厚
宋璟隨才錄用
玄宗用韓休為社稷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常袞顧周墀無權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 涉史隨筆

宋葛洪著

##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侯累問公仲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以古之善相其君者必欲朝廷之上藹藹然無非吉士使其君聞正言見正行故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彼小人者雖欲逢君之惡自無所容其技矣公仲之相烈侯也其於士雖待番吾君論之而後進而歌者之田遂止正人儀頃之助如此歟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一雖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戰國策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至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善之乃下令求諫



忌言雖小可以喻大為人上者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是以聖王之制史在前[illegible]卿比諫士傳言[illegible]於市然後君得[illegible]其過失[illegible]聞其過失而改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後世此風既衰諫有常職而言路始狹矣又況人君與宦官宮妾相處之時多與士大夫相接之時少十寒一暴其能自免於過耶昔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illegible]侍御數十人

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若昭公者雖得之於顛躓心困慮衡之餘其視終於此者蓋有間矣

孔子順言為政不能無謗

孔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為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



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二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雖不能及聖賢庸加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以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於聖賢矣

昔周公相成王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公之聖德曾不少損今狼跋之詩是也其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說者謂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而不能脫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若周公者忠誠在於王室以遜自處而無貪欲之私心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此公之所以不失其聖也



子產之相鄭孔子之[illegible]稱其無利欲之[illegible]者歟後之相天下者惟[illegible]忠獻韓公似之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而不為哉惟其忠勇如此用能光輔三后弘濟艱難躋天下於太寧而無駭視傾聽之虞也故歐陽公贊之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讟自止過周公遠矣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為庶人

漢高帝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槩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大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威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賈山至言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故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故不能成其功高帝此舉其於士亦可謂知所敬矣詳味患在人



主不交與夫有肯從我游之語宛然三代盛王體士之意[illegible]卒建四百年之基業者良以此夫或謂帝慢而少禮求賢之詔未免文浮於實愚謂不然帝所慢者特腐儒耳其於賢士未嘗不敬也觀留侯與呂后畫安太子之策其言曰顧上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年老矣義不為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太子誠能卑詞固請來以為客上必異而問之上知此

四人賢則一助也及四人來從太子侍燕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歳公避逆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為壽畢趨去上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孰謂高帝慢而少禮乎故曰帝所慢者特腐儒爾

## 絳灌為竇氏擇師傅



漢文帝元年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君有弟廣國字幼君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擇師傅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避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聞之於師古者天子諸侯不内娶故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孰謂絳灌而能為此哉長君少君由是為退遜君子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賢有行至欲相之方其幼為人所略賣晩節其賢乃如此豈非與之居者皆士之有節行者之力乎使文帝之初能為母舅薄昭擇賢師傅而置之昭決不至犯法殺漢使者此不防閑於其始魏文因是得以譏帝也

## 申屠嘉召責鄧通

漢文帝時申屠嘉為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



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嘉本傳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
不過軍行間勇健有材力人耳及其為相
而風采號令威重乃如此然則宰相之職
業其所關繫顧不重耶漢置丞相仍秦之
舊其職號為無所不統自高帝至于景帝
自蕭何至于嘉閱四世而相繼為相者無
非高帝望重之舊臣故其君亦不敢以庸
常視之而使得伸其威令文帝雖不能因



嘉之言以遠通終帝之世嘉為相而通不
敢輒啓讒慝之口其潛銷密移於冥冥之
中者蓋亦多矣其後公孫弘相武帝過事
往往退遜於帝左右之臣嚴安枚乘之徒
發言盈庭弘未嘗不屈遂以給事謁者為
帝私人丞相之職自是始分而權亦輕矣
弘以儒得政其風采反不及一申屠嘉宜
其見輕於淮南而以發蒙振落視之也繼
嘉者其惟忠獻韓公乎然其坐政事堂以

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其罪而竟逐
之則又過於嘉一等矣然則相權之輕重
顧不以其人哉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登虎圈上
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
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
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
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也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
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
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
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
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
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靡爭口辯無
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

也文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吝顏淵爲邦之問亦然之以遠佞人彼其詞色巧令而無情實應對捷給而矜以慧惟懼疾之不深去之不亟詎可以是而超遷之乎當是時從帝行者使無釋之高見絕識則帝於是舉誰其正之猶影響之應形棼其爲害可勝道哉侍御僕從之臣古人不使一儉人間廁於其間者政復慮此吾觀唐高宗濮陽之行對實德玄有帝丘之問許敬宗從旁代對甚悉方其躍馬而前退有矜色下視德玄以不強對為能之語真足扼其吭而奪之氣由今觀之首姦臣之傳者非德玄乃敬宗也然則利口捷給者果何益於人國哉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漢景帝時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陿之間耳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吾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趙涉之遮說亞夫即三老董公之遮說漢王也惟其賤而無因至前故遮道以說之孰謂臧項籍定七國乃皆出於道旁賤夫之一言然則天□之才豈有窮哉是以古之明君賢臣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彫萬物而不自說也能窮海內而不自為也片善可取不問芻蕘一言有關狂夫亦擇故能并天下之謀盡天下之智而事無遺策矣



孔臧辭御史大夫

漢武帝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以經

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禮賜如三公

時上方獨儒學尊孔氏表章六經臧聖人後以常情論之得君如此可謂遭時矣而臧乃逡巡辭避大位方欲自典家學綱紀古訓其必有以也唐宣宗時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然臧之不就大位上之人可不深省乎



王吉言謹選左右所使

漢宣帝時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昔周公立政之作其為治體統尤為諄切曰常伯常任準人者王左右之臣也曰綴衣虎賁者王親近之人也其官之尊卑職之大小相去遼絶而公例言之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何耶政以議政而在左右者有輔正之倚而親近者有深習之移其係天



下之本一也三宅三俊其選固所當謹同舟涉海一事不正則俱受其敗雖僕御之賤亦不可忽也古昔[illegible]人[illegible]能於是知愛恤審擇之者鮮耳文王武王惟克均知厥若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卒並受此丕丕基以建八百年盛大之業成王亦能嗣守大訓無敢昏逾以保三十六王盈成之治其明效大驗固已彰灼周衰以來此意浸矣而人主獨行於深宮者亦惟自賢自聖

耳所以善其心養其德者將誰責而可哉故其君之賢者不過謹期會於簿書之間審聽斷於獄訟之際而非所謂本務也是以治常少而亂常多然則謹選左右審擇親近王吉之論眞知萬化之本原者歟

王嘉言人才宜豫畜養

漢王嘉言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之無其素耳豫章之木豈一朝夕所能致哉惟其自拱把而封植之而無戕賊之患故它日棟梁之用隨取隨足古者士養於黨庠遂序國學之中所養者仁義禮樂所習者射御書數所興者德行道藝而士朝夕之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



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所設張類不待閱習而後能知至於中材武夫亦皆可備公侯腹心干城之用故三代而上人主未嘗有乏才之歎者良以此夫後世學校廢士無素業往往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此王嘉所以起宜豫畜養之請雖然畜養之法舍三代庠序之教皆苟選也漢猶近古惜嘉徒發其端而不能爲漢精言推廣而行之爲可恨焉耳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憐矣然亦有罪焉伐國不問仁人使歆能爲尹翁歸于廷尉雖貴其敢干之以私耶晉顧含有言曰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歆自反爲可也縱未及此貴戚有命如其所托之非人以情卻之政復何害何至咈吾之情以强從人欲哉昔東漢吳植爲宛令梁冀以賓客託之植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當是時冀以貴戚用事可謂有權而植卻之無難色今歆願以貴戚之命重於相違爲得無罪雖然朝廷欲天



下薦擧之公而使所擧者皆得其人以報國惟申嚴囑託之禁而後可望其至焉耳不然緣情徇私徒長奔競未見其可也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䟽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



號令不信賞罰不明雖平居無事且不能以使其衆況欲驅之於鋒鏑之下使之臨陳而忘身者耶求其無敗不可得哉昔唐劉巨容破黃巢於荊門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此雖悍夫跋扈之語然人情所在爲國者所當深察也夫賞罰號令國家之綱紀在焉惟信

而明故能服人之心服人之心故能盡其心盡其心故能盡其力盡其力故能成其功如此則軍威何患其不張盜賊何患其不息哉辛雄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

崔亮創停年格

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以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塗不溥沙汰之理未精男屬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琡上書言



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乃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陛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自停年之格行積常成俗流弊至今能否並進賢愚無別人往往得以歸咎於亮而不思所以致此者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選用之法一委諸吏部數人之手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猶將力有所窮然有所極如唐魏元忠云云者此崔亮所以求爲簡便之法而一以士之停解月日爲斷也何則人物寔繁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罪也古者士選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一人之身所閱者既已衆矣而授任之際又俾羣司各自選其僚屬而朝廷止命其大者如穆王之

命伯冏考是也夫所闒者衆則濫進之士少所任者簡則選用之法精是以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以來小大之官悉委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察言於簿書之微量才於刀筆之細尚欲責其賢愚有別能否之不並進乎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而以僞繼之此莊周之所以歎也後世必欲善選舉之法獨唐沈既濟之說尚或可行其言謂鑒不獨明



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羣司長官各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以參議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牧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或謂古今異宜今若捨一定之法而行既濟之言則操進退之柄者得以行其私而請託之風熾矣愚曰不然夫牧守而上使非其人則已誠得其人其可以私干之耶又況進叙之際吏部兵部得以參議於其間而州府之辟府或非其公而吏部兵部又得察舉而加之以私冒不審舉之罪小則譴黜大正典刑人非木石誰敢不厲特其於端本澄源之地不得盡如古者選士之法容有可議者耳愚故曰後世欲善選舉之法既濟之論尚或可行也



隋文帝擢守令

隋主知岐州刺史[illegible]有惠政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illegible]梁相[illegible]梁吏撰叔略有異[illegible]毛汗下天[illegible]拜司農新豐[illegible]一時之最帝以來皁雍州諸縣令[illegible]謁帝見恭懿必呼上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徳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為海州

猾吏由是州縣多稱職百姓富庶

隋文帝愛民之意可謂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天下之廣郡邑之衆牧民之責萃於守令帝不知謹擇之於未受任之初而顧欲以耳目之所及奬勸之於已親民之後其遺者抑多矣又况人之常情雖不能不踈勤於一時之奬而他日之變遷難不可保此謹擇牧宰之說

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所以力言救擇



仁廟也其說謂承平以來牧宰之任因舉薦擢任者必以資考序進若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一二繆政者十有七八以致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自來雖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乞委中書密院各先擇堪充舉主者以舉其人所舉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污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

爲國者誠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舉主誰敢不謹而受舉者誰敢不厲又何待屑屑躬自褒擢於耳目之所及哉故曰文帝愛民之意則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

唐太宗不欲數赦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



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漢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以此言之赦者誠偏枯之物也良民不被其澤而姦惡之徒獲宥足豈明世所宜有哉此孟光所以深責於費禕也或謂赦者帝王之世

所不廢載之虞書呂刑可覆也愚曰不然虞書所謂肆赦者為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為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普赦之文也太宗之見固卓矣然其意特不欲數耳而仍未免於或赦安得武侯者與之上下其論哉

太宗責房玄齡等問營繕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責玄齡等曰

[illegible] 二十六

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illegible]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勸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宰相之職其略見於虞夏之書其詳見於周官今觀股肱耳目之言使宅百揆之語則知其職無所不統官伯屬之冢宰則環衛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內宰屬之冢宰則宮中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太府屬之冢宰則財利之事宰相又得以統之其他如飲膳酒漿次舍縫染之細凡關於天子者無一不統於宰相政以典式法則皆當由此而出所謂以道佐王者固如此耳北門營繕玄齡問之職也太宗顧起何預君事之怒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是不然玄齡等何為俯伏退謝之不暇而無一語以自疏

[illegible] 二十七

耶魏徵之辯真足以正太宗之失伸宰相之職也諫官隨宰相入閣[illegible]制其交脩不逮至是始知其益[illegible]哉

張九齡勸姚崇遠謟諛進純學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謟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塗而卿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

曰自君佚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
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暱
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
恥元之嘉納其言

周公立政一書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詳
矣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吉士一
則曰勿以憸人二則曰勿以憸人至於終
篇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且慨歎而深致
意焉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
之穀粟衣之布[illegible]則[illegible]弗得則[illegible]



可一日而無者[illegible]類[illegible]
與諂諛憸躁者[illegible]之間故上之
人易惑於取舍取舍一惑政之治亂於此
焉分此周公所以尤拳拳而不能自已也
九齡之所以勸崇者意其有得於此乎大
抵純厚有常之人進則天下之君子欣慕
而碩立於朝以直道輔其上行其所學而
致太平矣諂諛憸躁之人進則天下之小

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其上寵
取富貴而專權利矣用純厚之人則治用
諂躁之人則亂為政大體無出此途九齡
之賢能為崇言之而崇之賢又能嘉納之
開元之政安得而不治哉

宋璟隨才録用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
並有才略文詞但多異端若全引進則悔吝
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



刺史又奏大理卿[illegible]行冲素稱才行初用之
時實允僉議當事[illegible]職請復以為
左散騎常侍以李[illegible]之[illegible]亢閒於政
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

陸贄有言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
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
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禦
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工之用木
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使璟無翁受斂施

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為棄人矣昔齊桓公問可為相者於管仲仲以隰朋為可而不與鮑叔蓋以叔牙之為人也於不已若者不比之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而隰朋之為人愧不若人而哀不已若者惟其不忘人過故不能棄人之短而用其長惟其哀人之不已若故能捨人之短而取其長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然則相天下者惟宅心



廣大者而後能勝其任也若璟者其亦庶幾於此乎

玄宗用韓休爲相

唐玄宗以韓休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常臨鏡默默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昔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則有得焉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其過不細必速遣之恭王之筦蘇即玄宗之韓休也恭王之申侯即玄宗之蕭嵩也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若二君者其可謂能致之以義而必求諸道者也方申侯蕭嵩之委曲從順也自以為得保位固寵之術矣而卒不免以是見黜蒙訕當時遺臭後世然則諛悅者果何益哉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策試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之始

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
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
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
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遜何可得
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術
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
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
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
亦非理國所資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
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右丞賈至京兆尹嚴武
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經為精
通考文者以聲病[illegible]定非風流頹弊誠當釐
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illegible][illegible]居婦女若白
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
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昉於唐謹按周禮
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攷
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
受之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寶藏也蓋
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
藏于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
有勸駕尊顯之意賢良如公孫弘亦必待
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應之舉
然則士之賤亦甚矣積弊成俗流毒至今
士拘一日之命偶中程式雖生平力學不
免損棄程度苟合雖末學膚淺俯拾科級
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
本朝文正范公有言明君在上固當使人
以行業而進而乃云命運者是善惡不辯
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楊綰之論
有志復古者所當深繹也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崔祐甫為相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
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德宗謂祐甫曰
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
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苟平生未之識何以

諮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天下大物也非一手一足所能運轉非私
意小智所能維持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
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職固宜若此也
祐甫之薦擇無虛日被盖欲盡其職分耳
何暇以親疎為問哉而德宗疑之過矣昔
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
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
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
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於人終無已
也人主之職惟知論相而已既得所付則
庶官列位隨才[illegible][illegible]無有可存又何疑焉
惜乎德宗猜忌之甚未足以進此也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劉晏為轉運使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
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
賤糶以穀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
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
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
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
亡餓殍然後賑之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四
方有歎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晏
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
殍然後賑之謂非有見於此不可也先王
盛時荒政十有二皆有司之所掌間有札
瘥荒歉有司不過聞于上舉而行之耳後
世此政不舉遇凶艱歉小民羸焉傾覆無
所赴愬人情亡聊則求全之意薄往往輕
動等死之念相與而為盜賊欲當誰任耶
唐開元二十九年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
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政懲前諸州饑饉
皆待奏報無救於甚絕故也為人上者可
無念哉
常澳頤周埠無擢

周墀為相謂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傳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澳之說蓋本諸此是非以天下之心為心者不能其說亦既善矣然而容有所未盡者焉何則衆以為可用而用之衆以為可棄而棄之公則公矣而與憒憒者何以異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洪範之稽疑雖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乃心未嘗不及孟子之於進賢雖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而其察亦所不廢天下之事謀之貴衆斷之在獨謀之衆所以示其公斷之獨所以裁其當官賞刑罰其可否固當與天下共之又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可也吾之說非求多於澳也澳之言未盡故因其說而究其義焉耳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謹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國家之隆替社稷之安危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天命人心之去就離合其端皆基於人主之學與否耳君誠有志於學則所聞者正言所講者正理所親者正人所履者正行知古今成敗之所由來而常有懼心審忠邪關係之不可忽而常有戒心制其治于未亂保其邦于未危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彼覘喜怒候慘舒動中之情狀無謬者如仇士良之

徒自無所按其隙如此則臧否毀譽皆可
得其真功負賞罰皆可得其當而躋斯世
於太寧之域矣不然則本心不正而脉理
皆邪豈獨此書得以囿其權寵而已哉說
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其是之謂乎
宋叅知政事宗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
萬壽觀兼 侍讀致仕東陽郡開國公食邑
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伯户贈少師葛



洪蟠室老人涉史隨筆

史傳浩瀚凡國家理亂政治得
失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
夷狄之盛衰天命人心之離合
寓焉然古今讀史者多矣讀而
知其味者有矣讀而得其要且
大者未見其人也宋叅知政事
蟠室葛公於涉史之餘隨筆其



要且大者彙為二十六篇且援
古證今據理論事或擴其所未
發或救其所失或增感慨寓
抑揚引伸觸類足以輔邦家裨
廟堂而鳴雍熙泰和之盛也予
承乏江右弘治甲子春偕濟南
王少叅朝言同事南昌道朝言

旬宣之餘適以印本授予予嘗讀史而未能者也三復之餘不覺喜劇廼掩卷嘆曰此書論議精到不雕琢以為巧篇章簡徑不浮靡以為華忠誠吐露不欺不徇而與世之希勢取寵掇青撦黃鬪一字之奇逞一言之工者亦大有間是宜梓行與世之有志于天下者也朝言以予言為然因付其安尹謝樞刻之併紀其槩且以為讀史者告云

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冬十二月望日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慈溪王純謹識



予讀葛洪氏涉史隨筆評談精到未嘗不嘆其愛君之誠識治之體也洪自謂可稗於

廟論而史牒無傳焉洪時已參大政烏有是書而不傳邪理宗亦崇尚理學又烏有是書而不行邪竊意其書雖成而未果於獻也雖然良[illegible]美玉善賈自在其獻與傳皆[illegible]獨就[illegible]論事而鑒戒甚[illegible]故仲舒三策魏相欲施於孝宣之朝陸贄奏議蘇軾欲行於哲宗之世蓋前賢格言理亂攸繫使是編獲進

經筵則感時觸事必大有合焉

者洪之書亦不可無也濟南王
都憲朝言紹興王都憲希文莅
勞藩臬命工鋟梓但舊板散失
字復訛缺因校刻於郡齋庶幾
是書之永傳云
正德丙子夏六月吉旦河間任
丘酈璠謹跋

丙[illegible]冬月細讀一[illegible]
此書真有[illegible]
存流傳甚少[illegible]更梓之以行於
天下[illegible]
其[illegible]字甚多更得
宋元本校[illegible]則大幸也
[illegible]又記

史266-310

#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十卷

（宋）李燾撰

宋畢萬裔宅富學堂刻本

六朝通鑑博議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李燾撰。燾有說文五音韻譜、已著錄、此書詳載三國六朝勝負攻守之迹、而繫以論斷。案燾本傳載所著述、無此書之名、而有南北攻守錄三十卷。其同異無可考見。核其義例、蓋亦江東十鑑之類、專爲南宋立言者。然十鑑徒侈地形、飾虛詞以厲戰氣、可謂夸張無實。此則得失兼陳、法戒具備、主於修人事以自强、視李舜臣所論較爲切實。史稱燾嘗奏孝宗以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强、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又孝宗有功業不足之歎、燾復言功業見於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蓋其納規進誨、惟拳拳以立國根本爲先、而不侈陳恢復之計。是書之作、用意頗同、後其子壁、不能守其家學、附合韓侂胄之意、遂生開禧之兵端。然後知燾之所見、固非主和者所及、亦非主戰者所及也。

士大夫攷古論今期為有用之學故平居
暇日談經研史討論興衰治乱之故使其
胷中瞭然具有成藴而後立人之朝始得
以推其所學而引君以當道善知所勸惡
知所戒而措一世於大治孟軻氏所謂幼
學壯行者是也
國朝以科舉取士而士知以科舉進身明
經取青紫固未嘗之人至於史學則自七
制三宗之外手日未之識面也粵自先正
歐陽子司馬公之徒以文章學術高蹈天
下或廣舊述新全一代之史或日編月累
成萬代之典炳燿一時而昭鑠萬世自公之
後蓋未有人　季侍郎六朝通鑑博議其
用志於史也何其深耶觀其始自於吳終
之以隋既撫其大綱總為一論又條其節
目明其去取詳其出処其間政事之關失
形勢之險易攻取之順逆人才之長短莫
不曉然具載揭其名曰通鑑博議其殆與
草廬之數語抱上之一編相為伯仲而思
歆同其功業者也孰謂史學之果難乎其
人哉昔韓昌黎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
裾公聞人也而勸學者反似乎峻及觀博
陸之事貽差萬世則公之言有益之言哉
愚固不敢援以說以勉人然博議一書有
志於學者苟能反覆玫之則胷中所得自
有真趣矣時紹熙三載孟冬之一日秀岡
陳之賢序

乞尚史學劄子

勑送到臣寮劄子奏臣聞士之於學必經史兼通而後可經所以明理史所以考古今成敗興亡之變然後其學爲有用切見近日學校科舉之弊患在士子視史學爲輕夫所謂史者豈獨漢唐而已哉而今之論史獨有取於漢唐至三國六朝五代則以爲非盛世事鄙之而恥談夫三國六朝五代則亦固非盛世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計慮之工拙與夫兵民居處之方形勢成敗之迹前事之失後事之戒不爲無補皆學者所宜講究者也西晉清談之禍王安石新學之弊其失皆於士大夫持論好高崇經而略史近者有司稍知其弊命題之際頗出史傳然猶有所拘忌而又場屋考校專以經義詩賦定得失而以論策爲緩夫士子之趨嚮視考官之去取則其以史學爲輕毋足怪者

臣愚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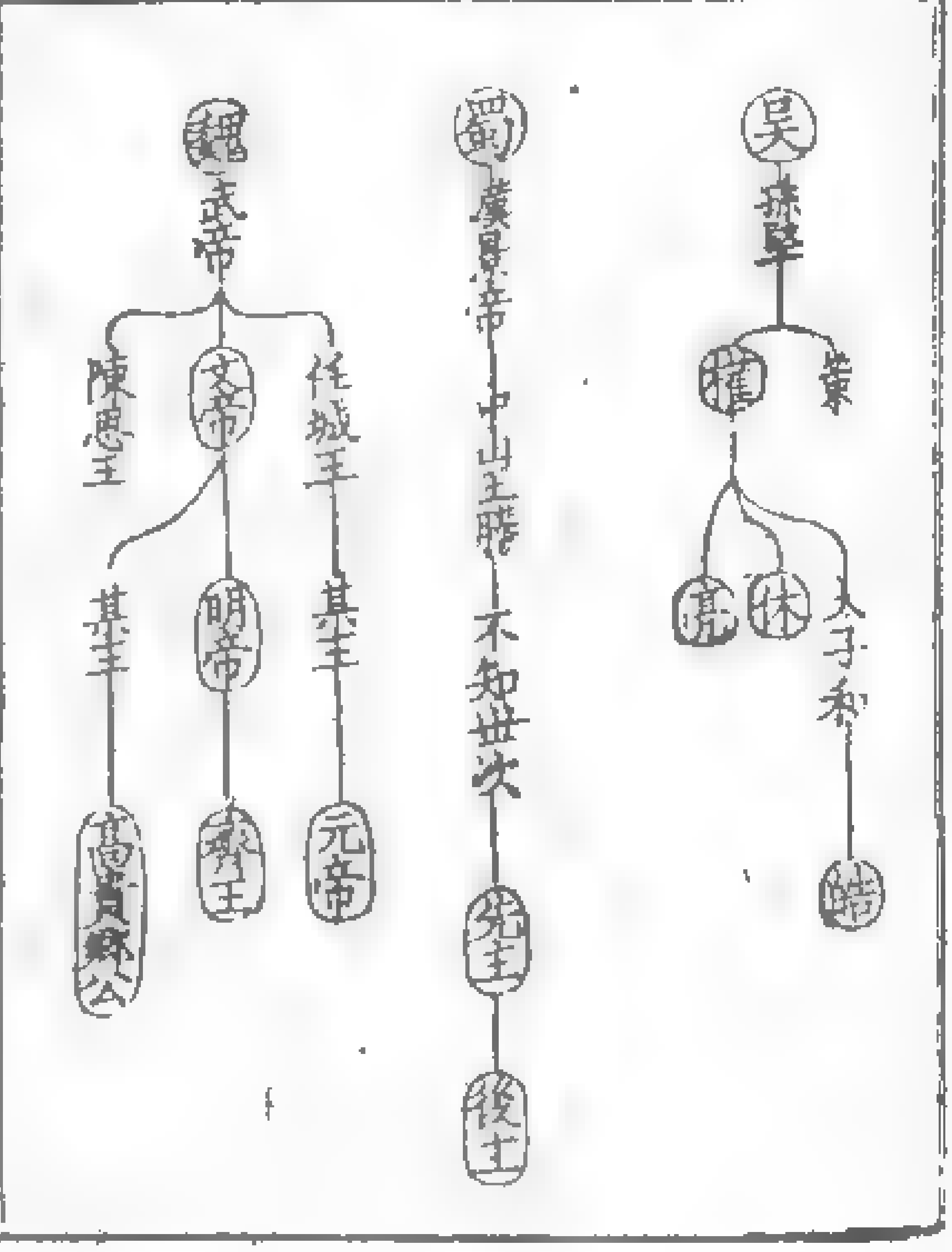
陛下申敕考官程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而於去取之際稍以論策爲重庶幾士子博古通今皆爲有用之學其益非淺

進止十月二日三省同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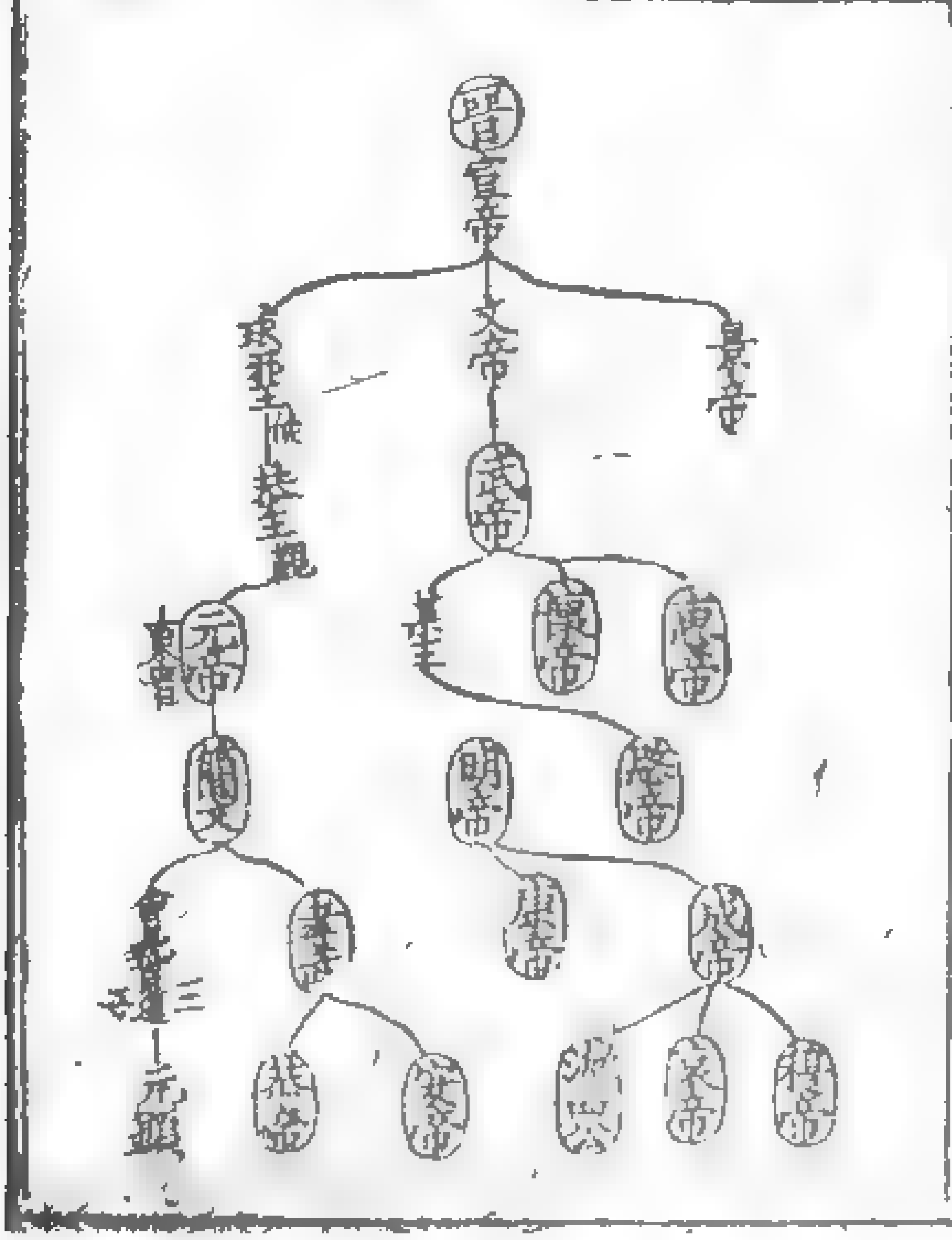
聖旨依奏

畢萬裔宅刻
梓于富學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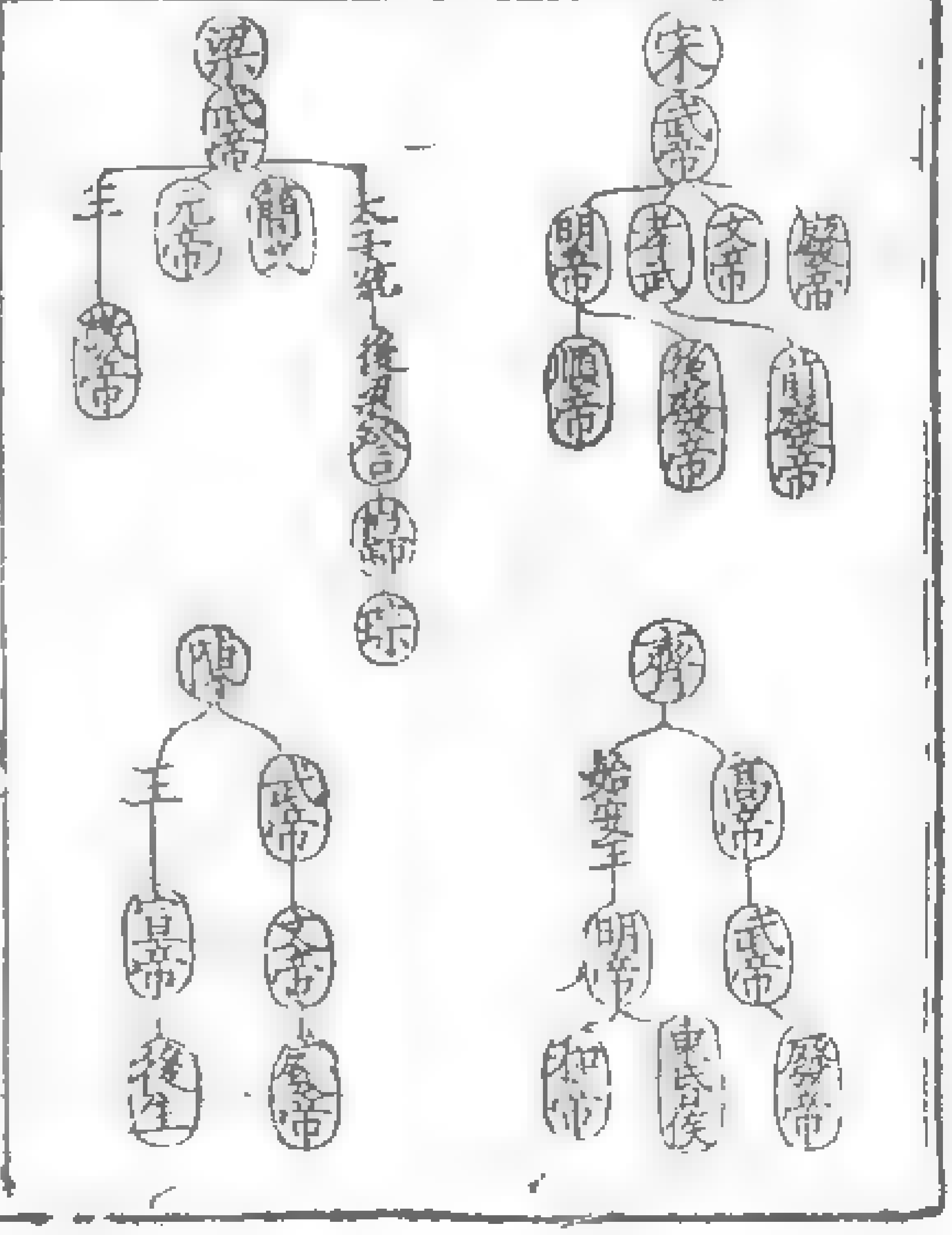
# 三國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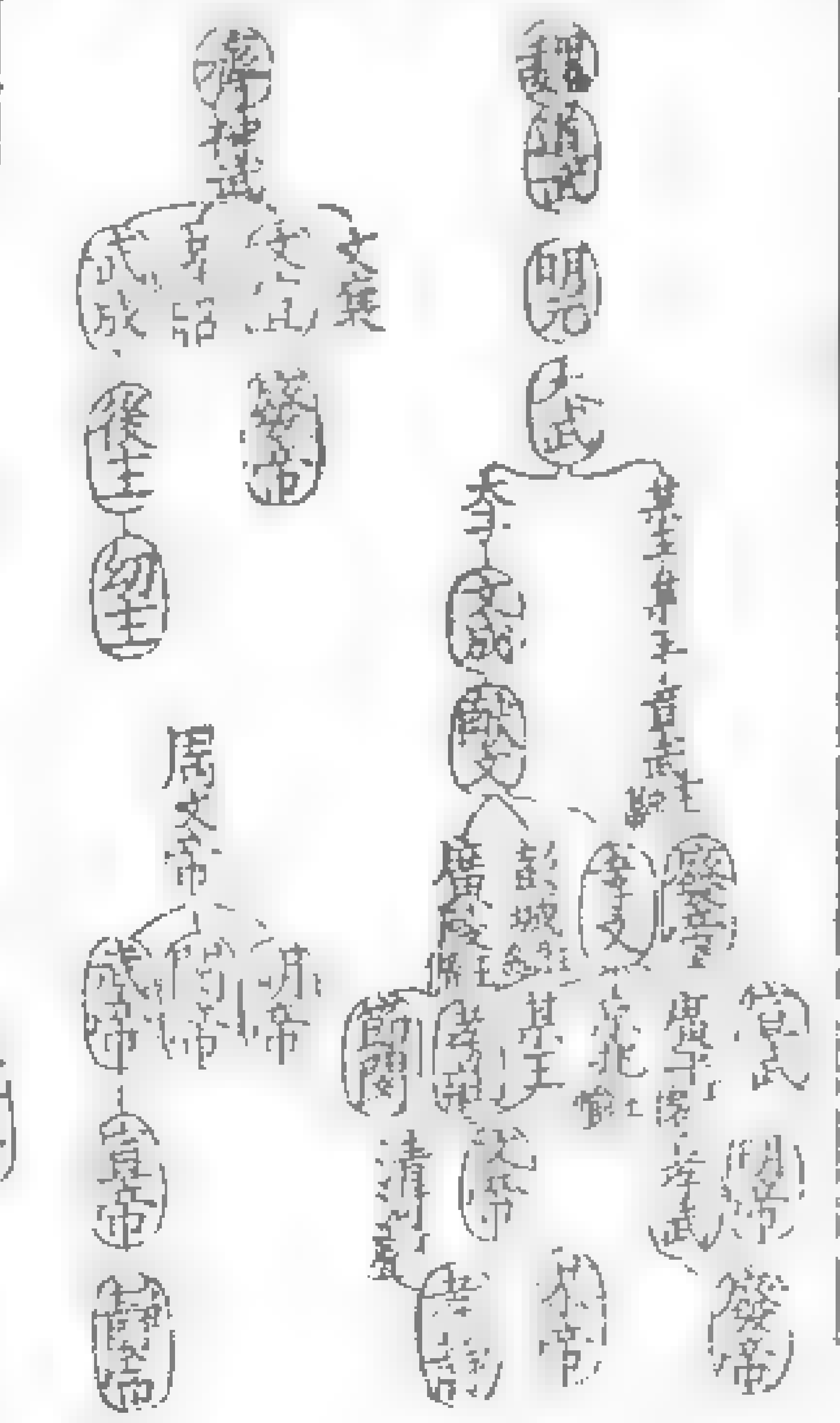

# 晉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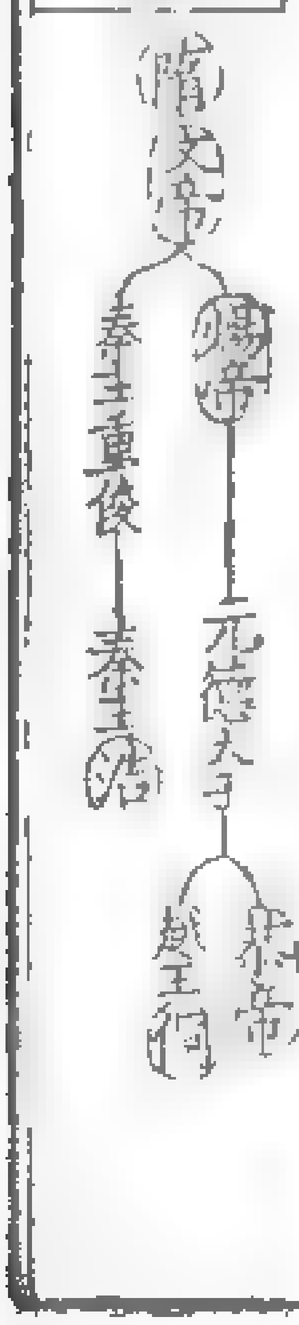

# 南朝譜系圖




# 北朝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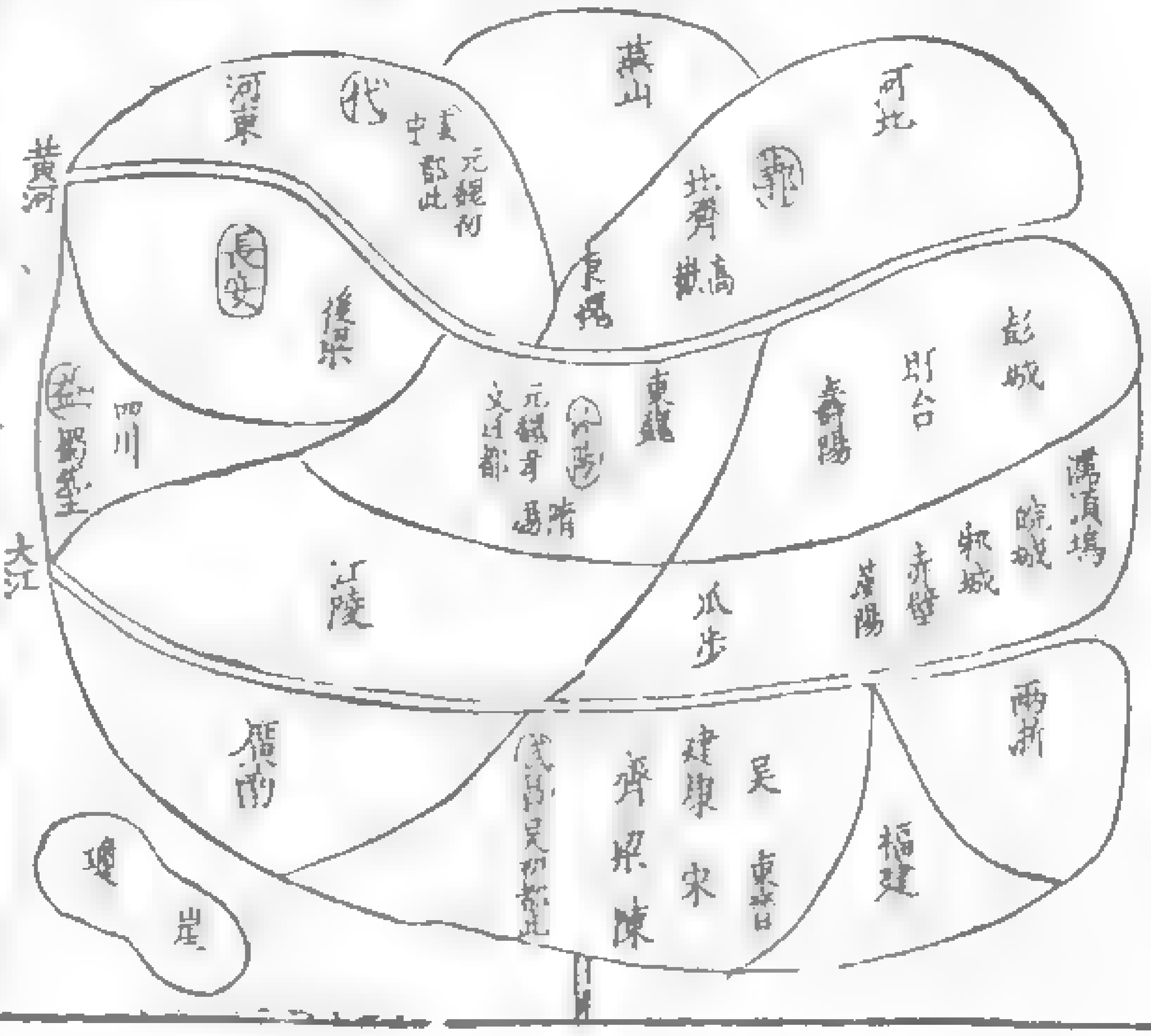



隋譜系附圖



# 六朝建都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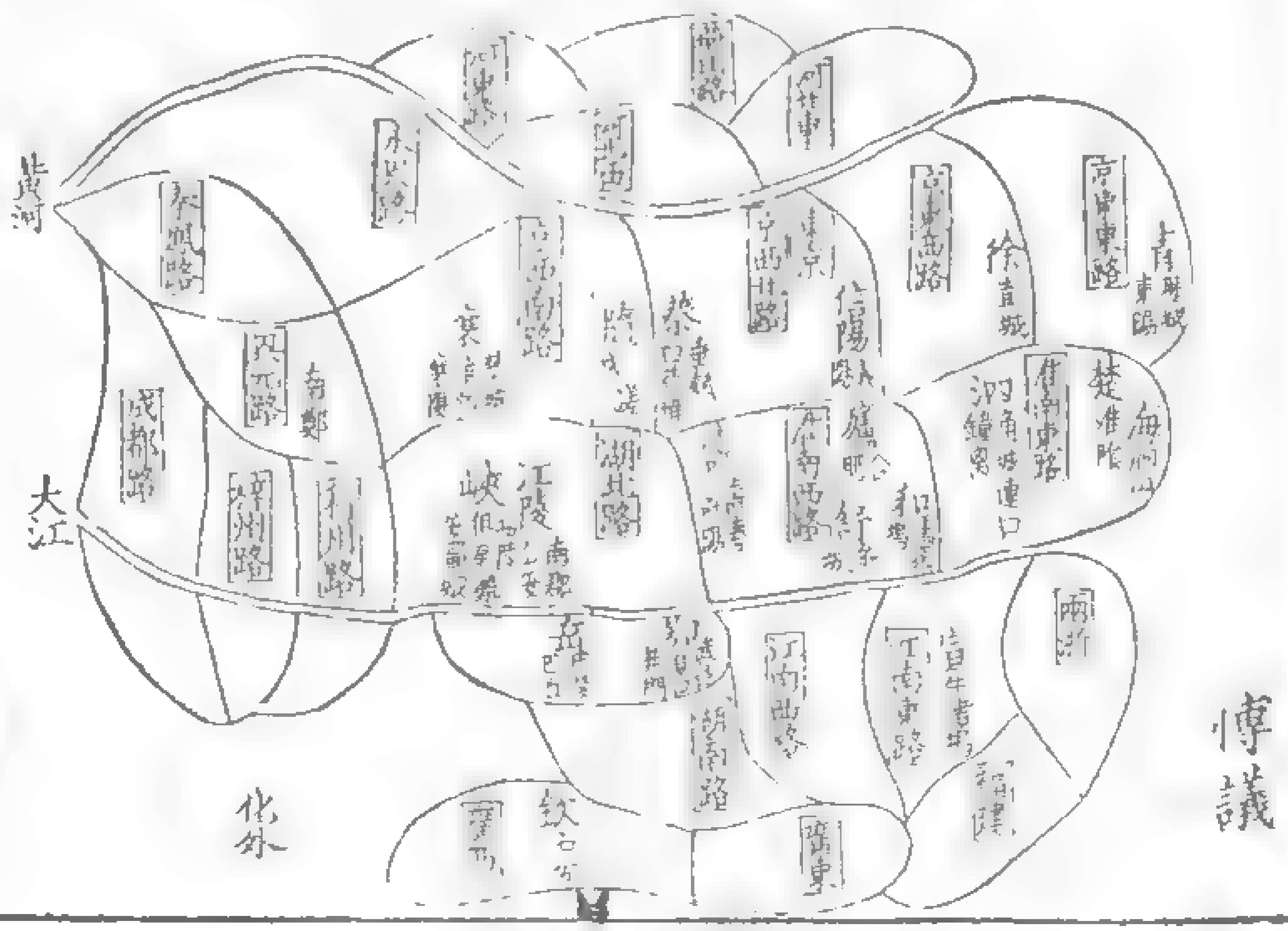
吳 孫權字仲謀初都武昌後徙建康
西晉 司馬懿字仲達初都洛陽
東晉 元帝諱睿遷都建康




博議 圖三

宋 高祖劉裕字德輿彭城人楚元王二十世孫晉元熙二年受晉禪都建康
齊 高帝蕭道成字紹伯蘭陵人何之四代孫宋昇明三年受宋禪都建康
梁 武帝蕭衍字叔達天監元年受齊禪都建康
陳 武帝陳霸先字興國少名於梁後[illegible]二年受梁禪都建康

# 六朝攻守之圖




圖四

博議

進六朝通鑑博議目錄　侍郎 李燾

一卷

序論

總六朝形勢論

吳論

孫權初起董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小大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命周瑜破曹操於赤壁

借劉備荊州

曹操徙濱江州縣近內以避吳兵

周瑜請并吞梁益據襄陽以圖北方

徙治建鄴

作濡須塢

二卷

命陸遜討平山越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初魯肅常勸孫權撫輯關羽以禦曹操呂蒙以爲言爲非是

蜀將關羽攻曹仁于樊呂蒙勸孫權討羽全據江以張形勢

受魏封爵

魏使邢貞至吳吳之羣臣皆懷憤怨

魏將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人馬步涉朱桓以爲可破

魏主伐吳至廣陵欲以重兵牽引孫權而命別將超越江湖

魏主再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息而還

孫權使周魴譎誘曹休率兵向皖陸遜破休於石亭

孫權既即皇帝位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

攻魏新城

殷札以曹氏政衰勸孫權遣諸葛恪等攻壽春陸遜等攻襄陽又命益州攻于隴右權不從

三卷

孫權集衆建鄴揚聲將北伐魏王基策其必不能出已而果然

諸葛恪大破魏兵於東興

陸抗言西陵國之西門

東晉論

石勒初寇江南紀瞻破之

祖逖北伐後趙留鎮雍丘自河以南皆歸于晉

元帝以戴淵統祖逖逖怏怏發憤而卒

祖約鎮壽春不得開府頗怨望後趙來攻壘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

趙人屢攻陷襄陽晉輒復取之陶侃使元宣鎮襄陽趙攻之不克

庾亮欲移鎮石城衆議以為不可

庾亮使毛寶戍邾城趙人攻陷之

燕使劉翔至建康勸晉公卿先從事巴蜀

元溫伐漢遂定巴蜀之地

四卷

元溫復取壽春

褚裒北伐後趙其將王龕敗於代陂裒遂引還

用商浩以抗元溫

謝尚北伐獲傳國璽以歸

商浩北伐會姚襄叛浩敗績於山桑

元溫伐秦至灞上

元溫討姚襄至洛陽

謝萬矜豪傲物未嘗撫衆率軍入渦潁以援許洛

遂驚潰狼狽而歸

朝廷聞燕主雋卒以為中原可圖元溫曰慕容恪

尚在憂方大耳

元溫伐燕引舟自清水入河難以通運不若盡舉

見衆直趨鄴城溫不從至枋頭而敗

枋頭之敗袁真不能開石門水運絕路元溫深恥

其敗歸罪於真奏免真為庶人

奏取梁益又取彭城襄陽

五卷

元沖伐秦無功而還

謝元破苻堅於淝水

謝安聞某劉捷書

謝元欲自屯彭城朝議以征役既久令元置戍而

還

謝安乘苻氏之亂經畧中原

劉裕平廣固擒慕容超

劉裕既平姚泓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聞劉穆之卒

遂還

劉裕東還留其子義真守長安私命沈田子殺王

鎮惡自是諸將不和

赫連勃勃入長安長安不守

王康守金墉城

六卷

宋論

魏謀來伐崔浩以南人惟長守城當先掠地

魏人再取河南

文帝約赫連定伐魏魏主破定因逐河南

洛陽虎牢失守元護之王仲德欲守滑臺到彥

之棄城去青兗大擾

殺檀道濟魏人大喜

魏寇青兗冀三州何承天陳四策

以皇子鎮彭城

上議北伐群臣間諫魏王分上書以兩和好之便

蕭斌王元謨引兵伐魏柳元景棄克潼關還

聞元謨敗乃還

作

魏主在瓜步遣使求和請婚江湛曰夷狄無親許
之無益
魏主攻盱眙不克退步
魏人瓜步之役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無餘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上攻河南劉興祖謀欲長驅中山直擣心腹上意
在河南不從
蕭思話再伐魏無功而還
孝武惡荊江揚強大遂分之三州因此耗虛
薛安都常珍奇等降魏遂失淮西四州及淮北之
地魏慕容白曜又攻陷三齊
沈攸之旣敗於呂梁上又遣擊彭城攸之固執以
爲不可上怒強遣之魏人以攸之前敗所喪士
卒瘡痍行者未還之以沮其氣攸之又敗
魏將慕容白曜取青冀之地
齊論 魏寇壽陽鍾離元崇祖擊破之
八卷
淮北四州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詔李安民督
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南歸者皆爲魏所
掠殺
魏孝文遷都洛陽
魏主自將入寇欲飲馬於江沈文季獻加守備魏

師尋退
魏主入寇雍州五郡皆沒
梁論 魏元英寇義陽曹景宗不救義陽自陷
臨川王宏帥諸將伐魏至洛口兵敗而還
魏攻鍾離爲韋叡所敗
武帝使董紹還魏通好魏主不從
九卷
作淮堰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尋復失之
夏侯亶陳慶之等攻壽陽魏元悳以壽陽降
陳慶之送北海王顥入洛
納東魏侯景降
上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貞陽侯淵明請
行許之
侯景敗還據壽春
十卷
岳陽王詧與湘東不和求援於魏魏人遣將經略
江漢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叛上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益州遂陷
元帝都江陵
陳論 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荊州而取其雍州之地

東晉

十六國

南朝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目録



序論

臣燾曰博議之作臣敢言之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爲勝天下之具有勝負之主地勢民心兵將事機皆其具也凡欲善其事必先備其具況於制敵國一天下而可亡其具乎聖人初起妖孽未治則借險於地藉本於民寄力於將取勝於機而後可以言戰雖以黃帝之神湯武之聖亡其具而戰不能制敵若地險而便民從而附兵勁而義將勇而謀勝機至而乘信能行此五者而以德先之則可以合天之所付而無敵於天下矣江南六朝自吳石而戰者雖有其兵授斧鉞而出者雖有其將至於曰地曰民曰機臣未見其能兼之也吳蜀相應如左右手劉氏有蜀而孫氏不得之李氏有蜀而司馬不得之斜逞迎入蜀而梁陳不得之併劉宋蕭齊雖有梁益而不能合東西之勢以誅拓拔故曰不得其地三國鼎分與夫南劉而降中原之人知有二魏絕意南顧惟晉元帝以司馬子孫渡江而東遺民故老保塢相望爭迎官軍中流擊楫又有淝洩當其時大河以南皆爲晉有乃以藏若怨繼之矣民望矣故曰不得其民以王湖元淝水之勝王鎮惡關中之勝陳慶之河南之勝皆有其機而不能乘因循齒蔡苟試爲之而歸勝負之數于天其亡甚矣臣因思江左之地自吳至陳各據形勢爲自固之術然三百年間或謀慮失當或機會失時或事乖失斷又於五者之具皆不能兼此其所以終不能混一區夏臣旁採衆類而爲之說非謂專取

史266 320

其得盡欲詳言其失監彼之失而求吾之所以得或庶幾
焉昔西漢名士如賈誼賈山徐樂嚴安論國大事皆取秦
爲論彼非不知遠引唐虞三代以爲高則於當時之事機
踈而不近曷若取其近於時機者而論之取其失者而監
之則於謀議爲有補矣臣是以集其事實起自東漢建安
五年至陳祥明二年遇有所見則表而出之各爲之說名
曰六朝制敵得失通鑑博議合爲百篇離爲十卷雖其
管見不足以上裨
天聽而思竭毫釐一爲
聖主精言之者欲成有志復古之功而盡一介愛
君之念耳

## 總六朝形勢論

臣竊曰自吳主孫權上宅江南以至東晉宋齊梁陳皆祖
相仍襲以爲國都其間邊防之要害可得而論矣吳之備魏
東晉之備五胡宋齊梁之備元魏陳之備高齊周隋如不
足者守江進圖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隙地盡者守河扼
而言之莫不有謀矣有強敵無上游之備陳之國勢已弱
不能進取故所守止於江自晉宋溯淮宋武帝守河其
餘皆保淮爲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若夫江之
所守吳紀陟所謂西陵至江都凡五千七百餘里險要必
爭之地不過數四東晉以後謂荊江揚爲三流是也至於
守淮則淮西之鎮莫大於壽陽淮北之鎮莫大於彭城淮
南之鎮莫大於壽春而沿河之地曰洛陽曰虎牢曰滑臺
曰碻磝亦又分爲四鎮大抵守河而不能則守淮西淮北

守淮北淮北而不能則守淮南盡守長江則不足道矣東晉
祖逖既死之後諸將守淮至宋武帝東平廣固西定關中
始於河南列兵置守其後營陽嗣位元魏渡河侵四鎮之
地一時陷沒文帝頻年用師暫得而旋失之則其所守徙
在於淮西淮北也迨明帝時薛安都以彭城叛常珍奇以
壽春叛淮之西北遂爲元魏所取則其所守又徙在於淮
南也齊永元之際裴叔業又以壽春叛淮南之地復爲元魏
所取梁武帝既復淮南歷侯景之亂其地沒於高齊陵夷
至於陳但以長江爲境故陳氏無濡須之阻在六朝最爲
至弱無足恃者雖然六朝之君所守如此至於乘間攻取
則亦不憚用兵吳之與魏雖皆守江吳圍合淝陳攻壽春
所爭常在於淮甸東晉以還雖皆守淮晉討慕容暐宋
元嘉所爭亦在於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過二道自建
康而溯江或指梁宋或向青齊一自荊襄踰沔或掠秦雍或
徇許洛東晉之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溫謝玄宋之武帝
檀道濟到彥之蕭斌思話梁之裴邃曹景宗陳慶之
之徒北伐之師不由於此則由於彼中原有釁則進兵寇
盜方強則入守史策所載皆可知矣況夫江南地險其固
可恃曹公破荊州之威水步八十萬猶喪師於赤壁其險
固何如哉若夫東晉宋齊梁陳之君雖居江南中國也五
胡元魏雖處神州夷狄也其勢又與孫曹不同故五胡之
盛無如苻堅其臣之賢則有王猛元魏之強無如佛狸其
臣之賢則有崔浩王猛丁寧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
勸苻堅不宜圖晉崔浩指南方爲衣冠所在歷事兩朝常不

頭而伐苻堅違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諫故有盱眙之等雖江南之險兵不可攻而天意佑萬亦不可以厚誣其實況以神聖文武之德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合蜀吳之全力以恢復中原爲不難矣

吳論

臣燾曰必有合天下之勢然後可以一天下三國鼎立曹氏據魏地廣兵强奄天下之半孫權以一隅之半則其勢力必不加於魏而君臣相謀連荊益之險合東西之勢以抗北方蔚策之得也嘗觀孫權之視滿寵在合淝而淮未屬吳先主武侯奄蜀漢而益未屬吳不得淮則無以拒北寇之入不得荊則無以因上流之勢不得益則無以爲西土之援天下大勢分各不一則其力不全拒敵且不足安能以兼人哉故孫權擐甲冑冒矢石轉鬪合淝以爲滿寵爭去遂地陸遜呂蒙相與賛其決以謀取荊州全據長江而命諸葛瑾等尋盟於蜀兩國之使冠蓋相望不絕於道凡其所以百戰經營與夫區區外交者皆求於合東西之勢進圖北方耳蓋江南之所長而北人之所忌者皆在於此以諸葛亮之雄出而爲天下與復漢室亦以跨有荊益結好孫氏天下有變則遣之兵向宛洛梁益之衆出秦川吳人渡淮以相犄角然後中原之地風撒席卷從無餘蘊其後吳蜀之好睽而諸葛表論其事深以爲恨則當時識者亦知天下大勢不可不合也曹操平生挾姦雄之術恃窩險之利用兵制敵自謂無前而吳以荊州借先主操一聞之落筆於地蓋東西合吳蜀交魏之所甚不利也不然操矯情飾僞如此非大利害迫之何遽爾耶則北人之所忌者於此而可見以吳之所長攻魏之所忌則南北之勝負不待戰而決臣謹按魏之攻吳凡三大戰戰而輒敗者何哉南人之勢或合於荊或合於蜀用東西全力則可以制敵而取勝方曹操舉數十萬之衆順江東下劉豫州牧合餘燼兼舉江夏水陸俱進而周瑜因之破曹公於赤壁以曹公之梟奉頭鼠竄以歸于魏而不敢與之角則是吳合於荊而一勝之也先主既破夏侯淵曹公西援漢中而關羽因之降于禁城曹公議徙許以避其銳而不知爲之計則是荊合於蜀而再勝之也諸葛亮祁山之役三郡響應關中震動明帝西鎭長安而陸遜因之走曹休於石亭賈逵力爭疾救僅得曹休之歸則是吳蜀合三勝之也使吳蜀之地約從締交首尾相應如此三戰而擧之以歲月操雖强亦未必不爲吳蜀所吞惜乎合淝爲敵有而不敢取西蜀藉外交而不能固是以止於自守而不圖進取之功孫權坐此有志而無成烏乎吳蜀合則進圖中原而有餘吳蜀分則自守其地而不足天下形勢較然甚明後之有天下者版圖所有既得吳蜀之全不必力戰以爭連衡以取而形勢之地盡爲我有則非復昔日三國之吳矣若能以此進圖北方混一區宇爲孫權之所不能爲者豈不偉哉故臣因吳之艱難孫權之經營而備論東西之形勢云

孫權初起董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小大用命張昭秉衆用事蒙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漢獻帝建安五年冬十月曹操謀攻孫權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撫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太夫人以權年少委張紘與張昭共輔之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小大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

臣燾曰自古英雄據天下之勢則必并天下之謀以議攻守處形便控險阻此為攻守之圖也攻守之事非勇不能決非智不能全此三者皆人謀也而足以增山川之重示形制之勢則爭天下者必借險於地取謀於人而後能大有所成就矣吳越之地長江大淮險隘四阻孫權君臣相與畫江而守之抗二大敵未嘗困折人皆謂地形之使而不知人謀之巧也魏文臨江喟然發有人之嘆而六師遂旋噫是豈特孫權之力亦股肱爪牙相與合謀內守外禦而敵人莫敢抗耳蓋自周瑜為之破曹公陸遜為之走劉備以激江南之氣而攻取方力築濡須之塢設武昌之城以全江南之備而守禦方固諸葛瑾尋盟張溫報聘以通江南之援而和好方講噫用江南一方之地或攻以兼敵或守以拒寇或和以息民皆有人以為之謀故無一不如其志焉乎舉賢任能保守江東孫權至是不負討逆之託矣至其末孫有一陸抗而羊祜[illegible]滑聊聊不敢進一日抗既死楊越之阻長江之固自若也而晉兵長驅如涉無人何也爭天下之術地勢雖強以人為重故臣因畫其要之言先尚論其人而徐議攻守和好之得失於後

## 周瑜敗曹操於赤壁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為降九月操至新野琮降操進軍江陵曹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見權曰瑜得精兵五萬自足以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將兵與劉備并力逆操與操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軍不利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舡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艘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臣燾曰取天下必先定攻守之計而時有以制其變攻則示敵以不可禦而使之莫能測守則示敵以有餘而使之莫能加自古英雄欲有事於天下而未得志者必先守以持

時守之之術必有以逆折其鋒使勝氣在我權心在敵則有所畏而不敢加彼有不敢加之勢吾有不可犯之勢則守必固矣孫權於吳用守計也而赤壁之役則出於攻議者謂孫權攻守本無定計而不知赤壁之功所以佐其守也[illegible]在魏地大兵強二袁董吕皆為擒滅乘勝剗然欲徑渡長江氣吞吳會意其必來南也一大創之則終身創矣若不力拒而逆折之使得氣於彼勇我懼歲來相持則吳之勢力必不支矣故周瑜魯肅替孫權之決力拒[illegible]公於赤壁使之終身有所懲艾雖屢至荊州揚州而不敢進非其懲前日之敗故耶至於魏文帝欲渡江而謀來伐則羣臣並起而爭之竟此止廣陵之役翻然止備江之役蔣濟止合淝之役亦以有餘待吳而不敢蹈前日覆轍耳故終魏文之世無大戰爭赤壁之功不止却曹公於一時而可以拒魏師於再世豈不偉哉

借劉備荊州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臣燾曰濟大事不可無權拒大敵不可無權權以集衆則國可保而天下可圖漢以齊地假韓信吳以荊州借劉備二者皆天下之大權也當於漢則非韓信不可敵羽而三國時非劉備莫能當操者魯肅嘗說劉備使撫羣蠻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而收功於赤壁矣今日於荊不可用權拒黨以守之脫向使齊地不在韓信則必為楚所得荊州不在劉備則必為魏所爭與其在楚魏以資敵孰若分之豪傑以植黨哉又況雲夢偽游則地終入於漢益陽交語則荊州卒分於吳具眼時所以假信借備者不過權以濟事耳區區偶偶知割土地以與英雄之為失而不知借土地以從英雄之為得也良平躡足於漢魯肅建議於吳信天下智謀之士所[illegible]略同也

曹操徙濱江州縣近內以避吳兵

建安十八年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

臣燾曰用兵之法使人備己則權在敵使己備人則權在我而後可以進戰退守戰國時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共抗一秦秦人開關延敵諸侯之師逡巡遁逃爭割地以奉秦而秦人欲戰不已是秦嘗執諸侯之權故能散其從約而并吞之秦人以此而攻孫權以此而守江東一方[illegible]魏拒蜀內外禦之不暇而又歲歲出師挠皖口襲蘄春而數鬪合淝豈其守禦誠有餘力耶蓋示之以不單形之以好戰使魏之疆埸騷騷焉畏而備矣則吳之權重故曹公慮其見掠而從江西之衆滿寵畏其來伐而遷合淝之城以曹公之雄滿寵之略尚畏而避之則其所以豈憂不固哉不徙之則魏必知吾所欲者在守所懼者在戰試尚重兵臨江而拒之則吳之力困於備魏而不得休息矣安能致曹公滿寵之畏哉後之有國者當使人備己而後可以希孫權之守云

周瑜請并吞梁益據襄陽以圖北方

建安十四年周瑜至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
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
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
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
瑜也周瑜還江陵爲行裝道病卒於巴丘

臣燾曰天下之大勢全據之則強三國時天下之大勢在襄陽吳蜀之要害而魏之所以必爭也蜀爲天下之重關劍閣險阨四敵而不可以固守吳爲天下首山川阻深士卒剽悍而不能亡西頃之吞襄陽者天下之脊也東援吳西控蜀連東西之勢以全天下形勝使魏來伐擊吳則蜀掣於西擊蜀則吳牽於東而襄陽通吳蜀之援以分北方之勢擊襄陽則吳蜀並起而救之使魏可攻則吳軍歷江淮蜀軍臧秦隴而襄陽之衆直指中原則許洛動搖而天下可定是瑜之謀不特爲今日鼎峙之地而亦異時混一之資也不幸瑜沒孫權不能推漢文思賈誼之心施行其策而用呂蒙繼之深益陷於蜀襄陽歸於魏而吳自全於一隅至走劉備於白帝而命諸葛瑾向襄陽則天下之勢已分而不合嗚呼吳蜀襄陽全據於一則江南可量哉

徙治建業

十七年九月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
以爲治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
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

臣燾曰自古都邑本無定勢爭形勢之便而據其衝爲根本之圖則居其要英雄之圖天下未必川權而爭其便終心定計以固其本以江南論之武昌居兵之衝建業爲地之要孫權力爭荊州上流之形勢猶未定也據江夏臨魏境襄之西北之衝圖全楚之地故都武昌以爭荊州不過權時之宜爾至擒關羽取荊州無復上流之虞於是時而不都秣陵以據會要非王業也秣陵之地因山爲壘緣江爲境山川形勝氣雄偉以秦皇之強處秦都而猶眷顧秣陵劉備之雄徘徊其地以爲都邑之勝處則其形勢可見孫權從張紘之請定建康之都內以固江外以援淮而江南之根本不可拔矣自孫權始都東晉以後仍而不改以重兵戍石頭以宗室鎮京口而建業常爲江南都邑之地是孫權根本之圖不止利一時而規模之遠又可爲五世法噫孫權之法可通於五世而不能貽末孫之謀遂從步闡徙都武昌自以爲從先王居也而不知武昌者孫權以爭形勝非以爲子孫無窮之基蓋以揚越之民泝流而給餉則不便於兵以人主之重近敵而建都則不便於國而危隘不足以容萬乘埼埆不足以贍一州而遠爾移都故南人有言曰寧還建康不止武昌夫地形不便人心不與而欲爲王者之都可乎若委建業居武昌是以秦皇劉備之智不如一步闡也以孫權經營數世之業而委之諸葛靚陸抗丁寧還都建業最策之得也不幸抗沒無與攻守悲夫

作濡須塢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臣壽曰都必守之地有必爭之地守若在我爭者在敵勢若不同而皆有根本之地以爲戰守之資而後進退有所倚高祖之所守者關中也而身在滎陽成臯間不與楚角以限制項羽使不得西侵光武之所倚者燕趙也而命寇恂守河內馮異軍河上以防遏之且令不得北侵項羽不西侵而後關中可守也它兵不北渡而後燕趙可取雖取守不同皆外據根本之地而徐爲之計此高光取天下之術也孫權在吳命陸遜等鎮武昌建業而身禦魏兵於濡須塢使不得進而我得以乘隙投間圖合肥襄陽武昌建業必守之地也壽春合肥必爭之地也濡須塢者根本之地也中據濡須以爲根本而後在我者可守在敵者可爭此高光之術而孫權使充其志天下可定知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一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命陸遜討平山越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臨難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定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万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

臣壽曰地廣而後國富人衆而後兵強據形勢之便而無富強之利則必先有以廣之而後可以謀進取地小民貧則從事於易以自廣國富兵強則遲志於遠以求成秦惠王捨韓伐蜀兼其地收其財國勢強而後輕戰陽諸葛亮置吳魏征南夷賦其金帛取其甲兵軍資富而後勸蜀主大舉夫秦蜀之利猶須自廣而後能有爲則江南數郡之地不強於秦不後於蜀而揚越山寇依阻深地亦吳之巴蜀南夷也陸遜削平蕩滌取精銳以益兵民兵衆民富然後圖遠則遜之用吳與秦蜀等充其所爲可以兼并天下何止保固江東而已乎

初魯肅常勸孫撫輯關羽以禦曹操呂蒙以肅言爲非是

二十四年七月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

史266 326

也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
流其勢難久蒙言於權曰羽君臣矜其詐力所
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
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曰今欲先
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至尊今日取徐州
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万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
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
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乞分士衆還建業
以治疾爲名羽必撤備盡而羽可擒也遂稱病
篤權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召陸遜代蒙遜至
陸口具啓形狀陳其可擒之要羽得于禁等人
馬數万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
兵襲羽

目蠢曰智者謀國必雜以利害借力於漢足以傾敵而其
失也亦足以自傾酈食其謀於漢欲立六國後而分項羽
之力而張良不可魯肅謀用於吳欲撫輯關羽以多曹操之
敵而呂蒙不行蓋使漢聞諸侯視強弱以爲去就使如或
強六國復撓而從則漢之事去矣知漢強則爲當漢見吞
敵智者謀國而反益敵於御敵之際豈可謂功哉吳魏交
爭關羽中立進則拒魏退則病吳魯肅欲加撫輯與之同
仇以禦曹操操故可禦也使羽得志以禦操之術加之於
吳則未知利害之所在也噫二子皆遂於利而不雜於仁
酈生之謀不可用於漢則魯肅之計豈得行於吳也

呂蒙勸孫權討關羽全據長江以張形勢 見前段

目蠢曰與國不可不交以全其力要地不可不守以張形
勢權其輕重則交不固於形勢地力不大於勢而自制之
與制於人利害亦相絕矣吳之上流關羽吳之與國以爲
同處上流一心并力共治曹操若在所不爭矣石知吳之
得荊重於得蜀蓋吳蜀之交未必固而荊州之地地也可
以攻魏而亦可以擬蜀置一關羽於前而即處於肘腋之
下非算也譬如巨室使它人扼其門而守之以制戶內之
出入則自守之不暇而況以進取乎呂蒙陸遜相與決策
取荊州擒關羽全據長江張大形勢以臨魏蜀雖有十操
不能害吳之守孫子曰地有所必爭荊州者吳蜀必爭之
地是役也呂蒙陸遜爲暗合孫吳矣

受魏封爵

二十四年七月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
節領荊州牧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
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書示
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炉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
祚已終非適今日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
殿下宜正大位復何辭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
爲周文王矣

目蠢曰敵強必有以折其氣敵弱必有以驕其志強弱在
敵而所以制勝在我孫權破曹公百萬之衆於赤壁非無
英決之氣也而稱臣於文帝乞於交州恐懼震慑若不獲

命後世皆以爲孫權前勇後怯以至取辱而後改圖不知
夫不折曹公則魏知不能攻而吾之守不固不驕文帝則
魏將不縱縱而吾之力不全折其銳氣起其驕心以有制
敵之微意在焉而以取辱爲慊其量固淺矣安足以爲志
天下者道哉昔高祖受羽之封句踐爲夫差之役皆蓄其
力以待其變抑挫士氣以激其憤使敵首兩端則我之辭
直敵之氣衰矣故能以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
取辱於今日而債怨於異時何獨於吳不能哉吳之稱藩
於魏也兵未嘗一日加吳使吳因其暇時保養休息練兵
秣馬俟其陳留王之怨起於內諸葛亮之兵交於外關亂
交沮疾起而躡之則天下可圖惜其能示弱以綏敵而謀
之不深卑身以驕人而持之不久不忍憤憤之氣改元稱
號臨江拒守以致魏兵今年入濡須明年入淮上又明年
入渦口歲歲相持不暇休息以成大舉視漢祖越踐得無
愧乎

魏使邢正至吳吳之群臣皆懷憤怨

魏文帝黄初二年邢正至吳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正正入門不下車張昭謂正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正即遂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正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正聞之謂其侶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日森曰士氣之勇怯足以爲有國重輕蓋兩家相持而特
士大夫以爲之震而士大夫所以交於人者特其氣之不懾
氣之堅者可與守氣之忿者可與戰君而報怨地形雖微
國勢雖削而士大夫之氣猛厲英決則雖賁育之勇不可
得而奪使其委靡偷懦不能振起則山河之固索然無象
可恃而求也三國鼎峙吳之勢力不加於魏天下所知也
方邢使至吳銜王命奉九錫以天子之使自居也而張昭
徐盛發於直辭忿然不屈挫辱使而奪其氣雖曰孫氏權
以濟事講好息兵而群臣之氣慷慨奮發而不可抑君子
於是知吳之不可終弱也

魏將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人馬步涉圍朱元以爲可破

黄初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声欲攻羨溪朱元分兵赴之旣發卒到而仁奄至時元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元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元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何仁等邪元乃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舡別襲中洲元遣別將擊雕等

而身自拒翟泰焼營退元遂斬常雌生虜王雙

臨陣殺溺死者千餘人

呂祖謙曰制敵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謂要者近至而
主於我若是也主於我則我逸而敵勞我靜而敵動一日
之靜可以制十日之動百里之逸可以柬千里之勞此兵
强也而容主遠近之勢則李孚地揚越形勢自以江大淮
之阻可以坐而役敵國符堅粟秦雍百萬之師臨淝而
潰鬱大武以回山倒海之力威至瓜步而返非皆兵之力
大於吞魏特能以全制之耳曹公拔荊州道江南順江東
下勢若與吳兵不知舉中原之衆遠涉江湖兵雖未接客
主之勢先知諸將亦周瑜所以因之在其掌握中矣豈徒
交戰赤壁而後判乎孫權從戰而未嘗一得志於我蓋吳
自處於至靜至逸之地而北人動衆不免於勞識者謂孫
權於是能以全爭於天下矣朱元謙須之捷其亦以孫權
之術而料敵與故其因朱元之言而論南北客主之勢

魏主伐吳至廣陵欲以重兵牽引孫權而命別將
超越江湖

五年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
侍中辛毗諫曰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
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不從留司馬懿鎮許昌
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
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
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
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水盛長帝臨望
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
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曰權當
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牽己
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
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

呂祖謙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善戰者形敵而不爲敵
所形自古君將皆欲用之於敵而拙於謀已往往未能用
其術而反墮人之術中孫權不過江尺寸以致人而魏文
果循潁浮淮以勞其衆設疑城以形敵而魏果臨江興嘆
而返其君誘之使去軍出於魏而進退之權則制於孫權
權之兵亦精矣魏文內不量己外不量敵欲以孫權之術
施之於吳擁萬乘之重牽引孫權將以致之也重兵臨廣
陵而命別從它道越江湖將以形之也孫權窺見其深勒
兵待事不復進退而魏之大兵空出而返魏文至此猶不
醒之戒矣區區劉曄知吳之不入其計而不知其君已墮
孫權之術中此古人所以致論於日睫也

魏主再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息而還

六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
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
江觀兵戎卒十餘万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
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
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
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
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日齋曰敵固皆有以相制而不可以相勝惟勢有所長則能制人而不為人所制矣三國時曹公以智勝劉主以度勝孫權以勢勝曹公之智長於用兵劉主之度長於用人然以智鬪智謀均則相軋以人制人才等則相傾故曹公之智用兵若神而不得志於吳蜀劉主所仰以支二敵者一諸葛孔明而不能加區區之仲達二國之技至此有所窮矣孫權於吳破曹公走先主魏蜀之強不得而加之豈孫權用兵征伐過曹公而群臣皆出諸葛亮右耶獨據長江之大勢唯而制之西北自不敢動而能以短攻其所長耶曹氏父子常矜其衆而加兵於吳矣太祖一舉而舟焚於赤壁魏文再臨而城備於武昌至廣陵之役觀江濤洶湧而為浮雲之嘆亦見其智力無所施於此矣其後曹真圍江陵而不拔臧霸攻洞口而不利曹仁辱於濡須曹休敗於石亭北之所恃者兵而兵加南則屈以其所長在南不在北也此非臆說諸葛亮謂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周瑜謂捨鞍馬仗舟楫曹操必破二公料於前故曰敵中言於後

孫權使周魴譎挑曹休率兵向皖陸遜破休石亭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名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洩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秋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万兩軍資器械略盡

日齋曰圖天下之大事必有取天下之定計勢雖有強弱兵雖有利鈍而其取之之計則一定而不易越取吳是威之而已漢取項籍是困之而已孫權於吳畢身矯如越而不能知使人備己則如秦而不能攻計非困敵無以取之矣聞之高祖之取楚也堅守關中伺楚之出挑戰也戰勢陷役項羽而使之返擊蓋自定關中之後因其擊齊也而入彭城羽既從齊還鬪雖勝因其擊彭越也而入成皋羽則自東還拔滎陽因其擊梁也而復入成皋羽則自梁還戰廣武高祖三以役楚而三敗然終不以敗之故因其東歸復為固陵之會而羽還敗於垓下一戰擒之楚漢之爭不過三返兵罷力敝為漢所乘則高祖之定計固以困而取之也孫權據長江以致魏自曹公赤壁之後一軍合肥再向濡須而魏文亦一再幸廣陵臨江而旋撤軍而返者屢矣孫權又以任子激魏而致歸羨之師以周魴詐魏而誘皖口之役固有意乎困之也昔高帝之謀困項羽於返擊之而孫權之計役魏人以來攻皆兵法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之策也孫權晚節倦於用兵不為垓下之舉以成高帝混一之功故目因周魴之事而論江南可

以困敵之計

孫權既即皇帝位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

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睦未可一朝定也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以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目齋曰集大事者必有大志取天下大事也而吳主志望則始謀而未發也其氣必怯終久而無成其意必倦怯於始倦於終而欲一天下成大事難矣高帝西遷漢中形於僅可自守宜若絕混一之望矣而居常鬱鬱不忘欲東則其所負者乃帝王之意與項羽衣錦之見豈不相遠哉豈待垓下勝負決天下定大事乎孫權據長江之巨險籍乘世之遺業形勝萬萬於漢中矣而又周瑜欲為之吞幷魯肅亮欲為之割江南而商札欲為之并許洛目下不可謂無其人而孫權志望滿於鼎峙據形勝之地不為進取之計徒限江自守而已雖時出師北不踰合肥西不過襄陽以示武警敵無復中原之意蓋人之立志止此則不可以志望之外而責之也諸葛亮謂其智力不侔非徒失言亦見所存之淺矣

攻魏新城

黃龍元年吳主出兵欲圖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爭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又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孫泰吳主遂遁孫韶聞遜亦退

目齋曰攻則欲致敵守則欲遠寇致敵於近而其戰方力禦寇於遠而其心方固高祖之所守者關中也而嘗戰於京索之間武侯之所守者漢中也而嘗爭於秦渭之上蓋所以嚴扃鐍重藩籬以固其根本而使敵不知所以攻惟秦守崤關蜀守劍閣敵人取之易如反掌蓋開門延寇使得志於堂奧之間然後起而禦之亦難為力矣孫權於吳南守建業而與湖能轉戰於新城之下西守江陵而周瑜隋禦無日不向襄陽新城襄陽者魏之衝而江陵建業之蔽也拒敵於遠使近之所守者得以休息於內而時佐其急以是而守則敵不知所攻矣後世常怪孫權保固江東以抗二大敵宜若有餘噫孰謂孫權用高祖武侯之守

而有峴關劍閣之失乎

商札以曹氏政衰遣孫權遣諸葛瑾等攻壽春陸遜等攻襄陽又命益州軍于隴右權不從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商札言於吳主曰曹氏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宜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並進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使當乘勝以定華夏吳主不能用

臣嘗曰自古用兵時未至而發則無成功時至而不發則失機會英雄不違時苟惟不發發則必中其會三國之際太祖昭烈與吳鼎峙志均力敵孫權能自守以待可攻固得其時矣文帝以降魏氏之君機幹畧皆非孫權敵而中原之變不起於內則起於外此魏氏可乘之機而孫權當時之會也明帝太和間諸葛亮以重兵搗關中而石亭之役曹休敗績方是時魏兵西掛於關東激於吳東西牽制首尾不掉此其外禍有可乘者一也使其因隙避之勝用朱光之言徑斷夾石長驅壽陽割淮南以擬許洛蜀兵日益久矣兵日益進未必不如其志而撫機不發使魏仲得振而吳不可制也邵陵厲公以幼童當大敵而又曹爽專政政事紛亂司馬懿亦營立家門未遑外事其內患有可乘者二也使其移全吳之兵從商札之謀用吳蜀連盟以致大舉一軍壓之於長安一軍困之於壽春一軍格之於襄陽使敵備多而力分然後掖於東駭於西搖於南傾於北使之一舉而彷徨四顧皆累其憂則雖未至許洛天下事定矣而循前轍舉輕出屢返吳兵雖勞而魏不加損嗟夫使吳卒不能定中原而曹氏終為鼎足之雄者由孫權不能適時而不能不失時也商札所謂民疲威消時往力竭足鍼其膏肓矣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孫權集衆建鄴揚聲將北伐魏王基策其必不能出已而果然

八年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保護耳已而果不出

臣窃曰孫子談兵之雄而其法以知彼知己為要知己欲其自治知彼欲其乘釁彼己之勢自治為先敵之力雖強而吾方不至敵之政雖亂而吾政未修則方自憂之不暇何暇以謀人魏之末世亦多變矣孫權之出亦屢出矣而終無大功豈其勢有所不可耶蓋孫權以公孫淵之忽耗甲兵於外而力弱於太子亮之變動國本於內而政亂矣之舉且如陸遜等皆已前死自出則無與領兵遣將則不足倚仗雖發兵動衆揚聲示武而內方汲汲故王基以無謀主而知其不能出王昶以放良臣知其可以攻凡吳之所短魏之良臣皆以窺見而何暇以乘魏之釁哉唐藩鎮而杜牧以自治為上策自謂非特唐之上策乃吳之至計其或繼吳者雖百世而下治己攻人之術無以易此

諸葛恪大破魏兵於東興

嘉平四年十月王昶胡遵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傅嘏嘏對列船津要塞堅城據險擁行之計其殆難捷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全牢可詔遵等擇地居險審所措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保上司馬不從十一月詔昶等三道擊吳太傅恪將兵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等為前部奉攻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死者數万

臣窃曰輕敵則無成玩兵則無震吳自孫權經營百戰以成江東基業至于建興凡幾歲矣諸葛恪之智安可望孫權萬一孫權用師於強盛之時而恪舉事於攻衰之後動兵於竭力之時頻年動衆以與敵國東興之策淮南之戰敵一不損而徒受其弊消其威至晉師之來兵疲威消無以禦之推原所自恪之罪也

陸抗言西陵國之西門

建衡三年夏抗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且父子昔在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

臣窃曰全天下之勢者可以攻國天下之交者可與守方孫權之時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并於一國則形勢益張攻守兩利分而有之則吾國不相附首尾不相應江南汲汲常有西北之憂矣昔者周瑜用於吳

乃欲取劉璋甘寧用於吳而欲取張魯此皆欲全天下之勢以為進取之資也孫權信備之言周瑜北還而劉備西伐蜀矣此勢分矣天下之勢既不能全則孫權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約從締交相與為一以共苦魏魏之強猶何移於吳蜀矣諸葛亮張溫冠蓋相望不絶於蜀亦可意予固天下之交以為保守之計也而孫權內關羽之嫌稱臣於魏絶好於蜀以自斷其右臂使魏從劉曄之言度江徑襲蜀攻其外魏攻其內不知孫權何以善其後其後世陸抗臨死以西方受敵為屬而不能用也故羊祜王濬藉上流之勢大舉而亡之 臣常思吳之爭天下上策莫如全天下之勢中策莫如固天下之交最下自守而已始不用周瑜以無蜀而自守終不用陸抗以無蜀而至於速亡後之有天下者據吳奄蜀大勢已合而不藉外交則可以為孫權之所不能為者矣

東晉論

臣竊嘗論晉元帝恭儉之主而無撥亂之才王導醇謹之臣而無經世之畧故其能中興於江左而不能中興於天下者蓋有由哉方元帝渡江之初石勒石虎造舟葛陂將攻建鄴慨然有吞噬之志既而霖雨彌旬士卒飢疫乃用張賓之謀退而議降使元帝有撥亂之才王導有經世之畧收江南之衆練精卒以與勒虎決其勝負勒虎危迫勢當就擒勒虎擒則劉聰劉曜破矣當此之時諸鎮之將如祖約劉琨蔡豹郭默城塢之主如陳川樊雅張平諸龍皆為晉守導若遂勸元帝承中興思晉之心進殄醜類矣

患其不能中興於天下哉在晉之臣獨一祖逖擊楫中流銳而欲進導又不資之以尺寸之刃斗升之量及逖之兵勢以強成功已著黃河之南皆為晉土固宜命逖總領方面以卒其功何至以戴淵統之此逖所以歎憤至死而歎其功之難成也元帝雖賢主王導雖忠臣獨知其無意於用兵故如置乘方遷至於此然東晉君臣不欲出攻則已欲至於守禦之計亦有所未盡昔吳主孫權嘗擇群臣忠亦可倚者使守江陵又命吕蒙築濡須口身自將兵而守其要害在晉之襄陽城以上流之勢不可不重水道之衝不可不防故也東晉以王敦鎮荊州蘇峻守歷陽敦叛於元帝之時而峻反於成帝之世導身相此兩君既不能攻之於前又不能守之於後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孰謂導為有謀乎其後庾亮移鎮石城蔡謨以為不可庾翼移鎮襄陽王述以為不可殷浩求經略中原羲之以為不可元溫請遷都洛陽孫綽以為不可雖庾亮庾翼殷浩元溫終無成功亦由當世君臣畏怯過甚務相稱譽是以羲之蔡謨孫綽之徒爭為苟安之計不欲用兵至符堅淝水之敗謝安叔姪更奏大功可以有為中原矣已而遂趑不前夫王導謝安皆東晉偉人其設心措意不在於北伐餘子碌碌又奚足責使五胡之於晉遂為不討之讎可不痛哉

石勒初窺江南紀瞻破之

孝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琊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

勒軍中飢疫聞青軍至集衆議之張賓曰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邪勒據鞍鼓髯曰張君計是也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二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陣待之瞻不敢擊退保壽春

呂壽曰夷夏之強弱常決於其始形勢未成則可以震而取根本旣堅則難以加而拔東晉之初劉聰首難階此而石勒據趙慕容據燕苻堅據秦五胡之亂相仍百年蓋不折於始而使盛於終方勒虎之來夷狄之兵初未鏡於江南也及入寇壽春造舟葛陂而勝負未決則夷夏之強弱未見南北之形勢才成而又雨潦四集羽書狎至群胡憤耗不知所爲刁膺欲降夔安欲避張賓欲去此亦有危急未定之際也乘其未定以重兵壓之使中國之氣盛夷狄之心沮使勒爭奪則必成禽勒虎擒則劉聰喪備不敢再舉乃措其集衆壽春不能大擧使勒歸取河北降祖約攻襄陽中夏愈怯夷狄愈強而南北之志遂成矣

祖逖北伐後趙留鎭雍丘自河以南皆歸于晉

愍帝大興元年祖逖鎭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後趙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鄕里五百家降勑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敗勒鎭戍歸者甚多欲爲人丁士饑疏交親知皆思禮遇之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

呂壽曰強者以攻爲守智者以守爲攻出而攻敵據方寸節制不能坐而治敵非智有餘者不能以力鬪力有所盡則勢有所窮不如以智鬪之可以致敵而坐受其利當晉氏渡江之初祖逖欲擧離散之餘以荒殘之地與石勒爭勝敗於河南若出而與之鬪是以肉餧虎何益不如撫人民務耕桑修守戰之具內固根本以待其來使勒自困其兵自耗其財而吾初無勞也我常逸敵常勞內不失所以爲國外可以破勒此非智者孰能爲故河南之地皆歸于晉自孫氏立國於南以呂蒙陸遜之豪雄不敢上岸輕議其地至於元溫之材幼度之量宋武之威宋文之強收復河洛敗亡相繼其失皆在於不務內事馳逞於外爲人所擒卒不能守故六朝之際欲守河南無善於逖之守也惜夫祖逖之知守而不知變當河南之初復國弱兵少敵勢方強此可以坐而役敵當河南之已安兵強士附河北之人回首望救此可以出而攻敵而逖專守一邊不能乘機自用其鋒遷延不[illegible]身死無功石勒[illegible]爲[illegible]之寇可不惜哉

元帝以戴淵統祖逖逖怏怏發憤而卒

四年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洪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有隙將有內亂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

呂壽曰人主之駕御英雄必有以全之而後可以求成大

功蓋英雄之所爲事出於已則欲已之專其名才高於人則惡人之出其右淮陰之恥與噲等爲伍關羽羞與黃忠同列漢抑淮陰而斂其鋒蜀全關羽而獲其功祖逖與晉拔荊棘出風露尺擁寸聚以復河南故上而王導以戴淵一以准谷在據其上而節制之是艱難之際而逖盡其力南既定之後則逖卻其利故逖以感憤而其功不終噫以狀元帥其背低首撫翰碌碌從戴淵後者王導逖以加之抑英雄之氣沮進取之謀非策也祖逖人才能不及中而輕以河南付戴淵其折地表以救國家事嗚呼於逖則抑之已甚於約則用之太過委任非當以復河南王導至此跌矣

祖逖鎮壽春不得開府頗怨望後趙來攻豫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

顯宗咸和元年七月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鑒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以求怨望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怨望

目秦曰役人於艱難之地則必先與之同戚休置人於艱已定之域則不可與之守要害之地國家根本所係不可轉以許人祖約以河南瘡痍之餘當石趙豹虎之衝而爵命不優緩急不救則約必忿而大臣必疑以朝廷之隔疑讒疑之隙則中外以不相應最用兵之大忌也故石勒得以襲取祖約降而河南轉爲虜矣

趙人屢攻陷襄陽晉輒復取之陶侃使元宜鎮襄陽趙攻之不克中之一

顯宗咸和七年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而歸入守襄陽郭敬救之宣擊去之逆破襄城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

目秦曰晉常與南北胡備于北兩國相持盡力所爭者襄陽而已二年之間胡再復晉再復誠以襄陽之去江陵步道五百江陵者晉之上流而襄陽者江陵之蔽襄陽失則江陵蔽則淪不得高枕而臥矣此晉之所以必爭也知以襄陽爲守者必知以襄陽爲攻昔蜀將關羽自襄陽攻樊城曹公君臣失措議遷都許以避之誠以襄陽之地北接宛洛其自此可以潰中原之腹心雖曹公之善用兵有不能抗御然的而用襄陽則地勢猶有所未便今於晉都江和而取襄陽以此下兵於中原如轉石於千仞之山此趙之所必爭也忘晉必爭之地惟智而謀者可以取勇而者可以守勇則能拒敵寬則能撫衆故元宜招懷新附民心一固趙人不敢飲馬于沔而襄陽始定于晉矣

使是欲移鎮石城蔡謨以爲不可

成康五年四月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強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胡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

史266-336

不終日何功之有胡若走死則敵之有餘君乘
江東乘以我所短擊彼所長非 朝廷之福也朝
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呂壽曰蘇峻之亂庾亮有以召之晉之宗社若綴旒然成
帝倚鍾渭陽遂免僇國之戮復使握兵上流居方面之任不
惟罔失政刑亮亦無恥甚矣爲亮之計既不能杜門省愆
則必以功補過所謂功者非激切生事以僥倖其萬一者
也亦惟綏靜邊陲而固吾圉則亦可謂功矣亮又不然遽
欲移鎮石城直爲貪冒要之利生戎狄之心孰謂亮
而有爲乎石城之不可徙者非謂兵之不可復出夷狄之
罪不可復討也蓋其移鎮之際當石虎方強之時以亮而
當虎如以肉而餧豺狼也況石城小戍無益於虎存亡耶
使亮有報國之志欲立功以刷前愧則必按甲休士蓄財
務農以待其釁食既豐士卒之氣既盈而虎有可乘之勢一
舉而滅之不在遷鎮也昔漢高祖定天下使韓信北擊平
燕平趙光武中興使岑彭平閩中吳漢平蜀四方之地變
其可取則移兵取之不聞諸將有徙鎮之事如亮之兒戲
也幸而有蔡謨之議其事遂止亮不自悛未幾而爲邾城
之役終不免於敗雖然亮用於朝廷則致蘇峻之兵用於
邊境則啓夷狄之亂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亮之謂矣
庾亮使毛寶戍邾城趙人攻陷之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守
之亮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
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
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兵少不足益
江南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
王虎遣夔安帥石閔張貉等二萬騎攻邾城
方和閔敗晉兵於沔陰張貉陷邾城毛寶
呂壽曰武昌臨江與黃岡相對邾城在黃岡東南百二十
里孫吳能城而守之晉雖城之而不能守何也吳孫權初
都武昌黃龍之初始遷建業命陸遜輔太子留鎮於鄂則
建業武昌爲吳東西二都矣武昌在江南邾在江北相拒
一水之際吳嘗都武昌則邾不可不守晉不以武昌爲都
則邾非晉之所急也又陸遜戍邾之役在魏齊王芳即位
之二年當吳魏虎爭而芳以幼童涖事政出多門是不能
抗遜堂堂之鋒矣至庾亮之鎮武昌則石虎方強有吞噬
之志而亮以清談禦之其能免於敗乎夫晉以清談之虛
而取非所急之邾又以犯石虎之強敵豈可以陸遜之事
同年而語耶若夫毛寶者良將也因其敗而併棄之惜夫
燕使劉翔至建康勸晉公卿先從事巴蜀
七年二月慕容皝即燕王位皝自以未受晉命
乃遣長史劉翔等獻功論遣三月翔至建康帝
引見翔將行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今石
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
從事巴蜀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
廣曰是吾心也
呂壽曰取天下者必知勢之所先所遇之時不同而所用
之勢亦異漢高祖唐太宗之先關中漢光武之先河北魏

武帝之先山東皆勢也先得其勢者强不得其勢者弱矣
之爲數小數耳尚有爭於勢況今取天下不知其所當先
取晉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而東天下之勢在蜀夫取蜀之
利內可以固荆楚荆楚固則江東之勢安外有以援關輔
關輔援則此方之力分我安而彼分則天下之事濟矣故
取蜀者天下之至計也當此之時胡强而蜀弱取蜀以制
胡莫此之便而江東君臣不急取蜀以固根本區區從事
於所不當先者遂使天下之至計不出於朝廷大臣之論
而出於慕容使者之言晉爲無人矣不能成混一之勢宜
哉

元溫伐漢遂定巴蜀之地

穆宗永和三年二月元溫軍至青衣三月溫至
彭模留參軍孫盛周楚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
成都三戰三捷溫軍至成都之十里陌漢王勢
悉衆出戰表爲晉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
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鬭
志勢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於建
康封歸義侯

目齋曰嘗讀孫子兵法曰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又讀元溫傳諸葛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夫孫武諸
葛號善用兵而溫號善知兵者目因其論而有所得蓋吳
爲天下之首蜀爲天下之尾而荆楚爲天下之中擊其首
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
不獨論兵爲然而因地勢以行兵者蓋亦似之三國之時
吳自吳耳蜀自蜀耳吳孫權蜀孔明尚欲合兩國之力以
抗北方堂堂之晉方圖恢復之舉而不知以有以用吳
蜀邪東晉有國首尾百餘年亦嘗數用其兵兵之至于河
南不過三焉祖逖之討石勒元溫之討慕容儁劉裕之平
姚泓是也逖之兵出於武帝建興之元年是時李氏已有
蜀故逖接前無巴蜀之援而終以無成穆帝永和三
年元溫取蜀至十年而溫入洛陽安帝義熙九年劉裕入
蜀至十三年而裕克長安吳蜀之援相爲進接因是以圖
中原無復牽制之虞又幾幾若可以立非常之功者蓋逖
雖晉之賢將以無巴蜀故不能守河南曰溫曰裕雖取蜀
州至於區區之忠義視逖則較德多矣故得中原而旋失
之也惟其得蜀據吳命忠義之將如祖豫州者付之外閫又
何患中原之不能復乎

守鄒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三

元温復取壽春

五年六月元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七月帥衆二万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滅胡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耳其人曰何謂也謨曰時須力量智勇與圖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裒求援於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李農帥騎二万与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

臣燾曰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劉石之亂天下剖分元帝南渡之後拔荊揚立朝廷紀晉配天以復武帝之業是為元帝之所貴亦先為不可勝之計以保江東者為西取蜀北取許洛以襄陽則江東之業固矣況壽春之地密邇建康此尤晉之所急者自元帝渡江即位至穆帝永和之五年蓋三十有餘載而壽春始歸有晉之版莫不遂之曰謹按伐紀正作論壽春者南引荊湖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而西接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帶江湖內依淮淝號為要害故王用之則王伯用之則伯賊得之則天下不安漢魏之際劉繇以之而叛王凌以之而叛諸葛誕以之而又叛五代時南唐劉仁贍畢城拒守周世宗連年用兵僅能克之至是徒都於下蔡誠以彼壽春者可取而在我不當棄而予敵敵方強以此而守敵既衰以此而攻則壽春之於江東其為藩籬之蔽厚矣可不重哉故臣於此而精言之

褚裒北伐後趙其將王龕敗於代陂裒遂引還

見前題

臣燾曰天下之兵非難用也患乎無帥天下之豪非難乘也患乎無人之可使故不得衛霍則漢不能誅匈奴不得李郭則唐不能討祿山今觀江左諸子爭立誠夷狄之大釁也中原父老跂踵相望候王師之至則相與扶攜而歸之使晉得驍將如衛青去病者假此強輩舉江南精銳之卒以與夷狄之衆一戰而決則晉之復興也必矣穆帝在乳裒豈真有撥亂之志哉但以裒居后父之尊欲其總中外之任誘服天下耳宗社之興衰生靈之休戚初不是計也代陂之敗狼狽而歸遂使夷狄輕晉之勢卑四方向義之心衰亦無以逃其罪也

用商浩以抗元温

七年八月初元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温知朝廷仗商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温拜表輒行帥衆四五万順流而下軍

于或曹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

臣等曰古之人君之用人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未有用而不任任而復疑若也元溫之才果可用乎果不可用乎可用則不當疑之不可用則不當任之初何為而屈於朝廷既獲大功伐蜀之役溫有成績矣朝廷恐其權勢太盛又用商浩欲以抗溫傳曰見利害之謂王擅生殺之謂王以一人之身御千百其心之衆手奪自我廢置自我何止爲是紛紛者哉浩之不能抗溫則溫愈難制使浩而果能抗溫則是溫與浩又生一溫也昔韓信彭越皆非漢之純臣方其才之可用則高祖列土爵付兵柄委以伐楚之任而不疑及其有罪則又從而誅之不赦未聞以一人抗一人以後之人主欲御其臣當以漢高爲法

謝尚北伐獲傳國璽以歸

大司馬元溫欲有事中原使謝尚率衆向壽春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遣行人劉猗詣尚救尚求傳國璽未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繆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當遣丹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必遣軍相救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臣等曰當亡晉之與五胡爭者吾中國之境土爾一傳國璽何足以爲重輕哉方冉閔之亡而慕容儁亦舍然欲雄毅爭干戈不解之時亦可謂之幾也謝尚既遣其兵渡河而北矣倘得其傳國璽以歸若臣相賀遂有得色豈不爲識者之笑耶晉之祖宗既失其家國器於于攘尺取以創有在之基何曾此一璽乎哉及元帝南渡未始而正朔相承未在所在四海之圖皆仰於晉誠不待此一璽而後重也光武起兵至關中赤眉投與地圖曰天下郡國若是而止得其玉璽何天下之未定光武之所甚急也於是平隴平河北平關中而漢以中興憲宗即位之初板圖數盡亦慨然嘆曰天既全與予有家予不能執守何以見宗廟則藩鎮之未服憲宗之所恥也於是平蜀平吳平淮西山東而唐以中興使晉之君臣其心恢復以土宇未滅爲憂以境土未復爲恥取恢復舊物於祖宗則中興之功雖光武憲宗不能專其美矣

殷浩北伐會姚襄叛浩敗績廢爲庶人

九年九月姚襄屯歷陽浩屯壽春浩惡其強盛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襄益疑懼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書王羲之以爲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要之以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

臣等曰用兵非難養其氣之爲難也惟按甲休兵將帥無輕敵之志則投石超距士卒有敢死之心故用其兵不可不養其氣養而未充尚不可輕用況不養而用之得不謂之衆其師自元帝南渡至穆帝永和之末晉之君臣一知

有以養其氣則三四十年之間國可富矣勢已成矣兵可舉而用矣五胡雖強其不足以抗吾必矣祖逖既沒之後祖約用師南則敗庾亮伐邾城則又敗庾翼取川則又敗褚裒戰代陂則又敗殷浩潰山桑則又敗非晉之不能敵胡非南人之不可用於北惟其威令不振敗亡相尋兵未用而氣已索矣然五胡之於晉有戴天之讎詎可一日忘之耶為晉之計莫若內撫三流外撫淮甸次取巴蜀張吾形勢然後命忠勇之將專務養士以全其氣俟北人有釁則起而乘之晉可興而胡可滅矣惜乎晉之君臣不知計之出此故臣於浩之敗而併論焉

元温伐秦至灞上

十年二月秦王健遣丞相雄淮南王生等帥衆五万軍于嶢以拒元温四月温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陣出入以十數殺傷將士甚衆温督衆力戰秦兵大敗轉戰而前壬進至灞上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万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睹官軍

臣燾曰智者之謀所以多不及成者非其才之不若人失在於狗私後公反以害其智耳如元温最為失天下之勢者謂上流不可不防故先取蜀謂淮淝不可不保故取譙梁上流既固淮淝既安於是名北伐以開夷狄之衅及其至灞上也兵勢大振秦人折北不支三輔耆老喜見官軍相與垂涕牛酒相勞觀者如堵亦足以見中原之人未忘於思晉而温威令所及足以使鞮耳之魁氈裘之虜膽折氣喪而不敢與之爭矣奈何咫尺長安不渡灞水藏姦挾詐為王猛所窺其心術不正故其大功不成於此而可見也如温之智如温之善用兵使其姦詐之謀化為忠義必安國家必定社稷則再造晉室其功可與周之方虎等矣惜夫先一己之私而後天下之大義失此之勢勝秦遂為不討之賊可不悲乎

元温討姚襄至洛陽

十二年故鎮降將周成反據洛陽襄自許昌攻之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宜并力圖或為它寇所乘襄不從元温自江陵北伐八月温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温結陣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襄奔于洛陽温追襄不及襄從欲圖關中帥衆伐秦兵敗為秦所殺

臣燾曰天下之惡責之於其始不責之於其末元温舉兵北向洛陽討姚襄之罪而終不得襄之要領臣不以此責温而責之於周撫姚弋仲之死顧謂襄曰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則襄之來降固欲遵父之訓盡忠於晉也而温何至疑之以生其不義之心乎昔漢高祖之用韓彭英布其駕御英豪之術固未易言至於曹操之用關羽殺顏良蓋亦有可論者操與劉備戰而羽獲於操操非不知羽之必還於劉備也方其與張遼言則俾之

吐情實之間以採其心待其既歸於備則任之使去操又
與者術爭而布降于操操非不知布必貳於術也方其與
術理合則使之設養鷹之喻以安其意待其既通於術則
誅之不疑使襲之才可用如羽必盡理以待庶幾借其力
以撿術良可殺如布則必候其有過然後加之以死何所
不可如此則襄雖欲叛而無名矣襄也聞之未有過者治
不能恢廓度量以容天下之士而乃命刺客懷匕首乘間
殺之若其果能殺襄則天下之英才亦將望而去矣孰
肯與浩用其功名耶故臣備論其事亦系之元溫云
謝萬矜豪傲物未嘗撫衆率軍入渦潁以援洛陽衆
遂驚潰狼狽而歸
升平三年十月謝万軍下蔡以救燕万矜豪傲
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万
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
誕如此而能濟事也万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
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安慮万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
托既而万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
屯彭城万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
遂驚潰万狼狽單騎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
故而止詔廢万為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
城皆沒於燕
臣□曰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民之死
生國之安危此系於將則將之任其可輕乎故人主必務
於擇將而為將必先於撫士提百萬之衆驅之鋒鏑之下
彼忍自輕其生而樂趨於死哉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
而勉之則信而不疑雖死與死雖危與危士卒爭其命而
敵人始不抗矣楚子之一言撫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是
起親吮士卒之疽士欲以死報之誠以將帥之職不可一
日不撫其衆穆帝一用謝萬而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盡委
而棄於燕君不擇將將不撫士之過也西晉以浮虛而亡
元帝之興不能痛懲其弊往往復用浮虛之人餘風相尙
至於穆帝又委萬以方面之任可謂術選擇其一蹶而不悟
矣四海分爭豺狼滿天下如萬之清談驕傲則當束之高
閣不任以政可也況使之俯順衆情選才易務幾何而不
敗乃付事耶彼士卒之衆古人視若赤子惟恐不得其情
萬獨矜豪傲物略不加意初未遇敵望風而歸其得免於
死幸矣後之為將者當以萬為戒
朝廷聞燕主儁卒以中原可圖元溫曰慕容恪尙
在憂方大耳
四年正月燕主儁疾召大司馬太原王恪受遺
詔輔政而卒太子暐即位二月以王恪為太宰
專錄朝政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
虛心待士咨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屬
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
唯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
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
燕主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尙

夫憂方大耳

臣燾曰可謂思夷狄之盛而不憂晉朝之無人此可惜也使爲相者得一韓裴則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爲將若得一衛霍則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如此則五胡不難制矣君父之讎不難復矣自司馬氏有國何晏爲浮虚之端嵇康阮籍扇之於後天下之士相與景慕而爭倣之莫不倩淡爭傲然自得甚者酣飲狂歌以爲達被髮裸裎以爲高至於天下休戚國家存亡略不加省陵夷至於東晉而此風未殄雖王導謝安號爲江左之偉人氣習所薰未能除去况其餘者哉此極之繇張華之繇麻秋之變中原亦多故矣而不知有以圖之亦足以見晉之無人也浮虚之風煽於天下而天下無一可用之才故曰因元溫之言而併論晉之風俗

元溫伐燕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溫不從至枋頭而敗

海西公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徐兗二州刺史四月溫帥步騎五万自姑孰伐燕六月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不若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若能出戰則事可立决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恐於時有所憂非獨无食而已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枋頭燕主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帥衆五万以拒溫暐遣請救於秦秦王堅從之八月遣洛州刺史苟池步騎二万以救燕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屯石門斷溫糧道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自陸道奔吳王垂曰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敗之斬首三万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万計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真遂據壽春叛降燕

臣燾曰用兵之法用衆者用其情用寡者用其形衆則易驕故立法以制其情寡則易怯故先聲以作其氣然後光見大敵勇作真勇也所以作其不怯之氣見小敵怯非真怯也所以抑其不驕之情若此或可謂善經矣故能全勝於天下分裂之時以晉闗胡強弱之加何當十萬元溫若能用郗超之謀張己之聲勢奪敵之心亂壯吾士之心膽敵人之氣則晉師雖弱猶可與戰而遷延不進形沮氣屈

使燕秦合而圖之敗無餘種矣

枋頭之敗袁真不能開石門水運塞路元温深耻

其敗歸罪於真秦晃真爲庶人

右前篇

日齋曰一國之將智者可爲天下之將非有道之士不能勝其任識四方之形勢決兩陣之勝負此天下智者事而知之而不矜功不諱過犯而不校容天下之衆與共立天下之大功此固非有道之士不能爲也昔者諸葛亮祁山之役諸將自用違其節制馬謖敗于街亭趙雲退于箕谷此豈主帥之過哉而亮免布所失於中外求箴規於群下故民忘其敗能以後擧若亮可謂有道者矣元温冒之名將也平蜀入洛陽威震関中智可謂有餘矣而枋頭一敗何足爲温之辱温若能引咎責躬稼馬厲兵以爲後圖則今日之敗未必不爲後日之勝何必深諱其過移罪它人以至鎮沛豈非智有餘而道不足歟

秦取梁益又取彭城襄陽

烈宗寧康元年冬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卒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出劍門入寇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之兵敗於是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十一月秦遂取梁益二州中國夷皆門於秦四年二月先是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帥步騎七万寇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既而石越帥騎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至是秦克襄陽執序送之長安四月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拔之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刃秦人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日齋曰晉之危急未有甚於此時者符堅既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以天下不一爲耻方且睥睨江南隊我於土今年取彭城而掠我淮泗明年取襄陽而衍我漢沔張大形勢以爲後日進取之規不四年而兵果南向則堅之用意巧矣其謀深矣夫何故自蜀之失而晉之上流無援又失彭城則左顧而勢危又失襄陽則右顧而勢迫向非符堅擧百萬之兵聚爲一道投之淝水則其爲晉之患宜易量也哉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四

## 桓冲伐秦無功而還

寧康三年桓冲自求出外詔以車騎將軍都督荊州江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徙鎮姑孰而謝監徐兗州諸軍事以□□刺史而使其從彭城淮南大守劉牢之州兵湘參軍致討公故蒙乃表曰氏賊□□東朝□賢□蜀淳寡弱西方□□□□識□武略□荷重任與在援□□□□□□□將軍臣謝參同謀□賊若□夫善送死□□仰憂□□□一□□□□請□□詔答曰類遂□□年□□詢于□□從□□會□對

鍾鎬沒於是罷兵俄而谿卒遷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江陵□□□中□□阻江□上□□頭上□□□□□□□部□□□□□□□□□□溫沒中□□□□□□□□□□□韓□□不□□□□□□□□□章節請解職不許聽遣□毛當□□□與石越□新野中□□堅眾又以疾疫□頭上□

□守以攻虎於者不攻其鋭而攻其衰其鋭也發天下之力以待之其衰也以天下之力以趨之桓冲之用兵正反乎此攻苻堅於方鋭不知待其衰而後攻此其所以無成也則以百勝之威垂涎南方去歲之冬會群臣大議將為今秋南伐之計皆可以兵而郵北之人哉冲使當朝方面之寄擁兵上流聞北人之舉是誠也因得則劉袁貸其力以為不朝後之急之後取有淝水之敗則將貸其力敗與謝安合而東其勢苻堅腹背受敵其能支乎顧冲輕而無謀何足以語此

## 謝玄破苻堅於淝水

太元八年八月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天□□有□不戰□□不□□□門□□□□臨□□是吾志也左僕射權翼□□晉雖微弱未有人□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可圖也□堅□□所幸張夫人諫□□□□□□□□鬼□□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年七月下詔大舉入□□□子□□□□□六十餘万騎二十七万□□□□後千里□□秦兵既盛□□□□十月秦陽平公融□□□陽克之秦將軍梁成等帥眾五万屯于洛澗□以□□兵□□和□□□□□□□□十五里而□□成不敢進秦王□□遣朱序□□□□等以強弱□□□不如速□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万之眾□□□□誠難與□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不從□□十

一凡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
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
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
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獲秦軍實於是
王詠等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
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
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
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
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
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
決勝負不亦善乎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
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
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
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
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
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呼曰
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
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
不可勝計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
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
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臣謹按智者不獨知人亦必有以知天蓋人可以力取可
以智勝而其非謀力所不能為者乎而已況得樂也

明所在天意眷佑不可與爭苻堅以區區之衆欲以取天
其敗也宜矣智如信勇如布然如苻堅之所不與終於滅況
下於此者乎故王猛將死諫以為堅言之彼蓋知此者矣

謝安圍棋對捷書

[illegible]

臣謹按兵畏敵者敗輕敵者亦敗畏敵則其氣怯輕敵則其
氣勇勇怯之氣萌則勝負之形判矣晉自劉石亂中原
之人向之者破以不振之勢三敗於狄胡餘人乎待堅以
百萬之衆坐擬江左江左之人畏之如虎舉皆望失色是士
已怯矣以謝石之將驟而定故若非本心其將以怯矣
師則忘將士皆怯為之謀者又無以鎮之則上下失據
必為所負一決不待軍之交而後見矣故謝安宜鎮之以
安靜之以整暇然而游墅山川示之以不在其敵也暨
客問捷書示之以不足喜所以激衆人之心而使之不復使
江左之人知五胡之衆磨不足恭然則始可用矣此安之
之深謀也

謝玄欲自彭城朝議以征役既久令玄置戍而還

十一年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
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
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

臣謹按治身者先治其心心治而神正神正則手足可運
耳目可使而動作視聽各得其所故人之治身先治其心
智者也治國者先治其本本治而皆是之本也圖守彭城

則仲堪進退可以自安而晉氏若臣沮陸不過保其本而守其本無逆來之遂北績沛惜夫

謝安秉苻氏之亂經略中原

九年八月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楷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彭城內史劉牢之進拔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冀之號自求出詔安都督揚徐等十五州諸軍事十二月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據鄴不去乃進引兵圍鄴丕遣參軍焦逵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帥眾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臣燾曰兵速則氣銳銳則敢於戰久則氣衰衰則怯於戰善用者則敢不善者則沮五胡亂晉江左之人今時出而攻之敗亡相繼銳氣勇心銷耗殆盡幸而天誘其衷苻秦自提百萬之衆投之淝水風聲草木之形狀足以變秦兵之色聞風鶴之聲喚足以破秦人之膽當此之時晉人惟欲從秦人惟欲退此破竹之勢乘之不可失也而晉之君臣方且從容退避謝安則欲量宜旋旆謝玄則欲出梁而避劉牢之單馬遁淵自沮其氣以失此機使司馬氏不克以中原之復而五胡之罪終世不討悲夫

劉裕平廣固擒慕容超

安帝義熙五年六月劉裕至東莞南燕主超遣公孫五樓段暉等將步騎五万屯臨朐裕与燕兵戰於臨朐日向昃勝負未決裕遣胡藩及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声言輕兵自海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奔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暉遂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超築長城圍守之義熙六年二月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丁亥裕悉衆攻城或而急攻之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与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裕追獲之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斬之

臣燾曰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蓋以堅攻堅不能相折以瑕攻瑕不能相困不若以吾之有餘攻彼之不足則往無不利矣故秦常先攻韓魏後攻趙唐先攻許仁杲使強者大國以爲吾之所攻者止於此以懈其意而吾得以斃其留若管子可謂知兵者矣唐可謂善兵東晉之末慕容氏有三秦之地而不能用偏而取之此其時矣況一國五家之以強兵臨之利可以而國若秉其偕裂其地取其兵外足以危秦魏內足以益吾之力如宋武可謂知所攻矣

劉裕既平姚泓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聞劉穆之卒遂還

十三年七月裕至陝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

戍將皆委城走秦主泓使給事郎姚和都屯嶢柳
以拒之田子擁敢死士率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
擊秦兵大敗泓奔歸灞上辛丑裕至潼關王鎮
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乃身先
士卒乘艨艟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兵不戰
而潰癸亥泓將妻子詣鎮惡軍門請降
裕以爲東十一月穆之卒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
諸將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以根本
無託遂決意東還

臣燾曰天下之勢通則強塞則弱蜀之與洛據天下之要害而所有以通之者其勢在秦晉氏自元海以後天壤典爲論爲異域元帝獨得江左之地以續宗祀百年之間有東之上經略內比不爲無人亦嘗一得蜀之得洛而洛不能守者以無秦故也宋武之起得蜀得秦得洛紹而得秦此天下之所以福中國而成其混一之會武帝若能安守關中鎮撫餘民出其豪傑與之共守中保洛陽內藩朝廷外連氏羌以固巴蜀使兵得休息於其內以供軍帥則兗豫亦得以借秦之重而固守其所有謂此也祖爲帥則錦闕東臨北之叛國未嘗歸於司馬而天下大勢亦已定矣奈何帝不暇以遠謀千里之秦付之孺稚之兒兵不釋甲而亦唯以爲一人有秦亡而洛次之秦洛既失蜀亦隨弱後變大且後遂發江淮之衆出其背之間何則蜀之以爲天下而終不能與北抗抑以其勢分而不能相爲用也故英雄之人欲制於天下必先據秦

劉裕東還留其子義真守長安私命沈田子殺王鎮惡由是諸將不和

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東秦二州諸
軍事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王
脩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以沈田子
傅弘之爲從事中郎將並以田子爲安西中兵
以功爲次鎮惡與田子皆南人皆欲之然鎮惡之
據關中有功事不同於人將士懼其
以鎮惡文武將士皆疑之人復謀爲
與田子鎮惡有隙因以
不是之至連鐙至渭
謀於是田子
請鎮惡至田子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
人沈敬仁義真王脩
攝以田子罪交遂殺
田子數以專戮斬之洪之大破赫連璝

臣燾曰若能使才不相忌則豈天下之才其不相下多矣能均其相忌勢均則相忌陵轢而爭其得使不相害者在上之能也故宋武帝後之所以能使沈以充武能使之揚儀鎮惡之所以能任蜀者以武夫能使之能使之則天下無棄才不能使之以至於此相忌而禍端既開又從而誅殺則其所以用之者乃所以害之爾宋氏以新造之朝欲所衛如王脩王鎮惡沈田子者凡有幾人繩之以法諭之以忠義使同心一力以衛社稷尚有未才

之嘆而況生其忌心開其禍階間之使爭聚而殲之矣不亦悲夫故宋之不復北伐非無兵也無將也爪牙股肱之將盡於伐秦之舉矣而欲與人鬭得乎哉

赫連勃勃入長安長安不守

問目夏主赫連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爲後繼十月勃勃進據咸陽十一月令修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負婦女璝率眾追義真傅弘之蒯恩力戰連日至青泥皆大敗弘爲王買德所獲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得免

嗚呼用兵之道難成者勢易失者機方其將悉謀士竭勞鏖戰不勝以成其不敵之勢並一日之寓哉而機會之閒一有不謹以敗其勢矜乎成特蹉之轉耳故古之人於此尚嗇之皆自五胡亂華中國之人爲劍架蹀兮矣其精華忍以復其大事不爲一人代彼之役下至飢不逯山蔡之戰尚治不復佐彷頃之師亡區不拔旅皆中國之壯中國之人遂以戰鬭爲諱惟夷狄能之而不敢與爭方是時勢在五胡而中國之所不可取及氏弟兄謝氏父子選將于修器械聚貲財鍛煉激發數十年之後而始有可用者然後以之北伐所克淝水以備蜀然之勁旅於是姚泓而中原之聲一振天下懾服當此之時中國之勢幾定矣拓胡餘種悄悄闕東之拓拔隴北之赫連亦皆師之入關縮頸却步不敢出兵聲言聚議相伺其轉足而歸之此機也因當乘勢而絕圖之則宋之何武帝與金城之地付之無知之孩引兵遽還不復顧慮使赫連氏之得踵而取之失地亡將不能復出重消中國之氣而夷狄之勢自奮爲之一旦敗亡亦不亦惜夫昔者秦自穆公而雄諸侯爭創此以不忘秦未嘗一日忘諸侯之氣無幾不用其師誠以人其勢不可以弱也故古之人不患於未成未成則危則人心不適於已成已成則安安則勢定爲將成而當安危之機經畫之所當然而武帝忽之惜夫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之九

宋論

臣嘗謂宋武帝以英特之資銳意征伐之事先定巴蜀乃與全師鼓驅江南之衆以與夷狄從事於中原氏旗東舉則慕容出降大戈西指則姚泓就縛中國之氛垂是亦以振矣故臣論六朝之君惟吳善守而武帝善攻善守故曹氏雖強而不敢攻善攻故能因五胡之衰而撲滅之方武帝入關之初晉之遺民垂涕相望魏在雖衆翔翔河上不敢出迎其鋒其事亦可見也使劉穆之不死武帝無後顧之患得少留於中原震之以威名懾之以重勢徇三秦悅附之意因諸將戰勝之鋒以平殄北方之餘寇則拓拔之魏赫連之夏無復有遺種矣天下其有不混一乎雖武帝功未克就而能於元魏方盛之時摧燕滅秦挫其銳氣使魏明元纔畏懾落析及請和其子太武雖能盜其河南四鎮而瓜步之役上不關一鏃兵不戍一城受降於盱眙怪遁以歸非武帝之餘烈預有以挫之則元魏回山倒海之勢必不如是而止也若武帝初無征伐之功元魏先人舉事今日并燕明日并秦又明日非夏并弱先據天下之腹心且居江南之上流至於太武兵臨瓜步則其界劉氏之禍決不細矣南夷不能陵中夏者社不能餓求冠雖江南人謀之善抑亦彼蒼之陟降有焉故元魏方強而武帝震揚兵威以遏折其鋒上天祐華之意昭昭如此及文帝誅其顯戮冬武明帝疑忌大臣宗室而武帝之業遂衰惜夫

王康守金墉城

臣聞民有必死之心則可與之戰民有固志則可與之守若居無常守及無定業守居猶可其勢緩急則皆四散雖有江山之險亦不足恃以爲固故古之守者必先謀其所留有如之心使無反顧之念則雖有百万之師環於城下不足爲矣是故善守者恃民不恃兵於草昧之世緊營畫難若則以兵以守又安得而給諸故以兵守者非守之妙也宋武之失在於專用關將以撫新附使恃力尽而城亡誠使武帝得如王康者數十人分守新邑鎮撫疲力與之拼發其爲死守而選賢將授重兵據要害以爲之聲援則新復之地有不能守者乎

魏請來伐崔浩以南人惟長守城當先掠地

武帝永初三年魏主聞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魏兵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彼怠我銳此危道也不如分兵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爲圍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臣竊曰兵以勢攻以氣守昔者秦嘗欲攻諸侯嘗欲和非能攻諸侯非不能守乘戰勝之威而勢在秦諸侯之氣已折而不敢敵故善用兵者作其勢以攻蓄其氣以守攻

則使天下莫敢攻守則使天下莫敢窺此善之善者崔浩之言未覩攻守之妙也彼徒見夫商洛檀冥之敗而符氏之不能克襄陽以為南人長於守城野戰則不足憚而不知夫春秋之時吳楚遜其兵於諸侯如晉之戰鄢陵之戰鄢鳧之會齊晉之所不敢敵至於六朝之際謝玄之所用以定三魏宋武之所用以平齊秦陳慶之之所用以取三十二城卒至洛陽者皆江南之人也安可謂之不長於攻特永初之際王肅以將懦攻則輒敗因附其卒以守而使有暗將能作吳楚剽悍之氣振傑庸之不備以爭中原又安往而不得志故弱敵而不戒禍莫甚焉使江南而有人則崔浩之言豈不為魏氏之深禍

魏人再取河南

呂祖謙曰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故攻城掠地所以來其民者易布德行惠所以留其民者難秦之既亡金城之地劉項俱能取之究其所終歸于漢此非所以留之者有不同歟宋武帝以龍虎之姿有并吞五胡之志舉河南如拾芥而失之亦同乘扳得失之間何其易也蓋武帝知所以取之亦當其時百年之餘民望舊之心可謂深矣若於始至之日布德惠求忠良用賢守令鎮撫疲民以慰百年之望則雖有強暴之敵懷侵陵之志而戎狄之人必未忍輕去中國也惜夫武帝之不知出此

赫連定約伐魏魏主破定因越河南

永嘉七年八月己丑夏主遣使求和約合擊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皆莫敢先以臣觀之正見倩見不過欲固河自守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頃出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古弼攻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守既又乏糧食杜驥委南渡丙子魏安頡拔洛陽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

虎牢辛巳拔之

呂祖謙曰凡國交遠而攻近未有交虛而攻實者也遠交所以害敵近攻所以利己昔秦嘗交齊趙攻韓魏齊趙足以害韓魏韓魏折而入於秦秦益以強此秦之所以為計也至於赫連定摧敗餘根而宋文與之連衡特以破魏者為魏所破則吾之心先怯而敵之氣必怒以方怒之氣敵已怯之心不戰先敗夫交之本以害敵而適以怒之本以為利而反被其害不亦惑乎

洛陽虎牢失守元護之王仲德欲守滑臺到彥之棄城走青兖大擾

元嘉七年十一月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檀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運通士馬

魏忌藏力無損甚空弃渭臺等衆成業從明建
受任之日邪彦之不從欲焚舟走王仲德曰今
陽既將虎牢不守自然之勢非今寡去我將千
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且
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彦之先有目
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
至歷城焚舟弃甲步趨彭城竺靈秀弃須昌
奔胡陸青兗大擾

臣熹曰兩軍相持勝負未決一進一退關勢所係不可不謹劉項之在京索曹袁之在官渡皆以十一之衆相持經年莫肯先退先退則其勢岌雖欲復振亦難爲力故古之人重其退到彦之掃江南之衆以與敵爭前軍雖敗而中堅所統精卒重兵尚未損若弃釜破甑焚舟弃糧斷其回望而告之以無所歸置之死地并力一戰未必不成功何遽走乎師未見敵也委兵而走自沮其勢騷動内外驚懼遠迹棄甲於無用潰民於不戰是自爲敵攻也擇將不善稱一至此

## 殺檀道濟魏人大喜

文帝元嘉十三年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
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
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説司徒義康以爲宮車
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
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
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
月將遣之二月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
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黃門
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
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万里長城魏人
聞之喜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臣熹曰上有所恃而後敢戰敵有所畏而後不敢犯敵者在我不敢者在彼夫戰而勝負判矣蓋戰者卒也所恃以戰者將也知有將之足恃而後士勇於戰故威名之將人主之所崇重而劉氏自滅秦之後爪牙股肱誅戮殆盡所餘將檀道濟耳尊崇信使以壯士卒之心銷敵人之氣用爲攻守之基猶恐其不足而忍殺之乎既自壞其藩籬而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有之守者守以人不專以地吳之在江決於陸抗唐之安危決於李郭蓋地無常勢強弱在人而其人寔可不重

## 魏寇青兗冀三州何承天陳四策

二十三年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
何承天上表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
舊民及冀州新附有界首者二万餘家可悉徙
置大峴之南以實内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
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
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
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万矣三曰纂耦車牛
以載戎械計國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
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

楚滋被斬不能守有急劉發倍箱可要内曰計
一隊伏兵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法數加
知晉錦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隨
弓貯刻識民不得者官以濟兵之數無之由軍
甲相修近郡之師遠屯淸泗功費既重從之
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
利導而帥之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
於優逸隊伍坐食糧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臣熹曰古之君子敵國相持必爲持久之計以待機會之來使兵動而不困民安而食不乏外不失所以養民内不失所以爲國然後可以有万全之功曹操之謀天下先由許洛司馬懿之謀吳先由淮泗諸葛亮之謀魏先由渭南先謀根本後謀攻守此策之上也六朝之際南北相持百年之敵兵出征討誠不可一舉而平若不先爲根本之謀歲歲興師歲歲運粮如是不息國不待戰而危矣故何承天之計大佃積穀非惟進取之良規抑亦固守之長策

以皇子鎮彭城

元嘉二十五年一月彭城太守王元謨上言彭
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
以武陵王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臣熹曰事有所甚利聖人不顧有所甚害聖人不避非惑於利害也亦有所就而已人有所寳之器必使子弟守之勁兵重地天下所愛而聖人往往付之亡人聖人之智豈不知此以爲使子弟守之子弟而不才爲敵人有不若使亡人守之亡人之才尚爲吾有天下利害無全擇其多者而爲之斯可矣當宋之初彭城之地水陸要衝彼此所爭而必使幼子弱弟猶居其任蓋其心以元温蘇峻之倡爲可慮也而不知武康之弃城學甚於元温義宣之内逆猶酷於蘇峻人心無常矣可預定委任忠賢不亦妥乎

上議北伐羣臣固諫繼臣分上書論和好之便

臣熹曰凡兵有餘而用不足則養威蓄銳不見其形所以養也數出兵出徵奔命疲勞所以用也養則人莫能測用則人莫能御大行宜我出兵用以虛耗其氣昔者越踐之謀吳也先拔其銳形匿迹二十二年不敢輕動吳隙既開一舉而亡之可謂知所養知所用矣當宋之初養威不動堅守其所猶有懼焉奈何遽然出兵見其不足之形於外使敵知吾不能爲而無所懼吾一知敵之不可當而有所畏以無所憚之衆臨有所畏之卒宜乎一鼓而南莫之能禦矣故古之善用兵者如養赤子日摩月撫以待其壯壯而後用於一舉一舉而勝再則銳三則有不可敵之勢一舉而敗再則疑疑則有不敢戰之心不可與不敢之形見則雌雄分矣故古之人用兵謹於其始

蕭斌王元謨引兵伐魏柳元景等克潼關遇虎牢
聞元謨敗乃還

元嘉二十七年春正月遣王元謨沈慶之申坦
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以進乃議進攻滑
臺隨王誕遣柳元景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龐
法起將兵出洪農龐季明請入長安招合夷夏

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万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万餘麾下散亡畧盡十一月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弃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臣燾曰兵有所不攻有所必攻兵強則攻敵之必救所以擣其巢穴而爲一舉之計兵寡則攻敵之不顧所以蹇吾之邊鄙以爲攘奪之資如此則可與言攻矣當南北之相攻計劉氏之力一舉而未必能破魏得地未必能堅守不若并爲一道竭力以事關中蓋關中者虜所不救吾所欲得關中在穗山河之外千里而空河北空虛畏吾之擣其心腹故其救之也必輕而關吾得關中則可以外連巴蜀秦蜀趾則吾之臂益強并力爭之則其赴之也必銳以輕救之衆當尽銳之師則王蕭之兵必不空行不空反矣而不量力度德以數万之師分爲數道一處偏敗衆師皆攜是自敗之道也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六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 魏主在瓜步遣使求和請婚江湛曰夷狄無親許之無益

永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募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賫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不欲飲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魏主遣使遺上橐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酃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不成婚

臣燾曰兵者天下之所共惡強天下之所惡從一人之所欲民必違之無民將誰與戰故古之[illegible]於其民然後之後楚欲戰而晉辭焉所以[illegible]楚其以疲楚之後晉欲戰而楚辭焉所以使民之[illegible]晉是以敗宋文河南之師父戰[illegible]

之心可謂甚矣魏人以偃兵息民之意來告於宋其誠與否雖未可必若不從焉則無釁之過將在我不如從之因其間合餘燼收遺民撫摩訓練其終能不變吾將何求如其自變則吾民必怒彼衆必懈以方怒之勢攻已懈之心則勝負不待戰而决文帝不行此道犇衆以爭曲在我矣其何以勝

魏主攻盱眙不克退走

二十八年春正月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城一夕而成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内繫以彊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下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魏主燒攻具退走十一月青齊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大恐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辛酉以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

臣謹曰南北分立幾三百年地土之形廣狹不殊人民之性勇決不一南之不能抗北五尺童子皆明其之矣北人三用其兵於南三大敗焉以曹公之智困於赤壁苻堅之盛敗於淝水佛貍之衆走於瓜步其勝負之理幾不可以勢論以為上流得失勝負所在若其一論也水土之性有所不同者是一論也攻守之技各有所長者是一論也是皆言其勢而未達其理臣以為師欲壯故理欲直使吾無所慊於廟而敵有所愧於其衆曲直之理一分勝負之形自見故曹公懷吞漢之意二袁二劉張綉呂布天下殆徧禽滅殆盡又復舉兵臨江意欲并吞權備無釁之心其敗能忍江南君臣寧有戰死而不忍爲之下吳人一怒備權并奮而操不得不走矣是雖據上流之勢割長江之半而何足以勝吳司馬劉氏雖微弱不振而禮義之主正朔所在四方萬里所共尊仰苻堅佛貍恃其犬羊之衆欲盡臣南北之民中國而無人則可矣使其我有識知誰忍甘為左袵故江左之人咸爲致死其出死力所不敢辭晉宋一怒士民俱憤而秦魏不得不敗矣雖使兼兩淮之衆持久攻之其亦何足以勝晉宋故彼此之辭異而曹困於孫苻之義分而秦敗於晉魏敗於宋三者之敗非敗於兵而敗於理故欲戰者先審其理以怒其上晉避楚師非弱也畏楚人之怒耳漢拔其弱非強也欲漢民之怒亦士以氣怒方可與戰蓋所以戰者氣也理直則氣奮曲則氣沮理有所屈衆何足恃而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強弱又何足言區區為求之於末其或未之思云臣因瓜步之戰所以備論其理

魏人瓜步之役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無餘

二十八年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

桀錯以爲國所遺恥勝亦地無餘春蠶蝗旱累於
林木總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
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
以將帥赴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臣壽曰古人并天下者必有勝天下之計將良士勇所當必破非上兵也轉戰終日闢地千里非上兵也此不足以勝天下故也勝天下有道傾其敵而已傾其敵有道反其政而已故君猶水也水因地而制流君因敵以制政使吾之善日聞敵之惡日彰則民之所往即天命所在故劉項之相持袁曹之相敵項羽袁紹爲暴而劉季曹操寬厚撥亂而曹專爲寬而天下卒歸焉於劉曹故彼所不爲我所必爲此天下勝天下矣當南北分裂之時北虜雖強大其之性尚未革也兵鋒所過屠戮殆盡此人之所忿怨此殆天所以資劉氏而使之爲計文帝因當以其所以濟項越殘之策以撫摩其人民而擇大臣如羊祜杜預者以鎮撫其邊郤布德惠行忠信使遠人欣之如此數年彼將見宋政之惟恐上之厭兵而河南北之餘民望王師之不出也而文帝不行此道乘搁其民疾戰以爭所行之事與虜旁無大相過者攻均而勢不敵宜乎反爲人之所勝也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見前段注

臣壽曰古之善用兵者能移民之性而用之五方之性狀勇不齊而善用者能使之爲一秦人勁晉人悍當時用之吳人脆蜀人懦當重用之昔者武侯之用蜀用以法孫權之用吳用以將爲節制之師不動如山攻掠如火故對魏而蜀人不敗遷滿吕之後將如龍虎士有所恃攻討魏而吳人不敗後吳蜀之人爲秦晉之性兵家之用至此而後神矣宋文當攘奪之際用輕脆之衆而欲爭勝負於中原其所用之將何人哉提不教之卒坐作不齊進退不一將怯而士亂以當秦晉之鋒喪師不亦宜乎

上攻河南劉興祖請欲長驅中山直擣心腹上意存河南不從

元嘉二十八年三月上聞魏世祖將復謀北伐
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
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求變之間謀北伐上
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
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誤城因守非旬月可拔
憂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
其穀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
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
七千兵將領之直入其心腹云云上意止存河
南亦不從

臣壽曰爲國之道知攻者強知守者安備敵之所不必攻空勞其民與不守同得吾之所不能守自耗其兵與不攻同南北相持之際河北固不可攻蓋其地遠雖攻而得之必不得守河南亦不可攻蓋其地平雖得之而守之必不同劉氏父子欲爭難守河南再興師毀攜不知悔復圖進取可謂不知所攻矣而劉興祖爲之謀欲長驅中山直擣

心腹不知當時之兵力能遂一舉掃清河朔乎如其未能
鈐得中山聚兵積糧前有堅敵後有維援其能久有乎以
秦人之強不能越韓以取綱壽以元魏之盛不能越淮而
取鍾離況新造之國而可以輕議人之腹心乎文帝之攻
河南固為失矣而興祖之計亦未為得也其君臣之謀如
此乖繆將何以圖人

蕭思話再伐魏無功而還

秋八月諸軍攻碻磝治三道張永等當東道申坦等當西道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焚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晷復焚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涂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乏食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

臣愚曰國小而數用兵禍莫大焉中人之家有千金之產
而欲與萬金之子較其智術人皆知其必敗蓋其力未足
以與其所為而輕與人爭是自困也南北之時據江南之
兵不能北之壹敵江南之地不居北之五以五一之地十
一之兵養威積力十年而後動必勝而後與掎其不能
全者可輕用之以僥倖其或成故文帝在位不三十年而
七用其兵一取秦三取周四取魏覆師而僅敗故文帝之
討是自攻之道也

孝武惡荆江陽強大遂分之三州因此耗虛

武帝孝建元年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出於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強大故欲分之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臣愚曰治國如治身心腹四肢將養調治皆各有序
人失其序則病生國失其序則亂生一而已人蓋積焉
是故秦據關中而兼漢唐都關中而并鳳翔合七國之眾
不足以敵秦合天下之眾不足以敵關中此漢之所以興
鳳翔之勢足以破唐之西門京師之兵足以制天下之
藩鎮此唐之所以興勢也內外重輕各有其所此其所以
能有天下晉氏南遷以揚州為腹心荆江為臂翼積財
聚甲兵使之常重勢當然也當無事之時使強藩悍將內
有所畏當有事之際使腹心屏翰外有所恃此實久不
易之道而劉氏父子偷目前之利破長久之規文帝在內
事外而六州之文武罷弱帝強支弱幹而荆揚之勢分其
後明帝之亂會稽遂為叛境而朝廷所保僅餘百年齊之
亡蕭氏兄弟亦欲保郢州以圖天下虛心腹肥支幹遂為
後世深患可不戒夫

薛安都常珍奇等降魏遂失淮西四州及淮北之地魏慕容白曜又攻陷三齊

太宗泰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州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欲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万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止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考之国計尤宜馴養上不從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孔伯恭出東道救彭城西河公石陳寳奇出西道救垂鉤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元使安都率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三年正月永等棄城夜遁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万數枕尸六十餘里永與攸之僅以身免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二月元益常珍奇寵寳等戍皆不附於魏魏遣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將騎五万爲之繼援白曜至无鹽中夜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苟飛書告諭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麋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呂氏曰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臂指股肱良而心腹得安得爲之虛宋高祖南向而王雖江揚千里之地以爲心腹而亦恃青齊兩淮爲臂肘相用有以救吾之急而爲敵之後虞安危之地在於此矣孝武若能割上世之事順武文之迹非建親賢以守要害則雖有強暴之敵尚未有窺覦之患也而乃不信忠臣不親宗族以地與賊使爲亂階者其任使非也明帝立又不悟忘山海之量較孑子之短既不能弱又不能強兩淮三齊相次淪胥斬刈臂肘奔以予人頭足倒落塊然獨處所以不斃或有待爾其救敗非也江揚之勢遂弱而不振者是二主之罪也

沈攸之旣敗於呂梁上又遣擊彭城攸之固執以爲不可上怒強遣之仍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家牒行者悉還之以沮其氣攸之又敗

三年五月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万拒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家實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攸之等召使還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呂氏曰將以戰敗而誅者庸將也輕於用敗兵重於用勝兵者用將之常人之情也則氣折敗軍之卒不可復用惟賢者爲能激其敗而使之發忿然有不能平之心則勃然

有不可已之氣乘其氣而用之可以當十爲將至此而後
可以爲善用兵焉馮異常敗於赤眉吳漢常敗於公孫述皆
能因之以有成功蓋知所以敗之耳沈攸之若乘呂梁之
敗收合餘燼激厲士卒斷髮損冠以關勝敗則前日之敗
未必不爲今日之勝而攸之之命堅不欲行其志已折
矣既而敵有俘馘之遺而三軍喪氣上下之心先已怯矣
其何以戰再戰不亦宜乎

魏將慕容白曜取冀之地

四年五月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无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胄生蟣虱無離叛之志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李燾曰地有遠而不可棄近而不必取非識天下之勢者
不足與論此昔者秦棄韓而先取蜀漢棄內如而先取西
域有欲利之心不爭於市而爭於野此固衆人之所不識
蓋資守而強益形勢爲不可棄非智者固不能知當南北之
際青齊之在建康土地迂遠形勢偏左或得或失若不足
損於存亡宋武勤身勞民百戰而取之其意必有所見以
爲之藩以爲三齊富強裂其地足以肥國分其衆足以益
兵天下無事可以搖幽冀由此以守則守可固由此以攻
則攻可必此吳之左臂明帝斷以與敵無甚痛惜不知自
之孤立而不能與人鬬也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 齊論

甘燾曰高祖以豪傑之資擁江淮之阻君臣固守而拒北
人當開國之始命良將守壽春因時制變擁水灌敵所與
亡矣遺孽之貴而北人之兵破敗困折不敢復進當此之
時上下一心有意乎固守以待天命矣既而無故交在遠
安閑之際是猶有攻敵之志也以創業之君不為一定之
計以遺子孫乎後世之不振延及海陵內有相謀不暇
外侮而敵人拱手視之義不敢近以此益知正朔之國天
意所同雖使國內與政猶或陰為佑助不使蜂豕之衆得
輕肆毒於南也明帝承其緒材非上聖而其從四朝勝內
外其彼我之勢亦備知之矣當即位之初魏之孝文遷都
用師自任已意君臣相國父子自亂此可以出而東之齊
人孰視不知所為可謂不知攻矣使元魏無能觀兵於淮
取其五都齊師閉壁而不可出可謂不知守矣既不能攻
又不能守天啓魏衷自吐欲和之言齊若留已先求於魏
魏必欣然從之而吾得以休息於內而又不能和以緩敵
蔡齊之無謀可謂甚矣至於後世東昏之虐內之於敵
又無足論嗚呼善觀國者不觀其強弱觀其所以用之者
何如爾彼惟其強則強而不能用其弱則弱而不危昔
者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越王之與吳漢祖之與項羽
其初皆屈幾後能撫蓋其當時之謀遵養時晦以待天命
驕敵之志而大其備息民之力而養其全待機會之來而
用之故能有成功齊之初雖若不振苟能蓄志以舒敵養
民以待時內江淮之險固用荊楚之剽悍行於天下何遽
不若人哉惟其攻守之不當和戰之失宜故比之前代為
衰弱焉

淮北四民不樂為魏常思歸江南上詔李安民督
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南歸者皆為魏所掠

栽

建元元年冬十月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
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於是徐州民桓標之兗
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蜂起為寇盜二年二月標
之等有衆數万寨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
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標之等皆為魏所滅餘
衆得南歸者向數千家魏人亦掠三万餘口歸

卞威

甘燾曰凡民有所愛而後輕來有所恃而後重去知吾德
之足愛知吾勢之足恃則去就之機決矣繩繩然慮吾之
不足恃其憂敵之來則留戀之心必不固矣古之人當爭
奪之際雖其智敵來索其謀謀所以留其民也故諸葛亮
不能赴三郡之急然其不能自歸非其德薄勢不足恃耳
南北分裂冠帶之民附為左衽而眷戀之心未嘗一日而
忘中國元嘉之守不遠千里而赴識於齊齊之君臣獨
往救猶恐其緩而使偏將輕兵逗遛觀望成敵人之勢於
必勝背向義之徒於必死使遺老殘民知吾之不足恃敵
之為可畏自是北人不復來矣

魏氏壽陽雖離元崇祖擊破之

二年正月魏將薛道標引兵趨壽陽上使劉懷
慰作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
懷郎王嘉代之二月丁卯鄭羲與劉昶通壽陽
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
雪恥魏步騎號二万豫州刺史垣崇祖乃於城
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
守之曰魏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
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攢
附攻小城崇祖肩輿上城晡時決堰水下攻城
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日意曰兵有氣機有地知氣之機可以戰知地之機可以守兵不必多地不必廣能使之必勝者用其機而已當齊之初造而索虜侵擾謀奪我要害之地謀為我腹心之病其除之故不可緩而當時勢力出兵逆戰則衆寡不敵分兵守城則氣勢不合故元崇祖因水之勢利而用之用力少成功多不勞而走敵可謂能用其機矣

魏孝文遷都洛陽

永明十一年魏主召蔣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
大匠董爾經營洛都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
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
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
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
任城朕事不成建武元年二月壬寅使任城王
遊戶部事八月戊申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
到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戊辰魏主至
洛陽

日意曰日於魏孝文徙都之事而益知天意之所在矣當而謀夏夷而亂華豈天意之所與哉今孝文又以封豕長蛇之性存食上國卜宅中土遂欲以氣吞江南而有之是與中國其矣於是上天震怒速降其罰孝文遷都之後坐席未煖太子恂熱則反諸王至山東則又反大臣歸河北則又反雖夷狄之性不安於中華然亦可以知天意之所在也孝文不知畏天貪婪之心死而未已連歲南伐卒以不還傳世一再女主擅朝姦臣竊命而拓跋氏之基業遂不安矣當時若使齊室僅得中主君臣以乘其亂則百年之冠一朝可平惜其怯懦太甚坐視其亂而無能為上失天意下違民心豈不惜夫

魏主自將入寇欲飲馬於江沈文季嚴加守備魏師尋退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申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
江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
壽陽文季入城上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
守備魏兵尋退

日意曰善保國者保其勢不保其形使吾有不可犯之勢敵有不敢犯之心雖無金湯之形猶足恃以自固故兩敵相對莫肯相下者重其勢而已齊明之初河北之人未測其淺深君臣聚議不敢輕動魏主雖違其臣民之言為空國之舉而其心猶不能無畏齊之君臣若能使荊蜀之人

住襄陽之救據城堅守以留其歸而出吳越之甲發江淮之衆分爲兩道東道向冀州西道衝中山乘其遷徙之未定乘師之未返而掎其空虛則魏之返救將不暇振旅襄陽之圍自解魏之匹馬自是當不復南向矣

魏主入寇雍州五郡皆沒

四年魏主先取樊鄧眞度引兵南趨大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趨向襄陽李崇據山分道出兵不意直襲之擊氏皆奔揚靈珎散歸崇進據赤土梁州刺史陰廣宗將兵救靈珎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婁羅阿卜珍獻等靈珎奔還漢中丁未魏主發南陽太尉咸陽王禧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大守劉思忌拒守魏右軍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等引兵擊雍州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赭州永泰元年春正月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壬午朔崔景慧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景慧襄陽五郡已沒

日讀曰天下形勢之地全得者强偏得者亡在春秋時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始判而紀侯不得不下於齊在三國時荊楚等以三郡內入於吳荊於是始分而關羽不得不爭於吳蓋形分則危力分則弱故智者惡其分南北之時雍州之地郡惟十七全據其土猶懼不足以當魏況弃其守以與之人民風氣扼塞地利險固與我共之矣與人共利孰若然勝分其利以與之吾又弱矣宜乎爲其所勝故五郡既沒義揚諸城相次淪亡勢當然也

梁論

日讀曰昔嘗論武帝有可爲之時而無必爲之志普通大通之際元魏已迭更主覬朝廷擅命危亡之形已可見矣武帝乃命夏侯亶拔壽春有湛僧智陳慶之韋放拔渦口淮上之地一旦盡復又命陳慶之送元顥還北慶之自銍城乘虛進兵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魏主遂弃洛陽渡河走眞所謂有可爲之時矣使武帝既有可爲之時而有必爲之志分命諸將乘破竹之威與慶之犄角一軍踰函關出秦隴一軍度太行掠青齊一軍跨河追躡魏主時元顥既得志已有叛梁之謀因命慶之數其背叛之罪斬顥據之嚴勒中軍爲諸將節度河南之人既失其主無自固之心青齊秦隴聞王師之至必皆降附然後秦隴之軍自臨晉濟河青齊之軍自碻磝濟河諸軍並進以覆元魏元魏雖有尒朱榮之兵又何足以抗吾堂堂之鋒哉如是則元魏之主必面縛軍門而混一之功成矣奈何慶之之行纔與衆七千人又不遣兵應援遂使元魏復强而慶之有沚門之敗武帝謀之不善故也況武帝崇尚浮屠捨身施佛今日造一寺明日建一塔將帥之謀不暇顧問

軍旅之事豈復究懷非惟混一之功齟齬無成至於邊鄙之防例皆闕略所以侯景舉河南之地來降不能深思遠慮而陷其姦詭夫武帝有可以混一之理而不能成混一之功侯景之來所不當受而又輕納其降既不能得河南則與宗社而並棄之孰謂武帝爲有謀乎元帝以諸王將兵討平侯景功足尚矣然自元帝叔姪自相魚肉不旋踵建康而止都江陵卒爲外寇所乘終禍嗚呼如武帝之賢而尚不免於此則元帝又何責哉

魏元英寇義陽曹景宗不救義陽自陷

武帝天監二年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兵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爲三柵冬十月元英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苟平城諸戍皆潰三年正月蕭寅行及湯里求救已爲魏所取乃西壽陽極賢寺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丁酉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上遣曹景宗王僧炳等帥步騎三万救義陽元英遣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欲引兵還壽陽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將退會道恭疾卒魏人附道恭卒攻義陽益急擊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遣馬仙琕救義陽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攻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景宗上以功臣寢而不治

胡寅曰人有百金之資尚知爲其藥援守其門墻况有万乘之國而不知愛之者乎故郊野之地無事時尺寸不可以與人而况多事之時可數弃之哉江左自元嘉之後股肱肘臂之地奕亡幾盡所存惟義陽亦義陽之地外通淮汴內連荊楊彼此津要行師之道義陽存則壽陽可復壽陽復則兩淮可收義陽失則非惟絕兩淮南望之意抑亦爲建康後日之憂此國家之禍男機安進夫復何疑而梁之將不救梁之主不問弃以予人不甚顧惜夫兩淮失三齊又失義陽隔遏江左百孔千創補治之不暇何以圖人梁之不競有自來矣

臨川王宏帥諸將伐魏至洛口兵敗而還

天監四年冬十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宏軍于洛口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万以拒梁軍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王戰於陰陵伯敖兵大敗己酉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巒與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臨

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

臣燾曰知其術之不才而用之者謂之狂不知而用之者謂之愚狂愚之人敵之福也故魏之將爲栢直而漢高喜袁紹之將爲顏良而魏武喜汝州之守爲元平而希烈喜孱君庸主自賢其臣以資敵人固無足怪而梁武以英傑之資與臨川親兄弟間平居相處固知其不爲才而況當開國之始興問罪之師此敵人所以伺候以爲進退四方之所覘望以爲去就其舉也不可謂之輕武帝不以屬之韋裴龍虎之將而付之頑嚚不支之弟使百万之師一朝爲敵若敵人乘之則社稷存亡或未可議嗚呼弃民則不仁資敵則不智知其不可而爲之則爲狂君子是以知梁之不求蓋武帝之智荒矣

## 魏攻鍾離爲韋叡所敗

六年春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万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願賜寬假魏主復賜詔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憂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旬日至邵陽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大眼將万騎來戰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声呵之乃定上命叡等爲大攻之計叡使馮道根與盧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暗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梁人奮勇呼声動天地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弃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弃其車甲争投水死者十餘万斬首亦如之

臣燾曰善戰者小挫益厲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出敵之不意小勝益急所以乘敵之不支昔者項羽一出而漢人遁之不復而咽醉昆陽之走唐人追之不復援師以爲施刃之勞既已一克則破竹之勢固當盡解南人分裂淮淝攻討南人以百萬之師潰之洛口江揚危懼則蔑衆必兆

天以梁賜魏也魏人不知乘機推亡以不進使吳裴之徒得徐為之不計反為所勝弃甲投戈奔亡不暇此天以魏賜梁也梁人固當乘之不可失矣出吳越之甲發清泗之衆間出其後直趨馬頭柴喻道基歸道使魏之匹馬不復北還而元英之徒矜甲塵下乘破竹之勢席卷而前威震内外自江以北無立草矣惜其君臣之志止於從敵失此機會遂無恢復之期

武帝使董紹還魏通好魏主不從

七年正月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鄭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以易紹移書未至上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辭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illegible]曰聖人治己而不求於敵使吾之法制常明將士常律積聚常厚上下常相親不可勝之備固常在我敵欲攻我與之進戰敵欲和則與之休息不攻不和固守以待和戰之權皆出於我故吾得因其來而應之則在敵者常從我在我者常有餘昔者秦閉關養威諸侯來攻則閉關而與之戰諸侯來和則取其地而聽其約秦之為秦蓋自若也而

[illegible]能日謂梁武帝當爭奪之際瀕宜安守堅壁固大作為而亟求於敵敵若不予我又大備皆不為梁氏之大害故上策不若自治以待敵

李侍郎館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之八

## 作淮堰

十三年二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万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木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声合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堰壞其聲雷声聞三百里

臣嘗曰天下有大利聖人不輕為非惡利也以其所害有大於所利瀕河之勢天造地設自神禹不能回特因其勢以導之況下於禹者乎故孝武之時嘗苦匈奴而齊人之計欲回河水注北中可使終漢之世無北顧之憂非利不大也而武帝不受以為區區之力豈能與天地爭未必有功徒自耗耳南北之時魏梁相持壽春在魏梁人欲之亦不過無險而輕信降詞之謀重勞難成之事求堰淮水以灌壽春其計新奇造端宏大恃其區區之眾欲與淮爭勢與天地爭力自勞其民決無所就不待智者而後知借使梁人用堰淮之力以戰何戰不勝用堰淮之財以食何食不足養財蓄力以乘敵釁壽春固在其掌股中矣不知何苦而為此計也

##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尋復失之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叉見叉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啟使臨淮王彧為都督以討彭城三月上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眾軍法僧驅彭城吏民万餘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及淑媛寵衰怨望密以告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常懷異志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万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敕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六月綜夜出步投魏軍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開城中求王不獲眾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

臣嘗曰自孫氏建國以迄於陳凡傳六代而所守不過三門欲進則守河欲固則守江處攻守之中閒進退之全則守淮蓋守江則已蹙守河則已遠瀕淮而守非勇者不能抗國而守非強者不能孫氏以來偶與鋒所向迎之者

破故能盡長江而守之魏人不敢南向其後宿將舊臣彫落繼之而其孫用之非危矣劉氏將卒俱精威振天下力傾五胡能分命虎臣列守河南拓拔赫連不敢顧眄而其子劭之則敗矣故雖勇者爲能守近怯弱者爲能坐遠如其未能是若擇利害之中守兩淮之地據地險待天時天下無變則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齊天下有變則分命大將將淮北之衆可以出梁徐搖青兗發淮南之師可以襲許洛取梁宋近固國本遠申主威此實攻守之基不可不因而兩淮之地南北餘千里分兵而守則力不足發兵而守則內可憂故欲守兩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有彭城淮南之本在壽陽若頓二鎭聚兵甲畜財貨夫佃積穀守以良將以勢臨敵敵人則終不敢越彭城以謀淮南越壽春以驚江揚兩淮安則建康可以奠居故高城深池不必皆守廣土衆民不必皆攻善攻者攻其根善守者守其門攻而拔其根則枝葉不待搖而落守而扼其門則堂奧不待據而安南劉以來常守一城以奠兩淮佛狸雖以回山倒海之力孝文雖以沙漲沸地之威南臨瓜步西向荊襄南來之勢意若無變而回轅之日不能有尺之一民豈非敵之根本初未有著歸得其四支長淮限其外大鎭遏其內夏水忽盛津道無由聚兵積糧適爲敵有故魏人不敢輕瞰初欲輕棄彭城遂捨青冀而列戍以爲藩孝文欲過彭城戍淮南而高闕以爲憂不寧欲越淮外取鍾離而邢巒以爲憂此北人之所深忌而南人之所當守而梁武得之不甚重失之不甚惜任其去來不復顧念援根本而欲長存得乎哉

夏侯亶督攻壽陽元憲以壽陽降

七年正月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復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督攻壽陽十一月曹世宗軍入魏壁所向皆下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宗等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自晉以梁之失計未有如失壽陽之謬也江左自薛安都之變而失彭城常珍奇之變而失懸瓠慕容白曜之攻而失三齊魏孝文之攻而失五都元英之攻而失義陽南垂藩籬開徹殆盡而不足爲建康危者壽陽存焉耳壽春者淮南之根本淮北既去則淮南當守淮南欲守則壽春在所先固譬之常人之家必有堂奧之居收貨財聚子弟以壯一室之望四隅之地雖有傾敗而堂奧之勢不可不壯壽春在當時江淮之堂奧也南引汝潁之利東連三江之富北接梁宋而通陳許五湖之限可以扞外淮淝之固可以蔽內壤土富饒其甲堅利壽陽安則淮北有收復之望河南有平蕩之期壽陽一去畫江爲守伊敵在宮耳目之前何吾轉眄之際則江陵荊襄其勢孤矣故壽陽在敵則吾憂在我則敵懼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此兩家之所必爭孫曹之敵壽陽在北南人爭之兵不虛舉毋丘諸葛繼爲叛亂吳國因之以謀壽陽司馬兄弟親冒矢石不敢徐行孫氏祖孫經營三世卒不能有而國并于晉者以壽陽在晉并荊揚頓得扼吳人之吭而踣其背拊於肘股之下也晉自五馬渡江開國一隅而壽陽得朱嘗爲之敝休糧給

入于此而庾亮不得安居矣其入于此而亦湛不得其枕不勒待喉皆困于此而不得進自宋以來宗室繼守結甲聚兵然恐其闕索虜垂涎江南為日久矣桐疑懼鳴而不敢前淮南之亦有以虞其後爾李何蕭齊之季勇主不君群君外叛以壽陽入于魏而魏人政亂得不能用復歸之梁皆非正朔所在上天眷佑故要害之地不使在敵梁既得之可以為恢復之漸不可復失矣昔者周有朔方之城而詩人歌之魯有寶玉之得而春秋書之壽陽要害豈不重於辟遠之朔方無用之寶玉哉梁之君臣不知愛重以與侯景不甚顧惜使景因此以墟江陽一亂不復而江南之勢遂去者以壽陽先也故曰梁之失計未有如壽陽之謬也

陳慶之送北海王顥還北

大通二年冬十月丁亥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呂蒙曰君子不能為機亦不能失機先機而為則為妄動臨時而失則為無功機會之來不可不察昔者晉文之伺楚及國三年楚人出師還報而乘之一戰勝楚遂伯諸侯越踐之伺吳待之二十二年吳人往盟方出而赴之一戰至吳終復大恥二君而用之君子不答其速機已至也一十二年而用君子不以為遅機未至也機未至則嬰兒其敵人開户機已至則迅雷搏虎敵不能和養兵以待機因機以用兵故惟不動動則有功自群胡内亂五馬南渡天下逡餘二百年而不能混一者失其機也自晉迄陳有

大機四而南人不知乘不亦惜夫方晉元帝之初出載無政於家以毒石勒初得中山遂失未定而祖逖方在河南其志進取晉之餘民皆首傾耳相聞倉皇之鼓遂兵乘時勢之未衰因民心之深望掃河南之衆推鋒而前則石勒可禽東西勒之勢則劉聰石勒之徒破膽而不敢戰矣而欲方且臣主相尤軍師不出以至身死不能成功因使劉石之徒遂為深根之效此其所以失機者失之於念私延及孝武符氏堅北國之衆投之淝水返國未安姦鋒未除慕容姚氏爭為劉據此連雖不能俱飛鬬虎可以兩斃矣晉若乘之可以饗符人能機而不知發幻度方且出歸諸榮以從符堅之敗劉牢之方且策馬過淵以增慕容之勢縱之形遂成中華之民重困此其所以失機者失之於姑族延及於宋為吳夫之飲歸之寇敢出兵四征是若能遠拓拔而勝已破矣宋武若能用戰勝之銳以東不敢之勢秣馬厲兵問罪四方則五胡遺種可喜斧鉞內北餘民可使返衽帶而武帝未忘其遺烈之志猶傾念江淮之地奔走還師以泰遺人事機之一會一失南北之勢遂分此機之一失失於志卑延及於梁武大厭宗廟且社稷女主當朔遂胡與兵君臣內亂無暇外圖南人若乘其閒役收地發江淮之衆以衛燕伐徐命荊梁東西齊舉則之期指日可與而梁氏父子方且高談釋老卑天下之事無遠經略遣偏將提輕兵深入虜庭不復繼援以敗其成功此其所以失機失於志者機會之來豈可數得而屢失之可不深惜哉天下之事德均則論

勢勢力則論機而二百年間四失大機故有志之士莫不
惜於斯

納東魏侯景降

中大同元年河南大行臺侯景素輕高澄嘗曰
高王東鑑勃海獻武王高歡在吾不敢有異王
沒吾不能与鮮卑小兒共事及歡疾篤澄詐爲歡
書以召之景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
擁兵自固太清元年正月歡卒景自念已與高
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魏魏遣司空
韓軌督諸軍討景二月魏以景爲太傅河南大
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
來上表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群臣廷議尚書
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与魏通和邊境无事今
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
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
國家如金甌无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
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
御宇南北歸心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若拒而
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
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周洪正善占候聞之謂人
曰國家數年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其在此
矣一年秋八月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爲
名

臣按此曰智者能轉敵而吾受其利不智者徒自斃而何利
之足云越之斃吳鬪其民而已秦之斃諸侯鬪其交而已
漢之斃項羽鬪其君臣而已使自樊鬪我收其斃故不勞
而功成不戰而敵破南北相持戰爭數年而不能相并不
知所以斃之之也當高歡之死侯景分齊國之半求援於梁
以鬪其君此可斃之會而亦利害之機智者所當審也夫
以景之叛齊齊不容之魏魏不以我若受之其代受其
禍以景之不而河南之地需尔淮甸我若拒之則禍起目
前故受之則變遲而禍大拒之則變速而禍小拒受之間
利害之機不可不謹蓋景之南來非惟藉南之勢以復雠
於北亦恐南與北通而前後受之也爲梁計者莫若用漢
之所以御匈奴用唐之所以待李者遣行人爲卑辭以推
之曰區區小國豈可望矣哉欣戴有德掃除暴乱君其出
河南之甲以快意於北則國請以賦從問罪頓爲前
後之援事定功成永結兄弟之歡景得以其受甚而禍偏
萃於齊矣使皆齊君臣相魚肉我因其隙收兩淮復三齊
繕甲治兵以待其斃可以坐享其利何苦而信不誠之言
與无妄之禍其始也衆崇尊大惟恐不至其終也規圖捲
取惟恐不深方其微而尊之使强及其發而激之使怨使
不圖之終成大禍而爲人之利甚可謂遠之智

行許之

上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正陽侯淵明請

大淸元年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
刺史正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
督諸將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在外

聞客入曰彭城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上然之以會理幼何對曰陛下御之衆會理雖而非器上聞不欲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堪接且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上命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旬日而成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以慕容紹宗爲東南行臺與樂偕行冬十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万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illegible]擒衆數千不敢出屈還紹宗於戰一一引將卒謂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衆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梁兵大敗淵明胡貴孫等皆爲東魏所擒

臣嶽曰蒲柳之資不可以經嚴秋蕣英之草不可以逆怒風當危亂之世欲建非常之事故非常才之所能勝故漢之興爲漢爭天下者而代仲不與焉唐之興爲唐爭天下者英傑而鄭通不與焉二主非不愛其親時有不可以私武當戰之初時爲進取之舉委任英豪猶慮其成而況以則命出之不才者無事時猶當留意之不及以致於以當爲事之際而使之提兵柄司民命任安危之寄乎嗚呼納侯景之非宜用會理之非才武帝皆明知之矣而爲之不知其害天下者其禍取乖錯謬以至於此

## 侯景敗還據壽春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士卒不與南度其將暴顯等各以所部降於紹宗曰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我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壬子夜夜至壽陽城下黯以爲盜也被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而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寄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君豈能獨存縱使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

臣嶽曰避水當避之於源治病當治之於微泛濫而後治

則袖手不能作功背肯而後救則鷸鵲不能爲術故智者
欲其辨之於早也侯景之凶其處心積慮固非一日五尺
童子皆明知其心而武帝不知也及其渦陽敗績以馬南
還誅守將奪壽春不以事上聞反形見矣武帝猶當少悟
而除爲之計當此之時景兵新敗銳氣未復初得壽陽士
心未定若乘敗氣之未復衆心之未定命將出兵而問其
罪間結壽陽士心使爲內應內外發之則侯景之命一夫
可制此之不圖俟其徑度采石直指建康而方欲折箠笞
之不亦晚哉





岳陽王詧與湘東不和求援於魏魏人遣將經略江漢

二年十一月岳陽王詧既與湘東王爲敵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丞相泰令東閣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趣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於魏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呂氏曰君子志於義而利自隨之小人貪於利而救以濟之姦逆之謀利未至而害及焉惟君子能以義利昔者晉有驪姬之難文公在翟惠公在梁及奚齊不終秦人里克欲納文公文公辭焉欲納惠公惠公許之外以略許其敵內以賂許其臣區區之心急於得國既得之後而不能償其所許外憤內怨卒不能安文公徐起而收之安有晉國以伯諸侯故君子之不欲速所以久不見小利所以圖大利也當梁簡之季內猶之閒以至失國而百姓未嘗一日亡之蕭詧以武皇之孫擁襄雍之地布德行惠以招故國之民伺湘東之隙則復大業雖恥安患不成而借兵鄰之兵而告其窘感既而折地失位受制於敵爲後世笑其所謂利果何在哉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叛上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益州遂陷

世祖孝元帝承聖二年上聞益州刺史武陵王
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
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
照之謀圓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
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荊鎮爲景所破紀信之趣
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
將軍尉遲迥獨以爲可泰乃遣迥督原珍等六軍
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胡寅曰連城之璧照乘之珠途之人知其不可以示盜賊
況國之利器可輕以示敵乎故三監背叛周而周未嘗借
兵於鄰抗七國背叛漢而漢未嘗借兵於匈奴惟唐肅宗
用回紇德宗用吐蕃其後入京師掠鳳翔欲借其利反爲
之害蓋不以利柄生其貪心則其爲禍誠未易言梁魏之
際蜀亦在梁之寶也深閉固守猶懼敵之窺覬而明示
之使之兼并是元帝之智曾不若途之人也況武陵之變
非以蜀將自足以制其死命何必以利資敵而自爲之驅
除哉

元帝都江陵

八月庚寅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大
尉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懿諫曰
建康王氣已盡且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
及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
僕射王襃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
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人皆
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
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
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曰勸
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曰
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
陛下勿疑以致後悔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
吉對上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
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
等議

胡寅曰王者必居形勢之中以爲四方之望商都亳周都
洛秦漢都長安天下之中也魏居許昌吳居建康蜀居成都
一國之中孫權初欲都鄂而劉備不可溫嶠欲都會稽而
王導不可以爲建康之地前枕大江後倚吳越左據泗海
右連荊蜀後有變左右前後足爲屏蔽此於形勢之中
王者之居也元帝有如此之勢不能居之頓然退鎮不
忍捨去不知蜀雍既去獲爲孤立介居一隅前後無援且
自閉於穴中也欲不亡得乎哉嗚呼項羽舍關輔而失關
中梁元舍江陵而失建康皆以匹夫之智遂失天下之勢
以至身亡國滅不懲其愚矣

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荊州而取其雍州之地

三年冬十月魏立梁王詧爲梁主以荊州之

地起義三白望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
城網置防主將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
實內實防之詧將尹德毅諫曰魏虜貪惏肆
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
此咸謂殿下為之今魏之精卒盡萃於此若殿
下為設享會請于遂為數頭伏武士因而斃之
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醜俾無遺類收江
陵百姓撫而安之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
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詧曰
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
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飯而闔城長幼被虜
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曰周之取梁幸也非智也曰謂其智以取雖退於取
荊其不敢取荊者幸也梁以襄陽為雍州其地北接宛洛
跨荊楚襄陽既去則江陵受敵既危則[illegible]可知矣一此
門吳之右臂周瑜寧欲據之以從曹操關羽欲取之以
震許洛元魏嘗欲圖之以搖荊沔[illegible]英豪所以勤身殘
民百戰而爭其不可得者不幸天欲禍梁兄弟內亂自納
於周周人從之不待其言安得不謂之智而當是時北有
高齊南有王陳諸將輕出其兵越人之都謀人之國若齊
陽以兵救之則梁人殲于遂之禍起于日前而北之
[illegible]之周之為周或可定心安可不謂之[illegible]嗚呼
以累世之敵一言來赴其意豈世從哉蓋欲存亡繼絕而
梁人不悟始也為之役中也聽其命始終不悟自墮其計

亦可謂幸矣

陳論

昔者言南北之分宋梁為強齊陳為弱梁固強矣
而宋亦強齊亦弱矣而陳尤弱江南建國藉之以淮淝之
阻[illegible]乃固制之以巴蜀之險則上流乃安齊雖云弱
蜀猶在我[illegible]未失也自侯景之亂梁
室遂微[illegible]術掠江淮藩維之勢血後存矣而魏遣
將[illegible]迎入益州上流之援無可恃矣及後梁國于襄陽又
遷于江陵則扼吾之吭折吾之脊不得高枕而臥矣此陳
之所以尤為弱也宣帝太建中雖命吳明徹乘高齊之衰
收復淮南又欲經營徐兗而乘周人滅齊陳師敗於清口
由是自江以北復入於周夫荊揚[illegible]地既以[illegible]上流不
安乃欲遠爭彭汴其功之無成宜哉大抵巴蜀猶人之有如左
右手背與人鬭左手雖奪而右無以應[illegible]必望其能
勝也如有蜀則吳強無蜀則吳弱東晉以[illegible]宋武以
平[illegible]至於齊梁而無西顧之憂其間惟陳以無蜀是以
魏取蜀梓潼既伐魏而因以平吳周取蕭詧既伐周而
因以入陳北方之能并南方者晉與隋其則皆以無蜀而
亡然孫氏雖無蜀而荊州無恙陳既無蜀又無荊州故孫
氏之禍遲陳氏之禍速所以異異蜀與荊州其與天下重
也如此詎不信夫

吳明徹伐北齊收復淮南之地

宣帝太建五年春二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
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壬午分命眾

寧以大德都督江討諸軍事表忌監軍事統衆
一萬戍谷陽徐州刺史泰郡都督盧頊出盤陽六人
遣軍被盤陽史申黃法𣂏攻之又出盟有歲
同一司尉破敵長孫洪略救秦州辛酉戰于占
郢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甲子南
譙太守克石梁城五月己巳梁城降癸酉陽平
郡降甲戌徐槾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法
𣂏緩之則又拒守法𣂏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
壯南合肥合肥望旗請降己卯齊北高唐郡降
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
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
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
城降辛丑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乙巳仍
振甲冑一鼓拔之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
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譙
廣達攻汝南徐州克之十二月壬午又從江北
之地

目論曰江南之國六吳陳爲弱而孫氏父陳氏發爲紳之
議以爲孫權勇而能斷陸議忠而能謀呂王僕所能作
有江南以遺後人而陳氏亡荒且謀刑政不立故不能永
世以爲人號陳叔不然以高宗之英明則任景定侍將南
劫齊師取其國如拾然繼以太宣之吳猶勸敵而徐陵
吳明徹佐之君臣父子皆下孫氏而乃獨異功哉殊勢
何吳得荊通蜀而陳失之也荊蜀居江之上流敵得之可
以順流而窺我我得之可以據流而拒敵呂蒙用於吳而
欲取荊陸遜用於吳而欲取蜀誠以利害之地不可不先
圖故陳氏之失失在於急爭淮汴緩圖荊雍益濟江之地
前限大江猶在城郭之外可以施扞禦之力若荊蜀之勢
則彌發肘腋在於心腹雖有智者亦不爲之謀陳人徒知
乘齊之亂而圖淮南侵周之強而緩荊雍不知當此之時
周亦不得爲無事強臣專政幼主內憤此可以爲之計矣
陳之君臣若能遣辯士捐萬金交鬬其間使之君臣相爭
則篡分立內自爲圖不暇外謀則梁氏君臣孤主而已我
因其隙移我東之衆以攻而取之乘破梁之威率兵西下
徑出沔水直指於鄀則鄀陷之道自成斬絕孫氏之餘
智收荊州蜀進可以圖天下何至於不能自守捨此不爲
空爭兩淮譬如嬰堵墻治浦蕭本必可以獲延滿月以困
困敗孫權當欲上岸取徐州而呂蒙以爲不可欲攻魯肅
帶洛陸遜以爲不可至於荊蜀則圖之惟恐其後守之惟
恐其懈彼其用吳爲審於陳是以能久

吳明徹與周爭徐兗之地明徹大敗

太建九年十月上聞周人與齊欲爭徐兗詔吳
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
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
自守明徹圍之十年正月明徹堰泗水灌彭城列
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
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
船歸路軍中恟懼一付之謂水路遂斷將兵卷

至時水漸微若背疾驚甲子決堰乘水勢退軍冀
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
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
執將士三万并器械輜重皆没於周

呂壽曰凡用兵者吾之所長吾則出而用之吾之所短吾則匿而置之此非善用兵者也吾欲用長而敵將不與吾爭吾欲匿短而敵將強與吾角此其所用猶有所窮不若因其所短用其所長昔者戰國之際晉悍齊怯孫臏因齊人之怯減竈以疑晉而龐涓禽三國之際魏勇蜀懦諸葛亮因蜀之懦立法以制魏而仲達走可謂善用所短矣江南之人雖城守有餘而野戰不足荆悍之私賈輕於進明徹若能作其輕進之性與為掠地之計簡輕騎率步卒使勝則輕進敗則易退不幸而無功猶足以自全而欲以舟車為攻城之具水勢為進退之資置所長暴所短以與人爭軍敗身執自取之也

周師入寇江北之地皆没於周

十一年冬十一月辛卯周韋孝寬分遣杞公亮
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甲午士彥至肥
口戊戌周軍進圍壽陽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兖
州刺史淳于量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
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
軍事曾州刺史皐文奏帥步騎二千趣陽平郡
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
督[illegible]帥衆入淮樊毅將水軍二万自東關入
焦湖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韋孝寬拔壽
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
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陵為大都督總水
步軍衆乙丑南北兖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
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
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
周

呂壽曰善取國者取之漸取而敵不知善守國者守於始守而敵不識秦之取諸侯歲用十師而十万之衆所爭不過一城長平之戰殺人之將坑人之兵震動天下而其所得上黨而已故秦之所攘取者不過尺寸而諸侯無甚顧惜不知日削月朘地盡而身隨之此秦之所以為善攻而諸侯之所以為不善守周之取陳蓋用是道惜乎陳人之不早悟也方其取蜀取漢東取淮北既而江北之地又盡取之漸其指爪而陳不知痛及其喪殆盡方欲出兵而與人鬪何其悟之晚也古之人尺地一民不輕以予敵恐其浸淫疽食將及於心腹耳

隋取江南

隋高祖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賀若弼自廣陵引
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
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北無
船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
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
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

候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故所之處
山中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
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戊辰陳主下詔中外戒嚴
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
廣達並爲都督將兵領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
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拔京口辛未韓擒
虎進攻姑熟半日拔之江南父老來謁軍門晝
夜不絕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
進緣江諸戍望風並走己卯王世積以舟師出
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
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
委施文慶文慶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由是決
將士有啟請事皆不行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
土岡蕭摩訶軍最在北若弼登山望見衆軍因
馳下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
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弼軍引兵
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驍卒潰亂擒摩訶任忠
帥數騎迎降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
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時陳
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皆乃入井
中令屯朝堂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

臣燾曰聖人之於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
王公設險以固其國故倚岳爲城塹海爲池高而不可攀
深而不可測此天地之形而王公之險不與焉雖使山海
四夷而國家無政形勢不足敵人過之如涉平地豈足之千
仞之山萬仞之淵而無龍虎之威荆州之兵收其上流沐
其門而無所恃惟知其不足恃也故欲立國者先立其勢
不可犯而後國可守孫權宋武之所恃以守江南者非特
萬里之江亦恃其法制嚴肅卒勇而二國之人不可輕犯
也江南自宋武之後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權何欽容
之吾視宋武之所爲而知風化之不舉觀任昉之彈四戶
諸忌之日而知刑政之不立見元嘉之敗濟口之虜而知
軍旅之無素薛安都常珍奇之變裴叔業亦欲爲河南公
而將帥無腹心之擁彭城之沐長孫子綏重典籤之官而
宗子無維城之固民風國勢所立如此而又朝廷百官人
各有心四方萬里民各有意是以萬里長江守之皆無人
隋人取之如拾草芥積弱之勢有自來矣先王知險之不
可偏恃以守國也故明政刑立法制厚風俗上下立分君
主一心使國勢炎然敵不敢近故能藉天地之形爲長久
之計向使四代之君能因吳越之資倚江淮之固藉荆楚
之援明法立制務耕織選將兵修守戰之備君臣一心而
闘北人則混一之計何患不成何慮不能守乎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十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

（宋）呂中撰

清初鈔本

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呂中撰。中字時可，泉州晉江人。淳祐中進士。遷國子監丞，兼崇政殿說書，徙肇慶教授。其書卷一論三篇，卷二紀宋太祖事，卷三至卷五紀太宗事，卷六至卷七紀眞宗事，卷八至卷十二紀仁宗事，卷十三紀英宗事，卷十四至十七紀神宗事，卷十八至二十紀哲宗事，卷二十一至二十二記徽宗事，卷二十三紀欽宗事。事以類敘，間加論斷。凡政事制度及百官賢否，具載於編。論中所議選舉貢格及茶鹽政制諸條，頗切宋時稗政。又所載銓選之罷常參，任子之多濫，三司之有二司，秘茶之易芻糧，皆宋史各志及馬端臨文獻通考所未備者。又所載朋黨諸人事實，及議新法諸人辨論，皆與宋史列傳多有異同，亦足資史學之參證。前有興國軍教授劉實甫序，謂中心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則是書乃中平日講論槀本，葉適等爲之編次云。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序

予頃遊膠庠有同舍□□編書以□□□□□
是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所
以措之事業垂憲萬年與□之休者其眾可已也
是書年以記大事一朝之事類之隨朝分類隨事
通釋考求源委顯微闡幽言近而指遠也大抵論
朝廷必端之君心論官僚必歸之宰輔論民法必
歸於美意敵國外患必歸於自治其國食兵實者
當其根而其流者察其源也至於論□□之□□
謂建隆尚嚴也自李文靖焚四方利害之言所以
積而為慶曆嘉祐之緩勢仁祖尚寬也自范文正
公天章閣一疏不行所以激而為熙豐也急政且
謂王荊公之　　即范文正公之遺意文正主於
上謂荊公主於利國使文正之說□行則荊公之
口可塞惟正公之言不過行於慶曆故荊公之學
乃適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范文淹
而遇王安石此世道升降之會也至於祈天永命
保民長世之基則以祖宗之仁意常在於紀綱整
肅之中而紀綱不出於仁意流行之外故治體似
寬柔而寔凝制度似煩密而寔　國勢似緩弱而
寔久雖中更新之毒亂夷狄之憑陵權奸之剝喪
貪酷之奮據敢於怨吏而不忍讎吾君敢於顯天
而不忍叛吾國於是天心之仁愛亦睠睠而不忍
□□南欽文廟論統竟興祖皇帝一紹已厯撫奏
而三嘆也嗟夫厭亂之民思治玩治之民思亂排
也非之服暢皆以安為危不□於質樸而自不能
不淳也習不竿之見聞者以安為危不期於奢麗
而自不能不薄也思治而一於質樸者聖人出而
萬物覩矣思亂而競於奢麗者雖聖人亦必百倍
其功而後可挽也然則藝祖皇帝之闔闢造化所
以使人人一心事事一寔者何其盛哉夫當世道
之扶衰而通之惟其思所以是新者雖一事一
物之可因仍也故世非承平不得以承平之事為
此等言慶曆元祐於非慶曆元祐之世者非愚則
誣抑又嘗拜觀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
大普對曰道理最長此堯舜之問揆契之對也我
朝所以理學　　者其論已花於此而國家之其
之休所以超軼漢唐者是特有此義理耳合義理而
言治非知言者也此書之作其有本乎書肆請以
刻梓且求序之因書於首編如此抑猶叔祖有云

野人快炙背而夫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遇則不求惟願與學者嘗其是而已

淳祐丁未上元前一日迪功郎前興國軍軍學教授劉寔甫序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目錄

呂府教舊遊庠序慣熟國史因作監本資治通鑑摘其切於大綱者目分為門類集為講易揭屋中用之如庖丁解牛不勞餘力非已刊行取信於天下學者有年矣今表舊板漫戲有妨披覽是用重加整類正其差舛補其疏略命工繡梓整然一新視原本大有徑庭所謂愈出而愈奇者收書君子幸垂鑑


卷之一

治體論　制度論　國勢論

卷之二　太祖皇帝凡二卷

即帝位　廢藩鎮　收兵權

平澤潞　平淮南　平荆南

平湖南　平蜀　平太原

平南漢　平江南　命將帥

待大臣　宰相　執政

中丞久任　御史恤刑　户部住財

省官　試吏　論對

章奏　去贓吏　頓循資格銓選

嚴舉主法擇賢


史266 380

卷之三
太宗皇帝
正心修身　抑奢崇儉　幸太學
嚴貢舉　聘隱逸　裁任子
明賞罰　閱武　水戰
砲車　騎射　籍禁兵
正兵法　廢冗兵　嚴階級
遣使賑貸　蠲租省刑　勸農桑
卹刑獄　賑飢民　視旱田
寬征稅　度民田　作戶籍
定役法　浚河渠　通漕運
都汴京　置內庫封左藏　制禮樂
限度僧　弭天變河決霖雨　女真貢馬
契丹和戰　平盜賊
卷之四
太宗皇帝凡二卷
即帝位　轉運使　三司使
宰相　臺諫　經筵臺諫
經筵史館　講學正心　翰苑
給事　時政記　起居注
考課　任子　官吏
太子侍講　立太子　祥瑞
災異
卷之五
太宗皇帝
貢舉　隱逸　閱武
馬政　屯田　築城
蠲逋租　募義軍　戶口
役法　仁政寬稅輕刑恤民　決獄
恤刑　常平倉　內庫
誅奸臣　抑宦官　宦官除直有功
通下情　求直言　興學校
賜九經　平太原　征契丹
西夏
卷之六
眞宗皇帝凡二卷
聖學　經筵　聖翰
正紀綱　杜女謁　抑宦官
裁外戚　崇節儉　禁奢侈
求直言　弭天變　却祥瑞

天書降（羣臣書 等瑞請 封禪） 郊天費 理財計
會計錄 宰相 執政

卷之七
真宗皇帝
制誥 翰林 史館
宗正玉牒 臺諫 監司（廷薦司舉 走肯騎）
館閣 太子官屬 貢舉
求隱逸 建學 閱武
馬政 方田 恤民（置倉屯丁 蠲糴夫門）
常平倉 茶利榷 蠲逋負
行堪磨 減冗吏 西夏
棄靈州 築綏州 西蕃
契州 盜賊

卷之八
仁宗皇帝
御經筵 崇聖學 正紀綱
抑內降 遠女寵 抑外戚
尊太后 抑外家 教英宗
定儲嗣 宰相 執政、

卷之九
仁宗皇帝
臺諫 給事中 起居舍人
兩制 史館 館閣
三司使 宗正司 睦宗司

卷之十
仁宗皇帝
朋黨 君子小人 嚴銓選
試制科 行貢舉 變文體
置大學 命講官 州郡學
五書院 武學 行磨勘
嚴贓吏 戮敗將 汰冗吏
汰冗兵 募土兵 漕運類
戶口數 差役法

卷之十一
仁宗皇帝
省財費 崇節儉 行楮幣
寬坊場 罷青苗錢 常平倉
改茶法 賑飢民 恤流民
裕民力 城水洛 憂敵患
弭盜賊


史266-382

卷之十二

仁宗皇帝

弭災異　修君德 雨雹 地震 大旱 赤雷 旱蝗 地震 星變 水患 日食
却祥瑞　抑尊號　仁明武
仁德　明國法　嚴賞罰
恤刑獄　行赦宥　謹號令
明賞罰　責功寔　議鍾律
元昊西夏　契丹　傳位

卷之十三

英宗皇帝

即帝位　宰相　樞密
臺諫　經筵　濮邸
親族　史館　敬天變
募民兵

卷之十四

神宗皇帝凡四卷

即帝位　親政事　持心
治國　尊寵臣　選監司
參政　正官名　定官制
建儲　求直言　地震

河決　水患　星變 彗出太微垣
兵將　兵費　財用
用濂溪之學　邵康節之學　張橫渠之學
司馬光資治通鑑　富弼遺表
安燾條諸司格式
諸老君子致仕投閒　蘇軾以詩為小人誣謗
禮樂

卷之十五

神宗皇帝

論安石才學　論安石坐講之制
安石變法之始　書生得君自安石始
役法　浚河　遣使察水吏
開邊之始　理財之意始露
鬻爵鬻牒　壞風俗　三不足之說

卷之十六

神宗皇帝

王安石逐諫臣　罷諫院　排中丞
罷中丞　貶御史　罷舊相
用新進　護奸黨　引用奸人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　置提舉常平官

置檢正五房并習學　　增京觀官
行保馬戶馬法　　行均輸法　　行青苗法
行交子法（三行三罷）　　行保甲上蕃法
壞常平法　　糶廣惠倉　　更科舉法（新經字說）
行李定三舍法　　行市易法　　立宗室應舉法
立宗室補外官法
役法之行皆惠卿所定

卷之十七
神宗皇帝
議新法者罷　　嚴刑獄以報私讐
謗法者罪之　　司馬判留臺不言新法
諸君子爭論新法
王安國非又安石所為　　數安石十罪
鄭俠圖獻新法不便奏乞罷以銷天變
神宗悔新法之罪　　罷市易法
罷官賣鹽法、安石巧於進退
安石雖退而附黨者進　　惠卿行手實法
行方田均稅法
安石復相安石　　托交趾以文天變
惠卿叛安石　　安石復罷相　　以王珪吳充同平章事

卷之十八
哲宗皇帝（凡三卷）
即帝位　　太皇太后同聽政　　盡罷新法皆從出
罷制等法　　復罷新法或言不便
立科舉十法　　立戶部總財用法
置理訴所以通下情　　復茶鹽法通商
賑飢恤貧　　絕內降　　司國論訴陳十事
求直言　　薦賢材　　三省宰相
相重臣　　待大臣　　定官制
序官爵　　舉諫官　　重監司
崇節槩之學　　崇道學之臣（洛黨）

卷之十九
哲宗皇帝
經筵　　聖學　　君德
治道　　邊防　　兵政
水患　　河決　　減蔭補恩官
裁省冗費　　郊祀（分祭合祭之異）　　家法
始新征　　去小人　　元祐君子

卷之二十
哲宗皇帝

諸君子自黨分　小人借經之說以欺君
小人誣君子有調停之說　小人攻君子
小人進而遐遯　小人亂國是　小人廢役法例
小人掩過　小人陷君子　小人攻小人
小人害君子自有公議在　小人私廢置
戒小人偏徇　小人誣太后　諸賢罷黜
傳位
卷之二十一
徽宗皇帝凡二卷
即帝位　黜陟大臣　君子小人進退
小人任事　小人變法　小人妄生國事
小人壅言路　善類日凋　小人聚斂
小人欺君　戚里宗屬
卷之二十二
徽宗皇帝
小人擬御筆之令　小人再復紹述
小人通虜　夷狄　邊備
修國修　二程之學　傳位
卷之二十三
欽宗皇帝

即帝位　求直言　學校公議
遷幸　大臣輕重　中國無人
朝廷用人不專　人臣主議不一　朝廷無定議論
虜稍退朝廷不為預備之計而治不急之務
大臣文天變　小人以和誤國　虜陷太原
虜犯京師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一

黄甲省元肇慶府學教授溫陵呂中講義

省元國學前進士三山繆烈、蘭泉參构編校

序論

治體論

古今論治者不過曰寬與嚴而已然寬非縱弛之謂也而世之論寬者則流於縱弛嚴非慘刻之謂也而世之論嚴者則流於慘刻及是則曰寬當施之所當寬之地嚴當施之所當嚴之人是以為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軍心也士大夫之心也是寬之所當施也自古之所以為天下患者曰外戚也宦官也藩鎮也權臣也是嚴之所當用也東周之寬能施於強暴之諸侯而不能及於匪風下泉之民秦人之嚴能施於閭左之戍卒而不能正鹿馬奸諂之宦宣帝之嚴能施於趙蓋韓楊而不能施於許史之徒元帝之寬能用於弘恭石顯而不能用於堪猛望之之類是皆寬於其非所寬而嚴於其非所當嚴也其說似矣而不知外戚宦官強臣藩鎮固當律之以嚴而軍民士大夫之心亦豈徒寬者所當係屬哉蓋寬者仁意浹洽之謂嚴者紀綱整肅之謂仁意之與紀綱二者並行而不相離則不待立寬嚴之的而治體固已定矣聖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為本而其施之於政則必有紀綱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仁意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廣博周遍而無間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於不嗜殺人而至於言仁政則又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其意正謂此之我朝治體之所以遠過漢唐者蓋其仁意常渾然於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於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嘗少恩然在內不得預政在外不得為真刺史則無呂霍上官之禍其於上官也未嘗濫錄然內侍官不過留後雖有功不除宣徽則無伯牙專恣之禍易置節度於杯酒宴笑之間而籍諸道之一兵一財無不歸於京師則無山東河北之憂置參貳以分中書之權而又置臺諫以察政府之奸則無操縱舞弄之變是其紀綱固嚴於其所當嚴之地矣然至於係屬軍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嘗無紀綱以行其仁意也一賦不忘加一役不妄興一刑不濫及一遇水旱或發倉廩或出

內庫而不吝固所以結民心也然竊盜者有禁吾
汗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紀綱為何如驍
勇者亦其籍有功者收其窮老病者亦優以劇員
每遇一敘降一赦則與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結
軍心也然一汰而數萬人一戮而百餘卒士卒之
犯將校者有禁將帥之甚士卒者有禁其御軍之
紀綱為何如戚士至於及眾舉舉官至於及內親
任子至於異姓拜迭日必擇良日退大臣則曰均
勞逸固所以結士大夫之心也然禮部有覆試條
即有定員百官非有勞不遷贓吏雖有赦不貸其
所以嚴士大夫之紀綱又何如我祖宗豈不知軍
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國家之命脈不可一日失者
而顧律之以紀綱之嚴何哉蓋使盜賊殺傷之法
不嚴則是仁於凶捍之徒而民之冤抑不得伸者
不被其仁告訐豪橫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究之
徒而民之貧弱失職者不被其仁茶鹽權酤之法
不嚴則是仁於邊利之徒而民之終歲勤動者不
被其仁是雖日下蠲租之詔月頒卹刑之令無益
也使階級賞罰之法不嚴則是仁於驕惰之卒而
將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揀汰蒐閱之法不

嚴則是仁於罷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銳者不被
其仁赴剝私役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貪之將而
士卒之困悴無聊者不被其仁是雖日有賜月有
給歲有賞無益也使學校貢舉之法不嚴則是仁
於徒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藝者不被其仁銓選
薦舉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
進身無路者不被其仁贓墨之法不嚴則是仁於
貪污之吏而人之苦於棨刑重賦者不被其仁是
雖高爵以濤之厚祿以餌之無益也無仁意則紀
綱因無所本而立無紀綱則仁意無所輔而行今
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
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無紀綱以
違其仁意而使之然皆咎於仁之不足以為政祖宗
立國之意有弊此王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
世之論者曰我朝自建隆至於淳化至道之間則
治體類於嚴自景德至於嘉祐治平之際則治體
類於寬故熙寧專欲法太祖之嚴而深懲仁祖之
寬豈知太祖之所謂嚴者紀綱整肅而仁意未嘗
不流行於其間仁祖之所謂寬者仁意浹洽而紀
綱亦未嘗有所更變特以國家承平百年之久則

人情汎弛吏習閒循其間紀綱因有廢而不舉之蠹譬之室焉歲月既深風上雨則不能無一木之朽一墻之傾一瓦之毀爲工師者不過杜其隙補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矣何熙寧大臣不以振起爲心而以更變爲心以少許之闕漏而乃併與四圍堂宇而撤之不惟壞根宗之紀綱而忠厚立國之意併去之矣章子厚則因荊公之所未爲者而爲之蔡京則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敝也士其弊也寬冗濫及於貂璫而岐法又加於善類焉以童貫之徒妄加節鉞而元祐元符之賢不使容身於天地之間是其寬失之縱弛嚴失之慘刻而又顛倒錯謬施之於非所當施之地矣嘗因是而攷我朝立國之本末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爲慶曆嘉祐之故弊自范文正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爲熙寧之急攷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也始於明黜陟終於重命令當時之言稍稍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擇官長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徭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擧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說或著爲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豐元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於是乎決矣

## 制度論

先儒嘗謂漢大綱正唐萬目擧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擧夫綱擧則目張綱目不可分而爲二固也而先儒之言云爾者蓋大綱者謂法之規模大意也萬目者謂法之條目纖悉也漢法疎而易容則規模宏闊於唐唐法密而易昧則其條目特詳密於漢耳漢繼秦之後官秦官也兵秦兵也制度則曰襲秦禮儀則曰襲秦其法疎矣然官職大小之相維兵制內外之相制取民不及於農取士不以科目則其意猶寬也唐人六典以建官府衛以寓兵口分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其法嚴矣然政事出於二三士卒廢於當上獨賣不常而啟兼并之禍升降不定而啓兩稅之法則其意何

昧也我朝之法大綱之正既過於漢而萬目之舉
反不及於唐何耶蓋善革弊者非必盡變前人之
法不過修舉其大綱而節目隨之不善革弊者必
盡變前人之法往往纖悉於其小而濶畧於其大
孔子論繼周百世之道不過因其所可因而損其
太過益其不及者爾孟子論表發井田之法亦不
過言其大畧而為之節文耳世儒有志於復古者
必欲株摭古制補綴經典一一與之牽合不知居
今之世而欲盡行古之法不惟未見其利而先有
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共然難行故自其小不循

卑以成大不倫而已英雄之君出而建置一代之
規模豈知隨儒拘士細碎之所為周初繼唐末五
代之後此正制作之一機而我太祖創法立制不
務名而務實不變其法而變其意一轉移之間事
體頓異矣三省為空官而平章分為三等唐之制
也而我朝因之然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奉行
而職守交通無命令壅遏之患尚書侍郎有六部
侍從則自禮而戶自戶而吏常調則自工而刑自
刑而兵則資格素嚴而在位無速化之念進士為
一等世賞襍流各為一等一秘書監官也進士則

遷太常陰補則自郎中五遷而後至一前行郎中
官也進士則遷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
小卿流品有別而士大夫有激昂之心則官非唐
之官我朝之官矣侍衛起於後唐而我朝因之殿
前司起於周而我朝因之皇城司起於梁而我朝
因之然禁衛之軍統於武臣則不出於宦者之手
諸道之兵皆於禁衛則不傳於節度之權殿前為
一司侍衛馬步各為一司則有南北相制之意京
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合諸侯之兵足以制京師則
有內外相維之意兵權制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

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殿省有握兵之重而
無發兵之權而又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
使極精則兵非五代之兵我朝之兵矣衛前以主
官物理正鄉書手戶長以督稅耆長弓手壯丁以
捕盜各以鄉戶等差充此亦因前代差役之法也
然自建隆三年詔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察
則無不均之患大平興國四年分民戶為九等上
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則無逃亡之患矣以鹽鐵戶
部度支為三司使位同三樞自為計相此亦前代
理財之法也然轉運財賦悉指二司則在外無橫

歛內藏所儲總之三司則在內無横費而乾德又
詔三司行移有不使漕臣得以上聞則彼此相臨
內外相察無隱好侵欺之弊矣內予監唐制也於
屢親臨幸自貿孔顏以文臣知州以儒臣典獄命
宰相以讀書而有宗儒重道之實矣貢舉亦唐制
也然及第人不得於知舉稱門生選或不公加之
覆試陶穀之子李昉之子呂蒙正之子皆不得與
則有選賢舉能之意矣定刑部詳覆法而無五代
濫殺之病禁天除寬政稅而無五代横歛之病禮
正於竇儀之所定樂止於和峴之所造而文物略
備矣此其酌古今之宜恭人情之公通世道之變
雖曰因前代之法而點鐵為金化臭腐為新奇反
枯骨為生意豈必盡復古制而後為一代之法哉
然天下無百年不弊之法謀國者當因法以革弊
不當因弊以亡法此豈大臣所謂不務革其弊而
欲變其法者也觀其熙寧初年入對一疏而變法
之規模盡見於此其論本朝不任信大臣不盡行
古制親細務而循弊法用君子而恭小人皆當時
士大夫之所知而不敢言者而安石獨敢言之學
校也貢舉也科名資歷也監司郡守也又皆慶曆
大臣所嘗更變而不敢舉行者而安石獨敢行之
農之貧民之冗宗室之費上下俱以為困而未有
策以處之者安石獨敢任之然其言法之弊則是
而自為變法則非變常平之法而為青苗免差役
之法而為僱役改發運之職而為均輸改茶鹽之
法而為市易壞正兵而為保甲廢牧監而為保馬
以條例司奪三司之權以新經字說變天下學校
以經義詩賦變天下之貢舉設官則以冗增冗立
法則以奇益奇夫以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而且
不盡變其法熙寧繼嘉祐治平之後乃欲盡變其
法何其思慮之不詳辨耶蓋我藝祖之法則修舉
其大綱而闊略其節目者也安石之法則纖悉於
節目而闊畧其大綱者也至元祐時又欲盡變熙
豐之法夫熙豐之法則在所當變而必欲盡變之
則又過矣蓋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去而熙豐之
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變
熙豐之法則不可以太急青苗均輸之法可罷而
僱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
法則因其已成獨代親度其役數閱於農隙以省
養兵之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

取經義獨不可用之以廣經學乎至治之世不能無弊法至弊之法亦必有美意國初惟不盡變前代之法而惟變其意所以為一代憑藉扶持之地熙豐帐試盡変祖宗之法元祐惟欲盡変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紜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國之初意而輕於変更章子厚蔡京諸人又不能原安石立法之意而托於紹述法愈更而愈下而中興以來學校貢舉大抵皆蔡京之法而差設僱役之差行經總制錢之立類又王安石諸人之所未為也故嘗謂我朝之法自建隆至治平其間雖有益而其大意皆本於藝祖之公法変於興寧而極於今日雖其間有更有革而其大意皆不能大異於安石之私世変之升降治道之盛衰人才之得失亦可以槩見矣

## 國勢論

國之論者當記其治體治亂當觀其制度強弱當觀其國勢殷周治安皆千歲而漢唐享國不及三四百年者治體之有純駁也漢四百年治多而亂少唐三百年亂多而治少者制度之有純寄也漢唐多內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者國勢之有強弱也蓋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體制度而無漢唐之國勢自昔惟患人主之不講學也而我朝列聖則無一日而不學自昔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而我朝臣子則無一人之不可諫自漢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則有事親之法漢朝女主臨朝 專擅我朝高曾向孟之賢皆為社稷計則有齊家之法母后之族不預政則有待外戚之法宮殿無華侈之飾則有尚儉之法宮中寝居冠服必以禮則有尚禮之法臣下有然無誅則有寬仁之法此治體之所以多純而少駁制度之所以似踈而寔寄蓋其根本之地有可言者而國勢之所以不若漢唐者則有由矣蓋我朝北不得燕冀則河北不可守西不得雲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為強通漕以為利此國勢之弱一也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郡縣大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盡關於上而遲重不易舉此國勢之弱二也以科舉程度而取士以銓選資格而任官將帥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薦

士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拂膺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朱墨為法以議論為政又本朝規模所獨病此國勢之弱三也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天下之異志終也不足以弭夷狄嫚侮之驕心譬之長江大河無黿鼉蛟龍奮迅鼓鬣以激其衝突潰蕩之勢帖然安靜之久人亦得押而玩之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然太祖規模宏遠謀慮周防雖都四平無險之地而欲都西京欲都長安置內庫以積山后之地積縑帛以易胡人之首其志未嘗忘也然於諸道藩鎮之權而久任邊將付以重柄以郭進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以董遵誨守北邊十餘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嘗不藩鎮也於文法之中未嘗抑天下之富商大賈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傑是蓋有以助我二國之勢轉移闔闢之機又非常法之所能擬議者自太祖以來外權愈困內法愈密以陣法圖授諸將而邊庭亦如內地支郡各自達於京師而列郡無復重鎮加以河東之役王師已罷故雖以曹彬名將而亦不能收一戰之功自是而後偃兵息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樂喜無事而畏生事求無過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簽容之法故雖以景德親政之後天下以為美談而不能不納賂以為盟雖以仁宗慶曆之治至今景仰以為甚盛而不能不屈己以講好然景德之約盟非寇準之志也契丹之增幣非富弼之志也元昊之增歲賜亦非韓范之本心也觀寇準發許及戎虜主心之[illegible]河北琦請都洛陽仲淹請修京城之計至靖康而皆於諸公方慨然為此變遠慮更理弊政而不一二年間其身已不能安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使雍熙無輕動之舉則中國有可畏之形而景德之虜必不敢寇於河北使寇準得盡謀於景德則虜人必有執藩之禮而敢議關南之地於慶曆使韓富之計得盡行於慶曆則中國必無增幣之恥而宣和間必不召女真以雪憤矣至此而後知太祖之為慮其深且遠哉雖然慶曆以前此一時也熙寧以後又一時也慶曆以前在外之國勢似弱而在內之國勢實強熙寧以後在外之國勢似強而在內之國勢已弱自安石不能改弱勢而為強勢乃

歆因弱勢而為強勢覩其上書於嘉祐之末謂本
朝不任人而任法是矣然安石之法其果與賢人
君子共事乎謂今之教士大抵誦說課試是矣其
新經字說其果能出於文墨之外乎其入對於熙
寧之初謂本朝狗有司之細故而安石所謂愈煩
碎而不足言矣謂君子小人正論邪說之樣用而
安石所為則純用小人邪說矣謂理財大抵無法
而安石所理之財愈竭下以事上矣故凡青苗凡
保甲凡兵財之政使本末俱弱而已方且外張國
弱啟釁於交趾興兵於熙河拓境於海外竭中國
有用之物以事空虛無用之地夫安石初意不過
欲變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矣
然种諤綏　之議安石猶未主之也韓絳慶州之
役安石猶以為習邊事也迨熙寧四年以後始主
王韶章子厚沈起之說矣安石變法之罪小而興
利之罪大興利之情猶可恕而開邊之罪為可誅
矣何者元豐小人不過因祿位耳及其患失則兵
困於靈武紹聖小人不過反元祐耳及其得志則
兵興於湟鄯蔡京始謀亦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
求悅則薦童貫以帥西師王黼始謀又不過傾蔡
京爾及其勢利相軋則必復燕薊以邀功名是皆
安石有以啟之也吁募胡人之首晶山後之郡此
藝皇帝之宏規也而熙寧用之則陳取熙河橫山
剪西人手足此韓范之本謀也而元豐紹聖宣和
用之則并盡祖宗之國勢外形雖龐弱而元氣強
壯於內則外邪有所不能動熙寧以後之國勢枝
葉雖茂盛而本根搖瘁矣謀國者當以是察之或
曰子之三篇皆不滿於熙寧毋乃已甚之論乎曰
古今治亂之机皆決於君子小人之進退熙寧以
前非盡無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為甚多
故紀持治體尊守制度振起國勢自建隆一陽之
浸積而至於慶曆則為三陽之泰矣熙寧以後非
盡無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來而未艾故
治體以壞制度以變國勢以衰自熙寧一陰之遇
極而至於宣和則為六陰之否矣此愚因論本朝
之事尤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有感焉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一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二

黄甲省元肇慶府教授温陵吕中講義者
元國學前進士三山繆烈蘭皋蔡楠綿校

太祖皇帝

建隆二年　乾德五年　開寶九年

即帝位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

先是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諸將禦
之士卒服其恩威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
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死力破
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檢點為天子或被上以
黃袍上固拒之不可乃誓諸將曰近世帝王初
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
賞不然當族誅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
犯

項寅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
後唐以來五十三年天下凡易天下之厭亂極
矣豈真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
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寔生於是
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
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
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漢書初興
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
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推迫不得已而
為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
抑五代之亂帝王廢易者莫非藩鎭士卒也㓨
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
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
苦亦可救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
殺者孰能與於此

處藩鎭　收兵權

建隆元年七月以昝居潤權知鎭州此初以知州易方鎭也
二年從趙普之請復置縣尉此革五代節度使補親隨為鎭將與之抗禮之令
二年四月初置通判命文臣知州分節度使之權
又命朝臣知縣時符彥卿久鎭大名專恣不法屬
邑頗不治故特遣強幹者往隸之此革藩鎭驕縱之弊
乾德三年又置轉運使八月籍諸道驍勇兵補禁
衛

所以收方鎭之法

方鎭猶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今不

史266-394

同方鎮立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有慶天下之定制而後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名而反受方鎮之實禍以周制孜之賦輸於大宰則諸侯不得有私財士貢於京師則諸侯不得有私人非有璋則不得起兵非瑞節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閒田使吏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則加地進律無功則削地罰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官豈如唐人不致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我至於五代其禁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維製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官朝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論我太祖布置區處藩鎮規模高處

建隆二年閏月解慕容延釗令坤兵權七月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上召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言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莫若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石守信王審琦非統御才乃授以它職上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以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計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明日皆稱疾請罷

開寶二年十月鳳翔王彥超等罷節鎮用趙普之謀也上宴當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語之曰卿等皆國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等五人喻上意皆請老罷節鎮

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五代以下以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實笑收之而有餘文建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讐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之罪則齊

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
託婦寺亂於內則漁陽鼙鼓必不致方鎮之禍
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毋必不
致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
正孟子所謂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
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權之策
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太祖能服藩鎮之心

平澤潞　平淮南

建隆元年四月李筠據澤州命石守信等討之九月
李重進據淮南命石守信等討之 李筠重進自焚

上之入京也歸通李象協謀上之即位也李筠
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
雖在周爲頑民在商爲忠臣然三入者皆不知
天命之所歸正易所謂諫夫去也
上既平澤潞遂經略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
戰艦於迎鑾以圖江南 元年十一月
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
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荊廣
混一規模大略亦可觀矣

平荊南　平湖南

乾德元年二月慕容延釗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
沖降荊南平二月延釗至湖南獲周保權湖南平
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收而
後　故秦人欲攻必使先勝以爲先歸規而後
齊楚唐太宗欲平竇鎮張和請以爲先建而
後魏得周世宗欲平天下者以爲先正南而
後東河太祖之規模先澤潞淮南次湖南荊襄
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既平而後及於
河東蓋得後先攻取之機矣

平蜀

乾德二年十一月命王全斌等伐蜀命王全斌將
兵三萬由鳳州道劉光義將兵二萬由歸州道光義
渾字化曹彬等副之詔諸將毋得侵暴違者以軍法
從事時京師大雪上念西征將帥衛紅雲即解
裘帽遣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偏
及明年先劍門孟昶降蜀主物諸將辭行上謂曰
所破郡縣當傾帑藏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
李昊勸昶降昶命草表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
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以劍閣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

至昶降不過六十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時
先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詔有司治昶第一區凡五百餘間遣以賜之）
之文命所破州縣傾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
惟土疆爾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
初王師之下西蜀也諸將所過咸欲屠戮獨曹彬
禁止之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詔褒之王
仁贍自蜀還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
惟曹彬一人爾上嘗問彬以官吏能否彬惟薦沈
義倫可任（初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舍蔬食及歸橐中所有止圖書數卷）
上聞清節遂
人故擢用之

人君創業之初命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
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
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當曹彬而責
全斌仁義倫而責仁贍（全斌仁贍在蜀專奪子女玉帛貨賄上責）
之嘉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
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賄之罪愛
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征太原

開寶二年二月命曹彬等伐北漢上親征圍太原
上初雪夕幸普第曰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又曰
欲收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
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之以俟削平諸國彼彈
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　閏月大軍頓甘草地中
會暑雨多腹疾詔班師
太祖之未能取可東征太宗之未能致然載而
天相之不盡純於倫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
於代也時未至望人何能見時而為時
之就望人不能先時而不為此平可乘以在
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見太宗平東讀表）而太宗之規模
宏遠矣之數年其於亦必取於前也（太平太子時太平可為）

平南漢

開寶三年九月命潘美伐南漢上以劉鋹奢侈殘
酷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明年春二月劉鋹降
虐平上嘗謂樂甫不敢欺上對曰臣推赤心置人
腹中安有此事敢且可欺之
以吾觀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
而先至歸長門劉鋹奢侈曰吾當救此一方
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　民命江南亦有何罪
但明揭之則豈容他人鼾睡則先伐江南所以

## 一天下

### 平江南

開寶七年九月命曹彬代江南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八年十一月彬克江南徐鉉言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上問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鬭李煜一門切毋加害彬忽稱疾諸將問疾彬曰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及還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自古下亂之主兵既降毛不免仇殺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已而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氏無多害故僭偽之家皆得保全免死於刑下自古攻敗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尚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 任將帥

建隆二年十二月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　時僭偽未下西北二虜未賓先是周朝已命李漢超守關南馮繼業守靈武何繼筠守棣州郭進守洛州上受禪皆因其任又益選將帥之忠勇者於是得李繼勳於潞州賀惟忠於易州姚內斌於慶州延州有趙贊保州有王彥昇隰州有李謙溥瀛州有馬仁瑀通遠軍有董遵誨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予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募死力其間諜上嘗曰朕雖或後宮之費極於儉約至修宮室亦無所惜自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以剗湖川廣湖楚之地得偏士守四方推赤心待人之效也繼筠居北邊二十年惟忠曉兵法十餘年虜不敢寇邊內斌在慶州逾十年郭進在山西二十年嘗軍校上選戍卒厲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人言平江南則曹彬之功平湖湘則延釗之功平西蜀則全斌之功愚以為郭進惟忠等與有

力為使守西北者無其人則衆而雜可以進取
豈無後顧之憂哉蓋古人有封建之法所以無
夷狄之禍太祖既削方鎮之權矣然於邊將任
之久責之專雖無方鎮之名而享方鎮之利是
以二虜不敢犯邊西北二邊久任將帥之功自太宗以後有
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疆之侮亦以外權既輕
而邊將數易故也

待大臣

開寶元年貶雷德驤官初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
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面白其
事併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曰鼎鐺
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
以判大理寺而敢以言大臣之短不惟吾後日
敢言之風亦可以無大臣專擅之禍漢高帝聞
蕭何多買田宅之污則有械繫元勳之辱此漢
一代所以有誅戮大臣之禍我太祖聞趙普強
市人第宅之事則有鼎鐺有耳之責此本朝所
以有進退大臣之禮

宰相

建隆元年正月以趙普為右諫議樞密直學士初上領宋鎮普為書記以佐命力遂
建隆元年二月加范質王溥魏仁浦吳廷祚官普
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
侍中王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
院事加司空魏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 世宗 三大館
職皆宰相兼之前昭文次監修次集賢國朝皆因
焉吳廷祚同二品
周之三相待之不殷此殷士膚敏祼將於京之
意然太祖入京之時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
故名臣言行錄所以紀質而黜溥也我太祖猶
以為前朝宰相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
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則士君子進退豈可
輕哉
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
章事四月置參知政事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不
宣制不押班不升政事堂蓋未欲與普齊也
開寶七年八月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政
事堂與宰相同議政事未幾又詔與普更知印押
班奏事以分其權

天下大任非一身之所可獨運故必擇相以寄之亦非一相之所能獨辦故又擇一二人以副之是以有伊尹必有仲虺有周公亦必有召公後世既無伊尹周公之才而欲專任一相所以權愈重而事愈非也國初三相並任則未立參政之官自趙普獨相而後置以副之其後則同知印押班非惟可以分其權亦必使之共其政也然自宰相之權重為參政者不過簽書紙尾而已惟魯宗道與王欽若相可否唐介與王安石辯是非不負太祖置官之本意矣魯宗道唐介盡參政

之職

開寶七年八月趙普罷九月呂餘慶罷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　趙普獨相二十年沉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碎綴以進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者上曰朕不與遷官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門不去上卒從之嘗設大瓦壺於閣中凡奏疏意不可者投諸壺焚之其多得謗咎由此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遏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其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　可降出印行之國初二相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跡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普獨以天下已任故為政專事所以啟德驟父子之謗也自是後以居正義倫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耳

開寶二年九月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平章

江南之功

初上許彬以使相及平江南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宗賜錢五十萬

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周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投諸將之心矣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宰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以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仁宗不以使相賞狄青亦此意

林德頌曰曹彬之平江南答一使相而不拔非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吝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中輟非忘功也慶其名位之極無以爲他日賞也

中丞久任

開寶四年秋七月劉溫叟卒爲中丞十二年上艱其代終不許解職及卒上曰必純厚如溫叟者乃可

一中丞任之十二年又其且卒也則曰必純學如溫叟乃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任其職趙中令之相凡二十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作坊至畢賤也而雷丞典之至十餘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御史恤刑

開寶六年五月以馮炳判御史臺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京城左右院與司按鞫獄選牙校任人上衷於庭獄至是改用士人以新及第人爲司寇參軍

任人而不任法以處他事則可以處刑獄則不可此刑統之不可無也夫律令之明條章之具使罪應其法法應其情奸吏猶且爲之輕重況無法乎本朝格式律令皆有常書張官置吏所以行其書耳乾德元年頒新刑統當依蓋所定也然有有司所此之法有人主所操之推寬緣坐而嚴故入命士人以典獄責御史以無冤民此太祖用刑之推也建隆二年嚴決、杖故但四年頒緣坐法書示五刑會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此皋陶所執之法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大舜所操之權也有司執一定之法人主得從輕之權此段論恤刑獄

戶部主財

開寶二年七月以辛仲甫爲三司戶部判官上問普曰儒臣有武幹何人普以仲甫對上因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才幹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不及武臣一人也

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

所以培國脈而重民命歟

省官　試吏

開寶三年七月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爵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重爵

開寶六年四月嚴堂後官選六月御便殿閱試吏

創業之世多責實守域之世多虛文覆試之法歟無一士之不實勸農之詔歟無一民之不實籍記人才歟無一官之不實揀汰驕惰歟無一兵之不實也以慶曆元祐之盛而杜衍之任悲呂大防之盡忠且欲汰吏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若兵若官乎是虛文之習難革故也 太祖事 事青定

論對　章奏

建隆三年二月詔百官每五日內殿轉對並須指陳得失直書其事

國朝之制寄贈宣召侍從論思經筵留心翰苑復對二史直前郡臣名對百官轉對監司郡守建辭三館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投匭太學生伏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也然太祖詔指陳時政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太宗令宰執樞密各述送軍儲差運武合發軍糧多少舉兵深入合用兵機何人將領何監護直言其事信不必文此皆聽言以實也今世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盡言而無所用豈非病於議論之繁多歟 太祖 太宗 聽言以實

去贓吏

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度民田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

建隆二年四月濱河令李瑤按田受贓杖殺閻淺

有宴枉刑者

乾德四年八月宴近臣紫雲樓下上因論及民事謂趙普等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

傳曰刑不上大夫非謂有罪而不形也為士大夫者當自愛其身不至於刑也我朝待臣下以禮而贓吏者戕民之斧斤害民之蟊賊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類則禽獸爾明主在上則誅之絕之可也熙寧大臣 王安石 歟

法太祖之嚴而獨以贓吏寬之何仁於贓吏而
不仁於無告之民何仁於小人而不仁於君子
耶

乾德四年知衛州郭玘以贓罪達於上聽詔表仁
厭鞫之罪不至死復遣張純鞫之故置於法

是年諸倉受納輔臣以班薄進有工部侍郎文頴
中選宰相奏翰清望官不當委以瑣務遂授以工
部侍郎令致仕

建隆二年內酒坊火役夫突入省部盜官物太祖
以酒坊使左丞規副使田處岩縱酒工為盜斬五
十餘人丞規處岩亦棄市

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
剛為德君德而非剛健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
開國也以千百年破碎不可為之天下一擧而
削平之強者服狠者順使肯聽命惟恐或後處
藩鎮以衆術而藩鎮無異辭授牙臣以將戚而
守臣無異意開寶六年差利州知川李鐃通判成都府是故何道而
得此哉英武自天雄斷如神川班妄詐全班盡
奮雄武非掠戮及百人註見閱其兵門從大突入省部
其主將亦寘極法吏踏貸賄者斬官辭瑣務者

然威令之不可測如此其誰敢忤人主之意太祖
整齊兵將督發剛斷

頒循資格銓選

建隆二年四月罷常參官序遷法舊制皆以歲月
序遷上曰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魏仁浦奇
治市征有羨立詔增秩自是不以序遷矣三年頒
循資格

乾德三年七月閱殺上定選法詔行之自是銓選
漸有倫矣又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沉下僚
備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

開寶六年十二月頒循資格命盧多遜重修自是
銓選益有倫矣又籍記人才歷內外官為時所推
別籍之以待不次選用

斷罷歲月序遷法矣而復頒循資格既分閱殺
定選法矣而又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
誠以資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
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當考國
初有為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亦
卒為之國初不次用人自銓法一嚴無有流品無有賢
否貢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然王安石章

子厚之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得也李沆王旦守格用人王安石章子厚破格用小人

嚴舉主法 擇賢

建隆三年三月嚴舉主法去歲太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貶至是命常參官舉幕職令錄近親先聽內舉異時有罪連坐乾德間命陶穀等各舉堪充郡佐者

以衆有生內舉近親法何其寬有罪連坐法何其嚴寬之於始則賢者得以自進嚴之於後則不肖者不得以自容然所舉在於未用之先此真宗所以語考至曰舉官先擇舉主也舉主得人則舉得其人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二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三

太祖皇帝

正心修身

開寶元年正月修京城脩大內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蔽塞因謂左右曰如此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

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掩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我太祖立國之初規模之大如漢高帝謀慮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二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柳奢崇儉

開寶四年五月廢媚川都先是劉鋹於海門募能
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歲溺死者甚衆至是詔
罷

乾德四年五月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者命
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命
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

開寶五年六月禁鋪翠皇女嘗以鋪翠襦入宮上
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倣京師翠羽價高小
民逐利傷生浸廣寔汝之由又謂之曰我以四海
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
守財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上躬履儉約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
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帟幙無文彩之飾嘗出
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

乾德四年四月禁獻異餘

創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
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
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
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幸太學

建隆二年幸國子監二年又幸三年正月幸二月
又幸增修學祠自贊孔顏

乾德元年四月幸七月又幸

當倥偬不暇給之時而獨留意於學校此正轉
移人心之大機也先漢以吏立國故丞相止於
吹律令御史止於定章程我朝以儒立國故命
宰相讀書用儒臣與獻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
人明之治自是而後臨幸之時有爵命之賞有
金帛之賜小增廣地之美意亦大祖當尚武之
世而幸學之時多後世當右文之日而幸學之
時少何邪蓋呂大防之言曰天子視學常事
也金爵之奢後日何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其
中當時之弊歟元祐六年哲宗幸學呂大防為
相或謂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
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
常事也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學
金爵之繼後日何可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聞
者乃服

廢貢舉

乾德五年二月盧多遜知貢舉上復詔參政薛居
正於中書覆試初建隆間詔及第不得於知舉稱
門生
乾德　年令貢舉不得用朝臣公薦至是又加覆
試貢舉條令益密矣
開寶元年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
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食祿之
家皆令覆試
開寶六年初殿御親試舉人事昭知舉八年二月親試
舉人上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豪家所取今朕躬
親試盡革曏昔之弊覆試始此三月五星聚奎初竇儀
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儀善推步
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國家治亂雖人事也亦天數也蓋風氣推移有
淳漓判合之不同世治則人淳所以治極必亂
世亂則人淳所以亂極生治以五代雲霧昏晦
之久所以啟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休祥然奎星固太平之
象而重寔啟斯文之兆也當其時歐蘇之文未
盛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
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
已露於立國之功矣
聘隱逸
開寶三年三月名處士王昭素少篤學有志行上
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令講乾卦至
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
事引據援證因示諷諫上甚悅又問治世養身之
術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書其語屏
間留月餘素求歸乃命以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
九卒
處士非講官也而得以召見便殿非經筵也而
得以講易太祖之好學如此古今易言者失之
拘在陛下則為飛龍在天在臣下則為利見大
人善言易者學如昭素古今言陰陽者失之泥
時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善言陰陽者莫
如張詠可以暗合伊洛之說矣
裁任子
乾德元年六月定進馬齋郎員兵部每歲補馬十
員禮部補齋郎十五員堂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
第二任方得蔭補

國初任子之有限員者無誕節之恩無遺表之
制無郊禋之例所補齋郎又以三歲覆試書試讀身
書其入仕之路至難也故任子之法在三代則
為世祿在春秋則為世卿在太祖時則為特恩
在為濫賞矣

明賞罰

乾德四年責授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崔彥進為
留後初偽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不能正
身率下爭開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
不能戢上聞蜀兵為亂凡使臣至者各奏陳全斌
不法事全斌歸闕上各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
仁贍歷指過失冀以自解上曰納李仁珪女開德
豐庫取珠貝此亦全斌等耶仁贍惶懼不能對唯言
清廉畏謹不辜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耳
乾德五年正月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彬辭上曰
卿有功無過向有纖介之累王仁贍豈為卿隱耶
勸懲國之典可無讓也
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
威令既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耳春秋
之世賞罰最為有章城濮之役師還濟河反命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行賜於命則誅之舟之僑
先濟則賞之晉之所以霸者文公能用其賞罰
也至於唐之德宗則昧乎此是時藩鎮跋扈貢
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稟於天子則是有可誅
之罪矣而德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位專行姑
息之政至於諸道出師或拔一縣或攻一邑其
為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張皇其功或一日
再賜或數月累封凱歌未還官品已極唐之所
以弱者德宗不能用其賞罰也偉哉我太祖之
興其用兵行師伐叛予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
際王全斌曹彬平蜀將帥也曹彬有功無過則
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致亂則貶降而不恤以
至赴期而獻戎捷則節鉞以寵之白日剽掠都
市則梟捕而戮之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
五強國如拉枯拉朽之易也呂中

閱武　　水戰　　砲車　　騎射

建隆二年正月幸造船務閱水戰二月幸飛山營
閱砲車
建隆三年十一月辛酉大閱西郊甲子又閱
乾德元年四月鑿新池習水戰幸玉津園閱騎射

建隆三年九月御講武殿閱兵

此與唐太宗習射顯德殿之事異矣蓋太宗當天下已定之後自選技除徒失人君之體我太祖當天下戰爭之始日練軍實以爲定天下之資甯故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少則無冗兵嚴則無驕兵精則無弱兵此京師之兵止十萬所以制諸道而有餘也以汴梁之地教閱無虛日而諸僭僞之國方且以驕侈相尚以文墨相高因引爲類而隸之將下則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就粮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遍天下矣

乾德三年九月御講武殿閱兵以馬軍爲驍勇步軍爲雄武並爲侍衛司初京師之兵以殿前侍衛二司領之時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一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二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上命給諸軍緡錢俾娶妻王繼勳主雄武軍不能戢下民百餘人掠人妻女上聞大怒命捕戮之小黃門見而不奏亦杖數十(雄武除指者誅)

開寶四年十二月郊大赦磨川班內殿直郊禮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內殿直援例(蜀兵百餘輩上擇爲川班)擊登聞鼓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川班妄訴者戮)時內臣李承進前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事姑息威令不行賞罰無節因以兆亂上拊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籍禁兵　正軍法

乾德三年八月籍諸道驍勇補禁衛上親試之用善之擢也

建隆中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禁旅就粮諸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嚴差出占破之令而牢城作院各置指麾由是禁旅無就粮者而廂軍亦升爲禁軍不復戍役矣

陳平甫曰按祥符天聖編勅諸郡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爲本城所謂禁兵者

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
而鈐轄都監監押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
因事互升為禁軍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如咸
平中升陝西選中保捷慶曆中升河北教閱本
城為禁軍之類是已凡為就糧自凡吳做向四
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猶
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
揮亦無過九夫郡熙寧按廟軍之籍五十萬人
而不足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廟軍團
併為類則今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
閱之兵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以兵為重也然
定都城留四平無險其勢必資於兵太宗選諸
道驍勇者補禁旅太宗取禁軍伉健者隸親軍
其強幹弱枝之慮悉矣不特此也前日之亂皆
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畀以厚祿節以
軍法祿厚則知自愛法重則不敢為非雄武肆
掠百卒誅川班妄訴全軍俱廢其制御何嚴也
兵權稍重則易置杯酒之間階級不峻則發動
一劍之戒其勑懲何明也軍士衣不過膝葱韭
不得入營無修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
無非念也營在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
糧在城西所以勞其力也此國初之兵所以愈
少而愈精（太宗御貝自治）

廢冗兵

建隆二年五月置諸軍剩員以處退兵今所在揀
擇升驍勇退老弱
夫兵之冗不難於汰而難於處藉其力於強壯
之時而欲去其籍於老弱之後何以慰其心哉
太祖所以能去冗兵者以有剩員以處之也韓
琦所以能汰陝西兵者以陝西籍農為兵則兵
尚可以為農也（仁宗朝韓琦選閱陝西兵不堪在戰者放一萬二千餘人）苟
無以處之宜不逮之為盜哉

嚴階級

開寶五年十一月嚴階級法詔禁軍將校有帶遙
郡者許以客禮見自餘內部相揖使一階一級
全歸伏事之儀
五季之亂大抵皆將擁兵跋扈而天子之廢置
如奕棋此國權於將也偏裨卒伍徒手奮呼而
將帥之去留如傳舍此將權於兵也然國權於
將人皆知之將權於兵則不知也節度因為士

年纔二而五代人主興廢皆郡兵為之推戴一
出而天下俯首聽命不敢較太祖既收節度兵
權於是又裁階級使士知有校校知有帥帥知
有綱遠矣 太祖制兵 自皆以
遣使賑貸 呂中 仁
建隆元年正月遣使詣諸州賑貸
上以甲申即位而乙卯遣使賑貸豈有得天下
之初就以是要譽於人哉惟天愛民惟辟奉天
當時之民苦於干戈苦於賦斂苦於刑役為人
父母見子弟之飢寒則寒裳濡足以救之此武
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
蠲租省刑
二月寬商征自唐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分據故
征算尤繁是年詔所在毋得苛留旅人非有常算
之幣勿搜其篋
二年二月遣使監輸民租時符彥卿在天雄軍取
民尤急上更賜公粟以媿之
建隆三年三月定大辟詳覆法初令諸州奏大辟
案委刑部詳覆又令諸州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同
斷獄上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
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 門吏見執法御史
寬征稅其意將以利商旅耳亦所革以方鎮擅
利之弊定刑辟其意將以輕刑耳亦所以革方
鎮專殺之弊遣使監輸民租其意將以利農民
耳亦所以革方鎮擅賦之弊此兵權所以能收
未祈河之間欲改自可征之寬而後世不敢恣
增一領自詳刑之意而後世不敢妄戮一人自
民租之輕而後世不敢妄加一賦以至仁之一
脉而壽吾國之元氣此其所以培我宋億萬載
之業者蓋有在也
勸農桑 恤刑獄
建隆三年正月詔長吏勸農桑
自是歲首申勸農之詔始此
開寶二年五月命諸州恤刑以暑方盛詔諸州
獄吏洒掃洗滌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
時決遣
自後仲夏申恤刑之詔始此
賑飢民 視旱田
建隆三年正月賑淮南飢初沈義倫使吳越還言
揚泗飢民多死郡儲尚多可貸之

是年四月遣使按河北旱田七月復遣詔朝臣出
使還日具民間利病以聞
乾德二年詔長吏視旱即蠲其租勿俟報
建業之世文法未詳君子得以措手於法之外
以任事而小人有所懼而未敢以為奸承平日
久文法益密小人求工於法之外以生奸而賢
者拘於法而不獲逞國初遣使吳越者蒋以言
淮南之飢又詔朝臣出使者得以具民間之利
病有旱歉租則勿俟報君子不為純尺所拘求
而小人之献羨餘者則復禁之所以有愛民之
實也乾德四年張全操河言大家行官上口凡非指駐民租稅戰軍食何以致之指禁獻
餘羨自設為長吏者水旱不敢聞亦不以寬閒有
發廩以賑貸者則曰是沽名也或不待請而發
者則以是專擅也君子如得書以戒然小人之
誤國者增羨入之數收倍出之賦朝廷亦不問
也豈敢以害民而不顧於愛民耶

寬征稅

開寶三年四月除河北鹽禁任商旅貿易收其征
十一月減冶金舊額
開寶四年四月詔除嶺南苛政弛酒麴禁榷鹽許
官賣以佐州縣之費
七月減廣南州耗米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請寬民
力其略曰西蜀淮南荆湖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
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人則
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其言
國初京師兵不過十萬歲試進士終舉數十人
士習未盛官簿至寡仙源本支未甚蕃衍內外
官職率未詳備內郡庭擅自有定員省部胥吏
俱未溢額無冗兵冗吏之費加以太祖崇
朴以先天下身衣澣衣殿設葦簾平扉而廢
蜀川都平而蜀而碎玉裝溺器見柳儉門奢崇其儉
如此所以不性可減常賦以寬農民亦可除末
禁以寬商賈也

度民田 作戶籍

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度民田上曰遣使度田蓋欲
勤恤下民而民弊愈甚今當精擇其人後坐括田
失實者多免官
乾德元年十月作版籍戶帖戶鈔
孟子所謂經界與後人所謂經界異孟子以井
地不均穀祿不平而行經界後世以民產不均

税田不登而正經界也蓋民產不均則業歸大家而產留下戶税錢不登則官失其利而必多取於民國初經界之法未行則度田之使不可以不遣版籍戶鈔不可以不作也然上之遣使則曰勤恤民隱豈若建武檢核懇田多有煩擾者哉

定役法

建隆二年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訴察此嚴差役法也

陳平甫曰差役古法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手以課督賦税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録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熙寧四年始議使民出錢官為僱役謂之免役錢六年又行保甲法置付正副大小保長次當七年龢保丁充甲頭催税罷募戶長壯丁八年罷耆長令保正保長管幹別立膚直催承帖人隸其下元豐八年有言耆壯之役則歸於催税甲頭是使民出錢免役而復使執役也後有音置紹聖元年復催役法一年以大保長催税罷戶保甲以當者長錢支保正戶長錢支保長壯丁錢支承帖人靖國元年拘收大保長催錢紹興二年拘收耆戶長催錢十二年拘收壯丁催錢蓋自保正長承帖人催錢並起發而免役如故民力於是困矣此其大略也而其患皆起於以保甲代役戶寬佚不均重為民病

疏河渠　通漕運

建隆元年正月浚蔡渠通淮右之漕命陳留督之二月浚五丈渠起東北一音以陳以替一上口河渠一役佳發已順民奉已之事朕不為也浚改蔡渠為惠民河五丈渠為廣濟河

汴與洛俱河南地也國家不都洛而都汴者以四方輻湊漕運之法遠近俱便故也東南之粟自汴入河陝西之粟自黃河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入京師之粟自廣濟河入論四河之所入則東南為多此太祖所以有不出百年東南民力殫矣之憂而欲都西京恐運煩民力

都汴京

建隆元年上幸西京愛其山川形勢宮闕壯麗

有留居之貴（上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意欲居之）晉王及群臣（晉王即太
宗）力爭上曰遷洛陽未已當遷長安又曰吾將西
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耳因謂左右
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冀之
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
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
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夷不虞
之備代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
守四夷為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
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
靈夏復燕薊則以都長安矣

置內庫左藏 封樁

乾德三年三月置封樁庫國初貢賦入左藏庫及
取荊湖西蜀儲積充羨上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
備不可臨事而厚斂於民乃別為內庫以貯歲終
用度之餘皆入焉（太宗時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別置內藏庫）
太祖之置內庫即周之內庫漢之少府東漢之
別監有唐之大盈也然內府總於太宰屬於外
朝其意出於公自東漢至唐率以閹人主之始
寄為私用矣太祖語左右曰軍旅飢饉當預為
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我太祖之意為民慮
也又嘗語臣近曰朕聞八州之民久陷夷狄俟
當酬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我太祖之意為
國慮也則內帑之立公耶私耶置內庫（因便利）欲民與

制禮樂

乾德四年十二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登歌命太
常寺和峴討論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王
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上乃依古法別造
新尺使工人校其藝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遂別
造十二律管以聲音始和峴至是用之
開寶八年四月行開寶通禮初中丞劉溫叟等上
開寶通禮二百卷至天慮多選上開寶通禮義纂
一百卷詔付有司施行故仍有開元禮為開寶通
禮並以新書試問
以漢與至百年猶未遑禮樂之事太祖當天下
未一之時首明禮樂其知所先矣然禮樂廢缺
已久禮猶可以書傳聲亡則樂亡故其傳猶難
於禮也以尺較律則尺有長短以黍較律則黍
有大小以聲與氣較律則聲氣猶有可求和峴

所定惟天與宰而已安得不啟後日紛紛之議
哉

限度僧

開寶六年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每
歲許度一人熙寧以前有度僧而無鬻僧熙寧以
後有鬻僧而無度僧度僧則無所利而為之鬻僧
則有所利而為之也國初度僧為有限而後日鬻
僧無所限徒以助一時費用之急而啟游民之害
肆異端之禍惜哉

弭天變 河決 霖雨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澶城決陽
武汴水亦決谷熟大霖雨出宮人
是年六月塞決河命曹翰董其役上謂翰曰霖雨
不止又聞河決朕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
在朕躬勿施於民

河決特水塞其道耳太祖乃以為天災而歸諸
己至王安石有曰河決以壞民產而天不恤任
理而無情也陛下當為天之所為此教人主以
不畏天也故陳瑩中曰人主要然不以為慮然
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為其誅安石之心歟

女真貢馬

建隆二年八月女真貢馬
乾德元年八月女真來貢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
稅令專治舟船度所貢馬

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
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猾已伏矣
宣和之遣使亦自於沙門島度海一路然建隆
之貢馬是夷狄未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
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啟中原之禍

契丹和戰

開寶四年十一月契丹寇定州六萬騎入寇上命
田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陣以待之虜圍遂城
欽祚度城中粮少豈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
至保塞軍中不遺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
至上書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易一
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上費我二百萬疋絹
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來聘七月初通使契丹

和非中國得已之事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
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

契丹復與太原相援見太宗平太原門以漢高帝處此
必有平城之憂唐太祖處此必有惜助之舉惟
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
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邊
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荅之必待其來聘有禮
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治中國之体矣景
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德
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和在彼則中國侈和在我則夷狄強

平盜賊 在二十要後張浮是見貴為契丹和戰

開寶五年八月廣南傳賊反遣內臣李神祐督戰
平之廣南初下所在盜起負也為亂尹崇珂擊之
上遣神祐督戰未幾盡平其黨
內臣督戰始此.
宦官督戰此唐末五代之弊政而太祖未暇革
也然但使之督戰未使之將兵也淳化五年西
蜀盜起命王繼恩平賊則使之將兵矣然雖有
功而不得為宣徽使也繼恩有平蜀功中書擬為宣徽使太宗曰朕不欲以宦者預政事宣徽執政之漸也至李憲童貫則預政矣嗚呼
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簣之水至於陷天可不
謹哉可不戒哉李憲童貫神宗徽宗朝宦者典兵握政柄

傳位

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杜氏崩令上傳位晉王太祖來以
大曰后問有長君汝安得至此乃命趙普於榻
前為誓書藏之金匱以皇太后而知此授之至計
蓋有是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賢始此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三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四

太宗皇帝

太平興國八年　雍熙四年　端拱二年

淳化五年　至道二年

即帝位

開寶九年十月即皇帝位以薛居正沈義倫為左右僕射盧多遜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漢超郭進加觀察使

轉運使 即位初置事

開寶九年十一月令轉運以三科察舉分上中下三科歲終以聞 政績尤異為上

轉運置於乾德本以總利權耳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刺史職也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耳秩卑則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於綏和更之為牧成帝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侍從為帥亦許彈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信矣監司之職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歟故監司志於舉廉則晉績還珠郡有賢太守矣循吏鳴琴邑有賢令尹矣監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迹者矣故人私恩難庇二天者矣於我太宗特重轉運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三司使

開寶九年十二月置三司副使以賈琰為之

三司置副使始此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分三司各置使上曰三司奏事紛紜異同迭執已見朕每以理開諭端拱初欲置判官十二員羅處約言三司非古制唐自兵興相仍以賦調筦權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帑藏之虛盈司田司川熟能知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成常今宜復舊制若三司之中更置僚屬則愈失本原矣

淳化二年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上謂李惟清曰夫貨財所以齊用度取之不以其道是蠹民之意豈能召和氣平共務裁節毋致厚斂

淳化四年五月併三司置一司命魏羽領之詔罷

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
推官三員 從馬應昌之議
淳化四年十月三司置二使分領左右計
閏月又置三司總計使 同四年命陳恕領之總計
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每事三使通
議之恕以為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非便上不聽踰
年仍復舊制　初梁蒨知吉州上賞其強幹記其
名於御屏至是用其為右計判官
淳化五年十二月三司復各置使命陳恕等領之
上嘗題於柱曰真鹽鐵陳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
年言稱職者以恕為首
至道元年十月併三司勾院為一上嘗召三司孔
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錢穀之務溥等條上
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
於籍
國朝以宰相掌民檢察掌兵三司掌財目為計
相其權至重正使位亞執政恩數與參樞同副
使位亞侍制廪祿與卿監同自唐及五代書按
隸之憂官唐勘衙司隸之秋官修造河渠隸之
冬官而地官不得與焉國朝悉屬之三司職任

既專利權不分矣然我太祖之時既分三司各
置使矣又併三司為一使又置三司總計使以
陳恕為之分則出納務用政令互出動相違戾
合則錢粮繁劇非一人所能總然使三司得如
陳晉公之通曉則合而為一可也否則不如分
之可以互相稽考也抑財利之職必專其權久
其任而後可司馬溫公嘗論先朝陳恕在三司
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賊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才
獨異於人哉蓋得久於其職故也陳公恕十八年在三司權
專任久

宰相
太平興國七年既盧多遜以趙普為司徒復入相
多遜毀普無立上意上 陰貪匿謀略壽復之十一月放大故天地於員
丘有上書引諸葛不赦事上竟從普言自後赦赦
不書七年既盧多遜崖州　一
自趙普復相多遜蓋不自安會普得多遜與是交
通事 王彥上奴以問倫過甚倫同列不留覺知責授 多時包藏逆節當與
工部尚書
多遜相則趙普出趙普入則多遜貶大臣相傾
之風已芽蘖於此然盧卿而趙正當時卿狹未

足以勝正耳
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趙普罷　置都進奏院
十二月以來琪李昉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
在賞罰當否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喜怒之具
則無不亂（太宗論賞罰責當在宰相）觀田錫上疏言宰相若
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
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雍熙元年太久表血右知睦州田錫上疏）此
雖當時憂治世危明主之言亦萬世任相之法也
西漢之初相權重則一君之身任相者不過一二
人武帝以後相權輕則四十餘年之間易相凡十
有三矣
端拱元年二月李昉罷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
蒙正平章事普舊德元老蒙正晚出驟進與普同
位普甚推許之
普又嘗稱呂端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挫折未嘗
懼真台輔之器也　普真賢相
　趙普之再入相也與乾德之初入相不同（太祖時）
　蓋太祖時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
　敢於事太宗規摸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
　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年老負望而推蒙正之
晚輩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所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歟（呂端乃論慶之弟淳化四年參政至道元年平章）
淳元二年正月趙普罷
淳元二年九月呂蒙正罷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
事
淳元三年七月趙普薨普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勸
以讀書每朝有大議則闔戶自啟一篋書閱之乃
論語二十篇耳未嘗為子弟求恩澤
　趙中令欲決大事則讀論語至終日李文靖亦
　嘗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可終日
　行之（李沆嘗云論語或問曰為宰相如論語乎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一句尚未能行）
　聖人之言真有益於人也如此一論語也張禹
　以之而誤成帝何晏以之而禍曹書惟在人
　善用耳
淳化四年六月張齊賢罷
制詞云力不逮心名浮於寔
四年十月李昉罷以呂蒙正為平章事
　上嘗曰昉本以文章進及用作相知才微任重
　但憂愧而已
淳化五年十一月令宰相以下薦士　上嘗諭中

書可使方者蒙正以名聞上不許他日又問凡三
問不易上怒擲其奏既而卒用其人眾大稱旨

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故必審諮博採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制煩治劇用之於有事之日呂文穆之薦人可使傾方所以三問而三不易者蓋其夾袋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識之故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而已此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呂蒙正書置冊子夾袋中凡四方人才時謁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至道元年四月呂蒙正罷以呂端平章事時寇準參政

端和與準同列先是呂相位處準不平乃請準執分每日押班知印

國初置參政所以貳宰相也然其初不使之押班知印者所以正中書之權其後復令同知印押班者所以防中書之專然為宰相者必如呂端之待寇準為參政者必如王文正之在政府每事向到必至第咨稟而後行則有同寅共濟之義推車叶力之風若判公為參政則置中書條例以奪宰相之權為宰相則置中書檢正以奪參政之職何注而不為私哉事相當無執政何心

至道三年七月寇準罷　閏月詔宰相獨押班知印

## 臺諫

太平興國六年韓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遜專政群臣章奏必先白多遜則有司不收且諫官上表章必令閤門吏依式書狀云不便妄陳利便希望恩榮賜賂書多遜請免書狀遜不悅出之國朝敢言之風自田錫始大臣遏絕人言自多遜始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之語自後安石蔡確章子厚之徒皆祖盧多遜之遺

## 經筵

臺諫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置侍讀官上聽政之暇日閱經史甚頻間闕人是歲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

端拱元年二月置司諫正言改左右補闕拾遺為之上以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欲使舉職也

人謂經筵有定員則人主講學之時既失司諫有常職則人主求言之意狹矣豈知祖宗之世蓋無一時而不可學無一人而不可諫也當時田錫且曰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記言動御史不彈奏集賢

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
圖籍朝廷閣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無本府即曹
本無局九寺三監狭室闕然禮部試士或就武
成王廟此當時官職之可正者尚多而太宗獨
先置經之講之官其知本矣　興國元年四湯　右諫官上奏其
□□賜戎五十萬戎謂錫令宜上降錫日事君之
誠惟恐不竭則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
經筵　文館　講學　一正心

太平興國三年二月置崇文院更置三院賜名崇文
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南廊為集賢書東廊為
貽文書西廊四庫分經史子集為史館書六庫書
籍正副凡八百卷
淳化二年李至為秘書監進新校御書百八十卷
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命博士李覺講泰卦上
從容謂之曰人君勿使嗜好見於外則奸邪無自
入焉朕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
者改之如斯而已　讀書正心以遠近習小人
淳化三年幸秘閣命將臣觀書
淳化五年幸國子監命孫奭講說命三篇意　切
礪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
太平興國八年置侍讀官上謂近臣曰朕每讀書
子至往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而已用之未嘗不
三復以為規戒嘗禁中讀書自巳至申
淳化二年上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必有外
患外憂不過邊事此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深
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如此　正心防奸佞
觀我太祖之學不當觀於幸國子監幸秘閣之
時當觀於在禁中讀書之日蓋人主親儒臣之
時少親宦官女子之時多一齊衆楚一暴十寒
則學之功鮮矣此太祖於禁中讀書自巳至申
所以可為後嗣法歟

翰苑

淳化二年以果安為翰林學士上已果獻玉堂
記請修其職上悉其曝鏡出之執政薦張洎上謂
洎德行不及士安上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蘇易
簡曰此永為翰林美事
上重內外制之任以詞臣之選古今所重人君朝
廷命一制誥六姻相賀以為一佛出世郭贊之時
望雖命掌制誥終不入翰林
淳化二年以和峴知制誥其後欲君峴為翰林學
士而謂左右曰峴胖子胝然胞中必不正不可以

居近侍也

四年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上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為之旨命若水採賜趙保忠詔賜李繼捧名有不斬繼遷存獲免之三穴潛疑光嗣特首鼠之兩端之語上大喜及繼遷納款又命草賜繼遷詔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翰苑之官一文章之士為之足矣然茫果以躁競不與張洎以之德行不與郭贄以之時望不與蓋翰苑乃儲才之地豈可輕授哉至時揭僥不革冊后之制劉拘不革相謂之制則我朝湖養培植之功亦多矣

給事

淳化四年八月命官專掌通進銀臺二司尋以給事中封駁隸之命向敏中張詠知二司公事時部署張永德笞小校至死按其罪詠封還詔曰不可以小校辱主帥

自張詠封還詔書而後之為給事中者始敢於封駁自田錫奏事議鯁直而後之任言責者始敢於盡言諫官振職自孫奭始三司振自陳恕始人才雖盛於景德慶曆之時而實胚胎於今日耳百官振職始於太宗

時政記

太平興國六年八月令中書密院錄主語時政記李昉先奏御編撰二年令樞密院錄主語

時政記奏御始此

起居注

淳化五年四月置起居注院編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梁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奏御始此

修時政記則可李昉欲以奏御則不可修起居注則可梁周翰欲以進御則不可論時政記起居注不可衷人主自觀

考課

淳化二年命近臣兼差院及流內銓

淳化三年又置考勘院

淳化四年春改磨勘院為審官考課院京朝官屬審官幕職州縣官屬考課

唐虞考課之法先自九官十二牧成周會計之法自上公卿下至比閭小吏是無大小內外之

官皆用考課法也
我朝上自京朝官下至幙職官皆有考課法今
世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
於達官徒為文具亦不過財賦之辦與否耳何
嘗課守令以惠養課監司以刹舉哉今日考課甚於大臣
任子
至道二年定任子世官制先是五品以上子孫每
覃慶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上以其太濫詔同
學究出身
用人以世書儒三代法也非以褒異俊秀之才
俱出於公卿大夫之族盡以仁義道德之教素
行於聖賢明哲之家自漢以下公卿之家法既
不如古而朝廷謀教國子之意一切廢弃此任
子之法所以弊而我太祖太宗與范富諸人所
以裁抑而不恤也
官吏
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嚴贓吏法去歲來豐倉吏入
人坐受賄為奸伏誅是歲中書令史李如古坐受
賕出人罪杖殺至是又詔贓吏配者遇赦勿叙用
端拱初少府監言配役人郭晟等皆任京朝官會
赦當叙用上曰贓吏不可復齒仕籍止令釋之
淳化元年蓬州司法鄭侶坐受賕故入伏誅
淳化二年知晉州祖吉坐贓杖殺
國初贓吏有異極刑者今以贓敗者惟罷而已
國初贓吏有不復齒仕籍者今則有赦宥之而
已民之膏瘼未瘳而吏之罪惡已滌吏何憚而
不貪耶贓吏不可赦
太子侍講
太平興國五年九月置皇子侍講楊可法為之
太平興國八年置諸王翊善侍講官於諸王及王
子府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為之益王嘗作假
山既成召僚共觀坦曰但見血山王驚問曰坦見
州縣督稅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皆
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未成聞其
言命毀之
端拱元年皇子元禧封許王上手詔戒帝子親王
先須克已勵精聽言納諫每着一衣則憫蚕婦每
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納之間勿先恣其喜怒
侍讀官非朝廷之侍讀也侍講官乃朝廷之侍講
也諮講翊善猶朝廷之侍制候對官也然必以姚

坦卿篤爲之亦可謂得教導之人矣蓋有其官而
非其人則師傅具員承弼具數左右前後皆非正
人王誰與爲善哉今血山之喻不唯使益王驚問
雖天子亦爲之輟役則 國朝侍讀之職不虛設矣
教太子

立太子

淳化五年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用寇準
之言也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
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
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
屛左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如父聖意既以
爲可願決定

至道元年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揭徽之畢士安兼
左右庶子奇惟嶽揭礪兼左右諭德陞侍嶠東中
舍李至李沆兼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

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
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
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眞萬世法不徒見於
景德澶淵之一役也

祥瑞

端拱元年正月親耕籍田上作書賜近臣曰國之
上瑞惟豐年耳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
而德化未洽天既至是能無懼乎

雍熙元年十月嵐州獻一角獸徐鉉等以爲祥上
曰珍禽奇獸盍益於事方內乂寧風俗淳厚此乃
爲上瑞耳

十一月丁卯郊奉宣祖配改元上嘗語宰相曰今
歲大稔民無疾疫當與卿力行好事以答天意耳

黃㬅直瑞芝亭記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
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
郊藪數吏不舞文則不必尾虎可呈膂不足挽
則不必以出境

災異

淳化二年三月詔以旱蝗欲自焚明日雨

端拱二夏旱錄繫囚遣分路決獄是夕雨

端拱二年七月彗出東井凡三十日趙普奏言司
天妄以爲妖星合滅契丹俱是諂諛所宜審聽
以妖星合滅契丹此司天之諛也普力言之得
大臣格君之道矣王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
說乃推彗星放交趾賢如趙普詐如安石其議

崙邪正何啻天淵之遠哉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四

# 類編皇朝大事記中興講義卷之五

## 高宗皇帝

### 復科舉

五月復元祐科舉法許賦兼取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詩賦迨四十年至是復之

自政事言之則文章爲無用自文章言之則詩賦爲無用故熙寧紹聖罷詩賦而尚經義則可然至於專尚王氏之新經字說則不可若元祐之上則自祖宗以來莫之審也時取人[illegible]

### 役法　經制錢　酒價錢　契錢　店務錢

增諸路經錢冬十月復經制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始議創制錢大槩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錢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三十五文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已如期赴行在呂頤浩葉夢得乃請復之明年冬增定其額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四曰官員等請給頭子錢五曰房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收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　紹興五年置總管司命孟庾兼領之庾請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

史266-424

官司隱漏違欠從之於是首增頭子錢為三十文
其十五文充經制七文總制六司提轉兩司二文
公使支用既又請收耆戶長僱錢抵當四分息錢
轉用司務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人戶
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
民戶增三分役錢常平司五文頭子錢並令諸州
運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裁修總制
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

自李憲經理熙河有所謂經理財用者則經制之
名始於此然以是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
經制也自翁彥國發勤王之師以知江寧府兼
總制則總制之名始於此然強括民財而已亦
非今之所謂總制也蓋政和間陳亨伯以方臘
既平破殘郡縣無以制經始耕為經制錢大槩
添酒價增歲額等與夫公家出納每千收三十
文所收至微至得至多故呂熙浩葉夢得以
建炎用度不足乃請復之至紹興張趙相繼
皆歸老取給焉而孟庾以執政之重始立總制
之司顧浩謂法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孟得謂
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不可以供猝迫
之用則其初亦未甚大害也然於收拾零細解
落貫陌豈朝廷之體治世之氣象哉此安石禁
京王黼之不道雖靖康亦罷之至其急迫皇駭
無所措手則雖紹興以來號為名相如張趙者
皆在焉故孝宗嘗論洪景伯曰祖宗賦財無經
制總制錢朕時用度有餘即令免輸然遽令不
攻也

召謝克家孫覿（用偽命之臣）

召克家孫覿初克家上疏自卞不受偽命且奉國
寶至濟州引呂好問為證御史馬伸言二人在靖
康間與王時雍等七人結為死黨附南仲倡和議
有不主和者則欲送虜營望遠竄之好問其二人
固依二人由是復用

此綱去而偽命之人復用也

杜充留用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初澤在東京撫河南郡盜聚
城下欲遣復兩可充又罷所以由是兩河豪傑皆
不為用而城下兵復去為盜

此年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
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虜至

雄揚充守建康則厲至明州以充終罪何異以
淵代逃以姜維而賤孔明之事功也李綱罷而
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天下事可
知矣

御馬　馬伸劾汪 黃狀言

九月馬伸為御史劾黃潛善汪伯彥詔伸言事不
實責濮州監酒促使上道死於中途天下冤之
一御史官也張浚以御史而劾李綱則朝廷以
為是馬伸以御史而劾汪黃則朝廷以為不是
是非倒置如此胡安國時論有曰若曰潛善伯
彥措置乖方而馬伸之言則有據實不遵命令
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有私恩則以復祠官數
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詹敏而用孫覿不
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敗吳給張闇郤成章
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
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
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立一攻
又以為吉章不是而重責之公道何由行乎時
政之論如此然二人之罪其始莫大於主和而沮
援兵其終莫大於主和而罷戰守得罪於君父
得罪於宗廟可勝誅哉

試舉人

親試舉人時諸路類試並集行在御殿策試遂賜
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
當維揚巡幸之時而不廢策試之典亦近於不
急矣然科舉固所以進天下之豪傑之氣亦所以
收天下豪傑之心當是之時為士無以收之苟
非稍知愛重者不入於虜則入於盜矣此御試
所以不廢也

獻祥瑞

嚴州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為瑞今寧為盍何足
為瑞紹興初劉光世奏枯桔生穗上曰歲豐人不
乏食朝得賢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
二年撫州太守坐獻甘露圖貶七年知果州宇文
彬進豐登九穗圖此不過誕謾諂諛耳去年四川
荒旱安有瑞禾
二十四年上以緡[illegible]之大者[illegible]上有時[illegible]下
有賢臣麒麟鳳亦何所取朕謂惟年穀豐登可以為
瑞真賢碩能可以為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
何益於事指揮不得奉祥瑞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君子
觀宣和靖康之間百姓呈露真所謂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者矣亦可以見亂極生治之氣象也
然妖孽不在乎一草木之微也一禽獸之細也
京黼貫攸此正宣淸之妖也相有張趙將有韓
岳此即戔雖之祥也

榷茶法

十一月更四川茶法於成都府轉運趙開言榷茶
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官自賣
茶法倣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
市之每斤不過征一錢住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
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交易必由市而引與茶
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買馬乃踰萬匹引息錢
至百七十萬緡
國初正賦不敢增所可增者茶鹽之利而已此
害不及農而有益於國者然行鹽之法則不
拘錢數多寡細民皆可販賣行鹽之法則商旅
道梗之時盜販者專其利行榷茶之法則恣其
與園戶為市而官司坐收其租行榷茶之法則
茶之入於官者必有濫入腐敗之弊而商人不
能行矣故言鹽之利者莫善於宗澤言茶之利
者莫善於趙開 茶鹽利害

行郊禮

壬寅祀昊天上帝奉 太祖配自 元豐六年罷
合祀元祐七年復之 元符三年又罷至是就江
都縣築壇行事庚子先享 太廟神主於壽寧寺
當維揚立國冰泮之上且行郊祀之典支賞用
錢二十萬緡合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
十萬疋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不能積纈以易
胡人首飾金帛以養戰士而乃為無益之靡事
無益之文此黃汪欲以是而文飾中興也使當
時欲行之則必告於皇天而興鳴條之師類於
上帝而集孟津之衆敬告宗廟而肅將天威以
為復仇討賊之舉豈不偉哉 黃汪行郊祀告文飾太平

虜敬中國賢

虜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粘罕曰大聖人墓
焉可發盡殺之闕里得全虜之入洛也禁勿犯司
馬相公宅
夷狄雖不義而亦未嘗不知尊中國之義觀金
人之如此也敬韓琦之廟全司馬光之宅重藏

軾之文數公負天下重望既沒數十年猶足以
起虜人之敬況吾國寔有人乎
江黃為左右丞相
以黃潛善江伯彥為左右僕射上曰潛善作左相
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副以朕之
意
始也獨相綱已為汪黃所不悅然而綱與潛善
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擯於此時懲宣和大臣
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
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 高宗且望其同
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職
在論相而小事付草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靖康之初用從與衰撥亂矣然考其政化則郡
縣諸路頹弊益深考其人才則守令監司贓穢
如舊者以六曹三省尚多前日之臣六曹事豈
不決而賄賂公行三省諸執紛紜而紀綱大紊
皆以宰執重臣向皆宜知之舊也建炎改之且
革前弊而汪黃復居宰府陷害忠臣杜絕言路
顛倒是非覆亂名寔卒使中原陷沒 宗廟丘
墟皆二人之罪也二小人為相則共事可知

詔百官言事
詔百官言事呂頤浩上備禦十事葉夢得請沮江
為險以重臣為宣撫使一路四上以行館一路令
陵以備退保劉珏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張守上
防淮渡江六事大率以遠斥堠探諜為先張浚奏
敵方張宜且勿渡又請以左職庫子鎮江明年春
又詔郡臣陳備禦策呂頤浩言陰為過江之備防
淮難防江易宜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
池陽至荊南專提舉造船以備守江夢得言靖康
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乘輿或至兩浙則
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勿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
竟和議為可恃也張守言莫先於遠斥堠三國烽
火一夕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決始知今之為
策者為 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建
炎之知者皆知失之時也京城無恙兩河猶未盡
為虜所有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
經制兩河之策宗澤留守東京之策不惟故疆可
全而 二聖亦可歸矣退則不惟淮甸不可保必
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且向者諸臣之議猶欲教
河北民兵據河自群盜修京城樓櫓守關陝要害

今也諸臣之議防淮而已渡江而已甚而謂防淮難防江易欲棄淮守江而已自保不暇何暇復讐何暇討賊天下大勢一變矣此皆汪黃誤之也夫兩河者河南之籓屏河南者淮甸之籓屏若驛渡淮甸則亦當固兩河以守河南固河南以守淮甸天下猶可爲也今棄兩河如棄土梗棄河南如棄敝屣撤籓籬而深坐堂奥以爲安使虜入無人之境苟使吾國有人予此失地之禍自建炎始也[illegible]

宗澤之言不用則主臣根主退保之策

虜犯揚州

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世忠扼淮揚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爲名而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師淮陽執守臣李寬陷泗州守將李成閼理遁尉孫暉禦之且戰且却而死凡留虜三日不爾則伏衛綫於不戒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俱重威喜將萬人與遁陷泰州守臣曾班降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犯滄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德基　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

此虜陷淮之師也當虜陷兩淮之時其守將猶多死於義者至陷兩河之時爲守臣者不降則走而已蓋兩河近邊之地兵民猶習於戰而維揚內地素無兵備所恃世忠而世忠之軍潰朔者恃劉光世而光世之軍亦潰則將守安能空拳以相鬬哉而所以至此者寔　朝廷誤之也始者兩河之闕守者以　朝廷不恐於棄地則必有援兵也至是而兩淮官吏習見兩河之被禍而無益故寧畏虜而不畏義也

車駕南渡

時粘罕歷徐以趨行在而汪黃無遠略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以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辭虜謀如朝廷不戒僞稱李成黨以缺我師張浚李同到爲執政言之汪黃咲而不答時虜犯天長軍報虜已迫上乃躬甲冑乘馬南巡二相方會食有問者猶以不足慮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從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鍔至京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悮國悮民皆汝之罪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李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

行數里望揚州城中烟焰屬天呂頤浩張浚聯鞍
追及上於瓜州得小舟即乘以渡至鎮江一月至
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奉軍追淮泗而安石閭巷自如契丹犯澶州而
萊公酣寢不動金虜已破北京張浚建言汪黃
咲而不答虜近揚州而都臣有問者而汪黃猶
以不足慮答之其雍容待敵果何所恃而然哉
蓋安石所恃指授將帥之規模素定萊公之所
恃者決親征之策其勝負已了然於胸中若汪黃
之所恃者宇文虛中之使未回而和議可成耳
汪黃小人謂虜
可和為和所悞
罷伯彥黃潛善
大赦惜綱不赦盡替善偽欲綱以謝虜也昔善伯
彥罷中丞張慤論之也既其罪二十
請康以和悞國而 二聖北巡者耿南仲為之
也建炎以和悞國而 高宗南渡者汪黃二人
為之也其始雖為所誤而終也能正其罪天下
事堪幾悞耶小人欲掩其謀國之非其歸咎於
綱至假令以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
罪已求言

詔罪己以求言 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維揚之禍潛善欲罪綱以謝虜勝非欲立邦昌
後以謝虜則其相業可知矣然安苗傳之功尤
難於張浚頤浩也
頤浩典嘗
簽書呂頤浩為江東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
逵及呂頤浩耳
王淵除簽樞
王淵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言淵除命諸將有語
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素有狄難遂圖不軌又苗
傳以淵出其下尤不平上之在維揚也內侍康履
頗作威福諸將皆嫉之洎至江下觀湖中官供帳
赫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等使天子顛沛至此猶
敢爾耶癸未傳等會所部以叛執淵殺之並殺內
侍數十人宰職入奏事朱勝非急趨上苗劉與其
屬列樓下皆被甲露刃知杭州康允之請上御樓
百官咸在三軍洶洶傳乞誅康履上命執政付苗
等即殺之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聽
政可之復請上為太上皇帝魏國公措政庶便和

議勝非呼其幀局將佐曰諸君言二將此事出乎
忠義為國耶名累忠義則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
分有異志者誅之時李邴以逆順之理夜之由是
亮楯少挫承平故事稱制須二人同坐勝非乞許
獨對論機事賊亦不疑以鄭瑴為御史中丞時二
兇以殺人為事且頻入都堂瑴面折之又遣所親
平江見張浚令藏脩而後進人作征討諭旨官
又言傳等便宜只可行於所部士卒
此晉人淵聰之雖未親而主蘇之難繼作也蓋
自高依得用軍政解弛東都鉄守禁旅單弱而
號為御營者其寔是外來也亦既不相能一矣
又況六飛方南日卯多壁揚惟忠守金陵先世
守京口張浚之江世忠之海花瑗之淮其在天
子左右者獨苗傳一軍而已此所以此無忌憚
之舉也然其致此者有由矣致堂書曰孔子作
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而大要則父子
君臣之義而已魯於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莊
公非惟不能為父雪耻又與齊交好今年及齊
將明年會同伐衛仲尼書之以著釋怨通和之罪
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故魯之臣子則而象之

公子方發於前慶父又動於後此釋怨通好之
効也然則汪黃主和之失所以啟苗傳犯上之
端歟

會師平苗劉

呂頤浩張浚等會師赴行在處苗傳等兵抵平
江乃令張浚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浚與蜀人馮
轓有舊遣之入杭見二兇為陳順逆於是魁日進
發先二兇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
浚復書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
順謂之震驚宮闕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
宜天祐我宋所以保祐聖躬者歷歷可考出質則
虜人欽畏而不敢畜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
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二兇見書言浚見詆以為逆
賊內不能堪勝非恐生他變即奏浚郴州安置浚
得命恐將士觀望即納之語書吏云有旨起行
在諸將皆謂賊強則邀駕入海浚又遣陳思恭治
舟師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中外
苗劉之變在內則朱勝非以忠義之言折之李
邴以逆順之理譬之鄭瑴又以都堂非臣庶得
預之之語責之然主其事者勝非之功居多在

外則張浚自平江倡勤王之師呂頤浩自江寧
以兵會之張浚自吳江叉秋拭面韓世忠自海
道至指天誓日而劉光世亦以鎮江軍會之然
善其謀者張浚之力居多若以當時事勢觀之
為張浚者易為勝非者難蓋在外而率諸將以
倡義易在內而保護 聖躬使之復辟雖此勝
非之功所以尤著也

復辟

四月朔上復位初二兇聞勤王之師未甚恐馮轓
知其可動白勝非曰又有一說主人受淵聖詔為
兵馬大元帥稱皇大帝嗣聖易稱皇太姪大母垂
簾聽政大元帥總兵於外最為淨策二兇許之上
御殿引見二兇詞色粹然二兇以手加額曰聖天
子度量如此勝非召傳等六人至都堂議復辟事
令軍中自為一奏傳無語正彥尚以為疑勝非曰
勤王之師所以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所招君
等議欲盡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
還宮君等身置何地勝非乃使世修草奏持歸軍
中諸將書是日文武百官赴睿聖宮請復辟康允
之請遣人諭二兇使速引兵去韓世忠獲正彥於
於浦城傳亦就擒赴行在詔誅之

周有四夷之難而宣王出漢有新室之禍而光
武起我 朝有靖康之憂而 高宗中興禍亂
之來天所以開聖人也而我 高宗即位之後
狄橫於外盜梗於內而腹心之患猶出於人所
不料之地豈將苦其心志則勿亂其所為耶
建炎之多難正所以開紹興之規模也翼戴於丁
未即位之日者潛善伯彥也而終為潛善伯彥
所誤取日於淵洗光咸池於巳酉三月之變者
張呂韓劉諸臣之功也而其曰張呂韓劉諸臣
得以事業自勉者亦自今日始此紹興之事勢
所以然建炎不同也 有雖與王 殺臣紀聖

張浚知樞密院

以張浚知樞密院浚時年三十三 國朝執政自
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朱勝非罷勝非在
相位凡三十二日以呂頤浩為右僕射初勝非求
去上問誰可代者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
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粗率浚喜事而
疏浚上曰俱輕浚太年少

自李綱既去之後朝廷無可倚仗之人至是當

傳之變而張呂諸人出爲事變興而後人才見然勝非頤浩能著復辟之功而終決避狄之策則爲義不終者也惟張魏公終始不言和雖其年少喜事不勉富平之敗而虜人自此知有張撫客婦人女子知有張都督者矣

賞平苗傳功

李邴遷尚書左丞鄭瑴遷簽書

此賞平苗傳之功也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不難於文而難於寔不難於小而難於大政宣之間士大夫爭以文字相高流弊之極至於遺親後君見利忘義有如顏傳之諛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則堯舜之揖遜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操術反覆也如此惟李文肅雍容於奸臣用事之時發大詔令革大弊奏愈出而愈無窮人以義士稱之至苗傳之變事出倉卒而能以大義折兇渠陰贊相府所以誅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則非可以政宣間文士例論也 李邴節義之士

行大赦 法仁宗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修石刻黨人並給還原官職

國家去令大抵從寬政和後始有御筆特斷刑名其法始嚴建炎元年議者請參用元豐嘉祐舊法尋諸錄令依嘉祐斷刑元豐則已改政和之失矣至是呂頤浩張浚爲政舉行仁宗法度即嘉祐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明年范宗伊爲相則又引政和勅以脩成書矣然當時胡安國曰凡政事紀綱莫大於賞罰而功罪是非以毀譽爲本者也必要其真僞然後苟罰當此者能之唯我仁宗聖帝大業上追嘉祐臣嘗考嘉祐政事之大要在於直言數聞毀譽核寔而已丁謂以奸邪爲宰相寔雷允恭搆違內外擅權矣黃應和以監東證奏邊將矣或斥或誅或投諸四裔是毀譽不得亂真而邪說息也寇準以忠正遭遠貶范仲淹以危言屢獲罪矣歐陽脩以譏斥人主招難明之謗矣或辨明誣枉或擢侍從或遂開政事是毀譽不亂得真而直道行也至和嘉祐之治此其本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五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六

## 真宗皇帝

咸平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 聖學　經筵

咸平元年正月召學官崔頤正侍講上召至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自是日赴御書院侍講上每旦御前殿展後御後殿視事或觀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

咸平元年七月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大禹謨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工部侍郎呂文仲為侍讀國子監祭酒邢昺為侍讀設其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天禧元年正月召馮元侍講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為常

祥符八年二月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講易泰卦因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裁成上說賜五品服

史266-434

三代而上傳家之法備而傳心之法為尤詳故
不惟人主之成德也易而子孫之成德也亦易
三代而下傳家之法既略而傳心之學不復續
故不惟人主之成德也難而子孫之成德也亦
難惟本朝以家學為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
家學始此范祖禹帝學一書極言我朝承平百
三十年異於漢高由祖宗無不好學也然人君
之學尤在於所共學之人故在太祖時則有若
王昭素訖講易 太宗時則有若李穆郝易在真宗
時則有若崔頤正馬元之徒皆炳一時之選也

國字家學得人
聖翰
祥符三年三月上出御製示輔臣謂王旦等曰自
北部修好邊事不作而朕居安慮危因數暇遂上
著文自誓置之左右乃出貴廉貪吟矜田夫吟念
農箴自戒箴以示臣等
先是王嗣宗言翰林楊億制誥錢惟演倡和宣曲
詞涉于褻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佚
篤乃下詔風勵
大風之歌其高帝霸心之所存乎秋風之歌其

漢武悔心之所存乎蓋帝王之文不當以文論
當以心論以我真宗之本心可知矣此書不載
慶雲之歌而載明良之歌也至於下詔戒詞臣
浮靡是又以人文化成天下者也變天下之文
自朝廷始變朝廷之文自人主之文始人知西
崑之體變於歐陽倡古文之時而不知已源流
於此時矣
正紀綱　杜女謁　抑宦官
較外戚
咸平元年十二月戴恨等奏司長公主宮為其

乎塔交正降邊兵刺史上曰穴母親民之官守朝
廷公議不許
咸平六年十二月壽春縣主言夫兄紹卿掌禽積
被劾望釋其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
也
駙馬石保吉嘗許僕夫婦鹽上曰所司自有常典
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
曹國長公主以趙自化嘗餌有功請肸尚食使兼
醫官院事又因雍王求刺郡上曰末技之流不可
任郡命樞密院戒之

祥符六年正月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舊制凡內
臣出使敢妄奏他事代軍令
祥符八年七月郭崇仁雖外戚(章穆皇后弟)朝廷未嘗
過推恩澤自是十年不遷
朝廷有朝廷之紀綱宮闈有宮闈之紀綱欲正
朝廷自宮闈始自古天下未嘗無宦官也外戚
也女子也然以太祖太宗之世亦未嘗無乞恩
澤者自景德以後始有求刺史求郡守者矣然
抑於天子不待抑於大臣抑於內朝不待抑於
外朝此真宗所以正紀綱也(真宗紀綱正於內朝)自仁宗
以人主之威福寄諸朝廷之紀綱寄諸中外之
公議於是人主常施恩而大臣常任怨此又仁
宗所以正紀綱也(仁祖紀綱正於大臣)至於熙豐崇觀之
大臣(安石蔡京之徒)能借冢宰擅六卿之說以為專權
之地不能明冢宰總六卿之說以為正宮闈之
本固有因外戚宦官而齒權寵者此三百年治
亂之根也

崇節儉　　禁奢侈

咸平二年五月禁泥金鋪翠之飾張齊賢請先責
大臣之家

祥符元年二月禁銷金塗金進御服用物以為飾
後宮杜氏着服之上怒令出家於是天下無敢犯
者
咸平二年三月却貢献
咸平之禁齊賢請自大臣始祥符之禁真宗先
自宮闈始上下各任其　如此當咸平之申明
法禁所以勵風俗祥符之後奸臣方以富侈媚
其君而上乃明金翠之禁因知封禅之侈天書
之詐皆非真宗之本心也(下謂小人言天書詐請封禅)

求直言

至道二年五月求直言直集賢院田錫上疏略曰
去　宋興等六州同日地震此下動之象也靈州
饋運糧草陝西二十五州不勝困敝臣以　地震
方位既在關輔豈無事乎皆欲動于萬一劉輔有
變則臣慮西川復保劍閣之危南方復恃長江之
阻上出其疏令詳酌行之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略曰守小謹者似德懷怯懦
者似恕容奸惡者似仁蘊佞諛者似恭恣傾險者
似智好訕訐者似直植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
忠又曰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煩莫若

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
負外郎刁衎上疏略曰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毋
施於君子毋以春秋爲盛而耽於逸樂毋以血氣
方剛而惑於聲色
以王禹偁知制誥初知揚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
曰謹邊防通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艱難
選舉四曰沙汰僧尼五曰親大臣遠小人
咸平元年四月旱求直言
二年閏月旱求直言朱台符上疏略曰陛下踐祚
以來二年之內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
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今北虜未賓西羌作
梗荊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飢饉之民宜設備以
禦之又言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衆多兵者國之
命也其功在戰勝方今患在農少而衆不多兵多
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財用常不足
民利盡於國國利盡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又
言不任人無以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
不惜費無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會此數事雖
有智者不能爲計矣
咸平三年十一月復轉對

景德三年四月復轉對
咸平四月正旦命官詳中外封事 馮拯陳堯叟 詳閤門
封事畫時進入防稽緩也選從官知登聞院憲臺
蔽也
以眞宗繼太祖太宗之後兵未至多吏未至冗
僧牒未濫而緇黃亦未熾也而王禹偁言之貽
謀之切冗官之負未多小人之迹未萌而王禹
言之當時私賞未至於及小人私罰未至於施
君子聲色遊逸六事何有也而刁衎言之豈憂
治危明職當然耶然正觀十年諫者何多正觀
十年以後諫者何少方諫者之多雖裴知之使
變而爲忠及諫者之少雖房玄齡諫用兵役之
亦僅發於垂死之言景德祥符以後王欽若唱
神道設教之說丁謂唱大計有餘之議而天書
降矣當時豈復有禹偁田錫之言哉 上景德以後弱於符
瑞故讒言易入
弭天變 却祥瑞
咸平二年三月絕貢獻
禁獻珍禽珍獸及諸祥瑞上曰稼穡豐稔且得賢
臣乃謂瑞也

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上問宰相曰何祥也
呂端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
一方耶
以豈稔得賢為瑞此得太宗不喜芝草之心也
因彗變而知分野之說此即趙普上疏之意也
然自景德以前一瑞不敢賀一災不敢忽我真
宗之本心景德以來奸臣初意不過欲排寇公
耳丁謂陷寇準於是請行封禪以誇示夷狄天書天禧三年
天書降雖之許而士大夫無敢言其非者矣
天祥符二年昇州火昇州之火而士大夫爭奏符瑞者矣
此李文靖曰奏水旱告其君則元城所以稱其
為真宰相王文正所以稱其為真聖人歟
祥符九年七月蝗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
朝率百官賀王旦固稱不可於是二府方奏事飛
蝗蔽天上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
唉耶丁謂執政者
災異非所以愛君也而董仲舒以為天心之仁
愛蓋君之所以自愛是災異警之之力也當靜
臣爭獻符瑞之時而徐充之水江淮之旱內城
之火京師之蝗層出非人君不知愛君而

天愛君乎
丁謂貢餽不知愛君女天出災異以儆君
天降書、群臣言符命請封禪
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大赦改元上語王旦王欽若曰去年十一
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王旦等凡五表請封禪上一問三司
使丁謂曰大計有餘議乃決行制擇齋曰天何言
哉豈有言也四月朔天書降於大內作王清昭應
宮以奉天書
八月天書降於泰山醴泉亭王欽若所奉也
十月上如泰山行封禪禮先是御史趙湘請封禪
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因請封禪又言封
禪當得天書又言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陛
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
曰王旦得毋不可欽若遂以上意喻旦遂勉從之
召欽若於內賜以尊酒歸視乃珠子也且自不復
持異
祥符二年四月昇州火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
符瑞獻賀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充旱連江淮飢疫
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
雲露草木之瑞此猶足以為治道言哉立前後上
四十餘事是月置修玉清昭應宮使以丁謂言之

群臣多言不可謂對上言未有皇嗣故建宮於乾地以祈福王旦等遂不敢言知制誥王曾以工役煩費勞民極陳事之不便者有五乞裁用度以寬民力

四年正月上如河中府上將西祀會歲旱龍圖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總畢東封更欲西幸土木之工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〻其享之乎又上疏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迁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禮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是　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群臣數奏符瑞奭復上疏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設教何須紫氣黄雲始能封岳嘉禾異草後然省方哉奭言功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也

二月祀后土地祇於脽水上

五年十月聖祖降　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

十二月置景福殿使（以劉承珪爲之）作景宮奉聖祖

七年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孫奭上言陛下對禪泰山祀汾陰又將祠太清宮外議以爲陛下事事效明皇極言明皇禍敗之跡

五月刻天書（王旦王欽若爲刻玉使）

天禧三年三月天書降乾佑山中夏四月迎入內

先是鎮永興軍朱能爲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托神靈而外附準至是奏天書降蓋能使之也孫奭時知河陽上言朱能奸險小人天下皆知能所爲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

至是李沆猜之言驗矣（上初即位李沆日取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沆曰人君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氣血方剛不畜聲色犬馬則土木用兵禱祈之事作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冦準之入居相府亦以朱能之天書而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夫何言哉此真足以破人主之

惑 真宗務於天書雖真王旦寇準不敢諫當時力攻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知天費

咸平五年十一月知省司言經費繁重請行郊廟之禮上謂所省幾何非寅恭事天之道詔非禮祀所須並可裁省於是省應奉雜物十萬有奇

此景德以前未行封禪之禮故朝論如此

理財計 會計錄

咸平元年四月蠲逋負上前後所蠲三司逋負不一又謂輔臣曰宜悉取民弊書為條目大事隨宜裁省小者即為除免

咸平五年二月禁有司以羨餘為課

咸平六年六月併三司置一使令寇準領之三司使不相統攝各不克濟以從辦務至於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動相違戾交攙刻病至是併為一使

上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嘗使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上聞而善之

祥符林特上會計錄

景德二年禁增酒榷四年八月丁謂上景德會計錄之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為額時為三司使

天禧二年以李士衡為三司使上作寬財利論賜之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害之

皇祐之錄不上於田況則所出多於所入其誰知之元祐之錄不作於蘇轍則一歲之入不足計一歲之出其誰知之真宗欲知中外錢穀之數而陳恕詰而不進何耶蓋時方多事公殫竭使人君知此則必知節浮費崇儉德一役不妄興一貫不妄增至於時方承平府庫充溢則易以動人君之侈心故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起林特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矣

此而後知陳恕公之意深也丁謂林特上會計法以動人君之侈心盍嘗考我朝之用度所入多於天禧祥符之時所出亦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且以至道末年計之至道中榷酒稅歲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餘貫而鐵錢不與焉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課鹽錢七十二萬餘貫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萬餘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 國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餘萬貫景德郊祀費七百餘萬

貫祀汾陰上寶冊不預爲至道末所出皆不過
二千餘萬貫至天禧末天下總收二千六百餘
貫總費錢二千七百一十餘萬貫穀帛不與焉
至此益信陳進公之爲君子而丁謂林特之眞
小人矣

宰相　執政

咸平元年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
三年十一月張齊賢罷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
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數奏多不眞至朝會被酒
失儀罷相

一相獨任則有專權之私二相並命則有立黨
之患然以趙中令權專任重而能與新進之呂
蒙正共事以畢士安德尊望隆而能與使氣之
寇準共政不惟無分朋植黨之風抑且盡同寅和
衷之義而齊賢反與李沆不叶與寇準相傾何
耶君子可以知相業之優劣矣

四年以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爲皆未嘗
爲子弟求恩澤

十月向敏中罷張齊賢貶
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與
寇準相傾世以此少之

十二月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舊制三司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宜兼兩省侍
郎先是翰林學士宋白素用翰草二相加恩制
書遺志舊制至是始改正之

咸平六年九月呂蒙正罷
蒙正風眩疾上命駕臨問力求罷不許表七上
乃得請

景德元年七月李沆薨（上臨問步趨宮而沆卒趣駕再幸哭之慟）
上之初即位也日取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
事沆曰人君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
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此參
政他日之憂也上嘗問治道所先沆曰不用浮躁
新進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由是終上之
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沆自言居位誠無
補萬分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
耳　石保吉求爲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
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沆卒數日
乃拜焉　寇準屢言丁謂之才沆久未用準以問

流
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
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之在人下乎沆笑曰他
日當思吾言讀論語見趙普太祖朝宰相門
國初立相謀王斷國多重厚質寔之士而養成
重厚質寔者之風寔沆之力也觀其日以水旱
盜賊入奏所以格君心杜祥符行封禪之時而
始驗其不用曾致堯梅詢輕薄之流所以養成
人才至仁宗多得重厚之士而始驗其抑丁謂
之才所以絶小人杜寇準得貶之時而始驗其
四方言利害者未嘗一施行所以維持治體至
荊公變之時而始驗此國初相業所以為第
一流也然朱文公嘗謂本朝榮事皆自李沆抑
四方言利害者積得來則其善守太過亦不能
無所偏也中間論李沆賢相料事之明來引朱文公斷有抑揚
邵氏聞見錄曰趙普為相於聽座屏後置二甕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則焚於通衢李
沆為相凡建議務更張者一切不用每日用此
報國嗚呼賢相思慮遠矣若王荊公之為相置
條例司論天下利害盡變祖宗法益信趙中令
李文靖得相之體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議論更張一切不用二公真賢相

景德元年六月以畢士安寇準為平章事
上欲用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嘗謂士安曰準
好剛使氣奈何士安曰今此我尚跳梁若準正
宜用之
景德三年二月寇準罷以王旦為平章事準罷為刑部尚
書出知陝州契丹既和準頗矜功王欽若深害之曰城
下之盟春秋小國猶恥之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
恥而謂其有功何也由是上遇寇準衰詳又見契丹門嘗
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進準却不視曰宰相所
以器百官進賢退不肖為用例旦入謝上曰寇準
以國家爵賞邀求虛譽無大臣體王旦父王祐知
其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及言若水言
旦有德望堪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所屬也我朝
善守格例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
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破格例者無若王安石章
子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為相考其成效驗其用人
則破格例者誠不若用格例者之為愈也疑誤然寇
準以公心行之故破格例而用君子也王安石諸
人以私心行之故破格例而用小人也抑安石嘗
置中書條例司司馬光譏之曰宰相以道佐主為事

皆檢例而行之胥吏可為宰相何擇也如溫公所
言則安石亦欲循格例乎蓋溫公亦未知安石用
心之所在徒見其編修條例則謂之檢例耳不知
安石正以用例為非而盡破舊例以立法溫公以
法議之是助之爲此又不可不知也 安石作條例 正所以破舊
例與李沆王旦諸
賢相用格例大異
上命寇準知天雄軍此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
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　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
鎖鑰非準不可
君子內則小人外小人內則君子外當寇準之
主親征也恐欽若有以阻其議則出於天雄軍
及欽若之用國事也恐寇公有以奪其託則亦
出於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
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虜使敬畏之心 虜使聞寇
萊公聲名
祥符四年幸呂蒙正第因問蒙正卿諸子孰可用
曰臣子皆豚犬耳有姪夷簡宰相才也
景德四年閏月立中書密院互報法事關重機民
政皆必互相關報時中書命楊士元通判鳳翔府
樞密院又令監香藥庫不相知也

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
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
已國初宰相都提舉司發運使又以宰相兼樞
密使其意微矣自王顯用事 太宗廟一日六召
中書不聞於是有岐溝之敗 樞密 雍熙三年書見 太宗廟契丹門至
是中書用楊士元通判而樞密又令之掌庫正
狄　熙寧初趙德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
密不知此蓋不相通之患互報之法不可以不
立也 仁宗朝先鎮言欲令中書與報密院三司 量其出入以制國用亦與此意同
祥符五年四月以向敏中平章事六月令密院修
時政記 從王欽若之請
敏中再掌留任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上嘉之
故復相
五年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事樞密使
儒臣領樞密院使相始此
司初密院多以武臣為之與中書分文武為
二府判軍民為二政今以儒臣領之此中書密
院互報法所以可行也
二月以丁謂參知政事
王欽若所薦也欽若與丁謂劉承珪陳彭年林

狩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
初王旦欲令李宗諤為參政故事參政謝日賜
物錢三千貫欽若乃奏旦欲得宗諤所賜物以
償已債上遂不許
祥符七年六月王欽若罷〔恬巧始挺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每奏事欽若必懷數奏以己意損上旨行之知節曰懷中奏何不盡出〕
是月以寇準為樞密院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旦
又薦夏竦為判官數有正論旦喜之及為判官即
附會邪說佞倖求進
使丁謂止於轉運王欽若夏竦止於判官則未
必不以君子目之三人言事其始為小官皆好
後乃變節〔旁是兒字刑 以謂宜員門 不安官守賊符向尊而〕
位尊反使小人之名遺臭於萬世惜哉
祥符八年四月寇準罷上問旦誰可代卿張詠馬
亮何如皆不對旦曰無若寇準上曰寇性剛褊更
曰其次只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旦每見上必稱準
之才而準數短之旦曰臣久在相位闕失必多準
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
於旦求為使相旦曰使相豈可求且吾不受私請
準深恨之及是罷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準入

見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出曰王同年大
度如此
魏能性剛則用張銑善戟以濟之〔見閒武門〕寇準任
氣則用畢士安王文正以鎮之 真宗善於用
將相也如此〔先是準惡林特之邪特數與全爭 特方見寵上不悅〕
安石而後見也 國初三陽方長則南不足以
勝北熙寧一陰潛萌則北不足以勝南南北風
氣推移人才消長之候也
九月王旦薨旦性沖淡寡慾奉身至簿不為宗戚
求官柄用十八年為相二紀接物者和易而風格
峻整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信及見王欽若
丁謂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
嘆曰李文靖真聖人趙德明嘗乞糧〔西夏李繼遷子賜姓趙〕旦
曰已敕三司在京積穀百萬可遣衆來取德明受
詔曰朝廷有人[illegible]典故所無
不可聽也後將有求樞密者邊肅嘗坐贓貶向
敏中謂曰[illegible]已久[illegible]可[illegible]旦曰[illegible]
臣坐贓豈得更深退耶必欲用須旦死可也
旦隱名迹遠權勢後使官修 真宗實錄內得出
奏章乃知朝廷上多旦所薦

嘗究觀國朝自天禧以前一變一契之誼未興也大范小范之名未出四賢一不肖之詩未作也君子小人之黨未分也而張詠孔道輔馬知節之徒自足以養天下之氣節湖海陵之學未興也安定先生穆尹之古文未出也穆伯長尹洙三

祥符九年正月以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旻時為任馬軍副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俱謀變上密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振驚都邑莫若使旻解兵柄則反側者自安上喜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王旦善處軍變

天禧元年秋七月王旦罷以疾求罷職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薛奎嘗為江淮發運辭旦旦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張士遜為江西轉運旦謂曰朝廷権利至矣故士遜所至未嘗敢興利

當祥符天禧之間宮室之役興禱祠之事起則惟患天下之財不足以供國家之用而王旦且戒發運以東南民力竭戒轉運以朝廷権利至矣其真宰相之體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用王欽若旦言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上遂止欽若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寇鉏在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南人當國自欽若始不待王蘇父子之文章未盛也蘇洵蘇轍蘇軾二程兄弟之學業未著也程顥程而楊王元之之文自足以潤色國家之制度晏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李沆王旦抑浮華而尚質實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同列有向歙中之清謹政府有王曾之重厚臺諫有魯宗道之質直相與養成渾厚誠實之風以為天聖景祐不盡之用雖搢紳之議論臺諫之風采義理之學科舉之文非若 慶曆以來炳炳可觀而紀綱法度皆盤然不紊兵不驕財不匱官不冗士不浮雖 慶曆之盛亦有所不及也真宗廟李沆王旦大臣俱列皆重厚

天禧元年王欽若罷人有[illegible]又數[illegible]士善[illegible]故罷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政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拂之準咲曰參政國家大臣乃為長官拂鬚耶謂甚愧之由是傾誣自此萌矣

王欽若罷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兩立也
以寇準為相而丁謂為參政此又君子小人不
可共政也然準當是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
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陽河堅求補外此上策
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次也朱能獻天書準素不信朱
能與宦官周懷政言勤其與能合後丁謂并發天書事詔捕朱能々輒叛殺竄寧自殺準坐能
叛再貶道州司馬最下則再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
準不悟何耶
四年四月寇準罷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馮拯樞
密使同平章事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
是月寇準貶時上嘗不豫準嘗請間言太子人望
所屬願傳以神器謂不可以輔少主既而欲廢后
言謂等憚力請罷準初內侍周懷政嘗與上謀以
太子監國及準謀泄懷政謀殺謂等遂誅懷政貶
寇準有欲并責太子李迪曰陛下有幾子乃謂如
此計謂等并發天書事捕朱能準坐再貶至道州
言昧自古初無廊廟之責者三然皆非上本意蔵
終上忽問左右曰吾日中久不見寇準何耶左右
皆莫敢對上崩乃貶雷州
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寇準屢言丁謂之才李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

可使上手本人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忍盡絶
小人之心至人々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
其力而後止此準所以重得貶也然準雖可貶
而準之心則不為之少貶
十一月李迪罷謂復相謂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
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
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
樞密副使迪爭之引手板欲擊謂々走得免乃各
降秩一級罷相制書未出謂入對乞留因賜坐謂
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
是月詔兩府會議資善堂詔令政旨事如故自餘
常事委太子與兩府會議施行訖奏初議欲令太
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為不可迪曰太子監國非古
制耶
十二月賜輔臣手書諭以輔導儲嗣之意太子雖
聽事々皆決於后錢惟寅后戚也王曾說惟寅曰
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
心亦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
安劉氏也惟寅以自后兩宮由是益親
當時變危疑之衛錢惟寅用事於中丁謂擅權

於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朋黨植根多也寇準李迪之徒雖争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乾興元年二月上崩於延慶殿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太后軍國事權取太后處分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曾請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后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與上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宦官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是月寇準李迪曹瑋竄出（準雷州司戶迪衢州團練使瑋知萊州）皆丁謂之誤也王曾疑責太重謂孰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六月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罷（用王曾之謀）

初王曾以計結同列請獨對直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欲併誅謂馮拯為之請乃止行降職尋貶謂崖州司戶（皇堂即權移陵寢也）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七

## 真宗皇帝

### 制誥　翰林

至道三年四月梁周翰知制誥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二百字一篇一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十一月以王禹偁知制誥禹偁詞意敏瞻鋒氣峻厲抗議世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雖屢危困封奏無輟

咸平四年三月以楊億知制誥上欲用梅詢李沆言於上曰詢險薄不可用億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召試特授秘書正字令就秘閣讀書得無為文揮翰如飛不加點竄門人傳錄疲於應命

祥符六年六月楊億罷初議冊皇后劉氏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喻旨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丁草用后制）時欽若驟貴億素（嘗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名出己右日相與）譖之　上謂王旦曰億性峻直無所附會文章學問無及之者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正元〻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天禧五年正月劉筠為翰林學士見丁謂久擅權
不草為復相制曰奸人為相安可一日居此乃求
外任
國家創造之初則其大體必本於忠厚風俗涵養
之久則其大勢必趨於文故呂文穆王文正以
誠篤朴厚之風鎮宇內（呂蒙正 王旦）而楊大年王元
之輩其文章格力皆足以潤色皇猷黼黻雲漢
矣然西崑之體未變也必至孫泰山石徂徠而
經學盛必至歐陽公尹師魯而後古文興必至
伊洛關湖而後道學明是豈一日之積哉而王
揚雖文士觀其性質剛介臧否人物母后之舉
富貴可立俟也而不草劉后之制拜相之麻權
要可趨媚也而不草相謂之制又豈可以文章
之士待之哉（王元之揚大年如制誥稱職應字大年）
史館
祥符五年六月令樞密院修時政記
故事樞密院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
記至是王欽若請別撰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天禧四年十一月編聖政錄命錢惟寅等取時
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編之
今樞密院修時政記猶可也而別編盛美之事
則不可
詔錢若水修 太宗實錄時李宗諤預為上曰自
太平興國八年以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恐子為
父隱何以傳後除宗諤不可
以李昉之子宗諤而脩 太宗實錄 真宗猶慮
其隱父之事以章蔡之修 神宗實錄乃用王
安石日錄則 神宗末年之悔與安石不盡之
奸皆無所考矣此陳瑩中尊堯集所以作也（陳瓘
尊堯集蔡卞用王安石日錄修 神宗實錄薄
神考而尊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
宗正 玉牒
祥符六年正月以屬籍為玉牒尋置宗正寺修玉
牒名 皇朝新譜曰仙源積慶圖
臺諫
天禧元年二月增諫官御史六員每月一員奏事
或有急聽非時入對
咸平四年三月命御史正名舉職先是三院御史
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史
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乃以張巽為監察御史
從新制之

越明年夏御史知　田錫文言臺官共有二十一
人宜差使在外請令三院御史各歸本職
御史紀綱正自此始盖監司為外臺御史為内
臺外臺之風采振而州縣肅内臺之風采振而
朝廷肅以内朝而出外不惟伇外臺也權似無
以振内臺之綱也故自　太宗令轉運兼按察
而後外臺正自真宗令御史正名舉職而後内
朝正内外臺紀綱
咸平六年十二月田錫卒出處二十年未嘗趍權
貴之門上見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此吾之汲黯也

東坡嘗序奏議曰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
諱盖自敵己以下受之有不堪者而況於人主
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興國以來至咸平
可謂大治千載一時而田公常若有不測之憂
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
人之資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
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
方漢之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言曰天
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
世不以是少孝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是而觀

君子之憂治世而事明主之法當如是也誼雖
不遇而所言已略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
時然嘗建言而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
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
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
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發其書於世必有
與公合者此亦忠孝臣子之志也東坡發明由錫忠讜之心

監司　定監司舉主賞罰
咸平元年六月命近臣舉轉運上嘗語參政李至
曰凡舉官宜先擇舉主以類取人今外官轉輸之

任最切卿等可先擇人而令舉之
趍明年河南轉運使宋搏經制饋餉以幹治稱
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咸平四年正月詔諸轉運使賞罰從秘書查道之請道乞
令使同具任内曾薦才識著若干粃貪猥者若干
朝廷議其臧否以為賞罰從之
景德元年九月令轉運察所部官能否第為三等
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
為次畏懦貪猥為下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定監司舉主賞詔運使提刑

所舉官如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特獎舉主又詔宰臣曰舉官犯贓則連坐而舉得其人者當亦弗及非所以為勸故有是詔

分天下為郡縣揔郡縣為一道而又揔諸道於朝廷委郡縣於守令揔守令於監司而又委監司於近臣此我　朝內外之綱紀也故欲擇守令必責之轉運欲舉轉運必責之近臣既嚴連坐之罰又定舉官之賞而失察者又有罪賞罰行而紀綱正矣然賞罰但行於已舉之後舉官當擇於未舉之先蓋惟正知正惟邪知邪善惡各以類至此真宗所以先擇後舉也 擇舉主

館閣

天禧五年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秘閣以內侍皇甫繼明為之 咸平中命內臣劉崇超監館閣書籍至是丁謂沈曰勾當公事內臣送與 舉主同職

王文正旦則劉承規不得為節度 宦者劉承規求為節度王旦曰與故所無不可能也 丁謂相則內臣與學士同職蓋君子與小人異而小人與閹官為一體也

太子官屬

祥符三年四月皇子生後宮崔李妃所生也是為仁宗八年十二月皇子冠 封壽春郡王 進封是王 壽置壽春郡王友以張士遜崔遵度為之初大臣欲以二人為翊善紀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拜受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也意張士遜嘗對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是耶士遜愧謝

九年十二月詔以王子就學之所名資善堂上作記刻石於堂中

天禧元年宰相王旦以疾求解職上曰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令王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

二年八月立昇王為皇太子賜以元良箴　謁太廟日有左右輔黃雲捧日

文王世子一篇所以教為世子之道也其言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即世子與學士同其學 讀書讀禮同其書樂正司成同其師蓋於學則 又所以同其禮夫為君之子而下與士齒無非所以養盛德性陶鑄氣質以為異日天下國家之宗主是故學問聚辨之功非驟進易織者所能為而富貴崇高之地非學問已成者未易居

此古先帝王皆講學成德於未爲君之日也後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諭德之當養世子得以臣其宮之僚屬而輔翼東宮之官如與僚屬無異此眞宗不置翊善記室而以二人爲王友蓋官屬則有君臣之義王友則有師友之義君臣之分既立則學問之功難施師友之義既明則驕貴之習自革此作聖功夫必以誠敬爲入門也

## 貢擧

咸平元年三月賜擧人等自淳化五年停貢擧至是擧行之是年始詔知擧官親爲別試 別號試始此

三年三月親試擧人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陳堯咨以下四百九人幷諸科所擢凡千八百餘人其中有天福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

四年四月策制科三人

五年三月親試擧人得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陳恕知貢擧所取甚少諸州擧送官被黜責甚衆

景德二年三月親試擧人得李迪等二百四十餘人特奏百餘人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與注疏異並不令就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四年十二月令禮部糊名考校陳彭年與晁迥等更定條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絕請托然置甲科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祥符八年三月親試擧人是歲禮部初置謄錄院

天禧三年親試擧人魯宗道言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議以念誦爲工乃召進士兼取論策諸科能明經者別與考校郭稹冒服起擧連坐同保有司欲黜王洙洙保之不顧易也

太祖之世進士不過三十人諸科五十人　太宗在位二紀登科近百人　眞宗時一歲至有千八百餘人當世道寬平之時法令簡約上之人雖不多爲塗以開其紛爭之習亦不狹爲之塗以抑其好進之心是以考察之法雖不求詳而自不容於畧也收取之門雖不求寬而自不容

於後也自糊名之法始於景德謄錄之法始於
祥符同保連坐之法嚴於天禧法令雖密所取
非人望矣 陳彭年知舉 然猶未至盡棄之志賈崇之
背經旨以立異然之李迪之偶失韵以越格收之
朝廷議論廣寬如此故王洙寧受同保連坐之
罪而不辭則人心風俗其淳厚尤可想也
景德二年秋復賢良等六科
漢置賢良四百年得一董仲舒而已唐置賢良
三百年得一劉蕡而已我 朝此科多得大才
其後也廢賢良而置宏詞惜哉

## 求隱逸

咸平五年九月授种放官先是詔起闕命為右司
諫直詔文館明年復還山有識放循默者上曰放
為朕言事甚數但外庭未知耳因出所上時議
十三篇
祥符三年正月遣使存問隱士李瀆魏野皆隱居
不仕上之祀汾陰也或薦其隱操時命使召見並
辭以病上復遣中使存問焉
祥符五年六月賜隱士林逋粟帛
當天下無道之時而隱者此當隱而隱者也當
天下有道之時而隱者此不當隱而隱者也若
种放林逋諸公其不當隱而隱者也豈生於野
者不類為公侯 國初風俗淳厚若此乎然當
人主求賢下士之時而卓然有高士清風義概
豈不動人主欣慕之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
京節義之風一嚴光不出可以植東都節義之
風孰謂隱士無益於世哉

## 建學

祥符二年二月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賜應天府
書院額 州郡置學始此

## 閱武

咸平三年十二月籍河北強壯 以李繼遷擾邊
咸平四年九月置陝西保毅保捷軍詔陝西民家
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八千餘人其緣邊軍
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
咸平六年九月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高瓊
閱習陣勢上御行 仍對青甚喜語瓊曰 昨日村民
皆為銳旅擢材武時異者三十人
咸平六年六月出陣圖示輔臣曰三路大兵悉會

定州兇來堅守勿逐又曰親能性剛張銳善熟故
使銳佐能孫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爲者同事餘
嘗類此
置陜西之軍以防西虜置河東河北之軍以捍
北虜募近京之兵以壯本根此國家之常事而
便殿閱試之乃 太祖 太宗之舊典也自此
以後不復有閱試之法矣故景德之時雖有西
北之警而中國無復憂慶曆雖以元昊稱臣北
邊講解之後而中國常若有旦夕之警亦兵冗
而不精也（太祖太宗閱試武技）

馬政

咸平三年九月置群牧司以陳堯叟爲制置使掌
內外廐牧之事上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
領
元禧元年七月歲監牧馬耗仍歲旱蝗向敏中言
國家監牧馬數萬廣費芻粟若令出賣散於民間
緩急取之猶外廐耳
國初之馬市之於戎而養之於官自天禧以後
向敏中建議不欲養之於官而養之於民夫市
之於戎則中國蒙其利養之於民則生民蒙其
害今養之於民固外廐也然惜一時之費而忘
百年之備緩急將何所恃哉不惟有害於民而
且無益於官此說一行王荊公所以有保馬戶
馬之法也（向敏中養馬於民之說所以開王荊公保甲戶馬之論）

方田

咸平六年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
袤相去五尺深七尺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虜
軍界並爲之
先是陜西轉運劉綜亦請於鎮戎軍城四面置屯
田無寇則耕寇來則戰

恤民　置倉　蠲稅　免丁　決囚

咸平二年十月置福建惠民倉令諸路轉運司申
淳化惠民之制（大年小熟）豐則增價而糴歉則減價而
糴福建路倉至是始置
咸平三年四月蠲漳州地稅寺經從知州李光則
之請也會歲饑欲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司以
爲不可光則請以家貲爲償乃得發廩賤糶賜詔
嘉獎及還遷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
祥符四年七月江淮水免閩浙湖廣身丁錢丁謂
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

路正為澤及下民但端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
足

祥符六年七月除農器稅初知濱州呂夷簡請免
稅河北農器上曰務穡勤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
哉乃詔諸路並除之

景德三年四月錄繫囚自是每歲上必親臨慮問以為常是月中
使撫閩蜀江浙所至存問父老疎決繫囚

此我朝愛民之家法而真宗又從而廣之也又講
見太祖太宗仁政門

常平倉

景德三年正月置常平倉每州計戶口量留上供
錢擇清幹官主之委司農總領三司毋得移用歲
餘萬石止於五萬石

察刑獄　蠲逋負

咸平元年四月旱遣使分諸路察獄蠲逋負用判
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凡除逋欠二千餘萬釋繫
囚三千餘人上前後所蠲三司逋負不一又謂輔
臣曰宜悉取民弊著為條目大事隨亟減省小者
小者即為減免

咸平五年正月以丁謂為夔州路轉運使時洞溪
蠻入寇謂至即命罷兵自入其所居從吏不過二
三人蠻人服其恩信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萬餘人
峽之諸州施尤近蠻食常不足而道狹難饋有鹽
井之利而亦難致故售者少謂廼每三十里置鋪
鋪卒三十人使往者負粟以次達施州返者負鹽
以次達巫山於是施州得粟與他州等矣

漢唐之小人易知我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
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
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
我朝之指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
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毗自今
觀之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
得患失之心生而敗節易行矣故為判官之時
一欽若也為參政之時一欽若也為轉運之時
一丁謂也為宰相之時一丁謂也欽若丁謂始
為君子終為小人故當時知二子之奸也王旦
李沆而已上欲用王欽若王旦言祖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國寇準屢言丁謂才李沆曰如斯人才目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

行磨勘

咸平四年四月罷郊恩遷官行磨勘京朝官法

舊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獲序進諫官孫何請罷之
京朝官磨勘始此
景德四年七月立京朝官磨勘限三年方得遷官
祥符五年陳克咨判流内銓士有孤寒不為人知
者特陳其狀擢之京官
景德元年六月引對群臣升擢上密采群臣有聞
望者得邊肅等二十四人皆引其對升擢之時號
為二十四氣
三載考績嶽牧皆預歲終廢置群吏咸在後世
從纖悉於小吏而闊略於公卿大夫今罷郊禮
之恩而行磨勘之法於選人則舉孤寒無援之
人而擢之京官其寬於小而嚴於大可知至於
採聞望而用人則又不待行考課之法此又真
宗之微權也
减冗吏
咸平四年六月减冗吏計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
人去國初之遠而吏之冗至於十九萬五千餘人
何其多耶。太祖去在京之吏 真去宗諸路
之吏然自景而後吏愈冗而愈不可去失此識

者畜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說也
西夏
咸平四年九月李繼遷陷清遠軍楊瓊擁兵不救
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
咸平五年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等經略使
齊賢請募江淮荊湖丁八萬上謂擾動人心且使
南人戍北郡亦非便田錫上言宰相不練兵事未
委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三月李繼遷陷
靈州裴濟死之餉道孤絕救援不至故也
咸平六年李繼遷死德明襲位
景德元年二月李德明請降知鎮戎軍曹瑋上言
繼遷擅中國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勦之後更
難制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趙德明納款以七年詔諭之德明
獻靈州
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 見太宗西夏門
李繼捧來朝〻是不能行太祖收方鎮之法遽
欲使之内屬而收其故地所以致繼遷之叛其
失一也 太宗興國七年李繼捧來朝仍盡獻其地其弟繼遷走叛 然繼遷之
叛其始亦不過邊庭叛將耳自其賜以國姓名

以保吉保忠名不正言不順愈以啟其驕心其失二也然屢叛屢服未至於中國並立而為患狄也自朝廷力不能制乃使保吉復入夏臺故地日侈吉既降朝廷復賜以五州夏綏銀靜宥五州並見太宗朝西夏門無故而與之重地所以啟其入寇之心其失三也按制西夏二之

## 棄靈州 築綏州

咸平四年十一月詔議棄守靈州右僕射張齊賢知制誥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州必爭之地不可棄獨李沆與楊億意同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息矣明年繼遷陷靈州裴濟死之

咸平五年四月罷築綏州初繼遷城有請城綏州以遏黨項者朝臣互執利害上命洪湛等按視還言其便乃詔孫全照往經度之全照言築之非便復命知天雄軍錢若水按視若水既往罷其役初若水率衆渡河分軍為伍咸有節制上聞之曰若水儒人曉武事深可喜也

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李沆楊億不當言棄靈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為是而以洪湛之言為非洪湛不當言城綏州蓋綏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言曰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捨之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其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或取足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者絕塞也外不築此二城為之唇齒與舍靈武何異後韓魏公以亮之言為然

## 西蕃

祥符七年三月按唃廝囉居邈川蕃族首領也

祥符九年九月秦州屬羌寇邊曹瑋敗之先是翰林學士李迪曰瑋知唃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非法也上因問關兵若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冊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自探取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上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果犯邊秦州方出兵

復召建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捷書至上謂建曰卿何料事之審也曰唃廝囉大舉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决勝也

唃廝羅李繼遷均之為西蕃首領也惟朝廷與繼遷以國姓則繼遷驕與廝囉以官則廝囉抗蓋無駕馭之道而徒施羈縻之術所以長其驕而速其叛也若曹瑋者可謂良將耳能知廝囉之必叛策德明之可圖料元昊之必反此其知豈徒決兵家之勝負而已哉

契丹

咸平二年十二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時十一月郊柳開上書郊禮畢十五七日間速起聖駕若近河北契丹自退先是鎮軍定都部署傅潛擁兵八萬畏懦自守驍將楊嗣等屢請戰潛皆不許戰勝又柳之上怒下潛獄法當斬詔特貸公議憤惋

景德之役寇公決策親征以萬乘臨危事亦至難也然試考之太祖之平淮南平澤潞太宗之伐太原伐契丹未嘗不自總戎蓋是時天下多事君臣上下不得高枕而卧自屬櫜鞬是履行陣耳臨金鼓蓋常事耳然我　真宗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固已親征至大名矣則寇公後日畫謀決慮而寇公之功亦不止於親征之一決而已論寇準後日畫計射殺撻覽使之屈服請和之不暇

景德元年閏月契丹大舉入寇主其母蕭氏大擧寇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江南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之以釁鼓然後北伐又以欽若多智恐望有疑惧曰上出之判天雄軍十一月車駕親征至澶淵準固請渡河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亦贊之瓊謂馮拯曰何以不賦一詩詠退鹵耶南騎隨撻覽中弩死

十二月契丹請和韓杞入對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詔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果亦如數戒約而還初虜使來議和準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是從也惟留有聲赴援威聲甚振

準在澶州每夕與制誥楊億痛飲戲謔讙譁達旦
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準如此吾亦何憂
景德二年正月選河北守臣李允則知滄州馬知
節知定州是月省河北兵二月減上供紬絹立沿
邊入粟補官法
陳瑩中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
寇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寇也掠
威虜安順軍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寨則田
敏擊走之攻定州則王超等拒之圍嵐奇軍則
賈宗走之寇瀛州則李延渥敗之攻天雄則孫
全照卻之抵澶州則繼隆禦之兵將者此則親
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謂親征者在景
德行之則可而議者書靖康時有請用眞宗故
事則不可蓋親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
將能摘敵可也有此則分畫明紀綱法度正一
有不然則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
勝此書生之虛論可言而不可行也寇準之功
不在於王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
無事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
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
殺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
覽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
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虜也遂使
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也可又景德
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
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守不
追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
年之占至是驗矣（自勢弱而後可和靖康之時 然景德之事勢大別）
范仲淹曰王文正公旦為相二十年人莫見其
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澶淵之役而
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樞密使
扶馬風公知節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
至直

盜賊

至道三年八月西川戎卒劉旴叛攻掠蜀漢等州
益州鈐轄馬知節招安使上官正討平之自起至滅
凡十日正初無出兵意張詠以言激正將行舉酒
屬諸校曰此行亟殄賊不然則此地還為爾死所
矣
咸平三年正月益州卒王均叛以雷有終討平之

有終旣平賊誅殺不已轉運使馬亮全活甚衆
初張詠自蜀還聞冕代之曰冕非撫衆材其能綏
輯乎知益州朱冕寬弛無政故卒王均反
咸平六年四月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至鼓舞相
慶公知民信易服以寬上遣使諭旨曰得卿在彼
朕無西顧之憂
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旴興劉旴之徒方平而王
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其民勇捍而又狃於
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
忠定也平劉旴之亂者亦張忠定也代以朱冕
則王均反牧守其可非人乎張詠太宗朝化李李順賊黨爲民見宣官降盡門
張詠使蜀者母眞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趙
抃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
爲政簡易亦若是耶此蜀爲擇詠非爲詠擇蜀
也此爲抃擇蜀非爲蜀擇抃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八

仁宗皇帝

乾興元年 天聖九年 明道二年 景祐四年
寶元二年 康定元年 慶曆八年 皇祐五年
至和二年 嘉祐八年

乾興元年二月卽皇帝位皇太后同聽政
三月定視朝及講讀日隻日視事隻日召近臣入
侍講讀
十一月初御講筵召侍讀孫奭馬元講論語侍講
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隻日至是雖隻日亦召
侍臣講讀王曾以上新卽位卽近師儒故令孫奭
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則奭拱立不講每
講體貌必莊上竦然退聽
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上因問侍制
馮元三代制度元悉引經以對上嘉歎之
四年閏月召輔臣侍經筵攷崇殿宋綬錄孝經論語
要言及唐太宗帝範明皇聖典君臣政理論上之
奭嘗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
天聖九年閏月宴侍讀于太淸樓奭時爲翰林學
士年高視昏或陰雨卽徹御坐於閤外奭每講前

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上咻然聽之嘗書無逸
圖以進上施于講閣
景祐元年正月置崇政殿說書初上問孫奭誰可
代講說者以賈昌朝為對
二年正月置邇英延義二閣盛度賈昌朝講讀經
史昌朝誦說明白上多所質問楊安國請書無逸
於後屏上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當置之於左
四年三月置天章閣侍講以賈昌朝楊安國為之
又御邇英閣講書春秋七日五明文義極博但
其間說異則不爲公穀之累安國嘗講易至山下
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
陰陽而御之在人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
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也天
命之謂性言情則性之移也諱故則情之肆也上
善之又嘗講周禮大荒大禮則薄征緩刑因進言
曰歲歉貸兵取民庶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奸上
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於飢荒起為賊州縣
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故事臺丞無
侍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故特命之

是年林瑀撰周易天人會元記瑀言上即位其卦
直需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珍好之美則合
卦體上駭其言斥之罷侍講
四年賜近臣御書一曰遵祖訓上嘗謂輔臣曰邇
講詩因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戒
寶元二年趙師民上書曰帝王治典與品庶異天
下無事存文之治於是乎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备
於是乎出今中外小有事臣等不進見二年矣無
乃以為先王之遺籍可以講於無事之日而不定
責於有為之時乎
皇祐四年内出款器以示講讀官太宗作此器真
宗著論上制不後述焉
慶曆四年著危竿論一篇分賜近臣
祖宗好學世為家法蓋自太祖幸國序謁先聖
勸宰臣以讀書戒武臣以知學其所以示後世
子孫者源遠而流長矣自太平興國開設經筵
而經筵之講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講學士而
經筵之官自真宗始乾興末復日御經筵体務
亦不廢而日御經筵自仁宗始於是崇政殿始
置說書天章閣始置侍讀中丞始預講席宰相

始頒勑講讀相始入經筵以講讀史官始入經
筵以侍立而經筵之上文物憲度始大備矣然
是侍其制耳君子將觀其實焉自古姦臣欲啓
人主心術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而不使之
觀史逮其末流講詩則罷國風講書則罷湯武
稍可以警懼上心者則抑而不進而我仁祖所
講之書上自六經下至諸史雖以國風譏刺之
事且以為鑒戒又有安經筵之上不講春秋不
講禮記而專進王氏之新經字說者哉自古經
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茲選蓋精神氣貌
之感發威化文辭之著見於講習之間有
薰染浸漬之益此豈謏聞單見之士所能辦而
我仁祖所講之人則皆孫奭晏殊賈昌朝之徒
至林瑀需卦宴樂之說則必卻又安有崇觀奸
臣倡豐亨豫大之說得以投其隙哉然聖學之
所以成就者又有自來矣蓋自真宗不置翊善
記室而置王友有以養其德於潛龍之時 仁宗
時為太子真宗不置官屬而置王友 自孫奭入
侍上或左右瞻矚則拱立不講有以格其心於
即位之日 格心有人 典型在前邪佞自退使旁
無重德以導其敬畏之源則玩狎之意萌恭遜
之實衰聖學之本不立矣何以新我宗守文之
治功哉

正紀綱　抑內降

天聖元年錢惟演擬為使未幾馮拯言惟演太后姻
家不可與政遂罷之惟演意闚入相御史鞠詠言
其姦險若遂以為相大失天下望太后遣所侍賫
奏示之惟演猶覬望詠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裂之
天聖四年駙馬柴宗慶求使相王曾曰　先朝石
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方除使相不許
明道二年四月上始親政宗戚毋得於禁中通表
祈恩凡內批有司未得行者當取處分中外大悅
王德用簽樞密初德用為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
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撓
比干軍政乎不與
景祐元年謝絳請罷內降皆詔令由中書密院
然後施行
康定元年十月詔內降執奏上性寬仁宗戚有求
內降者或不能違乃有是詔
皇祐二年九月大享明堂時張堯佐覬執政內侍

杜衍及御史彭思永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非宗社福申嚴內降執奏法

慶曆四年九月杜衍爲相務裁抑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諭上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封還也

我朝立國以仁意爲　以紀綱爲體太祖太宗之紀綱操於人主之威權故太祖太宗之世無干謁之門無僥求之路自仁宗不自攬權不尚威令以仁厚容養臣下是以宮闈之請求無間之私既當其時不免有然當時有求內降者聖訓以爲杜衍不可後宮戒有過制聖訓以爲臺諫不汝容也國勢莫寬于仁宗之時而紀綱亦莫振于仁宗之時蓋有朝廷之公議在也 主意故惟演爲樞密使宰相馮拯以爲不可欲圖相位御史鞠詠以爲不可李宇愛求使相宰相王曾以爲不可內侍求節度御史彭思永以爲不可不惟杜衍得以抑內降而王德用之武臣亦不從內降以干軍政則當時公議可知矣然爲杜衍彭思永者易爲馮拯鞠詠者難慶明道以後之事易處天聖以前之事難蓋當人主聽政事權歸一則其抑內降也易當母后臨朝倖門易開則其抑內降也難 斷案

遠女寵　裁外戚

景祐元年八月尚楊二美人有寵諫官王素言及王德用所進女曰上曰已在朕左右素切諫即命宮臣各賜錢抑出東門上爲之泣下

王曾罷大后姻家通謁曾多所裁抑進退士人莫有知者曰夫執政者恩欲己出怨將誰歸范仲淹嘆服其言

慶曆八年上語二府以張貴妃有翊衛之功按客夏竦言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言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就中在相位悚其敬從其言 和如尊后

夫人臣召怨於天下不一端也藏任子則公卿怨汰冗兵則卒伍怨核軍籍則主帥怨退濫賞則胥吏怨限民田則豪民怨抑外戚則宮闈怨抑內降則祈恩澤者怨嚴節擊則覆選詞者怨精考課則怠職業者怨誠使人皆避怨而免禍也則私爵賞以謀譽借國法以市恩天子誰與

任事乎任事則當任怨
尊太后　抑外家
天聖五年正月朔上皇太后壽晏殊罷殊嘗諭張
耆不可爲樞密使頗忤太后旨罷知應天府殊至
府大興學校范仲淹居母憂殊延之以教諸生自
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
天聖六年劉隨罷諫職時太后未歸政隨請軍國
常事專取上旨太后不悅
天聖七年十一月范仲淹罷爲河中府通判時上
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仲淹奏天子有事親之道
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
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
威不可爲後世法晏殊居仲淹詰之曰不以今日
反以忠直獲罪門下　殊初薦充館職　作書遺殊申
理前奏又請太后還政
九年十一月解曹修古言職初太后兄子劉從德
以外家得寵無他能從德死推恩外姻戚及僮僕幾
八十人修古上言太濫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
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尋卒于
官貧不能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曰其四柰
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
議大夫賜錢二十萬
幹父之蠱易幹母之蠱難以太后親政之時而
晏殊仲淹修古之徒敢於忤旨則直言之風雖
奮發於慶曆之時而寔胚胎天聖之初矣
明道元年宸妃李氏薨　生仁宗　初皇太后以上爲
己子太后劉氏　而李氏嘿處先朝嬪御中者后矍
然曰宰相亦與宮中事耶有頃曰卿何爲間我子
母對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於是三司發哀
成服備官仗葬之
二年正月聖太后崩四月追尊宸妃李氏爲皇太
后右司諫范仲淹曰太后保佑聖躬十餘年宜掩
小過以全大德我中外無得言垂簾事
四月上始親政詔宗戚毋得于禁中通表祈恩凡
內批有司未得行者畜取處分中外大悅呂夷簡
論八事曰正紀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
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一時夷簡請以張耆夏竦
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以
李迪同平章事楚垂簾儀制五月詔從御史龐籍
之請　籍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

黨勿使受恩入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頗抹公論
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入口言事官多觀望
宰相意獨龐君可謂丈夫御史
天聖之初此一時也明道二年之後此又一時
也天聖之初政在東朝太后天下猶未見人主
之德自明道二年四月親征之後抑內降正朝
綱擯斥張耆夏竦陳堯佐之徒而擢用范仲淹
孔道輔龐籍輩天下翕然向治矣嗚呼明道二
年之親政猶而為慶曆嘉祐之盛元祐八年之
親政變而為紹聖元符之紛紛人主可不謹其
幾乎東朝還朝則一而仁宗哲宗親政則異人
主可不於用人而謹其機乎

英宗　立儲嗣

嘉祐元年八月韓琦自樞密使乞內建書院擇宗
室賢者升於內學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器識
是年十月解范鎮言職先是知諫院以上春秋高
而未立儲嗣不御朝者累月曰天下之事尚有大
於此者乎即上疏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
下之大公也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
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故事擇宗
室賢者異其禮物而施之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
邸累上不報上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
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者百餘日鬚髮盡白由
是卒解言職朝廷亦不能奪也
嘉祐三年范鎮知制誥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
言冀上心感動曰陛下許臣又三年矣願早定大
計　後司馬光復見上曰小人無遠慮特欲倉
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
出左右之意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上大感
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
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韓
琦等皆曰敢不盡力
嘉祐六年十月皇姪起復知宗正事 英宗 上在位
四十一年皇嗣未立韓琦取孔光傳進曰漢成帝
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
帝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之聖哉遂與曾公亮
歐陽修又極言之明日復請上曰決矣 時皇姪宗
實方服濮王服乃詔起復
嘉祐七年八月立宗實為皇子琦至中書召王珪
草詔珪對曰此大事也後不可悔上指心曰此決

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其議遂定

嘉祐定嗣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者見之定也紹興建儲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者謂之決也 紹興十一年上曰普安郡王甚賢可議除少保傳相復曰此事出于朕意而非因臣下建也

宰相　執政

乾興元年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罷謂與雷允恭擅移陵寢王曾以計紿同列講獨對自言丁謂包藏禍心太后大驚謂卑貶崖州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同知政事宗道嘗于真宗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奈何以數厭之御筆題殿柱曰魯直後判流內銓患銓格煩密及知吏奸多厘革之

遠小人之法不可以不嚴而去小人之幾不可以不密故東鄭朋揚興之奸者陳蕃失於不密遂激為朋黨之变唐其露白馬之禍李訓鄭注皆蹈幾事不密之戒也丁謂之奸真宗晚年欲去之矣寇準被酒漏言失於不密又有崖州之行至是謂之烽焰愈熾內倚宦官雷允恭貴戚錢惟演為奸外與曹利用林特等為黨者拔山矣而曾一旦去之其幾密也故雖以計傾之而當時公論亦不以為禍焉 王曾去丁謂其幾密諸子動傳三第降黜朝論稱快

天聖元年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以病去位以王欽若同平章事閏月寇準卒于雷州歸葬道出公安人皆設祭折竹植地掛紙焚之逾年枯竹出筍因謂立廟號林竹寇公祠

天聖三年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六年二月薨

天聖七年正月曹利用罷 以使相判鄧州 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侍羅崇勳得罪后使利用召戒之利用去其冠幘言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利用姪子汭為趙州監押州民訴其不法奏上崇勳請往劾之即受命晝夜疾馳鍛成其獄納既誅利用貶房州至襄陽為內臣楊懷敏逼令自盡

前輩謂李斯誣韓非於秦非死之後斯亦不免而斯之遇禍尤慘于非鮑高譖獲荁於齊 死之後鮑高之徒亦不免而高之遇禍尤慘於荁利用與丁謂譖寇萊州公有不臣議準既南遷

而二子相繼貶黜丁有朱崖之行曹有襄陽之
禍天之報應有甚于影響非自取歟古人有言
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道德正直
之士為無窮斯言得之
三月張士遜罷利用之薦也 利用馮寵自恐士遜
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 是月以呂夷簡同
平章事夏竦薛奎參政
明道元年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明道二年四月上始親政呂夷簡罷郭后罷之出
處見尊太后門并講入 以李迪同平章事三德用
簽樞密院事
是年十月張士遜罷以呂夷簡為平章事夷簡嘗
奏令參知政事宋綬類中書總制景祐二年上之
凡四百二十九冊夷簡語人曰自吾有此例一庸
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 是年議廢皇后郭氏夷簡
以前罷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
景祐元年八月以王曾同平章事樞密使曾為人
周密沉靜辯博有餘言國家事或日至旰乃出不
道省中語每廟朝大會盛服正色即謁者視進正
如有尺寸未嘗過闕

前輩謂霍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視
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少主政
自己出天下不疑其專誅亂臣廢昌邑天下不
以為擅擁昭立宣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王
沂公為相王曾 每廢朝大盛服正色即謁者視
進正如有尺寸未嘗過闕亦光之遺風置乎當
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者設示亦無
歎於先也古之人有行不由徑而為天子所取
者亦取其端方正大之情而無險詖邪狂之名
二公者亦何愧於古人哉
景祐二年二月李迪罷 慶曆七年堯上篆其碑曰
遺直 以王曾為左僕射平章事
四月呂夷簡王曾罷夷簡位王曾上但任事日久
多所專大論議數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周封斥
夷簡納賂市恩
一仲淹也王曾力薦之夷簡力斥之則不相協
之根在此矣
是月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寶元元年二月王隨陳堯佐罷時災異數見隨等
無所建明堯佐亦援漢故事求免

是月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入謝上曰
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干請今自用卿蓋由此也
康定元年五月張士遜罷元昊寇邊軍務填委士
遜無所補以呂夷簡為平章事范仲淹改陝西都
運使過闕上遣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謝曰臣閒
論國家事於夷簡何憾也
慶曆三年七月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晏
殊兼使殊乃平章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
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
廢止令中書同議樞密及張方平請廢樞密上乃
進用弼議而有是命
西事方興用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樞密
院北虜方橫用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兼判樞
密院邊事孔棘則以相臣而謀兵政誰謂我
朝之兵民不相知耶范鎮知諫院言中書主民
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
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願使中
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失計量其出入以制國
用則民庶幾少寬矣
慶曆六年三月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孫沔言

祖宗有天下垂八十年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
紀綱未嘗廢猶有敢直諫之士觀今之政是可
痛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為
正人地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
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乃令以柔而易制者為腹心
以好而易使者為羽翼是為不獨生於漢而林甫
復見於今也書聞上不罪之夷簡曰藥石之言恨
聞此遲人服其量是以久病求去
夷簡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預呈華之議孔道
輔范仲淹言郭后不當廢夷簡以為當廢欲郭
后遂入道封沖妙禪師宮名瑤華因此事而忌
富弼之能富弼再使契丹夷簡欲害之法見契
丹門
夷簡之功莫大于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
之直言君子論人功不掩罪罪不掩功可也
寶祐二年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杜衍
樞密使
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慶曆四年九月晏殊罷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
使
五年正月罷為相纔百二十日以賈昌朝為平章

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四月章得象罷得象
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
然亦無所建明 以陳執中為平章事
十月詔宰相兼樞密 從賈昌朝陳執中之請
慶曆七年正月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
諫官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執中論議素不
合不可使共事
八年閏月以文彥博為平章事五月夏竦罷以宋
庠為樞密使
皇祐元年八月陳執中罷 河決民流災異數見言
者屢攻之以宋庠同平章事庠為相儒雅遇事輒
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日遂詐情嗤殘
人詭才吾終身不為也
三年三月宋庠罷十月文彥博罷以龐籍平章事
四年六月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所無有恐
四方輕朝廷
五年二月復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升宣徽南院使
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
上欲狄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龐籍曰昔曹彬
平江南太祖只賜錢二十萬貫雖有功未名彬
之大名實以此官冨貴極矣異日更立功將何
官以賞之乃有是命
閏月以陳執中平章事執中在相位雖無
所建立然每事皆依公論尤愛惜名器以止僥倖
中書嘗有進錢其友婿求之執中止之曰此非房
舍中物安可開大時議論之外不由第進故事抑
儒生
至和元年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契
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初孔道輔死
或謂德用曰道輔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以職
言豈害某哉朝廷無一忠臣可惜也
七月梁適罷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
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諡曰元獻殊雖早貴而奉
養清儉喜於知人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
弼楊察乃其婿也
六月陳執中罷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是日宣
制士大夫相慶以為得人上語彥曰朕用二相人
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乎龐籍曰陛下既知二臣
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

功名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
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上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
下命相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
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耳
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
宦官宮妾便於小人而不便于君子者也後世
人主除拜大臣不詢于外朝而詢于內朝則過
矣故石顯者禹共元城之所倚也梁冀胡廣趙
戒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倚也此自
古小人未嘗不與宦官宮妾外戚為一者 識論
正 我朝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
不得而知內庭之請謁在外可得而知之也小
人多倚宦官宮妾之勢
嘉祐元年八月狄青罷判陳州 以韓琦為樞密使
十二月劉沆罷
三年六月文彥博罷以使相判河府
六年三月富弼罷以母喪去位
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嘉祐六年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樞密使

胡宿樞密副使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
法令典故問公亮文學之事問修百官奉法循禮
稱治
呂文靖以事權歸同列而但書用人曰謂自寧
相事歸忠獻以兵事問集賢而自決大事人皆
謂得宰相體 正 大臣不自用而用人文穆即呂蒙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九

仁宗皇帝

臺諫

天聖元年四月令近臣舉官充臺諫
天聖元年先是錢惟演意圖入相御史鞠詠曰若
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亟去
五年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歎器
琳當際命喜曰不辱吾筆矣
明道元年七月置諫院先朝雖除諫官未嘗置院
至是從諫官陳執中之請
二年十二月嚴選用臺官法先是宰相李迪附張
沔韓ゝ為臺官言者為臺官又由中旨乃宗祖法
上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
無敢言者矣
是月廢皇后郭氏孔道輔率諫官御史將德祖范
仲淹等十人伏閤奏門者闔扉道輔扣環大呼言
后無過不可廢呂夷簡以當廢伏告之美人尚氏
直侵皇后語批其頰上救之誤傷上大怒且日廢
后閤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
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奏旨伏閤請對非太平美
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
金楊偕言頭得皆貶時可揭簽判富弼言朝廷一
舉而二失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
直學士上曰是雖詩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命道
輔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
景祐元年二月置御史裏行以張宗誼孫沔為之
御史裏行始此
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
諸偽國後忤上意歐陽脩責中丞杜衍曰介一介
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中丞舉動耶
景祐三年五月罷仲淹等越職言事集賢校理餘
靖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者恐非太平之政館
閣校勘尹朱言仲淹當薦己不可苟免皆貶歐陽
修乃貽書責高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
無比今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
士大夫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若訥忿以其
奏貶脩為夷陵縣令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
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訥也
慶曆三年二月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修知諫院
余靖為右正言

蔡襄以詩賀素等言多激訐素以詩奏之遂命知
諫院當時謂之四諫
是年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從知制誥田況之請
況言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諳度採聞比及論
列或至淺時
十一月復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初置既而又闕不
除以李京包拯為之拯前知端州歲滿不持一硯
歸
四年八月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
十月蔡襄罷五年正月孫甫罷論陳執中不可執
政於是兩人俱求出
五年正月復言事御史以梅摯李京為之唐制御
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六員後不除至
是復除
八年翰林曾公亮薦趙抃可充臺官召為殿中侍
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號曰鐵面御史
皇祐三年十月唐介以張堯佐姪女有寵一日遷
四使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引楊國忠為戒
不報又介與諫官包拯等論列卒奪宣徽景靈兩
使　又平章文彥博為間金奇錦因中人獻宮掖
得為執事上怒貶介彥博亦罷　唐介彈大臣并
以中丞包拯乞由臺供言職上曰介言臺拯皆陰
結彥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吳奎罷
四年三月包拯罷
五年八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介貶不二年復居
議者謂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十月辭唐介言職改直集院欲以全安之也
十二月以吳中復為監察御史中丞孫抃所薦也
抃未始識其面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
面臺郎耶
至和元年七月辭馬遵呂景初吳中復臺職時梁
為御史初罷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遵等極陳
其過左右或言御史　指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
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皆坐知制誥蔡襄以
三人無罪封還詞頭不草制付他舍人亦莫敢當
者遂用熟狀降黜
二年六月張昇為御史中丞上書言昇清直可任
風憲富弼初入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時號為三
得人　八月置臺諫章奏簿從范鎮之言也所以
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

嘉祐元年十月解范鎮言職因言儲嗣未立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詳見定儲嗣門
十二月中丞張昇論劉沆凡十七章上以昇指切時事無所迴避罷劉沆
三年六月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臣行年七十且無子所以乞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
六年五月以司馬光仍知諫院上謹習疏
皇祐五年五月孫抃為御史中丞諫官韓絳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書大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
國初官以定俸寔不親職有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特以寓祿耳故赴諫院者方得諫官則諫官之權猶未重也國初三院領獄任而不任風憲興國中任風憲而不領言事則臺官之權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諫官之職天禧初置言事御史所以舉臺官之職然當時臺諫之官雖重而臺諫之職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劉中丞全臺為各舉糾彈之職而後臺臣之職始振乾興元年劉筠為中丞全臺為各舉糾彈之職自孔道輔范仲淹啟於抗夷簡吾今敢於抗章傳一晏適之用事則馬遵與數人言之一劉沆之得政則張昇凡十七疏論之而後臺諫之權敢與宰相為敵矣事寔見於是何臺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何耶蓋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權為紀綱而以言者之風采故其進退臺諫公其選而重其權優其遷而輕其責非私之也蓋以立國之紀綱是寄於此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中丞諫官必出于人主之親擢雖李迪呂夷簡之親亦不敢進擬諫官御史所以公其選也自安石執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選人李定除諫官則臺諫皆出於宰相之除矣臺諫言事許以風聞不得窮詰雖以執中夏竦之徒亦不敢與臺諫爭辨曲直所以重其權也自安石執政行青苗之法始命李常分析舉朝爭之以

為不可助法之法行又命楊繪分析執政以為
不可則宰相得以奪臺諫之權矣臺諫之權常
存體貌自唐介之外其餘無貶斥者不一二年
亦復召用所以復其遷而輕其責也自熙寧之
初始有罰金御史皆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責
其無當而臺諫之受責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
之氣未為紀綱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權為紀
綱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覺安石之心溝瀆之
量也 兩朝臺諫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紀綱甚振
景祐二年貶孫沔先是上既言自孔道輔范仲淹
被黜之後龐籍范諷賈對以來凡在搢紳盡懷
緘默為監察御史以言事貶廢者皆非仁祖之
本心也而夷簡寔賛之諫官伏閤乃仁祖美意
也而夷簡力且之此夷簡入相之初而國論為
之一變也
嘉祐六年歐陽修言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
簡貶知饒州後至今二十年臺諫未聞有規諫人
主而得罪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
范文正公以忤呂申公貶而申公亦以文正罷
唐質肅公以忤文潞公而潞公亦以質肅罷仁
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氣如此然異時申公不
惟不敢憾于范文正而西事之興且與之戮力
出處見乙集卯 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質肅而還翰之
日必與之俱召而後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
聖君賢相伸臺諫之氣唐介劾宰相文彥博其
後再入相首薦唐介復召用焉
給事中 起居舍人
景祐三年十二月嚴宣勅銀臺法時宣勅劄子多
不經本司李淑言若此則封駁之職遂廢乃詔宣
勅非銀司不行
慶曆元年以富弼知制誥初因侍對從頌妻以后
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久之遂封富弼當草
制遂封還詞頭後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揚行歐陽
修援弼例封還後遂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觧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等臺職知
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改付他舍人
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勅中丞孫抃累疏爭之
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亦乞留遵等皆不報
嘉祐元年楊懷敏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不草制
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謂宰相曰有此故事

李文彥傳曰延未富弼以封還上意解
司馬光言唐制詔書有不便者門下得以封還今
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
以防過舉也
給舍主封駁臺諫主論列其職均也然給舍獻
替於先臺諫進救於後命之於未下其正之也
易命之已下其奪之也雖此給舍所以為重也
蓋自慶曆間之謂夫人之命富弼當制封還詞
頭給舍之封駁昉乎此矣至其後宿明援弼之例
而駁楊懷敏歐陽援弼之例而駁張可久蓋自
是而其職與臺諫均矣給舍封駁於其先其職
尤難於臺諫也
嘉祐五年八月蘇洵試校書郎歐陽修上洵所著
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至是趙抃又
薦之乃就除
祖宗主慶寬簡上之所作成激勸首有在拜日
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盡出于程文
之中故起孫明復于太山而處之胄監師儒之
地拔蘇洵于眉山而處之容臺禮閣之中起程
顥于西洛而寘之廣廈細旃之上則其所以特
出一二以聳動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兩制

歐陽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來閣見御閣春帖子讀
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帖閱之
嘆曰擧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嘉祐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誥去冬除安石及
司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授安石辭之辭
至七八月乃受從是遷制誥安石遂不辭官矣
授以館職而辭館職授以起居注而辭起居注
入皆服其避初受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因辭命
修起居注又辭章余朝更不能者至於嘉祐之
除制誥熙寧之除學士則不復辭其小而受其
大入遂以前日之辭官者荊公之詐也今日之
不辭者荊公之奸也未為深知荊公者矣蓋荊
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滅于范文正而自是其
規模廣大又非一官一職之所能盡迨嘉祐之末
其實行已足以取信于入熙寧之初其虛名已
是以取信于君國將以大有為斯世獨惜夫志
大而學非也誅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
修亦善之勸洵與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論

史館

慶曆五年十一月國朝會要成王洙編修自建隆
上慶曆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祐四年歐陽修為史撰奏云比年以來史員而
廢職其所撰述簡要遺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
体皆略而不書欲乞嚴終命宰相就至史院點檢
記錄事迹內有不動其事緣官失職者奏行賞罰
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乞更不進本

館閣

天聖六年宰相張士遜請以其子為校勘士曰館
閣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魯宗道曰館閣
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處耶歐陽修告英
宗曰今兩府闕人必取於兩制闕入必取于館閣
館閣者輔相育才之地
天聖六年以范仲淹為秘閣校理當移書執政曰
周量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
當時致君者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
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
之有天下經營長育以至太平然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不知變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變其道使
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為
血為肉數百年亦相府負天下之過也
天聖元年范仲淹為大理寺丞上書請救文弊復
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革延賞之弊且曰
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奸邪夷狄侵國奸邪敗
德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
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節慨然有
志于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
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敢
哉王曾見而偉之又知仲淹乃是殊客也於是殊
薦入充館職曾乃殊曰公宜知仲淹捨而薦此人
乎

范仲淹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于熙寧也仲
淹革弊之規模已具于天聖上宰相書于上皇
帝之書王安石變法之規模已具于嘉祐中上
書熙寧初入對之日也今覩仲淹所言窮則變
變則通即安石變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則
武備不堅即安石強兵之說也其言士曾未教
則賢才不充即安石所謂教之非其道之說也

其言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即安石所謂理財
大抵無法之說也其言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
即安石所謂優恤農民之說也其言人主納遠
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
即安石欲法堯舜而不法太宗之說也其言刑
法之吏知絲髮之輕重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
爲則往往謂之急務或有政教之源流議風俗
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
謂之迂說即安石所謂人君出而親事不過有
司之細故未嘗如古之有為之君學士大夫討
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說也把仲淹安石對
說二人上書並見名臣言行錄以後轉處說仲
淹規措與安石大異然所謂固邦本者在於舉
縣令擇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舉官之煩
也厚民力在于復游散去冗僧而已非有青苗
市易之擾也重名器者在於謹選舉敦教育而
已非有新經字說之謬也備戎狄者在於擇將
才實邊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將官之擾也杜
奸雄者在於朝廷無過生靈無怨非有人言民
怨不足恤之議也范仲淹移書執政中五事彼

其布置施設皆有預定之規模其與書生漠然
不著于用者由其所學有偏正故所以用于天
下者不同也
慶曆三年九月開天章閣今輔臣各對賜坐給筆
札使疏急務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大
事責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仲淹參政弼樞
密琦宣撫陝西然事有先後且革弊于久安非朝
廷之所能也仲淹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
非有大功不遷內外官須滿三年在京官須滿五
年乃得磨勘二曰抑僥倖任子法施已濫日增請
罷少卿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
須在職二年始得蔭子而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
閣三曰精貢舉諸路州郡皆置教授其取士科
進士先論策後詩賦兼通精義諸科不對奏自
參攷履行無闕者以名聞四曰擇官長刺史縣令
多不得人請委二府先選轉運提刑大藩知州次
委兩制三司御史臺諫監司舉知州知州舉知縣
五曰均公田外官職田不均吏祿薄不能安廉請
均其入而第給之六曰厚農桑請下諸路令吏民
言農田利害選官治之別定勸課之法以歲漕運

七曰修武備請約府兵法募畿強壯五方為衛士
以助正兵八曰減徭役請省縣邑戶少者為鎮其
不應受役之兵悉歸之農九曰覃恩澤謂除遇赦
而所在廢格主恩澤者重寘于法十曰重命令百
司建立法度本兩頒行旋復更改請先委政事之
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
富弼言契丹得燕薊以北拓拔得靈夏以西其間
豪傑皆為之用我當時以勍敵應統可禦乃別為
二策以止僥倖去宿弊及易監司之不才者仲淹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之弼曰勾之甚易
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是年十月議監司選此用仲淹富弼之言也定選
林格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定館職格更補蔭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
二曰抑僥倖也限職田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五曰均
公田也
四年三月詔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此用仲淹所
上中事三曰精貢舉也五月減徭役法此用仲淹
所上十事六曰減徭役也並條仁宗行仲淹之言
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出宣

撫河北避夏竦之謗而出時按察使多所舉劾人
心不安廢不思薄患勘法察使僥倖不便而朋黨之
論滋起矣
九月詔戒按察使苛刻則是包拯言之也十月詔
戒朋黨苛刻
五年二月罷宗朝官保任取遷法從御史劉元瑜
之請也罷廢補限年法從余靖之言也其慶曆三
年制勿行
三月復科舉舊制〻詔楊察言前所更令不便
十月轉運罷黜按察時執政改范仲淹富弼行事
故因肆欲以其過為煩擾無益事作罷之
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廟堂主安靜之說
而弊事不革積而至于慶曆此當變之事也李
沆王旦自韓富范以之志不盡行積弊相仍極
而至于熙寧此亦當變之時也今觀仲淹所上
十事與安石所變之法合而論之熙寧二年遣
使農田水利亦欲厚農桑也熙寧三年立更戌
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備也四年更貢舉法亦欲
以精貢舉也四月定選人改官條制亦欲以明
黜陟也十月定奏補註官法亦欲以抑僥倖也

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裁辭役也建三舍法亦
欲以重學校也均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
先是仲淹安石同處然國家自藝祖仁宗雖有
漏闕敗壞之處而未有熟爛腐敗之形慶曆諸
公之本旨杜一隅補一隙之智也熙豐大臣則以
一隅之損而類其四圍以一隙之漏而侵及于
堂奧也安石紛更惜夫仲淹去則法变而安石
自罷相之後熙寧七年罷相安石之身雖去而
安石之法未嘗不行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变
安石之法至崇寧大觀而愈不变仲淹得政之
淺而安石得君之專也仲淹所引之君子未盡
用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盤結而不可去也
如論

三司使

景祐元年五月以程琳為三司使詔自今三司在
職未久毋得非次更易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啟
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自直于上曰三司財職皆
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上然之
慶曆二年四月王堯臣為三司使始受命言于上
今國與民皆弊耳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請自擇僚
屬於是辟杜杞十餘人為判官後果辦治聞是歲
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出入財用之數會計
以聞
皇祐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况以今財賦所入多
于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于所入因上皇祐會計
錄此段講義見真宗朝會計錄
嘉祐四年以包拯為三司使拯初為中丞彈三司
張方平罷遂代以宋祁拯復論祁以拯代之避位
久之方出
錢穀之職非他官比國初為三司使者必選計
相居之位亞執政自為計相下而副使又下而
判官承於子司之屬皆通知錢穀而後除副使
位下[illegible]制恩數同大卿監各置判官二員視轉
運使資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員謂之子司如磨
勘司憑由司之類
當時三司皆得自擇僚屬三司闕則以副使補
之副使闕則以判官代之判官闕則選外之轉
運為之所以專其職也自元豐官制既行户部
尚書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
司副使也户部及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子

司判官也然皆以為近官之地簿書之煩猶不
能救不過按其數而督之視其籍而　之況望
其較諸道有無制國用之多寡哉仁宗朝其專
職與貲坐時之官遷變不常更見直宗朝三司（東講義）
嘉祐五年五月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
獻萬言書畧曰方今患在法度雖多而不合先王
之政所謂法先王之政亦法其意而已先王之于
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州縣有學
而不能長育人才大學之教誦説課試而已故雖
曰自筆字而不知從政之方此教之非其道也方
今制祿皆薄州縣之吏月所得錢多者八九千少
者四五千今天下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
得其道而有司不能通其變耳誠能為雖增吏祿
不足以傷經費此養之非其道也驟天下之士使
為賢良進士固有時而得才然不肖者苟以此進
亦至乎公卿因使推其類而聚之朝廷所以多不
肖之人此取之非其道也今取既不以其道至於
任人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
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
使之治財又使之治獄又轉而使之治禮宜其人

才之難也夫在其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
及今未有能治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養之取
之任之一非其道則敗天下之人才況兼四者而
有之朝廷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
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
其幸者陛下誠有意于天下則臣願斷之而已
安石變法之規模亦畧見于此書矣其大意則
以立法度吏風俗為急然安石謂先王之政法
其意而已而安石所立之法則一一皆合於周
禮而畧間雖雜以之意則其意果合先王乎安
石謂今之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非其道
而安石乃以新經字說壞未用之人才以檢正
習學壞已用之人才其果能得其道乎至謂朝
廷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則
止而不能為此後日勇于去君子勇于塞人言
勇於任民怨而為行新法之根本也
慶曆八年三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
史中丞皆給筆札即令坐以言時政章龍圖天章
閣
此即三年九月開天章閣之意也然至是富公

比范公西歸公亦在外時政之所急者莫急於
君此三人而已

宗正司　睦宗院

景祐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前年作睦宗院
古者大學小學合親踈而並教之故祖宗世臣
裔同姓異姓而參用之自嘆世無教養之術而劉
漁劉向之徒為權臣所忌而不得用至魏晉之
朝幽閉宗室使人不得聞見麥菽不辨然後其
心始安可痛也吾宋親仁用賢冠絕前代然皇
族鮮有聞者置大正司特以統之也作睦宗院
時以親之也此安石所謂宗室無教訓選舉之
是未有合先王親踈隆殺之宜熙寧新法議者
紛〻而置宗室一事獨無異議其以是歟王安
石強言宗室一事無異議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

仁宗皇帝

朋黨　君子　小人

景祐三年五月罷仲淹禁越職言事呂夷簡秉政
久進者多出其門以天章待制知開封府
初仲淹因論建都事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
之地太平宜都汴有事必居洛陽夷簡以為迂
闊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使人諷之曰待
制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待臣職余敢不勉
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處之彌月京邑肅
然五月罷知饒州禁越職言事仲淹上百官圖
因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
為公如此為私不可不察人曰漢成帝信張禹
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今朝廷亦有張禹
壞陛下家法指夷簡〻〻辨于上前且訐仲淹越
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以文章辨析
辭益切仲淹出知饒州獨龍圖學士李紘集賢
校理王質餞之
御史韓　希宰相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
官越職言事上從之

集賢校理余靖上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
者尹洙言仲淹嘗薦己不可苟免皆貶歐陽修
貽書責高若訥不能辨修亦貶　詳見臺諫門蔡
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余靖尹洙歐
陽修不肖者若訥也
寶元元年十月詔戒朋黨初夷簡逐仲淹踰年呂
亦罷士夫　仲淹言者不已事涉朋黨
此仲之所以言事去也此夷簡爲相而國論爲
之再變也
昔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自古人臣進諫有難有
易人主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側足
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言大臣者易
若寬仁恭儉之主則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
諫如流聞臣之過則務爲優容言事者未及言
而怨仇已結于其身矣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
言大臣者難自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餘
年間臺（遠）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得罪者臣
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然嘉祐之
前諫人主固甚易言大臣亦豈難哉仲淹以言
夷簡去而彥博亦以唐介罷介猶御史職也仲
淹乃以待制知府而敢於言大臣則當時容養
敢言之氣可知矣仁宗之時容養直言故敢于
言大臣
君子小人
慶曆三年四月呂夷簡歸第蔡襄論之夷簡罷相
以樞密使居夏竦尋代以杜衍同時富弼韓琦范
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爲諫官凡十八疏上乃罷
竦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
寔賚予衍長府兵事　哥璥琦有奇骨可屬大
事重厚如勃惟修惟靖含中履絜並爲陳言正
色在列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
脫大奸指竦詩出孫明復曰子禍始于此矣時
仲淹琦適在陝西還朝道中得詩仲奄撫股謂
琦曰爲此怪鬼壞于事琦曰天下事不如可此
如此必壞後石介卒竦言不死請發介棺
七月范仲淹宣撫陝西先是諫官歐陽修言仲淹
有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仲淹代
之上欲用爲參政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
辭不拜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命仲淹宣撫是

冬還闕以仲淹為參政弼為樞密副使上使人論
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
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始仲淹以忤夷
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入曲直交指為朋黨及
夷簡罷仲淹自陝西還朝天子倚以為治中外想
望其功業而仲淹以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與
富弼日夜謀慮興治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
難行開天章閣上十事而朋黨之論浸不可解先是石介
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氏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
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曰伊霍撰廢
立詔仲淹弼始恐懼不安適有邊奏仲淹因請行
乃肯是命
仲淹出按西北邊過鄭州見呂夷簡曰君此行正
蹈危機仲淹未喻其旨
八月富弼宣撫河北避讒之謗以歐陽修為河北
轉運按察使上曰事尚宜聞
九月晏殊罷杜衍平章事
十月諫官蔡襄罷出知福州薦進士周希孟為教
授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
十一月台進院獄罷黜集賢校理蘇舜卿等舜卿
乃仲淹所薦其妻又杜衍女也女少年能文章議論
指侵權貴會進院同神舜卿鬻故紙公錢召妓女
同席会賓客王洙宋敏求王益柔等或言益柔戲
作傲歌於是王拱振劾其屬魚周詢等劾舜卿故
肆狂辛詆玩聖賢王洙等皆得罪拱振方自喜曰
吾一舉網盡矣
五年五月杜衍罷為相百二十日諫官孫甫罷二
人皆為陳執中所譖以杜衍庇仲淹弼
十月詔訪石介在亡夏竦謂介詐死乃弼遣介結
契丹起兵請發介棺以驗杜衍在兗州保其必死
提刑呂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
之人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
慶曆君子之盛因石介二詩發之也慶曆小人
之禍亦石介一詩激之也何者君子小人之冥
不可以不辯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
用君子之名則為小人者豈甘小人之名哉正
人既指邪人為邪則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此石
介以大奸指夏竦所以致為朋黨之亦識也觀
仲淹之始去也夷簡以朋黨目之而諸賢以逐
仲淹之再去也夏竦以朋黨目之而諸賢亦為

之再逐然仲淹始畏簡之所斥諸賢尚有左袒
及為憂諫之所斥諸賢盡為倒戈盡憂諫用心
慘于夷簡寬澈于慶曆聖德之詩也
慶曆四年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政范仲淹曰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
各為一黨在聖鑒下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於
國家何害
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卒仲淹內剛外和為政忠
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
如父
初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論富
民出金帛具牛酒往迎之盜悅徑去不為暴富
弼議誅仲約仲淹會之上卒從仲淹言弼曰今
方患法不舉々法而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曰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夫導人主以誅殺他
日手滑雖吾輩不能保弼終不為然及弼自河
北出使還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傍徨不
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真聖人也富弼服仲淹
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學所必
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
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
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
上壽之議雖晏殊有不能曉尊太后門寬仲約
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摸雖張
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天章閣條十事
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即已世矣豈天未
欲平治天下與范文正公行實

嚴銓選

景祐二年二月杜衍判流內銓為中丞先是選補
科格繁冗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賄為奸衍既視
事即勅力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其得
本末曲折明日曉諸吏毋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
書銓事悉自予奪居月餘聲動京師後知審官院
如判銓法
天聖元年抑勢要是歲引改官人李師鶚二舉凡
三十餘人上知其為王德用甥曰但為勢要使寒
士何由進止令循資其後胡旦子宗堯以磨勘保
官多亦止循資
至和元年八月以賈黯判流內銓時平日以樂於

國循而銓衡徒其文而已願如故以風義敦其與
澤在蜀三年不知父喪黜官於朝終身廢歸田里
李充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黜引去後應擧及第
積十歲乃自首顯言此律所謂同冒也罷之
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上百官圖曰任人各以其
材如此則為序遷如此則為不次不可不察
嘉祐二年五月詔擧行虐勸法詔文武舊臣皆陳
乞磨勘有傷廉節自今歲滿令審官三班院擧行
之
天聖二年吏部引對選人實積書十四考無公私
過失雖無擧主特與改秩
天聖元年縣尉王瀆說多書考而無保任特與大
理寺丞

人言我朝任法而不任人信吏而不信士大夫
然吾觀貫積書無公私過失雖無擧主特與改
官李師錫以王漁用蜴雖薦主凡三十人止令
循資是銓選有定法而未嘗拘于法也貫黷判
流内銓則有三年不適父問而廢歸田里者杜
衍擁典銓選則裁制如法而文吏聽行文書者
是銓法雖受成于吏而未嘗盡委于吏也故當時
薦紳上疏審官之職宜擇主判官付以事權或
有異材許别論奏如寇準判銓錢希水等三人
以選人還朝官此又不可以常法論而真得法
外之意也

試制科　　行貢擧

天聖七年閏二月復制擧等科以待　　京朝官
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高蹈丘園沈淪草澤
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擧以待方畧勇力之
士然後天子親策之因盛度之化
八年六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及武擧得余靖尹洙及
武擧十二人七月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科何泳茂材異等富弼
寶元元年八月策制科武擧考官晏殊上賢良方
正科田況張方平各六論田況與張士遜連姻報
罷
嘉祐四年八月策制科汪輔之入等言者以輔之
無行罷之
六年八月策制科得王介蘇轍轍言極切直胡宿
黜之上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
天聖二年三月賜擧人第得宋祈葉清臣以下以

策擢第自淸臣始郊祁俱以詞賦得名太后不欲
弟先兄乃擢第一
八年三月親試擧人得王拱辰以下八百人
慶曆二年二月親試擧人賜楊寘以下四百餘人
及第出身公卿相賀得人後寘未治徙卒爲鄉旨
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
四年詔州縣立學更立科擧人此仲淹所謂精貢
擧之策也天章十事中所獻宋祁等言今敎不本
於學校士不察于鄕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
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入才莫若使士皆著
而敎之學校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
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
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矣乃詔州縣三學三場
先策次論次詩賦皇祐元年取進士依皇祐四年
以四百人爲額特奏名罷之
二年三月親試擧人殿試免黜落先是文士以槎
僻相向鉤章棘句浸失渾厚修卑其駁務求平淡
典要擧子皆造言詩之然文自是變矣歐陽修知
貢擧
國初進士無糊名謄錄之法無同保連坐之法

上之人猶未纔只待士故所得者多名寔之人
而自爲宰相爲執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進士
之法既密而擢甲科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來
則進士得人爲盛仁祖以來則制科得人爲盛
書判拔萃余靖尹洙茂材異等得富弼而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在天聖則得何泳在寶元則
得張方平在嘉祐則得王介蘇轍蘇軾可謂盛
矣仁宗朝制科得人豈當時制科足以得人而
進士科不足以取士耶蓋朝廷之文法有疏密
人主之意向有輕重也然則欲重進士之科必
有如歐陽修之變古文則文體正矣必有如胡
安定之立學法則實材出矣必有如范仲淹精
貢擧之條先行而後文先論策而後詩賦則天
下無弊矣去貢擧學校得人以行是法則眞才
出
蘇公軾嘗議學校貢擧曰君相有知人之明朝
廷有責實之政雖用今之吏臣以爲有餘君相
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雖復古之法臣
以爲不足然則論取士之法者亦在乎責實而
已嘗祖宗時論者皆欲先策論而後詩賦馬亮言

之於太宗為極言之於真宗范仲淹富弼歐陽
修復以是說而言之於仁宗亦嘗施行之矣慶
曆之詔有曰先策論則辨理得以書其說簡程
式則宏博者得以見其才此已行之法也蘇公
軾言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
固有自來矣吾觀仁宗當取士之際焚香上禱
願得忠孝狀元則其所以謹重之意可謂切且
至矣人才之盛宜哉先策論取人

變文體

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先是進士習為奇僻
鉤章棘句寖失渾淳之士群聚詆斥或為祭歐陽
文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初士人劉幾驟為險怪歐陽修惡之會公主文
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
必劉幾也榜之既而果幾也後公為御試考官
有一論曰主上收藏精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
得劉幾矣既黜乃首撥也時堯舜性仁賦有曰
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勇形為四罪之
誅及唱名乃劉煇人曰此劉幾易名公愕然因
成其名

唐之文體至韓愈而古本朝之文體至歐陽修
而古謂歐陽與今之韓愈非溢美耳然唐文三
變非唐文之變也乃韓柳自變于下也故當時
惟韓柳之徒與之俱變而天下之文體不為之
變以其變之之權不出於上也我朝承五季之
亂蓋風俗文章屢變之下流而人心學術一新
都會也自我太祖太宗留意文治而真宗復戒
勵詞臣之浮靡仁宗復進好古篤行之士以矯
文弊是其斡旋天下之大勢轉移風俗之要樞
蓋自上始則文體之變雖在于嘉祐之時實萌
於天聖之初矣唐文變于韓柳我朝之文雖倡
於歐陽而實變於仁宗

置太學　命講官

慶曆二年十一月以孫明復為國子監直講明復
隱于太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鄆人石介以下皆
師之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
范仲淹富弼皆言明復有經術　故命為直講
慶曆四年三月詔以湖州教授胡安定瑗學法著
為太子令
慶曆中方尚詞賦獨胡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

經義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
春秋之學前乎此凡例而已自孫太山治春秋
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
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學校之法前
乎此科目而已自胡海陵之學經義治事各名
其齋邊防水利隨習而處而天下始知有體用
之學撥明體用之學是知窮理盡性全體大用
未及乎伊洛之精微然自孟子而下其有此學
乎此皆我祖宗涵養之力也

州縣院 - 五書院

慶曆二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衡州石鼓書院
遂而為州學書院之迹遂荒廢而不治漕臣黄總
之特受岳麓書院山長

國家肇造之初州縣不暇置竟學校而天下之
為書院者凡五曰嵩陽書院曰石鼓書院曰岳
麓書院曰應天府書院曰白鹿書院亦足見人
心之學不容泯也今嵩陽應天書院邈不可考
而石鼓書院淳熙中守潘侯時而復興岳麓白
鹿書院又得張朱二先生主之南軒張栻晦庵朱
熹回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文進取之策其
相去實直千百驛而已哉朱文公初乞復白鹿
書院朝野諠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
之議曰先王禮義之宮無異端兜道之居孰邪
郭皆今佛先之宮大郡以千計小郡不數百至
學校教養郡縣一置為而附郭之縣或不復者
善引彼形此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如此則其
利害邪正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不能有所正
於彼反疑有所干請此不知其何說也議論端
的單石鼓書院衡州岳麓書院潭州白鹿書院
南唐

減蔭子　行磨勘

嘉祐元年四月減蔭補詔定選舉法翰林學士
言立法先自貴始則人無怨心乃詔兩省諫臺共
議至是議上詔二府及御史以上兵罷乾元節奏
蔭恩于是入仕差減矣

二年五月詔舉行磨勘法詔文武官舊皆使乞磨
勘有傷廉節故自今歲有今當官之院班舉行之
此富弼為相日舉行慶曆三年天章閣所條之
事也

慶曆三年十一月更蔭補法

此仲淹天章閣所下事其二曰抑僥倖也詔略
曰今之蔭補推恩大廣躁宗雅畫並皆仕進其
旨為今使家嗣先祿以薦為後之體支子限年
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
五年二月罷蔭補限年法
慶曆元年孫沔言今臣寮之家至親毋旨皆得奏
薦不限賢愚學居祿仕未離襁褓已列縉紳乞立
人數用分級
李清臣言三歲取士入京扶者一人而資蔭入京
扶者數百人
古者將用人之才必先養人之心後世雖用人
之才亦徒富貴其人之身而已古者有教國子
之法故凡嫡子皆可以繼世為卿而諸子之官
又集其庶子而教之行以凡列皇朝右右者無
一而非可用之人也後世徒以一夫官爵之所
至苟應法令則不限賢愚賢居祿士未離髫齔
已紆青紫以為恩則濫以為法則弊此范仲淹
所以欲抑僥倖此王道闡所以欲世祿之家自
成均而出也
嚴贓吏　戮敗將

天聖元年十一月嚴贓吏法知建水軍鄭余慶等
四人坐贓決配嶺南後不盡錄壽詔犯入已贓毋
入親民
天聖二年李熙輔知袁州貪暴降授將作上曰外
臺耳目所寄當職不吉轉運提刑贖銅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邊鄜延部監黃德和引眾
先遁劉平石元孫被執賊圍延州七日德和既走
使人誣奏平叛命御史文彥博鞫之盡得其實斬
德和于河中府
大舜之仁於四凶之誅見之孔子之仁於兩觀
之誅見之蓋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
以為善也以漢文之仁欲嚴盜環犯蹕之罪重
貸新垣平之誅以我一仁祖之仁而贓吏者誅
敗將者殺盡不如是則是以不禁奸邪為寬大
以縱擇有罪為不苛是特姑息而非仁也彼王
安石毀漢文以輕仁祖豈真知賢主之用心哉
汰冗吏
景祐二年二月汰三司吏上患吏員猥多命中丞
杜衍與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有欲中衍
者揚言於外曰衍諸盡黜諸吏于是相萃僅千人

詰是簡又詰王曾又詰衍定投尾碌碌醜言於是罷十餘人衍罷中丞大祖嘗汰吏四百人真宗又汰諸路吏萬有餘人何其易而景祐欲汰三司吏反失國體何耶論者皆以爲勢之弱至此不知當時韓魏公嘗汰兵數萬人不聞有爲亂兵且可汰況於吏乎是小人之欲害君子先唱蠱惑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

汰冗兵

慶曆六年二月汰陝西邊兵遣戶部陝西副使夏安期如陝西市馬及議損邊費安期奏省吏員及汰還兵之不任役五萬人

皇祐元年十二月汰諸路兵時天下患兵冗于是文彥博與樞密使龐籍同議省兵議者紛然彥博籍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二臣請死之

國家自建隆以來官尚寬績士尚寬才兵尚寬籍財尚寬斂而中外之敝往往皆寬致目是逮咸平以來官守格例之虛名士還浮靡之虛詞連營坐食而兵有虛聲版籍僥欺而財有虛籍中外之事多出于虛文逸至慶曆諸臣興滯補弊以回天下之習吏之庸也范公一筆而罷十兵之冗也韓公一汰而去數萬任子可減減之奔競可抑抑之浮靡可去去之議者患兵籍之生變也田況曰去年韓琦汰兵豈聞有爲亂者至此將帥又以減兵致怨文潞公與龐莊敏曰果有變二臣請死之諸君子任怨而不恤者蓋以革虛文之弊也慶曆諸君子任怨以革虛文之弊

募土兵

康定元年正月募陝西強壯兵止令所屬城守不剌手而除閱習外無得他役

六月增募河北京東西弓手強壯

王拱言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兵元昊不畏東軍而畏土軍蓋兩河陝西之風土習勇悍長戰鬪苟上之人優其田疇安其室廬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則可以減屯戍省饋運而不易之兵制也強壯之兵始者若不過鳩集鄉閭後至抽赴京師又後剌爲正軍矣得役之兵始者無異編民後至剌手然而又後運糧戍邊矣至三路弓手之兵或剌充宣毅或剌充保捷皆求爲禁

軍矣自隸正籍終身失業自廢連營仰給縣官北張方平所以歷言於慶曆之時也請陝西土兵可用苟刺為正軍則鄉民失

漕運額

天聖四年閏五月定江淮歲漕額六百萬石景德中歲漕額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五十萬先是發運司請于六路計民税可更得三百萬石上不許曰常賦外增量糴是重擾吾民也

漢初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不過數十萬石自武帝以後山東漕百餘萬石河漕益四百萬石唐初關東之漕不過十萬及明皇天寶以後每歲二百五十一萬何其省于初而廣于後耶蓋漢以用兵而費財唐以養兵而竭財也昔太祖謂還西京曰吾欲循周漢故事汰冗兵省東南民力然太祖之兵不過二十萬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盡端拱雍熙以後之事此歲漕所以日增而自廣也惟我仁祖為定額故熙寧大臣增茶鹽之税倍榷酤之征而漕運之法則不敢有一毫之增則亦前朝有定額故也仁祖立漕運額雖王安石不敢妄

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景儲大臣以為憂范仲淹言許元可獨亦擢元為發運判官元至命瀕州縣當三月糧餘悉發之引千餘艘轉而西未及京師足食

嘉祐元年張方平當漕運十四策上策善甚後京師有五年之蓄有許元則瀕于三月之糧有方正則京師多五年之蓄

戶口數

寶元二年詔三司上戶口數上嘗御邇英讀仁宗所撰正說養民篇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按詢曰先帝作此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羡賦斂無度則敉閔廢衰因詔檢閱以聞前漢千二百萬後漢千六百萬魏九十萬晉二百萬宋九十萬後魏北齊後周三百萬隋八百萬唐九百萬太祖二百五十萬真宗八百六十萬寶元一千萬云

戶口之數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消息況于人乎自古養民誠未有過于一千萬戶唐明皇之世幾之矣繫數既極旋復衰耗是可忖之數也然堯舜禹湯太平凡三百餘年文武成

康亦太平三百餘年畜之既至教之亦備無夭
折札瘥及兵革之禍父祖子孫數十世為太平
之民此又可以數言平國家户口至寶元亦一
千萬可謂極矣然慶曆嘉祐之盛嬗接於其後
何至于明皇始盛而終耗即明皇末年天寶之
變民失其養而户口耗

差役法

至和二年四月定差役衙前法罷里正衙前以資
产差排鄉户特命言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免役衙
前將吏得免里正户長而應役之户困于繁數知
并州韓琦言每差役鄉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
貧者敗亡相繼請罷里正衙前只差鄉户衙前選
物力最高者為之其資亦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
遂更著法下三司頒焉民甚便之
此卑役、差之弊也蓋差之法莫重難于衙前之
一役官物失陷則令之出綱運費用則責之供
令罷衙前之役則樂於差之之法使利出而知
此則不待行募役之法矣以鄉户衙前選物力
最高者為之使利公而知此則雖行僱役之法
亦不當及于下户矣韓琦差役便民安石僱役

擾民役　可合累朝參看並有段講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一

仁宗皇帝

省財費

崇節儉

天聖元年正月議省浮費置計置司從三司使李諮之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今稍苗未生而知糴桑葉未生而知買天禧以下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之乃命中丞與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費省其不給者詔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遂置司領以掘盜參攷

寶元二年六月省乘輿宮浮費從諫官韓琦之請時賈昌朝言西夏不足憂而民困為可憂計江淮歲運六百餘萬僅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放一在冗食願取景德景祐之數約以舊制乃命韓琦等議之琦言減省浮費自宮掖始乃詔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

是年冬起居注宋祁上疏曰今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更歛數十萬衆以事邊狄可謂無謀甚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兩軍不任戰而耗飲食二冗也僧道日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寺觀多設卒置官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食敎公用以濟私家又聞入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宜躬行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綉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

慶曆二年四月議省冗費時西兵不解財用益屈張方平責乞選官與三司較閱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又曰救燕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事事撙節而已已乃詔內侍較近歲禁中所度增損以聞命中丞賈朝諫官田况張方平與三司議裁省尋肅宁宣掃卯既之半于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亦助公使錢之半

嘉祐七年司馬光言祖宗置內藏以備飢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專以內臣掌之不領于三司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財之所以蠹者一曰冗費二曰浮費官吏冗員而任子之法未易陰兵衛有別而老弱之籍未易去百官六師有賞而知資之賜未易裁此冗費也后宮嬪妃供進御共矣而動以萬計給事房閣供掃洒是矣而動

累百許宮室非陋而土木之工興服御非儉而靡
麗之文盛此浮費也而水旱之備夷狄之略不與
焉於是斂者而節之則有不可勝節者然一朝而
行之則拂天下之情激義者之喙天下之事自有
先後欲去冗費先去浮費文帝身衣弋綈而御通
貫至鉅萬明皇初焚錦繡而末年織繡之工供妃
院者七百人節用之源無大于此浮費不可不節
人君抑情窒欲則先身後民之誠浮於天下誰敢
不聽夫然後財之蠹于貴戚蠹于冗吏蠹于　宮
次第節約何所不可此省費之策韓琦必自輿服
宮掖始宋祈必自乘輿後宮始而張方平亦請自
陛下之身始也然我太祖天性恭儉必不妄興一
役妄費一物又何待諸臣進節用之說蓋我朝之
財始蠹于天禧祥符再蠹于寶元慶曆自禱祠之
事興宮室之役起內之藏帑指已空竭則省浮費
之策不得不申明於天聖之年也自元昊叛于西
契丹侵于北外之財用不免告匱則節冗費之說
不得不條畫于慶曆之時也省浮費自君身乘輿
後宮始

行楮幣

天聖元年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初蜀人以鐵錢
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主之後富資
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詳符末薛田爲轉運
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議久不決至是始
詔置務官主之楮幣之行始此

此楮幣之始也然其有錢以行楮有楮以權錢
子母相息而無偏重之患故民視錢猶楮視楮
猶錢今則知是幣而初無是錢以虛架虛宜乎
楮弊之不行

寬鹽禁

天聖八年十月除解鹽禁行通商法蕭解之民皆
任感聖恩自是維貫商法行而歲課入官者耗
矣
慶曆元年九月增江湖路鹽酒價於是歲課三十
萬六千餘緡
慶曆三年六月詔諸路條茶鹽利害初議欲弛茶
鹽之禁范仲淹言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
利耳於國用未有所損既不取之山澤及商賈必取之
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
六年罷河北榷鹽三司使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

再推何也上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以
鹽課均之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推乎遂罷之河
朔父老相率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
父老過其下必稽首焉
除解鹽禁而蒲解之民作咸聖恩齋罷河北鹽
而河朔之民為佛老會以報上恩仁矣哉然河
北之鹽不可推而解鹽之禁蓋河北之鹽已均
于兩稅而解鹽所以資陝西之軍儲故解鹽一
罷則商賈鮮通而歲課已耗謀國者又當權其
輕重也有當推有不當推

罷青苗錢

天聖五年十月罷陝西青苗錢先是陝西糴穀歲
預給青苗價錢至是罷之自是不復給
皇祐二年正月特戍兵多食皆不足陝西轉運李
參視民闕乏處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
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
取諸此王安石始知明州鄞縣嘗以是法行
青苗法非自安石始也但其始也官給以錢而
民入於穀則免和糴之擾合常平之法而不至
強民以所難至荊公則直取二分之息而責之
以劳此所以可行於一邑而不可行於天下也

常平倉

景祐四年八月詔三司漕臣勿以常平錢粟
康定元年詔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
景祐不許移用數年有餘積
慶曆元年九月復義倉乾德初置未久而罷明道
復之不果集賢校理王琪上叫引隋唐故事請復
置之已而衆論以為不便復罷
嘉祐七年十月賜常平糴本錢諸路凡百萬緡
常平義倉均之為荒政良法也然義倉之置自
乾德始亦自乾德而止自慶曆置亦自慶曆而
罷何耶蓋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
官自斂之官自出之其弊也雖不足以利民亦
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寔出之官實斂之其
弊也不惟民無所出而官從而病之此祖宗之
所行所罷非為一時慮也為異日慮也若夫常
平之法自景祐而始立周已纖悉曲盡據上
供以充之防擾民也經隸司農而不屬三司防
移用也沿邊分置慮其妨邊糴也經二歲則以
新易陳慮其有腐粟也減價而糴仍不得過本

錢慮其失陷糴本也加以仁祖之恭儉愛人其
所積愈久而愈多矣然孰知嘉祐常平之利民
反移而為青苗取民之本歟

税茶法

天聖元年三月行貼射茶法初茶法屢更然不能
無弊上詔二府大臣經度乃命李諮更定其法請
罷三說法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户自相交易一
切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
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貼射之名始此

五月行邊郡入中芻粮見錢法舊法商人入粟邊
郡等請茶與犀象緡錢虛實三倍至用十四錢易
官錢百及諮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
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蠭起

天聖三年罷貼射茶入中復三說初李諮貼射茶
法行之暮年豪商大賈不能輕許為輕重而論者
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繼爭言其不
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焚棄之
朝廷疑變法之弊諮等因條上利害謂制置司請
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然論者不已乃
命孫奭夏竦同究利害奭等因言十三場茶積而
未售者六百餘萬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出
商人其入官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奸人倚
貼射為名強市盜販而使官利損其弊滋有建議更
茶法者上問三司使寇瑊曰河北入中兵食皆仰
給於商人若官盡其利則商人不能行而邊民困
於餽運矣然之因詔輔臣曰茶鹽民所食強設
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
安可數更其法

慶曆八年十二月行四說法加以鹽為四說每粮
草一百貫在京支見錢三十貫香藥十五貫在外
支南鹽十五貫茶四十貫自是三說四說之法並
行於河北

皇祐二年正月行入中對貼法者慶曆末河北行
四說鹽居其二而並邊芻粟皆虛估數倍勝至京
師反為商所抑鹽估稍錢商入以錢付受券取鹽
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王堯臣請令入錢于京
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

景祐三年二月復中：見錢法令商旅入錢於京
師者給南方茶入芻粮於邊者給京師及諸前港
樞密副使李諮等請

嘉祐四年二月弛茶禁請罷給本錢縱園戶貿易
而官收其租從議臣之言也
榷茶之法多矣而其法有二曰官鬻也曰通商
也二法俱弊始不得而均其賦於茶戶爲貼射
之法始行於淳化至李諮復請之此通商法也
三分之法始行于咸平至孫奭復請之皆官鬻
法也筆談旧傳茶有三說見錢爲一說犀角香
茶爲一說茶爲一說此乃三說法乎在三司求
爲三說乃是博糴便爲三說博糴者極邊粮草
便糴者沿邊粮草直便者商人取便於沿邊入
納見錢於京師請領自垂估之利入於商估
而後行貼射之法自邊糴積於見府藏不繼而多
復用三說之法雖通商而官受其利三說之法
雖官鬻而商受其利二法俱弊而後以歲課均
之茶戶爲夫一歲之賦均賦茶戶從其買賣所
以均民力也所以惠商賈也官則無濫耗腐敗
廢茶則無叢木塵坱之雜其法善矣然向時摘
山者受錢於官今使之納錢於官向時冒法販
禁者被罰今均賦於民不得入刑亦及之向時
商賈貿易州縣收其税今商賈不行則税額

不登國用亦乏矣其法利行於嘉祐之四年而
其害已見於嘉祐五年劉敞之疏又其後也茶
税猶故榷法復生此楊中立所以痛心於崇寧
之變法也茶禁既弛論者以茶戶困於輸錢商
賈利薄販鬻者少劉攽請收前詔擇其利害變
而通之

賑饑民

明道二年六月賑京東江淮飢民陳執中范仲淹
分路按仲淹時爲右司諫奏使所至開倉廩賑絕
乏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河東丁口鹽錢又以
爲東南一飢公私空竭其病在於用度不節條上
八事上嘉納之
慶曆七年定州歲大歉知州韓琦發廩活飢民數
百萬是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知青州
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隨
所在野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官吏
待闕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
林河海之利有可以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
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以次受賞于朝凡
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人上聞之遣其扶粥

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謂立法簡便周至天下
傳以為法
救荒以政不若救荒以人一定州之政足以活
數百萬之飢民青州之策足以活五十萬之飢
民先正諸公純以為公故適遇災變不啻猶己
之飢溺矯詔開倉雖罪不恤少粟貸民家資不
計邇其用心民瘼其有瘳不乎然此固先正愛
民之心亦祖宗之世群縣常有餘蓄所以易於
用力而隨見其效也
恤流民
天聖七年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飢流民至境
上上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詔給以唐鄧州
閒田仍令所過州縣給食
人君者天地萬物之宗主也苟有一夫之失所
且已為己責而況于夷狄乎此仁祖所以一視
而同仁也然必如是而後可謂南北一家中國
一人之意苟當國恥未刷之時而借是說以自
安者此又苟安之規模也
裕民力
嘉佑元年先是范鎮知諫院言儂智高寇嶺南前
後遣將遣兵不知其幾皆相繼奔潰陛下親遣狄
青而卒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也臣
愚以為備契丹不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
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西川湖廣之民備
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〻〻力寬則知自愛知自愛
雖有外虞人〻可用為兵用人〻自愛之兵以禦
外虞何往而不克
有〻形之險有無形之險有形地理是也無形
人心是也人心苟固則忠信可以捷兵甲道德
可以為蕃籬衆心成城何畏乎夷狄哉不然鉅
橋之粟雖富黃巡乎前徒倒戈之衆阿房之役
未已隨啟乎匹夫揭竿之怨然則欲備契丹莫
若寬河北之民欲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苞
公鎮之言知本之論
城水洛
慶曆三年十月初德順軍之西南二百里有城曰
水洛川平土沃環城雜民種數萬帳又有水輸銀
銅之利曹瑋在秦州時常經營不能其後靜邊塞
主劉滬遣使入說城主鋒廝那令內附會陝都部
署鄭戩行邊言者就築為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

共捍西賊從之韓琦言臣宣撫陝西開修水洛城
頗為未便盡其功以百萬計又須三四千兵守之
乃詔罷戩改知永興軍而戩又極言城之便命劉
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亦以為不便乃
命鹽鐵副使魚周詢相其利害卒是戩請
城水洛之役當以鄭戩劉滬之言為是而韓琦
尹洙之言為非以韓魏請練西民知取擁山之
便而不知城水洛之益使亦猶趙普能與太祖
收藩鎮兵权而畏時復以夏臺之地賜寶忠也
李繼捧賜姓趙名寶忠

憂敵患

慶曆四年八月歐陽修言朝廷有憚虜之色而無
憂虜之心夫憂與懼異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
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
失其機者憚虜之意深也自國家困於西鄙用
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
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
不幸使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

弭盜賊

慶曆三年五月沂州卒王倫叛討平之獲於和州
斬之歐陽修言近日四方盜賊寖多可謂腹心之
疾為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知所畏余
靖亦乞嚴為督責寔罰毒法從之
慶曆八年正月討貝州賊王則平之初王則未平
文彥博請行初以明鎬宣撫夏竦惡鎬所奏多從
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
韓琦議定州兵初明鎬引諸州兵平貝賊獨定兵
進嘗出戰諸琦司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
數者斬軍門外士卒死於閫者其家恩或既信欲
古兵法教習由是定州可用入視山中隱然雄鎮
聲動京人時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爭至
定留不遣曰保州極塞豈可雜以驕兵易素教者
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數日亦皆就律稗佐如
狄青輩熟聞公曰見其施為後以為名將
慶曆八年閏正月禁衛叛卒伏誅是夕崇政殿徒
卒四人謀變為衛兵所誅
司馬光疏曰竊以國家治亂本於禮風俗善惡
係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
也言語不通飲食不適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
無他所習異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

清謂之化倫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
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論
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懲
也三代習民於禮及其衰也雖以秦楚之強不
能窺視王室晉平公之世以公子服回曰晉之
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因是以習〻寔
為常能與衆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
君臣之分不明故也今自
景德以來務行姑息之政胥吏譁訐逐中丞
輦官悖慢屠逐丞相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

之變今推思者多矣于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
將校將校畏士卒懦怯之臣至有藺省教閱使
之驕惰偎庇蠹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總
忘誠嘗粟帛使之憤惋後既為之則比效之下
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長此不
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何異於唐
之季世乎後魏姑息軍人而高歡遂結客祖宗
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
成後魏之風溫公之言其箴砭當時之良劑乎
夫慶曆嘉祐之間天下至今號為太平亦爲觀

盜賊之能為患而范富諸公不憂外夷而憂內
馳不憂夷狄而憂盜賊誠以天下之習于玩者
不可畏也四夷敵國猶噬人之悔也盜賊姦宄
猶僮僕之悔也此儒焉而至哉是同諸公之
所畏也以司馬溫公謹習號發明仁祖時盜賊
習于為姦者以積寬積弱之過任一狄青而嶺
南平援青于行伍者執政龐公籍也擢一种世
衡而西即復置世衡于幕府昔奏改范仲淹也
得一明鎬而貝州平薦明鎬以討賊者相臣文
彥博也大臣薦賢

皇祐四年五月儂智高陷邕州圍廣州六月以狄
青為樞密副使乞月命狄青討智高初命孫沔余
靖猶以為憂于是青上表請行
五年狄青敗智高于邕州或以智高已死賊屍
有龍衣者青曰安知非詐乎寧失智高不敢誣朝
廷以貪功捷至上喜謂龐籍曰青破賊皆卿執議
之力
貝州之役以明鎬不能成功者以夏竦居中有
以撓之也見平貝賊注智高之敗雖曰狄青之
功而亦龐敏執議之力也蓋有張仲孝友于內

然後方叔能任征伐於外而趙高用事於中則
章邯雖擁重兵而長史奏事三日不得入見矣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二

仁宗皇帝

弭災異　修君

雨雹　火災

景祐三年大雨雹太平興國寺災詔議修復崇
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
以恐懼修身凡六爻之旨以能自戒懼乃免咎責
春秋將天火曰災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意告可
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意從之

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雹玉清昭應宮災榮陽尉
蘇舜欽上疏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乘夏之
時發泄於昭應宮

明道元年七月大內災中滕宗諒言國家以大
德王天下火其政由政失其本

旱

慶曆七年三月旱求直言上禱雨于太乙宮日方
炎赫上卻蓋不御及還而雨大降

旱蝗

景祐四年六月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
兆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于

史266-500

朕躬

星變

景祐四年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

嘉祐五年正月大星隕東南范師道曰宜簡將帥

練士卒詔天下為備

日食

康定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諫院富弼請罷宴徹

樂

地震

是年十二月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曰天以陽

動君之象也地以陰靜臣之象也天動地靜主尊

臣卑易此則亂地為震

赤雪地震

慶曆三年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凡五六

年不止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

應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

宮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盛也陰之

象臣也後宮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唐高宗本

封于晉及即位晉州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

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

移唐祚今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

英斷以懾奸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

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水患

慶曆八年十二月河北京東西大水時富弼知青

州賑飢民五十餘萬 見賑飢民門

皇祐二年十二月河北大詔鄧耕出內藏錢四十萬

緡細絹四十萬匹下本路便糴糧草且謂宰臣曰

朕宮中未嘗妄費一錢惟以寬民則豈可惜費

三年八月京東淮浙等七路飢荒諫官吳奎言水

不閒下苗賊接起皆陰類河至重以內寵驕恣近

習用指鹿抉姦讒邪之傷陰益如此寧不致大

異哉

讀文帝太宗記則多災異讀武帝宣帝記則多

祥瑞然日食地震一旱三蝗不足以損文帝太

宗之治而白麟赤雁黃龍神雀亦何異于武宣

之德哉我朝之治莫盛于仁祖而災異之多亦

惟仁祖之世為屢見惟我仁祖減膳徹樂畢而

徹蓋雨而從既其禱祈之功至露立於壇陛其

訓辭之切至務咎于朕躬是以天鑒其誠民感

其仁而慶曆之災異轉為四十二年之和氣王安石論仁宗之為君仰畏天俯畏人所以獲大助以王氏倡為祖宗不足法之言而仁宗之所格天者豈奸言之所能掩哉

却祥瑞

慶曆三年十二月禁獻祥瑞是月澧州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歐陽修言此瑞木乃謀事之妖木耳上嘉祐之詔諸祥瑞不許進

皇祐二年無為軍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魚虫之異焉足尚哉

此即望姪孫稽性寶所寶惟賢之意仁祖得此以為瑞也

抑尊號

寶元元年十一月郊群臣五上表請上尊號上曰唐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于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

驕泛矜誇人主之侈心也抑損退托人主之謙德也謙德之形治之根也侈心之肆德之賊也

太祖以燕晉未平而不敢稱一統仁宗以四夷未服而不敢言至治此上尊號乃唐人之弊政而我朝抑之也自時厥後上以制誥諛其臣下以表諛其君而相規相正之風泯矣仁祖謙德不敢受、

仁明武

嘉祐六年七月司馬光入對除同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二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呴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悍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脩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其論二、御臣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諫官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繼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

范文正輔慶曆之規模盡見于天聖上皇帝之一書司馬光輔四朝之規模盡見於嘉祐入對

之三劄然仁宗以君德之劄留中以御臣之劄
送中書以揀臣之劄送樞密院可謂有聽言之
寔矣

仁德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樂惟仁治而已唐
介以是進言於英宗則願其善繼仁宗豐功盛
德不可名言而所可見者五事所以為仁范祖
禹進言於哲宗則願以為法

明國法　嚴賞罰

嘉祐二年二月王曾平章事先是楊崇勳常請王
曾白事直登階曾劾之上請擇之太后問其故曰
崇勳武人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所以振綱
紀寛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
王曾之劾崇勳猶申屠嘉之折鄧通所以正朝
儀也仁宗之請擇其罪猶文帝之持節赦通所
以重相权也然崇勳武人猶可恕而鄧通宦者
豈可不正其罪哉
直史官葉清臣上疏曰王者之所以操制六合撫
有萬民者在握刑賞之权不授人一柄而已故舉
一賞有爵祿之賜黜一惡有斧鉞之誅使人尊如
天親如地仰如日月畏如雷霆今則不然有一進
擢則曰宰相某人之親舊也常遊其門而善者也
被一廢黜則曰宰相某人之嫌隙也疏踈而不被
其遇者也爵賞刑罰不自陛下出而由宰相得非
臣陰之盛而易天地之序者乎

恤刑獄　行赦宥

天聖四年夏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其後奏請多
得貸議
五年十一月郊丁謂更不原赦
古之赦者赦無罪後之赦者赦有罪祖宗郊恩
雖覃贓吏有赦不原奸臣如丁謂亦不容赦則
非赦有罪也至崇觀奸臣又其餘而用之而元
祐元符之黨不以赦原矣

謹號令　明賞罰　責功實

慶曆二年詔三館言事司馬光言朝廷有三大弊
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夫
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
審擇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
令旦夕之間果然又變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
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是

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此不
明賞罰之弊也兵額空多可用者少此有數兵之
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故鐵不剛筋膠不固此有
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故事無大小悉皆
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也

議鐘律

景祐二年二月命李照定樂承平日久上留意禮
樂之事然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
部樂高二律擊黃鐘即應仲呂擊夾鐘即應夷則
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
剏意造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昔軒轅氏
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
鳳鳴韻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
衡叶和詔許之仍請下潞州求上黨縣山秬黍及
下懷州取葭莩然其聲猶高乃用太府帛尺為法
乃下太常聲極下樂工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
三年二月申命阮逸等造律先是詔天下訪達鐘
律者以名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言鎮東推官阮逸
范仲淹言布衣胡瑗皆通知古樂遂詔詣闕乃命
學士馮元與逸瑗定新樂九月詔罷議用司諫韓
琦之言琦言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天下無事
垂八十載頃因李照妄改謂其音未諧許之改作
暨阮逸胡瑗繼至竊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
圍徑乖古內侍鄧保信續上新尺復長廣未合不
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
洽斯則治古之樂可以器象求乎又西北二陲久
弛邊備誠於求樂之議務訪安邊之策詔從之王
朴及逸瑗保信三律別詔晳古之所取其多合典
制者以備雅樂固亦未晚學士丁度等詳定度謂
逸所陳乃古人斥而不用之說度等又泥於漢書
脫文卒不能正
皇祐二年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房庶以一黍為
一分之說而增益班志八字范鎮是之曰李照以
縱黍累尺胡瑗以橫黍累尺例無定是皆以黍生
律庶乃以律生尺司馬溫公執與之論難以為帶
合

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制作之意猶
可考也太史公言黃鐘始於聲氣之元班固言
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先後求黃鐘也
蓋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極短

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欲求聲氣之中莫若且多
截作為管椎為五寸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迭
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聲和
氣應則黃鍾之為鍾昔信矣黃鍾者信則求之
律度量權衡昔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
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則又參
之秬黍至王朴則專恃累黍矣夫金石真偽固
難盡信古人先得黃鍾而後實之以黍非律生
於黍李照言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今神瞽叶
其中聲是矣至其自為律度則以黍為之而其
聲猶高徒以尺為之而其聲極下樂工已非之
胡方定以九寸為方寸而破徑三分之法是矣
然所定之律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權衡皆為
不合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
相通遂廢一黍為一分之說而增班固八字以
就其說范蜀從公而信之過矣得于此者不能無
失于彼是以晦蝕紛孥無得定論近世蔡氏律
呂新書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所謂
卓然者後世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受詔典
領之官求之此書可也若夫明作樂之本則當
以韓魏之言為正

元昊西夏　繼遷生德明德明生元昊

寶元元年冬元昊僭號命夏竦范雍經略西夏竦
知永興雍知延州復以竦知涇州上今寵藉凱竦
議西鄙事竦言元昊略有可外之地非繼遷比也
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計未知全計也願
陛下令諸將嚴寇入邊毋得與戰彼其絕由兵賜
寺又衰公遷和市可坐待其窮謹上十策後多行
之

寶元三年十一月元昊遣還狄青等敗之青功最
多時為延撿司指使

康定元年元昊攻延州劉平石元孫死之范雍懼
甚奏請濟師未毅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
為備元昊揚言取金明李士彬藏兵待之夜分不
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被擒遂抵
延州雍先以檄召平與元孫還救元孫皆被執賊
圍延州凡七日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賊解
去

二月韓琦安撫陝西乞召范仲淹知延州詔近臣
陳陝西攻守策陳執中言遣兵少屈度賣之傷民

力既窮腹心之患請廣土兵減騎卒
五月宰相張士遜罷軍務禎委士遜無所補呂夷
簡為相從知越州范仲淹知永興軍未至又改陝
西都轉運使至是仲淹過闕上諭仲淹與夷簡釋
憾仲淹曰臣向所論國家事夷簡何憾也置陝西
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使夏竦為使范仲淹韓
琦副之仲淹敎言今邊城有五七分之備無二三
分馬今之計莫若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寔其関
内使與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関
中稍寬豈敢深入既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
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五月元昊陷安遠砦寨寨主王繼元蔡淅等死之
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
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
欺也大范蓋指雍也
九月元昊寇鎮戎軍三川寨楊保吉死之又陷乾
壽三堡韓琦命任福攻白豹城克之鄜州判官种
世衡築青澗城右捍延安左可致延安粟北可圖
銀夏仲淹奏用其策
十二月命涇原鄜延路討元昊以正月上旬出兵

慶曆元年初官軍不利有詔切責於是竦上攻守
二策令琦與渙於朝廷奏請用攻策杜衍以為
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雨雪
大寒我師可憂萬有一失唯勝何及春深漸暖方
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比得天時之便又可擾其
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傑
敖今邊備漸飭賊至則擊頭許臣稍示以恩信或
可招納徐觀舉兵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
計則橫山人戶必挈族來歸拓疆邊塞此之利上
用其議于是仲淹固守鄜延

慶曆元年正月元昊遣人還延州請和仲淹見其
無章表不以聞自作書款之上曰賊多詭計款解
我師爾乃詔諸路嚴備之上以仲淹不當與元
昊通書降知耀州
二月元昊寇渭州韓琦命任福等于好水川戰敗
福死之將佐軍士死者六十餘初夏竦令尹洙趣延
州與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營田為持久
計琦坐任福敗降知秦州
王堯臣言韓范皆忠于智勇不當置散地
十月分四路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以韓琦王沿范

仲淹龐籍分領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先是夏竦陳執中同節制陝西議論多不合罷之

慶曆二年仲淹上攻守二策其略曰議攻者謂守為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今臣愚之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攻其遠則害攻其近則利守其土兵則安守其東兵則危正言吴育言元昊名為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

慶曆二年正月詔北邊嚴備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昊相結將謀興師請豫為備是歲契丹求關南地

閏九月元昊寇邊葛懷敏死之于是賊長驅直抵渭州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滕宗諒大設牛酒迎犒上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

三年正月元昊請納款稱男不稱臣琦仲淹皆言不可許四年五月元昊稱臣

元昊所以敢于憑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于德明中國易馬之時德明常以馬博易中國惟其息微德明子年十餘歲已有異志子即元昊元昊所以終于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仲淹韓琦取昊夏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遜在政府王鬷在密院夏竦師涇州范雍師延州為相則無猶單務而不免韓琦致府養病之機張士遜太兵則不習邊防而志衰時曹瑋元昊必反之言曹瑋奇王嵩元昊十年後必反為師則師久無功而徒以諠譁人誤知之討夏竦范雍當夷簡既入相之後與仲淹擇帥于朝廷而協力于西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日之補過不可書此

仲淹所以禦為之用也自夏竦未罷師之前師性不出々則致敗兆惟不來々則傷殘劉平之敗范雍奪郵錢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為四路統師二歲擁大師未嘗身履行陣自夏竦既罷師之後付秦鳳于韓琦付涇原于王沿付環慶于仲淹付鄜延于龐籍分為四路各任經略聲勢相援此元昊不復有深入之謀也竟簡苦臣度西夏與夏竦不同韓琦所上攻守策其意則主于攻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于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

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開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乎輕戰守不至乎示弱而舒徐以待其斃也然至于協謀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歸矣仲淹韓琦欲收復靈夏橫山之衆故

先儒謂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好水懷敏敗于渭州賊聲易振然所以復于衆盡鄜延之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

契丹

慶曆二年二月契丹使來求關南地遣其使肖英劉六符來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命知制誥富弼爲接伴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生上爲動色

四月富弼使契丹時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益以爲恨于是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希烈事奏留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

七月富弼再使契丹先是弼至契丹與虜人往反難論力拒其割地意及見虜主名宗真弼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爲群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之大德乎章聖真宗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毋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爲身非爲國計弼又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異代地亦豈北朝之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乎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者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朕豈得以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可欺哉虜主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責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虜主曰而且歸矣弼既歸復命再往請增誓書三事毋廣增淀增屯兵驕客受叛者錄副以付中使持誓書追授之時夷簡欲害之弼恐書詞異同密啓觀之果如所料入見曰執政欲致臣以死地臣不足惜如國家何

至虜爭帶二十萬爭獻納二字甚力而朝廷卒從納字尋以弼為翰林學士弼辭曰以虜和非臣本意也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虜兵尔於功何有敢受當時契丹頗措置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宰相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感得金帛五十萬因擢劉六符為顯官云初范仲淹知開封府建議城洛陽以備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志且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詐詔下仲淹又言此張虛聲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遂大名府為北京

前輩謂讀國史至富弼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恨之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上命宰相擇所以報聘之人滿朝默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祖亦為之改容遂用為報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入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于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切謂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鄭公惟能如是故其折虜庭關南十縣之請卻虜主尚婚公主之求請勿許虜人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語具見于奉使錄之數篇至今契丹君臣悚然知通好用兵之所在伊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使何以加諸

呂夷簡當西鄙多事之時而能釋憾以用仲淹若此夷簡之功也當契丹未動之時而欲用計以陷富弼若此夷簡之過也契丹自景德講和之後知歲遺之利不如得賂之無悔故慶曆慢書張求地之虛聲而我遽以寬用遺之使其果有大入之謀又豈增幣之所能止惜乎夷簡持之不堅也然觀富弼請備河北韓琦請都洛陽仲淹請修京城岌岌乎危亡之在旦夕至其建議既不行于時而北邊卒以無事由是論者以夷簡為有謀以富韓范為過計三君子識天下

之大勢向使慶曆增幣之後北戎之謀我不已
則三君子之言驗天下亦不敢忽其言而可以
無大憂矣夫惟不驗于慶曆是以驗于靖康不
驗于契丹是以驗于女真也政和九年童貫請
結好女真夾攻遼國遂北伐徽廟以燕薊未可
下王黼為太宰專主興師女真既伐遼遂有靖
康之變

傳位

嘉祐八年二月上不豫三月上崩于福寧殿
夏四月朔皇子即帝位羣臣謚曰仁宗愛人卹物
之心在位四十二年未嘗一日而忘其誠之所及
上及于天下達于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
神草木無不及者誠之至也契丹至嘉祐中以其
三世畫像來求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
容而見之也北狄自黃帝以來為諸夏患未有中
國之君如事天與祖考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其謂是矣仁祖愛元元之念未嘗少釋于懷遺
制下雖在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豈
非德澤涵養之至耶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我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
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基之
太宗真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澤
浹流天下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
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
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故熙寧以後
民不歡怨擾累之時民不忍叛者皆我仁祖之
功蘇忠公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
云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三

## 英宗皇帝

### 即帝位

治平四年

嘉祐八年四月即皇帝位上不豫詔請王太后權同聽政上初以憂疑得疾擧措或失常度左右共爲讒間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道之韓琦因出危言曰臣等只在外見官家内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不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司馬光言皇帝非太后無以君天下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萬一奸人涉離間者當立行誅戮

治平元年五月上康復韓琦取十事稟上〻裁決悉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請太后撤簾即稱前代如鄧馬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八月竄内侍任守忠謳造語言交鬪兩宮一日琦出空頭勅一道命歐陽修趙槩簽之琦坐政事堂立守忠殿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塡與之即日押行琦以爲少緩則中變

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鎭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克之則亦不足以辨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正笏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昔嘉因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望如磐石[illegible]許[illegible]琦其[illegible]賢人[illegible]從[illegible]于[illegible]事[illegible]變動中事機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欲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其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歟

### 宰相　樞密

嘉祐六年韓琦曾公亮並相至治平四年八月韓琦免凡七年首朝二相

嘉祐七年五月以富弼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上始親政七月初臨殿

英宗享國之日淺然自臨政以來所用之臣皆君子而無小人以參之處宰執之地則首得琦次得弼後參政之列則前有修後有槩歐陽修趙槩居

經筵則有公著有劉敞擢諫職則有唐介為中丞呂晦為知雜范純仁呂大防為御史我朝用君子之盛惟治平為然至此然後知慶曆嘉祐涵養作成之功

## 臺諫

治平元年閏五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上謂介曰卿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左右也

三月以呂晦為御史知雜晦以嘗言中丞賈黯辭職黯奏曰御史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然且其人方正謹重若得與之共事必能濟協詔以諭晦〻乃受命

六月親擢御史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內出名而命之

此即仁宗言臺諫必由中旨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之意也蓋諫臣乃人主之耳目出于宰相之進擬則為宰相之鷹犬也今皆由內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于左右之所累此治平臺諫之推所以重也此治平臺諫之爭所以激也

治平三年正月解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等言職誨累䟽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琦請議濮宣禮用漢宣光二帝故事下稱皇考本非陛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于過舉之譏韓琦飾非傅會曾公亮趙槩備位政府苟且依違伏請下從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三月解傳堯俞等言職與呂晦言濮王事家居待罪司馬光言臣等六人共論濮王典礼今堯俞等去補外獨臣尚留乞早賜罷黜凡四奏不從

自慶曆以來臺諫之職始振自治平以來臺諫之權始盛蓋慶曆言者直攻大臣深究其過舉不為之掩護而元年宿望受之亦不慍也以為臺諫之職當如此逮至治平濮邸之事不過議制礼耳臺諫執政交相爭辯歐陽修又以稱親為礼而不改是皆不為苟同而為君子之爭也然臺諫爭之不得氣激辭憤遂詆為小人而修不堪其忿亦以群邪詆之即一時之礼議而遂詆其終身之大節使人主從修言而逐臺諫是逐君子也使人主從臺諫言而罷修是亦逐君

子也甚至故政府臺諫之相攻自治平始而熙
寧其流弊也安石之辨遠勝于修而諸君子席
治平臺諫之勢以臨之安石惡其如此故以濮
邸之議稱親為是又以為臺諫政府相攻之風
不可長也安石力詆諸賢為流俗小人豈真以
諸賢流俗小人哉而臺諫攻之畧不掩覆亦豈
真以安石為小人哉惡聲至必反之此閭里向
氣之態而朝廷之上亦為之宜乎二黨之不可
合也

經筵

嘉祐七年十一月初御經筵呂呂公著侍講論語
劉敞侍讀史記
越明年四月上諭侍臣曰方日求講讀侍對未食
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
治平元年九月詔日御經筵呂公著司馬光言陛
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廢不惜頃刻
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此即仁宗隻日亦御經筵之意

濮邸　親族

治平元年六月增置宗室學官睦宗院都講謂宗
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
宗室學官正講席自此始
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英宗所生之父宰
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馬光奮筆立議畧云為人
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孝宗不加號于衛
太子光武不加號于南頓君至于哀安桓靈自旁
親入繼皆稱其祖父此犯義禮不足為法至是
又令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王珪勅吏以光手藁
為按歐陽修言珪議非是中書奏漢宣光武皆私
父為皇考太常范鎮率禮官上言既考仁宗又考
濮王其義未當于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
奏知雖呂誨亦言陛下入継大統皆先帝之德當
從王珪議為定
入之言曰濮邸之議當以稱親為非稱伯是為
以歐陽修之言為非以司馬光之言為是然以
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
人後者謂其後所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
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人生之大倫不可得而
廢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于正
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

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為齊衰朞
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
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議其失禮固
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
明尊重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如朞親
等為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撥量準體
別立殊稱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
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
極尊崇之道矣

史館

治平三年以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召
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培養
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為然上曰
與起居注可乎曰記注與制誥為隣不若召試館
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
試而命之他日歐陽修以告軾、曰韓公所以待
軾乃君子愛人以德也

敬天變

治平元年五月親出禱雨始幸相國寺醴泉觀
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上降詔責躬在批出言淫雨
為災專戒不德
前輩謂祖宗愛民勤政未嘗有所游幸就或有
之非幸天章閣以觀書即幸寺觀以禱雨意不在
於燕樂也宜其朝無闕政民無失所此皆憂勤
之所致歟

募民兵

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義勇韓琦奏雲唐置府
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
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今刺
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總得十五萬六千餘人
司馬光言議者但怵吠而無勇軍而不知陝西之
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既斂農民之粟帛以
贍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至中書與琦詰難琦
無以對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如光
之言矣
慶曆之時詔刺陝西義勇方平曰不可韓公曰
可治平之時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
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盡忠而藉民為
兵猶莫之免良以省費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
率市人可不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何韓公

之慮不及張公耶張方平言不可刺民兵義勇
之刺其後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不
及司馬公耶曰張公司馬公之慮誠是矣而韓
亦未可深貶也石壕之詩公盡誦之久矣彼誠
見漢唐調發之弊故欲收拾強悍者養以為民
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公之慮及此又安
得以一時之見盡非之哉

治平二年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
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不已倉庫之粟帛有
限百姓之膏血無窮陛下斷自聖志罷招其軍訓
練舊有自可倫類
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
甚於此者此荊公所以欲行保甲法而盡廢正
兵也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四

## 神宗皇帝

治平四年 即位　熙寧十年　元豊八年

即帝位　親政事

治平四年二月上始親政韓維言天下大事不可
卒為人君設施自有次第惟當謹重
寬仁之主常失之不為剛果之君常過於有為
是時安石未召也而維之言及此矣觀仲淹在
慶曆之時獨以為事有先後革弊于久安非朝
夕可能況當神宗有鋭然必為之志

持心　治國

治平四年以呂公著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上
覿論持心之要三曰仁明武論治國之要三曰用
人信賞必罰曰臣嘗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又以獻陛下平生所學至精至要者在是
二公皆元祐之首相然不一二年而光且死矣
使其雍相于神宗有為之日則移元祐之治于
熙寧之時嘉祐治平之盛有接續而無間斷矣

尊重臣

治平四年王陶罷中丞陶奏韓琦專權不赴文德

殿押班上命光與淘兩易其職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爲俟宰相押班即受詔矣參奏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久來相承非是始于二臣

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以其心寔異天下之人知惡權臣之專而重臣亦不容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無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可類者遂負國家置臺諫以察政府固所以防權臣然韓琦之在當時乃重臣非權臣也宰相不押班其事久矣王淘遽劾其專權何哉

選監司

治平四年罷監司長吏選上曰朕見宗祖百戰并天下念一州靈付一庸人常痛疾首

熙寧未改元之前則選監司長吏所以爲民也安石既得政之後遣提舉臣平使者所以擾民也

參政預宰相省閱文書自唐介始

熙寧元年以唐介參知政事惟宰相省閱文書今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不與知上若頓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閱視遂以爲常

祖宗置參政以貳宰相而已太祖患趙普之專權雖令知印押班以分其權而薛居正終不敢與普抗至王欽若在政府曾宗道嘗與之爭事欽若曰王子明在政府時不尔也宗道曰公若能爲王文正宗道安敢不服蓋欽若以奸邪當國非宗道敢抗宰相也故指參政之職者前有宗道後有唐介然當時爲宰相者韋有曾公亮也至安石爲參政則奪宰相之權爲宰相則奪

參政之權矣

正官名

元豐三年九月正官名建官多循唐制宗首長官雖除侍中亦宰領政而以平章事爲宰相之任六曹不蒞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不專諫爭史館不修記注抗許有司封駁有司而當刑各有院乞臺省司監往往以他官兼領故議者多以正名爲請李清臣亦言官與職不相準差遣與官職又不相準勳階爵秩又皆不相準乃制詳定官制房于中書命張璪張誠一領之詔曰今欲使臺省司監

之官寔領職事空名者一旦罷去而與之階因此
以制祿改侍中〻書令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左
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尚
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
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為通議大夫右〻
諫議為大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大
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
夫六曹前行中行後行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
夫凡三等前行中行後行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
奉郎侍御史左右起居舍人司諫亦如之凡三等
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
中丞著作郎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
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太理寺丞為宣德郎宣
德後改為宣教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
大理評事為承事郎校書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
務郎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
大中夫大至承務郎至應磨勘侍制以上六年迁
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
朝請大夫止俟朝議大夫有闕則補其朝議大夫以
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吏部法迁升朝官依

新定例

國初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出外領寄郎曹卿
監皆為名臺特以是寓祿秩班位序而已太祖
之意大要假其名而責其寔責其寔而略其名
元豐官制歸昔日之名于寔而取前日之寄焉
蓋祖宗官制之寔其係于大体者有一其關于
節目者有三國初寵任宰相非他官比雖置參
政而居正等終不敢與首抗則三省之事會歸
于天下錢數自銖粒以上悉隸三司自新制之
行每省各有一班可否不相預聞命令之下路
過歷三省凡數日方至上前神宗已厭其稽緩
元豐末會用呂公著之請使三司同班奏事分
省治事而後向之弊為二三者始合為一此其
綱維之不系其係于大体者如此舊制尚書侍
郎有六部其迁不等今六部尚書以一銀青光
祿統之六部侍郎以正議大夫統之是十二官
並為兩官矣此其資格之甚嚴其關于節目者
一也舊制進士為一等世賞為一等雜流為一
等且進士出身迁屯田世賞迁虞部雜流迁水
部今以一朝奏該之矣此其流品之無別其關

于節目二也祖宗時天下之官在內為主判出
外為奉使非罷免則皆奉朝請給其官之俸則
遠官不衣食于州縣自新制之行削去主判奉
使之目而京官之罷免者始衣食于州縣而州
縣之財始耗斁于稟稍之供億矣此其俸祿之
溷其闕于節目者三也綱維不紊節目隨舉則
雖循唐五季之名而無害于善治綱維苟失節
目時壞則雖做成周之制而無補于天下之事
亦惟其寔而已

定官制

元豊五年四月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
王珪蔡確為之仍秉門下中書侍郎改參知政事
為門下中書侍郎以張惇張璪為之置左右丞以
蒲宗孟王安礼為之

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寔不惟其官而惟
其人君子觀元豊五年官制之成左右僕射之
名初正也而以王珪蔡確為之則有忝于左右
僕射之名矣觀政和三年官名之正大宰少宰
之名初立也而以何執中蔡京為之則有忝于
太宰少宰之名矣

建儲

元豊七年資治通鑑成初官制將行上自為圖帖
定未出先詔輔臣曰欲取新舊兩用之又曰御史
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又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
公著為師保

此神宗悔熙寧之失而開元祐之機是則確珪
為相而師保之任欲付之司馬光呂公著者貽
厥孫謀之意深矣

求直言

元豊三年求直言王安禮上疏大臣是非好惡有
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王上惠愛元元之意
用力殫于誅蔣取財寃于國夫豈有以召天變祈
復小數既援舊章恐非事天以寔者上感嘆他日
上曰王珪亦欲使卿條具所以朕謂大臣當宣導
下情不應沮格人言以壅蔽人主今以一指蔽目
雖太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何以異此朕今信卿
卿第言之

熙寧之初言者何多熙寧四年以後言者何少
當七年因旱求直言也鄭俠以監門而敢抗宰
相猶有爭新法之風故當時罷保甲停青苗退

安石而俠之言猶得而入也至八年因彗星而
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遠之說而人言不能入
矣彗星復見直言之詔復下當時敢言者安礼
一人而已且為王珪所沮直言之氣塞矣

熙寧七年旱求直言熙寧八年十月彗出軫亦宜
言講義並見後

地震

治平四年京師地震公亮曰天裂陽不足也地震
陰有餘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君子之
陰皆宜戒

國家自建隆以至治平猶一陽之復而漸進于
正陽之月也自熙寧以至靖康猶一陰之遇而
漸進于純陰之月熙寧之初其陰陽升降之会
独曾不亮因地震之變而進陰陽之說愚以為
小人之陰夷狄之陰皆胚胎于此矣

九月韓琦罷

河決

熙寧元年河決恩冀等州知至和二年修六塔渠
河入横隴故道歐陽修言賈昌欲復故道李仲昌
欲開六塔臣皆謂不然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
上流亦決今提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
朝廷卒從仲昌議蓋文彥博富弼主之修又言修
六塔者奇策也然役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懷水
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害明年六塔果決李仲昌
編置至是宋昌言請修六塔舊口並二股導使東
流徐塞北流初商胡決自魏之北至于海是謂北
流嘉祐東河流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
東流乃命光相度二年光入對卒用昌言說

當時安石主遷塞北河之說知溫公異議矣漳
河滹沱之役始此

水患

元豐四年河決澶州退北流上曰水之性下昔先
也今以州縣為縱敢逆水勢告以遂覽之則水本
豈為患但州為水之患耳所其所向徙城邑之避
之復有河患

河決之議當縱東流而北流為非不知東流夫
則轉而東流其勢未有已也至謂河決之議當
以神宗之聖訓為是蓋禹之治水所以能行其
所無事者以不與水爭地也河出大伾以二千
餘里之地號為尤可此即徙城邑以避之之意

也
星变
元豊三年彗出太微垣古者以為京城有兵
京城之禍雖見于靖康而其兆已見于此日矣
亦不待驗之天也吾觀安石之所教之卜人日新
月盛新変之法日増月益安得無中原之禍哉
兵將
熙寧七年九月間傳諸路將兵上謂輔臣曰祖宗
之兵卒是二三年一出戍相屬于道故將不得專
兵不為將用以革藩鎮之弊承平既久不可戰至
是乃部分諸將總𨽻禁旅使士知其將〃練其士
謂之將兵河北府界京東京西凡三十七將陝西
五路四十二將元豊四年又詔團練東南路諸將
為十三將總天下兵卒九十二將按兵志元豊之
籍禁軍六十萬有奇廂軍二十二萬有奇
司馬光曰州縣者百姓之根本自古以來置州
牧必擇其武略長吏必擇其侍衛非以重其権
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國家以來
置揔管鈐轄都監為將師之官凡州縣有兵馬
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
知縣即一縣之將今建議別置將官使之專切
訓練州揔管以下皆不得関預夫設官分職上
下相維今為州縣之吏為揔管等官于所部士
卒有不相統摂不得差使萬一有非常之変州
縣長吏何以號令其將哉此置將官之弊也
兵費
治平四年种諤復綏州司馬光上疏極諫取綏州
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此
此安石未得政府之時猶未主開邊之議也史
臣曰祖宗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初[illegible]臣安
石悪棘北棄邊部西封對方四夷或熙寧始務
開拓夫及改元和詔先取綏州韓絳築取銀州
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治謝景温取徽誠熊本
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
等四寨雖以河東邊七百里之地乞遼人而安
石盡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紹聖遂棄勢攻討
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
軍二関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崇寧始任童貫
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開邊夫鍾傳
邢恕胡宗曾孝序之徒鬱安鶩虐馳騖乎元符

封城之表迄于宣和立請夏制戎制羌三城雖
西事粗定北事嘡起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甫
及五歲禍亂遽作中原板蕩故羅論及焉

## 財用

元豐元年置景福殿有恢復幽燕之志御自製詩
以揭之

元豐三年十一月置封庫財用舊三司自安石始
持冢宰制國用之說遂三司分掌凡稅賦征榷常
貢之利歸三司而滿山煑海茶鹽坑冶絶户役官
禁罼關錢皆號朝廷封椿錯積羅羨是年于司農
寺南創元豐庫財之以待非常之用
安石以常賦歸三司而厚儲蓄于司農安石何
見哉我神祖亦有私藏之地也蓋自太祖積藏
之金帛以為復幽薊之謀此其志至于孫不忘
也上自初即位种諤取地而無功韓絳用兵而
失利上亦憤西戎之桀傲而恧財用之不給安
石知其意故置條例司講求財利厚蓄邦計而
為用兵之地所以新法之行人言不能入蓋安
石有以入上心故曰安石之興利亦得以開邊
用也

## 周濂溪之學

熙寧六年周惇頤卒初授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
不決一詢立辨為南安司理程珦知其賢二子顥
頤往受學南安獄有囚不當死轉運王逵欲深治之
惇頤往告身委之而出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
媚人吾不為也移郴及桂陽皆有治績知南昌縣
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縣獄者蓋不惟不以抵罪
為憂定以汙善政為恥有太極圖通書傳于世黄
庭堅詩以美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
風霽月知德者亦深取其言

朱文公曰道之在天下未嘗忘惟其托于人者
或絶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晦有明是皆天命
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及也蓋軻沒而此道之
傳不續更秦及漢歷魏晉隋唐以至于我宋藝
祖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
淳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
焉不由師傳默契道体建圖属書根極領要當
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而推明之使夫天
理之明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
然畢貫于一嗚呼盛哉非天之所畀其孰能與

於此

邵康節之學

熙寧十年七月贈邵雍首雍衛州人刻勵為學夜不就席者數年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行陰陽之消長以達乎事物之變然後沛乎其見浩乎其歸後從于洛雒之學得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至于純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程顥嘗曰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乎厚堯夫君實也

濂溪之心學得于太極圖而通書所以發太極圖者也以易之數推古今之治亂存亡及入之文祥休咎與古聖賢焉其器識宏遠學問淵源胸襟洒落有得于中者甚大故思致如是之幽真命世之人傑也此章乎厚邵和叔之徒哉傳其學而卒不授之宜哉

張橫渠之學

熙寧十年十二月張載卒康定用兵時方年十八上書謁仲淹仲淹曰儒者自有名教因勸讀中庸載猶未足于是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六經嘉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吾道自足何用旁求上嗣位之二年召見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退居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立言謂之正蒙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嘗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曰仁當必自經界始斯文未墜正統未傳实濂溪道其源橫渠浚其流先生之學以樂天知命為本以尊禮貴德為用以大易中庸為宗以孔孟淵源為法其宗且遠者既得其要明井田宅里之制陳學校之法興夫定婚祭之儀裁古今之禮其近且粗又極其條体用該本末具呂大防謂其書發明聖人之遺旨張順民謂其學際天人周不究通嘗有見而云耳抵掌談兵初豈足既一旦翻然為教之具辛苦講授以衣素食於不求利祿之場力行自信不貳所學以誠攻新法之謬維持正道不溺他好以障異神怪之妄秦漢而下其有能臻斯理者乎

司馬光資治通鑑

熙寧元年進讀資治通鑑光曰儀奏縱橫所謂利口覆邦家者元豐元年資治通鑑成御製通鑑序自昔師保之臣未嘗不陳前代之得失以為人

主鑑者故曰我不可監于有憂亦不可不監于
有商下至漢唐進言者借秦為喻以隋為監自
經逆之上讀史讀治而不讀亂故前車覆轍後
來並轡而不悟國朝石介祖禹各有唐鑑不若
通鑑集一千七百年之事為條也賜名曰資治
通鑑以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資其益於治道
通百代之龜鑑云耳故熙寧元年進讀因蘇秦
而論利口之覆邦則事辨給以欺人主者得無
愧乎熙寧二年進讀因曹參而論守法則以祖
宗為不足法者得無愧乎熙寧三年因賈山而
論從諫則以人言不足畏者其無愧乎事事而
親之物物而釋之公之有助于當世者亦可知
矣然人者之所不喜小人之所不便也崇寧姦
臣請毀唐鑑蘇黃文集又以毀及此書所幸有
御製在也

富弼遺表

元豐六年閏六月富弼薨遺表言選轉弼議論之
臣合龍忠失家從頁婿之徒豈可出而使之又言
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也若天要道
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君子小人之下耳
弼名聞夷狄適使每出必問其出處安否其義之
性老而彌篤

觀富弼言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
此伊周輔相之要道而管商之所未聞也一言
興邦是誠在此

安燾條諸司格式

元豐六年七月以安燾同知樞密院燾嘗條上諸
司格式
上曰設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式于此而使彼
之效曰式禁其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
修書者要當知此若其書全具政府揔之有司
守之斯無事矣

諸老君子致仕投閑

元豐六年十二月文彥博致仕時判河南府與富
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
凡而洞曉如意傳會號為耆英會司馬光年未
及六十狀慕故事與焉
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告老矣升降消長
之會適此甚可畏也

蘇軾以詩為小人誣謗

元豐二年太皇太后曹氏崩

貶蘇軾坐軾詩出罰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吳充見上曰魏武猜忌而能容正平陛下法堯舜而不能容蘇軾也何上曰朕無他意行且釋之

按蘇軾之詩以為怨謗君父此小人攻君子之常態至于復摘蔡確之請以為毀箴雖何那此縉紳所以受無已之禍也

禮樂

元豐五年十一月景靈殿成和行酌獻禮

胡致堂以叔孫通請立原廟為謂啟人主致嚴于原廟而簡于太廟此言所當考也

元豐六年正月朔御大慶殿用劉几新樂

國朝至是凡三議樂王朴定于乾德而叙太高李照胡瑗阮逸議于景祐而聲微下至是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乃以秘書院監致仕劉几議樂而用李照樂加四清声其淺反復更革卒不能改王朴之旧善乎韓琦之言曰樂音之起生于人心不本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五

神宗皇帝

論安石才學

治平四年以王安石知江寧府曾公亮曰安石真相才吳奎曰臣常與安石同領群牧備見迂闊用之必亂紀綱以安石為翰林學士奎曰安石文行誠善

上曰當事何如奎曰恐迂闊上不之信初公亮薦安石唐介言安石泥好古而議論迂闊如使為政必多更變以擾天下還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諸公自此當之耳安石參知政事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侍從獻納其選也安石為人少容恐不可相安石為執政士大夫以為太平可立致中丞呂誨論之光曰命下之日衆喜得人誨曰觀其言則美施于事則疏為侍從猶可登政府則天下必受弊疏奏罷中丞

司馬溫公曰常嘆先見不如呂獻可然獻可既安石于參政之時不若吳奎唐介已見於熙寧初召之日矣吳奎唐介見于熙寧又不若蘇老泉見于嘉祐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諸公知之仁祖知之矣蓋安石之法可以用之於一縣而不可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備侍從獻納之選而不可以為參政宰相者也

論安石坐講之制

治平四年十月開經筵王安石侍講因論禮記之非詔勿講故事講官得坐自孫奭以仁宗尚幼因請立講明年公著安石請如舊制襲言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不得安坐

坐講之禮安石建議之第一事也元祐復以程頤之請而議者不以為是范祖禹進帝學書亦言安石坐講之議為是蓋世儒以尊君為說而不暇于自尊爾儒者固不當自尊而在朝廷則尊君在經筵則尊道亦各當其理且蘇頌等議曰今侍講說舊儒章句之末耳非有為師之實呂誨之說曰執經在前非傳道也夫人主問經于儒臣非求其解章句而已設是官者固將待天下之有道者也雖一時儒生未有可師之人而是官固所以待天下有道者可師之位爾可以宰相非伊周而待之以常僚耶安得不為安石所咲而謂之流俗哉然而安石所以告于人

主者則大異矣春秋萬世之大法而安石以為漢儒之書是以不講春秋矣禮記先儒之格言而安石以為破碎之書於是不講禮記矣當時經筵之上所聞一經之所說周官六典之所謂賦歛財賄者往〻餙其文以講于上前若是而曰傳道可乎故必若程顥范祖禹而後可以無愧于坐講之議矣

安石變法

熙寧元年四月王安石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如何對曰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為不盡合先王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上曰卿可謂責難于君安石曰願以講學為事安石退而上呪曰代惟太祖躬上智獨斷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折夷狄內平中國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横之藩鎮誅貪賍之官吏此所以百年無事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于自然忠恕誠慤始終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于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

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偏聽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盖監司州縣無敢暴虐擅發調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得免于兵死而中興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于今日者此未嘗妄殺一人妄興一役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其自謹畏或甚于閭巷之人此刑公平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為兵數至百萬非有良將以馭之而謀變者輒散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勾考識其理財無人也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議其恤民無毀而寇攘者輒斥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大擅威福廣私賄賂一有奸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間或得用未嘗得久訊其未能盡去小人 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于偏聽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諫陞擢之上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者 訊其未能盡用君子也 此因任衆人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忠恕

誠懿之效也此寔雖襄仁宗而寔敗之然仁宗之
大德安石亦莫掩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
而無親友群臣之議訊其不依大臣人君朝夕與
處不過宦官女子訊其講學具文出而親政不過
有司之細故訊其親細務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
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訊其不
復古制一切因仍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
不加名寔之間有所不察訊其循與法君子非不
見貴而小人間其間正論非不見容而邪說亦有
時而用此流俗之所以發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
士而無學校養成之說此學校貢舉之法自此發
之以科名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用
人專取新進自此發之監司無考察之人守將非
揀選之也分遣使置提舉官自此發之轉徙之亟
既難于考績歎定考課之法而游談之衆亦得以
亂其真故有因是之論徒督望者多得顯官而獨
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此變
曆治平諸公所以逐也農民擾於徭役而未嘗特
見優恤此免役法農田令之始又不為之置官以
脩水土之利故遣使修水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

嘗申教訓練保甲自此始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
疆埸之權置將官自此始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
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治置保甲自此
始宗室則無教訓選學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
疎隆殺之宜宗室補外官自此始至於理財大抵
無法此一句安石變法之大意也然特見于其後
安石之深謀有矣故上再三詰之而終不對也
故雖今約仰代不畫雖逢人動而閑不治既非衰於昌
盛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
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其後分更改事皆本于此
安石祖宗不足法之詢始于此然安石謂當如
太祖剛徒能斷大事不牽流俗衆議此所當法
也其後因論件營事安石曰五代兵驕太祖所
見與常人同則因循姑息終不成大業論叔官
吏事曰太祖敢于誅殺論人主作威福則曰太
祖盡誅川班所以消人臣悖慢之氣而長人主
威權則安石所謂祖宗不足法者大抵指仁宗
為言而猶欲法太祖之剛斷也然太祖變五代
之法特變其大意而事体頗異今安石但言太
祖之剛斷而不知太祖之大意但言削藩鎮馭

將帥之威權而不知結民心伸士氣通下情之
立國本使建隆之創造亦如熙寧之紛更則事
無、可成者矣法太祖當法其大意安石則言其
推斷而已論仁宗者當論其大德安石則言其
弊政而已太祖宗之法既行久不能無弊學校
貢舉也科名貪婪也監司郡縣也考績課試也
農之實兵、之冗財之置官吏之貪昔慶曆諸事
之所欲變而不遂也昔全以為恨況其後世
又數十年其弊當益甚議者以為當變安石之
變法不可謂非其時而論本朝之弊亦可謂當
其情也以其操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故其
所變之法但纖悉于節目而未注意于理財之
一事此其所以禍天下也然安石布置施設亦
有素定之規模隨用而隨思之此其所以能格
聖明而欺君子也
書生得君自安石始
熙寧元年四月上問其施設之方安石不對但曰
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自諭矣安石與上論
天下事曰陛下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
然後用之庶幾粗能有成上曰人皆以為卿知經

術不可以經世務對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
三代以來書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見神宗也
真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
魏證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智識之卓然又皆
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所謂擇術講學之方
雖孟子告君殆不過是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
哉神宗詰其施設之方而專三不條對者盡其
所施設之方正於青苗助役之類而逐條陳之
則人必不我信故蓋言一二而不肯錄進欲使
人主之深聽而後幾隱其所為也未幾讀吳
申謹奉成憲之說於是謂成憲不足道沫浩不
足恤勞民非所恤嚴刑非所緩人主當示人以
好惡當　人以不測且謂勞民重刑三代亦然
而安石施設之蘊理財之法變法之心盡露矣
役法 行募役法皆惠卿所定見十六卷末
治平四年議差役法光言其自罷里正置鄉戶衛
門而民力愈困 役法之議始于此
浚河
熙寧四年浚黃河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要豊財
須省事如漳河累年不開何所妨河不在東還即

在西邊安石曰若使水行地中則有利無害者或
東或西利害一也則為何須浚川初熙寧三年安
石主塞河流之議乃詔劉彝與程昉相度以聞十
一月遂詔調兵夫六萬浚之初三年韓琦乞減大
河之役錢書御河六月成功故程昉以功遷達皇
漳河之役五年王珪曰漳河人戶數千萬人經待
渦院謝九月昉等論功遷官安石欲除昉押班上
不許七年始上言昉始言修漳河誤々決滹沱
河又不成安石言昉開漳河有功無害十年河大
決詔北京東西淮南等路出夫赴河役去河所七
百里外免納丁夫錢
本朝世受河決之患何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
由山間則不能為大患及出大伾走東北赴海
更平地二千餘里為流為九河之地為嫁既湮
河並為一而特以提防為之限秋霜寒漲常多
陝隘而河道多變移不一有司之所以備河者
置隄以限之而已凡岸泊則易推故聚芻蒿薪
條支寬石而總之合以為提其費動用緡錢數
百萬累朝備河之策不過如此循河勢之所趨
塞河決之所衝不敢盡人力以而之也至河中
以決河商議塞之以開横隴回大河于故道歐
陽修以為故道已平而難塞安流已久而難回
至熙寧初河決冀遠分為東北流司馬光以為
何分則為患小而安石主塞北流之議北流既
塞其決如故然猶曰河決之不可救也程昉以
塞河已開矣漳河開未畢役而何復決衛州矣
水官供淨四而程昉獨無罰又使董塞可之役
安石且為昉下而主之盡力矣甚者造把爪以
濬川以為為之說法而置浚河司使行之浚河之
役方興而河又大決于澶州矣安石初不知河
事特信一程昉耳豈念河北之民哉安石以為
関何劳民乃聖人嘉天下而民恙之使一路之
民竭於一宦官之手費盡國用所不論也甚而
決汴河之水以淤於田而國家漕運之法廢矣
由是觀之塞而變之罪大變汴河之罪小而信
任宦官之罪大異時童貫梁師成濁乱天下人
以為始于李憲之用事孰知起于安石之主程昉
乎然至於元祐君子亦主回河之議安石尚何
恠哉
遣使祭水利

熙寧二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
范仲淹十事之中所謂厚農桑者亦以興水利
開田疇為急其為安石之意豈有異哉雖當時
未遣使者如安石之紛紛豈知小人奉行風旨
而至于穿鑿新意汴河乃京師之司命安石信
小人之狂言謂决水于田可以省漕食卷至河
北塘濼乃北邊設險而安石以塘濼為無益欲
毀之本朝恃河以捍虜恃汴以通食恃塘濼
以安邊而安石乃于本根之地欲出高奇之策
以動之此安石之罪大而遣使之擾特其細耳

開邊自此始

熙寧四年以王韶為秦鳳安撫幹當熙河仁宗朝
琦弼為相凡言開邊者不納王安石用韶上平戎
策謂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五年以內侍李憲為河
北邊安撫五月置通遠軍以古渭為通遠為開拓
之新開七月命章惇察訪湖北誘梅開山蠻往開
通邊得其地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為鎮洮軍十
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使十一月開
梅山置安化縣六年二月韶克河州九月王韶克
洮岷等州上以熙河役兵死士甚多顧輔臣惻然

久之曰此何異以政殺人自開熙河歲費四百萬
緡安石率百官賀上解帶賜安石
七年正月熊本平廬夷得地二百四十里又秦州
地五百里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其後安南
之役韶爭之以為貪虛名而受實禍臣本意初不
欲今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韶本作宜開邊獲隙
故地乃以動人主賞財歸過于朝上由是不悅之自
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左臂又欲
取靈武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以取湖北蠻峽之
地於是言者謂交趾可取九月十二月命李憲措

置秦鳳熙河邊事詔諸路走聽節制郭逵自言豈可
使國史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元豐四年六月
命內侍李憲經制熙河七月命李憲分道伐夏詔
蔡確謂挺曰上久欲收靈夏患無任責者公能任
責則相位可保知院孫固曰伐國大事也而使宦
者為之誰肯為用李憲蘭州建為帥府十一月詔
李憲班師涇原出兵塞者五萬七千有奇歸者不
三千人上諭孫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又曰兵
民疲弊如此惟呂公著為朕言之元豐五年夏人
陷永樂城徐禧李舜舉李稷死之蕃漢官二百三

十人兵萬二千三百皆沒上覽痛哭嘆曰永樂之
舉無一人言不可者在内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
言用兵不是好事耳安化蠻寇邊馬默上平蠻方
畧上曰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兵師夫死傷皆
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如入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
置數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熙寧八年
北虜遣使議地界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
是詔於分水嶺南畫界東西失地七百里
安石變法之中亦有三變焉其使欽立法度以
變風俗不敢言興利也青苗抑輸之法語之猶
不行而況市易免行之類者乎此安石之初意
也追青苗既行始興利以理而萌日滋〻于使
更者又徐〻而議矣然种諤綏州之議安石猶
未之主也韓絳慶州之役安石猶以為未習邊
事請勿預議也自翰院以來未嘗一日言及於
用兵況主王韶之說而侵密院之權用章子厚
沈起而為交趾南蠻役乎此乃安石初意之所
不喜而中間之所未暇也故安石興利之罪大
于變法開邊之罪大于興利變法者所以為興
利之地而興利者又所以為用兵之地自李憲
而後童貫之徒出矣自熙河用兵而後章惇得
志皆從事于鄧鄯之地矣西事粗定北事隨起
宣和啟釁于燕雲自安石取予之說啟之此豈
非遺禍于後日哉

理財之意始露

熙寧二年十一月郊治平間南郊費七百餘萬至
是費九百餘萬曾公亮等辭郊賚乞減半數
月乜為王珪安石進呈知審劉子乜日國用不足
郊首乞費且自進始聽之為便安石周家富有四
四大臣郊賚所費幾何惜而不為未足富國徒傷
國体司馬不足由不得善理財者耳善理財者民
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弘羊欺漢武之言天
地所生財貨百物只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此言豈可據以為質
郊賚之辭不辭未得國家之大体而安石興利
理財之意始露其端于遺勝代言之中此條例
司之所以置而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之造端也
安石始對論本朝之得失特致意于理財無法
之一辭而意不言其法之事豈一言之後不復
語及此哉蓋上之言安石恐為上下之所搖動

也至是而始昌之言矣以節用為傷國体然至于放債而取二分之息均輸而罷商賈之利市易賣生苗雖貧免行算商户籠利其傷國体不既多乎安石苟知國体則必不以朝廷之尊而求小人之利矣必不以大臣之重而奪小臣之卑職矣必不以廟堂論道之体而下行商賈之汙賤矣

鬻爵鬻牒

熙寧二年行入粟補官法初鬻度牒

安石理財之策略見一二矣然徒以敵冗官游民之福也

壞風俗

熙寧二年王安石参知政事上問施設何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禮義廉恥之俗成而中人以下變為君子者多矣禮義廉恥之俗壞而中人以下變為小人者亦多矣

安石之言當矣然所謂變風俗者亦士大夫循常態故隨事是非此風俗之不變耳凡禮義廉恥之僅存者皆新而壞之何以為變風俗之具哉臺諫有言則與之敵是大臣無進退也臺諫同己則誘以美官是小臣無節操也開度官諤見之門長新進奔競之路選人就任授以堂除然出身入擢之館選試官高之臺諫故當是時得顯官者非言利以刻下則興獄以陷人也非生事以擾民則開邊以希賞也仁宗以來四五十年養成忠厚之氣盡為新法所沮抑禮義廉恥之俗皆為安石壞之而其言乃如是哉

三不足之說

熙寧五年九月曾公亮罷公亮陰助安石而外若不與同者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己數毀之十月陳昇之罷十二月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司馬光出知永興軍初上謂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変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館職策問指此三事果何理最先問光所為也光策請外至是乃有永興之命

安石三不足之說已露於讀吴中奏疏之時然三者只有次第蓋其始也不決於前朝之政事則以祖宗為不足法也其中也不快於賢人君子之議論則以人言為不足恤其終變形於上

則又以天變為不足懼此言非獨一時禍萬世亂也又至於暑雨怨咨之念出而民怨又不足恤矣初行青苗坊市鄉村之愚民但以得錢為喜歌笑醉飽未知鞭箠追擾之在後也故士大夫之議論多而百姓之怨謗獨少及修漳河之役畿縣之民未訴其害而有司抑逼助役之行畿民實遮宰相自言而猶且蒙蔽當是時朝廷士大夫之議論惟知青苗之紛紛而民怨助役之深甲甚於青苗安石無以為辭於是謂民怨亦不足恤矣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六

## 神宗皇帝

### 王安石逐諫臣

熙寧元年知諫院吳申奏祖宗法不可變安石詆之罷諫職

安石入朝之初即勸人主逐諫臣其本意如此

### 罷諫院

熙寧二年錢公輔嘗救滕甫遂罷諫院公輔乃安石所薦也上問罷之如何安石曰吳申亦直罷古諫臺未有直罷者自安石始上罷吳申復以

吳申例罷公輔自是人不附己者始擠之矣

### 排中丞

熙寧二年孫覺既除官言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收拔諫官又移牒閤門持論即元勝韓好邪安石惡輔為人竟排之時安石為執政也

安石初入翰苑即逐諫官入中書即逐中丞不待行新法之後也

### 罷中丞　貶御史

熙寧二年呂誨數安石十罪罷中丞安石之行新法始自劉述請留誨曰陛下踐祚方三年已罷中丞不報詔

御史有闕委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始有
權用進之新於是呂公著為中丞依詔薦張戩王子韶
程顥皆京官也又御史劉琦錢顗言均輸法奏
劾安石坐貶臺官劉述亦論安石出知江州諫官
范純仁遂極論安石之罪始以與抵之矣判又言琦等一
言擠臣遂落職當時者許君父之過則將以何法
待之純仁求罷司馬用對言臺諫言執政者皆逐
之蓋為以執政之實四恐聰明有所蔽也三年御
史程顥諫官孫覺呂李常又言王廣廉唱青苗取
二分之息安石怒

時朝議未有力詆其法者自韓琦條上青苗之
書上始疑之而言者始力矣

罷舊相　用新進

熙寧二年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弼聞於上前言
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嘆曰人君所謂惟天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又言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
必小人喜動作生事今所進用多刻薄小人害事
壞風俗為甚上問此事弼曰陛下且二十年未可
言用兵十月富弼罷

安石之變法始於韓琦之法成於富弼之罷神
宗始初謙恭敬畏元老大臣之威權太重雖司
馬光亦謂主威不立相權稍專琦罷而安石至
矣然猶以弼為相者蓋由國家之事必謀元老
而安石雖賢然終亦新進也弼既求去而聖意
始不知所倚矣累朝家法用有才者必以重德
參之太宗真宗用寇準必藉呂端之重望畢士安
之清德以鎮之使當時若琦若弼尚在安石雖
有更張之失國家大體屹然太山矣

獲奸黨

熙寧二年知諫院孫覺論邵元不才因言陳升之
宜為相以詔不當引大臣命降官王安石以覺為
無罪

當時王安石未覺去之時猶有正論也然覺嘗
言積弊不可不革安石意助之故力為覺下

引用奸人

熙寧三年十月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光曰閩人狡
險楚人輕易今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
人執拗耳與卿好了一佳士上曰韓絳時許亦似
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昔邵康節聞杜鵑聲於天津橋上曰朝廷將用

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欽若當國亦南人也豈猶安石始也盖天禧天聖之時南方之氣未盛所用者欽若一人而已自安石為相所引者皆惠卿之險巧升之之輕易等相參政皆用南人此司馬溫公之所慮而康節之所先知也

創制三司條例　置舉常平司

熙寧三年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初安石言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以呂惠卿曾布為條例司檢詳文字皺論青苗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十一月置提舉常平司

國初有三司幹利權之法而無大臣總財利之意安石制置三司條例雖有大臣總財計之法而奪有司之利權則非矣夫使條例三司總其綱於大臣而責成於效有司選三司副判官選諸路發運轉使副均節有司之用度量知計財之出入則何害于制置條例哉而安石乃奪三司之例權以歸司農則一司之權分而為二奪轉運之利權以歸常平使者則一道之權分而為二天下之財三司主經費而司農專於聚歛一道之權轉運主上供而常使者專於搖克三司轉運常有不足之憂而司農提舉司獨善有餘之引安石盖以天下之事惟出於我者為是而天下之財惟出於新法者為己之私有朝廷既得此財又不寬以邦國之經費反諌藏之以為剩餘之物而為異日開邊之用耳當時諸公所以辨之者不過執政不當治財大臣不當稱司三司使副之治財今經百年未嘗闕事夫家等治兩用則何害於治財名曰制置何害於稱司以為三司未嘗闕事則慶曆以來用度不足矣久豈足以塞安石之辯哉

置檢正五房并習學

熙寧三年九月置中書檢正五方公事以御紺為之鄉人曾咲罵紺曰咲罵從他咲罵好官須我為之先是安石言中書乃政事之源欲治法度必先中書急先擇人令編修條例於是令惠卿與李常看詳中書編修條例自此始上批中書所書條例閱已於冊過事如何省閱以中書條例曾布為檢正布每事自安石即行之或謂布曰當參政布曰丞相已議定何用彼為俟勅出今押字耳

六年中書五房始置習學

時議者皆言三司條例司不當置而中書條例一司罕有論其非者惟司馬光與惠卿辨於經筵因言中書當以道佐人主爲用區區之條例更委官看詳苟事事檢例則胥吏可爲宰相矣司馬光所言特以動安石耳不知安石之意正以專破舊例以立法也於三司條例司典財利者也中書條例司立法度者也凡青苗免役保甲方田免行市易農田水利始則屬於三司條例司後則屬於司農寺凡考課銓選學校貢舉蔭補薦勘試刑法首州縣編類始則屬於中書條例司後則屬於檢正五房當時諸正方與爭論財利故三司條例一司論者紛然不一而中書條例司乃法度之所自出議者不知言其非也始制編修中書條例而宰相具位後置檢正五房而執政具位後又置檢正習學而小盡分大臣權矣此蘇公進策謂有司失職擁其小者而其大目中書失其政也

增京觀官

熙寧四年增京觀官詔每限員

此安石欲以壓異議者

行保馬戶馬法

熙寧二年河南北分置監牧使諸監牧田寬行爲人所冒占議者請收其餘以資增廣賦入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

此安石所以行保甲戶馬之法也

熙寧五年行保甲法八年行戶馬法

養馬於民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然成周四甸之地而出馬四疋得無擾乎總民畜牧市以本直祥符制也詔能畜馬與免一丁嘉祐令也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熙寧大日急於興利一槩厭民始不堪矣迨至於民病已極閔用良問於是大之戎狀而設茶馬之職馬市馬於戎雖不及牧之於官不猶愈牧之於民乎

行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行均輸法命發運使薛向領之內章錢五百萬緡米三百萬石

均輸者即桑弘羊法也所謂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

輸者而官有利故謂之均輸桑洪羊之法與平
準並行安石均輸之法與市易並行以發運為
通貨之商賈均輸以通之市易以籠之此新法
之最先行者而論之者含少青苗而譏均輸含
均輸而議青苗夫孰知發運司於東南之利為
天下根本之憂哉

行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行青苗法初安石出青苗法以輒
言不便而罷已而王廣廉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
與安石意合
三年正月行青苗錢募抑配又委提刑按察司散
理遇當議者不如之時韓琦上疏上袖琦疏以示
執政曰不意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
強與之安能誠有之但縱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
上曰須要盡人言安石還稱病求分司
知山陰縣陳舜俞自劾不散青苗
熙寧四年司馬光奏災傷把分所欠青苗錢許重
疊倚閣知言不用乞判西臺留臺不報上章言臣
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
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又歐陽脩徙知蔡
州脩言云云見淺
均輸以奪商賈之利猶可言也青苗則困天下
之農矣此當時所以言均輸者少爭青苗者多
矣彼徒見夫陝西行之僅足軍儲而行鄞縣又
嘗有効不知一州一縣之於天下遠近廣狹耳
目所及固已大異安石可暫行之縣縣可暫行
之陝西一路而遂以可行之天下況民之所急
者穀也貸民以錢固民所易費之物於農民下
户又有害今貸之以其所易費而督之以其所
罕得雖官不抑配吏不敢吃其傷農已多矣官
之貸之既易常平見存之米民之納之又當其
田家所歛之粟貸納以錢最青苗之大弊也善
乎朱文公曰其及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
也以縣而不以鄉其主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
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惻
隱忠厚之心真知青苗弊根之所在也

行交子法 三行三罷

熙寧三年河東行交子法以搬運鉄錢勞費也明
年當司言鹽礬不售害入中糧草之計詔罷之四
年復行於陝西罷市鈔或言不便罷之

條例司所建之法終不肯改惟交子之法三行而三罷其始也行之河東乃閱月而罷其後復以鈔法有害邊糴而復行之二歲以無寔錢為本復罷之夫熙寧行交子之時猶必以錢為本然後行非但挾空券以為弊而偽折閱之患在當時猶未聞也中興以來錢幣亦少交子遂不可一日廢徒挾空券初無見錢遂為大害然則熙寧之屢廢而不可行者在今一日不可廢之法也

行保甲上番法

熙寧四年十二月立保甲法上問安石以省用安石對以減法惟鼓河北陝西三路百姓習兵可省趙子幾逢安石意請舉先保甲法於幾縣五年七月更定保上番法六年曾布修成義勇保甲及養兵修三卷詔頒之

安石欲省養兵之費自熙寧二年併營減額斷在必行士卒無敢講者然安石欲議徙冗兵於淮南乎以然也〻而止於是行保甲之兵而廢以正兵是也然安石始知兵之不勝養不悟藉兵之不必多知民兵之當教不悟五日一教之擾古者八百家財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二丁取一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是農民半為兵也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今特置使者以閱之每一丁閱一丁供送雖曰五日一教然保正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之否則留之是稼穡已盡廢也然保甲同一時之擾使行之得其得則亦可

壞常平法　罷廣惠倉

熙寧四年罷廣惠倉田為常平本故也常平所積盡散而為青苗不惟常平之法壞而廣惠倉賑濟之意亦壞矣

更科舉法　新經字說

熙寧四年二月議更舉科法罷詩賦明經諸科經義論策試士[illegible]性詩識大義十道以文解釋不必全記注疏此新經字說所以立也蘇軾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

蘇軾曰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寔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況貢舉學校乎雖用今之政而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寔之意則公卿侍從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

之法而不足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
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無所不
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
政事言之則詩論策賦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
來莫之廢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也

行李定三舍法

熙寧四年建大學立三舍初鄧綰言治平百餘年
未嘗建大學只假錫慶院數十間設改錫慶院為
大學時養士未有論選升降之法至是中書亦言
初入大學為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以李定常
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
長安石妹婿濤其姪婿佃門人肇布弟也佃季長
在安石齋授口議旦至學講之
安石上書於嘉祐之末謂今教士非其道矣然
安石所教者新經字說果合無道乎謂今之取
士非其道矣然安石之所取士不過文章利祿
果合於道乎仲淹更學校之法則取湖學之法
行之安石更學校之法則以李定三舍之法行之
學所以明人倫也定不服母喪得罪於明教猶
可以立學校法乎

行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行市易從草澤魏繼宗之請也凡
貨之滯不售者平其價市之欲市於官則度其抵
而貸之行抵當收息之法以呂嘉問提舉尋以榷
貨務為市易務嘉問奏言與行頒出錢乞均為利
祿
年鎮定州民有所賣屋木以納免行錢者上因
役錢市易免行錢之擾安石難之
市易均輸之法相表裏也安石興利之法其罪
亦有輕重青苗均輸助役世以是為安石之大
罪猶可恕也何者安石之始學在此而始謀出
此也市易免行征利及於瑣屑此皆人小之利
於安石者而安石亦以為王政將孰欺乎

立宗室應舉法　立宗室補外官法

熙寧七年立宗室應舉法又立宗室補外官法
熙寧變法雖宗室一事合於人心上問安石曰
宗室事何以不紛紛此聖明竊見也而安石巧
詞以對曰此大臣同議而陛下不疑耳以宗室
之事以觀之則可知言者非流俗也安石所見
竊此一事為當其次則併營之事亦軍法之所

當華者但為之不漸耳又其次學校貢舉法亦
當更改但不合作勾新經字說以驅天下同己
耳然此三事議論者少人情不甚相遠也
設法之行皆惠卿為安石所定
熙寧四年十月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官户女
户單丁未成丁而免役亦出助錢役皆惠卿所定
也
有田則有產有身則有役此君使民々事君之
義也然差役之法第為九等而四户皆免而寡
四户户法雖女户單丁亦使之出錢此所以病
民也而況於庸錢不除差役如故者乎





神宗皇帝

議新法者罷

熙寧三年二月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言先帝嘗出
內藏百萬緡助常平倉作糴本前此常平錢穀共
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散盡他日欲立常平法
何時得足此數乞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遂
九辭詔以是勤諸令或起抑言財利今事勿輕而
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
用舍為大朱發知杭州三月孫覺程顥罷顥上疏
曰天下之事本於易簡則無不成險阻不足以言
智呂公著罷中丞七月從歐陽脩知蔡州言田野
之民安知衆府為何物但見官中一百文要二十
文利必使天下知非為利則但納本錢不納並不
支債次料謝景溫劾軾買販司馬光乞知許州曰
忤安石知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且不可
以不去十月范鎮致仕言青苗不先罷一可去薦
蘇軾孔文仲不用見二可去頁二可去重以衰病
其可已乎又言李定避免持服而欲以為御史御
史輩為之罷陳薦舍人為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

頌諫院為之罷胡愈王韶上書毀閉以興邊事畋則置而不問反劾之罪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孰是孰非言青苗則曰歲得緡錢數十百萬此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道議者之家一出於民〻猶魚也財猶水養民而盡其財何異養魚而竭其水張商英為監察御史子厚薦之於安石也蔡確為監察亦惠卿子厚所薦也五年八月賊知諫院唐坰初坰為北京監鎮琦愛其才一日上書請斬琦等以行新法安石大喜坐是論唆對上殿讀疏乃論安石也凡六十六條條慨不退讓故有是命張商英罷御史特奏家院庇使人植家使文彥博不入院故也

自青苗之前臺諫雖為安石所厚者是猶安石之公論也自争青苗之後臺諫雖有不盡附安石者大抵皆安石之私人也青苗之事舉朝争之助役之事争者二人而已楊繪劉摯保甲市易免役之事復有言之者及至熙河用兵朝廷亦無以為不可蓋自是臺諫乃安石之私人也故嘗謂慶曆元祐之盛臺諫為之也治平熙寧之事亦臺諫為之也然則臺諫治世之藥石而亂世之簧鼓也大臣公則其言私公則臺諫所逐者君子得其人則朝廷之疾愈非其人則適以生疾矣自熙寧以前臺諫之力爭猶足以見立國之澤熙寧以後則臺諫為大臣私人而立國之意漸不足恃矣如必欲立萬世之方而不為大臣行私意之地則人主所當親擇之盡復祖宗之故事不然未見其益也

嚴刑獄以報私讎

熙寧五年七月治秀州獄貶祖無擇安石以私怨諷監司誣其過自後多興詔獄然四年富弼阻格青苗而亳州之獄起七年詔臺獄鞫鄭俠八月詔臺獄又鞫仰使惠卿曰上曰俠前後所言皆馮京使安國道之乞付獄窮治京罷政事安國勒歸田里

元豐元年詔臺獄停陳安民等官初吳充在執政府數乘閒言政事非便安石罷充遂相欲使更會堂後官駁相州殺賊使三人為失入死罪安民為相州判官求救於充之壻文及甫而充之子受喝蔡確窮治其事獄成確猶充之子罪大輕上曰子弟為親戚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相事卿等但

欲攻吴充此何意也

祖宗不以言罪臣子不以責加勲舊不輕用一刑不妄興一獄蓋其家法如此自安石嚴刑峻法之意一行其禍遂至於紹聖崇寧之極也幸而神宗聖心寬裕每不倚從安石而安石欲逞祖宗之大意則雖屢言而不能甚言抗拧控摭以必其待而上竟此然不動也安石請重貶純仁而上命予之大郡欲重冨弼而上命落使相熙寧士大夫貶逐之禍豈安石之無意哉神宗之蘊待至矣使安石得行其志於熙寧則章蔡而下又當何如幸而若此他日猶不勝其禍使熙寧嘗殺一人則元祐元符之人無遺育矣此皆神宗之賜也

謗法者罷之

熙寧五年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罷之

此商鞅議令之罰而安石亦為之只今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必行觀此時則知其心矣蓋當是之時士大夫之議論少而民之怨讟多安石不有以平其怨反有以抑其怨天下之口可遏而天下之心其可遏歟

司馬留臺後不敢言新法

熙寧四年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上章曰臣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又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因請留臺自是絕口不言新法

安石之法大抵以興利為急然其初則曰變風俗立法度而已二月置條例而九月始行法至於三年而後言理財蓋安石好名之人也其始亦畏人之議也變法非惡名也安石當之而不辭興利非美名也安石忌之而不遽發其所施行之法常激怒於人言周呂誨一言而行均輸周范純仁一疏而行青苗范鎮抵之以賊盗之法厚之以誅場之名祇欲怒其行耳惟呂公著程顥司馬光知其為人之情性公著以故交為安石所厚者也顥以至誠為安石所敬者也光以異論為安石所憚者也論者方攻安石之言利而公著之辭甚婉曰今所施行惟財用一二事而已何之所議風俗法度亦可擇而行之安石置條例人皆以為非而明道獨不其辭屬官而爭新法之時獨能使之心感意動溫公雖安

石所忌而人主敬之則議不可去言不可以太
切無益於事而去無益於國故獨懇懇言之而
不為激切峻直之語至於衆方力爭之時又若
默而不言者其言曰又疑因目之言激怒建畫
之目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復敢言可謂善
處安石者矣因辭樞副之命以感動人主之心
又不欲為苟去如悻悻然者熙寧間其道無感
惟此三人餘皆氣激辭憤卽雍程顥所謂吾黨
有過者也陸象山所謂平昔未一二激者已七
八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已分之是矣

諸君子與安石爭論新法

熙寧二年安石求去甚切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
李常請對言不當聽安石去位盡循望安石出而
致之也人不知顥者以為安石之黨初呂公著為
安石學顥與子韶皆公著所學者錯司馬光亦以
顥等為黨安石也李常素與安石善安石薦之及
公著言罷條例司安石遂不悅安石既出而持新
法益堅人言不能入矣於是爭新法始急李常上
疏安石請為分析李常不奉詔公著又言孫覺程
顥張戩陳襄不當貶韓琦乞罷青苗而戩尤詆安
安石之非上因論安石臺諫言不可失人心所謂
得人心者以有義理義理乃人心所悅也今獨流
俗不悅耳公著出知潁州安石引韓維代之維辭
遂以馮京為中丞以李定為監察御史宋敏求封
還詞頭言未有自尊職官處糾繩之地蘇頌李大
臨亦繼還諫官胡宗愈復論之陳薦又劾定不服
所生母喪新法之行言者多以臺官用小人其泡
泡如此顥論新法言順氣和亦不甚怒次日張戩
厲色抗聲安石笑戩曰參政笑戩戩素天下笑參政
何

此皆爭論新法之臺諫也臺諫之盛始於慶曆
臺諫之爭始於治平臺諫之衰起於熙
寧之初乃極其盛將衰之世也其極盛也皆慶
曆諸濤治溉之精治平諸濤息之餘也其將
衰也此熙寧銷鑠沮退之餘紹聖壞爛息滅之
源也自治平以前為大臣者皆以臺諫之言而
去治平以後為臺諫者皆以大臣之怒而去而
熙寧四年之後為臺諫者皆大臣之私人也然
安石初引故人所後者在言路其素無士行亦
在不引也呂惠卿最為腹心然不過為條例司

爲害安石之意可見矣所薦引者不附己於是惟引諛佞者薦之而李定謝景温之徒出矣

王安國非兄安石所為

熙寧四年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嘗作策三十餘篇當安石輔政可施行者王韶言洮河事亦雱素志也故安石至之以王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常非其兄所為屢諫不聽召對上問以安石更改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指安石子也安石之學尚不能同其弟況天下同己乎雱以天之道光於仲尼安石以子賢為崇政殿說書子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他人皆為流俗宜我

效安石十罪

熙寧二年呂誨效安石十罪罷中丞詳長見前卷

鄭俠圖獻新法不便奏乞罷以銷天變

熙寧七年旱求直言韓維言動甲兵危士民匱財帛於荒夷朝廷行之甚銳至於鋤耰稅算頁適以拔甚苦之民良則遲而不敢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河東北陝西飢民流入京城監門鄭俠畫其圖且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下代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及之狀為圖而獻者陛下觀目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目以正欺君之罪安石因乞避位不許乃詔韓維等不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於窮乏而青苗免役亦權罷催俠自劾擅發馬遞詔劾其罪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絶口不言時事至是讀詔下泣復陳六事言青苗市易免役闊邊保甲水利四目權罷方田又編排保甲是日雨

新法不合衆論衆論可以流俗排之不合舊制而舊制可以變法祇也不合民心而民怨可以常情忽也至於天變形於上則非安石口舌所能強下故其後以天變為不足恤矣貴時爭新法之臣退斥閑地行新法之人盤據要津流民之圖僅見於監門之小官亦可以見祖宗涵養忠厚之氣非新法所能阻抑也雖臺獄之起只以伸報復之怨而權罷青苗体量市易放免保甲天子自是有悔心然後安石遂非之愈堅矣

神宗悔新法之決

熙寧七年詔留常平錢穀先是諸路旱傷有司不

能賑濟上曰若前世法度不問利害如何一一更
變豈近理耶
神宗悔變法之非也元祐諸公不能原神宗之
悔心以改法乃以毋改子之說所以啟後日之
紛紛也
罷市易法
熙寧七年曾布罷三司使市易之建布寔同之既
而揣上意知市易有弊遂急白呂嘉問市易違法
竟坐不寔黜呂惠卿素此擠之也
當安石變法之時以重德元老為安石所忌者
韓琦富弼文彥博也以雅望除眷為安石所排
者歐陽修司馬光張方平也始同終異者曾府
不與升之吳充也力與之爭者唐介也爭而不
力者趙抃馮京也推府不與其謀者呂公著蔡
挺也托政依違不言者王珪不與安石異者宰
相有絳執政有珪諫臺有惇而已而惠卿曾布
之後皆叛安石者也
罷官賣鹽法
熙寧十年二月立鹽法貼納法三司言鹽法之弊
由熙河鈔溢額故價賤而芻糧貴今鹽法當改官
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制河南漕濮以西
皆食解鹽仁宗時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
安石巧於進退
熙寧五年六月安石求退不許先是安石乞一郡
上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
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
師臣也又求去上曰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
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安石曰陛
下以郭逵誣謗故許其辭泰州既而逵譖王韶亦
從之誠能照奸而斷以義則無人敢如此六年十
一月安石求退不許時有不輔新法者安石欲深
罪之上曰可
自古所患者人主不能信其臣而神宗可謂能
深信其臣矣自古人臣常患不得君而安石亦
可謂得其君矣蓋安石之虛名寔行足以眩人
使不用於世天下後世將惜其民足以為當世
人主之遇矣天下之望歸安石神宗以天下用
之既已用之則自當無所疑式此用人之法也
然安石以法之行否為身之去就蓋其為人質
雖清介而器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凡迂足已自

聖而狭以為高故其於天下事既以躁率任意
而失之於前又以狠復狗私而敗之於後是則
安石上負天子非天子有負於天下也
安石雖退而附黨者進
熙寧七年太皇太后皇太后流涕為上言新法不
便且曰安石便亂天下久旱百姓流離上益言新
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罷知江寧府以韓
絳同平章惠卿參政安石薦之也時號絳為傳法
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下詔云令法行已見其效
而吏或不能奉承朕終不以吏故違法之故輙為

變法

仲淹用則仲淹之法行仲淹去則仲淹之法敗
安石之身雖退而安石之法卒不可變何耶蓋
安石變法之罪小用小人之罪大變法之禍止
於一時而引用小人其禍無窮惠卿祖安石之
意而行之蔡京又祖章惇之意而行之其為禍
百年不止也

惠卿行手實法　又行方田均稅法

熙寧七年惠卿行手實法言免役出錢不均出於
簿書之不善乎手實者令人具其丁口田宅之實
也隱落者容告
觀當時行手實之法可以見免役之弊矣然手
實法實太祖戶帖戶鈔之法也方田法即太祖
度民田之意也然國初行之則為利民熙寧行
之徒見擾耳

安石復相

熙寧八年二月安石同平章事初惠卿恐安石復
入出安石私書有毋使上知之語又與絳忤絳白
上請復相安石安石聞命不復辭自金陵七日至
闕下
安石初入相之心與再入相之心不同其初入
相急於變法急於興利不過行其所學耳未知
法之弊也至再入相則明知其弊而遂非矣故
文公以為天下之事既以躁率任意而失於前
又以狠愎狗私而敗之於後當矣然安石之法
猶出於安石之所見至小人之行新法者特以
附安石耳及安石失勢則叛之此小人之常態
也司馬溫公知之久矣

安石託交趾以文天變

熙寧八年十月彗星出軫求直言安石言晉武五

年彗出軫而在位二十八年天道遠所當信者人事而已富弼言願盡取郡奏擇其衆說所合者力賜施行張方平言人為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願其事有不叶於民者十月交阯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救安石怒草詔天示助順既兆布新之祥人知悔禍咸懷敵愾之氣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說乃推之於交阯

司馬光言安石有三足之說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為不恤以舊制為變法以人怨為常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蓋聖性畏恭根本於天性而源流於祖如長江臣濤雖萬折必東也安石知上之不可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蝗彗星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此安石常數之論不敢發也遂托言交阯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觀矣自紹聖至政宣奸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群瑞輒書甚者聯月之雷指為瑞雷六月之雪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痛哉

惠卿救安石

安石復罷相

熙寧九年十月安石復罷相退居鍾山盡元豐不復召用晩於靜室中多寫福建子三字初司馬光以書諭之曰忠信之事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每對客書王氏者必惠卿也

自治平四年九月安石之召至熙寧九年十月安石之去凡十年之國論皆安石變法之國是也安石之法其始似君子其卒為小人當時之論或以其始而蓋其終則謂之君子或以終而沒其始則謂之小人二者之論皆過也安石異端之學耳其始如此其終亦如此豈有始君子而終小人哉蓋異端之學其始用也似君子其既用也寔小人安石亦告予之不動心者故力執其說力行其意雖天地鬼神不能使之易地其斷然有所主者不可富貴誘不可以口舌推不可以威武脅此亦君子也惟以其老佛之言

為妙道而以禮法事變為粗迹離內外判心迹不能明理以勝其私故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遂如此自古異端之學未嘗得盡施於政使楊墨之徒得君專政其害豈減此哉異端之學亦不動心者能守之故謝上蔡曰今人不能養氣安石却能之當時雖多君子而知君子之道者鮮故皆安石為正學至於用之不效遂為安石奏所而後嘗商夫安石前日何日所學今日何所棄哉其言市易事至瑣屑也安石猶斷然以為所學在此且曰臣不敢負所學為天下立法故也聖明安得不為之惑哉

以王珪吳充同平章事

元豐八年三月上崩壽三十八在位十九年

皇太子即帝位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七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八

## 哲宗皇帝

元豐八年即位　元祐九年　紹聖五年

元符三年　即帝位　太皇太后同聽政

元豐八年三月上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上甫十歲臨朝莊嚴

廢罷新法等事皆從中出

元豐八年三月罷京選卒罷開河役夫罷造軍器工匠四月罷戶馬寬保馬限罷減御府利採買馬罷在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隄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賃地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賃地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官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鄜延閣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十二月罷後苑作坊院

初詔司馬光呂公著於外未至遣中使迎勞太皇太后手書問以今日設施所當先光未及條上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夫役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歛廢罷等事皆從中出大臣不與

母后臨朝三代之所未有高曹向孟之賢亦漢

唐之所無也而宣仁聖烈皇后又毋后之聖者與太任太姒匹休矣人皆謂新法之改出於司馬入相之時而不知公之未至也凡廢罷等事皆從中出非章惇蔡確之所抑亦非有待於司馬光呂公著之所教也

罷置等法

元豐八年司馬光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下可泥三年無改父之說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當今之急務釐革之所當先也

元祐元年立三司司取官法立户部總財用法罷提舉常平官復差役差某科學用字說習春秋傳士八月復平常法罷青苗錢

初造說者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捐其甚者光乃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救溺也況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曰元豐舊臣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是矣

變熙寧之法者改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司馬光謂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改者若安石惠卿之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此正孔子三年無改於道之本意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章惇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說進者此紹述之論所由起也當時呂公著之言曰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寧等路配買茶鹽俱非朝廷本意一切罷去則是當變之法皆出於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則無紹述之患矣呂公著又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寬剩之數則無下户虛納之患保甲之法只此農隙教習則不至有妨農之患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此亦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謂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則無反覆之患矣故曰熙寧之小人不可以盡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變熙豐之法則不容以太急青苗均輸所可罷而催役之法未可以遽罷也保馬户所可罷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罷也新經字說可廢而取經義先論策之意

意不可廢也然司馬光之變法如救焚拯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至於言朋黨之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是事此又司馬光至誠至公之心質之天地而無愧也後世聞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復差役法或又言不便

元祐元年復差役法惟衙門一役用坊場河渡錢依舊法募人不足計差蘇軾言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免役先帝本意使民戶專力於農決不可變光不悅軾曰日者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言之甚力當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蘇軾范純仁馬默皆以復差役為不便蔡京知開封府即用五日限光曰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臺諫畢既罷京安石罷京在金陵聞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世率吳蜀之民以僱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溫公不用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僱役然差僱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非關於民土地然也蓋嘗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輕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網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僱意差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閭門安坐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寬費之用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之數散而不斂下戶免需則樂於僱之說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則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大夫進用於熙寧之時以因為是進用於元祐之時以差為得公心不立隨聲是非可也噫善乎邵氏之言曰蘇軾范純仁溫公門下士以差役為未便章厚荆公門下士以僱役為未盡雖賢否不同各不私其所主若蔡則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立科舉十法

元祐元年七月立十科舉法從光之請也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

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
備著述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
俱便曰明習法令能斷奏讞
古人非無全才也然委共工則不責以夔之樂
稷知播種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
其官而不徙此堯舜三代所以代天工也後世
不以科舉取人始則一空言進之一旦命以讞
訟已而叓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任將師則欲
其為衛霍典州郡則欲其為龔黃一人之身無
官不可也世豈有此人哉此司馬光所以有十
科取士之法也
立戶部揔財用法
元祐元年云戶部揔財用法光言戶部尚書舊三
司使之佐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
分而為二乞令尚書兼領之三月以李常為戶書
或疑常文士少吏幹光曰使此人掌財計天下知
朝廷非急於征利掊克之風庶幾稍息
以尚書兼領左右曹還國初三司之職也以李
常為戶書此還國初用儒臣旨財幹者掌邦計
之法也盖自熙寧變法以來司農與三司變而
為二司農之財多與三司之所蓄三司掌邦貴
司農掌聚歛遂使元豐官制之行析戶部為左
右曹左曹即前日三司也右曹即前日司農也
故温公謂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
主之者誰謂國家通融措置公共愛惜者乎故
令尚書兼領而諸州錢穀隷提點二可有亦具
帳甲戶部則天下利權一矣安石之分為二者
盖以司農儲非常之用崇觀亦分而為二者盖
以右曹奉君上之欲此温公之慮也
置理訴所以通下情
元祐元年置理訴使熙寧得罪者自言
此固所以下情一伸寃枉也然熙寧以來所以得
罪者不過言新法不便之人爾朝廷以詔一伸
雪可也何必置理訴所哉置其自理訴所而元
符間又看詳理訴局得罪凡八百人國家前日
之屈固所以為今日之伸孰知今日之伸反所
以為異日之屈者哉
復茶塩法通商賑飢恤貧
元祐元年復茶塩法許通商四月賑淮南飢賜上

供米十萬石蠲旱傷租二年出禁錢賜貧民
此祖宗以仁立國之意暫見於熙寧而復續於
元祐也使元豐紹聖相傳繼中間無元祐九年
之澤則靖康豈止如今日之觀哉

絕內降 一

元豐八年罷內降蠹奏去王岩叟言乞絕內降不
可不防微太皇曰卿言極是然決不至有此
章獻治朝之時內降之法正於外朝之紀綱宣
仁臨朝之時內降之法正於內朝之紀綱不待
正於外朝矣故為天聖之大臣難為元祐之大
臣易

回國論

疏陳十事

元豐八年詔公著侍讀逮先帝意用之入見陳十
事一畏天二愛民三修身四講學五任賢六納諫
七薄斂八省刑九去奢十無逸
熙寧之臣以天變一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
足法民怨不足卹謂暴為無傷謂厚斂為有益
謂多憋不足害治何等議論如此觀呂公著一
疏十事所陳真可以回慶曆諸公之議論矣

求直言

元豐八年詔求直言從司馬光之所請也先是五
月詔求言其中有曰若乃因有所懷犯非其分懷
扇搖事機或迎合已行上則徼倖希進下則眩惑
流俗則出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光言人臣惟不
上言上言則可以六事罪之矣是始於求諫而終
於拒諫也乞改前詔乃下詔許中外臣封言事
自安石排舊臣而舊臣不敢逐臺諫不敢起臺
諫而小臣不敢言置京師選卒而士卒不敢言
下情不通久矣司馬光入相之初以開言路為
第一義園所以言路十餘年言路之荊棘所以
為改新法之根本也使言新法之不便者出於
天下之公而非出於一人之私庶可以無後日
之患故范純仁之言曰郡縣之弊守令知之言
路之弊監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
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師及
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各使條陳
某事利人可以興行某事勞擾可以簡省其事
蠹害公私可以釐革蓋惟其能盡天下之情斯
能變天下之法以當天下之心也

薦賢才

元豐八年呂公著曰必欲寔利及民莫若任人為
急於是薦孫方正有
學識范純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青官
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性資端厚
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岩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
言事御史又薦劉趙彥若傅堯俞范純仁唐淑
問范祖禹六人或處臺諫或侍讀必有裨益元
豐之末上自朝廷之執政下至州縣之小吏非
王呂之舊人則章惇之私黨也故司馬光呂公
著之改新法也既以開言路為先復以召正人
為急盡正既召則新法矛患其不改吾觀元祐之
人改寔於元符紹聖以後學固於崇大觀之間
而英風義氣至死不衰君子之澤未嘗斬皆元
祐培植之功向使元豐之後即繼以紹聖則其
不待靖康而後見也

三旨宰相

元豐八年五月王珪時號三旨宰相以殿云取聖
旨既奏云領聖旨出外云得聖旨也

相重臣

元豐八年以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
院司馬光門下侍郎溫公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
號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寔公赴闕衛
士以手加曰此司馬相公也爭擁馬前呼曰公無
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太皇
聞之遣內侍勞公問政
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才智也必
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
易者以其虛名寔行足以取信於人司馬光所
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
之為宰相也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與

待大臣

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為左僕射
仲淹之事所以行之而遽變者以章德象為相
而仲淹為參政也司馬光所以能變新法於數
月之頃者以光為左僕射而其權衆也使天假
之年得以盡行其志則豈有後日之禍哉二年
以呂公著為左僕射

定官制

元祐元年立三省同取旨法四月文彥博平章軍
國事序相臣之上

國初相臣同心共濟進退百官經理大政皆與聞之自元豐官制既行惟中書取旨其權獨重蓋出蔡確之私意自呂公著請三省同班奏事而後三省得同取旨矣國初宰相平章事有至三相者自元豐官制既行惟置二相元祐初司馬相公歘起文彥博居已之上乃以師臣之禮待之外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元祐行之非不善而繼之者有假是以行其奸章子厚任左僕射則廢分班奏事之制以為先帝之意故終不置右相此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者也至京以太師摠三省之政號為公相而使宰執居其下此又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者也法一而已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小人用之以濟其奸此遇所謂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不惟其官而惟其人信矣

序官爵

元祐三年詔文臣繫御分左右自朝儀以上進士為左餘為右明年詔朝議以下並分左右紹聖罷之惟朝議以上如故崇寧又詔朝議中散正議光祿分左右兩資應轉者先右而後左

元祐之分左右所以別晉品崇寧之分左右特以序官爵耳

舉諫官

元豐八年詔舉諫官時已除范純仁唐淑問朱光庭蘇轍范祖禹為諫官章惇曰故事諫官皆兩制以上舉然後執政擬今除目自中出不知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啓太后曰此大臣所薦非左右也

熙寧初年之臺諫不同蓋熙寧五年以君子而攻小人也四年以後以小人而攻君子也至元祐初年之臺諫則以君子而攻君子也惟君子自相攻此所以啓紹聖之臺諫以小人而攻君子也愚故曰熙寧以前朝廷受臺諫之福熙寧以後朝廷受臺諫之禍者此也

重監司

元豐八年十一月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溫公曰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布天下矣

外臺正則州縣之紀綱正故范仲淹韋槩於慶曆之時首汰監司之不才者司馬改法於元祐之初惟先擇轉運使而已此可革前日提舉常

之援而察青苗均輸等之為弊也

崇節概之士

元祐二年四月授陳師道官師道徐州人傳堯俞謂秦觀曰吾將見之惧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我於陳君乎懷金欲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能出

晉都下逾年章惇欲一見不可得

張耒秦觀黃庭堅陳師道四君子遊於蘇氏之門一世文章之傑然張文章之士耳秦之論事獨不及於三子則亦徒文章之士也而陳之節槩猶過於黃是各有優劣也

崇道學之臣

元豐八年六月程顥卒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心有濟熙寧初除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屬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弟頤為首嘗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願公平氣以聽安石愧屈又曰但作人順心事誰不願從安石曰此則感賢盛章数十上其尤係教化之本原者則論五霸及正學禮賢等篇是也竟以言常平法不便出知扶溝縣為溝洫之法未及興功而去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歲乃成吾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後人知是利必有繼之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亦幾成而廢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關於當日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悔不能以誠感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其罪可也

道之不明天寔憫之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天意固有所屬矣居言路十年充養階聖人見其辭氣藹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見面盎背遽色厲辭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乎規矩準繩之不敢也慢易度清越世故者將浼焉而克勤小心雖御賤猥瑣弗憚也立言路洒近而易知抑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人隨其所見者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嘗寃先生所以用力之地謂心不可以一事晉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容其未消防其為義理之勝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先立標準序記誦者之玩物喪志進其門者如群飲於酪各充其量故得

先生之教者如顥道之誠篤公挾之端學得先
生之知者如淳夫之安恬中立之簡易隨其所
得閒以已自足名世矣元祐群賢悉起散地先
生獨憂色使之叶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
紹聖報復之禍哉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九

哲宗皇帝

經筵

元祐元年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三劄子其一
乞選賢德之臣以勸講常晋二人直日夜則一人
直宿以備顧問其二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
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其三曰
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立於禮為悖又上疏曰
周公作立政畢常指至於綴衣虎賁為知恤者鮮
一篇丁寧在此一事而已後世無復如此則謂人
主就學所以習書史覽古今也若止如此則能文
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導何用輔
弼何用輔成王使伯禽與處臣欲擇臣僚家子弟
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端謹穎悟者侍上所讀之
書亦與之讀又曰今講讀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
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夫告於人者非積誠意不
能感入也臣所得進講未嘗不宿戒潛思覬勤上
心若使營營其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
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人耳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一日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二年命講官

輪具慶故事蕆頒編類賜名邇英要覽五年四月
詔經筵官晉二人對邇英閣七年范祖禹上帝
學八篇
人主之學非徒涉書史而已凡宮闈之中九重
之邃無非學也講學之人非徒師保而已凡侍
御僕從綴衣趣馬無非正人而後可也是以古
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華渡蕩之中幽獨得四
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深谷雖
自居禁密之地而凜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
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視之如師父
之臨前此學之所以成也伊川經筵之說其古
今聖賢自本自根乎

聖學

元祐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右僕射王巖叟為僉說
樞密院事王巖叟嘗從容勸上讀書上曰如何得
入道深對曰須將先聖之言一一著心承當便知
先聖專為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善者受之
以為法不善者受之以為戒便如終日與先師說
話則聖學日新矣
此人主讀書之法也程子嘗謂學者請論語要
將孔門弟子所問為己所問聖人答處作今日
所聞方有益此亦學者讀書之法也蓋善學已
與書為一不善學者已與書為二

君德　治道

元豐八年太皇問為政所當先者司馬光言宜首
開言路尋上疏畧曰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
致治之道三曰信賞曰必罰曰任賢昔以此事仁
宗又以此事英宗今又以此事陛
下

講義見前朝

邊防

元祐元年夏人表議納款請蘭州數寨先是神宗
於熙河置蘭州鄜延路置門等五寨司馬光皆以
為此之大便大防以為不可棄三年復洮州捨畀
章致闕下夏人寇邊安燾言為國者不可好兵亦
不可畏兵紹聖二年八月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
時布惇謀用兵故也元符二年注原路建西安州
及天都等寨七月置滲水軍十月諸羌復叛於是
青唐道路復不通自綏營割湟死傷又倍於安西
之役關中民由此大困

章子厚之用兵鄯湟由安西熙河之役啟之也然元祐不好用兵又有元章之提紹聖小人喜用兵而諸羌叛又徒以擾關中陝西之民故吏臣吐蕃齊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當宜力王家奪擊夏國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始也安石主王韶取熙河中而章子厚主王瞻克清康末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喻氏子孫無罪而執覆王反金人得秦隴乃求援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狄無人哉

兵政

元祐六年復府界河陝路馬步軍先是純仁請罷教而保甲王存言先帝教之已就緒兵籍益消如廢保甲非根本久長計純仁與存同執政反向多合未可遽也

水患　河決

元祐三年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二人者呂公著父子也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議回河初大河東流元豐中河決遂北流先帝知故道不可復因道之北流時回河之議文彥博呂大防安軾主之范純仁蘇軾以為不可回今范百祿趙君錫相視四年范百祿趙君錫見東流高北流下知河決不可回范純仁請罷之八月復修河司純仁既罷相都水監又請塞北流程昺亮俞力諫不聽王岩叟終以東流為是五年十月罷修河司蘇轍上疏云大河流自東西移涉皆有常理盖河水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欲下而決

論河決之旨當以為祇之合乎正去河決之害當以神宗之言為正而東流北流皆未有定論也

減廢補恩　裁省冗費

元祐三年減廢補恩太皇日本家恩澤亦當裁省要自上始閏十二月裁省冗費戶部宮掖之費乞內侍裁減以報有司從之

減廢補恩自上始此仲淹所以行於慶曆裁省冗費自宮掖始此韓琦所行於寶元者而太皇行之於元祐豈非聖人乎

郊祀　分祭合祭之異

元祐七年五月納皇后孟氏六月以蘇頌為僕射十一月冬至郊復合祭蘇軾主合祭之議從之者

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從之者多寡亦可以見分合之是非
以周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之事觀之則分祭為是而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天地此乃序詩之誤不可信也故分祭者先王之正祀合祭者後世之權宜或謂社祭即祭地也此理當攷

家法

元祐八年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先是上帝學八篇曰今人有寶器猶且愛惜之況祖宗百三十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
我朝以學為家法故欲守祖宗之法當務祖宗之學此帝學一書極言我朝百三十年海內承平由祖宗無不好學故也至於上仁皇訓典又曰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為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是意也元祐諸臣知之熙寧不知也紹聖不知也獨契丹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法仁宗故事可勅燕京留守戒吏毋生事夷狄猶知為日者獨不知之乎

始親政

元祐八年七月范純仁為右僕射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太皇嘗顧大防純仁徽雍等曰九年間曾施恩於高氏否大防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曰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死皆不得見故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八年十月上始親政范祖禹言上初覽庶政乃宗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為趙氏社稷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當陛下即位之初臣民上書言政事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之也且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共疾也太皇何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召內侍劉瑗等十

一月揭忠君入對十二月復章惇呂惠卿王忠正
宮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
當明道親政之時范仲淹呈太皇保佑聖躬十
餘年之大德而仁宗為之戒中外毋得言垂簾
事惟勸章獻盡毋道及仁宗 親政惟勸仁宗
盡子道其亦逆知有今日之事哉惟明道二年
親政之後無異天聖之時而元祐八年親政之
後忽轉而為紹聖凡其理亂之機特存於君子
小人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實係於人君嗚呼
元祐之君子所以無泰和會昌之害者以其權
出於簾帷也慶曆之君子所以無熙寧紹聖之
憂以其權出於仁宗也

去小人

元祐元年二月蔡確罷王覿言執政十八人奸邪
害政者相半極言惇確韓縝張璪邪害正劉摯
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四年五月竄蔡確先是知
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所作登車蓋亭詩稱唐郝
處俊指武后事涉譏訕太皇怒范純仁言不宜置
確死地退謂大防曰此路荊棘八十年矣奈何開
之吾曹正恐不免耳州西陽有一亭曰車蓋

朱文公曰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詩語
擠之固為未當范公乃欲為自全之計是亦未
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其論諸公怨
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
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遂則必此言為
之也且舜流四凶為皐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
戒何耶邵伯溫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
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
待之范宣公范文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歎薄
確之罪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
王岩叟劉安石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
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
人相為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
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一
吳處厚以箋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
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
當治確及其黨姦貪定策之功全同時執政各
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
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之
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章惇之凶暴蔡

下之奸邪用之一時輕躁陰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讒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衰虜之亂悲夫

元祐君子

元祐元年司馬光薨初敢適年病居其半詔書呂公著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光之子)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晦叔公著字)天將禍人之國必先作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始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慭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治亂之所係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二十

哲宗皇帝

諸君子自分黨洛黨川黨朔黨

元祐元年詔蘇軾傳堯俞等供職初軾與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戲之朱光庭賈易皆不能平乃力攻軾所選策題仁譏宗神宗適判中丞傅堯俞御史岩叟右光庭呂陶右軾惟諫官王覿之論得其中曰學士命詞失當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言大患也二年解張頤民等□職以劾博恕甚有用洪之意也梁燾岩叟堯俞等累數爭之相繼罷七月韓維自門下侍郎出知鄧州呂陶劾之曾肇不草制公書言雖有入望八月賈易罷左司諫易言呂陶黨軾兄弟而文彥博主之太皇怒程頤罷為西京國子監孔文仲言頤乃五鬼之魁故也三年呂大防指吏額置吏額房於尚書都省一日內降吾可愚送至中書劉摯與中書侍郎作錄黃士大夫趨利者交鬥其間謂摯大防二人有隙而黨起矣六年蘇軾知潁州賈易知廬州易言事戮兄弟等罪宜論曰易排擊人大深須與責降大防曰不若兩罷十一月中丞鄭

雍論摯咸福白恣省叟三十人皆摯黨侍御史揚
畏亦論之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云
邵伯温曰哲宗即位宣仁同聽政群賢畢於集
朝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
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為袖領朱光庭賈易為羽
翼川黨以蘇氏為袖領呂陶等為羽翼朔黨以
劉摯梁燾一王岩叟劉安石為袖領而羽翼尤
衆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含怨入骨陰
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譏呂大防
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蜀人師司馬光不立黨

在紹聖間以元祐黨盡竄之嶺外可哀也哉
嘗謂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之黨難辨也
蓋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易辨也以君子而攻
小人此其黨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則
知也雖且我朝寇丁之黨為寇者皆君子為丁
者皆人小呂范之黨為范者皆君子為呂者皆
小人其在一時雖未易辨也詳觀而熟察之亦
不難辨也而元祐之所謂黨何人哉程曰洛黨
蘇曰川黨劉曰朔黨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軋
此小人得以有辭於君子也程明道謂新法之

行吾黨有過愚謂紹聖之禍吾黨亦有過然熙
寧君子之過小元祐君子之過大熙寧之爭新
法猶出於公元祐之自為黨皆出於私者也

小人借經之說以欺君

元祐二年出張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公著不悅
聖經之義不明而奸臣往往竊其說以誤國者
多矣當熙寧變舊法之時則惠卿借周禮讀法
之文以蓋其紛更之實及元祐改新法之則章
惇商英之徒倡三年無改之說以唱紹述之論
不知三年無改之意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
者耳如其道雖百世不改如其非道何待三年
司馬已辨之矣

小人誣君子有調停之說

元祐二年四月呂公著罷三月范純仁罷僕射司
諫吳安詩正言劉安石交章攻純仁黨蔡確十一
月權罷請安石祖禹上疏言宮中求乳母皇帝年
十四未納后無溺所愛而忘所戒後章惇蔡卞誣
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二人之言為根
元祐五年八月解梁燾一朱光庭劉安石等言職

當以翰林承旨召鄧溫伯故也時大防與劉摯欲引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言射妾之於諸相亦用之於外未嘗引之於內又謂此人者返必將殘賊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不足言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自是兼用小人之說捐息是年六月也六月岩叟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

元祐之所以為紹聖者始於朋黨而成於調停夫以君子而攻君子固必為小人所乘以君子而與小人共事終必為小人所攻當時梁燾論用人曰臣等累奏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然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正也今邪人在內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之多交相朋交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在外已衆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敢豈能久安乎其言發於元祐六年六月之冬則紹述之待紹聖而後見也

小人攻君子

元祐六年劉摯罷右僕射鄭雍論摯及岩叟黨二十人侍御使楊畏亦論之人以雍為附大防云八年初楊畏攻劉摯黨謂必用蘇轍而朝廷乃相頌畏與來之邵又攻之蘇頌罷乃相純仁楊畏來之邵復攻之純仁不報

人皆謂元祐之去小人失之太過愚以謂元祐之去小人失之未盡使當時盡范之徒而併熙章蔡之屬則所以接續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弊政豈不盡善素何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未必非小人是以患起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侂敵之勢司馬光已為蔡京所欺劉摯又為清臣所欺呂大防又為楊畏所欺身在元祐心在熙寧何君子之不悟也已

小人進而君子退

紹聖元年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為尚書左丞紹述之說清臣唱之溫伯和之先是楊畏入對首叛大防言紹述神宗疏劉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乞召章惇為相三月呂大防罷蘇轍罷門下侍郎四月蘇軾降知英州曾布請復先帝故事請改元張商英五年不召及

為諫官故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范祖禹罷章惇
為右僕射以王安石配享三年追贈蔡確常安民
罷監察御史以詆蔡京奸邪也
辯而不黨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
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黨乎和而不同君君
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己者喜之異己者斥
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爭者君子之道也而
回河之議蘇軾與大防爭貶確之事范純仁又
與劉安世爭非君子之爭乎易事而難說君子
之道也司馬光悅於蔡京蘇公悅於楊畏非君
子之說乎凡是數者皆以君子無以自別於小
人故始為小人所悅終為小人所陷其極至於
為小人所汙而不能自辨矣人皆謂元祐之失
在於分別之太過惟朱文公謂元祐之失正坐
於決擇之未精此未親政之時小人之勢已足
以勝君子況於已親政乎

小人亂國是

紹聖元年三月親試舉人賜畢漸及第考官取策
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主熙豐故畢漸首策問乃
中書侍郎李清臣擬奏於是國論遂變元祐之人
相繼得罪
科舉之文本不已為無輕重也然王安石初變
法之時議論未定也自蔡祖合之策一出而更
法之議遂定章子厚當紹述之初議論亦未定
也自畢漸之策一出而紹述之議遂定其有關
於世道升降之機如此熙寧之考官本以蔡祖
治為第五等而陳升之乃擢之第一紹聖之考
官本當主元祐而楊畏乃以漸為首此可以觀
人心公論之所在特奪於國是之私耳

小人廢復法例

紹聖元年復元豐免役法初蔡京司馬光行差役
法至是京白曰臣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尚何議
為閏四月復常平提舉官罷十科六月除字說
禁七月復免役錢九月令呂惠舍罷制舉十二月河東
鹽復官賣法二年四月置律學博士四年罷春秋
科
安石之法自行其所學之偏所見之蔽猶有考
定之規模至紹聖諸人不過借紹述之名以報
私怨耳初不知熙豐元祐之法孰非孰是孰利
孰害也然安石變法之罪小引用小人之罪大

使其罪上於變法則安石之身既去安石之法皆可得而變為其罪在於引用小人則所引之人無窮而法亦與之無窮雖其身已退於元豊之末而其人未嘗不用於紹聖之後也

紹聖元年五月罷進士習賦立宏詞科

自豊寧以經義選士也固患天下為習詞賦之浮華而不適于實用紹聖既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未仕者不為詞賦而又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為宏詞士何所折衷哉

小人接遇

紹聖元年重修神宗實錄曾布白請貶安石實錄參照

修神宗正史而以安石私史為照証則神宗末年追悔之意與安石不盡之奸皆不可得而見矣然其迷國誤朝之事亦終不可掩也

小人陷君子

紹聖元年六月貶黜呂大防等大防隨州劉摯黃州轍袁州軾安置惠州呂希純知懷州梁燾鄂州安世南安軍朝川坊州孫升房州吳安詩監光州稅又竄大防等諸州居住十二月論修史罪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並安置二年九月范純仁上疏言乞因赦文入大防等許於外軍州取便居住降知隨州三年純仁貶永州八月范祖禹安置英州坐元祐人非上意也十二月梁燾卒於化州詩京遣使諷令殺元祐人曾布言祖宗未嘗誅殺大臣十二月劉摯卒先是治文及甫等所告事將大誅戮會九月五日星變上怒漸息已而燾至卒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先八月蔡京安惇治同文館獄而文及甫彥博子以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及甫與邢恕書因為躁忿詆毀之辭謂摯等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聖是大府寺主簿蔡渭告之乃治獄程頤貶管涪州元符元年置看詳元祐訴理局自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又告鄭俠誣謗朝政除名勒石十月范祖禹卒於化州

天將祚人之國必祚其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落如星則知其國之微觀其康寧福澤如山如河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觀其擯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證是故國有禍福其君子必與

爲熙寧以前百餘年間何君子之多獲福也紹聖以後五十年間何君子之不獲佑也其故可知也司馬光嘗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蓋歸之天也爲國者不念天愛君子之勤既不能爲天愛之以自愛其國謀國者不念天生君子之難又不能爲國愛之以自愛其類或沮之或困之使不得爲全人而後已然諸君子可殺可辱而英氣義槩千古常存紹聖小人雖一時得志竊取富貴而奄奄如泉下人則是非邪正之天未嘗不定也

小人攻小人

紹聖元年呂惠卿徙知大名府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因言章惇擅權時布已有傾惇之意矣二年安燾罷燾與惇嘗相好及爲門下侍郎浸多駁議惇惡之排陷無所不至三年楊畏知虢州[illegible]孫諤論畏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四年李清臣罷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嘗任此事故不以爲慮時惇已與卞不叶元符元年出邢恕知汝州章疑其傾己也

元祐之時小人失勢則相比紹聖之後小人同利則相攻此小人之常態也然用一小人攻一小人崇寧大觀之後小人所以相接而不已也

小人害君子而自有公議在

紹聖二年常安民罷監察御史蔡京之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聽力足以傾倒天下之是非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其實皆借此名以報怨耳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無恥爲近諫官則乞毀光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爲太常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爲詆言則論光公著罷乞斫棺鞭尸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乃引元祐例三年罷左正言上疏言役法無以元豐元祐爲鑒要使元元無不均之患以誣爲助元祐語補外四年大入見與大使奏賊君側上語語之對曰締惡之人皆賊也惟進正人修德乃所以備之九月大赦求直言通判李深上書今蔡卞執政其兄蔡得薦臺官被其兄之薦者能不私其弟乎章楶爲涇原師乃用其壻劉何揖曹事前日楶築平夏城爲賊所抄而奏報不到陛下聞之乎呂嘉問之子取王雱之女騐爲

女騬為西制張赳乃章惇妻弟超為過郎蔡卞為
安石壻有御蹈者嘗薦卞今蹈之子詢仁校書郎
詢武脩吏討檢此惇卞之報私恩也京為役法罪
人案為邊防罪人天下共怒而不敢言者特以卞
惇之兄也兵權之重河北莫如雄州陝西莫如涇
原用宰相之兄熙河用宰相之妹夫張詢指揮邊
事但用私書而已元符二年正言鄒浩等言仁宗
既廢郭后不旋踵並斥二美人所以公也詔除名
新州羈管浩過穎昌見其友田晝臨別出涕晝正
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
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沮士所
當為此未正者也浩曰君子贈我多矣
公議猶元氣也未嘗一日不流行於天地間以
紹聖之小人敢於逐正人誣聖后而當時言事
者敢於直諫如此何以見公議之在人心不容
泯也可以見祖宗含養士氣至今不衰也可以見
哲宗能容人言而逐諸賢於嶺海之表非其本
心也

小人私廢置

紹聖三年九月廢皇后孟氏上亦悔曰章惇壞我
名節元符三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
郭后之廢夷簡罔主之孟氏之廢章惇寔基之
觀後日之悔可以見仁宗哲宗之本心已

戒小人偏徇

紹聖四年大常博士陳瓘罷初惇以宰相召道過
陳瓘訪以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可
行乎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卞瓘曰此猶平舟
而移左以置右也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
已變矣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毋改子之說行之太
驟所以紛紛
自朋黨之論起而後呂大防范純仁皆主調停
之說雖陳了翁告章子厚於入相之初亦不過
曰絕臣子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
道名以熙寧元祐而不至於偏爾豈知熙豐元
祐之法猶可以損益而泰用而熙豐元祐之人
決不可均調而並立況章子厚了得至於元祐
則必欲報復於紹聖斯言又烏足以惑其聽哉
楊龜山嘗謂塗中言東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
知為甚裝載得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亦偏
多載了據此舟所載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

物則適乎坐中之乃其初年之見也

小人誣太后

元符元年惇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時皇太后皇太妃切諫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再奏上曰卿不欲朕入英宗廟乎詔前簾內侍張士良赴獄惇列舊御藥告及刀鋸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即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不可誣天地神明不可欺

惇卞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甚而請追廢宣仁滔天燎原可畏也哉宣仁不可誣天地不可欺章子厚雖欲强士良而士良不從亦猶安民不肯刻名黨碑也是是非非之心在人不可泯如此

諸賢罷黜

元符二年九月鄒浩以言得罪符之奇呂嘉問葉洽等二十六人各落職停罷坐與鄒言語交通及以錢銀遺浩也

傳位

元符三年正月上崩壽二十五在位十五年皇弟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尊皇后為元符皇后尊皇太妃諸氏為聖瑞皇太妃復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夫人王氏為皇后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二十一

徽宗皇帝

元符三年即位 建中靖國一年 崇寧五年 大觀四年

政和八年 重和二年 宣和七年

即帝位

元符三年正月即皇帝位

黜涉大臣

元符三年三月以韓忠彥為右僕射兼中書郎侍李清臣門下侍郎十月以韓忠彥為左僕射曾布右僕射布之相也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逐之稷為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李清臣罷門下侍郎李清臣為布有隙故也崇寧元年五月韓忠彥罷六月曾布罷布於元豊末欲以元符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上意有所向又力排韓忠彥引京以自助至是又為京所排七月以蔡京為右僕射二年以蔡京為左僕射四年三月以趙挺之為右僕射挺之罷京與挺之爭推挺之屢陳京奸惡五年二月蔡京挺之為右僕射大觀元年正月以蔡京為左僕射三月挺之罷二年蔡京進太師三年六月蔡京罷以何執中為左僕射四年六月以張商英為右僕射政和元年四月張商英罷二年蔡京復太師六年何執中致仕蔡京總治三省事五月鄭居中為太宰劉正夫為少宰十二月劉正夫致仕七年八月鄭居中罷十二月鄭居中太宰余深少宰重和元年閏九月鄭居中罷宣和元年正月余深太宰王黼少宰二年六月蔡京致仕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為太宰五月加太傳總治三省事六年九月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十一月王黼致仕十二月蔡京落職致仕領三省事七年蔡京致仕

國之理亂觀其相可知矣相君子矣而小人參之始雖治而終必至於亂相小人矣而君子繼之始雖亂而終必治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治亂安危昭然判矣故觀杜文韓范富之相為則可以知慶曆之治觀司馬呂范之為相則可以知元祐之治是其相繼皆君子也若建中靖國以後皆以小人而繼小人安得不速靖康之禍哉當時有謂因蔡京而治亂分不知建中靖國之初范純仁不至而治亂分矣又謂建中之更化皆曾布之奸惡固非柔懦之忠彥所能正而

又以李清臣參之則不待紹述之詔而天下已
知其意矣自忠彥既去之後小人相繼秉軸而
蔡京王黼又小人之尤者推其所為則又托熙
寧之迹以為奸者也置講議司於都省因中書
條例之弊而甚之也以宰臣領應奉司因三司
條例之　而甚之也籍元祐黨人即以諸賢為
流俗之意而甚之也用童貫梁師成即命李憲
經制之意而甚之也復湟州復燕山即開橫山
熙河之意而甚之也履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
矣

君子小人進退

元符三年二月復鄒浩等官范純仁等並收敘凡
二十餘人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左右
正言曾布言言路得人但陛下不樂耳大赦以皇
長子生也純仁叙復五月追復文彥博司馬光等
官凡三十二人七月召純仁未幾聽歸潁昌蔡卞
罷陳瓘言之也瓘言章惇前日所為卞教之以紹
述神宗為名以纂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好以為
國是奪宗廟之美以歸私史任伯雨曰如誣罔宣
仁保祐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作理訴所

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
以語言得罪者數千人皆卞之為也既邢恕陳瓘
言之也既蔡卞中丞豐稷言京身為禁從外結后
族乞黜之侍御史陳師錫言若果用京則治亂自
此分矣又言蔡卞同惡誣罔乞正典刑龔夬言京
卞表裏同惡陳瓘言裴彥臣等交通內外太后怒
左右請推蔡京執政何解太皇怒建中靖國元年
三月以江公望為左司諫解任伯雨言職時紹述
之論已興伯雨居職纔半歲上一百餘疏六月罷
陳祐右司諫七章論布故也公望曰臨御以來易

三言官逐七諫官六月范純禮罷布丞自此朝廷
彥之害相繼逐矣七月江公望朱紱罷以言蔡
即御鐸卣也先是公望言述紹非萬世取重於天
下之道上悉縱之惟一白鷴畜久頗馴以麈杖逐
之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志之安燾罷樞
密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持紹述之虛
名以誑惑君父八月陳瓘罷十月李清臣罷十一
月豐稷罷崇寧元年五月再奪司馬光等官籍黨
人凡五十餘人竄張耒以縞素哭蘇軾故也九月
籍元祐末上書人為邪正等中書籍姓名後皆出

陛有差刋御書黨籍於端禮門凡一百十九人二
年論抵詆罪竄任伯雨等十四人於下遠謫元符
末言者故也二月竄黃庭堅四月程頤除名八月
張商英入元祐黨籍詔諸州立黨籍長安石工安
民乞免鐫安字於石恐得罪於後世三年重定黨
人及上書邪正等刻名文德殿門凡三百九十人
五年彗出西方劉逵勸上碎黨碑寬上書偽籍人
禁乃夜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
自皇極有不協不罹皇則受之之文也而論者
皆以皇極為并包兼容不分善惡之名於是元
祐有調停之說建中靖國有時中適之說且如
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為嫉惡然決無交和之
理皇極之所謂皇則受之者蓋將化小人而為
君子豈用君子而參小人哉故當時任伯雨之
言曰人才固不應分黨然自古無君子小人雜
然並進可以致治者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
小人獨留共元祐八年所以變而為紹聖而建
中末一年變為崇寧也然元祐之黨於元符之
黨不同也元祐欲參用小人以平宿怨也元符
末年欲用一二君子以文奸也任伯雨江公望
之徒固無愧於元祐之諫官而曾布張商英陸
佃楊畏之徒亦得以與於黨籍君子蓋無以自
別於小人矣然萬世之公議不以一時之私
是非而改易觀安民辭刻碑之役當時士大夫
其真無人心哉

小人任事

元符三年侍郝隨劉友端以先朝禁中修造華侈
也陳瓘言裴彥臣等交通內外十月蔡京罷上曰
瓘有言論其交通之狀卻有謫與裴彥臣等
寧元年童貫知杭州監製器二年王厚童貫合諸
道兵十餘復湟州十二月置措置邊事司以王厚
及童貫領之四年童貫為熙河等路經略安撫制
置使大觀四年加童貫節度使內侍臣建節始此
其後梁師成等皆踵之復洮州貫自此時功稍擅
軍政遷置將帥不關朝廷政和元年童貫使遼四
年童貫領樞密院事時貫遣人使海上約女真宣
和元年朱勔以花石綱媚上太學生鄭肅進十詩
二年加師成太尉凡號令御筆皆出於梁師成王
黼以父事之三年童貫請討方臘四年命童貫巡
邊五年童貫入燕

上之即位其始因循造事而今內侍郝隨劉友
端其後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勔領花綱其始
因陳瓘之言察裴彥臣交通內外之迹以蔡京
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黼則
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蠱惑其心者
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監製器之役猶可也
蔡京乃使之領西師西事未畢而北事復起既
命之使遼以覘其國適為遼人所覘又縱之通
女真反為女真所侮甚至於方臘不能討命童
貫以討之是一童貫可以任內修外攘之功矣
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
官者根本之禍也夷狄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任
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
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
謂崇觀以來陰氣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
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
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

小人變法

元符三年蔡京言紹述事上援手示京曰朕盡解
此獨母后之意未聽姑待言詔增損役法下紹述
詔畧曰朕於為政用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損
益惟義所在嘉與有位共圖紹述之美自今有曲
學偏徇存意改作規害國事者當與眾棄之罷平
準格以王黼為翰林學士黼以上銳意圖治任事
者不如以達孝之義開說因陳武王周公之達孝
者又謂神考作法於前子孫守之於後然時異事
殊理須損益亦神宗之意也建中靖國元年曾布
以禁中密旨諭趙挺之議紹述挺之自此擊元祐
舊臣而國論一變矣曾布初以熙豐之法久當補
弊已而皆前議以其法不可改上數兩存以問徐
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不
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鄧洵武進愛莫助之
之圖言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崇寧元年六
月曾布罷布於元豐未嘗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
力排蔡京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忠彥引京
以自助七月焚元祐法罷春秋博士復紹聖役法
更茶法更鹽法三年復方田更科舉法並由學校
升貢政和二年禁史學宣和三年復元豐保甲舊
制五年禁元祐學術六年科免夫錢
人皆以建中靖國為更化之始時而不知紹述

之詔已下於元符之末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布在熙寧之時則附王安石惠卿之議至紹聖之時乃詆誘薦陳瓘黃庭堅輩又請毋毀光公書碑至建中之時初知上有消朋黨之意乃排蔡京而主元祐及知上有紹述之意則排忠彥而主紹述甚至蔡京者其姦又過於布在熙寧則奉行熙寧之法在元祐則奉行元祐之法在紹聖則奉行紹聖之法國論三變而蔡京乃與之俱變此小人不足責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與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與蔡京諸人不同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之法將托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托紹述以奉人主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

小人妄主國是

元符三年安惇罷惇奏鄒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陳瓘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在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於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豈聖時宜用哉惇乃極天下之公議所非以為是〻極人臣不改之事以為善述

國論之無所主非也國論之有所主亦非也國無定論固不可以為國然使其主於一說則人情視此以為向背人才視此以為去就人言視此以為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議論而遷就而趨之甚矣國是一言之悞國也夫國以為是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安有衆之所非而自以為是使人皆不得於國是之外者此特孫叔敖之妄論唐虞三代之明孔孟之明訓初無是也秦漢至五代其言未嘗用也本朝自建隆至治平其說未嘗有也自熙寧王安石始有是論而紹聖之蔡卞崇寧之蔡京皆祖述其說而用之熙寧以通變為國是則君子為流俗矣紹聖以紹述為國是嶺海之間皆逐臣矣蔡京之國是又曰豐亨豫大之說而已則立黨刺黨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以國是藉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說也縉紳之禍多歷年所豈非一言可以喪邦乎

小人塞言路
元符三年韓忠彥言先帝嘗詔天下實封言事者
以千百及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為
謗訕乞罷編類局崇寧元年九月籍元符上書人
為邪正等中書籍記姓名後皆黜陟有差二年蔡
卞追擬元符末年言者竄任伯雨等五年彗出西
方求直言三月罷求直言以星變已消也大觀元
年九月論崇寧五年上書人罪擇其尤者竄李景
直等四人
此安石人言不足恤之寔患也夫祖宗所以待以
立國者通下情伸士氣耳而惡戕賊其根本當
元符末許人上書矣未及一年則籍元符上書
姓名當崇寧五年因彗星而求直言矣韓忠彥
以一君子而對眾小人雖柔弱不能大有所為
然觀其乞罷編類局使其志得行亦不至於召
靖康之禍也
善類日凋
建中靖國元年范純仁遺表勸主上清心寡慾
辨邪正毋輕議邊事易逐言者辨宣仁誣謗七月
蘇軾卒於常州大觀元年程頤卒宣和三年張商
英卒於荊南商英初以宣仁比呂武京強置黨籍
中天下既惡京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交翕然
推重之及陳瓘嘆息久之曰張非粹德且度才
陳然時人向歸之今其云士絕人望矣近覌天時
人事必變常上恐雖有危懷未以系上下之聽始
難濟也六年二月陳瓘卒初或問純仁所儲人才
孰曰陳瓘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瓘獨當大
下之重也宣和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酢以
當今可濟世之人酢曰了翁其人也安世勉瓘以
聲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瓘嘗為軾院主文王
名節意取誤終及既用王氏之學者五名下注：
皆時流之士晉曰陳時所以致此不足取快於自
前也七月劉安世卒
國之將興也其賢德才俊之士無不前後左右
之列無不膺其艾壽藏之社故能消除禍亂兆
朕之中雖持社稷為無窮之計及其衰也罔或
耆壽俊在厥位既無老成典型亦廢惟奸邪庸
妄之人則康寧壽考為國家不可去之奸此靖
康之禍所以難救也吾見司馬光為相不及二
年呂大防梁燾劉摯皆謫謝於紹聖之末天將

使建中為崇寧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
使宣和為靖康不使劉陳二忠肅懿遺於數歲
雖以張商英元祐之罪人晚年稍與蔡京異論
而天下人心亦歸向之望嚮而無君子可知矣
獨蔡京乃十入九年而未死天哉

小人聚斂

崇寧元年蔡京為僕射唱豊亨豫大之說視官爵
財物如糞土九月陝西通行交子蔡京請更茶法
法令客人於本京椎貨物入納請長短引赴詰場
交茶取易四年罷茶場入市易務令客人赴官請
引自於園買茶赴官盤秤納息錢批引販賣又重
加於初御筆賣茶引限滿並令拘收增私販法二
年請更鹽法盡款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盛
而園罷凡末鹽鈔盡令商人絕私市鈔法始行一
日務官中入納三百萬緡四年詔以陝西舊鈔易
東西末鹽每百貫以見錢三分舊鈔七分方聽換
易然見行之法方通輙復變之舊鈔皆勿得用富
商巨賈或至流丐政和二年詔豊豫盛時毋得裁
損計寘和一年置應奉司相方臘亂王黼成上意
罷造作局內侍復以言動黼黼大懼失權乃自領
應奉司

自古小人誤國者必教人主以嚴刑以重兵以
聚斂以窮奢極侈其速者出一輙而聚斂者又
三者之福根也安石欲為開邊計則置條例司
行青苗市易等法蔡京王黼欲開人主之侈心
則置應奉司應奉等引擬[illegible]傳曰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聖賢之言法律之斷例也

小人欺君

崇寧二年罷轉般倉舊例發運司常有六百萬石
米百餘萬斛之蓄造此斛直去歲詔文作[illegible]斛
之而一年之儲無有矣
用客以東南之粟載於真州轉般倉上船不入
汴小小舡不入江人以為便也今詔運直至京師
星火而舟壞之餘不及修整矣始者以船回鹽
以鹽償費人以為利也今鹽法既變絕無錢力
而回船之夫多有逃散矣始者於歲以發運收
糴公私俱濟也今公帑盡罄糴不得增外郡告
荒粟無所取辦將何以堪卿蔡京之罪也

戚里宗屬

崇寧二年詔自今不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

為執政者為令甲
毋以戚里充執政此祖宗之法也然特以為忠
而縻則亦私意耳異時宜者亦知樞密院此豈
祖宗之法哉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二十二

## 徽宗皇帝

### 小人叙御筆之令

崇寧四年行御筆手詔故上書見羈管編置人還
御御筆手詔始此八月御筆更制軍政三司樞密
院同奉御筆始此

大觀三年御筆舊制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
學士為之至崇寧有內降手詔違者以違御筆坐
之

祖宗紀綱之所寄大畧有四大臣總之給舍正之
臺諫察之監司察以自崇觀奸臣叔為御筆之
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請御筆行之而奸臣之
所自為者又明告天下違者以違御筆論於是
違紀綱為無罪違御筆為有刑臺諫不得言給
舍不得繳監司不問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
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
真為萬世法

### 小人竊復古之名

崇寧四年作大晟樂舊制禮樂掌于太常至是置
大司樂典樂禮樂始分而為二

政和二年改官名為左輔右弼太宰少宰易侍中
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
公至是復古三公三孤之名三年頒五禮新儀爲
俎籩豆之屬精巧殆為古埒鼎新燕樂乃古徵招
角招君臣相悅之樂
五年建明堂其制取上世周室九尺之筵
漢官名禮樂之正不見於高文而見於成哀之
世唐明堂之制不見於太宗而見於武后之時
人非復古之人殆非復古之治徒以竊虛飾美
觀耳

小人通虜
大觀四年有李星於奎婁犯帝座者再其後狄人
再犯闕矣
政和元年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自請覘虜
國壽李良嗣來獻取燕策詔賜姓趙
重和元年初遣使女真約夾攻遼女真稱帝金使
來二年趙良嗣同金使來而約攻契丹取燕雲約
不責國書九月金使來議歲賜許契丹舊數約女
真自平地松林趟古北江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
然難依已許之約馬政使金

三年五月金使來時童貫討方臘候貫回議之使
者留闕下三月餘方遣阿骨打意朝廷留之
四年與遼人戰不利貫再修舊好金人聞貫舉兵
恐失約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遣使來
朝廷再舉大遼郭藥師以涿州易州來降藥師聞
襲燕而敗我師潰於盧溝河貫收再舉不能下燕
恐無功獲罪密遣其客請金人令圍之
當天下太平之日無以娛悅人主聳動天下惟
有恢石一事耳故用事之久則必至於用兵生
事蔡確欲固其寵則興靈武之師王珪患失其
位則贊成洛之役章子厚之於湟鄯蔡京之於
青唐洮河皆是謀也然皆求請於西而未嘗啟
釁於北也貫攸何人哉敢以數員山即然致靖
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在於不能取燕使契丹
主令猶強社稷猶固我將伸蓄憤勞衆戰矣雖
得燕薊而民怨財竭內潰外叛至此而謂致靖
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作地喪於外位奪
於內竄在夾山死在朝夕其國滅矣周時極亂
湯武之業也體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
將帥頗勵乘時以取全燕合漢唐之遺民何為不

可然契丹以燕遼全燕之力而臧於女真崛起
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無盡之
將遂藉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
郡之空城耳是全燕之地吾不能取彼能取之
吾既不能取而吾又從而有之此彼之邀所以
無已也故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在於取燕之
非人得燕之無道而不能取燕也

夷狄　邊防

元符三年四月并鄯州五月棄寧川堡曾布曰外
議多謂湟州難守臣謂若惜棄之則必致夏賊所
有取輕夷狄遂棄望崇寧元年論弃湟州罪在賊
韓忠彥等九人行打套折鈔法打套有三折鈔套
乳香套香藥套以償臣商官鈔錢商曰此章相公
開邊時此曾相公罷邊時用所合三百七十萬緡
朝廷不能償而罷契地之費乃過於開邊故行是
法三年復湟州十二月置措置邊事司
三年四月復鄯廓州夏人寇邊京下奏權故京下
必欲討之四年西羌夏人寇邊高永年敗死
大觀四年洮州
安石變法之時交趾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
疲困生民京下用事之時夏人言將繳言京下
弄權小人亂國本無閑夷狄之事而國有小人反
以為夷狄之資至於相司馬而遼人相戒無生
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又曰取横山熙何此韓范本謀也而熙紹崇觀
用之則踈何耶若謂韓范之謀為是則安石章
惇曾布蔡京之謀未可為非也若以成敗論之
是慶而非熙寧以邊之小人又安能正小人開
邊之罪哉盡安石猶與韓范之心同而章蔡諸人
之心則與安石之心異韓范安石之所以謀取
横山者所以斷西夏之右臂而欲為都關中之地
特韓范欲持之久而安石欲取之速耳至於章
蔡所為又欲恢拓境土以箪飾太平張本此又
與安石不同也故嘗謂安石謀取燕熙河之過小
而取蠻地圖交趾之過大章蔡取熙河之心是
即安石取蠻地圖交趾之心也
宣和四年金使来議割燕山地初朝廷但求石晉
故地初不思平營滦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
女真不肯割虜人約良嗣曰平滦等州若必欲取
并燕京不與汝家矣又秦燕祖稅曰燕祖六百萬

止取百萬又欲還其民不求犒賞諸軍
五年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六州且索米二十萬石
童貫蔡攸入燕赦兩河燕雲路初朝廷惟信趙良
嗣等虛詞謂盡歸我雲中故幽薊并及山後地然
時寔不得山後地也
宣知奸臣知取燕而不知取燕之險蓋燕之所以
重以有關限之蔽也得燕而無險之可守與不得
昔何異昔之險屬自之燕之民虜賊之燕之時虜
得之則燕山空城何為哉縱使虜不寇郭藥師亦
必為侯景也切祖宗時虜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
示以華侈且河朔近都邑故還其進皆防微杜漸
之意也及王黼之遣良嗣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
燕山到闕下凡三四往返每至詩之必富盛金人
邀索不已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四十萬之外更添
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又許犒賞二十萬燕山之
地有數關而平州之東乃渝關寔金人之來路凡
此數關蓋可以限蕃漢也而一夫守之可以當百
朝廷割地先得諸則燕山之境可以保矣朝廷初
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
州與燕山異路後虜人自平州虜入寇此當議割
燕山不明地理之誤也（北戎入燕有三關之限松亭關古北關居庸關）
遼張瑴以平州來降金人陷平州得朝廷所賜瑴
詔自是歸曲朝廷（瑴化韓改名覺）
宣和六年金人攻陷應蔚等州入月童貫宣撫燕
山金人以納張瑴為詞又倍糧許之不與遂絕山
後六割之意七年十二月金虜分道入寇斡離不
自燕山犯河北粘罕自河東趨太原童貫自太原
逃歸斡離不陷燕山郭藥師叛降之引兵向闕以
藥師為先驅粘罕陷朔武代忻等州圍太原府
世之言宣之失者曰遼不可攻女真不可通燕
不可取藥師不可任張覺不可納然皆非根本
之論也蓋慶曆景德之時虜勢方強故未有可
乘之機至天祚失道內外俱叛而已有可取之
釁則攻遼非失策也女真固不可遽通然以方
張之勢艷貴盡之虜他日必與我為鄰則通女
真亦未為失策也金燕之地我太祖百計而不
能得太宗百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昧可以
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大勢則燕亦在
所取也郭藥師以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亦
可也不知中國之見輕於夷狄久矣女真初未

知中之虛寔吾之使者泛海處至而遂有所
辱則既輕於始矣及議山後地粘罕猶曰南朝
四向被邊若無兵力要能立國如此強大自郭
藥師已降之後遠人盡藏之國亦是以覆官車
觀虜酋告馬廣之言曰劉延慶一夕而遁汝觀
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則中國之見輕於虜非一
事使當時不通女真不攻遼國不取燕山不任
藥師不納張覺其能保全金人不入寇乎蓋當
時之變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女真而在中國小
人之用事自熙寧至宣和六十年奸幸之積熟
矣星犯帝座禍敗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
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
退而撤綵山恐妨行樂是小人之夷狄也童貫
使遼也遼人咲曰大宋豈乏人乃使內侍奉使
郎女真將敗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為辭粘
罕咲曰汝家更有人可使否是宦官之夷狄也
虜至燕而燕降至河北之軍潰至河南而河南
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置花石綱而兩浙之
盜起科免夫錢而河北京東之盜起此盜賊之
夷狄也自古未有內無夷狄而外蒙夷狄之禍

昔景德之虜寇君之寇所以不能為深入之謀
者以內無夷狄應之也宣和之間在內之夷狄
不一則女真固有所負而至耳縱使當時無夷
狄之患亦必有人宦官兵將盜賊之禍矣

修國史

元符三年、蔡京復翰林承旨布力排之太后欲令
了神宗史時徐勣亦与修史乃言正使久未成書
由元祐紹聖史官好惡不同祖禹等祖司馬光家
藏記事京兄弟用安石日錄至盡取大臣家藏司
記錄考校是非陳瓘言蔡卞奪宗廟之大美以歸
私史又言蔡京在先朝請減劉摯等族所以不行
者哲宗之大慮也而蔡京之修史自謂有反平之
功始則為生事以復私讎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
利建中元年重修神宗寔錄初貫言安石日錄紹
聖史院專據此書退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歸
新史所援十月范致虛言乞詔寔錄以朱墨本進
在元祐所修則於墨本上以雌黃塗之謂之墨本
紹聖所修則以朱修之謂之朱本陳瓘言臣嘗乞別
修神考寔錄不蒙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為宰相也
又以所撰日錄正副本納曾布

大觀四年再竄陳瓘、初謂安石日錄蓋著於鍾山懟上熱中之時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誣[illegible]之罪歸於蔡卞其後北歸復著四明尊堯集為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事臣本末之緒以自明區區改過之心並以神考為堯以皇上為舜以助舜尊堯也

修史之大弊有二一日隱諱二日竄易以史法律之隱諱之罪小竄易之罪大安石日錄猶出於隱諱而章蔡之修史則直竄易之而已隱諱之迹雖可欺於一時而人心天理隱然於言語文字間終不能自欺至於竄易則以私意為國史實書即安石日錄而考之凡安石所載亂神宗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逞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源者甚隱微深切皆出於此書而觀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辨非安石之手不能書而諸公之所辨者不免有避就至謂是蔡卞接造之書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執筆自所增加而後可為罪也然使當時用其無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上於其帷幄之中深謀密計雖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嘵聞異辭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諱隱雖使元祐衆賢指陳之力爭辯之口而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底自為[illegible]記出此自曉以暴其惡於天下使當於其理情又環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謂[illegible]之而以安石為誌可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柰何乃以畏避疑忌之故反為邪出誣謗之言皆為[illegible]增加誣謗偽誕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當建中崇寧之間于前猶以日錄為蔡卞所托其後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

大觀四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而猶有慧筆增加歸過神考之言則終不免於有回互避就也

二程之學

大觀元年程頤卒程頤嘗謂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成就則予不得遜焉

頤既受門人高弟多也先大父有能形容其盛矣
若然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斯文可也
朱文公曰明道德行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
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既同而造德各異故明
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
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由謂青苗猶可放過乃孔
子之獵較而伊川之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
侯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
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立
雖高然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則當以此爲法則
庶可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
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傳位

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
皇太子即皇帝位

#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二十二

欽宗皇帝

靖康元年

即帝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即皇帝位

求直言

靖康元年正月詔求直言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
之詔事稍發則喻且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
之說

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
匹夫之言重如太山緩急之勢異也國家自熙
豐紹聖言路之不通久矣然終不能禁絕人言
也蓋天下知我朝無誅戮言者之事也自黨籍
之禁錮乎其前御筆之約束乎其後人知言之
未必有益而有禍風俗浸成瘖然而往往不能
言矣逮女真之始即降御筆天下師臣監司不
許干預邊事謂之違御筆至王黼堅意取燕又
以違御筆之法不足以禁天下有降旨妄議此
事者必罰無赦惟宗昭一人開陳禍福遂至重
竄興師之日猶必有罰無赦之文未足以壯人

言也於是詔以議者斬而無一人敢言此事者矣今虜危深入危亡旦夕苟有建一知議獻一智者當重之如太山而奸臣猶視之不啻如鴻毛之輕積習成矣故雖日〻下求言之詔終不足以回數十年沮抑蒙蔽之習也

學校公議

靖康元年竄極王黼朱勔李彥皆賜死初太學生陳東等伏闕請誅六賊蔡京懷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黼貫又結怨於虜時天下皆知奸臣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自謂上言竄極蔡京父子及童貫六賊之論不發於在廷之公卿而發於太學之諸生此忠義之所激也金人之始退師之必非諸生伏闕力也而奸臣賣於虜且欲誅諸生之伏闕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矣然自古奸人之誤國未必不身受其禍丁謂章惇曾布邢恕蔡卞蔡確之徒無不罹竄極之禍況京黼之大奸者乎蓋小人之不利於國必利於家不利於人心必不利於己此亦可以為小人誤國者之戒

遷幸

靖康元年定守城策以李綱為新征行營使初白時中請上出狩吳敏曰京城百萬生靈奈何棄之綱曰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舍去萬一中道歸散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以捷馬疾追何以禦之

虜再入寇唐恪請避狄孫覿請遷幸

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之為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備而不在於守與備也為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亦非倉卒之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關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猶可以達否則早從上皇治兵兩京之訓集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乘輿一出禁衛闕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議也

大臣輕重

靖康元年白時中罷李邦彥太宰張邦昌少宰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二月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詔徐處仁又權格

人皆貿獨給事中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
得一儉人其後附會景南仲矣謬有不可述者靖
康之初首為宰相而因循失措置者吳敏與處仁
者奸巧自營廢國與隄防者恪與聶昌也處仁吳
敏罷以唐恪為少宰耿南仲專主和議請逐而相
復左右僕射唐恪罷何㮚為右僕射
靖康之際使元祐諸賢尚存舉手揮之而散免
胄示之而卻矣以四海之大無一人可以係天
下之望而大臣多出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
黼之門其素行已不足以報天下徐處仁唐恪
聶昌何㮚孫傅亦靖康之善人徒以平日違遠
未嘗有以自表於流俗積為衆人之所輕嘗既
得以無押中國天下亦以無輕朝廷自大學諸
生以至於軍民百姓無有不輕蔑宰相之心在
靖康所以敗也李綱一人獨為衆所歸附者亦
豈綱之才略盡賢於靖康之臣亦以綱平時論
事不苟合得罪奸臣故名稍重故爾是以為中
國必有重臣國無重臣則無國矣金人雖不知
禮義然其入寇中國也敬韓琦之廟禮司馬光
之裔重蘇軾之文如此數公負天下重望既沒
數十年猶足以起虜之敬況吾國寔有人乎

中國無人

靖康元年遣使分督援兵癸酉斡離不犯京師治
京城守兵四月粗畢抵城下初金人取小舟濟河
凡五日騎兵方絕金人曰南朝若二千人守河我
豈得渡哉粘罕陷隆德府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
既踰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
朝無人矣
人言都下無險可守不知隨地各有險也宣和
之臣徒知取燕而不可取三關之險靖康之臣
徒知守京城而不可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起
無人之嘆也

朝廷用人不專人臣主謀不一

靖康元年李鄴鄭望之相繼使虜求嘗和斡離不
以攻城不克遣王汭偕來索犒師金銀歸燕雲之
人在漢者割中山河間太原之地且欲宰相親王
為質時李綱言金帛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遣使
則言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彼以孤軍入重地勢
不能久种師道及平仲以往原秦鳳路至曰女真
豈知有孤軍入人境而善其歸乎請綫給金帛禁

遊騎不得遠略候歸托而識諸河執政皆易其言
元年二月平仲譖攻虜營為虜所敗師道又言虹
寨已誤然今再遣兵攻之亦　奇也李知彥等畏
懦不果用廢親征行營司罷李綱以謝虜太學陳
東之及都人數萬人請用綱
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戰人才乍賢乍否
何以泡〻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
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
邦彥一言為畢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
言而為不和之謀師道方選堅守不戰以困虜
未及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
敗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而罷之諸生赴闕
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
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亦議備邊師道亦請
防狄我朝廷之議尋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
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還為可割和議復行
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晉爵使陰結遼人又
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
尚集議者間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
則下情野人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
清野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
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
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
懼而無謀稍緩則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其
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小人而代君子靖康之
際君子小人兼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朝廷無定議論

靖康元年金虜始退种師道請師河邀擊之李綱
亦謂撤取指書復三鎮軍半渡而擊之並不從綱
又請用澶淵故事護送之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
北有擅出兵並依軍法詔河北堅守命种師道援
三鎮

靖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卒叛盟
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未始不棄三
鎮特有不棄之說耳使眞不棄虜安能不為我
患使早以三鎮與虜虜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
北天下之心腹此斷不可棄也吾識不棄固當
外為棄之謀以不怒虜人而陰為援之寔以救
三鎮此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棄之便不復念
軍民守國之忠一人言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

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騎為之援是其所
謂不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虜之勢而反以孤
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
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蓋未嘗有數十萬不叛
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
忘君父自宣和迄於紹興迨十年寧不肯降虜
祖宗論甿淺隨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為　誰能
隨之所以不能當者特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
迄為金人所用耳朝廷坐視其用其為棄師棄
民大矣猶可謂之不棄三鎮乎粘罕已據太原
幹離不已陷真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乃
是猶集議存棄三關地執使臣下尚相持棄不
棄之說甚矣其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待汝議
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
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廢為所
侮乎
　虜稍退朝廷不為豫備之計而治不急之務
靖康元年除元祐黨籍禁追封范仲淹司馬光張
商英官以楊時兼國子祭酒置詳議司以徐處
吳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檢討分六房期以半

年去以切之政群自以為興熙寧條例司崇寧講
議司相似廢作謂條例司欲變祖宗法欲制禮作
樂以文太平欲令破觚斷彫以濟艱難尋又罷詳
議司詔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
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
子河防之役與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
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
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費一併奪之尋詔罷左正
言程瑀爭之不聽楊時請罷安石享配孔子
六年下戒憲詔先是諫議馮澥言有公論有中道
公論天下所同而中道萬世不易祖宗之法與元
豐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諸經古注與安石新議擇
其善者而從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榜朝堂御
史李光駁之不聽又正言崔鶠奏馮澥乃熙豐人
才之一也自紹述一道德而天一於諂佞矣紹述
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
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開邊而胡塵犯闕
矣此用熙豐人之才也於是降詔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禁
　自二月金人退師至十一月金人復入寇凡十

閩月宜上下叶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方爭結立黨與諫臺方追論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為烈焰張洪波而已夫虜之退師非吾德以感之特以二酋之勢未必勝恐為勤王之師所乘耳故退以誤我使吾忘怠而師散然後彼可以得志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與稱慶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師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宰執臺諫之論其號則不弃三鎮其實則不救三鎮也其辭則以為內修政事自可攘夷狄而其實則以藉口以治不急之務也國家往由大抵急則謀之緩則忘之豈獨靖康哉

大臣文天變

靖康元年彗出東北掃帝座掃文昌大臣謂此乃夷狄將衰然

國之將興必有休祥將傾必有妖孽所謂休祥非天地之善端也人謀合乎天心順乎四時其為祥莫大焉所謂妖孽者非必災異之皆至也人謀反乎常理其為妖莫甚焉彗出東北未定為妖大臣謂此乃夷狄將衰此正妖之大者也

小人以和誤國

靖康元年耿南仲唐恪主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進兵徐處仁吳敏罷時耿南仲專主和議請遣兩相詔止援兵時張叔夜錢蓋各領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欲議和止兩道

宣和之時奸臣以為得燕拓地書功進爵乃其身一時之大利然虜叛盟卒於異日尚可偷其身之不及見也當其欲生事也固知民之必禍國之必危以為苟勝而有功固不計他日之害不任他日之責也此生事者偷其身之不及見也奸人之求為無事則可以偷旦夕之安而屈社稷辱國家貽醜千古者亦為之豈不知盟之必敗國之必困吾苟幸安無事則他日之用兵他日圖之他人之憂固吾不必憂其憂也此又和者偷其身之不及見也故謀宣和者小人之魁誤靖康者小人之積習也戎狄已入中國小人不復有功之可邀而惟幸和之可成故其謀則有和而已敗國則有降而已遇敗則有走而已前日之闕邊釁者則今求和之人而今日之求和者則他日之降虜賣國者也

此小人以和悞國尤甚於夷狄之以和悞國也

南陷太原

靖康元年粘罕陷太原凡二百六十日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國初削平僭偽河東獨後亡蓋亦太原前後閣扼其勢然也靖康河東之陷靖康之未能守也以靖康之外無備內無人當女真之強兇小人則小陷大入則大陷而太原以至危之孤城無蚍蜉蟻之援羸兵飢民尚二百五十餘日而後陷非河東險固可守之謂乎女真之始至代州慮其難取嚴備器甲以為必有數戰童貫敗去而兇至太原並無一人一騎為禦者此河東之始陷非虜人之能克也粘罕雖善戰至於圍太原則以環城困之春夏之後復往避暑而姚古擁重兵於河東初不知粘罕之已歸此太原之圍非虜之能克也种師道一敗繼次姚古復潰盤陀解潛又敗於南關張灝繼敗於天水四敗之餘太原垂急猶不能陷此太原之陷非虜之能克也河北之陷人以為河北無兵也以守之者以河東言之援兵非不多良將非不用而竟不能救太原者何哉朝廷威令不嚴將帥紀律不一大臣之議論不和此靖康之三敗也

南犯京師

靖康元年十一月乙酉斡離不犯京師時有砲五百餘座皆為賊用兵部則曰屬樞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曰庫部當收當收張叔夜師師入衛諸道兵無一至者粘罕犯京師丙辰京城失守先是有卒郭京者能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初何㮚率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虜曰是斂兵不下遂偽倡和議則割地而已金人自攻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在隨其計何㮚孫傅以為地不可割虜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天下信於遣謀之始乃反信於破城之後幸天下之安致棄與播遷由惑於講好而戰守不固也二酋請上皇相見上曰朕自當往上至自青城措金銀遣使如兩河割地二年正月上如青城二月太上帝后如青城范瓊逼上皇出宮時漢圖籍印板虜却安石經義印板曰此宋氏亡國之書也虜迫上易服李若水死之群胡曰大遼死義者十數南

朝惟李侍郎一人劉鞈死於虜營和欲用為尚書
僕射鞈手書片紙於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
之所以必死也三月金虜紬張邦昌邦昌僭號楚
丁巳大上皇北狩四月庚申上北狩
癸亥元祐皇后復居延福宮
庚午垂簾聽政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
靖康之禍視石晉亦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
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人亦極力以禦
之晉之力雖疲而契丹亦憊矣觀澶州之戰虜
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飢渴之餘乃大呼而
奮戰向使於靖康時則望之而走矣苟非杜威
之降虜晉未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之力而
靖之取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
勞皆小人之鬼狄始終寔懼之也其始開釁以
招禍其後也又必欲遽和以免禍靖康之喪國
降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
開釁之人也宣和開釁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
孽也履霜堅冰至其來有漸矣